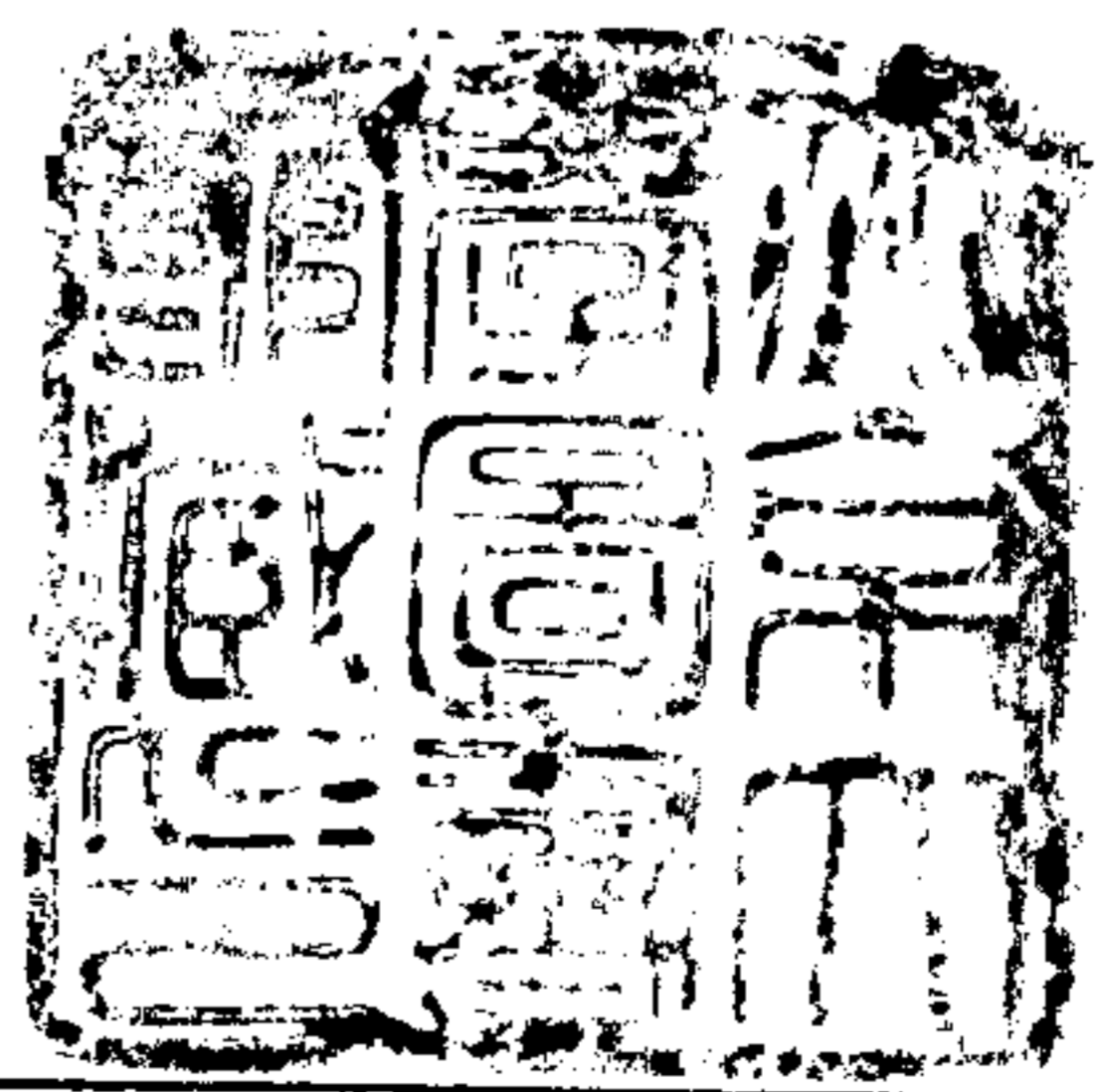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六・史部・編年類

明通鑑九十卷首一卷目錄二十卷前編四卷附編六卷(卷六十二至卷九十)〔清〕夏燮撰……………一

1779/00

明通鑑卷六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六十二 起屠維協洽盡元
默掩茂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十八年春正月癸酉朔不御殿 壬午巡按直隸御史尙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為蘇松常鎮要害請以蘇松參將移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滙川沙諸處常鎮參將移駐陽舍督守圖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議從之維持又言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有專官宜各設千戶所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一員及汪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部議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請下撫按官議之報可 甲午嚴嵩以八十詔苑直出入乘肩輿支伯爵祿嵩疏辭前兼支二俸許之兵部請如靖遠伯王驥例歲支祿米一千二百石 是月胡宗憲以倭患未弭請募山東民兵三千分駐蘇松常鎮防守部議從之 寇犯甘肅山丹衛千戶謝天賚指揮王卿劉繼忠百戶黃堂等死之 二月庚午錫林阿婁巴圖爾等 婁巴圖爾即老把都兒譯見前 擁眾數萬謀大舉初屯會州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遠引兵而東號令

數易寇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 三月己卯掠遷

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詔巡按巡關御史

勘寇所從入及諸臣失事狀于是御史王漸方輅等交

章劾忬言寇屯集會州垂涎薊鎮為日已久屢詔督撫

增兵應援而忬等倉皇失策以致敵深入內地荼毒生

靈飽騰而去上怒褫總兵歐陽安等職下按臣逮問忬

坐奪俸 致異明史本紀書把都兒鞬輶傳並書錫林阿

巴圖爾謀犯會州蓋東西二 庚寅賜丁士美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癸巳倭犯浙東之象山海道副使譚

綸敗之于馬岡斬首七十七級 甲午逮總兵官俞大

明通鑑卷六十二

猷至京師初柯梅倭之出海胡宗憲實陰縱之大猷在

浙前後殺倭四五千賊幾盡而官軍圍之一年宗憲不

督諸將邀擊及倭出舟山駕帆南泛泊于福建之浯嶼

閩人謂宗憲實嫁禍焉于是御史李瑚劾宗憲三大罪

瑚與大猷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洩之乃委罪大猷縱賊

以自解遂有是逮陞協守浙直副總兵盧鏗代之 戊

戌以旱親禱雨于雷殿辛丑雨百官皆表賀 是月倭

犯崇明泊舟于三沙登岸肆劫 夏四月壬寅復有倭

舟數百艘轉掠江北 丙午福建浯嶼之倭自去冬出

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遂攻福甯州經旬不克至是移

攻福安縣破之時廣東亦有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于是福漳泉諸州縣無不被倭者 丁未江北倭自南沙登岸犯通州副總兵鄧城敗績指揮張谷死之 辛亥總兵盧鏜敗崇明之倭于三沙 甲寅福建倭攻福州不克遂圍之 庚申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討江北倭大敗之先是犯通州之倭退駐白滿鎮海道副使劉景韶與戰于如皋大敗之會復有數百艘寇海門遂語諸將曰賊趨如皋其眾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通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廣灣則絕地也乃命景韶及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游擊邱陞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時賊知如皋有備將犯泰州遂亟檄景韶陞逼賊連戰于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于廣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于姚家蕩會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皆以兵來援賊大敗以餘眾退保廣灣凡前後斬首四百七十餘級焚死者二百七十餘人攷異錄所記言劉景韶所破乃通州白滿鎮之倭而廣灣之倭又一隊也據明史李遂傳則通州海門兩處之倭並致之于廣灣而大敗之實錄所載皆據臨時奏報不詳其所從入與所從出之路今據李遂本傳書之 丙寅副使劉景韶敗倭于印莊賊之保廣灣也其餘眾

復有遁入印莊者景韶乘勝追擊于新洲及新河口賊敗遁入民家我兵以火攻之凡前後斬首三百餘級餘悉焚死無一人得脫者惟廣灣之賊據險固守不出官兵水陸環其四面攻之 五月壬申浯嶼之倭結劇賊洪澤珍等棲泊海山水陸分擾巡撫福建王詢率兵擊敗之以捷聞時胡宗憲及巡按御史周斯盛亦以浙東之捷馳報兵部覆言自倭患以來廷議增設總督總兵等官其于選將練兵徵調轉餉諸凡經畧詳且盡矣而未收全效如舟山之賊勦逐殆盡將謂無遺孽矣而春汛一臨羣然四集新舊之倭無慮數萬豈盡皆島夷哉

明通鑑卷六十二

四

實沿海頑民互相構結或盤踞近地或潛泊海洋方其煽亂則謂之來及其少熄遂謂之去乘其稍挫便謂之捷及其他往因謂之安如此不已恐徵調日煩催科日擾將致生他變請敕宗憲等仰思重寄共矢遠猷嚴督水陸官兵刻期掃蕩毋徒紆目前之急必潛消意外之虞可也上深然之 戊寅福建倭圍福州且一月不克乃解圍去倭屯浯嶼且經年至是出洋而毛海峯者復移眾聚南澳建屋而居 辛巳巡按御史方輅復劾總督薊遼王忬調度無方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錦衣官校逮忬及中軍游擊張倫至京師 壬午倭陷福建之

永福縣 己丑三沙倭連艘出海官兵邀擊斬首百餘級賜胡宗憲唐順之銀幣 甲午副使劉景韶破廣灣倭平之倭被圍日久官兵亦困乏巡撫李遂集水陸攻之百計挑戰終不出景韶乃督卒填濠塹夷樹木又令水兵載葦焚其舟賊爭救舟乃撤其所營西街墻屋賊移營東街致死拒我殺傷相當景韶約以二十四日水陸夾擊是夜雨倭遁入舟我兵追奔至蝦子港頗有斬獲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于是江北倭盡平 是月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至京師下鎮撫拷訊刑部論忬戍邊上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者願得附

明通鑑卷六十二

五

輕典邪改論斬初嚴嵩屢構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于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于嵩父子楊繼盛下吏受杖世貞時在刑曹進湯藥其妻訟夫免復為代草既死經紀其喪于是嵩父子益銜之至是以灤河之敗遂得行其計方輅之劾忬乃嵩黨鄒懋卿以嵩意屬草授之也忬既繫獄待決世貞解官奔赴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為設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囚服踞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類乞救諸貴人畏嵩不敢言明年忬竟死西市據明史忬傳參世貞傳書之而野史所記謂嚴世蕃嘗求古畫于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有往來世貞家者密以告

世蕃乃益恨云云意即傳中所謂嚴氏客以瑣事構于嵩者是也明史三編皆刪其語今附識于此 六月乙巳錫林阿犯大同宏賜鎮川等堡轉掠宣府東西二城駐內地決旬會久雨乃引去原奏稱六月五日至十七日出邊乙巳即六月初五日也又 是月戶部尚書賈應春以疾請致仕許之改南京戶部尚書馬坤代焉 秋七月庚午始令倉場侍郎每兩月具報太倉出納之數以聞從巡視給事中之議也 癸酉太白晝見

明通鑑卷六十二

六

辛巳南京地震 戊子詔發通倉米一萬石太倉銀二萬兩分振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等州縣之被寇者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復會南京御史李瑚劾胡宗憲岑港養寇温台失事掩敗飾功狀詔下查盤科道官羅嘉賓龐尙鵬等從實覈報至是嘉賓等奏覆三十二年以後禦倭功罪而獨劾宗憲為奸邪巨蠹欺君誤國之尤者因稱柯梅之倭自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勦以飾其玩寇之愆温台被創生靈荼毒人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以掩其殃民之罪擁勁兵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交奸專冀本兵之內召廉恥掃地沈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謹呼讚趙文華為島夷之帝攜妓酣歌于堂上而迎春宴客視總督府為禱劇之場萬金投款權門而醉發狂言

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疏而旋更情節不顧其
欺罔之私賄黷因仍征輸繁急夷情漏洩致啟軍門倭
主之謠邊餉侵漁遂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而參養
盈庭皆狗鼠之雄假贊畫為利謀入幕悉衣冠之盜此
一臣者宜寘之重辟以彰天討之公用洩人心之憤者
也疏入上以宗憲有功卒不問 是月崇明三沙之倭
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金沙西亭等處
將犯揚州海道副使劉景韶督參將王陞等併力禦之
戰于鄧家莊斬首六十九級賊敗走仲家園我兵縱火
急攻斬首二百八十餘級陞輕騎追賊賊覘無後繼盡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七

銳來衝陞馬蹶遂遇害陞山西驍將是年江北之捷率
陞為前鋒屬以屢勝輕敵致敗胡宗憲奏其身經百戰
屢立奇功臨難奮勇不惜捐軀若概從陣亡之科實有
未盡之論請厚加贈恤以慰忠魂詔贈陞都督同知世
襲指揮僉事立祠死所春秋祀之 倭自閩流入溫州
出掠平陽泰順等處泰順生員林田督義師擊賊不克
死之 八月己未江北倭自鄧莊之敗沿海頁舟不得
我兵追之急會雨賊奔入劉家庄官軍四面圍之時胡
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以銳卒千餘赴援巡撫李遂
乃檄顯盡護江北軍悉聽節制顯刻期進兵率所部先

登各營繼進自辰至酉賊巢始破追至白駒場前後斬
首六百有奇賊遂殄而遂謂賊由三沙來為顯及盧鏜
罪坐停俸其後應天巡撫翁大立薦顯驍勇請久任詔
可之 甲子振遼東饑時巡撫侯汝亮言遼左濱海水
陸險阻往時雖罹災害或止數城或僅數月未有全鎮
被災三歲不登如今日者臣春初被命入境見其菴無
炊烟野多暴骨蕭條慘楚問之則云去年凶饑斗米至
銀八錢母棄生兒父食死子父老相傳咸謂百年來未
有之災於時布種入土遺民盼盼方望有秋乃夏秋之
交淫雨田蟲交作今西成在候斗米猶至七錢冬春不

明通鑑卷六十二

八

知作何狀矣乞大出內帑金錢以拯阡陌危疏入詔戶部
卽發太倉銀六萬兩差御史一員亟往召糴設法輸運
務濟百姓之急歲終仍給發牛具銀五萬兩以備來春
布種 是月諸達犯土木游擊董國忠等死之 九月
己巳以通政使唐順之為僉都御史巡撫鳳陽時李遂
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之初順之視師浙直力言
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若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
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
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
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

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擊賊于厝灣不能克復回援三沙盛暑居海舟兩月得疾及受遂之代趣渡江則賊已為遂等所滅條上海防善後事宜踰年力疾巡視海洋還至通州而卒順之博通載籍善為古文生平苦節自勵又問良知之說于王陽明弟子王畿頗多所得惟晚以趙文華薦驟躋通顯聞望由此漸損云 乙亥免河南被災稅糧 是月詣達復犯宣府洗馬林詔總督楊博嚴備關南 冬十月戊戌免順天河間保定永平等府及大同鎮被災稅糧 甲辰免南畿蘇松等府被災稅糧仍行有司振之 丙午免浙江杭嘉湖及金華

明通鑑卷六十二

九

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總督浙直胡宗憲請定列死事諸臣為三等有功而又能死事者為一等雖無功而能忠于所事者次之勤無可錄而事適不幸者又次之其或失機債事雖身故仍須追奪官蔭部議從之 召兵部尚書楊博還管部事時嚴嵩雅不善博秋防屢竣不召至是廷臣復以為請鄭曉言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兵部則九邊俱安遂召之 十一月辛巳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初蘇州自倭寇興招集武勇以為義兵市中惡少起應之後遂羣聚剽劫有打行紫火諸團名武斷坊廂間巡撫應天翁大立至稍稍禁戢之諸

惡少咸懼乃于是月大立攜孥至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劫獄囚鼓譟攻都察院劈門入大立率妻子踰墻逃出諸惡乃縱火焚公廨及大立所奉敕諭符驗旗牌一時俱毀復引眾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敗却之諸惡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官司遣兵分路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餘人事聞詔大立尅期殄滅以靖地方府縣以下俱付按臣逮問先是山西以寇患亦募壯勇三千設分守太原參將一人領之高鵬時任參將馭下頗嚴遂有惡黨李廷甫趙鸞等以是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眾

明通鑑卷六十二

十

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劫獄中都指揮畢文欲奉以作亂文不從遂殺文大掠城中聞官兵漸集始由西門逸去指揮鄭印勒兵追捕僅獲鸞廷甫下獄其眾皆逃入北寇所居板升中板升語見三十四年大為邊患時守臣姑以一二塞責餘俱不能問也 十二月以冬深無雪上親禱于內殿辛丑雪廷臣表賀 乙巳贈故蘇松參政任環光祿卿敕有司建祠蘇州祀之環志在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姓名誓必死倭猝犯蘇諸城皆閉鄉民被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劍開門納之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母喪守制遂不起至是因給事

中徐師會之請特贈官秩祀以報其功 乙丑詔行海運轉粟入遼東初宏治間金龍口決有議復海運者朝議弗是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阻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上以海道迂遠却其議至是遼東巡撫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因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花桑花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請動支該鎮振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

明通鑑卷六十二

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等處戶部議覆從之其登萊海道仍俟徐議勘行 是冬寇犯遼陽游擊賈冕死之 是歲致仕翰林院待詔文徵明卒徵明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于吳寬學書于李應楨學畫于沈周皆父友也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輩相切劇名日益著其為人和而介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謂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諭曰遭雨敝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甯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上踐阼預修武宗實錄侍經

筵歲時頌賜與諸詞臣齒而是時專尚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乞歸先是徵明父林知温州府識張璉諸生中璉既得勢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清召入輔政徵明見獨後一清亟謂日子不知乃翁與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璉謀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于道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諸王以寶玩為贈不敢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為恨文筆徧天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下門下士履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至是卒年九十徵明事不見實錄其卒也明史文苑傳中特書于嘉靖三十八年今據之 三十九年春正月丁卯朔不御殿 丙戌諸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擊却之 庚寅太白晝見三日 辛卯盜百餘人夜入揚州之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聞時江南禦倭所募水兵多游手少年烏合之眾及事甯散遣無所歸流落江湖間遂相聚為盜云 二月癸卯更定浙東守巡官信地以台金嚴為一道文官則以分巡甯紹僉事改為台州分巡兼管三府兵備武官則添設參將一員以甯紹為一道其原設甯紹台兵備副使及參

將俱令止領甯紹二府以溫處衛爲一道其原設溫處
兵備副使令兼領衢州從總督胡宗憲議也 甲辰諭
禽海賊汪直功兵部尙書楊博等會廷臣議言自直等
煽亂朝廷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討賊而宗憲卒
以計禽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詔加宗憲太子太保左
都御史其餘如原任總兵俞大猷許除罪錄用副總兵
盧鏗參將戚繼光及蔣洲陳可願等各陞賞有差繼光
初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甯紹台三郡
從俞大猷圍岑港倭人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
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通番方按問旋以論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至浙見衛所軍不習戰而義烏金華俗稱慆悍請
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
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
步代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由是戚
家軍名聞天下 丁巳南京振武營軍變振武營者南
京尙書張荃募健兒以禦倭寇者也素驕悍舊制南軍
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
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而督儲侍郎黃懋
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

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于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
復踰期諸軍大怨遂以都肄日殺懋官裸尸於市守備
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犒
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
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禡懋官官止誅
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效異南京兵亂
搆奏報也本紀書于二月丁巳證之實錄即倡亂之本
日原奏稱以二月都肄日鼓譟殺懋官者是也今據之
下前中允郭希顏于獄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
時二王竝處京師上久不建儲外議紛紛謂嚴嵩有窺
異易次意希顏乃上安儲疏中有建帝立儲語上怒曰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丙

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命禮部會科道官集議于是禮
科給事中藍璧等擬以妖言律論斬詔所在巡按官捕
希顏就地處決仍傳首四方梟示希顏初倡立四親庶
議爲公論所誣及既罷猶爭之至再上輒優容之至是
欲以危言動上遂得禍論者以爲陰譴云效異希顏上
信錄而昭代典則全載其疏文據實錄也疏凡千餘言
語多荒謬不足錄至實錄謂希顏密遣人揭帖京師言
嚴嵩謀害裕王已乃上疏云云此似嵩構之遂入爰書
中今刪去第據昭代典則書之明史但載希顏請立四
親庶爲廷議所絀而于建言諸臣不及希顏一字實錄
謂其因廢奔思建奇功論者謂祖宗神靈陰藉其口而
降之罰而後世乃追議卽錄遺矣 戊午順天承平二
府饑發通倉米二萬五千石振之 倭寇六千餘人流

坂廣東之潮州廷議以閩廣二省並鄰南海其寇粵也率以閩人為鄉導請赦福建撫臣會勦從之 三月丙子以副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兩淮兩浙長蘆河東鹽政舊制分遣主事督理鹽課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上以鹽法久弛須力加整頓戶部請如先年耿九疇王瓊等例遣重臣一人理之乃以懋卿總治其事蓋嚴嵩薦之也懋卿至驟增鹽課至一百餘萬所至驛驛及異奸臣傳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及懋卿增至一百萬懋卿去巡鹽御史徐燠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額云云據此則兩淮鹽額六十萬懋卿驟增四十餘萬故三編目中據而言之然此但指兩淮所增而明史食貨志言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數幾二百萬是除舊額外所增一百餘萬矣今參食貨志及奸臣傳書之

明通鑑卷六十二

五

戊寅南京御史林潤奏劾國子監祭酒沈坤居鄉橫暴狀初坤以南祭酒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坤居淮安新城募民保守遠近爭依之坤以軍法勒其衆有犯令者榜笞不少貨遂不能無怨恨有給事中胡應嘉宗族與諸生中一二人素與坤有隙因播謠言構之于潤遂被逮下獄拷訊無左驗坤竟死獄中 癸未大同總兵劉漢敗北寇于灰河時寇聚眾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襲破其巢寇自是稍徙其幕云及異明史本紀劉漢襲破兀慎于灰河兀慎蓋亦請達之別部也三編概以請達書之今但書北寇而兀慎之譯無攷 丁亥寇復以五萬餘騎攻陷遼東廣甯中前所殺守所千百戶武

守爵黃廷勦掠二百餘人戊子犯一片石等關及異明史本紀來孫 是月南京科道官劉行素趙時春等言諸軍激變始于馬坤之議減折色詔罷坤黜為民以兵部侍郎江東陞任戶部尚書代之 巡撫遼東侯汝諒復請開登萊海道詔弛海禁令山東遼海居民各自具舟赴官告給文引往來貿易不得取稅仍令所司譏察非常以扼島夷內入之路 夏四月罷刑部尚書鄭曉令閒住初曉任吏部歷考功郎中會夏言罷相上惡言官不糾劾詔考察去留時大學士嚴嵩欲因以去其所不悅者而曉去喬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銜之後以爭趙文

明通鑑卷六十二

六

華調考功及嵩子世蕃遷尚寶丞益忤嵩遂以事貶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侍郎歷兵部吏部右都御史擢至刑部尚書嵩勢益熾曉雖不善嵩而其時大獄所寘輕重典皆出嵩意曉遂不能執持故事在京軍民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勘諸司有應鞠者亦專送法司無自決遣者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請循故事報許于是刑部聞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凡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聞遂率侍郎趙大祐傅頤守故事爭之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

上曉疏辨高遂激上怒切責曉落職兩侍郎亦貶二秩
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爲權貴所扼不能行
其志然亦卒不能爭也隆慶初始追贈謚端簡 改戶
部尚書江東于南京以戶部倉場侍郎高燿陞任代之
五月甲戌四川東川阿堂作亂初東川土官知府祿
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有營長阿得草頗擅權謀
奪其官因先求悉安氏不得乃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
爲土官所殺得革子堂奔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
東川凶安氏奪其印貴州宣慰安萬銓故與祿氏姻連
乃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聚攜幼子奔霑益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七

州土官安九鼎萬銓有九鼎取阿聚及幼子殺之堂以
是怨九鼎時相攻擊堂兵侵羅雄州境九鼎及祿位與
羅雄土官者濟等各上書訟堂罪詔下雲貴四川撫按
官會勘堂聽勘于車洪江具服罪願獻所劫府印并霑
益羅雄人口牲畜及侵地乞貸死時位及弟僕已前歿
官府因訊祿氏所當襲者堂以已幼子詭名祿哲以報
據府印如故復與九鼎治兵相攻九鼎訴之雲南巡撫
游居敬謂堂怙亂請致討且自詭當率所部爲前鋒必
禽堂以獻居敬信之遂上疏言堂稔惡不悛請專意進
勦爲地方除害下兵部議請行川貴撫按會勘具奏如

必不可赦然後討之報可 乙亥總督浙直胡宗憲上
疏請得節制三省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從
之尋晉宗憲兵部尚書 壬午山西三關饑詔發太倉
銀八萬兩以七萬給軍餉一萬振饑民 壬辰盜入廣
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頤 癸巳復開住南京國子監祭
酒鄒守益原官致仕初守益以九府災上書忤旨遂落
職至是以其子刑部主事鄒善之請復之守益天資純
粹出王守仁之門守仁嘗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謙之近之矣里居日事講學四方從游者踵至學者稱
東廓先生 是月以兵部侍郎閔煦爲刑部尚書代鄭

明通鑑卷六十二

六

曉也復起原任兵部尚書王邦瑞協理京營戎政邦瑞
坐罷十年會京營乏人上曰非邦瑞不可乃起故官
六月壬寅給事中羅嘉賓等查覈倭寇以來督撫諸臣
侵盜軍需之數因劾故尚書趙文華以十萬四千計總
督都御史周琬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原任福建
巡撫阮鶚五萬八千按吳明史胡宗憲傳言阮鶚所
侵盜軍餉存于宗憲即指此也其
他或以萬計或以數千計至有擄取軍餉公行賄賂者
竝宜逮問追贓上以宗憲功多不問尋宗憲奏辯言臣
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上以爲然更慰
諭之 秋七月乙丑朔巴圖爾即老把都
爾譯見前擁衆犯薊西

游擊胡鎮擊却之。庚午大同總兵劉漢復襲北寇于豐州搗其巢豐州者印富趙全等所築板升以自衛者也。事見三十四年時諸達等西掠留所部千餘人于豐州全富皆居板升主其謀漢欲乘隙取之謀于巡撫李文進及原任總兵官俞大猷乃遣參將王孟夏等率銳卒三千緣夜疾馳昧爽抵豐州鼓譟奮擊禽斬一百五十餘人焚板升畧盡惟富已隨寇帳他徙全亦遁免捷聞亟命兵部議賞功之典初大猷被逮錦衣都督陸炳與之善密以已資投嚴世蕃解其獄會論平汪直功許錄用炳勸之立功塞上文進素習其才與籌軍事至是以功復

明通鑑卷六十二

九

其世職 是月南京糧儲都御史章渙言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失之基因條上八事其六選良吏謂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聖明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欲清中原必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謂中原事故何預于宗藩然王府者省城之主省城者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餓卒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為皇家藩屏何憂羣盜八議黃河謂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眾必至數

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黃河為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為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為謹始慮終之謀而毋為目前倖免之計疏入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斂繁急貪吏肆行水潦荐至民不堪命往往聚而為盜初河南人謠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于是歸德之睢州彰德之林縣盜賊初起皆以謠言久而無驗仍復解散煥先巡撫河南目擊其事既而緝捕無端倪心益憂之至是得代乃上疏請經畧中原言雖不敢盡而不數十年中原羣盜四起卒如其言。致異章煥不載今據實錄增入明以流寇凶天下渙此疏諸書其先幾之預見者並為後文下獄張本 八月戊戌

明通鑑卷六十二

辛

胡宗憲復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名曰玉龜仙芝禮部請謝元告庶許之賚宗憲銀幣加等並賜金鶴衣一襲宗憲性喜賓客招致東南才學士如山陰徐渭歸安茅坤及歛之余寅鄞之沈明臣同入幕府用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渭為之草表上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禽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伴狂自廢卒 己亥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攻泰甯縣破之守備王址百戶戴權皆戰死賊遂流入江西界官兵擊之遁去先是閩中以倭亂召募廣兵後以犒賞不贖所欲遂有是變 是月以南京工部尚書

潘恩為刑部尚書，九月庚午諸達自大同衛入山西，犯朔州川屯數日，以三百餘騎夜襲廣武攻墻不克，遂循代州轉掠五臺、崞縣，出甯武關北遁。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是月，濟農部落復寇陝西，米脂等縣官軍擊却之。先是，寇犯山西，甫解嚴而陝西報警，上以問尙書楊博，博以為此河西之寇，自延綏入犯，已行守臣專督延安兵防本鎮，又行陝西總督郭乾調花馬池及固原兵赴援。計此時已出關久矣，是時上憂邊甚，博每先事預防，故上尤倚重之。故以爲河以河為界，河以西為延綏，南夏每秋入寇者，乃吉囊部落，河以東為山西，宣大每秋入犯者，乃俺答、黃台吉部落云云。蓋博所指者，吉囊之眾也。

明鑑卷六十二

三

為雪怨及受各土官賂，攘盜帑積，皆有實蹟，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勦，為便乃命逮居敬。時堂聞大兵至東川，逃深箐，諸將分兵于新舊諸城，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屠掠。壬寅，諭輔臣嚴嵩等以景王府成當遵祖宗制，令之國，于是吏部請設王府官僚，工部請遣官經理，德安府第俱報可。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上以前太子不永，遲之晚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時竝居外邸，居處衣服無別。景王年少，左右懷窺覬語，漸聞中外頗有異論。至是，忽夜半中旨，換頒京師士民無不躍躍稱慶。故異景王之國在明年實錄系之是月蓋傳諭閣臣之月日也今據書之戊申，免畿內被災稅糧，仍以臨清、德州、天津三倉米一萬石振之。十一月甲子，逮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章渙。至京師，初南京兵變，吏部請改督儲憲職，遂以命渙。渙自淮安督漕，通過淮遷延數月，仍假道過家，于是南京給事中馬負圖等言：國家近以留都兵變，百姓驚疑，而渙不畏簡書，逗留半歲，未有視事之日，請賜罷斥，以儆怠曠。疏入，上以渙所奏經畧中原語，近欺謗，特命逮之。下三法司擬罪，于是刑部尚書潘恩坐衝突儀仗，爰行奏訴，律論遣戍，渙竟死于戍所。丙戌，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是月，真人陶仲文錦衣都督陸炳俱死。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仲文以方術事上被恩寵不次遷擢前後幾二十年竟以考終死後贈謚賻賜恩禮有加自來方士所未有也炳與嚴嵩比嵩父子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不貲然亦頗周旋善類時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未嘗構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隆慶改元始奉遺詔奪仲文官削炳籍 十二月丁酉祈雪 已亥以京師嚴寒貧民多凍餓死者詔發倉米萬石為糜振之又命五城瘞暴骸 是月土蠻犯遼東海州東勝堡指揮李元勳死之 是歲福建之倭流劫各州縣加以奸民乘間迭起遂有大埔之害賊南灣之水

明通鑑卷六十二

賊尤溪之山賊龍岩之礦賊南靖永定等處之流賊無不蠱起而害賊張璉等最強福建巡撫劉燾應接不暇惟椎牛饗賊擁眾自衛而已報功既多不實而所募廣兵復扣給行糧以致兵與盜合所過無不殘破者官兵每戰輒敗惟報効把總沈講率水兵遇賊于馬溪俘斬數百人力盡死之至是胡宗憲以聞僅奪燾俸仍令戴罪勦賊 四十年春正月壬戌朔不御殿 丙寅濟農部落自河西踏水渡河寇掠山西五花營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戰死攷明史及實錄但書寇據去年揚博 戊子振

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饑從巡按御史鄭存仁之請也 是月御史潘季馴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為用度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于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為發銀使吏胥老人承買其里長止于在官勾攝公務甲首則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報代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南去京師絕遠近日牧民者視為利藪屠剝萬狀小民怨咨不能上達則相聚為盜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構杌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

明通鑑卷六十二

常多怨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既怨而動矣若非奉明旨丁甯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戶部請以其言之通省如法遵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欽天監以為與不食同已而禮部尚書吳山以救護禮畢報上大怒山引罪上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于是給事中李東華等劾山請與同罪上乃責山賈直沽名停東華俸嚴嵩言罪在部臣乃賈東華等命姑識山罪 振山東濟南等六府饑發臨德二倉米三萬石徐州倉米二萬石給之 丁未景王載圳之國于德安 已酉大風揚塵蔽天

豐時論閣臣曰今日之風占者以為兵火似不可以常
視其傳論尚書楊博內戢奸凶外嚴邊備 是月以故
趙王厚煜自縊死歸罪于彰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
雨遠至京師初趙有宗人輔國將軍祐棟等數犯法與
有司為難厚煜頗庇之而祐棟卒得罪其後有司益務
以事裁抑諸宗洛川王翊鏞奴與時雨之隸爭瓜而毆
時雨捕王奴厚煜求解不得竟論奴充軍未幾宗室數
十人索祿米有司不予時雨復以宗室毆官白于汝礪
汝礪因盡捕各府人厚煜由是忿恚竟自縊死時三十
九年十月也至是厚煜子成臯王載堉疏聞于朝下法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司按問汝礪坐成邊時雨論死械河南市斬之先是厚
煜暴卒外議洵洵有侵及成臯王及王妃張氏者載堉
大懼乃奏府縣威逼王致死法司論罪如律時以為冤
獄云 致異擇實錄所載言數日前有見王咄咄自語若
也明史諸王傳所載第據發書而實錄所記似當時已
有傳聞故以為冤蓋爭祿事本微淺又出宗室人等手
王無預不應恚忿輕生此似得之今 三月壬戌命戶
部發米一萬二千石振京師饑民 癸亥廣東惠湖山
賊作亂賊首黃啟薦等擁眾數千流劫海豐碣石歸善
等縣攻破甲子門巡檢司殺百戶魏祚詔撫按官督兵
撲勦其脅從人等隨宜招撫 乙亥罷吏部尚書吳鵬

禮部尚書吳山初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欲與為婚
姻不可遂與嵩父子有隙上欲用山內閣嵩陰沮之會
因日食救護吏科梁夢龍等見上怒山甚欲劾之而山
直諫有時望鵬在吏部凡百官進退一聽命于世蕃中
外人心無不鄙薄憤恨于是以山與鵬並劾之詔鵬致
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甚快鵬之去云 致異明史
十九年之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知帝激于
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
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司禮監黃錦籍語山曰公他日得
半出自中旨非迫于廷臣之請而是時嚴嵩方欲擠山
豈肯勸之留王使以希指得上者傳中云云疑出野
史臆度之詞今不取吳山係高安人與十二年 丙子
河南巡撫吳山 鹿姓名同彼乃吳縣人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太白晝見踰月方沒凡二十四日 是月改歐陽必進
為吏部尚書必進前任工部尚書是年二月以周延卒
改左都御史代之至是又遷吏部改刑部尚書潘恩為
左都御史又特旨陞吏部侍郎袁煒為禮部尚書初嚴
嵩以日食不見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山
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至是山既罷遂以煒代
之尋命入直西苑恭撰元修 夏四月壬辰京師疫上
以所發米粥藥餌有司給散非法切責之又以流民來
京數多發京倉米四千石內庫制錢三百萬給貧民歸
費仍視道里遠近以為多寡之差 癸巳大風雨黃土

晝晦上以早暎風蕪救羣臣修省三日仍行順天府禱
雨 丁未振山西饑 是月以吏部侍郎馮天馭為刑
部尚書代潘恩也初吳山罷天馭及袁煒以署印題請
特旨陞煒而以天馭暫攝部事至是煒任禮部乃陞天
馭于刑部 五月乙亥大學士李本以母喪去嚴嵩為
其母楊氏請賜祭葬仍遣官馳驛護歸 丁丑御史唐
繼祿以早蠶上修省十事一撫綏流民二捍禦邊境三
禁戢驕縱四經理租賦五痛抑侈靡六調停催科七權
宜振卹八裁革納級九量免入覲十黜罰奸庸其黜罰
奸庸一事欲令京堂官俱自陳其餘聽部院考察去留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疏入報可于是內閣嚴嵩徐階各上疏自陳求罷優詔
慰留 是月東川叛夷阿堂伏誅初堂闖大兵至東川
逃匿深箐時出寇掠至是營長者阿易謀于堂之心腹
母勒阿濟等掩殺堂于蔓來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禽
哲時年八歲爭雖定而府印不知所在于是安萬銓取
東川府經歷印昇祿位妻甯著署之以照磨印昇羅雄
土官者濬而以甯著女妻者濬子仍留水西兵三千于
東川為甯著防衛水西與東川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
議者謂其有陰據東川之志巡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
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該府三印悉為土官部置請通救

川貴總督及鎮巡官按究各土官私擅標署之罪并訪
祿氏支派之宜立與所以處阿哲者部覆報可 閏月
戊戌嚴嵩妻歐陽氏卒上以嵩夫婦並八十不多有命
禮部議厚卹世蕃當護喪歸嵩以年老請留侍京邸許
之令嵩孫鶴歸治葬事嵩雖警敏能先意揣上指然上
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
嵩既老昏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白東樓東
樓世蕃別號也至是乃有是請 丙辰流賊犯江西泰
和縣清軍副使汪一中分巡僉事王應時督官軍禦之
于鶴朝鎮部署未定賊五路掩至我軍驚走一中及指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鼎等俱被殺應時為賊所執數
日贖還 是月四川容山土舍張問韓甸等糾合川貴
生苗等作亂侵及湖廣境貴州總兵石邦憲督諸軍討
之斬獲百餘人乘勝入其巢會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
勳百戶魏國相等中伏死之 六月壬申山西太原大
同等府陝西榆林甯夏固原等處各地震有聲甯固尤
甚城垣墩臺房屋皆圮壓死軍民無算蘭州莊浪天鼓
鳴致異明史五行志作壬午午字蓋中宇之誤也今據實錄改 乙亥發太倉銀十
五萬兩差憲臣一員赴宣大二鎮收糴以備來歲客兵
餉需復發大同主兵銀三萬兩宣府遼東各二萬兩山

西延綏甯夏固原甘肅薊州密雲各一萬兩山西客兵銀二萬兩延綏薊州密雲昌平易州客兵銀各一萬兩令管糧官收糴以實邊儲 是月總督薊遼保定尚書許論罷論奏密雲昌平二鎮防秋須餉銀三十餘萬給事中鄭茂言論奏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乃詔論回籍聽勘未幾給事中鄧棟往覈具得虛冒狀奪官閒住論與故大學士讚皆故吏部尚書許進之子兄弟並列顯要值嚴嵩柄政讚在內閣無可否以年老落職歸論主兵部將帥黜陟兵機進止一聽世蕃指揮聲望由此日損云 給事中梁夢龍等以李本憂去請簡閣臣疏薦

明通鑑卷六十二 五

五六人上不悅曰此窺測沮間耳奪夢龍俸半年餘二月一月有差 刑部尚書馮天馭罷令閒住以給事中侯廷柱劾其庸鄙故也踰月以南京尚書蔡雲程代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欽天監奏是日日食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禮部尚書袁煒乃阿上意言陛下父事天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上大喜未幾遂入閣 己亥發太倉銀二萬兩振遼東又以江南水患饑荒詔留蘇松常鎮四府開納事例銀並許墅北新兩關船料銀備振 巡按江西福建御史段顧言以鶴朝之敗因言贛州一府

為江西全省門戶自龍南安遠相繼激變而撫臣漫不省聞以致今日寇石城明日寇瑞金又明日寇南安寇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矣先是南康之戰典史王允相死之贛縣倭鎮之戰百戶程龍死之今泰和之戰又有副使指揮諸臣同時戰沒事見上此皆由門戶失防故寇得深入當坐南贛巡撫而江西撫臣及福建撫臣亦宜分別議處請假江西撫臣以提督軍務職銜給以

明通鑑卷六十二 五

旗牌使得號令其下仍責三省撫臣侈力平賊詔嚴議諸臣失事罪命浙直總督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援江西巡撫暫加兼理軍務並贈卹汪一中王應鵬等賜祭葬立祠 壬寅江西賊攻玉山縣縱火屠掠空其城而去尋攻永豐縣陷之廣信府即今之廣豐縣 庚戌諸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禦却之 是月福建巡按御史李廷龍言山賊四起與福興漳泉殘倭聲勢相倚自建甯以北福甯以南無處不為盜藪加以江西之賊流入閩界乞救江西福建及兩廣三省撫臣會勦從之 八月壬戌南京御史林潤劾總理鹽法鄒懋卿貪昌五罪一需索屬官餽遺巨萬二受狀取富民財三宴會日費千金四虐殺平民五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懋卿疏辨仍令照舊供職懋卿倚嚴嵩勢所至市權納

賄氣燄熏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與令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時瀋安知縣海瑞供帳簡薄托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崔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滄劾之俱削籍與瑕故尚書韜子也海瑞霍與瑕為袁滄所劾俱削籍此据三編書之證之明史本傳則言瑞時已推嘉興通判坐論與國州判官無削籍事附識 辛未太白晝見 壬申上以秋防邊務為憂令輔臣嚴嵩等詢尚書楊博以守禦之宜博言今之九邊以薊鎮為重近入窺大同鎮川堡者皆諳達之別部而其酋諳達鴻台吉舊鴻台吉巴圖爾之眾皆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乃上便宜六事大畧以大同宣府為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關南之緊要宜令兩鎮不分彼此相機策應所需主客兵餉毋使缺乏但使虜馬不能入關即為首功上是其言諭戶部于年例外加發餉金四萬兩以備緩急 九月戊子廣東三饒山賊張璉等襲福建南靖縣城入之燔燒縣學倉庫 癸巳廣甯把總吳庶千戶郎松以二百兵防護解餉經歷王鑰督亨至海州新臺遇寇劫所齋修邊銀八百兩殺鑰及亨庶松亦戰沒巡撫吉澄以問詔逮問守堡指揮佟承祚等 庚子諳達犯居庸關參將胡鎮禦却之 辛丑廣東山賊自江西流入福建界攻崇安縣陷之轉掠至浙江犯龍泉縣 蘇松常鎮

杭嘉湖七府大水平地水深數尺詔撫臣破例振之並免本年秋糧 甲辰以陝西固原甯夏地震命發太倉銀八千兩及留本省事例銀三千兩振之 壬子免畿內被災稅糧 冬十月丁卯閩廣流賊自邵武轉掠江西之鉛山貴溪等處總督胡宗憲檄參將戚繼光自浙江引兵赴援敗賊于上坊禽斬六百人賊奔建甯還攻陷宜黃縣為南贛兵所敗始遁 癸未禮部彙奏四方進芝共七百六十九本其五色盈尺者尚不多得請申諭明年加意取採從之 是月海寇破福建甯德縣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死之 十一月壬辰冬至祀天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于園上朱希忠攝行 甲午加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煒本以青詞得上眷故入直西苑後不數月即有是命 庚子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以會推禮部尚書不稱旨也先是上命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至是必進罷遂改朴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庚戌濟農部以二萬餘騎拆墻入犯甯夏進逼固原數日始引去本紀即河西寇也今從之 辛亥永壽宮災宮在西苑成祖舊官也上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上

乃暫御玉熙宮及異明史本紀及諸書皆稱萬壽宮災蓋世宗以災改建始易名萬壽也三編作永壽日云徐階請以三殿大工餘木趨治永壽宮百日工就徙居之命曰萬壽宮今十二月丙辰朔以永壽宮災遣英國公張溶等祭告郊廟社稷先是禮臣請詔告天下百官修省上曰此非正朝乃朕奉元修所居招災致異朕之尤也令已之 丁巳工部尚書雷禮言玉熙宮殿湫隘且地曠近水非可久御請及時營繕永壽宮先是公卿大臣欲請上還大內嚴嵩復以徙居南城爲言上皆不憚大學士徐階因請以三殿大工之餘材趨治永壽宮故工部希指奏之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三編發明曰嘉靖不御大內公卿大臣皆知其非是意欲請而不敢言適當所居永壽火災之後正可藉詞請歸大內此嚴嵩與徐階同爲職所當言之事也乃嵩既以徙居南城爲對已爲希合不居大內之指階復以三殿大工餘材趨治尤屬巧于逢迎蓋是時嵩已爲階所中故事事欲與相反以自表其才識卽爲爭權邀寵之圖于此已見一端矣史謂階雖任智數要爲不失其正此概論其生平耳若以此一事觀之豈惟智數是尙又甯得謂不詭于正哉

丙寅巴圖爾犯遼東陷蓋州指揮楊世武等死之 庚

午免湖廣承天等府被災稅糧 辛未贈江西副使汪一中妻程氏爲淑人命有司建坊立祠祀之初一中陣亡程氏痛其夫死于非命扶柩至家絕粒死巡按御史以聞故旌之 壬申以冬深無雪上親禱于宮內遣官祭告 是月以江西上坊之捷賞胡宗憲戚繼光等銀幣巡按御史段顧言言江西用兵連勝地方小安但今巨寇尙未捕滅其一卽泰和殺汪副使之寇一攻新淦清江之寇一陷崇仁之寇而羣盜聞風迭出于湖之東西者復不下數十輩近山賊張璉等亦聞睥睨江西蓋謀未發不當以目前小勝遂謂無事況諸賊聲勢相倚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而三省心力不齊互相推諉以送賊出境爲得計故大功不成上乃申飭督撫諸臣嚴覈功罪兵部議贈卹陣亡檢校劉秉仁典史林文等從之 四十一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御殿 壬辰大風揚塵蔽空 丙申京師地震 丙午免江西被寇州縣稅糧又免南直隸淮安府被災稅糧 是月以吏部侍郎嚴訥爲禮部尚書以袁煒入閣且改戶部也 初寇犯大同執守備劉晉臣去至是晉臣亡歸稱去年十一月初十日叛人丘富死于板升其黨趙全周元等焚而瘞其骨兵部因言逆賊天誅實賴元祐請行告謝禮從之 江

西寇盜充斥巡撫楊伊志為巡按段顧言所劾遂罷之
陞布政使胡松為江西巡撫至是松條陳軍政五事又
奏設南昌南豐萬安三營皆報可攷異明史有兩胡松
議邊事不合引疾歸此胡 二月辛酉詔罷親耕親蠶
松為涿州人俱見傳中 禮初上于耕蠶二禮久不親行然每歲禮官猶以故事
請因命戶部官祭先農女官祭先蠶至是以為虛文並
罷之令所司勿復奏 壬戌福建同安倭夜襲破永甯
衛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垣千戶蔡朝陽降之 己卯提
督兩廣侍郎張臬奏逆賊張璉等勢甚猖獗延蔓三省
請調集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會兵進剿從之璉本饒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平縣之烏石村人以歐死族人懼誅亡命入窖賊鄭八
蕭雪峯黨後八死璉與雪峯分部其眾而璉為最強知
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以冠帶璉益驕甚與雪
峯合兵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甯都瑞金等處又攻
陷南靖等城其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有司未敢訟
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師至是臬等始議
大征之 是月嚴嵩孫錦衣都指揮僉事鶴獻玉兔一
靈芝六十四本方士藍道行獻瑞龜詔遣官獻太廟羣
臣表賀 三月庚寅貴州總兵官石邦憲奏平容山之
亂禽韓何誅之何糾眾橫行湖貴境官司不能制且二

十餘年至是始以提聞詔自邦憲以下各給賞陞俸有
差 陝西甯夏地震邊墻傾圮詔發太倉銀二萬二千
兩充修築及振濟之費 辛卯王冕生子二禮官請謝
元告庶許之廷臣俱上表稱賀 壬寅賜申時行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攷異申時行初冒徐姓登第故實錄
行傳絕不及其初姓亦不叙其家世傳言長洲人而明
人紀載皆稱申吳縣證之題名碑及明黃舉攷皆書直
隸吳縣人疑即初姓之籍貫也明史列傳于改姓事皆
不諱故黃觀登一甲第一人初從許姓亦見傳中而時
行初從徐姓傳竟載之然實錄及題 己酉新作西苑
名碑固非野史之比也今附議之 宮成上即日移居之命曰萬壽宮初大學士徐階請治
鍊壽宮可計月而就上悅復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

明通鑑卷六十二

三

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至是以階忠進少師兼支尙
書俸璠亦超擢太常少卿自是嚴嵩乃日屈攷異此據
傳三編目中本之證之實錄命名萬壽宮在四十
四年三月則自改建後命名可證今悉據傳書之 是
月總督浙直胡宗憲請于南贛設副總兵官以吉安守
備屬之于建昌撫州設參將以鉛山守備屬之復設遊
擊于南昌省城而以鄱陽守備改為參將令專練舟師
控制九江兵部議從之 增設甘肅茶馬司從巡撫都
御史鮑承慶之請也承慶議于甘州適中之地設之令
招商茶易番馬仍以四川保簡茶課全徵本色助之報
可 夏四月庚申土默特即土蠻犯遼東攻東關驛錦

川營破之巡撫吉澄以聞請如往年大同故事特遣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上詢之楊博乃以兵部侍郎葛緒兼僉都御史往督視軍情丙寅以入夏少雨大風揚塵上親禱于禁中遣官祭告壇廟癸酉陝西鄜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上大悅遣官告太廟投金太醫院御醫甲戌玉兔又生二子復建謝典告廟如初五月丁亥命南京都督僉事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贛參將俞大猷副之一應戰守事宜悉聽三臣會同督撫協謀勦賊仍令江西紀功御史段顧言兼襄廣東功罪以聞從兵部尚書楊博議也庚寅土默特復犯邊

明通鑑卷六十二

五

東副總兵黑春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軍從之敵大敗棄其輜重鎧甲而遁乙未提督兩廣侍郎張泉奏廣東三饒賊乎初閩廣討賊積年不能平乃移鎮寧參將俞大猷于南贛會兵進勦時胡宗憲兼制江西知張璉遠出檄大猷急擊之大猷謂宜以潛師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眾從一失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高嶺偵賊巢璉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有奇賊懼不出復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禽之并禽蕭雪峯散其脅從者二萬不修一人是役也廣人攘其功而大猷不與之校以是賞獨薄云張璉大猷平三

饒賊功實錄不著今據明史本傳書之壬寅嚴嵩罷下嵩子世蕃于獄

初世蕃留京邸以居喪不得入直嵩遇票擬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荅中使相繼趣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漸失上歡會上以營萬壽宮方嚮次輔徐階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故惡嵩上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因詐為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上問上仙何不殛之荅曰留待皇帝自殛上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方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專劾世蕃其畧曰世蕃憑

明通鑑卷六十二

六

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貴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二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賄賂為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當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

良田宅于南京揚州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為扶櫬南旋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姬妾屢舞高歌日以繼夕至于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職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奉承郡邑為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拮克日棘改以賄成官以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

明通鑑卷六十二

美

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臣請斬世蕃首以示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而溺愛惡子弄權贖貨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疏入上猶降旨慰嵩而以嵩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世蕃既下獄嵩為請罪求解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容羅龍文成遠邊其疏內有名人等悉逮送鎮撫司拷訊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 丙午下方士藍道行于獄嚴嵩既得罪上追思其贊元功意忽忽不樂乃諭輔臣徐階等欲

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陳不可上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又曰今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鄉應龍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賂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陰事于是道行遂得罪應龍懼不敢赴任賴徐階調護始視事 己酉免淮揚二府被災稅糧 壬子土默特復犯遼東攻鳳皇城不克轉掠湯站堡副總兵黑春引兵逆戰敵佯敗走春乘勝追擊陷伏中寇素稔春驍將圍之數重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事聞贈春都督同知蔭子世襲並令有司立祠死所祀之 致異黑春敗寇及死同在是月俱見本紀而

明通鑑卷六十二

卑

韋傳誤記春死于是年冬疑冬字衍文今据本紀月日 是月刑部尚書蔡雲程致仕以吏部侍郎張永明陞任代之 六月甲寅總督宣大尚書江東上言禦寇之策以保全邊堡為第一而邊堡之所以保全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士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屯田耕牧使有警足以相保相助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者言之而可以行之之而可以成成之而可以久無出于此夫也羊補牢固為已晚方病蓄艾尚猶可及惟陛下寬其文法使得

稍效萬一疏入兵部議從之 庚午廣東提閩兵部請以賊首張璉蕭雪峰械送京師獻俘正罪上諭內閣曰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趙文華以假賊冒功爲此欺飾耳此等草賊就地梟之亦足以洩民憤自是遂罷獻俘是月廣東道御史鄭洛劾大理寺卿萬宗總理鹽政鄂懋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嚴嵩之黨朋比奸賊有跡請逮治詔宗懋卿皆閒住降虞龍爲四川按察使僉事秋七月癸巳戶部奉旨集廷臣議上理財之策凡十四事其要在于省兵食上以近年邊餉侵冒多端特敕各撫按官正已率屬嚴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及該科參治 戊戌王冕及各生子癸卯西苑產嘉禾一莖三穗者二雙穗者三十一皆循故事告庶表賀以爲常 八月丁巳加戶部尙書高耀太子少保初上諭內閣自訪取龍涎香以來二十餘年所上未及數斤輒以去冬燬于火傳諭尙書高耀設法取用戶部請遣官購于閩廣至是耀以上需之急從禁中購得八兩以萬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命給價銀七百六十兩遂有是命耀以賄嚴世蕃躐主戶部以貪賄聞世蕃既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以爲固位之計時論鄙之

三編發明曰古來患得患失之夫其于貧緣倖進巧

明通鑑卷六十二

售計術蓋無所不至而必有左右近侍之人爲之導引而密示其機乃得以施其伎倆高耀之以龍涎進也何由而知大內之無此又何由而知索此之甚急即使知慶節建醮在所必需又何由而知宦寺中有密藏此者物以類感僉邪之聲氣自有默然相通者耀仍以其結世蕃之術結宦官故遂以其躐司農之伎躐少保而嘉靖適顛倒于其局中而懵然罔覺耳乙丑詔重錄永樂大典初三殿災文樓藏永樂大典其帙甚鉅上聞變趣命左右登文樓出之甲夜中傳諭三四是書遂得不燬至是欲重錄其副貯之他所以備不虞乃諭內閣徐階等曰及此秋涼可理也于是禮部集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分錄選各色善楷書人命禮部左侍郎高拱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張居正各解原務入館校錄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左諭德兼侍講瞿景淳充總校官居正以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同修撰林煥丁士美徐時行編修呂昊王希烈張四維陶大臨檢討吳可行馬自強充分校官煥故南京尙書瀚之孫徐時行卽是年登第申時行之初姓也

明通鑑卷六十二

修永樂大典事見十一卷永樂五年十一月謹按庫書提要言永樂大典書成命復寫一部發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後以工費浩繁而罷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中

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至
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于南京榷稅司其正本貯文
淵閣副本貯皇史宬今於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
與皇史宬副本並今於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
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
皆佚蓋傳聞未確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九百三
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並合明實錄作二萬二千九百一
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亦字畫之誤
也按嘉靖四十一所錄實錄言帝命重錄一節不
之他所以備不虞三編亦以爲重錄其副貯之他本
間並錄正副二本而提要以爲歸之南京者似即正本
蓋仍在京師未歸故劉若愚酌中志以爲新舊二本不
知藏于何處而春明夢餘錄以爲正本貯文淵閣副本
貯皇史宬皆正副二本之確證至提要謂今所存之翰
林院庫者係文淵閣正本而據全祖望校永樂大典
典記中則以爲皇史宬本傳聞異詞並詳攷證中 九

明通鑑卷六十二

聖

奉天非題扁所宜用敕禮部議之部臣會議言皇祖肇
造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爾然臨御之際坐而
視朝亦似未安于是重建奉天門成更名曰大朝門至
是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
曰歸極大朝門曰皇極東角門曰宏政西角門曰宣治
又改乾清宮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門曰義
平先是部臣欲仍用奉天字議以天字擡寫上謂不雅
乃取尚書洪範語並改大朝門曰皇極門與服志改奉
天門爲大朝門在三十一年證之實錄是年三殿成定
改奉天殿爲皇極殿乃更易奉天門曰皇極門明史與
服志不具今摭實錄甲申百官表賀頒詔天下 七

末太白晝見 丁酉御史顏鯨言本年自畿甸以至河
之南北山之東西歲皆豐稔宜救各省廣儲糴本增設
便民倉請免解贓罰銀兩及發內帑以爲糴穀之需部
議從之詔發帑錢七百萬糴穀運入京通二倉其在外
贓罰銀兩均以充糴穀入倉之用 戊戌詔工部侍郎
劉伯躍南京刑部侍郎何遷南京通政胡汝霖南京光
祿少卿白啟常原任湖廣巡撫張雨廣西按察副使袁
應樞右春坊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管祭酒事王材俱
革職閒住坐嚴嵩父子黨也伯躍女適嵩之甥應樞則
嵩壻也遷撫江右厚歛以遺嵩父子汝霖雨貪肆倚嵩

明通鑑卷六十二

聖

其歡笑汝楫以父龍故媚嵩及第嵩亦以兒子畜之與
材俱出入卧房交通請託至是嵩敗以給事中趙灼沈
澗陳瓚等交劾同時罷去士論快之 己亥給事中張
鳴瑞奏劾已故三邊總督魏謙吉及原任福建巡撫王
詢皆以詔事嚴嵩父子進用詔追奪謙吉贈蔭詢削籍
丙午戶科給事中何燧條陳五事其第一爲寬民力
謂近日有司惟事誅求民不堪命即以直隸言之軍
民有加派養兵銀兩矣工部有坐派料價矣而軍門之
外復有操江之募兵兵備道之壯丁府州縣之鄉兵料

價之外復有採木顏料等費預徵勸借名目而當事者又或以停尙徵或指一科十俱宜嚴行裁革仍以明年爲始將民間額辦錢糧定數派納家給一信票官民如票奉行有別立名色者罪之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及倭患漸平烽建議裁革加派其後應天巡撫周如斗亦以爲言部議從之而提編之額卒不減 是月左都御史潘恩致仕改刑部尙書張永明代之 冬十月辛酉副總兵俞大猷攻程鄉之賊敗之初江西盜熾大猷會巡撫

明通鑑卷六十二

星

胡松等迭次進勦稍稍平之而廣東程鄉之劇賊梁甯林朝義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大猷以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乃乘勝引兵夜襲甯巢甯懼而遁敗東洲于武平禽之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官軍乘積山無備捕斬之朝曦遁去 壬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乙亥免江西被災秋糧 庚辰廣東官兵追捕程鄉賊首林朝曦禽之朝曦遁入巢率其黨由間道攻程鄉城知縣徐甫宰以計遣主簿梁維棟說散其黨因嚴兵待之朝曦敗走官兵追至陰那山並其弟朝敬俱就禽于是朝寇悉平 是月御史林潤言今天下

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藩然莫能定不易之策者懼佛宗室之心而重違祖制也今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計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夫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室蕃衍無休時此豈不可爲寒心哉顧時有所必變勢有所必通縱不能遽削于今日亦當定制于方來請令大臣科道集議于朝頒諭諸王示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大約兵荒蠲免存留幾何王府祿米所得及諸費幾何俾宗藩曉然于賦入有限費出不經然後徐議其宜博采衆論

明通鑑卷六十二

星

斷自宸衷以定萬年可久之策疏下禮部覆議從之刑科給事中陳瓚陳二事一請修閩廣江右諸城以備寇盜一言近日官吏多以嶺南富饒得肆漁獵雖卑如縣尉亦不惜重金求之噬民膏血無有已時故有張璉嘯聚之禍至如蘇松諸郡糧長之設始立空役而索其財已代逋負而償其數賦在坊長則有上官過客之費在庫役則有宴饋衙吏之需視富室如仇讐以科取爲故事卽吳粵二省而天下可知也乞敕撫按官嚴行究治弭盜之策無急于此疏下所司 以南京戶部尙書黃光昇爲刑部尙書代張永明也 十一月乙酉湖廣

御史尹校劾掌詹事府吏部侍郎董份前主戊午鄉試私其妻父尙書吳鵬之子紹寅前列上以前秋事至此方効非公也命份視事如故 詔求方書上晚年求方術益急時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帶銀幣乃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閣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薦方士唐秋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是時嚴嵩已罷陶仲文藍道行之等或死或譴而上亦倦勤冀得天眷以祈長生故有是命 丁亥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總督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

明通鑑卷六十二

聖七

淫十大罪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上命錦衣衛械繫至京師于是浙直總督遂罷不補以左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巡撫浙江 己丑免福建被寇各州縣稅糧 丁酉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 辛丑北寇數萬騎犯甯夏清水營副總兵王勳戰死事聞贈勳都督同知賜蔭立祠祀之致墨明史本紀言言能難 兩等今據明史稿但以北寇書之 壬寅巡鹽御史徐熲言兩淮餘鹽額徵六十萬兩後開工本鹽增至九十萬總理鹽法鄧懋卿復增至百萬每半年解銀五十萬商人苦之夫正鹽之外又有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

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迭告鹽場滄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官追于商商追于竈逃凶日多竝急欲絕莫棘于此請敕戶部盡蠲增額每年仍以六十萬徵解俾可經久部議亦以爲然于是懋卿所增者悉罷之 己酉倭攻福建興化府陷之初倭自閩福州蔓延于興化奔突于漳州閩中迄無甯日是年復大舉犯福建先攻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是時自温州來者合連江諸倭攻陷甯甯政和甯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

明通鑑卷六十二

聖八

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維時甯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營其中官軍守之踰年不能克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參將戚繼光承胡宗憲檄統浙江兵先擊橫嶼之賊克之破其巢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亦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時廣東總兵官劉顯自粵赴援與繼光連破賊賊幾盡繼光還浙江而新倭至者日益衆遂圍攻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

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
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
自倭躡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
故大郡最繁富至是遠近震動事聞乃擢俞大猷為福
建總兵官繼光副之是時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
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詔復起丁憂參政譚綸以
原官兼按察司僉事與繼光統浙江兵會剿及倭陷興化本未據明史俞斌二人傳參書之惟賊先攻邵武殺齊天祿據連江殺倪祿見實錄明年奏報中蓋福建巡撫游震得原奏之庚戌免陝西被災秋糧是月延綏總兵官趙尙分部銳卒一由東路神木堡一由西路定襄營

明通鑑卷六十二 吳

竝出塞擊北寇于半坡山莜麥湖斬首百十九級十
二月胡宗憲至京師上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
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羣邪所疾且初議獲汪直予
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為我任事者其釋令閒住

明通鑑卷六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三 起略陽大淵獻盡柔兆攝提格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朔不御殿百官行禮于皇
極門 癸巳廣東倭寇犯潮惠二府之黃崗大澳等處
登岸肆掠 乙未河南道御史凌儒疏薦吉水羅洪先
等有時望請賜甄錄上以儒市恩賣直無故奏擾命錦
衣衛逮至午門杖六十黜為民 戊申諳達犯宣府滴
水崖官兵敗績遂南掠隆慶永甯等處原任總兵劉漢

明通鑑卷六十三

力戰却之遂西行攻張家堡不克會大雨乃遁出入凡
七日 二月癸酉諳達犯遼陽副總兵楊照引兵擊敗
之復寇長安堡照設伏繞出其前斬首七十五級獲馬
五十疋 乙亥福建興化倭結寨于峙頭及異峙頭實據明史地理志其地在興化之東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
偵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晉江武生薛天中
泉州衛舍人周岳鎮俱死之所部數百人皆戰沒賊乘
勝陷平海衛踞之放異此據實錄增蓋陷平海衛在是月明史因陷興化牽連記之其薛大中周岳鎮同時陣亡見四丙子免湖廣被災稅糧仍
救有司振之 丁丑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

閩軍務時巡按御史李邦珍劾巡撫福建游震得興化之敗一籌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遂有是命復擢參政譚綸兼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三月改禮部尚書嚴訥于吏部時郭朴以憂去也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初雲南武定府土官知府鳳詔死無嗣母瞿氏襲請于朝以流官印屬之瞿氏老舉鳳詔妻索林自代比索林襲遂失事姑禮瞿氏大悲乃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挾其甥婿貴州水西土舍安國亨四川建昌土官鳳氏兵力欲廢索林以繼祖嗣不克乃具疏自稱為索林囚禁令繼祖詣

明通鑑卷六十三

二

闕告之繼祖歸詐稱受朝命襲職驅日兵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撫按官諭解之索林歸武定視事如故而復聽繼祖留瞿氏所于是婦姑嫌隙益甚索林謀誅繼祖事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祿勸等州縣殺傷調至土官王心一等兵索林復抱印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汝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貸繼祖責其自新巡按御史孫用謂繼祖發兵圍府罪逆顯著若實而不問諸夷效尤恐遐荒自此多事矣詔守臣悉心議處以靖地方 夏四月庚申福建新倭自長樂登岸流劫福清等處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兵邀

擊于遮浪磯之時平海倭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賊敗乃盡焚其舟還屯平海衛 丁卯副總兵戚繼光統浙兵至與劉顯俞大猷合攻平海衛之賊巡撫譚綸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繼光率中軍先登左右軍繼之遂大破倭復興化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男婦三千餘人自倭起以來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海內騷然至是始大創而去浙閩以次漸平 己巳太白晝見凡四日 五月辛巳給事中陳瓚疏陳黜遺奸求遺賢二事上以其襲凌儒故智亦命逮至廷杖六十黜為民 六月庚戌巡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按御史李邦珍上福建勦平舊倭功罪言橫嶼之賊于去年七月總督胡宗憲檄參將戚繼光統浙兵七千餘人令軍中人持橐一束填河而進遂大破賊巢斬首二千六百餘級遂乘勝勦福清牛田之賊追至興化功最多宜從重賞宗憲雖去任亦宜優錄兵部議從之 倭之陷興化也自通判奚世亮外知縣周尙友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同時遇害又齊天祥倪祿之死同時陣亡者指揮張光祚千戶魯思亮邵于藩張珊至是李邦珍以聞皆請賜贈卹從之 秋七月甲申上諭閣臣徐階等以今日外官貪肆虧國病民狀階以示吏

部尙書嚴訥因言近日藩臬有司不能體皇上爲國爲民之心或賦罰紙贖之隱匿或折乾常例之濫收或羨餘火耗之侵漁或里甲夫馬之索取或科派勸借之橫加或壽儀節禮之概受或廣市土產以結歡于勢要或極膳供億以善事乎上官淫刑以逞飾詐以欺潛賄以杜法假公以濟私有臣如此國安得不虧民安得不病陛下洞見弊源明祖宗法度而命臣等以力行敢不奉詔惟是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萬一有力者行其苞苴有挾者馮于城社有智者巧設機械善于彌縫如此則大奸反得漏網而悃悃孤寒之輩乃輒及之明有國典

明通鑑卷六十三 四

幽有天道不可欺也仍乞陛下親降德音申諭撫按實力奉行從公劾奏庶無負保國爲民至意上是之下撫按官如議行其撫按官劾奏有不當者該部院卽行參治 壬辰巡撫福建都御史譚綸上四月平倭之捷以戚繼光爲首功顯大猷次之詔告謝郊廟大行叙資繼光受上賞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 八月乙亥北寇諳達等聚衆遼東廣甯塞外陞任總兵官楊照督兵由鎮夷堡出塞分道掩擊照夜行失道離塞六十里遇伏中流矢死游擊線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二百餘級寇引去乃奪照尸還亡失官軍五十餘人 九月辛巳復令

崇文門宜課司商稅收錢初戶部請于雲南卽山鼓鑄乃敕巡撫以鹽課銀三萬兩爲工本越數年巡撫王昂巡按王諍俱以費多人少請罷鑄部臣復用主事范燧議每錢七文當銀一分于是宜課司收稅及官俸仍用銀而民間所蓄舊錢益壅滯不行錢法遂壞至是給事中孫枝請罷前令而復收錢之舊部議從之乃有是命 己丑山東巡按御史黃襄請贈恤楊照死事上以其奮勇捐軀優贈少保左都督蔭一子指揮同知世襲仍賜謚立祠祭葬如例照起家偏校以敢戰知名撫士卒有恩人咸樂爲之用初以罪廢家居屬嚴嵩柄政凡邊

明通鑑卷六十三 五

將無不由債帥進者照自分永乘會世蕃敗朝議以人望用之由是感激誓以死報起廢數月間三戰三捷竟隕于陣 是月總督閩廣都御史張泉罷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泉以其地險難用兵倡議撫之給事中陳懋觀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泉非軍旅才乃薦總理河道僉都御史吳桂芳代之又以閩廣道遠不便兼轄請罷總督止以提督兼巡撫從之 冬十月辛亥擢戚繼光爲福建總兵官鎮守全閩徙前大猷仍填南贛從福建巡撫譚綸議也尋改南直隸狼山副總兵爲填守總兵官兼轄江南江北以署都督僉事劉顯爲之從浙江

巡撫趙炳然議也 癸丑西域烏斯藏闕化等王遣使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為正副使以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即以誥敕付使者齎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賫給自此不遣京寺番僧著為令選據明史西域傳事在四十二年今據實錄改 丁巳吏科給事中趙灼等奉旨糾劾貪肆藩臬山西參政耿隨朝等七十餘人詔逮問黜謫有差 丁卯錫林阿巴圖爾入寇初寇數犯遼東塞葡遼總督楊選以三衛實導之因囚繫三衛長托干舊作通罕令其諸子更迭為質托干者錫林阿妻父也

明通鑑卷六十三 六

冀以牽制北寇于是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擁眾窺薊州聲言犯遼陽選帥師東本兵楊博檄止之三往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方議徵兵入援而寇已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而入戊辰大掠順義三河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調兵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又敕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時寇已抵通州上嘆曰庚戌事又見矣亟命總兵官胡鎮孫臙及遊擊趙添等赴通州迎敵臙及添皆力戰死寇駐內地凡八日乙亥大同總兵姜應熊禦之于密雲敗之斬

首三十餘級寇自三河漸引而北京師稍解嚴會御史黃泮劾靖子嶺失事狀上大怒立命錦衣衛逮繫楊選及大同巡撫徐紳並牆子嶺提調指揮楊瀛等入京鞠治 是月熒惑自辛亥起胃宿至甲戌逆行抵婁宿之次 十一月丁丑論退敵功自總督江東總兵胡鎮以下陞賞有差東自居庸入援上獎諭使督內外諸鎮兵馬會姜應熊擊寇退寇復東躡順義三河飽掠去東等壁順義不敢追寇以精騎殿後北行諸將悉望塵尾之疾徐以敵為節會敵疲失道眾亂諸將無敢發一矢者敵去乃稍稍取零騎及失道之罷殘以報首功上怏怏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七

諭楊博曰寇復飽颺何以懲後是役也上雖厚賞東鎮等而本兵不及由是始怒博 壬午以寇退祭告郊廟 甲申以火星逆行敕羣臣修省五日 兵科給事中印樞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並劾楊選啟驛狀上大怒曰樞等既有所見曷不先言乃下樞錦衣獄杖六十黜為民 己亥命瘞暴骸 壬寅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甲辰楊選徐紳等至京師下錦衣衛拷訊具服命法司議罪尚書黃光昇援引奸細入境泄軍情律論斬詔即會官臬選于市妻子流二千里紳繫獄待決初寇入內地上方祠釐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內閣徐階

檄馬芳等自宣府入援會上見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諭階議退敵計而芳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上怒博不早聞欲與選同論罪階力為救解乃得免 十二月乙巳工部尚書雷禮奏京師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餘又塚口卑隘壕池淺狹悉宜崇發深濬上諭禮亟行之 已酉禁止通海遼船初遼東饑暫許通登萊糴穀已而遼商利之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以海禁漸弛恐有後患疏請禁止海運從之 乙卯以冬深雪少上親祈于禁中竝敕羣臣修省 壬申寇犯沙河官軍敗之致異明史本紀不具

明通鑑卷六十三

入

史稿系之是月壬申證之實錄劉蕙奏報在明年二月原奏稱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壬申也寇係連卜亥三編

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亥朔不御殿 丁丑夜大風次日又風諭兵部尚書楊博謹邊防 壬辰土默特糾眾寇遼東一片石黃土嶺等處參將白文智守邊牆寇攻不克已而總兵胡鎮至禦却之致異明史本紀是月壬辰與實錄合史稿系之壬午 二月乙巳免順天三河等縣被寇稅糧 已酉伊王典模有罪典模者太祖弟十五子伊厲王之元孫也性貪而狡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指必搆之去既去復折辱之御史行部過者模要笞之縉紳往來率紆途

取他境經郭外者府中人輒追挽其車晉其不朝入朝者復辱以非禮府牆壞請更築乃奪取民舍以廣其宮郎中陳大壯與邸鄰索其居不與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奪其飲食竟餒死所為宮崇臺連城擬帝闕有錦衣官校之陝者經洛陽典模忽召官屬迎詔鼓吹擁錦衣人捧一黃卷入宮眾請開讀曰密詔也遂趣錦衣去錦衣謂王厚待之不知所以其夜大張樂至曙府中皆呼千歲詐謂天子特親我也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子女七百餘人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中選者令以金贖都御史張永明等上言狀再遣使往勘革祿三之二令瓌

明通鑑卷六十三

九

所僭造宮城歸民間文執羣小付有司典模不奉詔部牒促之布政使持牒入見模曰牒何為者可用障橛耳撫按官以聞詔禮部會三法司議僉謂典模淫暴無藩臣禮宜禁銅高墻削除世封從之 丁巳韓王府宗室一百四十餘人越關至陝西會城索通祿是時宗室繁衍歲祿增至十二萬五千有奇歲給不及其半節年積逋至六十餘萬至是諸宗室擁眾環巡撫陳其學第鼓譟詬詈其學為不啟門者數日檄布政司先後搜括各項給銀七萬八千兩有奇諸宗室猶不肯去其學與巡按御史鮑承庵以狀聞詔切責韓王融燧廢宗室融燧

等為庶人 戊午福建興化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
攻仙遊縣三日總兵官戚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
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黨復分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
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
海去福建倭平 是月更定鎮守江南分守信地以江
南屬之劉顯專駐吳淞江江北屬之副總兵王應麟專
駐狼山俱給關防 閏月丁丑命吏部尚書嚴訥禮部
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皆兼翰林院學士直西苑
如勲臣輔臣例 戊寅免江西南昌瑞州九江三府被
災稅糧 己卯寇犯遼東指揮王維屏等禦却之 丙

明通鑑卷六十三

十

申福建汀漳盜攻漳平知縣魏文瑞死之盜遂陷漳平
據其城 三月己未廣東官軍擊潮州倭賊破之初歸
善縣盜伍端溫七作亂敗參將謝勅未幾命大猷改填
潮州七被禽與端首軍門求殺倭自效大猷乃與總兵
吳繼爵受其降會巡撫吳桂芳至使為前驅討倭官軍
繼之圍倭于鄒塘四面舉火一日夜連克三巢焚斬四
百餘人上以廣東連年征勦無功聞捷大喜賜桂芳繼
爵等銀幣 辛酉熱審法司繫囚宥死罪矜疑者二十
一人戍邊前給事中沈束以請帥總兵周尙文得罪長
繫獄中自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束下獄在二十八年貞吉請宥

束在二十九年俱見前自是無敢言者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
周易為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為報復
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獄十六
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
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
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績以供
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饋粥無
資欲留養夫則舅又且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
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
之德也法司亦為請上終不許 夏四月乙亥免畿內

明通鑑卷六十三

十一

被災稅糧 戊子福建巡撫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五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廣東進珠二千兩少之命
戶部別選大者 甲寅太白晝見 乙卯上夜坐庭中
獲一桃子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上喜曰天賜也詔
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
喜謝元告廟未幾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上以奇祥
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是時嚴嵩既罷藍道行亦被
譴官中數見妖孽上春秋高恒色色不樂中官因設詐
以娛之 丁巳太白復晝見 六月辛未南京吏科給
事中楊銓等條奏考課四事一殿考注言有一人之身

而舉刺互異當視其所舉刺之人舉者賢必非比周刺者賢必非誑誤因是以折衷衆論參驗是非則臧否可弗眩也一嚴面詰大計時堂例得面質賢否然咨誦不詳則虛詞易售宜旁舉一二事以問令不暇經思以對則欺偽無所容而情實立見矣一察庶官戶府佐而下考語含糊率無甄別概以俸深者爲年老新任者爲稱職非辨論官材之道也宜加意綜覈分別良庸才者母以久任而弃捐不肖者母以初任而姑息一減黜額考察之典期于紬退奸貪而已不在數之多寡也比者競爲刻核所黜汰務倍于往者非愛惜人才之意宜稍從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寬惟其人不惟其數時南京廣西道御史俞咨益等亦請辨人品以定去取酌地方以叙殿最黜墨吏以儆貪殘申禁例以杜科擾下部議以其言簡要請從之 辛卯總兵俞大猷大破倭于惠州之海豐縣初倭自福建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所調土漢兵大集乘其初至敗之後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于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禽斬千二百餘人初潮州大盜吳平與倭相犄角時諸峒自伍端溫七外有藍松三葉丹

樓之輩皆附之日掠惠潮間大猷既平海豐之倭乃移師潮州以次降松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之梅嶺秋七月丙午南贛官軍討程鄉等處之賊敗之時廣東大埔盜藍松山余大春等聚衆千百流劫福建漳延興泉諸府爲官軍所敗奔至永春與山賊蘇阿普范繼祖等連兵出沒漳平龍巖等處聲言聽撫以緩我師至是南贛巡撫吳百朋知其詐乃撤各道罷兵納降伺其懈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黨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顧若愚所禽大春逃匿銀溪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章良辰所禽繼祖勢窮自縛請降亦被執惟蘇阿普逸去事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聞賞百朋等銀幣令嚴捕蘇阿普以靖地方 己未順天府尹劉畿言提編之弊踰于正額臣閱本府所屬州縣夏秋兩稅額折銀不過十萬九千有奇而額外加編乃至十一萬二千六百兩有奇密邇輦轂之下採辦加派之不常添設勸借之無已是以宛大二縣有全里逃亾無一丁者有餘二三戶者今當編均徭之期宜令各州縣官先將境內丁田覈其原額而正其欺隱差役究其因革而裁其冗濫然後按丁糧之等第爲賦役之重輕務使差徭平一不得額外濫編疏入部議請下有司查覈以聞 八月丙子以萬壽節加恩直贊諸臣自內

閣徐階袁煒外尚書嚴訥李春芳皆晉太子太保 是月天下臣民進仙桃瑞芝為上建醮祝釐者甚眾俱賞賚有差 九月辛酉以兩廣兵荒詔留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原派蘇州軍餉銀共十八萬兩留本省備用 是月贈故秀州巡檢黃尙正初嘉靖四十年六月流賊犯龍泉尙正引兵禦之殺賊一人奪馬一匹追奔十里為賊所執潛遣其養子黃進還約官軍為內應不至尙正密入賊帳斬其渠三人眾驚亂縛尙正支解之進聞變入營號哭亦遇害至是守臣以聞並賜贈卹 冬十月戊子太白晝見凡二十二日 己丑詔自今兩京

明通鑑卷六十三

南

鄉試同考官仍擇年力精壯文行俱優之教職充之初上用張聰議各省主試多遣京官而兩京房考亦各加科部官一員至是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羅元禎等交摘去年順天科場奸弊語侵科部禮部議分考官就近選用得人得預擬浮議獨多請仍循舊例選用各省教職從之自是各省主考亦罷京官不遣 改異語見明史選舉志據實錄言官所摘 發謂昌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關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之親又言戶部尚書高耀薦為官主事陳洙為考官託其子高堂得中式而外簾通關節為宛平縣丞高燦乃燦之親弟也詔獨黜昌籍中式者而燦及元深等俱不 是月北寇犯陝西大掠板 橋響開兒諸處 效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是月據賈錄明年二月奏報原奏稱十月十二

月皆入寇蓋一寇陝西一寇山西也明史載諸達犯陝山西于十二月史稿言十二月兩犯山西今分書之 入五百餘里擄掠二十餘日始退 十一月辛丑南京御史林潤劾嚴世蕃及其黨羅龍文諸不軌狀初世蕃戍雷州未至而歸嵩既罷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為上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取其符錄並已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上不許而世蕃邊返龍文一詣成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饒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不為起會潤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

明通鑑卷六十三

五

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典刑以絕禍本土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至京師下法司治罪 丁未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忠攝行 乙卯以錢法日壞私鑄盛行詔內外諸司嚴加訪治寶源局所鑄制錢各色匠役人等侵減工料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使令部臣訪送法司從重治罪于是工部悉發作工爐頭及監鑄官凡二十餘人執送刑部拷訊歷年侵盜及昌破工食之數並監造副使段相等受

賄故縱狀黜革有差尋裁革寶源局副使一員吏一名
十二月壬申給事中張岳陳時宜六事一議祿糧以
安宗室二辨誠偽以端士習三公輿論以蓄真材四遏
姦先以作士氣五覈部差以肅官守六止開納以議兵
餉時楊博在本兵岳所言多譏切博且言今各部吏治
稍清惟兵部不思振刷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
搏噬武弁其咎必有所歸疏入博奏辨且請罷黜上慰
留之已而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末言大臣體國言
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不嫌異同言官之無忌益見大
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今小臣盡忠
言事而大臣爲之悻悻不平恐非盛世所宜有語蓋侵
博也 丁丑上以戶部所進金色不純疑傾銷鋪戶及
裝匣者有奸下詔窮治尙書高耀呈恐謝罪因請更進
足色以贖前誤上意稍解 庚辰上親祈雪于洪應壇
甲申給事中王寔劾應天巡撫周如斗科取罰贖及
縱弟受屬官賄事下吏部覆言如斗昔按蘇松名稱藉
甚今偶罹訾議非其志節殊也蓋昔嘗蠲賦之時今有
督糧之責安靜則頌聲易興倣急則怨讟交作所處之
勢使然耳況科罰交賄皆風聞無實證不當議罷斥乃
令如斗視事如故 江西安遠知縣王化禽廣賊梁國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七

相等于石子嶺廣東饒平知縣管惟乾禽程鄉賊黨邱
萬里等于九峻山國相本程鄉劇賊梁霄之子甯敗見
年十甯敗國相請降至是復叛與其黨葛鼎榮等分犯
江閩二省化先期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率鄉兵
擊之賊連敗乃縱反間于會昌城中言化已戰沒其妻
計氏自刎賊退撫臣竝上其事詔旌其門曰貞烈建祠
祀之 丁酉西南韶山賊馬五作亂流劫乳源江灣等處
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督兵迎戰敗績爲所執罵賊不
屈而死巡撫吳桂芳以聞詔贈卹立祠祀之 是月北
寇復犯山西游擊梁平守備祁謀死之及異明史本紀
諸達犯山西在
是月據實錄梁平祁謀死事奏報在明年三月原奏稱
山西虜初以十月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與史稿兩
定山西合今但
以北寇書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己亥朔不御殿 丁未景王載坳薨
無子國除王薨後大學士徐階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
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 辛亥上不豫百官奉表起居
二月丙子有瘳 丁丑復湖廣衡州江西吉安仍行廣
鹽初湖廣江西全省俱行淮鹽後因兩廣用兵都御史
葉盛等建議設立鹽廠廣西則于梧州許行湖廣衡永
二府廣東則于潮州許行江西南贛二府嗣復增袁吉
臨三府未幾袁臨旋罷惟南贛吉衡永五府行廣鹽久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七

之及鄢懋卿始議改衡州御史朱炳如復議改吉安俱行准鹽民以爲不便至是總督兩廣吳桂芳南嶺巡撫吳百朋皆謂國課頓減無以充餉請各行廣鹽如故尸部覆議從之 庚辰禮部集廷臣議處王府事宜凡六十七條上之詔爲書頒行賜名宗藩條例初御史林潤疏言宗藩積弊請亟議善處之策得旨允行會周府南陵王睦模條陳七事一立宗學以崇德教一設選科以省祿費一嚴保勘以杜冒濫一革冗職以除素餐一戒奔競以息貪婪一准拜掃以廣孝思一立憂制以省祿費禮部請並下其疏于各王府令稟議以上聽部臣會

明通鑑卷六十三

六

官定擬請裁至是議定俱入條例行之 三月戊申吏部尚書嚴訥因考察言非常之士朝廷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司如王興宗請畧仿此意于襍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從之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嚴州通判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其他經歷縣丞之等多不次超擢均由舉貢吏員以治行卓異得之皆特例也 丁巳賜范應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未袁煒以疾篤請致仕令馳驛歸道卒煒以青詞得上眷中外獻

瑞輒極詞頌美以故上急枋用之煒貴倨鮮腆故出徐階門及入閣輒盛氣凌階館閣士出其門下者斥辱尤不堪人咸畏而惡之 辛酉嚴世蕃羅龍文逮至京師伏誅初上命林潤捕械世蕃會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衛聞之亟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既至潤因復上書數嵩及世蕃罪畧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爲爪牙占會城廢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舍又改釐祝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

明通鑑卷六十三

九

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賈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模在朝則爲甯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

伍臆靡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為不足
遵以公議為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干盡送交
嵩高閱其詞而處分之尙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
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上怒詔下法
司訊狀先是潤與郭諫臣發世蕃罪竝及寃殺楊繼盛
沈鍊狀世蕃聞之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
而聚黨竊議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惟聚眾
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為詞則
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
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亦以為然如其言具稿詣徐階議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
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
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
曰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
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
旨上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
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
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
當以原疏為主而闢發聚眾本謀乃出一稿于袖中獨
案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

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樞
陰伺非常多聚亾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呼寫
本吏入扇尸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
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
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縲纆善歸上因此
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
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
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上覽疏命法司
鞠訊具實以聞階因速具疏言事已勘實具有顯證請
亟正典刑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
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
金三百餘萬兩他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嵩及諸孫
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致吳嚴世蕃伏
明史嵩傳三編亦據書之實錄所載則不涉徐階一字
但言獄詞奏上上曰此道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
林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于是刑部黃光昇等
勘實其交通倭奴清謀叛遂請亟正典刑云云此可以
見徐階之作用矣原奏及奉旨本未俱具光昇所撰昭
代典則中增識于後。御史林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
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典換賂金十餘萬兩計
殺倒賊樂工三十餘人及高嶽強盜陰養刺客請不法
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法從公
究問來說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
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參看
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

廷法度自其括賄于九選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游歲
有問候員命之餽皆科剋于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
其利于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或有貪
謝免禍之獻皆誅求于軍民而財由以久竭狼貪而
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賂異志如典模亦
其貨甯豈知情故縱之律亦處而竊弄威福至擅擬某
人選某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某大陞某官禮自三千
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不悛乃
敢與羅龍文因誦成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已肆狂
存以詛毀龍文而益著逆節又朋姦于彭孔忍為外
國富貴之謀復陰通于牛信敢為賣貨交虜之計一則
聚數千于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之誅一
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寇盜之潛結實藏不軌之圖
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萬兩為戶部助邊之用查不得
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並不得
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律逆處斬則其子皆屬逆流
合行吏兵二部通將嚴世蕃諸逆男兒在兩京文武職官
者盡行查革為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為奸嚴嵩
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奏奉聖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便會官
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着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
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
者即便拿問嚴嵩畏于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
武職官的都削籍為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
逆邪盡行逐治毋致遺忠其餘俱依擬行

明史鄒應龍等傳贊曰世宗非庸懦主也嚴嵩相二
十餘年貪惡貫盈言者踵至斥逐罪死甘之如飴而
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謂盧杞奸邪朕殊
不覺各賢其臣若蹈一轍可勝嘆哉世蕃之誅發于
鄒應龍成于林潤二人之忠非過于楊繼盛其言之
切直非過于沈鍊徐學詩等而大愆由之授首蓋惡
積滅身而鄒林之彈擊適會其時歟

是月土默特犯遼東參將線補袞禦却之追至黃土臺
寇大至圍之數重補袞與游擊楊維藩轉戰自辰至申
維藩力屈而死補袞手殺數人面中二矢鏃出腦後猶
突圍還營數日身死事聞補袞維藩俱贈都督僉事賜
蔭立祠祀之 夏四月庚辰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
李春芳竝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袁煒去徐階數請
增閣臣故有是命上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
春芳自學士至入閣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云 壬午
諂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等禦之于沙窩敗之明日
復大至官兵迎戰斬首八十六級 己丑梅嶺降賊吳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平叛平為俞大猷招降使居梅嶺殺賊自効久之平私
造戰船數百聚眾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惠潮遂及福
建詔安漳浦等處福建總兵戚繼光督兵襲之平移其
輜重入舟率眾遁入海保南澳詔督撫等官協力會剿
母再以招安為名養寇貽患 甲午倭犯福甯先是倭
出入浙江溫台等境官軍擊敗之至是復由台山海洋
入閩攻福甯總兵戚繼光督參將李超等合水陸兵擊
之斬首二百餘級乘勝追永甯賊斬賊三百有奇 是
月以吏部侍郎董份為禮部尚書竝起復前吏部尚書
郭朴朴未至仍命嚴訥管部事 五月甲辰寇犯鎮武

堡辛酉復入延綏黃甫川攻堡四日不克而去寇初至以數騎漢服叩關詐稱爲大同鎮奉差至者闕城啟敵騎奄至把總高尙鈞中流矢死及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一入寇于鎮武一入寇于延綏皆與實錄月日合惟實錄載鎮武之役誤入楊維藩而維藩之死乃在三月遠東之役實錄所載原委甚明而誤入之五月以致前後矛盾今據原奏及明史本紀分書之其高尙鈞之死仍據實錄增入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大順故陶仲文徒也以術敗斥去希復進用而田玉亦藍道行之徒往來京師通于內侍趙楹至是以詔求方書大順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使其黨何廷玉齎至京師因田玉介楹以獻言是帙係呂祖以卜投者上問扶卜人何在田玉等遂詐傳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偽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甯及至有發其前事者上以問輔臣徐階階力陳其矯誣狀尋下刑部拷訊皆伏法 六月甲戌有芝生干睿宗原席前殿之東柱上大悅告廟受賀遂建玉芝宮 是月禮部尙書董份罷給事中歐陽一敬劾之也份故黨于嚴氏世蕃下獄有傳其賄份爲之營解至是一敬劾其縱令家僕攬商網利詔黜爲民敬與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見昭代典則實錄不載然份罷爲民則以黨嵩故借助事發之也今掘增踰月以吏部侍郎掌詹事府事高拱爲禮部尙書秋七月癸卯河決沛縣初曹縣新集屢淤新集地接梁靖口歷夏邑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

至蕭縣衙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別開支河以殺水勢而本河漸涸遂決趨東北段家口析而爲六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析而爲五亦由小浮橋會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橋故道二百五十餘里遂淤不可復矣自後河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瀉者數年不至壅潰然分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至是沛縣河決自飛雲橋東注昭陽湖于是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遶豐縣華山東北由三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爲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于徐州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踰月改南京刑部尙書朱衡爲工部尙書兼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八月丁丑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上籍沒嚴世蕃江西家產金銀玉玩田產之數並受寄借貸諸奸黨如原任大理寺卿萬宗副使袁應樞通判張澤經歷熊衮同知趙濂等詔俱行巡按御史追贓究治所籍嵩等家財銀兩詔悉送太倉以一半濟邊餉一半充內庫取用 廣寇吳平等駕船四百餘艘出入南澳浯嶼間謀再犯聞把總朱璣協總王毫引兵擊之海中

賊掩至圍官軍數重璣毫俱戰沒平遁去 壬午諭禮部曰朕所常御褥及案上有藥丸各一蓋天賜也其舉謝典遣告諸神禮官請並告太廟從之是日上親奏謝于太極殿遣官分告壇廟 是月諸達子鴻台吉帥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散掠內地把總姜汝棟以銳卒二百伏暗莊堡猝遇台吉搏之台吉墮馬為所部奪去受傷越日始蘇 九月戊戌寇犯延綏鎮靜堡中路參將魯聰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嵩等禦之俱戰沒寇乃縱騎圍總兵郭江趙苛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參將謝朝恩等率各路兵赴援寇乃解圍去 庚申罷工本

明通鑑卷六十三

美

鹽自工本例開增收鹽課至三十五萬引戶部以國用方絀藉以抵年例不能罷也至是巡鹽御史朱炳如言工本鹽不罷不惟無益邊餉而商竈兩困茲往時正鹽常例一切失之蓋逋欠日多有名無實也下戶部議請自明年為始將工本鹽三十五萬引悉數停罷 冬十月乙丑以瑞鹿奏謝元極寶殿告于太廟廷臣表賀先是交城王表相奏進白鹿言得之平陽府藐姑射山山洞之側竝撰頌以獻詔賜白金百兩大紅金綵袞龍服三襲初交城王卒無子絕封表相以孽宗賄嚴嵩得襲爵至是宗藩條例頒行查革冒襲者表相知不免乃以

是希寵保爵云 丙子免應天高淳等縣被災稅糧 丙戌逮閒住都御史胡宗憲至京師初宗憲既罷上思其功會萬壽節宗憲獻秘術十四上大悅將復用及羅龍文誅御史汪汝正籍其家得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有是逮宗憲至自陳平倭功徒以獻瑞為言官所嫉且許汝正受贓事上終憐之竝下汝正獄宗憲竟瘐死獄中汝正得釋而宗憲通書事亦罷勿勘萬厯初始追復宗憲官謚襄懋 十一月己亥以大理少卿潘季馴為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癸卯大學士嚴訥致仕訥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既入

明通鑑卷六十三

老

閣以起郭朴未至仍掌吏部是時上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視部事暮宿直廬小心謹畏遂成疾久不愈至是乞歸始許之踰年宮車晏駕訥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年卒 乙巳巡按山西御史張檣言往者嚴嵩父子奸惡相濟陛下納言官鄒應龍議悉真之法復顯擢應龍以旌其直而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趙錦張翀王宗茂輩不蒙錄用是曲突者不賞也疏入上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為民應龍益不自安 戊申奉安獻皇帝神主于玉芝宮 癸丑冬至祀天子園 己朱希忠攝行 十二月壬申熒惑逆行入井踰二舍

再旬乃復 丙子以冬旱禱雪于洪應殿 丁丑以火
星逆行下詔修省

四十五年春正月癸亥朔不御殿 福建福興泉三府
同日地震 己亥太白晝見 戊申大風揚塵命謹防
兵火 戊午四川官軍討妖賊蔡伯貫等禽之伯貫大
足縣人以白蓮教誑眾黨日益盛遂為亂偽號大唐旬
月之間連破七州縣然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諸首
惡多被禽倖伯貫懼還大足舊巢官軍破巢禽之降其
眾七百餘人伯貫舉事凡三十六日而滅初妖人李福
達之獄桂萼張璠等反之舉朝不直萼等而以寅福達

明通鑑卷六十三

亥

姓名錯互亦有疑之者至是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于
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為李午之孫大
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眾倡亂與大獄錄姓
名無異同竟伏誅會新君踐阼御史龐尙鵬言據李同
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
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
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
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
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又異此據明史馬錄傳三編本
書之于嘉靖六年目中今據實
錄月 庚申奪惠潮總兵俞大猷職初吳平出入南澳

大猷將水兵戚繼光將陸軍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
饒平鳳皇山繼光留南澳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
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閩廣巡按交章論大
猷乃褫職命繼光以福建總兵兼管惠潮二府討賊事
二月癸亥戶部主事海瑞見上久不視朝專意齋醮
督撫大吏爭上符瑞廷臣表賀無敢言者乃獨上疏論
之畧曰陛下即位初年天資英斷政令一新天下欣然
望治乃未久而妄念牽之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
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
捐納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

明通鑑卷六十三

亥

猜嫌誹謗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
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
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
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
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
言者諛之甚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于齋醮齋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
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受術于陶仲文以師
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于

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為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臣甯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神以求之于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無成也上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適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

遁也上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曾上有疾煩懣不樂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庚午應天巡撫周如斗言徽州府歙休婺三縣與浙之淳安開化遂安江西之德興樂平萬年接壤羣盜出沒不便逐捕請于三縣適中之地創建城堡以本府巡捕同知專駐其地並將徽州一府改隸浙江金衢分巡道仍聽節制于應天撫按官詔部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議行之 甲戌史館諸臣纂修承天大志成上之辛巳上諭輔臣徐階曰朕病久未復茲就大志成一南視承天拜皇考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途用卧輦至秋還京階力諫乃止 甲申遣工科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道初上命朱衡總理河漕衡馳詣決口舊河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事見嘉靖七年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御史潘季馴獨以為新河土淺泉涌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議與衡不合而衡持

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過飛雲橋
決口身自督工効罷曹漢副使柴涑重繩吏卒不用命
者浮議遂起至是給事中鄭欽効衡虐民倖功遂命起
鳴勘實以聞 是月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賊作亂流
劫徽甯等處遂入婺源縣焚燒縣治大掠而去給事中
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繼總督浙直軍務部議暫設
總督節制三省俟事平罷之乃命畿仍以浙江巡撫總
督浙直江西三省軍務 廣東山賊李亞元等聚眾劫
掠河源和平等縣勢甚猖獗總督吳桂芳南贛巡撫吳
百朋調集官兵十萬分爲五哨時俞大猷方奪職閒住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桂芳請留勦粵賊令統五哨兵分道進大猷先以計搗
賊黨散脅從者而親督兵搗賊巢生擒亞元俘斬一萬
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捷聞復大猷職及異明史本
紀是月俞大猷討廣東山賊大破之證之大猷本傳即李亞元等也
實錄系之八月蓋兵部論功月日也原奏亦稱二月平
李亞元等與明三月癸巳諳達突以千餘騎犯宣府
龍門等處總兵官馬芳等擊却之 己未以吏部尙書
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尙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
士竝入閣預機務朴拱皆由徐階薦而朴以供奉青詞
與袁煒嚴訥李春芳入直西苑時稱青詞宰相云 是
月給事中何起鳴勘河工自沛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

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皆上流也
以不貨之財投于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
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里襄裳
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渟陷築岸則無
土且南壅則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難保不淤五也新河
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衡言開新河而
兼採季馴言不全棄舊河疏入部議從之而潘季馴持
復故道之議廷臣亦多以爲然由是朱衡與季馴有郤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閩廣官兵追擊海寇吳
平大敗之初平出海爲官軍所敗將奔安南巡撫吳桂
芳檄安南萬甯宣撫司發兵會勦遣參將湯克寬都司
傅應嘉等以舟師夾擊賊于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
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大潰赴水死者無算聞廣奏
報或稱平已遠遁或稱平已溺水死然自是不復犯閩
廣矣 丙戌諳達犯遼東由西興西平二堡入寇備禦
指揮苟麒把總張祿禦之至高橋中伏死及異明史本
紀是月俞大猷討廣東山賊大破之證之大猷本傳即李亞元等也
實錄系之八月蓋兵部論功月日也原奏亦稱二月平
李亞元等與明今據實錄增 是月以吏部侍郎高儀爲禮部尙書以
高拱入閣代之也南京兵部尙書胡松爲吏部尙書代
郭朴也 五月壬辰寇復自遼東西平出邊轉掠河東
鹽場清河守備郎得功扼之張能峪口擊却之 六月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皆上流也
以不貨之財投于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
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里襄裳
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渟陷築岸則無
土且南壅則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難保不淤五也新河
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宜用衡言開新河而
兼採季馴言不全棄舊河疏入部議從之而潘季馴持
復故道之議廷臣亦多以爲然由是朱衡與季馴有郤
夏四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閩廣官兵追擊海寇吳
平大敗之初平出海爲官軍所敗將奔安南巡撫吳桂
芳檄安南萬甯宣撫司發兵會勦遣參將湯克寬都司
傅應嘉等以舟師夾擊賊于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
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大潰赴水死者無算聞廣奏
報或稱平已遠遁或稱平已溺水死然自是不復犯閩
廣矣 丙戌諳達犯遼東由西興西平二堡入寇備禦
指揮苟麒把總張祿禦之至高橋中伏死及異明史本
紀是月俞大猷討廣東山賊大破之證之大猷本傳即李亞元等也
實錄系之八月蓋兵部論功月日也原奏亦稱二月平
李亞元等與明今據實錄增 是月以吏部侍郎高儀爲禮部尙書以
高拱入閣代之也南京兵部尙書胡松爲吏部尙書代
郭朴也 五月壬辰寇復自遼東西平出邊轉掠河東
鹽場清河守備郎得功扼之張能峪口擊却之 六月

癸酉河決沛縣壞馬家橋新築東西二堤初朱衡決計開新河時廷臣以潘季馴言請勘新集郭貫樓諸上源地衡極言故道必不可復惟當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岸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詔便宜行之衡乃開魚臺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濟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由此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東西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過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至是工未成而河復決敗馬家橋隄言者文章論衡詔衡及季馴再勘及此水盛之時循視上流務圖上策以拯災黎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丙子以久旱親禱雨于凝道雷軒越三日戊寅雨廷臣上表稱賀 秋七月乙未錫林阿犯萬全右衛報至上命亟檄宣大薊遼各鎮調兵應援並令大同伏兵于天城陽和間伺至擊之諭輔臣曰盛夏炎暑非時入犯必難得志但秋深當慎防耳已而總督趙炳然果以捷聞是役也總兵官馬芳赴援西路遇寇于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雷呼達旦芳高卧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攷明史本紀書諸達馬芳傳書辛愛蓋辛

即諸達子也錫林 丙辰錫林阿復由延綏平山墩入寇直抵延安關外固原總兵郭江等禦之堅壁不戰陝西巡撫陳其學度寇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出邊搗其巢皆陷沒寇駐內地大掠數日而去 八月己卯南贛巡撫吳百朋請大舉勦江廣二省之賊畧言廣東自河平縣岑岡賊首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賊首謝允樟下應賊首賴清規自三十五六年間結黨構亂號爲三巢流劫郡邑彼時以倭患方棘閩廣多故不暇及也今文彪已死其子珍與謝賴二賊聲勢相倚衆且數萬迥非張璉林朝曦輩崛起之新賊可比見今廣東之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和平龍川興甯江西之龍南信豐安遠業已蠶食過半一應錢糧詞訟有司不敢詰問者積有年所矣及今不亟行驅除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但今四省之師夾攻勦兵非三十萬銀非百萬兩不可查三巢之中如高沙謝允樟等則已質其妻子岑岡李珍江月照等勢亦較弱惟下應賊首賴清規糾六縣之賊黨負嶠逆命僭號稱王四方羣盜悉倚以爲藪今議用兵必先自下應始乞陛下專付臣以討賊之任所有南贛府縣庫銀兩容臣便宜貸用或令江西布政司源源協濟以充軍賞之需臣當移駐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

李佑同知李多祚等監督刻期分道直搗其巢強寇既舉則弱者自服岑岡高沙以次可平矣疏入下兵部議百册志在討賊不煩調兵方畧已定本部難于遙制卽令督蔡文李佑等相機圖之所需軍餉仍行江西撫按從宜區處 九月庚戌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奏朱衡倖功欲速宜賜罷黜先是衡開新河凡上下一百九十餘里工垂成未通者僅十餘里會黃河暴漲堤岸有衝決者于是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而前奉勘之給事中何起鳴初主新河議者至是亦自變其說方下部覆而衡已竣工

明通鑑卷六十三

美

河道御史潘季馴亦入告自是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因令衡視事如故故道明史兩是之蓋新河之利在目前故道之利在永久也若是時開新河者衡主其事季馴不得不列衡具奏而季馴尋以憂去若實錄所載謂季馴亦已中變其說似非也今第參明史河渠志及列傳中語節書之是月以俞大猷爲廣西總兵官時給事中歐陽一敬言兩廣舊各巡撫一員後因提督開府蒼梧而巡撫遂罷今地方多事請復設巡撫于廣東其廣西總兵官原以流官都督爲之後改用勲臣與提督同駐梧州重爲地方繁擾今宜召恭順侯吳繼爵還京仍選用流官移填廣西會城部議請暫設廣東巡撫而以大猷填廣西代繼爵從之尋

給大猷平蠻將軍印 冬十月辛酉謫萬榮袁應樞成邊下鄆懋卿于巡按御史逮問時籍沒嚴嵩家產不及二百萬詔旨嚴急官司乃指宋等奇頓侵匿遂皆得罪 乙丑復設填守廣東總兵官以原任惠潮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湯克寬爲之時歐陽一敬請兩廣各置填守大帥乃茲設總兵官而罷勲臣致異據明史俞大猷傳言命大猷充廣西總兵官而以劉顯填廣東兩廣並置帥自大猷及顯始也按顯是時自狼山移填鎮江被劾革任候勘以巡撫劉幾薦命充爲事官填守如故又證之顯傳顯以四十二年填廣東未赴且被時亦非顯設據實錄是年十月復設廣東填守總兵官以湯克寬爲之然則兩廣並置帥實始于大猷克寬明史蓋誤以顯前事當之今據實錄更正 丁卯請達犯固原總兵官郭江帥千總李大木等

明通鑑卷六十三

毫

禦之遇寇于暗門兵敗俱死焉致異郭江死事見明史本紀李大木據實錄增 癸酉復犯偏頭關殺守備左保官軍死者甚眾致異頭關亦見本紀左保死事據實錄書之 丙子淮徐饑詔巡鹽御史以修河銀一萬二千兩振之 辛巳釋前給事中沈東于獄東長繫在獄上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東謾曰豈有喜及罪人邪卒以奏上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上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東發爲民東還家父已前卒東枕凶飲水伴狂自廢甫兩月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引

疾辭布衣蔬食終老于家東繫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
 處子也潘氏事見四十年然束竟無子致其事見明史沈東本
 杖何以尚同系于是月辛巳故列傳牽連記之以尚得
 罪据實錄言其疏謬悠疎無可採者又自叙奉命購
 買龍涎香以供上用今已得四十兩云云是又欲記道
 市合為求荷計上詞燭其奸故重譴之如此此殆非仇
 口語今壬午浙江道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
 昇言內官李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
 人王相私陶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若非聖明
 獨斷則永為含冤之鬼而相為出柙之虎矣直敕致仕
 以為法司故出入人罪者戒疏入上以其輕出大言詔
 編氓口外光昇實不問 是月吏部尚書胡松卒改兵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部尚書楊博代之命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趙炳然回部
 管事左都御史張永明以疾乞休改南京禮部尚書王
 廷代之武定之獄事見四十二年雲南撫按官請討繼祖繼祖
即冒入鳳氏宗作不克尋築武定新城至是成巡撫呂
亂者事亦見前光洵釋鄭玆回府復業玆下獄亦見四十二年玆即前為索林謀
 殺繼祖者也繼祖偵其回府執而殺之糾眾攻新城臨
 安通判胡文顯督百戶李鰲土舍王德隆往援至雞溪
 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命事張澤督尋甸兵二千餘
 馳救亦敗澤及千戶劉裕被執鎮巡官促諸道兵並進
 逼繼祖東山寨圍之繼祖懼攜澤及索林走照始已復

殺澤官軍追之急由直勒渡過江趨四川依東川婦家
 阿科等巡按劉思問以狀聞救雲南四川會兵討賊
 閏月己丑巡按陝西御史方新上疏畧曰黃河與北狄
 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為渠而與都有陵寢
 之憂鳳陽有永苞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澤水不
 烈于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異懷觀望而甯武有
 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
 虞舜之三苗不棘于此矣夫澤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
 堯舜兢業于上而禹臯諸臣分憂于下也今司論納者
 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昌首功隱喪敗為國分憂者

明通鑑卷六十三

三

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
 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上怒其狂
 瀆斥為民新青陽人 庚子詔廣東新設巡撫駐惠州
 府城有警移駐長樂縣調度惠潮二府兵食先是上用
 歐陽一敬言設廣東巡撫以江西布政司參政李佑為
 之復有是命又以四川巡撫譚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
 撫廣西 甲辰詣達復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遇寇
 于樊皮嶺眾寡不敵世榮及其子大朝大賓俱死之
 初浙江礦賊既破婺源流劫江西玉山縣還掠遂安與
 西安新城東西相應勢張甚總督劉畿移駐衢州遣都

指揮陳大成大器等分道追勦復檄守備盧相爲援于是相大器破西安賊于柴家村大成敗遂安賊于章村餘黨奔遁我兵乘勝追擊殲之至是捷聞蔭畿一子賜銀幣大成等各陞一級十一月戊午冬至祀天子園丘未希忠攝行已未上不豫初上遣御史王大任等求方書方士大任遂于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王金等自稱能合丹藥上方修元西苑謂長生可得不死之藥可致也金獻所合丹上服之輒病躁時方士至者日衆上知其妄無殊錫金等乃思所以動上者復偽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烈

明通鑑卷六十三

甲

上御之火稍稍作以是病久不愈乙亥吏科給事中胡應嘉論劾大學士高拱時上在西苑閣臣直廬皆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上不豫誤傳非常拱遠移具出拱初侍裕王邸徐階引之輔政然階獨柄國拱心不平頗負氣忤之應嘉階鄉人也以曾劾拱姻親自危且閹階方與拱卻遂以拱不守直廬驟移器具二者爲不忠上時方病弗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是月河道御史潘季馴以憂去吏部以朱衡開新河有成效請卽以河道事令衡兼之待其遷轉之日仍復設河道都御史報可十二月庚子上大漸自

西苑還乾清宮是日帝崩遺詔言奉宗曆四十五年享國最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補過無由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使者悉罷之皆大學士徐階草也

明史贊曰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與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

明通鑑卷六十三

甲

疲于邊賊訐于內而崇尙道教享祠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壬子裕王卽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大赦天下免明年天下田租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通賦其他悉奉遺詔行之癸丑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先是瑞在獄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欸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官車晏駕先生行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量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旣釋復故官尋遷

大理寺丞 逃方士王金等詔遵遺詔勘擬情罪所有
妄進藥物致損聖躬之王金陶倣中世文劉文彬高守
中陶世恩等皆著錦衣衛械送法司從重究問世恩卽
仲文子也時承行郎中問擬金等照庸醫故用藥殺人
罪斬尙書黃光昇謂春秋許止不嘗藥猶書弑君況此
等方士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若但坐以尋常斬罪何以
上慰皇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讐之憤哉
弑君無律殺父有條宜比子弑父律坐以極刑奏上奉
旨監候處決 吏部查奏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如樊深
印樞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川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

明通鑑卷六十三 聖

束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登高黃正
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
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周希旦等凡三十二人宜
遵遺詔錄用報可攷異刑部定諸方士罪及吏部請召
惟原奏書三十三人其姓名則三十二人而據從信錄
通紀諸書又脫去周希旦一人今據典則者以黃光昇
時在部中爲 大學士徐階之草遺詔也一時朝野聞
之皆號痛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爲先帝始
終盛事而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悅朴曰徐
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郤攷異事見明史徐
階傳爲明年拱等

修郤
張本

三編發明曰大臣秉與國事當虛已和衷惟求其是
所謂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乃爲得之此猶
言其無事時也若當草寫遺詔于哀痛呼捨之餘商
家國根本之務此何時也而可以嫌疑生分別者耶
觀徐階所草詔猶能切中當時弊政爲高拱郭朴者
自當贊助其成何至以己未與之故而遂生忌嫉造
謗媒孽竟欲各分門戶甚至數年後拱專國政一切
盡反階之所爲而啟其釁者實惟郭朴一言朴安得
無罪哉

明通鑑卷六十三 聖

明通鑑卷六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四 起疆圉單闕盡屠維大荒落凡三年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宏孝莊

皇帝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以未喪罷正旦朝賀 丙寅

罷睿宗明堂配享時禮部奉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附

葬附享諸制尚書高儀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原

以昭嚴父配天之孝今陛下踐阼則睿宗已為皇祖若

仍配享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詔從其請

明通鑑卷六十四

尋改元極寶殿仍舊名曰欽安殿 厥興罷大享明史本紀系之丙寅史稿系

之癸亥一據議上之日一據詔下之日也三編所書蓋參明史禮志及高儀傳今從之 是時儀在

禮部多所更定謂天地分祀不必改惟既祭先農不當

復祈穀西苑睿宗既附廟則明堂及玉芝宮之專祀宜

廢準以一帝一后之制當以孝潔皇后附而別祀孝烈

于他所疏入皆報可 戊辰復鄭王厚烷爵初王以上

四箴連珠忤先帝旨遂為孟津王見恣子祐檣所搆廢

為庶人錮之高墻 事見嘉靖二十九年 時皆寬之至是上念王無

罪始令復爵之藩王自少至老布衣蔬食世子載墳篤

學有至性痛父非罪繫築土舍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

九年洎王還邸始入宮 乙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肅

皇帝庶號世宗 丁丑追贈母康妃為孝恪皇太后 明史本紀是年正月尊謚庶號無日惟追贈母康妃

杜氏系之丁丑按明書繪渙志以正月十九日上大行

皇帝謚號二十一日追贈康妃 是月詔贈卹建言已故

諸臣吏部請分為三等僇死者應復職贈蔭論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

若楊最王思薛宇鎧何光裕裴紹宗張原浦鉉曾翀葉

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敘十三人繫獄戍邊及斥

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揚名王

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充

明通鑑卷六十四

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

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章鑰凡二十八人至尚書熊

浹諫止叶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

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詔悉從之 致異贈卹分

十三人二十八人皆見諸書惟明書但記某人等而昭

代典則及從信錄悉書其姓名從信錄于十三人中漏

去殷承敘今據典則補又典則所載二十八人僅記唐

傳以下九人而止從信錄則二十八人姓名悉具焉又

補入熊浹楊爵二人今據增 論曰自來新君踐阼一切更新之政及起用先朝建

言得罪諸臣以逮死者追卹之典皆于登極詔中行

之當武宗大漸謂前事皆由朕誤第出自中涓之口

本非實錄而其時新君在藩太后當國楊文忠請罷
威武團營革京城內外皇店放遣豹房番僧教坊司
樂人及釋諸司繫囚還四方所獻婦停不急工役之
等皆奉遺詔及太后懿旨行之然未嘗明見之遺詔
中也徐文貞草世宗遺詔始創為此格自蠲田租逋
賦常例外餘皆悉入遺詔以先帝馮几之末命命之
如此則足以彰世宗悔過之誠而免穆宗改父之議
朝野之號慟感激有以也而郭朴乃指以為謗先帝
之罪人于是新鄭當國請報罷錄用贈卹諸臣而末
減方士王金等之罪豈非修邇而故為浮言之動以

明通鑑卷六十四

三

搖國是哉則謂高拱郭朴為先帝新主兩世之罪人
可也

上改元之初以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給事中
魏時亮言陛下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
以先帝為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
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
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
疏入留中、增設江浙巡漕御史從戶科給事中何起
鳴議也是時漕運失期舊制江北糧米當十二月以內
過淮遠者不過次年之三月時有遲至次年六七月者

山東糧米當四月運完遠者不過七月時有遲至十一
月者至是起鳴請于南直隸浙江杭嘉湖增設御史一
員令專理漕運其濟甯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
帶管者亦竝委之監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
巡歷徐州以北庶河道漕運可兼攝而竝舉從之攷異
紀傳不載三編據 戶部尚書高燿被劾罷起致仕南
京尚書葛守禮代之守禮自吏部侍郎改南尚書會閣
臣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
致仕世宗素知守禮賢一日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
病對帝為嘆息久之至是始起用 二月戊子祭大社

明通鑑卷六十四

四

大稷 乙未冊妃陳氏為皇后后通州人初上在裕邸
納元妃李氏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薨其年九月后預選
入為繼妃至是冊立之竝追謚李妃曰孝懿皇后 以
吏部侍郎陳以勤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
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以
勤居正皆裕邸舊臣上踐阼以勤條上謹始十事曰定
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
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至是與居正竝參大政時
徐階居首輔而高拱郭朴以草遺詔不預有卻又見階
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然拱與居正故相善也閣臣

自階及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延納問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于他相 乙巳罷睿宗王芝宮專享 是月北寇犯廣甯總兵官王治道擊却之 三月壬申葬肅皇帝于永陵孝潔孝恪兩皇后並耐焉 壬午冊妃李氏為貴妃致異李氏即神宗之母明史后妃傳三月封明書系之是月壬午蓋據實錄也今從之穆宗在藩邸先生二子皆殤神宗為李妃所出書 乙酉土默特寇遼東指揮王承德戰沒 是月吏科給事中王治上疏陳四事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為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為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設位于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耐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傲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藉藉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為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致異通紀系之三月從信錄系之四月證之明史本傳在是年三編實錄于嘉靖十七年睿宗廟廟目中 今年月並 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廟時以大行几筵未撤禮部議遵正德元年例先一日上常服祭告几筵祇

明通鑑卷六十四 五

請諸廟享祀自是時享祫祭在大祥內者皆如之著為定制致異明史本紀之例改元初享太廟則書其有二月十四日册孟春時享在二十七日之內故遺官攝之明史及禮志皆書時享親行始于四月今從之 丙午禁四方毋得獻珍禽奇獸 丁未御經筵時內閣徐階等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講學為首務茲山陵事畢致異禮成經筵日講正惟其時請特舉行從之 丙午成朔丁未乃是月二十二日蓋御經筵每旬用二日舊制也徐階所請三編實錄增今從之 是月兵部尚書趙炳然以疾乞休以南兵部尚書郭乾代之刑部尚書黃光昇致仕以南吏部尚書毛愷代之 重錄永樂大典書成晉高拱張居正等官 五月己未黃河決口工成初朱衡開新河有成效世宗命兼理河道終其事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論功加衡太子少保 辛酉夏至祀地于北郊 甲子諸達犯大同自邱富之死趙全在敵中益用事尊諸達為帝治官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墜傷數人諸達懼不敢復居會兵部侍郎譚綸填勦遼善治兵全乃說諸達無輕犯勦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逞自此山西數被寇矣 丙寅上幸舊邸即日還宮 丁丑高拱罷先是正月考察吏部尚書楊博主之

明通鑑卷六十四 六

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
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且論救欽等拱因
修舊卻謂應嘉實佐察自相抵牾將重罪之方下閣臣
議郭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徐階從旁睨拱
方盛怒重違其意遂擬旨斥為民于是言路謂拱以私
怨逐應嘉相與大譁而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詆拱奸
險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實預聞黜應嘉不若黜
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
甯推官拱益不平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言官以康受拱
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然康

明通鑑卷六十四

七

竟坐黜于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至是拱不自安乞罷
歸拱之奏辯也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以是二人
嫌益深 六月甲申詔修世宗實錄以內閣徐階等五
人為總裁官禮部尚書高儀副之於三月從信錄系之
四月典彙系之五月按是時總裁閣臣五人係徐階李
春芳郭朴陳以勤張居正無高拱名是在拱罷後命也
又按六年張居正請修兩朝實錄奏稱穆宗實錄以隆
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修至今未成云云是修世
宗實錄在六月 諸達犯湖州參將麻錦禦却之 戊
戌京師雷雨傷稼兵部郎中鄧洪震言入夏以來淫雨
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
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

見傳聞後宮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
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
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以待之上納其言詔素服修
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是月新河復決時山東河南
皆大水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
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
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于是朱衡請開支河四洩其
水入赤山湖從之 戶部尚書葛守禮乞養母歸時內
閣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皆右階而攻拱守禮不可
遂求罷守禮在戶部值畿輔山東流移日眾守禮言有

明通鑑卷六十四

八

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
地磽确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
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
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
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
然可稽近乃定為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
石數吏書黃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于收斛乃
又變為一串鈴法一條鞭一串鈴謂之夥收分解于是
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
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

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舊規詔從之而不能革守禮
 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
 縮調劑請遣御史分行天下稽覈文冊並承敕以行詔
 如其議遣御史譚啟馬明謨張問明等以往尋授南京
 戶部尚書馬森代守禮為戶部尚書 秋七月丙辰免
 應天加徵織造銀 辛巳遣使招撫山東河南被災流
 民給復五年其糧長稱收火耗夫馬折乾廩給扣送諸
 弊一切釐革從刑科給事中王之垣請也 政異之垣所
 錄增今 請三編據實
 八月癸未朔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禮
 畢御彝倫堂宣諭祭酒司業及諸生等仍賜衍聖公孔
 尚賢及三氏子孫並祭酒司業等宴于禮部是時朝鮮
 貢使乞留京師觀禮許之 是月刑部郎中王世貞與
 弟世懋伏闕為父忤訟寃言為嚴嵩父子所害大學士
 徐階左右之詔復忤官 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
 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
 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
 召綸繼光至京師 給事中周怡起故官未至擢太常
 少卿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貴時近侍方導上宴遊由
 是忤旨出為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為怡訟不
 納 九月乙卯詣達寇大同癸亥復率眾數萬分三道

明通鑑卷六十四 九

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長驅入山西邊將不能禦遂
 攻岢嵐及汾州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復大掠
 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婦死者數萬
 壬申三衛復勾土默特同時入寇薊鎮殺參將吳昂
 昌黎撫甯樂亭盧龍皆被蹂躪游騎至于灤河而宣府
 亦報鴻台吉擁兵窺陵後南山詔總兵官李世忠東禦
 土默特劉漢西防鴻台吉而令總督侍郎王之誥還駐
 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亨駐兵通州參將陳良佐護昌平
 陵寢 甲戌郭朴罷時高拱既去言路劾拱者並及朴
 于是朴不自安亦求去上固留之而御史龐尙鵬凌儒
 等攻不止朴三疏乞歸始許之家居二十餘年卒 免
 襄陽鄖陽被災秋糧 乙亥李世忠東援永平與敵遇
 于撫甯縣南斬首五十級京師戒嚴詔五城御史詰察
 非常漕糧集河下者令巡倉御史督護入城敕羣臣條
 議京城防守事宜時諳達尙在山西而土默特之寇薊
 鎮者三日始引去出義院口會大霧迷失道墮崖中人
 馬枕藉死者甚眾諸將乃趨割其首而還 冬十月丙
 戌寇退京師解嚴 丙申逮山西巡撫王維洛總兵官
 申維岳薊鎮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等下獄石州
 之役維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亦畏不敢前隨卿以殺平

明通鑑卷六十四 十

民充首功世忠坐援永平不力尋論死謫戍有差 甲辰甯夏總兵官雷龍靈州參將何其昌出塞擊河套寇敗之初濟農子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併圖舊作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至是龍等掩其不意而襲之是時上方進甯夏巡撫王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甯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故龍等數有功命王崇古總督三邊于十月而是時崇古巡撫甯夏數出兵是月兵部尚書郭乾以寇故為給事中王治歐陽一敬等所劾遂坐罷召總督三邊右都御史霍冀代之 上命廷

明通鑑卷六十四

十一

臣議邊防吏部尚書楊博陳薊昌宣大戰守方畧言今日狂寇分道馮陵東窺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彼無所獲即為中策至薊昌宜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甯武偏頭均山西之門戶甯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邊長八百餘里獨當寇衝宜令居中相機戰守疏入上悉從之 詔停日講給事中魏時亮言天未

沍寒不宜遠輟時亮又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孔廟章下所司 十一月癸亥冬至祀天于南郊 是月吏部請再卹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員外郎申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鈇上初不許言官王治龐尙鵬力爭乃詔贈卹如例惟光祿少卿馬從謙以中官所撓竟不行從謙不于卹典事 十二月詔廷臣博訪邊才 是冬無雪 是歲廣東海賊曾一本等作亂 二年春正月辛亥朔是日元旦大風揚沙走石白晝晦冥自畿輔抵江浙皆如之 癸丑寇犯靖虜城 甲寅太白晝見 壬戌革正一真人封號以張國祥為上清

明通鑑卷六十四

十二

觀提點 己卯吏科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因條上六事曰養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諂疏入上怒以為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黜為民時中官滕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絕復甦其妻鄭誤聞星斃杖下遽觸柱死聞者哀之遇星受杖事據三編而從信錄二申錄所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星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

以出得不死按野史 二月庚寅戶部尚書馬森等給

所記異詞附識于此 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各奏薦邊才見任大理寺卿

鄒應龍等四十五人聽用僉都御史王輪等十八人凡

六十三人吏部上其議因言五方之氣雖篤于因材百

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

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

北資格斟酌推用務俾各當其才上然其言 丁酉寇

犯柴溝堡新莊守備韓尙忠戰死 己亥耕藉田以禮

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後如宏治

中例 丁未車駕詣天壽山謁陵庚戌祭長陵永陵卽

明通鑑卷六十四 三

日還京師免所過稅糧十之三 三月甲寅陝西慶陽

西安漢中甯夏山西蒲州安邑湖廣鄖陽及河南十五

州縣同日地震 丁巳總兵官孫吳等出塞襲寇破之

時王崇古填西邊總兵李成梁守遼東數以兵邀擊于

塞外敵知有備入寇稍稀 辛酉立子翊鈞爲皇太子

李貴妃出也時方六歲詔赦天下 乙丑詔廣西總兵

官俞大猷討廣東賊初曾一本者吳平之黨降而復叛

執澄海知縣官兵擊之不利守備李茂才中礮死事聞

乃命大猷兼督廣東兵協討 戊辰賜羅萬化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丙子幸南海子先是左右有言南海

子之勝者上將往幸都給事中王治率同官諫內閣徐

階尚書楊博等竝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濕上甚悔

之 戊寅京師地震是日永平府樂亭縣遼東甯遠衛

遵化順義等縣及山東登州府同日地震甯遠城崩禮

部尚書高儀等請詔百官修省從之 夏四月癸未河

南懷慶南陽汝甯及陝西甯夏同日地震乙酉陝西鳳

翔平涼西安慶陽地震壞城傷人時屯田御史周宏祖

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旂杆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

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

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廷輒見

明通鑑卷六十四 西

撓阻皇莊則親取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

遣糾劾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詞溫旨遠出六卿之上

尤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國事見明史本傳書

五月按明史五行志天雨黑豆在四月而各處地震奏

報皆在三四月間宏祖上書當在是年之夏今類書

于地震 五月庚戌永甯州山崩 是月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譚綸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

萬分爲三營令總兵蔡遊分將之而授戚繼光以總理

練兵之職又言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

浙兵三千以濟緩急部議從之乃詔繼光以都督同知

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自總兵以下悉聽節

制 傳特書于是年之五月今從之 六月庚辰遣使

錄囚于兩畿 己丑廣東賊曾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

師顏明史本紀三月乙丑命俞大猷討廣東賊六月己丑始書一本寇廣州與葉寇廣州在六月十一日是月己卯朔己丑正十一日也明史所記多據實錄今從之

是月兵材給事中魏時亮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

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

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

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為定制

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

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

明通鑑卷六十四 五

邊餉莫要于屯鹽近邊大臣龐尙鵬鄒應龍凌儒經理

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

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

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

令尙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

次則利興而邊備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

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

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為職要在勸農桑清徭

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

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為民紓憂者

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

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

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為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

部議卒不行 秋七月己酉廣東賊攻廣州不克遂犯

廉州 丙寅大學士徐階致仕上自即位以來階所持

諍多官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側目會階以諫上幸南

海子不聽遂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固請

歸上意亦漸移許之賜敕馳驛陞辭賜白金鈔幣舉朝

皆疏留報聞而已初張齊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

疏請郵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階被劾上猶溫旨

明通鑑卷六十四 六

留階而切責齊調外任已而尙書楊博等疏劾齊勒致

仕其後王廷毛愷等竟發齊受邊商銀劾成之邊時以

為朋黨修郊之漸云國事見明史徐階本傳三編亦

信錄謂因論宰相之罪而坐以無據 八月內閣張居

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

五固邦本六飭武備上嘉其忠懇下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甲寅命副都御史龐尙鵬總理九邊屯鹽初朝議

興九邊屯鹽命尙鵬與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尙鵬轄兩

淮長蘆山東三邊已召應龍等還命尙鵬兼督之自嘉

靖八年稍復開中例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

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于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
管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困在河徑自超掣易支
而獲利提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
價彌賤于是奸人專以收買邊引爲事名曰囤戶告掣
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于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
之數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
矣至是尙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
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
然河鹽旣行淮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
售今宜停掣河鹽酌定邊商引價邊商倉鈔已到內商

明通鑑卷六十四

七

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淮鹽暢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
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詔從之 是月工部尙書雷禮
罷時太監滕祥得上寵傳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
器糜費巨萬工廠存留大木任意斬截禮自以力不能
爭乞早賜罷上不罪祥而聽禮致仕召總理河漕都御
史朱衡代之 冬十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時江南
北皆亢旱淮徐間洪水泛溢都御史龐尙鵬請煮粥以
食饑民又留起解銀及商稅振之 己亥廢遼王憲燦
爲庶人遼簡王植自永樂中改封荊州七傳至憲燦莊
王致格于也憲燦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上

改元御史陳省劾其不法事詔奪真人號及印未幾巡
按御史部光先復劾其大罪十三上命刑部侍郎洪朝
選往勘初副使施篤臣憾憲燦甚朝選至湖廣篤臣詐
爲憲燦書餽朝選因劫持之憲燦建白肅曰訟寃之肅
篤臣驚曰王反矣使卒五百圍王官朝選還但實其淫
虐僭擬諸罪狀不言王反大學士張居正家荊州故與
憲燦有隙以朝選不坐憲燦反銜之後卒屬巡撫勞堪
羅織朝選死獄中 甲辰免畿內河南被災秋糧 十
一月壬子宣府總兵官馬芳襲諸達于塞外再敗之先
是有爲諸達子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

明通鑑卷六十四

六

以五萬騎襲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瑯城寇至不可
上遂解去至是芳率叅將劉譚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
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逆戰又
大敗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
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
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敵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
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辛酉免江西被災
稅糧 戊辰冬至祀天于南郊 己巳廣東賊曾一本
以海艘橫行閩粵間遂犯福建時俞大猷解廣州之圍
將赴廣西總督劉燾奏請留會閩師夾擊詔合廣東總

兵官郭成福建總兵官李錫討之 是月杖內官監李芳芳以持正侍上于藩邸即位信任之已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為同類所嫉而是時中官滕祥等方爭飾奇技淫巧以悅上意又導上為長夜飲芳切諫上不悅祥等因媒孽之上大怒勒令閒住至是復令杖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尚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上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自是祥等益橫而芳坐是繫獄三年始得釋仍罰充南京淨軍 十二月庚寅奉世宗神主祔太廟 丁酉限勲戚莊田從戶部議也部臣言勲戚莊

明通鑑卷六十四 九

田多冒濫者宜裁革其勲臣傳至五世者宜限以額自田百頃至七十頃宗支已絕及失爵者奪之奸民影射者徵其租入官時巡按直隸御史劉世曾查奏田頃數目復下部會同屯田御史議定應減應留規則以聞詔如所擬行之 是月山西靜樂有男子李良雨化為婦人巡按御史宋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上嘉納之 是冬江西巡撫劉光濟請行一條鞭法初嘉靖中葉邊供費繁帑藏匱竭乃有提編加派名目而逋欠愈多規避亦益巧一時有司乃併為一條行之其法總括一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

及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增之額通十歲為一條總征而均支之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一切計畝徵銀折辦于官均其輕重通其苦樂立法較為簡易至是江西始請行之仍下部詳議以聞一一條鞭法據元年萬守禮奏中已及之明史食貨志言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是其法久而後定也江西請行諸書皆系于是年 詔購寶珠戶部尚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周宏祖賀一桂等相繼力爭皆不聽御史詹仰庇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

明通鑑卷六十四 十

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過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啟殫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况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不報 三年春正月壬子諂達犯宏賜堡大同總兵官趙尙擊却之 是月改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為總兵官先是繼光至鎮疏言薊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言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益以西北馬步軍專聽臣訓練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贅疣安能展布下兵部議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從之乃命繼光以總兵官填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而浙兵止弗調

明通鑑卷六十四

當在夏秋間從信錄記援繼光總兵于是年之正月者近之惟請調浙兵至此尙未行今分書之

二 月庚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戊子罷中官閱視京營故事京營兵每三年遣司禮太監一人閱視至是及期兵部以請上曰今年朕將大閱其罷遣且著爲令 庚子祭朝日壇 是月戶部尙書馬森罷森初蒞部會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之半太倉歲入不支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乃條上錢穀出入之數勸上節儉上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

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土馬不多于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于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行目前急而于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及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疏入報聞而已已上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既又以購寶珠力爭不聽至是以母老乞終養許之賜馳驛歸歸後遂屢薦不起森既去改南京戶部尙書

明通鑑卷六十四

劉體乾于北部代之乾本傳森任戶部在元年六月罷在三年二月體乾代之體乾之罷在四年七月而諸書所記脫去馬森且誤記體乾之罷于二年蓋二人以取銀購珠寶得罪大畧相同遂因之誤誤明史年表具

有月日而傳中前後代罷分明今悉據正史書之

三月甲子太白晝見凡二十二日 戊辰廣賊會一本陷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參將耿宗先遂入賊中詔廣東總兵官郭成等渡海擊之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郭成討傳同三編云神將周雲翔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蓋雲翔下脫殺字也今據明史先傳

元 是月上免喪臨朝未嘗發言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致戒懼二端遊幸三戒嗜好四發綸音五習奏事六嚴票旨七慎傳奉八宏虛受九禁誣指其言戒

嗜好謂聲色玩好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之
喪邦言嚴崇旨謂宜專責之閣臣言慎傳奉謂宜禁內
批之假借言禁誣指則援趙文華之殺李默胡齊之殺
楊允繩杜泰之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宜痛懲之
以安善良蓋指滕祥等也疏入報聞 夏四月己丑總
兵官雷龍襲套寇于塞外敗之時濟農部率精騎西掠
留餘衆于套中龍乘間搗其巢斬首百餘級列傳明史
套部據典彙所載即濟農也濟農本居河西 乙未遣官錄囚 是月遼陽
副總兵李成梁擊諸達別部于夾河山城殲其卒百六
十有奇餘衆遠徙遂空其地成梁以功進秩一等列傳明

明通鑑卷六十四

三

史李成梁本傳言張擺失等屯塞下蓋亦諸達之別部也夾河山城參通紀所記書之 五月庚

戌廣東總兵官郭成敗曾一本之衆于平山時賊踞平
山大安峒將寇海豐成偕南贛諸軍夾擊之斬首千三
百餘級生繫叛將周雲翔斬以徇獲被掠通判潘槐而
下六百餘人 甲寅杖御史詹仰庇于廷先是正月中
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
齒者上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上怒出之別宮外庭皆
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
篤即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
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官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

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
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官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
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
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
賢于生上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
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
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亡何巡視
十庫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
城內外園廬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
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乞備覈

明通鑑卷六十四

吉

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
方係以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
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
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
蓬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
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
人主語為大不敬上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
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
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
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為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

罪及異據明史馬森周宏祖等傳命購珠寶在二年之
代典則悉載其所上數疏皆系之二年其諫製烟火事
在本年正月見明史本傳中而典彙又誤書于二年之
正月其實仰庇之任御史不過八月則其所上諸疏皆
在二年冬以後且馬森之罷在今年二月九日可證也今
參明史本傳年月並 閏六月真定保定及山東浙江
江南俱大水 是夏大理丞海瑞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應天十府瑞威望夙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有
勢家朱丹其門恐瑞見即劾之中人監織造者為減輿
從 以光祿卿靳學顏巡撫山西學顏應詔陳理財凡
萬餘言而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
萬統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厯治平間增至百

明通鑑卷六十四

五

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訕何者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
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
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
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
膏髓費三也其尤耗天下之財者曰兵有邊兵有京兵
有留都兵有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同而緩急則異
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
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稽責效則無
實徵調以資擺邊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

省民壯原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
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
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為戍
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為苦也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
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制其
後京卒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觀天下之
民皇皇以匱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
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質遷以通衣食之用獨
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
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
其貴出之銀積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踰
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
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營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
廷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賢士大夫為
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
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
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資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
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
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
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

明通鑑卷六十四

五

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衝所恃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

明通鑑卷六十四 吏

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人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為社誠倣而推之就士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為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

卒不能盡行也或異語見明史學類本傳諸書皆系之六月今並列之是夏 秋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戶部請救河道諸臣疏濬支渠以通茶城及秦溝濁河口之淤塞從之 乙酉詔天下有司修積穀備荒之政 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災州縣從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之請也先是河決戶部議請以淮揚商稅及撫按贖罰銀備振發倉粟以卹貧民至是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資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間愁困之狀上莫能周知乃繪

明通鑑卷六十四 吏

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窳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乞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上留圖備覽下其奏于所司戶部請先發太倉銀三萬兩選差司官往災重處亟行振濟從之 八月壬寅祭夕月壇 癸丑廣東賊平初詔俞大猷會閩廣兵勦賊時晉一本由海道

犯福建總兵官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于柘林澳
三戰皆捷賊遁馬耳澳復戰會廣東總兵官郭成破平
山之賊率參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一
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禽一本及其
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廣盜蠶起潮州諸屬
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
據馬湖前後剽劫二十載成督諸軍擊殺明等斬首千
三百有奇而一本最強至是兩省協力平之兩錫功尤
鉅云 壬戌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
機務貞吉前佐戶部以忤嚴嵩罷上改元起禮部侍郎
掌詹事府尋改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
進止有儀上深注意焉及是遂命入閣貞吉奏言朝綱
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上益大喜
丁卯振南畿浙江山東災時三省皆被水戶科給事
中劉繼文請發帑遣官分振並發臨德二倉粟米又以
禮科給事中黃才敏請再發德州倉見積米二萬石以
振災民改異劉繼文黃才敏之請 九月丙子諳達犯
大同掠山陰應州懷仁渾源等處時總督陳其學以捷
聞為御史燕如官所發兵部僅議貶秩輔臣趙貞吉爭
之事竟已 辛卯大閱武于教場上戎服登壇分別將

明通鑑卷六十四

元

領及侯伯錦衣中射等第賞罰有差大閱久不行至是
以為曠典百官稱賀改異辛卯係九月日分明 是月
黃河既決淮水復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關抵淮安城西
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而山東
沂莒郯城之水又由沂河直河溢出邳州人民多溺死
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奔走經營請大行振貸從之改異
明史翁大立附傳中證之明史五行志 冬十月辛丑
朔彗星見天市垣東北指凡二十日而滅 十一月甲
戌祀天于南郊 庚辰京師地震有聲詔百官修省三
日時山西亦震 癸巳雨水冰 是月禮部尚書高儀
罷儀掌禮部四年遇事秉禮循法甚稱職引疾章六上
皆慰留會御史傅龍以先帝時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
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踰月以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殷士儋代之 十二月己亥命廠衛刺部院事
上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
聞于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等皆自劾求去上慰留
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緝奸非以察
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
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
織之門不可不慎上不從已而事竟寢 庚申召高拱

明通鑑卷六十四

辛

復入閣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唐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唐何以對越二聖上深然之時歐陽一敬方擢太常少卿聞拱再起柄政懼即日告歸半道以憂死胡應嘉屢遷參議憂歸閩拱再相亦驚怖而卒 乙丑下尙寶寺丞鄭履淳于獄履淳故尙書曉子也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游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年曾召

明通鑑卷六十四

圭

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閤寺潛爲厲階善士漸以短氣言涉官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眾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

殷士儻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疏入上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 是月吏部尙書楊博致仕初博爲給事中胡應嘉所劾連疏乞休竝慰留後以諫幸南海子忤旨未幾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龐尙鵬被論博議留皆不聽至是遂引疾求罷尙書劉體乾上章乞留不報博旣罷詔以大學士高拱兼掌吏部事 是冬免兩畿山東浙江河南湖廣被災稅糧 初設廣西巡撫廣西

明通鑑卷六十四

圭

舊以總督兼巡撫至是以古田亂朝議專設巡撫乃擢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以右僉都御史爲之初宏治間古田賊首韋朝威作亂平之事見宏治五年六年嘉靖間其子銀豹與其從父朝猛復叛遂踞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脅下六里人行而上六里不預焉嘉靖末提督吳桂芳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獠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勢孤請降未幾復猖獗挾其五子據鳳皇連水二寨襲殺昭平知縣魏文端更自永福入桂林劫布政司庫殺參政黎民衷縋城去官兵追不及臨桂永福各縣兵羣起捕之得賊黨三十餘人于各山寨中而首

惡未獲于是朝議大征之乃有是命 是歲陝西賊起

明通鑑卷六十四

三

明通鑑卷六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五 起上章致非盡元 貳沿灘凡三年

穆宗莊皇帝

隆慶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明史本紀作乙巳朔乙酉蓋己

字之誤也三編及史稿皆作己巳今據改免朝賀辛未上避殿詔修省三日

癸未復月食工科給事中陳吾德言歲首日月竝食天

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疏入報聞

是月倭入廣海衛城大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却聞給

事中溫純劾其欺罔會召燾督京營置不問 改總督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邊都御史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在陝七

年數建襲塞功至是謀報諸達將大舉乃有是命崇古

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為間又撫降番漢

陷寇軍民及西番衛拉特等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

據明史崇古本傳以嘉靖四十三年總督三邊傳言在

陝七年以是年正月改督宣大山西今據書之為巴鳴

奈齊歸 二月己亥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初

都御史王廷發給事中張齊取賄事為故輔臣徐階修

郟及高拱再相悉反階所為廷慮其報復必及己乃與

刑部尚書毛愷先後乞休以避之拱以內閣主吏部貞

吉負才好勝不相下言于首輔李春芳亦兼掌院事自

是二人遂有卻廷愷既罷踰年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復訟齊事謂廷愷阿徐階意羅織不辜下法司議斥廷為民愷奪職皆高拱主之也明史本紀不載史稿系之是月己亥正月月考察先後事也明史七卿表王廷愷皆以二月致仕趙貞吉之掌都察院及葛守禮之代毛愷皆在二月今據史稿日分參列傳書乙丑更京營制時輔臣趙之為下文貞吉罷相張本貞吉言舊制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以五軍各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變為十團營矣宏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矣正德間又增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制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于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于是祖制大壞而賊臣得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而營制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一人統十萬之眾非韓

白不能以十萬眾分委之數人則稱職易耳議將見操官軍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之于闈外事完則繳敕納印而歸將于營中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詔下廷臣議尚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于是三大營各設總兵

明通鑑卷六十五

五

一副將二其參佐等官互有增損各均為十人而五軍營兵均配二營以侯伯充總兵官復設文臣三人覈其事後修三編據實錄改入正月蓋貞吉建議在前下詔在後也今仍據本紀系之二月是月兵部尚書霍冀罷冀議營制與趙貞吉不協會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宜罷鎔為貞吉鄉人冀疑出貞吉意乃各上疏辨求去上不直冀責令閒住而慰留貞吉起故兵部尚書郭乾以代冀又以毛愷罷起葛守禮為刑部尚書是春應天巡撫海瑞請開白茆河先是瑞蒞吳首請疏吳淞江下流淤地萬四千丈有奇工未竣至是復言三吳入海

之道南止吳淞北止白茆今吳淞方在挑疏土人請開
白茆計濬五千餘丈役夫百六十四萬餘又請開吳淞
東西二壩並從之瑞銳意興革民賴其利而素疾大戶
兼并力摧豪強不少貸一時奸民乘機告訐故家大姓
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
不得供頓由是怨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
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上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
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精神沾名亂政遂改南京糧儲
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去皆遮留號泣載道家繪像祀
之瑞尋履新任復為張居正所構遂謝病歸明史瑞傳

明通鑑卷六十五

四

瑞以去年六月巡撫應天傳連書其請濬白茆事證之河渠志特書于七年之春今從之夏四月

戊戌京師地震 丙午諸達寇大同宣府遂及山西官

軍拒却之國史本紀寇大同宣府史稿寇大同宣府山西明書則云敵犯山西今據史稿並書之

是月陝西賊寇四川巡撫嚴清以聞巡按御史王

廷瞻劾清縱寇輔臣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不

宜專責之四川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

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疏奏不允命

清解官聽調清遂不出久之始起 五月癸酉下給事

中李己于獄先是上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已在戶

科執奏不從己偕工科給事中陳吾德復上疏曰伏觀

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為名移
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
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
珠傳帖數下人情皇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適時
府庫入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
玩好故費數十萬費乎敏等獻詔營私罪不可宥乞亟
譴斥以全詔書大信疏入上震怒杖已百錮之獄中斥
吾德為民 六月內閣高拱請重邊方有司之選其畧
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壯才具
超卓者除補不宜付襍流及遷謫者其課最以三年為
率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三級別用
或罷斥治罪又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
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才自裕又以兵
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卒應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
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
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于是取之更
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
形可無扞格並重其賞罰以鼓勵之疏入皆報可著為
令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其在吏部欲徧識人才授諸
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

明通鑑卷六十五

五

用多得其人其所經畫多類此又異語見明史高拱本傳諸書皆系之六月今

參書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詞時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事情支詞假飾非人臣奏對之體請嚴加禁約從之 戊子大學士陳以勤致仕初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為解恐終不為諸人所容力引疾乞休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歸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乙未免四川被災稅

明通鑑卷六十五

六

糧 是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初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預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又言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今所搜括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于是給事中李己揚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閣臣李春芳等亦以為言乃命止進十萬兩體乾又奏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內臣忤旨奪俸半年至是又乞減承運庫稅額二十萬為中官崔

敏所格承運庫又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白劄非體竟取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數執爭積忤上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凌瑄等交章請留不聽以戶部侍郎張守直陞任代之 八月庚戌諸達及于錫林阿大舉入寇宣大告警時李春芳雖為首輔而政自高拱出一時京師戒嚴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陣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倉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 九月癸酉陝西大水詔州縣發倉廩振濟竝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七

蠲免稅糧 甲戌河決邳州時總督河道翁大立內召為工部侍郎旋改兵部受代者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庸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乃起潘季馴以故官再理河道未至而河復決邳州自睢甯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大立言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乃議開泇河口以避洪水之險時部議主塞決口而大立亦旋罷事遂中寢 壬午免北畿及湖廣被災稅糧 癸未諸達犯大同副總兵錢棟死之戊子錫林阿復犯錦州總

兵官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之乃擢副
總兵李成梁為遼東總兵官是時諳達諸部數犯塞下
十年之間殷尙質楊照及治道三大將死焉成梁乃大
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以為選鋒軍聲始振改異
州據明史韃靼傳係鴻台吉李成梁傳作錫林阿三編
從之是時諳達諸部皆在塞下而錫林阿鴻台吉皆諳
達之子奏報異文故 甲午罷京營文武提督仍置總
理協理二臣如舊制先是營制屢更尋改三營總兵官
皆為提督又設三文臣亦稱提督遂有文武六提督遇
事各持意見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極言其弊乃罷之
趙貞吉亦不能爭也 譚綸之總督薊鎮也請與戚繼

明通鑑卷六十五

八

光專任其事勿令巡按巡關御史參預其間未幾巡撫
劉應節果異議而巡按御史劉翹巡關御史孫代又劾
綸自專上用高拱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毋撓
綸乃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分為東
中西三路以時訓練互為犄角節制詳明是秋諸部入
寇獨薊鎮無警舊調陝西河南真定兵防秋至是悉罷
冬十月癸卯諳達孫巴噶奈濟舊作把求內附許之
巴噶奈濟者諳達第三子替克貝台吉子也舊作鐵幼
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屯所舊作伊既長娶必濟舊作不
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女舊作號三娘子即諳達外

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奈濟恚率屬十餘人來
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率
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奈濟來歸非擁眾內附
者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
縛送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奈濟率沮之又
然因而撫納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
近塞諳達老且死鴻台吉立則令巴噶奈濟還以眾與
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
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丁未詔授巴噶奈濟為指揮
使 壬戌詔考察給事中御史先是御史葉夢熊因論

明通鑑卷六十五

九

受降引宋郭藥師張毅事為喻遂忤旨而自鄭履淳詹
仰庇李已陳吾德等數以言事得罪上頗惡之乃有是
命時高拱掌吏部趙貞吉掌都察院事皆主考察貞吉
因上言陛下嚴論考覈言官竝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
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審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
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
沮士氣非國家福也上不從時拱考察多挾私憾以貞
吉得其情憾甚至是屆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
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
預焉拱意猶未慊乃謀去貞吉以快其私貞吉遂不安

于其位云 是月改議方士王金等罪初法司生金等
子弑父律論死繫獄及高拱再入閣欲歸罪徐階乃復
上疏曰人君隕于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
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
令終曾無暴遽今乃謂為王金等所害誣以不得正終
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于是刑部
尚書葛守禮等言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
左道惑眾應坐為從律編成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為天
下平昔則一主于入而不為先帝地今則一主于出而
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為從孰為首將以

明通鑑卷六十五

陶仲文為首則仲文死已久為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
入報聞由是金等竟從末減拱再出專與階修隙所論
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上仁柔弗之竟也或謂王金等
死在元年改議遺戍則在四年蓋高拱再入閣後也通
紀率連並記于元年法司議下然其言刑部尚書葛守
禮會多官鞫于午門外則是年守禮任刑部尚書也守
禮以二月起刑尚十一月改左都御史而十月當朝審
之期證之佞幸傳特書王金等減 釋給事中李已于
死戍邊于四年之十月今從之 獄已以爭珍寶事得罪繫獄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
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重囚情可矜疑者咸
得末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恐
痼死狂狴有累深仁上乃釋已而恩等繫如故法司以

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咸翕然稱上仁明
或謂語見明史李已附傳諸書多系之八月據舒化等
論救月分也證之刑部奏稱朝審期則釋已當在十月
朝審時 十一月初五日大白晝見凡三日 丁丑諸達
今據之 乞封貢先是巴噶奈濟內附諸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
引還約諸部入寇王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
伊克哈屯思其孫日夜哭詣達患之使來請命巡撫方
逢時遣譯者鮑崇德往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以易巴噶
奈濟崇德入其營諸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爾孫
甚厚今稱兵是速之死也諸達疑其孫已死聞言心動
使使謂之崇古令巴噶奈濟緋袍金帶見使者諸達喜

明通鑑卷六十五

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且至巴噶奈濟久歸諸達
因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長
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
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達時而全方憇恩用兵諸達又惑
之全嘗投書達時欲歸中國達時以示諸達始有執全
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達時以巴噶奈濟箭示之錫林阿
執箭泣曰此吾弟替克貝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奈
濟今既授官當更計之會諸達召錫林阿還錫林阿遂
引去于是諸達遣使借崇德來乞封請互市且定縛送
全等之約崇古以聞詔悉許之 已卯祀天于南郊舊

制郊畢行慶成宴自世宗倦勤久不舉上卽位三載亦未及行至是禮部尙書殷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 乙酉大學士趙貞吉罷去謀去貞吉喉門生給事中韓楫劾其庸橫及考察有私狀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它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人專大權廣樹衆黨疏人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貞吉名輩居拱及張居正先而進用在後卒齟齬以去歸十二年以萬厯十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己丑以禮部尙書殷士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竝裕邸舊臣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尙書不能無望拱惡其不親已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是月陞禮部侍郎潘晟爲本部尙書改刑部尙書葛守禮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尙書劉自強代之 十二月丁酉詣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王崇古遣使送巴噶奈濟歸巴噶奈濟猶戀戀感泣再拜去乙卯磔趙全等于市上以罪人旣得行受俘禮祭告郊廟加王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方逢時以下陞賞有差

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是月大學士李春芳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藉以嫺習禮儀養成儲德卽今春和乞舉行如例上許之命以二月二日謁見 二月甲午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己未封皇子翊鏐爲潞王翊鏐上弟四子也 是月謫御史汪文輝爲甯夏僉事時內閣高拱兼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竝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至是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讎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席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于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做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闐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

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為大
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
之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
誰為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為奏覆即憤
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為體貌當如是
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
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
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
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已專斷即有
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

明通鑑卷六十五

西

心為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
下幸甚疏奏下所司拱惡其刺已甫三日遂出之外夜
文輝一疏見明史本傳特書于五年之三月已
諸書不載惟昭代典則入之二月今據之三月已
卯賜張元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丑詔封諸達
為王先是巴噶奈濟既歸諸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
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諸達封貢諸邊有
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彼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
從事戰守愈于終歲犇命自救不暇者矣因條上封貢
八事一議封號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一議
撫賞之費一議招賞之例一審經權一戒狡飾經權者

謂各鎮練兵設險積餉之務仍宜預圖狡飾者謂防敵
人陰懷異志也疏入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
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為可許英國公張濟尚書張守直
以下十七人以為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
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兵部悉上眾
議會上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上然之
乃詔封諸達為順義王名所居曰歸化城 是月起故
尚書楊博為兵部尚書時郭乾罷高拱薦博堪本兵乃
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國史七卿表楊博以五年
蓋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故王舟州于吏兵二部表中
兼載之所以然者高拱時兼署吏部不欲罷歸之博而

明通鑑卷六十五

五

博前長吏部恐以示取故令以吏尚掌兵尚事也博傳
言拱以六年罷乃改博吏部然則博之始召實吏部尚
書而高拱格之 夏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時茶城至
呂梁黃水為兩淮所束不得下乃自靈壁雙溝而下北
決三口南決八口支流散溢大勢下睢甯出小河而馳
頭灣八十里正河悉淤潘季馴請役丁夫五萬盡塞十
一口且濬匙頭灣築縷堤三萬餘丈以復故道報可
辛丑錄囚 己酉授諸達弟昆都楞舊楞子錫林阿拉
為都督同知巴噶奈濟拜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又授
併圖等併圖即賈六十一人指揮以下官俱從總督王
崇古之請也三編賈實昆都楞即妻巴噶請達弟也按
妻巴噶舊作老把都驍覽三編譯改又作

妻巴圖即

是月給事中張國彥請復先朝面對舊制

乃奏上嘉靖時閣臣李時所記召對錄凡二十九條詔留覽給事中駱問禮因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

明通鑑卷六十五

六

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敕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

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

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繕緝以垂勸戒疏奏上不悅宦侍復從中構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初御史楊松以劾中官黃雄詐稱詔旨鐫三秩謫山西布政司照磨至是與問禮同在舉中上曰此兩人安得遷俟三年後議之 五月壬戌廣西古田獍賊平初殷正茂巡撫廣西奏請集士漢兵十萬進勦時有助逆之八寨勢張甚正茂奉敕書先平八寨次圖古田正茂欲以勦撫兼施乃先給榜曉諭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七

八寨咸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官俞大猷統之連破數十巢蹙之潮水賊巢極巔攻十餘日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禽朝猛銀豹等百年積寇盡除捷聞進大猷世廕指揮僉事尋陞古田縣爲永甯州戊寅大學士李春芳罷初春芳代徐階爲首輔務以安靜稱上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而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嘆曰徐公尙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

乞休不允既而趙貞吉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閣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遂以乞養請許之賜敕馳傳歸春芳歸父母具慶晨夕置酒食為樂鄉里榮之父母沒數年乃卒贈太師予謚文定是月土默特犯遼東時諳達就封貢約束諸部無入犯西塞以甯而東部土默特數擁眾寇遼塞至是大入總兵李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馘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捷聞進成梁

明通鑑卷六十五

末

都督同知世蔭千戶陝西卓山之捷諸書皆系之十二月據奏捷之日也據明史李成梁本傳其捷在是年之五月今從之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詔百官修省三日

三編發明曰天道變于上人事應于下古者君臣側修以禳天災此理之可信者若祥桑枯熒惑退史傳之所載亦不過欲後之人遇災而懼設誠而致行之耳夫禳祀之故既昭著于上天下地乃欲責報于刻期揆之于理已為難信將欲虛詞文飾則天豈可欺將謂有感必通何其效之神速若此且百官果以三日修省而效則三日之外其戲淪懈怠所以召災而

致異者更不知當何如矣亦何異一暴而十寒耶

甲辰授河套部長濟農為都督同知先是諳達許封貢河西套部聞之亦乞如約請命兵部議以事在陝西下三邊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濟農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王崇古復上疏言諳達濟農相為叔姪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諳達必呼濟農之眾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濟農糾諸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上然其言復有是命陝西明史分西人似以吉能為吉囊子三編則統以濟農書之蓋濟農之與小王子前後皆非一人奏報之文不過以紀部分而已今悉據三編譯改 丁未叛獐韋銀豹伏誅初銀豹勢窮令

明通鑑卷六十五

九

其黨陰斬貌類己者以獻殷正茂遂以捷聞未幾僉事全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而置正茂不問甲寅順義王諳達貢馬上嘉其誠賜金幣時定約貢使不聽入京皆自邊受之上以邊境休息擇吉告席百官稱賀 丙辰諳達復執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十三人來獻 是夏詔江西燒造瓷器十二萬有奇陝西織造羊絨三萬二千二百匹有奇凡費一百數十萬言官乞寢之不聽陝西明史食貨傳陝西織造羊絨今統書于見昭代典則明書系之四月典則系之六月是夏中 秋七月內閣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

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方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得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推廣之凡倉驛雜職均視此例報可 八月癸卯許河套互市先是王崇古以諸達通市請詔俟秋行之至是河西亦請如約崇古奏三鎮悉開貢市報可 九月癸未開三鎮貢市崇古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因收其稅以充犒賞秋市既成凡得諸達馬五百餘匹其西部則予市紅山墩暨清水營諸部皆利漢財物無不踊躍趨之自是邊境休息不用兵革者二十餘年

明通鑑卷六十五

辛

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云云證以明人所撰通紀昭代典則諸書則云諸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囊嗚呼寇之外間以遠京近邊之卒餒瘠無復有生互而板升生齒之日繁強梗無賴議者憂之據此則通貢記恐非實錄且目前實亦利害相半本傳所是月詔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初御史魏時亮奏請從祀瑄及陳獻章王守仁禮部議覆尋據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以瑄從祀許之明儒之從祀文席瑄獨居首云 按異據明史禮志續文獻通攷明儒學家文清從則書之 是秋建薊鎮敵臺成初嘉靖以來薊鎮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總督譚綸總兵戚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墩則百堅皆瑕

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晝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至是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笕

明通鑑卷六十五

辛

狼狽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枒粗二尺寇奔長一丈六尺利刃在頂長一尺用為行伍藩籬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 冬十月己亥河南山東大水詔工部飭管河官經理上流河防以備衝決 是月楊博至京師專理兵部乃陳薊鎮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鬪利一害九夫因牆而守是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眾以為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上悉從之

十一月己巳殷士儋罷初趙貞吉罷高拱素善侍郎張四維欲引共政士儋以內援得入遂怨拱及四維四維父擅鹽利為御史部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四維疑出士儋指益相構嗾御史趙應龍劾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疏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以入閣會楫面詬楫竝及拱曰若逐陳公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為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歐之張居正從旁解亦許而對于是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乘傳歸家居十一年卒 十二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月辛亥詔雲南採辦珠寶上自即位以來歲取太倉銀入承運庫供採辦視嘉靖之末徵求愈急而中官復趣之庫藏為之一竭 是冬潘季馴罷季馴塞決口工竣以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為勘河給事中雒遵所劾遂坐罷張工竣待勘遂被劾也為明年復命朱衡經理河道

六年春正月辛未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時雒遵劾罷潘季馴因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乃有是命又以工部侍郎萬恭總理河道時翁大立亦為給事中宋良佐劾罷大立前以開泃口就新衝復

故道三策竝進且言其利害各相參至是衡與恭至罷泃河議專事徐邳河因修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竝繕豐沛大黃堤以通運道從之 是月加高拱柱國晉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以遼東之捷故也 二月甲午皇太子冠禮畢百官謁太子于文華左門 丙申倭犯廣東初曾一本之亂粵中諸盜蠶起率借倭為助于是倭分道犯化州石城陷錦囊所殺千戶黃隆至是又陷神電衛大掠吳川陽江茂名海豐新甯惠來諸縣于是惠潮間山賊藍一清賴元爵為首與其黨黃民太卓子望曾仕龍等各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詔殷正茂提督兩廣軍務會廣西巡撫郭應聘兩廣總兵官張元勳李錫等大征之 閏月丁卯上御皇極門視事疾作遽還宮張尚幼及天下甚事不由內官敗壞等語皆據高拱自撰病榻遺言是時帝疾作遽還宮拱安得聞此語而所云天下事壞于內官者明是後為馮保所構之憤而託為穆宗迷留中詔故明史拱傳及 乙亥倭寇高雷官軍擊却之 三月戊子皇太子出閣講學 庚子土默特寇長勝堡守備范芝敗之復犯清河堡守備曹璽等又敗之張書而據明史本紀不具此據明史稿但以寇是月尚寶卿劉奮庸謫外初奮庸侍上于裕邸及即位

擢是職已滿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奉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

明通鑑卷六十五

齒

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已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

樂於効忠矣五用忠直適鼓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渺疏入上但報聞不怒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詔斥之給事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構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為二臣所寬上不許竟請大

明通鑑卷六十五

齒

埜乾州判官奮庸與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則盛稱頌拱又盡舉大埜奏中語代拱訶析士論非之大埜劾拱時以為張居正實使之云張居正同斷劾拱明史本傳特書初永樂間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于登萊運前遼糧嘉靖二年以漂糧二萬石遂停登州衛造船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塞請循海運其後遼東巡撫侯汝諒請試行于天津入遼之路復為朝議所沮卒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去年徐邗河淤給事中宋良佐請復之存海運遺意于是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

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可保無虞詔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行之會山東布政王宗沐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復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眾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人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

明通鑑卷六十五

庚

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舟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允行是月宗沐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敘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劾其漂沒八舟私自糴補宗沐疏辨求勘勿問宗沐為山東布政使實借此議其年宗沐總督漕運遂請行之六年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據明史宗沐傳在三月今參河渠志書之夏四月戊辰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儀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官講讀掌詹

事府至是遂入閣 是月以吏部侍郎呂調陽為禮部尚書以潘晟致仕也 浙江杭州府有黑雀見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如電冰雹隨之 五月壬辰免廣東用兵諸郡逋賦 上不豫已酉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入受顧命時上倚坐御榻皇后貴妃咸侍皇太子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痛哭叩首出明日庚戌帝崩于乾清宮及黑据高拱病榻遺言所載穆宗顧命拱等之語皆在是年閏二月疾作時及五月二十五日

明通鑑卷六十五

壬

大漸召拱等至穆宗已不能言則但循例傳顧命之遺詔而已至閏二月疾作之時所謂獨執手欵語備至居正在旁帝不顧云云亦是拱自記之詞野史多據之以為居正嫉拱之張本明史稿高拱一傳敘次不明月日牽混況穆宗疾作于閏二月大漸于五月二十五日相距三月有餘而傳中所記執拱手及不顧居正等語又似大漸之前數日間事亦與高拱所自記不合後修明史悉刪之蓋知病榻遺言之不足據也今悉据明史攷證中詳 是日傳遺詔以馮保為司禮監初保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屬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而閣臣高拱獨薦陳洪及洪罷復薦孟沖保以是怨拱乃與次輔張居正深相結初拱與居正相友善並先後入閣拱方修故輔徐階邾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為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

三萬金拱以誚若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詞甚苦拱謝不
審兩人交遂離會帝不豫居正欲引保為內助帝疾再
作居正密處分十餘事遣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
入拱憲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
而謀之內豈何也居正面赤謝過而已帝崩以卯刻忽
已刻斥司禮監孟冲而以保代之蓋保言于兩宮遂矯
遺詔命之也禮科給事中陸樹德言先帝甫崩忽有此
詔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
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人不報由是拱
謀逐保益急致選明史馮保傳言保既掌司禮監遂矯

明通鑑卷六十五

夫

已有此語證之病楊遺言二十五日拱等同受顧命馮
保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
其揭帖中已有付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之語則是
次日所傳仍承前詔言之所以然者遺詔係居正所草
時但譚言司禮監及次日傳遺詔斥孟冲而其意以為孟
冲故不復深詰及次日傳遺詔斥孟冲而以保代拱始
悟居正之奸因有宦官安得受顧命之語史家言居正
之密為處分者以此蓋已預為馮保地矣今但書矯詔
授馮保司禮監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甲子太子
事餘悉畧之 翊鈞即皇帝位以明年為萬曆元年頒詔赦天下 詔
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卹錄又建表忠祠
于南京祀徐輝祖方孝孺等 庚午高拱罷馮保既掌
司禮監又督東廠總理內外勢益張會上登極保升立
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條

奏請訕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雜遵程文合疏
攻保而已從中撥旨逐之使人報張居正居正陽諾之
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蔑視幼君太后領
之至是召羣臣入宣兩宮及上詔拱意必逐保也亟趨
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
出僦驪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請得
乘傳許之拱既去于是居正遂為首輔 丁丑大學士
高儀卒儀預顧命及高拱為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
而已儀性簡靜寡嗜慾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歛贈太子
少保謚文端 壬午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

明通鑑卷六十五

无

學士預機務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
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是月改楊
博為吏部尚書博以吏部掌兵部高拱既罷始還吏部
任又召朱衡自河工還管工部事督陵工 秋七月丙
戌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莊皇帝廟號穆宗 丁亥初通
漕運于密雲從巡撫順天劉應節議也先是應節上疏
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
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
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
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額共十八

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開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于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疏入從之于是大濬昌平河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百萬石 庚寅考察京官從輔臣張居正之請也居正請大計廷臣藉以斥諸不職及附麗高拱者已亥復戒諭廷臣詔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刻缺詆老成爲無用矜便佞爲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戒除前愆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共維新政若溺于故習背公徇私獲罪祖宗朕不敢赦于是百僚皆惕息 庚子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曰慈聖皇太后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並稱皇太后者則生母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上生母李貴妃風居正竝尊之居正不敢違兩宮遂無別時慈聖居乾清宮護上起居內任馮保而大權悉委之居正焉 是月起譚綸爲兵部尚書綸總督薊遼會臺功成予告歸至是上踐阼復起用之代楊博也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王之誥代之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召總督倉場戶部尚書王國光回部管事又起前引病吏

部侍郎陸樹聲爲禮部尚書以呂調陽入閣代之也時張居正當國以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乃即家起之及至居正以後進禮先謁樹聲樹聲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 八月戊午祀大社大稷輔臣張居正奏請以是月中旬擇日御文華殿講讀又請酌定朝講日期以三六九日視朝餘則御殿日講從之詔自三六九日御門外餘日皆免朝參 九月壬寅葬莊皇帝于昭陵致黑明史本紀書九月甲午明書則日按從信錄載張居正自山陵還奏云十九日寅時奉遷梓宮行題主禮畢未時掩元宮據此則明書系之王寅者是也今從之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明史贊曰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尙食歲省巨萬許諳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甯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與冬十月丙辰彗星見東北方至二年四月乃滅致黑見本紀而明史本紀及天文志皆遺之三編據實錄系之十月今從之仍據史稿日分 已未命兵部侍郎王遴吳百朋汪道昆分閱邊防遴閱陝西四鎮百朋宣大山西道昆薊遼時張居正柄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邊請行事竣遽移疾歸 辛酉停刑 丙子黔國公沐朝弼有罪朝弼填滇有年素驕事

母嫂不如禮奪其兄朝輔田宅匿罪人蔣旭等用調兵
火符遣人訶京師朝議罷之乃以其子昌祚嗣給半祿
朝弼益怏怏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穆宗詔
許還滇毋預滇事朝弼志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竝
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張居正請論其子使縛以獻
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 十一月乙未徐邳河工成
賞工部尚書朱衡及河道侍郎萬恭等銀幣時正河安
流通道大通衡上言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
則宜多方以守之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舖四
舖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五日下午堤願攜家居住者聽詔如議至是衡被召將還
又上疏言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
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
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爲勝
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河水勝則衝沙
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
水之異截水可施于開河不可施于黃河蓋黃河湍悍
挾川潦之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
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入海就下之性蓋以順爲治
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十六十年爲永賴焉清河

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溝導淮水衝刷
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
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于黃水盛發時嚴閉各
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宜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
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疏上報聞而已

十二月辛酉振榆林延綏饑 甲戌以代行未期罷明
年元夕燈火及官中宴 是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大
要言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跡如出一轍大氏皆以敬
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
無不治者反之則亂因屬講官馬自強稽古堯舜以來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

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
三十六事善用九惡用六陰陽之數也每一事前繪爲
一圖因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名之疏入上嘉納之
圖册留覽仍命宣付史館以昭君臣交修之盛事致異
上帝鑑圖說諸書或系之隆慶六年十二月或系之萬
曆元年正月三編亦系之明年正月下蓋連舉將才類
記之其實實言帝鑑圖說乃隆慶六年十
二月是正等所進蓋抄實錄也今從之

明通鑑卷六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六 起昭陽作重盡疆 圍赤奮若凡五年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

皇帝

萬曆元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大喪免朝賀 庚子起妖人王大臣之獄大臣者浙中備奴以浮蕩入都偽為內侍服與官中小豎交暱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為守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以陷故輔高拱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

明通鑑卷六十六

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殿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守禮識居正手跡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林大臣吐實又以拱僕襍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上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決加刑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擄掠我邪且我何處識高閣老馮家僕教我希孝不

敢鞠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多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時有御史上疏言深遠之慮當謹于微九重深遠而王大臣歷門抵宮寂無檢察此豈細故其內宦及守衛員役應從究治報可 版撰明史本紀不具三編據實錄增入之明史九日早是月壬午朔庚子正十九日也又按原修三編入之二月重修實錄改入正月與明史稿合 二月癸丑御經筵從張居正等請也一日講畢上問建文果出否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祖御製

明通鑑卷六十六

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云 國問建文出亡事編據實錄入之是年二月御經筵日中今從之 三編發明曰革除之事在成祖本屬逆施後嗣自應更定神宗聞流落江湖之句為之太息命錄詩以進

慨然有動于中居正或即可因此為之表白幽潛續封加謚禮亦宜之且與郵錄建文時死節諸臣之舉正相承接乃僅以泛常規勉之詞申保治思艱之大旨而姑置建文逸事于不答雖有王祖嫡等請復年號之虛文而一杯麥飯莫由下等齊民致使終明之世庶謚缺如豈不大可惜哉 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事在萬曆十六年



甲戌廣西府江叛獠平初府江兩岸延袤千餘里諸獠
極窟穴江上互爲黨援舊與府江酋長楊公滿等掠荔
浦平樂執永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翰千戶周濂土
舍岑文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來賓諸獠據右江東掠三
水清遠諸縣遂入南甯平南武宣來賓等處殺來賓土
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
姜集等隆慶六年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敕總
兵官李錫督軍進勦調集諸土兵數萬攻破古西巖口
笋山及兩峯黃洞等寨斬獲賊渠餘黨竄入仙回古帶
諸山搜捕殆盡于是遷江來賓獠賊悉詣軍前乞降至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雕勦立功平肇慶恩平十三村之賊惠潮諸賊頗懼先
後陽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李誠立沈思
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元勳居中節制數道並進
賊連敗追至南嶺擊破李坑生得賊首卓子望等曾仕
龍據烏禽嶂阻山而守元勳佯飲酒高會出其不意襲
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賊首六百餘人破大
小砦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奇至是捷聞上爲告
郊廟進正茂兵部尚書元勳都督同知世蔭百戶元勳
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撫定降者于是巨寇皆靖
據明史張元勳傳連破諸賊皆在隆慶六年本平正月
間大破曾仕龍等遂平之故諸書皆系之二月本紀系

明通鑑卷六十六

四

是捷聞賜敕獎賚 三月丙申詔舉將才時張居正進
講帝鑑圖說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
員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精銳之氣臨敵何以
責其折衝之勇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
得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于是乃詔內外
官各舉其人以備任使 夏四月乙丑潮惠賊平初殷
正茂總督廣東檄守巡官畫地分守而徙瀕海謫戍之
民于雲南川湖絕倭鄉導乃令總兵官張元勳等先後
殺倭千餘遂以次平山賊之乘亂者會元勳方率諸將

之四月者據報捷之月日也 庚午旱諭百官修省釋
今據傳中平賊之本末書之 重囚 是月平柳州懷遠叛獠懷遠爲柳州屬邑在右
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諸獠竊據久隆慶時大征古田
諸獠懼而聽命知縣馬希武之官繕城堦程役過嚴諸
獠遂殺希武及經歷等五人復反總督殷正茂奏請遣
總兵官李錫參將王世科統兵進討是年正月錫平府
江叛獠還次長安鎮會連雨雪乃退師益徵浙東烏鏡
手湖廣永順鈎刀手及狼兵數萬人令世科及參將錢
鳳翔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
並進擊太平河裏諸村大破之連破數寨斬賊三千五



百有奇而是時永福永甯柳城竝以賊告洛谷種又殺
典史叛錫分遣諸將進兵已率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
軍甫二旬四道竝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谷賊首陶
浪金等俱伏誅捷聞錫以功進秩二等巡按御史唐諫
言錫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
級宜久其任報可 五月甲申詔外內官慎刑獄 六
月壬申淮安水災詔發倉米六萬石振之 秋七月河
決徐州之房村茶城河復淤 八月癸丑罷海運時海
運至卽颶風大作覆七舟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
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罷之 九月癸未

明通鑑卷六十六 五

湖廣承天荊州二府水災異常山東濟南府旱荒各蠲
折振濟有差 丙戌四川都掌蠻平初成化間都掌蠻
亂尙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正德中復亂馬昊討
平之至隆慶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
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
寨凌霄峯鼎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
城明史作凌霄峯三編據實錄改為賊耳目威儀
出入如王者時總兵官劉顯移鎮其地方被劾罷巡撫
會省吾奏留之屬以軍事又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為之
佐調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往討至是官軍集敘

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三酋遣其黨阿墨
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餉擊斬阿墨拔其寨阿
大自守雞冠峯顯令人誘以官而分兵為五哨盡逼九
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遲明諸將畢至阿
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破雞冠獲阿大諸軍攻牡豬
禽方三阿二走追獲于貴州大盤山凡克寨六十餘獲
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級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
銅鼓九十三錄功進顯都督同知己而勦餘孽復俘斬
千五百有奇顯復擊西川番斬其首惡撫餘衆而還西
陲以甯三編實九絲山在敘州府興文縣東南山箐
峻深周圍三十餘里有九岡四水極廣可以

明通鑑卷六十六 六

播種下惟一徑鳥道可通自宋元以來常為都掌蠻依
阻之地至是據為巢穴賊既平遂改九絲城為平蠻城
置官兵 癸卯停刑 是月吏部尙書楊博以疾作三
疏乞休乃聽致仕歸博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
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初高拱柄國欲中徐階危禍博
造拱力為解事獲己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內其罪博
毅然爭之及與王大臣獄博與葛守禮詣居正力為解
尋于會訊時陰畫計使校尉林大臣改供事乃白人以
是稱博長者歸踰年卒贈太傅謚襄毅以南京右都御
史張瀚為吏部尙書 召總督宣大王崇古入為戎政
兵部尙書兵部侍郎方逢時前以憂歸至是張居正薦

逢時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定
貢市議及代崇古仍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
安 冬十月成國公朱希忠卒希忠入直西苑歷掌後
右府都督提督團營五軍營加太師代郊天者三十九
錦衣都督希孝其弟也方貴用事奏請援前例贈王爵
郎中陳有年給事中陳吾德執爭而馮保竟傳中旨追
贈定襄王張居正不敢爭也越十年始以余懋學言奪
王爵國興功臣表希忠以九月卒十月封十一月庚
辰立章奏考成法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
稽不報至是張居正言近年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七

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酌量道
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
者部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容隱欺蔽
者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則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
之自是政體為肅 己亥慈甯宮後室火給事中陳吾
德言事張居正不悅出為饒州知府以建昌王失印事
為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劾其部下失盜遂謫馬邑
典史御史又劾其濫饒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 十二
月己未以遼東廣甯錦州義州海州諸處旱災米價翔
踊詔發太倉銀三萬兩振濟軍士 是月朶顏察克圖

犯塞舊作長禿自諳達通欵西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
察罕舊作揮漢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泰甯朶顏諸部皆
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朶顏部長董呼哩舊作董
兒子長安舊作長昂入犯喜峰口總兵官戚繼光擊敗之董
呼哩乃欵關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
禽之于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罪呼
哩素服叩頭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
所掠邊人橫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
鎮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
成梁獨擅戰功 禮部尚書陸樹聲致仕樹聲掌禮部

明通鑑卷六十六 八

歲終輒彙奏天下災異請上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
壅蔽納讒言崇儉德攬魁柄別忠邪詔皆嘉納而中官
不樂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
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
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別號也樹聲聞之曰一
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至是請
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
已居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嫌比出
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翛然
核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

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為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居正用樹聲言以南京禮部侍郎萬士和代之樹聲歸卒不出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是冬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兵官李成梁請築寬甸等六堡道昆與巡撫張學顏勸議上從之初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邊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遼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甸以時繼不果至是成梁議移孤山險山堡于寬甸長甸等處以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

明通鑑卷六十六

九

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建州都督王果以索降人不得犯邊塞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王台兀堂諸部沈氏從信錄言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以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證之明史張學顏傳言撫順以北清河以南即指二部也惟本傳但書王兀堂今據增俱聽于所在貿易而諸部利通市遂不敢爭張學顏傳諸書或系之十月或系之十二月今書于是年之冬其王果入寇據傳在是年秋正築堡前後事二年春正月甲午詔吏部都察院引天下朝覲官之廉能者赴皇極門召見從輔臣張居正之請也居正言太祖時每遇外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雖

佐貳襍職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賫救獎諭或封丙醪金幣以賚之迨宣順成宏問亦間舉宴賞之典茲當考察之初宜救禮部仿舊典具儀注以上于是引見浙江左布政謝鵬舉等二十員面加獎勵並賜銀幣酒饌 二月甲寅振四川被寇諸縣從巡撫曾省吾之請也省吾言高長筠珙諸縣被都掌蠻荼毒最深請蠲免稅糧仍動支軍前支剩米四萬石振濟從之 癸亥福建長汀縣夜地震至三更地裂成坑凡陷沒民居四十餘間 三月癸巳賜孫繼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明通鑑卷六十六

十

林道乾之黨諸良賢既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顛不出戰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排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首千一百餘級捷聞進世蔭一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降尋與閩將胡宗仁共平良寶黨林鳳于是惠潮遂無賊國事見明史元勳本傳特書云時萬曆二年三月也通紀亦系之三月且記平林鳳事今據傳本夏四月丙寅詔內外官行久任法從給事中張楚城議也楚城言知縣必歷俸六年乃陞取知府知州必歷俸六年乃陞遷間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

者聽撫按官量行更易其藩臬二司參政參議等官陞
遷約以三年在內科道部曹陞司寺約以六年下吏部
議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五月
辛丑奉穆宗神主廟時禮臣議當祫廟室禮科給事
中陸樹德言宣宗于穆宗僅五世請仍祫廟宗于世廟
而宣宗勿祫掌詹事府于慎行言仁宗以下必實歷六
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肅宗兄弟武宗與世宗
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祫距仁宗止六世
不當祫仁宗穆宗升祫當祫仁宗不當祫宣宗引晉唐
朱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竝下禮部部臣議宣宗世次

明通鑑卷六十六

十一

尙近祫之未安放古者以一世爲一廟非以一君爲一
世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宋
至光宗升祫增爲九世十二室以太祖太宗同爲一世
徽哲同一世高欽同一世也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
上合二祖僅八世準之宋制可以無祫但于寢殿左右
各增一室則尊祖敬宗竝行不悖矣詔如舊救行遂祫
宣宗 是月工部尙書朱衡罷衡性彊直自遂不爲張
居正所喜至是給事中林景暘劾其剛愎衡再疏乞休
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 六月以戶部侍郎郭朝賓爲
工部尙書 秋七月霖雨昭陵地陷厥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不載三

編摺實錄增明史稿同今從之 八月己巳振山西災時應州朔州山
陰馬邑大同等縣及安東中屯山陰陽和高山等衛各
以災報詔蠲振有差 庚午振淮揚徐水災是秋河海
竝溢兩淮所轄呂四等場三編實錄呂四場在高郵州東百二十里俗傳以呂仙四
至此大旱之後惡風暴雨江海驟漲人畜淹沒廬舍傾
圮廩鹽漂蕩流離饑饉徐州揚州等處積雨海嘯河溢
各蠲振有差 上年河之決房村也河臣請築堤自窪
子頭至秦溝口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
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
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

明通鑑卷六十六

十二

于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
今不治海口之沙乃自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
所之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
川爬法詔河臣勘奏從其言未幾淮河竝溢國明史河渠志鄭岳上書在河決房村之明年卽是年也今類書于是秋振淮徐下 冬十月甲寅決四
初嘉靖末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上卽位停
者再矣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
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 丁卯
上視朝閱銓選 是月建州王梟復大舉入寇遼東巡
撫張學顏總兵官李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維屏分

屯要吉而令察將曹籃挑戰諸軍四面起寇敗大奔悉
聚泉寨寨地高泉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
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干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
泉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
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泉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
寨籃勒精騎往泉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捷聞
進成梁左都督于世蔭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
上晉兵部侍郎致墨王泉之誅事見明史張學顏傳書
是年之冬李成梁傳書於十月今從之
十二月壬子內閣張居正及吏部尚書張瀚等奏上
御屏繪天下疆域旁列公侯而下郡守以上文武羣臣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姓名詔設于文華殿後以便省覽 閏月庚寅罷明年
元夕燈火 是歲倭犯浙東甯紹台溫四郡其冬又陷
廣東銅鼓衛雙魚所總兵官張元勳大破之儒峒俘斬
八百餘級元勳時以平山盜功進署都督同知至是進
秩為真致墨是年倭犯浙東廣東見明史日本傳其陷
銅鼓雙魚元勳傳在是年之冬今參書之
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致墨此帝親享太廟之始故
明史稿書躬享云云時帝年
十三歲以親享
之始史特書之 是月遼東六堡成徙孤山堡于章齊
哈刺甸舊作張
其哈 險山堡于寬甸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
甸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致墨據明史
築六堡在元
年之冬三編蓋據實錄成移徙之年月也今分書之
寬甸長甸諸書皆作奠明史作佃三編作甸是也今從

之凡斥地七八百里于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
東 二月戊寅祀大社大稷致墨此亦躬祀之始明史
本紀書于隆慶六年八月
以踐阼書也是年二月則以
躬祀特書皆史例也今從之 辛巳諭吏部南京職務
清簡官不必備先朝有一人兼掌六部者自後南京員
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

三編發明曰周書稱官不必備者蓋以三公論道非
其人莫能屬非謂百司庶職皆可虛設名位而不必
備其官也明之南京諸職事固為簡約然既有部司
之設即不可一日無官使果職無所掌官多冗濫廩
祿致有虛糜則當量裁原額缺有其人俾足經理庶

明通鑑卷六十六

四

司斯可矣今概云不必一一推補則既設其官復虛
其缺是將懸好爵以炫聽聞矣豈覈實官吏之道耶
神宗初政已苟且如是宜其末年內外官吏或懸缺
經時或人兼數職朝常闕畧政務廢弛識者謂此詔
實有以啟之耳
丙申始設起居注先是翰林院編修張位言前代皆有
起居注而本朝獨無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
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
徒使野史流傳以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宜日
派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為

他年實錄之助于是閣臣張居正議曰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通者纂修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今宜申

明通鑑卷六十六

五

明史職以復舊制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敕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俱選年深學優之史官六員專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纂一曹俱在朝供職不得別有差遣凡遇常朝御皇極門卽輪記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視聽卽古螭頭載筆之意從之三月刑部尙書王之誥乞假送母歸時張居正專政之誥與有連每規切之旣歸踰時不至被劾會之誥亦奏請終養遂報許是春土默特犯長勇堡總兵官李成梁擊却之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既壬申上感日食之變于宮中製牙牌子書十二事于其上曰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佞臣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所至懸之座右以自警張居正因言此數事者雖因天變自警其實修身治天下之道畢具于此終身行之可也因逐句發明其義且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自今上所行與所書有未合者許令左右得執牌以諫上嘉納之

明通鑑卷六十六

六

三編發明曰感日食之變製牙牌書十二事以自警神宗是時年甫十三耳所書皆帝王修身爲政當法當戒之事其于古人書屏銘座右義豈有殊卽居正因事納牖且許令左右執牌以諫未始非將順之道及考其初年委任居正中晚以後庶務日以隳廢堂廉日以睽隔黨援門戶之習豁然不靖明代綱紀之弛未有過于神宗朝者則是與牌書條件一一背馳幾若反其道而用之將前之手書懸置座右者徒爲粉飾務名之舉矣又安知鑿牌一事非居正當日條列以進俾博虛譽而美觀聽固宜其不克終也歟五月戊戌朔襄陽鄖陽及南陽府屬同日地震己亥信陽又震庚子淮揚大水先是元年二年間徐州淮揚等處數被水災撫按官俱以蠲振請戶部議令撫按官

選委賢能官從公踏勘分別輕重以憑酌處又言淮揚等處蠲振所費錢糧總計應徵并發去者無慮五六十萬國家經制各有正項非專一方雖緩急之勢當知而無己之求難繼且救荒無奇策求其策之善者全賴有司先之以廉靜不擾次之以就地設法故有富弼則青州不為灾有蘇軾則杭州不能困若無先事之備而徒仰給于內帑不惟緩不及事以天下之大盡內帑亦不足給矣乃下詔黜有司貪酷及老疾者 是月張居正請敕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勿遣督學所至務興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沽譽計日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七

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徧歷郡邑興廉舉孝察學官博士弟子之賢否而進黜之務在敦本尙實毋得羣聚徒黨虛論橫議其有譏時好訐市語道誘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報可 張居正又論邊事畧曰昨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北寇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甯請兵請糧急于星火至于上厯聖慮面諭臣等鹵寇猖獗深以為憂比時臣等已即面奏暑月非鹵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寇巴圖即把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

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吏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寇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

明通鑑卷六十六

六

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寇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敵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勦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 六月戊辰浙江杭州嘉興甯波紹興四府海潮沸溢涌高數丈人畜泮沒大小戰船擊壞漂散者無算是夏蘇松常鎮亦大水 戊寅詔

撫按官凡有司賢否一體薦劾毋得偏重甲科 己卯
雷擊建極殿鴟吻王辰雷擊端門鴟尾 是夏黜南京
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為民初翰林院有白燕一雙獻于
內閣閣中時有白蓮蚤開張居正因作頌以獻懋學以
時方憂早上詔百官修禳而居正顧獻頌非大臣誼抗
疏論之居正不悅至是懋學以居正務為綜覈請行寬
大之政上疏陳五事居正以為風已遂論罷方居正之
獻頌也上褒納之已馮保傳中旨謂主上冲年不可以
異物啟玩好居正以是尤慚于懋學云攷異白燕白蓮
年之五月明史余懋學傳言萬曆初則非本年事也至
懋學坐忤旨斥為民乃在傳應顧因地震言事之前今
彙記于足年之夏為下文 請御史傅應禎成邊初南
傳應禎劉臺二疏張本 京有小奄醉辱給事中南御史給事中交章論奏未報
戶科給事中趙參魯請併治守備中官申信等時張居
正方結馮保遂謫參魯高安典史已又以言事黜余懋
學應禎居正門生也因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
路三事畧曰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
告曾未開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
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
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
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

明通鑑卷六十六 九

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
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
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
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故小
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
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
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
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
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
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為典史余懋學
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
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
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
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
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
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
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廕以聞三人皆坐謫
而應禎在戍越八年用御史孫繼先言始召復官應禎
上書明史本傳系之萬曆三年以時事考之當在余懋
學坐斥之後明年正月劉臺劾居正之前其首言地震
及雷震端門獸吻皆是年五六月間事也今統系之是
年之夏○明史應禎傳言謫戍後十一月召還誤也通

明通鑑卷六十六 九

紀言應補至戊所八年始召還證之明各臣言行錄應
顧召遠在萬曆癸未正八年也癸未係萬曆十一年傳
中月字蓋年字 左都御史葛守禮以老乞致仕詔加
之誤今刊改

太子少保馳驛歸初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
後張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構殺拱守禮力為解乃免自
徐階及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

立人以為難守禮歸越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以戶部侍郎陳瓚為左都御史瓚異萬曆間有兩陳瓚
常熟人此據舟州年 明史增魏時亮傳者為
表為直隸獻縣人 秋八月丙子以禮部侍郎張四

維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張居正當國四
維歲時餽問不絕至是居正請增置閣臣遂薦之故事

人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及四維奉詔則曰隨元輔
等入閣辦事蓋上三字上親改也于是四維恂恂若屬
吏不敢以同僚自處隨居正後拜賜受官而已 丁丑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河決高郵陽山時南畿大水河決陽山而北淮決高家
堰而東高郵湖亦決清水潭口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

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初宏治間漕臣白
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觸岸輒壞乃開康濟河于高郵堤

東以避其險至是湖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河修
復老堤河成各曰宏濟遂為永利三編質實高郵湖在
高郵西北天長以

東之水俱漕此達于通河清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
里老堤洪武九年所築湖堤即西堤也其康濟河即故

東堤孝宗時白昂于堤東越民田三里鑿康濟河通備
避湖謂之東堤其捍備民田者為中堤至是修復老堤
改挑越河于是廢 戊子振淮揚鳳徐水災竝蠲被水
東堤而築中堤云

田租 九月戊午京師地震 是月禮部尚書萬士和
罷士和主禮部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為

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已給事中余懋學以言事
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

雍承風劾之士和遂謝病歸至居正沒起南京禮部尚
書引年不赴卒謚文恭士和既去以吏部侍郎馬自強

代之 改戎政尚書王崇古為刑部尚書以王之誥乞
養也尋加崇古柱國 冬十月丁卯京師地再震敕羣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臣修省致異明史本紀兩震月日及五行志並同三編
統系之十月日云京師九月地震十月再震與
明史同惟支稿作十月戊午京師地震十一月丁卯再
震誤也戊午支在九月丁卯支在十月史稿
于支不誤而月分 戊辰停刑 十一月乙巳祀天子
誤今據明史三編 南郊 十二月辛未罷明年元夕燈火 是冬泰甯部

長綽哈舊作花 舊作石炭 舊作黑 舊作布延台 大會哈斯坦舊作黑 舊作布延台 珠爾舊作卜 舊作木圖 舊作恭圖 舊作拱免 舊作免 等皆士默特之從

父及子弟行也率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總兵官李
成梁遣副將曹儘馳擊寇遂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

據西北高墩成梁邀戰發火器擊之敵大潰棄輜重走
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捷聞成梁以功加太

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捷聞成梁以功加太

子太保及黑神哈之役明史三衛傳不載今據李成樂傳在是年之冬證之三編六年日中神哈及明年入寇之博斯呼皆泰甯部長也三衛以繫通罕之怨頻年糾北寇犯邊其鴻台吉又一人乃土蠻從子非請達子今據傳參三編書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逮遼東巡按御史劉臺下獄張居正當國惡諸御史巡按在外每凌巡撫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院長嚴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之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切責其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故輔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張四維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等竝及其固寵黷貨諸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不法狀疏上居正怒甚奏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入見上言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諛國將竭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伏地泣不能起上為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行逮臺竟其事遂遣司禮太監孫隆齋手敕慰諭居正使起視事尋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為民初臺巡按遼東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為戶部誣臺私贖緩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蓋臺

安福人也于是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仍坐臺戍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 二月督漕侍郎

吳桂芳請開草灣河畧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港久堙入海止雲梯關一道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溢而鹽安高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雲梯哉桂芳復言黃水抵清河與淮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過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河流日

明通鑑卷六十六

五

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駭駭欲奪安東入海以縣治所關屢決屢塞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于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壩灣之溜而于金城至五港岸築堤束水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眾流匯圍祇文廟縣署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極全淮上不欲棄安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吸墨吳桂芳請開草灣河明史河渠志書于是年二月工竣在八月三編統系之二月本紀則但書工成于七月今分書之 薊鎮總兵官戚繼光重修三屯營成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舊城庫薄而隘會上即位詔增飾邊城遣侍郎汪道昆閱

邊繼光因請增拓之又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忠義一中所衛僅三百戶勢輕至是成又分所部十二區為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會綽哈入掠古北口前總兵官湯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繼光被劾不罪未幾綽蠻再犯遣兵擊却之 戶部尚書王國光罷國光主戶部精會計上年京察為南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休詔慰留之至是復因以請乃賜乘傳歸改南京戶部尚書殷正茂代之 是春哈斯坦大韋徵舊作委正即土蠻之弟營于大清堡邊外謀犯錦義總兵官李成梁率選鋒馳二百里逼其營攻破之殺部長四人獲級

明通鑑卷六十六

五

六十有奇 夏五月辛丑錄囚諭司禮監馮保曰茲當五年差官錄囚恐輕重或有冤抑其會同三法司堂上官審錄保于是偕刑部尚書王崇古等以情可矜疑者減釋有差 戊申祀地于北郊 是月土默特聯營河東李成梁掩其巢得利而還 六月庚辰復遣內臣督蘇杭織造 是月詔復修大明會典是書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至是禮臣題請從之明書系月從信錄系之五月禮部題請則六月十六日今據之秋七月丁酉詔蠲天下歷年逋賦有差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從輔臣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河決不時至已

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即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春兌運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壬寅遣御史督修江浙水利從巡撫都御史宋儀望之請也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嘉秀沿海而北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沿江而東皆趨江陰常熟其中太湖瀦蓄滙為巨浸流注廬山瀆暨澱山三泖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入于江東北經崑山太倉穿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浦各入于海諸水聯絡四面環護中如仰孟杭嘉湖常鎮勢繞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為諸水所

明通鑑卷六十六

美

受最居下乞專設水利僉事以裨國計下工部議請遣御史董之報可明史宋儀望傳不載此據河渠志 諭年改北被劾罷歸蓋繼之者為胡執禮及巡按御史林應訓並見河渠志 甲辰修泗州祖陵 辛亥草灣河工成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上以海口開濬水患漸平賚漕臣吳桂芳等有差本紀書之七月三編據本紀及賚錄 書七月辛亥而改閏七月 是月張居正言致治之道莫先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今之為守令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具文以追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

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請先下詔令撫按官肅清吏治以俟考成從之 八月壬戌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是日以雨免進講賜張居正等扇銀葉有差 是月河決崔鎮先是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河決章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于是徐豐沛睢甯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田廬泮沒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報可政本紀書是秋史稿系之九月三編輯覽系之八月證之河渠志正八月也今據八月書之 冬十月乙亥振徐州及豐沛等七縣水災竝蠲租有差 丙子晉張居正左柱國俸如伯爵呂調陽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明通鑑卷六十六

十一月甲午有四星隕費縣火光燭地質明落赤點于城西北色如硃砂長二里濶一二尺是月臨漳有星長尺許白晝北飛 十二月己丑命禮部祈雪 五年春正月己酉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從巡撫都御史邵陞議也時淮鳳二府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灌莽陞謀勞來安定之條上營田九事 一曰處財用二曰防欺隱三曰廣招徠四曰開溝洫五曰給牛種六曰備接濟七曰緩徵役八曰勵司牧九曰均責成其言防欺隱謂開墾之弊百出在官預圖卸責有捏未荒爲久荒未逃爲久逃者在民巧爲干澤有拋

熟以爲荒暫避以爲逃者甚或以民地爲官以甲產爲乙必先逐里逐戶彼此交質將空閒官地久荒近荒民地見在人戶久逃近逃人戶分爲六則俟流民之來歸者按籍授田既佃之後原主不得告訐則奸弊無所容矣言開溝洫謂鳳陽淮安之民懣情相習耕犁欹斜無復畛界撒種其中不幸水旱有束手枵腹而已須相度其地孰爲水勢入河之所而疏之以使其不積孰爲衆水趨匯之區而濬之以浸其下流大都百畝之地割爲一區周遭爲渠內開小溝而皆通于澤以入于河濠則委百畝之水于衆溝旱則運衆溝之水于百畝所謂天

明通鑑卷六十六

時不能使之害者此也未請設營田僉事駐劄兩郡之中不時巡行將招墾事蹟逐日登記年終繳查又擇鄉民之有心計者爲農師以分理其事疏入詔撫按官督營田僉事著實舉行三年之後遣官閱覈以行賞罰 二月乙丑廣西饑詔留上年事例銀振之 三月乙巳賜沈懋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綸宜黃人沈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甯歲後督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任戚繼光訓練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上即位進主兵部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

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至是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先撫福建次撫四川進撫兩廣前後積首功二萬一千有奇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咸改刑部尚書王崇古于兵部以戎政尚書劉應節代之 五月癸巳廣東羅旁猛平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猛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前總督殷正茂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翼代之至是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

明通鑑卷六十六

元

百有奇鄰境猛獍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為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平西對平羅旁賊史稿三編皆系之二月據進討之月日也明史本紀書于五月癸巳證之本傳言四閱月則以二月進兵五月平據奏捷月日也上下江者三編實上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即鬱水南江即龍水也龍水在羅定州西東西兩山者東山在羣慶府封川縣東西山在羅定州 壬寅重修乾清宮成 戊申詔修慈慶慈甯宮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足以娛聖母不宜時詘舉盈上入告聖母尋罷之西對明史本紀不載諸書皆系之五月今據紀事本末 秋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先是御史陳世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

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為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阻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為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漕臣吳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淤澁淮口梗塞于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閉向來湖水不踰五尺堤僅七尺今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堤加大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議以為必准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至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為河所迫徙而南時總河都御史傅希塾議塞決口束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路上令急塞決口而俟水勢稍定乃從桂芳言 閏月乙酉朔日食陰雲不見 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嘉納之 是月刑部尚書劉應節罷時錦衣馮邦甯皆保

之從子與應節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屬給事中周良寅劾之遂坐罷召南京右都御史吳百朋代之九月己卯張居正父喪赴至上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官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會所善同年戶部侍郎李幼滋致聖明次張居正傳滋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而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乃傳中旨諭吏部尙書張瀚留之居正乃陽上疏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佯爲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預吏部居正復令容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人臣禮勒致仕瀚以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于世至是忤之去士論乃協冬十月戊子有彗星見西南蒼白色長數丈氣成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逼女經月而滅張居正之奪情也時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請留和者相繼于是居正始請在官守制不造朝既奉詔起復遂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憤欲論之會彗星出詔百官修省乃首抗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庭堂之上而責以訐謏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即云起

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出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即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檢討趙用賢疏入已而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尙書馬自強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造居正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爲公語未訖居正勃率下拜索刀作劊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徑入不顧錫爵大驚趨出侍讀于慎行田一儻張位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趙志舉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格不入乙巳杖中行用賢六十穆思孝八十時中行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之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剖去腐肉數十瓣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用賢體素胖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穆思孝復加桎梏置之詔獄越三日始解發戍中行武進人用賢常熟人同中隆慶五年進士居正其座主也思孝嘉興人穆平江人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

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 丁未復
杖進士鄒元標戊邊元標吉水人是年登第方觀政刑
部問起復張居正亦抗疏言陛下以學尙未成志尙未
定欲留居正賜手敕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
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
尙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
終不定邪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辨非常
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今有人于此親生
而不顧死而不奔猶自號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
為喪心則以為禽兔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
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杖之如艾穆沈思孝之數尋
謫成都勻衛是時長星方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
揭謗書于通衢上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由
是元標與中行等五人直聲震天下 是月兵部尙書
王崇古罷初請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欵其從
孫徹辰台吉舊作切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請達西援崇
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請達請赴西海迎佛崇古言西行
非請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
陰泄其謀于番族以示恩于是給事中劉鉉尹瑾等交

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辨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
鎮勦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為危言以撼先帝
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自順義歸欵後二十年崇古
乃沒謚襄毅 崇古之罷也時方召總督宣大方逢時
為戎政尙書至則代崇古掌兵部又以張瀚免起王國
光未至命兼署吏部事 都御史陳瓚病免踰月以吏
部侍郎陳爌代之爌州 先是閣臣及禮部請
大婚吉期初議以是年之冬奉兩宮慈諭以明年三月
行之會錄囚期屆太后以大婚伊邇諭停刑張居正言
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行之若有德不用有
罪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等詳閱所開諸
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已久若不為之一
雪則怨恨之氣鬱而不散將必有妖沴疫癘之變則其
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已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概免
一年從之 十一月癸丑明史五行志書宗人府火于
十一月癸未疑所推大小建之差也若癸未
十一月之晦則十一月之朔當為甲寅俟以星變考
察百官四品以上京堂官令自陳庶官聽部院考察時
張居正以奪情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劫之于是論
救吳中行等之侍請張位趙志臯修撰習孔教相繼遷

謫南京御史朱鴻謨馳疏救中行等五人斥爲民南京
僉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方居
正以奪情令吏部論留張瀚叩之侍郎何維柏蒼曰天
經地義何可廢也瀚乃止居正怒取旨停維柏俸至是
亦以考察自陳罷之 戊午上召見張居正于平臺慰
勞之 十二月壬寅以星變罷蘇杭織造 是月工部
尙書郭朝賓致仕陞戶部侍郎李幼滋代之

明通鑑卷六十六

三

明通鑑卷六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七

起者雍攝提格盡
元默教祥凡五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六年春正月癸酉慈聖皇太后還慈甯宮以上將
大婚也太后在乾清宮教上頗嚴上或不讀書卽召使
長跪遇朝期五更至上寢所呼之起趨左右掖上坐取
水爲盥面挈之登輦以出上事太后維謹而諸內臣奉
太后旨者往往挾持太過上嘗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內
侍歌新聲辭不能取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翌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一

日太后聞傳語張居正具疏切諫令爲上草罪已御札
又召上長跪數其過上涕泣請改乃已至是將返慈甯
宮敕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
其朝夕納誨毋忘先帝馮几遺言 是月泰甯部長博
斯呼舊作速把亥糾土默特大入營于劈山總兵官李成梁
馳至丁字泊寇方分騎繞墻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搗
破劈山營獲級四百三十誠其長五人捷聞上爲告謝
郊庶致異明史本紀不載韃靼傳但書是年東昌之捷
正月諸書謂上將大婚遠東報捷正此時 二月戊子
也是年春凡兩次報捷今據傳分書之
上行冠禮加元服 戊戌免山東兗青登萊四府逋賦

庚子立皇后王氏詔英國公張溶充納采問名正使
輔臣張居正副之于是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涑言
大婚重典而使居正易服從吉駭觀聽不宜乞別簡用
不聽居正怒未幾出涑為僉事 三月甲寅禮部尙書
馬自強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張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
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儻多內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
易與因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
其下乃請增置閣臣上復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
人望而時行其所素厚遂薦用之自強負仇直名素迂

明通鑑卷六十七

二

居正不意得之頗以為德及居正還入閣二人皆守位
而已 甲子張居正乞歸葬父許之召見于平臺居正
奏言大婚之後宜擢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泣上亦
為之哽咽乃賜帝錫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
密封言事上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
宏供帳餞郊外百僚班送 庚辰遼東再奏捷時寇入
長定堡李成梁遣游擊陶承譽襲擊敗之獻馘四百七
十有奇張居正之歸也上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
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至是遼東之捷上
復歸功居正將大行賞賚遣使馳諭居正俾條列功次

以聞于是調陽益內慚預異遼東再捷明史成梁傳系
是月改南吏部尙書潘晟為禮部尙書以馬自強入
閣也 夏四月乙未免湖廣四川逋賦 丙午詔戶部
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兩初金花銀歲進內庫以百萬為
額至是又增買辦銀二十萬以為常 五月刑部尙書
吳百朋卒陞吏部左侍郎嚴清代之 六月乙未張居
正還朝先是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
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
正亟還朝上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
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襄王
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
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
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
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上慰勞懇篤予假
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
慰勞如之 居正之歸葬也湖廣諸司畢集惟巡按御
史趙應元不往居正嘆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
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
屬都御史陳价劾應元規避遂除名戶部員外郎王用

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炳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炳何不竝劾之卽炳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負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炳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炳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又言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于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

明通鑑卷六十七

四

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上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汲罷事見明史王用汲本傳居正以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則會葬在四月傳不具用汲得罪月日然言是時呂調陽在告調陽以七月致仕則用汲劾居正正還朝下是夏改刑部侍郎潘季馴爲工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總理河漕自河決崔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郵湖堤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輔臣張居正深以爲憂時河漕尙書吳桂芳議復老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華主塞決口東水歸漕兩人議不決會桂芳卒居正舉季馴代之季馴乃上兩河經畧疏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均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以濬海爲上策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闕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乃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舊口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決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五

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隄橫決至于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于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

明通鑑卷六十七

六

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旣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海乎故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旣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合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

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旣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自闢河不挑而深此所謂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濬海也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代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廣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甯湖而淮水無東侵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七

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又慮河水自睢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由睢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是以淮郡宴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泯也後因剝蝕旣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急拯淮民之溺多方爲疏導之計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

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
今新河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
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障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
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
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
渠恐人力不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
口即草濬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
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
昏墊之苦可免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
水可歸故道黃淮二河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

明通鑑卷六十七

八

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
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輝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
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
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
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置扉壩以防外河曰剗滾
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
河之議以仍利涉上悉從其請夏異據明史河渠志及
潘季馴傳命季馴治河
在是年之夏三編書之二月蓋命下之日也是時季
馴方召為刑部侍郎未幾遂有治河之命今據明史
秋七月乙卯大學士呂調陽致仕調陽在閣小事則
張四維代擬大事則馳報張居正于江陵因堅卧稱疾

不出累疏乞休及居正還遂致仕去 丙子詔江北諸
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
三年後起科 是月詔司禮監會同禮部揀選內豎三
千五百七十名應用于是禮科給事中李天植上言陛
下續服初年允收馬安等三千二百五十人部覆永不
為例今六載之中兩收數千倖門日啟覬澤者多儻得
收回成命散此黨與上也不然乞裁取其半疏入報聞
三編

御批曰嘉靖時批政甚多獨其裁抑中官頗得制馭近
習之道故涓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幾數十年神宗承

明通鑑卷六十七

九

其遺制正當申嚴禁令何以復廣加遴選竟至三千
五百人之多蓋由馮保居中用事吹噓引進使黨類
復致蔓延而若輩氣焰既滋勢即難于鈐束未幾而
蠱惑日甚礦璫稅監四出征求元氣由茲削盡馴至
茄花委鬼竊弄威權貽毒遂傾國祚履霜堅冰此其
漸矣

以戎政侍郎張學顏為戶部尚書學顏巡撫遼東內召
甫回部會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遂陞任代之 九月
庚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六年後起科 辛未停刑
以大婚故也 是秋中官魏朝奉張居正母行儀從爐

赫觀者如堵比至上與兩官慰諭幾用家人禮復賜賚加等 冬十月辛卯馬自強卒自強入關不數月張若正還呂調陽致仕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為充位而已至是得疾卒贈少保謚文莊 十一月辛酉祀天子南郊 十二月博斯呼綽哈復糾土默特部諾木圖恭圖即煖免拱免詳見前大小韋徵即大小委正見前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李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擣圖山斬首八百四十及其長九人獲馬千二百匹寇皆倉皇走出塞捷聞廷議以為成梁功多宜膺封爵從之 高拱卒張居正請復

明通鑑卷六十七

十

其官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久之保敗居正沒廷議以諳達封貢追論拱功始贈太師謚文襄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六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三編云明食貨志明代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可攷者洪武二十六年宏治四年及是年而已明初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所以減者周忱所謂或後倚于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蹤跡也故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為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復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

載竣事

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

施觀民以科斂民財私淑書院坐罪褫職而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後毀應天等府書院六十四處 二月己丑遣使分閱邊防又分遣科道等官往各省察地方官有科斂及侈費者劾之 三月甲子免淮揚積年逋賦從張居正請也 是月詔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場意外之虞可為寒心此後望力加撙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官太倉所儲屢有宣索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因言

明通鑑卷六十七

十一

萬曆五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有奇六年所出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今歲入則損于前歲出則浮于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疏上留中尋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 夏四月癸卯上命張居正書離肅殿箴揭之御屏居正撰進大要以勅天命謹萬幾凜燕閒嚴宥密離在官肅在庸無逸乃逸而天下治又言沖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危厲者養安憂勞者養樂上

嘉納之汝異明史居正傳不具三編據實錄書之四月肅雖三編據實錄書之四月五月丙辰以遼東功封李成梁為南
遠伯歲祿八百石汝異二編系封成梁于六年之冬據在是年五月丙汝異二編系封成梁于六年之冬據辰今據書之
給事中王道成等請停蘇杭織造不許張居正為面請

乃減其半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以給事中所上災傷
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
剝民間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宜加意撙節凡官中一
切用度賞賚裁省禁止上首肯之 六月辛卯詔覈兩
畿山東陝西勲戚田賦初穆宗時戶部議定勲戚莊田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世次遞減之限事見隆慶二年因著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
官勲戚田俱聽有司徵之而乞請者仍不絕至是復加
清丈有踰額及隱占者按治之 秋七月壬子以蘇松
水災撫按官請先行振濟隨賜蠲免從之 戊午京師
地一日凡再震 乙丑以水災復罷蘇杭織造于是給
事中顧九思王道成等請召還中官上以示張居正居
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恤江
南水災並陳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力為之解乃已
八月辛丑免泗州興化寶應山陽清河桃源鹽城田租
以頻年河患也 是月詔減蠲徭征派自嘉靖間行一

條鞭法民頗稱簡便而諸役冗費名去實存有司追徵
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覈減銀凡一百三十萬有奇 冬

十月土默特等復犯遼東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
入李成梁命諸將堅壁自督參將楊粟等遏其衝會勤
鎮總兵戚繼光赴援寇遂退與博斯呼合壁紅土城聲
言入海州而分兵襲錦義成梁踰塞二百餘里直抵紅

土城堡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是役也張居正實
預授方畧云汝異明史本紀不載見魏輶傳書是年冬
方畧見魏輶傳中紀事本末言居正論邊臣勿輕戰堅
壁清野彼無所掠將自阻請令巡撫梁震龍駐永平戚
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遂敗汝異明史本紀不載見魏輶傳書是年冬
之所謂方畧者此也汝異明史本紀不載見魏輶傳書是年冬十二月張居正服除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上預問日期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至日召對平臺
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兩官皆有恩賚而慈聖太
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侍宴 是冬河漕都御史潘季
馴報兩河工成賚季馴及督漕侍郎江一麟銀幣遣給
事中尹瑾勘實以聞汝異明史本紀系河工成于八年
渠志言河工成于是年之冬汝異明史本紀系河工成于八年季馴
傳書于十月今仍系之是冬下
八年春正月都御史會省吾為工部尚書以
李幼滋予告也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汝異明史本
作二月辛未朔明史稿 戊子上親耕精田禮成賜公
卿等銀幣有差 戊戌以兩河工成加潘季馴太子太

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督漕侍郎江一麟等遷
權有差是役也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
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
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礪豐大壩
各一道徐沛豐礪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等處減水
石壩四座遷通濟閘于甘羅城南淮揚間堤壩無不修
築凡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明鑑曰束水攻沙治河之要法水不束則不能攻沙
隄不堅則不能束水其理甚明吳桂芳始因全河入
海止雲梯一逕疑乎太狹欲委安東為黃河入海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路朝議不許許其開草灣河草灣既開正河轉淤遂
有崔鎮之決於是多濬海口之議與而實未得要領
也夫欲穿草灣為支渠而不知正流反以水緩而淤
假令多穿海口不惟施工甚難且流以散而益緩緩
而益淤其能使之暢然歸墟乎潘季馴主以水治水
之說急繕隄堰卒以成功蓋能確有定見不為異議
所惑耳

三月辛亥上奉兩宮皇太后率皇后謁天壽山陵賜所
過州縣田租甲寅還京師 丁卯賜張懋修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懋修居正子也初居正子敬修嗣修先後

領鄉薦上即位之二年甲戌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
停是科考選五年丁丑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
屆會試懋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
第一人及第攷異事見明史選舉志三編據之按貢舉
攷言張懋修廷對卷初擬第三御筆改第
一蓋中官有德惠之者實出首揆意也三
編以為特擢第一人及第者指此附識之是月寇犯
遼東初池東都督王兀堂通市于寬甸參將徐國輔弟
國臣強抑市價兀堂遂與豪酋趙鎖羅骨數以零騎侵
邊至是率四萬騎犯髮陽及黃岡堡指揮王宗義戰死
寇復以千餘騎從永甸入李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
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

明通鑑卷六十七

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并錄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
伯爵攷異諸書皆記兀堂寇遼東十七年之冬此據明
史李成梁傳在是年三月三編系之四月據奏至
月日張居正扈上謁陵還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
歸政凡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傳慈聖太后口諭張先
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令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時
上顧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稱少師張先生
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為帝者師云 夏
四月以兩淮災詔撫按官振恤竈場並江北連年告饑
州縣命支營田銀及各倉貯粟振之戶部言有司積穀
振荒先年立法俱止貯州縣不知各府為知縣表率亦

當照例存積以備災振從之及異自振卹窳場以下三編摺實錄增今從之

閏月庚申平廣西八寨初設正茂既平古田八寨之賊懼而歸降已復并龍哈唏咳為十寨立長官司久之諸寨復聚黨作亂據民田產白晝入都市剽掠甚至攻城劫庫戕官吏至是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統兵進勦斬首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分八寨為三城增建二堡于是右江諸獍始安輯輸賦 六月南畿大水先是鳳陽等處雨滂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左道成因疏言黃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能容洩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從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是夏謫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時張居正當國政尙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為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譴言事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為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美詭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傳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

所以內自顧恤甯自同于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于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尙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為公任怨遂出為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及異世卿論外見明史本傳在是年通紀系之四月今書于夏年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大猷以平古田獍功進世蔭已為巡按御史所劾回籍聽調久之起是職領軍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賜祭葬謚武襄武平崖州饒平皆為立祠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家之數起五猶一人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初為汀漳守備蒞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及為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敷歷東南大小百十餘戰所向無不勦滅威名震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為綸所推重如此 八月庚申彗星見東南方每夜漸長縱橫河漢間凡七十日而滅 是秋王兀堂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擊敗之兀堂由是不振 改潘季馴為南京兵

部尚書季馴又請開新集至小浮橋以復黃河故道給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撫周鑑等不可而止至是遂遷

冬十月辛丑汰內外冗官是時兵部尚書楊兆協理京

營奉詔協理一職歸本部侍郎帶管兆遂疏辭協理因

裁之仍敕吏部核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冗濫者裁

之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也

乙巳蘇松常鎮四府災詔將倉糧漕糧屯糧各酌量

改折常熟吳江長洲崑山四縣被災尤甚以餘剩兵餉

並發贖銀分振之改與自酌量改折以下十一月

丙子詔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始為歸戶冊以田

明通鑑卷六十七

九

從人法簡而密張居正當國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

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于是豪猾

不得欺隱里甲免陪累而小民無虛糧因下戶部條為

八款一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則免一議應委之

官以各右布政使總領之分守兵備分領之府州縣官

則專管本境一復坐派之額謂田有官民屯數等糧有

上中下數則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詭混一復本徵之糧

如民種屯地者即納屯糧軍種民地者即納民糧一嚴

欺隱之律有自陳說占及開墾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

者連坐豪右隱占者發遣重處一定清丈之則一行丈

量磨算之法一處紙劄供億之費詔如議行之至是勘

實總計天下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宏

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尙綜覈頗以溢額為功有司

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措克見田以充虛額後遂按溢

額田增賦而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多受其累云明史

本紀是年十一月度民田食貨志書度民田于萬曆六

年據志言期三載竣則以六年下令以八年勘竣報聞

也三編亦系之八年戊寅上夜宴乾清宮為近侍孫

海客用所惑杖二內使幾斃慈聖皇太后聞之立命馮

保捕海用等杖而逐之上悔悟諭內臣曰孫海客用凡

事引誘朕無所不為今安置南京以後但有此等小人

明通鑑卷六十七

九

即同舉名來奏仍命文書房官宣示閣臣張居正等謂

降黜未盡其辜宜發充淨軍上從之次日居正等回奏

曰自聖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乃數月之間

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但

臣等身隔外庭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缺故不

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益者三樂損者

三樂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語云樹德務滋除惡

務盡其各監等官俱令自陳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

恣者汰之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四星宜大行

掃除以應天變臣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與聞此後不敢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與官壺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奸佞不忠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皇上亦宜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時上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嫌居正及保矣明史張居正傳而馮保傳則云時上年十八又云時八年十一月也明史紀事本末系之是月戊寅今從之惟保傳有太后切責帝令長跪受教保又屬居正草帝罪己詔頒示閣臣云云與李太后傳詞意畧同而李太后傳中所記又似在上未婚及太后未返慈甯宮之前其為一事二事蓋不可攷今據傳參三編書之其月分則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據保傳日分則據紀事本末蓋紀事所記居正當國其年月日多據太岳集云

三編發明曰懲劄內官其名甚美第所劄逐之璫寺不過取馮保不悅者而汰去之則此舉適所以阿保之好惡而已而其事皆贊成于居正尤可駭聽居正身為首輔必與保相固結事事曲為迎合又使蒼頭與保私人結為兄弟以聯聲勢作威竊柄固恤人言一至于此况自陳之典本屬具文大臣或偶循例避賢引退乃以行之宦豎而復濟以私心為實為名義安所取觀居正疏諫之語且謂不敢以外臣自限此正欲統擅內外之權以挾制其上然神宗亦因是見

嫌而內官之心終無以服所謂懲劄者亦復何益徒使積怨流毒遺患後來大臣懷私以事其上其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可勝道哉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以聖學方新經筵日講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溯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乃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實錄寶訓分類編輯以經筵日進講上嘉納之是月刑部尚書潘晟致仕陞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九年春正月庚午以新歲五日狂蕪蔽天敕邊臣加意警備直隸巡按御史范鳴謙言邊防固宜飭內治尤當修如刑罰未當宜敕有司不許混淆久監贓罰貪墨未息宜敕新選官不許借貸豪門致赴任責收無措橫肆誅求荒蕪未墾宜敕淮安鳳陽二府官員留心農事盜賊未殄宜敕有司不許欺蔽而大要尤在君心之修省起居以時嗜慾以節講筵毋憚詳問大臣宜賜咨詢端好尚禁奢靡庶災異潛消休徵協應疏入報聞 辛未吏部議各部員外郎主事以下應裁者歸併兼管令在任候裁戶部議鳳陽營田僉事各員應裁者歸併州縣報可 癸酉土默特犯錦州先是寇數侵邊不得志益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

尋遼薊兵竝集遂引去未幾復以二萬餘騎從大鎮堡
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周之望王應榮
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力戰死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
杏山李成梁馳援始出境祝國據明史李成梁傳寇犯
九年正月蓋奏至 己卯命翰林官分番入直時張居
月日也今據書之 正言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眾欲交攻之會必
使常有所繫然後縱欲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竊
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奉侍清燕或承認登
答或應制賡酬皆寓風勸箴規之益翰林撰述討論為
其職務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瞻其餘翰林亦皆需次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待用宜令分番入直每日輪四員同日講諸臣在館祇
候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有所采錄或鑒賞名筆有所
題詠即屬諸臣具草或不時而賜質問以觀其才品高
下從之 辛巳吏部復議裁革北直隸保定等府同知
通判官以下五十五員南京福建倉大使等四十六員
浙江布政使司都事等官二十員江西陝西延綏鄜陽
等處司府州縣佐貳雜職等官三十員南贛貴州司府
縣驛等官十員南京中左二府錦衣衛各僉書大教場
等營把總八員皆報可 甲申土默特復與哈斯坦黑
石炭詳大小韋徵即大小諾木圖恭圖即煖兔諸部聚
見前

兵塞下謀入廣甯李成梁帥輕騎從大甯堡出塞四百
餘里擊之敵大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戰
且行先後斬首三百四十及其長八人錄功增歲祿百
石世蔭一等 二月張居正進儒臣分輯列朝寶訓實
錄成書凡四十類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
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
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
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
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
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
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名曰訓錄類編以日講之
期如先年進講帝鑑圖說故事講解一二條以裨政治
旌武義孝子王世名初世名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
屋為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
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伴受
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已像于旁帶刀侍朝夕泣拜
且購一刃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為諸生及生
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
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于眾入白母即取前封

識者請吏請死時去父死六年矣知縣陳某曰此孝子
也不可置獄別館之而上其事于府府檄金華知縣汪
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
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
乃就死許之歸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遺也以父
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至縣人
奔走直世名者以干計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
之世名大慟以頭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
為隕涕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
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妻俞氏

明通鑑卷六十七

語

撫孤三載自縊以殉詔旌其門曰孝烈國朝旌孝子王
錄皆系之是年二月證之明史考義傳亦世名明書從信
特書云時萬曆九年二月也今據增入 三月丙寅
大閱準隆慶三年例行也閱畢諭兵工二部重造盛甲
限每年造千副五年通完 夏四月丁酉振山西被災
州縣 己酉山西蔚州地震聲如雷屋宇皆裂同時大
同鎮堡各州縣俱地震有聲 辛亥上御文華殿日講
畢張居正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報災疏進因言淮安
鳳陽蘇州松江四府連被災傷徐州宿州間至以樹皮
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振之上
從其言乙卯詔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

見貯銀米儘有贏餘足以協濟飭有司實力奉行國朝
編是月振南畿災蓋張居正以破格請之也從信錄及
紀事本末所記尤詳一書四月十八日一書四月辛亥
辛亥即是月十八日也下詔 是月哈斯坦復犯遼陽
在乙卯今仍據本紀連書之 副將曹簞出禦之追至長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
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逮
簞等下吏成梁不問國朝遼陽之敗明史本紀系之三月
今從 京師旱張居正以蠲振頻興請擢節官中耗費
因言嘉靖間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
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上納之 兵部尚書
方逢時致仕逢時自五年召理戎政時方總督宣大還

明通鑑卷六十七

語

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上疏言數年以來九邊生齒
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
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
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諸達討治即俛首聽命而異
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
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皆未觀事機之論也夫
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
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賄有市本有撫賞計三
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
馬價十餘萬十纜二三耳而民間耕獲之入市買之利

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肝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所不可知者諸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

明通鑑卷六十七

美

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因復奏上款貢圖尋代王崇古為尚書凡四年累疏致仕至是得請歸上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畧明練措置邊事悉協機宜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召兵部尚書總督薊遼梁夢龍回部管事 五月詔盡賣民間種馬以互市饒馬也國初有官牧有民牧後定制悉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繼曰種馬按歲徵駒而孳生常不及數馬戶無以償輒多逃竄隆慶間太僕少卿戴金言種馬之設專以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既足三萬

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穆宗可其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從之至是互市馬益多乃盡賣種馬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其後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而罔政大壞 是夏戶部尚書張學顏上會計錄學顏精心計張居正深倚任之乃撰是錄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丈條例釐兩京山東陝西勳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詭借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陂八十餘萬頃民

明通鑑卷六十七

毛

困賠累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歷十年間最稱富庶學顏有力焉然是時官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學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黃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爭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為定額人亦以是少之 夏 明史本紀系之是年四參書之系于是年之夏○又按明史王國光傳國光為戶部以四年告歸行以所撰萬歷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然則學顏所上即國光原本重加訂正者也 秋八月庚子遼東定邊等衛雨雹如雞卵秋于此 未盡傷凡百餘里 丁未揚州泰興海門如皋等處狂風大作屋瓦如飛驟雨如注陂塘圩埂盡決漂浸官民

屋舍凡數千間男婦死者無算 九月丁亥停刑 冬十月己亥土默特復連博斯呼等十餘萬騎攻圍廣甯不克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及十三山驛攻義州李成梁禦却之 十一月丙戌振真定順德廣平三府災從巡按御史范鳴謙之請也鳴謙請分別蠲振乃定夏稅全徵者于秋糧抵免之 是月張居正一品考滿晉太傅左柱國張四維亦加柱國 是歲張居正請盡覈天下徭賦及諸司之冒濫冗費者居正以江南大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通賦請遣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于是國藏日充裕而豪猾者輒以是怨居正 是

明通鑑卷六十七

天

年京察兵部員外郎孟秋坐謫秋荏平人舉隆慶五年進士為昌黎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去之日老稚載道泣留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關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遂以是年京察坐貶歸塗與妻孥共駕一牛車道旁觀者咸歎息許乎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茹屋數椽書史狼籍其中歎曰孟我疆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別號也後起官刑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卒秋既歿廷臣為請諡者章數十上天啟初賜諡清憲 十年春正月淮揚海溢浸豐利等鹽場三十滄死二千

六百餘人 二月癸巳順義王詣達卒詔賜祭七壇綵緞十二表裏布百匹示優恤其妻伊克哈屯即一克哈屯譯見前率子鴻台吉等上表進馬謝復賜幣布有差國語諸達死諸書皆系于九年之冬明史本紀蓋拂奏報 丁酉免天下積月日也魏祖傳亦云十年春今從之年通賦張居正言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則見年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乎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無已民何以堪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給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廢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今戶部自隆慶元年至萬曆七年各省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而江南蘇松兩府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昨應天巡按孫光祜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國計未敢擅議竊謂德惠當出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上從之凡免一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故有是舉 三月庚申杭州兵變初杭州東南二大營兵每名月給餉銀九錢巡撫都御史

明通鑑卷六十七

天

杭州東南二大營兵每名月給餉銀九錢巡撫都御史

吳善言奉詔議減三之一各兵稍有怨言至是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構其黨擁訴于巡按御史張文熙且言
春汛屆期例應防海若搭銅錢不便攜帶文熙好慰遣
之善言還出示曰餉減已定不願者聽其歸農次日兵
遂大譟三司官往諭因圍繞不放行文熙傳諭始釋而
擁入撫解縛善言以出痛毆之文熙率三司官吳憲及
巡鹽御史孫旬等多方戒諭始解散歸善言文熙因劾
善言撫馭乖方自貽羞辱至于營卒應嚴懲首惡以定
人心時巡撫宣大張佳允方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張居
正以其才薦之代善言丁卯以佳允兼右僉都御史巡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撫浙江討之既二月庚申杭州兵變此疑據奏報月
日也越七日丁卯命張佳允巡撫浙江據
命討月日也諸書皆系平賊于四月本紀
三月討定之語牽連並記耳今分書之 丙子泰甯
部長博斯呼即速把與弟綽哈即炒花子布延圖舊作
見前免入犯義州李成梁禦之鎮夷堡設伏待之參將李平
胡射中博斯呼脅墜馬蒼頭李有名前斬之寇大奔追
馘百餘級綽哈等慟哭去博斯呼為遼左患二十年至
是死上大喜賜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 己
卯倭寇浙江温州 夏四月戊子朔諭禮部令民及時
耕桑毋事游惰 甲午甯夏靈州土軍馬景等作亂殺
參將許汝繼屠其家巡撫都御史晉應槐討誅之 庚

子以久旱禱雨敕羣臣修省五日復以疫癘盛行死者
甚眾敕太醫院官廣施葯餌並出太倉銀振卹 丙辰
彗星見西北形如匹練尾指五車歷二十餘日始滅
是月禮科給事中石應岳上言浙江既標兵毆辱撫臣
靈州復士卒屠慘參將四月末旬彗星出于五車雨澤
愆期風霾蔽日人民疫死農務無依天異人變疊見可
謂警戒矣惟陛下抑左右之專恣斥侍從之諛佞損燕
閒過度之樂罷營繕不及之工疏入復下詔修省 張
佳允巡撫浙江行至嘉禾聞杭民亦以行保甲故稱亂
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伴問民所
苦下令除之眾益張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召遊擊
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人斬其三
之一乃伴召馬文英劉廷用予以冠帶而密囑景星捕
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上優詔褒美 五月
庚申免先聖先儒後裔丁糧從福建巡撫勞堪議也自
聖裔外竝及宋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
真德秀劉子翬有差又免故大學士楊榮後裔亦如之
庚辰振畿內饑從戶科給事中顧問請也問言順天
等八府自萬曆八年雨暘愆期收成歉薄至九年十年

恒陽禾稼枯槁是以民有菜色元氣重傷生者逃移死者枕藉真定大名一帶尤甚宜特加振卹竝蠲免田租從之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振太原平陽潞安饑詔發內帑及商稅銀并倉穀相兼拯之 乙巳加張居正太師先是三月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許之上頻頒敕諭問疾出金帛爲醫藥資至是四閱月不愈百官竝齋醮爲之祈禱南都泰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上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令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會遼東奏捷乃有是命初居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舊例文臣無真拜三公者有之自居正始也 以前禮部尙書潘晟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余有丁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居正自度不起乃薦晟及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協清議居正以座主故又晟曾授書于馮保因薦之晟未至御史雷士楨給事中王繼光相繼劾之晟中途疏辭張四維度申時行不肯爲晟下乃擬旨允之命下五日而罷按此據明史爲馮保所愛書者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若據馮保傳則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晟入閣保卽遣官召之按居正與保相結而晟又座主乃委之昏甚不能自主疑出傳狀中掩護之詞今據保傳爲得其實 丙午張居正卒上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

師傅者贈上柱國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謚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爲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上亦悉心聽納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邊事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清郵傳核地畝故神宗初政起衰振墮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之力也然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卽以私憾廢遼王奸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士大夫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繼竟擬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居正卒餘威尙在言官奏事尙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子孫並致禍敗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爲背居正遠厲聲曰當讀作勃上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上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駭乘云 是月前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卒臺戍潯州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時以爲承張居正指害之也是日居正亦卒按此據明史劉臺本傳其卒與張居正同日今系之是月下秋七月庚午振平慶延臨鞏饑 八月丙申皇長子常洛生恭妃王氏出也妃初爲慈甯宮人年長矣上過慈

甯官私幸之有娠戒左右勿言慈聖太后聞之一日侍
宴取內官起居注示上且好語曰吾老矣未有孫果男
也則宗社之福奚諱焉尋又言母以子貴甯分差等上
乃以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皇子生御殿受賀交與據明史稿
皇子生于是月丙申蓋八月十一日也明
史系之九月丙辰據頒詔之日今分書之 癸丑免畿
內被災夏稅 九月丙辰以皇長子生頒詔天下大赦
免各省田租三之一 甲子上仁聖慈聖兩皇太后徽
號交與據明史稿是月丙辰朔甲子初九日也明書繪漢志所載
詔文一書九月初六日一書九月十一日與史小異
今仍據 冬十月丙申蘇州松江諸府大水衝壞民居
以千萬計漂流田禾十餘萬頃死者二萬人詔賑之並

明通鑑卷六十七

書

蠲免稅糧 是月吏部尚書王國光罷國光有才智初
掌戶部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于初會張居
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上怒遂落職閒住已念
其勞命復官致仕 改兵部尚書梁夢龍于吏部先是
張居正將卒自潘晟余有丁外復薦夢龍及侍郎許國
陳經邦已復薦尚書徐學謨會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
等可大用上為黏之御屏將以次用之夢龍省吾皆加
太子太保 十一月召總督薊遼軍務吳克為兵部尚
書克以是春偕李成梁擊斬博斯呼以功進兵部尚書
至是梁夢龍改吏部命克還管部事 十二月壬辰謫

大監馮保為奉御安置南京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
正專擅威福其黨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
鎮撫與居正蒼頭游七比通賄賂然上呼為大伴頗憚
之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上積不能堪以迫于
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
然猶肆橫如故潘晟既罷保方病起詎曰我小恙遽無
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
廢弟姪一人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
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之吏部
尚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之其私人徐

明通鑑卷六十七

書

爵及內官張大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上已積怒保東
官舊聞張鯨素害保籠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為保所
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
張居正交結狀請令保閒住上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
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會御史江東之首劾
保黨徐爵詔下爵獄論死御史李植遂列保十二大罪
上震怒遂謫保南京安置籍其家金銀百餘萬珠寶瑰
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上曰老奴為張居正
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
后問以為言上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

其價驟貴也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 壬寅復建言諸臣職從御史孫繼先請也繼先言人君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之士前日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以張居正奪情一事建言得罪至廷杖遣戍陛下豈不知諸臣無罪但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安居正之心頃因御史李植言斥馮保則諸臣賜環不可稽遲矣至于忤觸居正如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模孟一脉王用汲等亦當一體復用以開言路從之先是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坐降調然上意已漸移至是並復維賢職 是月御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史江東之發馮保徐爵奸竝糾吏部尚書梁夢龍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會省吾侍郎王篆皆被論篆斥爲民夢龍省吾皆致仕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鶴爲工部尚書 改刑部尚書嚴清于吏部初清主刑部獨不附麗張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籍獨無清名上深重焉會梁夢龍罷乃改清代之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

年卽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竝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紀實談兵家遵用焉 是歲寇犯瀋陽初王杲之死王台實獻之杲子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然嘗欲報之會王台死虎兒罕勢遂衰海西有南北兩關王台所轄則南關也素與北關清佳砮楊吉砮等爲讐于是阿泰附之 舊譯泰台 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汎河李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阿泰復糾阿亥 舊譯亥 連兵入瀋陽城南渾河大掠而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呼塞 舊譯時 射死阿泰連破阿亥寨擊殺之獻馘二千三百杲部遂滅

明通鑑卷六十七

三

明通鑑卷六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八 起昭陽協治盡著 雍田敦凡六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十一年春正月辛酉京師風霾欽天監奏主邊兵
壬戌救兵部令各邊將慎加防備 是月緬甸犯雲南
初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勢遂強
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為隴川宣
撫司多士甯記室士甯妻以妹鳳誘士甯往見瑞體潛
與子囊烏弄醜殺之竝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

明通鑑卷六十八

偽命代士甯為宣撫已而瑞體死子應襄嗣鳳導之入
寇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等處已陷順甯指揮吳繼登
千戶祁維垣戰死巡撫劉世曾以聞請以南京坐營中
軍劉綎為騰越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為永昌參將
各提兵五千竝調諸土軍會勦從之綎都督顯子也
緬甸入寇據明史本傳在去年十月此蓋奏至月日
也本紀系寇永昌于閏二月甲子今據三編彙記之
召南京兵部尙書潘季馴為刑部尙書 二月戊子承
天府地震 閏月甲子詔封諱達子徹辰汗為順義王
徹辰汗舊名徹辰汗者鴻台吉更名也 即黃台吉三編
作乞慶哈 或作鴻或作歡
乙丑車駕發京師謁天壽山陵免所過州縣田租庚午

如西山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辛未還宮 三月甲
申追奪張居正官階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
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斥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
為民居正諸所引用者先後斥削始盡 乙酉振臨登
平延慶五府旱災免田租 或異明史本紀系乙酉于閏
二月閏月無乙酉也或係例
誤或乙酉有誤字 今改入甲申下 庚子賜朱國祚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廷對輔臣張四維子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
中式預焉時御史魏允貞陳時弊四事因言自居正三
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
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疏上張四維大愠因

明通鑑卷六十八

為其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上竝慰留而責允
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竝貶秩調
外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
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 是月兵部尙書吳
克罷時魏允貞劾克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餽馮保金千
兩封識具存給事中王繼光亦言克受將吏饋遺御史
林休徵助之攻上乃令克致仕去後數年卒初拱罷相
克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超擢用之克釋褐十三年而
得節鉞前此所未有故允貞竝及之然克邊功與王崇
古方逢時相亞云 左副都御史邱樞上疏畧曰京官

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此
考績之積弊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私囑已衆甫臨所
部竿牘踵來此請託之積弊也撫按考察監司必託之
有司有司不顧是非侈加善考此訪察之積弊也撫按
所劾半在單寒其有勢力者雖貪墨仍登薦剡此舉劾
之積弊也懲貪之法全在提問乃或陰縱使去或朦混
倖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
此提問之積弊也薦則先進士劾則先舉監此資格之
積弊也州縣佐貳役之如輿隸其有貪黷者又不屑禁
治禮與法交失考課教職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此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待佐貳教職之積弊也爲巡按所舉者卽自居門生歲
時饋問終身不絕此饋遺之積弊也陛下誠大奮乾綱
痛懲吏弊天下可治矣上嘉納之 夏四月丁巳張四
維以憂去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爲居正
卒四維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
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上納其言朝政爲之稍
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沈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
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爲首輔
四維愠語時行答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
相迫爲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然然而已四維

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
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 己未以吏部侍郎許
國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國與申時行善
會張四維去時行爲首輔因薦之 甲戌承天大雨江
溢漂沒民居人畜無算 是月廣東羅定兵變初總督
兩廣凌雲翼平羅旁徭改瀧水縣爲羅定州 事見萬州
有東西山東設東安縣西設西甯縣留參將陳璘填之
至是璘以東山建寺廟起營兵三百人充役左右營卒
遂亂執哨官劉一鸞扶幾死璘捕斬其首惡黃玉等百
餘人遂平之 致仕大學士徐階卒階里居後爲高拱

明通鑑卷六十八

四

所厄及拱罷始得安萬曆十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
存問賜璽書金幣至是卒贈太師謚文貞階以恭勤結
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
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階以三語榜于直廬曰
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
是票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爲名
臣 改異三編系階卒于是年四月證之明史本傳言萬
卒似階以萬曆二年卒也然三編載階卒于萬曆十
年四月而明史稱又書階卒于四月己巳皆據實錄又
攷太岳集所載居正乞優禮者頌疏言階年已八十與
毛紀等年壽相同存問一節宜從優厚云云據其子懋
修謂此疏及徐公八十壽文皆先公病急將屬續之前
自爲之然則階蓋以萬曆十年年八十所請明年者乃

十年之明年正與史稿三編十一年階卒相符傳言階嘉靖二年登第奉旨歸娶當在二十歲上下若萬曆元年八十則登第已改戶部尚書張學顏于兵部工部三十矣今刊正

尚書楊巍于戶部以戎政尚書楊兆為工部尚書 六

月乙丑振承天漢陽鄖陽襄陽災時四府皆罹水患命

巡按御史等動支布政司庫錢糧並發近府縣所貯銀

與倉穀相兼分道振卹 是月擢編修吳中行為右春

坊右中允檢討趙用賢為右春坊右贊善時廷臣交薦

中行用賢輔臣申時行言此二臣遭挫已久茹痛已深

不宜但叙年資僅從常調乃有是命致異中行用賢以

摺從信錄本之編屏章申時行再薦晉官

明通鑑卷六十八 五

月吏部尚書嚴清以病免清長吏部日討故實辨官材

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知其廉儉書問

幾絕至是得疾上猶數問尚書病愈否改戶部尚書楊

巍于吏部以南京兵部尚書王遴代巍 都御史陳爓

罷起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趙錦代之 八月丙辰免山

西被災稅糧 九月甲申上率皇后如天壽山謁陵已

丑還宮時上議作壽宮于大峪山御史傅應禎方召還

復官聞上將幸昌平而薊鎮告警應禎止上勿行上雖

不從優詔荅之 冬十月癸亥停刑 辛未河南湖廣

水災詔分別蠲振有差 是月禮部尚書徐學謨罷學

謨素與張居正厚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

葬父學謨事之謹遂召為刑部侍郎越二年擢長禮部

自宏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

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由

他部拜禮部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沒學謨

急縮如于申時行以自固及是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

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奪子琦俸未幾吏科

給事中鄒元標復劾之乃令致仕歸以禮部侍郎陳經

邦陞任代之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辛丑免蘇

松被災稅糧 十二月甲子禮部彙奏四方災異詔羣

明通鑑卷六十八 六

臣修省 庚午慈甯宮災慈聖皇太后移居乾清宮命

百官修省三日給事中萬象春言保身節用二事御史

丁此呂言慎舉動宏聽納正典刑去倖位訓近侍五事

又請撤鰲山燈火停蘇松織造江西燒造還建言謹謫

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連誅徐爵游七疏入皆報聞 是

月吏科給事中鄒元標以慈甯宮災上言六事時上方

留意聲色游宴元標因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

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如勿為陛下誠

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疏入上以為刺已怒甚時元標

方劾徐學謨申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亦銜

之遂謫南京刑部照磨 是歲

大清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初古喀之役城主

阿泰死之阿泰妻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聞警恐女孫被陷率三子

顯祖往援先後入古喀城城中守禦甚堅李成梁不能

克而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地有尼堪外蘭者詭往招撫

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遂並害

二祖

太祖時年二十五國人號聰睿貝勒痛

祖父之讐爰起兵討尼堪外蘭襲之于圖倫城尼堪外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七

蘭遁入嘉班城舊作甲板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遂克之時

是年五月也

大清所居之國在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號

曰滿洲在建州衛地處遼瀋之東維時諸部分裂滿洲

國之部五長白山國之部二東海國之部三扈倫國之

部四尼堪外蘭所居為滿洲五部之一既敗懼偏于

大清遂徙邊塞近地築鄂勒琿城而居三編築鄂勒琿城在是年八月

太祖復以兵五百進攻之效異明史本紀書是年五月

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三編亦于今五月書

之並序大清發祥肇基之本末于今中今致萬曆

廟號頂格書之故明史三編皆仿其例今從之克圖倫
在五月尼堪外蘭遷居鄂勒琿在八月今並系于是歲
之末以後
例仿此

十二年春正月御史范儁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

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為戒時鄒元標方以言事

忤上意會上遭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上恚曰

儁未罪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鑄秩上

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上

怒稍解時行等力救尋斥為民改異事見明史盧洪春

增 御史張文耀劾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原任

湖廣道御史曾士楚汗巖臺諫以張居正奪情倡保留

明通鑑卷六十八

八

議也初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

趙二公遂引疾去至是與三謨被劾詔並斥為民 二

月已酉無逸殿災 辛酉免淮安揚州鳳陽徐州被災

稅糧 丁卯京師地震有聲 己巳釋建文諸臣外親

謫戍者後裔從御史屠叔方請也叔方言成祖有練子

甯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今既褒表忠魂建祠致祭其

墳墓苗裔厚加卹錄而親黨猶蔽覆益如江西胡閏一

族赤矣內親盡矣猶抄解外甥分戍若此者不一而足

乞查前項姻戚有在戍者並宥還鄉部議願回者放回

不願回者給與免帖從之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

考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
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三月己亥滅江西燒造瓷器自
嘉靖中遣官之江西造內殿醮壇瓷器三萬後添設饒
州通判專管御器厥燒造隆慶間遂驟增至十餘萬至
是以御史言命減之 夏四月乙卯籍張居正家初遼
王憲勸之廢事見隆慶二年居正實構之及居正卒王妃因上
疏訟冤御史羊可立復追論之而王妃訴言居正強占
欽賜田產遼邸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于是上命司禮
監張誠及侍郎邱樞等往荆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
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

明通鑑卷六十八 九

弟藏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
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
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
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於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
贍其母憲勸既廢國卒除諸宗皆隸楚藩而初構憲勸
之施篤臣者亦見隆慶二年以先死得免 初言路為居正所
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羊可立李植江東之並荷
上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
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
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上手疏示申時行時

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
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
行魏蔽塞言路上為罪啟愚留此呂時行魏求去余有
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
魏心上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
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
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
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
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
矣 丁巳游擊劉綖參將鄧子龍等討雲南隴川賊平

明通鑑卷六十八 十

之緬甸之叛也也西諸部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
孟密蠻莫皆附于緬以兵助之遂于去年十月進攻姚
關勢甚熾黔國公沐昌祚等大徵漢上軍戰屢捷至是
綖及子龍以勁師繼至遂大破諸蠻部于姚關之攀枝
花地三編質實姚關在緬甸土州北接順甯攀枝花地名為緬甸中五城之一初岳鳳附緬
為莽瑞體招諸部拒中國傷官軍逆勢寢成緬深倚之
入之以緬不足恃而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友婿也初使
人招鳳鳳執其使獻緬及是鈺復開示百端與之盟誓
鳳意方中悔會官軍大至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于
是鳳益懼乃令其妻子及部曲降于綖綖責令獻金牌

符印及蠻莫孟密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先據其險而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始詣軍門降經既平隴川遂進兵攻緬甸致異隴川之平明史本紀系之四月丁巳按命劉綎討緬甸在去年正月而諸書所載姚關之役即在十一年之冬惟明史編年傳言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平之核與本紀相差一年按朱氏大事記言癸未至甲申四月癸未乃十一年甲申十二年本紀系平隴川于十二年四月者與諸書合而姚關之役即在十一年之十月今類書之

五月甲午京師地震六月辛亥以雲南用兵免稅糧及逋賦秋七月癸巳太白晝見是月刑部尚書潘季馴罷先是季馴以治居正獄太急力言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許季馴力右

明通鑑卷六十八

十一

時行巍痛詆言者言官交怒于是植遂劾季馴黨芘居正落職爲民八月丙辰盡削張居正官奪璽書誥命詔以罪狀榜示天下謂當剖棺僇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自是終萬歷世無敢白居正者九月丙戌上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已丑復閱視大峪山用前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宮于此時御史李植巡按畿輔扈從行視謂其地未善欲偕御史江東之疏爭之不果辛卯還宮上自山陵還兵部尚書張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

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即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違今皇城内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于內則外臣不敢入譁于夜則外兵不及知譁于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搜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宦豎皆

明通鑑卷六十八

十二

切齒爲蜚語中傷上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是月劉綎復攻緬甸破之隴川岳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惟蠻莫孟養不下時鳳子曩烏弄亦降綎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馳報應裏發兵圍隴川綎乘機掩殺賊窘乞降縛緬人及象馬來獻遂招撫孟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禽其魁于是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將猛勺詣綎降勺瑞體弟也于是雲南悉平綎復數岳鳳父子起孽罪誅之獻俘于朝上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閣臣申時行以下皆進官蔭子綎亦進副總兵于世蔭致異平隴川在

是年四月而是時緬將守隴川未下及九月攻孟養蠻
 其降之乃挾以攻緬甸故明史麓川傳中特書云時萬
 曆十二年九月也又證之幸輔表申時行等進官皆在
 九月蓋據奏捷受俘之月分書耳今參劉綎及緬甸麓
 川傳分 冬十月丁巳停刑 丙寅免湖廣山東被災
 稅糧 是月禮部尙書陳經邦罷以吏部侍郎沈鯉代
 之鯉起自宮僚服闋還朝甫二年由贊善六品洊擢正
 卿而鯉素負物望故時論不以爲驟云 十一月己丑
 余有丁卒有丁自七月以疾在告十月再疏乞休不允
 至是遂卒于官 攷異明史本紀有丁卒在十一月己丑
 三編書之十月據其乞休類記耳今從
 明 是月癸酉朔大統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曆推
 不食已而回回曆驗禮科給事中侯先春請以回回曆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纂入大統曆中以備考驗報可 十二月癸卯無逸殿
 又災 攷異據明史五行志是年無逸殿兩災一二月已
 酉一十二月癸卯朔也史稿所記乃據又災月日
 今據志 甲辰起侍郎王錫爵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王家屏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錫
 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
 年不出至是卽家起之家屏前爲日講官敷奏劄摺上
 歛容受之稱爲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
 僅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構以錫爵買時
 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
 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由是大恨 癸亥罷開銀礦自嘉

靖間以廣行開採公私交驚礦利遂釀浙江江西盜患
 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山亦勒石禁止至是奸民
 屢以礦利請廷臣力陳其弊上從之然意殊怏怏比及
 十年後礦使四出矣 是月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
 仁從祀孔廟初隆慶元年都御史徐斌等言王守仁陳
 獻章宜從祀給事中趙思誠等言二人不宜從祀其後
 御史詹事講上言明興二百年來諸儒聿興直肩斯道
 若薛瑄王守仁陳獻章其最著者也今瑄已入祀而守
 仁獻章格于議而不得與夫守仁之功烈文章獻章之
 出處大節雖其言良知言主靜若近于偏枯顧言知而

明通鑑卷六十八 四

未始廢行言靜而未嘗離動合一之功與宋大儒之論
 同歸一致宜以守仁獻章並從祀至是大學士申時行
 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
 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
 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並宜從祀從之乃以三人並
 從祀兩廡列于薛瑄之次
 十三年春正月己丑詔停閏年考察 辛卯四川建武
 所兵變擊傷總兵沈思學 是月召海瑞爲南京僉都
 御史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張居正沒吏部擬用左
 通政上雅重瑞名乃畀以前職官南京至是在道復改

南京吏部侍郎瑞時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
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治化之臻莫先于重懲貪吏因
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
論絞謂今當用此以飭墨刑語極剴切而時議以為勸
上虐刑御史梅鵬祚劾之上察瑞忠誠為奪鵬祚俸

二月丁未南京地震時淮安揚州廬州及上元江浦六
合皆震江濤沸騰 庚午大雩以京師自去年八月不
雨至于是月禮部奏舊制大雩之祭遣官攝行如雨澤
愆期則皇上躬行禱祀從之 三月丁丑罷內操初上
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內廷尚書張學顏諫不

明通鑑卷六十八 五

聽刑部主事董基抗疏言內廷清殿之地無故聚三千
之眾以凶器嘗試竊為陛下危之且聞此三千人竟日
演練中喝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
之人于肘腋危無倫此疏入忤旨貶二秩調邊據明史
操在十一年至是兵科給事中王致祥復言祖宗法非宿衛
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其禍不細
大學士申時行等以林中官乃乘間言于上納致祥奏
即日罷之基亦量移南京禮部主事致異據明史稿在
是月丁丑今參列
傳書 戊寅山西山陰縣地震旬有五日乃止 甲申
復大雩 己丑總兵李成梁大破泰甯寇于遼塞時巴

圖爾欲報其父博斯呼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塔呼達舊
花糾西部伊勒敦等舊作以數萬騎入掠藩陽既退
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潛為浮橋
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眾逆戰成
梁為疊陣親督前陣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

壬辰減杭州織造及尚衣監料銀 以尚寶少卿徐
貞明督治京畿水田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
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
豈西北古稱富疆地而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
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

明通鑑卷六十八 六

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
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
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
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
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
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貓兒
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上流疏渠濬
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從
之最下者皆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
利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荏

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時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疏入時以財匱不能舉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下獄貞明入獄視之坐貶太平府知事被謫南行次潞河著潞水客談一書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兵部尚書譚綸見之謂其必可行于是貞明召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七

還為尚寶丞己工科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等方開水利于薊州永平間有效遂加貞明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令遍歷郊關與撫按等官講求疏濬儲蓄之法貞明請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從之 是月兵部尚書張學顏罷初學顏以附張居正劾劉臺賊私臺論成居正既敗御史馮景隆劾李成梁附居正飾功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亦坐貶示一時物論皆以學顏蕪于居正成梁于是御史孫繼先曾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顏皆坐黜謫學顏疏辯求去又請留道瞻不聽

據明史本傳至是順天府通事在十二年

判周宏論又論學顏交通太監張鯨亦坐謫降學顏前後八疏乞休乃聽致仕去改王遴于兵部召南京吏部尚書畢鏘為戶部尚書

李沂附傳宏論劾學顏在十三年春與七

夏四月丙午以旱故復大雩戊申詔中外理寬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罪宗戊午步禱于南郊面諭閣臣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

明通鑑卷六十八

六

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竝添註于是廷臣益忌植等是月御史蔡系周因早言事謂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早今李植以至尊脅廷臣專權之漸也且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早實由于此又曰植迫欲得吳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茶善類今日早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而江東之抗疏自謂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之黨植與諸臣交歡猶未若臣之密請先罷臣官可立亦乞罷竝為植辯于是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

章劾之上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五月丙戌雨 丁亥寇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游擊韓元功追襲之敗沒 己丑召見閣臣于平臺申時行等以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疏進一言巡鎮官須親歷地方不可諉之將吏一言巡撫宜久任一言邊方兵備官宜加優異一言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上是其言時行因言巡撫久任甯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詔下其章于所司 六月辛丑慈甯宮成諭禮部擇中秋吉日奉聖母還御新宮時諸督工內侍俱蔭錦衣南京御史王學會疏論其濫且劾工部尚書楊

明通鑑卷六十八

九

兆誥諛中官兆皇恐引罪 壬寅建武所亂卒伏誅 是月四川松茂番作亂初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資番恃強要索無已其來堡也有下馬上馬過堡等錢戍軍所奉有新班架梁掛綵等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靜僅六七年勢復猖獗是年夏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城遂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維遵屬副總兵李應祥討之提卒三千入茂州克一巖諸番恃險剽如故無何遵罷徐元泰代檄諭之使三反番不聽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黃土

坎道築牆五哨溝絕東南聲援官軍攻之番見兵少顧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屢旋轉而數不增也元泰以聞詔會應祥合兵進剿 秋七月戊子雷震郊壇廣利門及齋宮門擊傷榜題獸吻詔羣臣修省是月御史龔仲慶又劾李植及吳中行沈思孝爲邪臣上惡其排擠出之外效此據明史植傳在是月蓋自王錫爵之反戈也諸書入月論大峪後始出植等于外以多系之六月今從正史 八月己酉京師地震 是月上竟用徐學謨言作壽宮于大峪山役既興李植以壽宮地有石而首輔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江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

明通鑑卷六十八

十

石則宜改卜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曰車駕初闕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上爲責植等三人奪俸半歲 九月戊子彗星出羽林旁長尺許每夕東行漸小至十月癸酉滅 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上命禮部徵之尙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南京御史王學會抗言麟生牛腹次日既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臭

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饕餮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為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上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判官 是月李植等以大峪有石薦明習葬法之侍郎張岳太常何源疏入未報而王錫爵復從中尼之錫爵本植館師而東之可立又嘗薦之于朝三人方恃以為與援而錫爵恥為三人所引因奏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摺鱗折檻之黨且日尋戈矛大臣如許國楊巍舒化等曩嘗舉為正人一言相左不惜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刺刃此不平之大者于是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交章攻植等上乃下敬民疏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張岳復具疏評諸臣賢否頗為植等三人地上以岳疏支蔓不足定國是亦坐免 閏月戊戌振淮鳳災 上以李植言壽宮有石恐寶座將置石上至是復親詣再閱之癸卯如天壽山戊申還宮以大峪終吉遂調植及江東之羊可立于外御史柯挺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而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達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論哂之 植等既謫論德吳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

文綺馳傳歸贊善趙用賢光祿少卿沈思孝亦求去不許用賢以許國等力詆抗疏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語甚憤激黨論之興遂自此始 庚申停刑 是月召戎政尚書總督薊遼張佳允為兵部尚書以王遴致仕代之也 泰甯諸部長復犯蒲河殺中軍張良棟等而西部伊勒敦即以兒鄂史作銀燈三編以為即伊勒敦也亦窺遼潘李成梁遣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伊勒敦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攷黑事見梁傳傳言寇犯蒲河殺裨將數人證之明史稿乃中軍張良棟等也今據增 冬十一月冬至祀天于南郊遣官攝行先是禮科給事中王三餘言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郊祀必躬親載之會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壇宣示臣工共圖修省今歲似宜親郊以蒼天戒代攝之舉未可以為常上以其奏請不早詰責之 十二月丁卯汰惜薪司內官冗員減四川採木三之一 是科順天鄉試戚晚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甯及編修史鈞子記純又濫取昌籍者五人上怒命詩維甯荷枷解一桂鈞官申時行等為之解上益怒奪鈞職下詩維甯吏法司廷鞠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人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會巡鹽御史蔡時鼎還朝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

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上怒手札諭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臣土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減詩維甯荷校之期以全其命上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詢知發遣昌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察縱聽斷精審何補于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有言官以彰聖度上不憚時鼎竟謫馬邑典史是歲順義王徹辰汗卒即乞慶哈初官軍定隴川還莽應裏見前以其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子思斗守阿瓦復攻孟養蠻莫副使李材備兵騰衝遣兵援之戰于遮浪大破其象陣生禽五千餘人未幾復大舉寇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率五百人破賊數萬連摧六營為西南戰功第一進官世蔭副千戶攷異事見明史緬甸劉挺傳大事記系之乙酉蓋平隴川之明年也今系是年之末十四年春正月朝覲考察六科以考成本上奉旨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言考成之法不過催徵錢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三事而已今水旱災傷民力不及若以錢糧不完重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敵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蠱起此臣等

所大懼也盜犯逃亡潛跡異地撫按專駐一方豈能搜之于他省若以此重責不過嚴督司道比較州縣而持之過急必至拷逼平民報充抵數無辜被冤致干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至官員提問其間有陞任遠方黜回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往返駁詰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啟鍛鍊文致之風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皇上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臣等以為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請今次罰治仍照節年明旨為當疏入從之攷異據從信錄見綸扉章奏改南京右都御史

明通鑑卷六十八

西

辛自修為左都御史以趙錦憂去代之也二月癸未嚴外官餽遺之禁是月冊封貴妃鄭氏為皇貴妃以皇三子常洵生也先是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以皇長子幼弱稍俟之時貴妃有殊寵甫生子即進封而恭妃王氏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藉藉疑上將立愛戶科給事中姜應麟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實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請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于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又言陛下誠欲正名

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尋謫廣昌典史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並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益蠶起 三月戊戌以早糞諭廷臣陳時政員外郎李懋槍郎中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竝上上怒欲加重譴而

明通鑑卷六十八

五

言者猶不已癸卯以閣臣申時行等之請詔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仍聽其長擇而進之不得專達于是言者指斥宮闈攻訐執政而門戶之禍大起 罷治京畿水田是時徐貞明已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又通歷諸河周覽水利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閩人勲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遂罷之 癸丑賜唐文獻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顧允成登第廷對策中直斥鄭貴妃進封事執政駭且悲寘之末第 戊午以久旱敕修省 夏四月癸酉京師地震有聲申時行等奏曰恒陽不雨陽亢也地震弗甯陰縱也願陛下祇天戒恤民艱慎起居修政

事報聞 壬午土默特率諸子糾泰甯部巴圖爾綽哈等以三萬騎馳遼陽挾賞李成梁偵得之率副將楊燮參將李甯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掩敵不意襲之于可母林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夜異明史本紀不具此揭史稿月日也成梁傳系之二月蓋史稿據奏捷月日書之 五月戶部尚書畢鏘罷鏘主戶部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至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煩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以及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諸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至是乃引年乞休敕驛歸鏘遇事守正有物

明通鑑卷六十八

五

望歸後以年八十屢賜存問以戶部侍郎宋纁陞任本部尚書 六月癸未松茂番平諸番負固巡撫徐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總兵李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雖多過急不能相救官軍連破河東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焚碉房千六百有奇俘馘以千餘計是役也將士三路夾攻諸軍得所積粟留十日盡焚其砦自是羣番震驚不敢為患邊人樹碑紀績嘉靖初邊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兒

賊被殺漆其頭為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 是月山西盜起 是夏振直隸河南陝西及廣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饑 秋七月癸卯振江西災 戊申救戶兵二部令各撫按官查災重地方蠲振招撫並申嚴保甲緝捕盜賊 是月河南淇縣賊王安聚眾流劫尋勦平之 九月壬辰大學士王家屏丁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乙卯停刑 己未復發帑遣使振河南山東直隸陝西遼東淮鳳災 冬十月丙寅杖禮部主事盧洪春于廷上久不視朝自九月望後連日傳免又以頭眩暫罷日講孟冬時享太廟遣官攝行洪春乃上疏言禮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虛陛下春秋鼎盛豈宜有此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若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請明示廷臣若真疾耶則當以宗社為重母務為豫樂以基禍若非疾也則當以詔旨為重母務為矯飾以起疑疏入上大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責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乃杖六十斤為民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洪春遂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七

廢于家久之卒 十一月癸卯祀天子南郊還御皇極殿受賀 初尼堪外蘭既徙鄂勒琿城恃諸部中隔又近邊吏之援 大清太祖高皇帝乃議先攻近部連克棟鄂之翁鄂洛城在萬曆十二年年復攻蘇克素護河之瓜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哲陳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于鄂勒琿邊吏不能援執以獻 太祖高皇帝遣將齋薩就斬之遂議歲幣通和好焉三編記克圖倫城于萬曆十一年五月尼堪外蘭築鄂勒琿城于八月以下便書丙戌斬尼堪外蘭事蔣氏東 華錄誤以克圖倫為甲申之五月則相差一年而以後所克諸部亦不詳今自十一年以後所克諸部悉據魏源聖武記類記之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詔發內帑振山西陝西河南山東諸宗室從宗室懷仁王府奉國將軍充煇之請也三編太祖弟十三子代王桂之第八子分封懷仁六傳而至充煇 充煇言各宗室貧窘可憫狀上為惻然趣命振之戶部因請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歲俱大祿應照懷仁府一體振給從之 二月工部尚書何起鳴罷先是尚書楊兆卒起鳴代之致異明史兆二月卒何起鳴正月任二月免蓋兆以正月致仕二月始卒也明史楊兆無傳而起鳴以正月任二月免具見列傳中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厚會考察京官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七

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入起鳴于拾遺中給事中陳與郊承執政風旨茲論起鳴自修實則攻自修而庇起鳴上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會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再劾起鳴上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遂出維崧等于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內侍上益怒下詔獄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于是自修不自安亦引疾去以右副都御史石星為工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吳時來為左都御史 三月乙卯封徹辰汗子徹哩克舊力克嗣為順義王其妻三娘子故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

明通鑑卷六十八

元

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朝廷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上嘉其功敕封忠順夫人 是春請吏部驗封主事顧憲成為桂陽判官先是御史高維崧等以糾何起鳴被詰責憲成不平復上疏語侵執政遂有是謫憲成無錫人允成其弟也預選事見明史本傳憲成上疏當在高維崧等之後今系之是春下夏四月京師旱大疫詔百官祈雨 京師地震致異本紀及五行志皆不載惟三編書于是年四月按明年六月京師地震明史五行志書云六月庚申京師地震再震疑即承上文十五年而言是志中存脫文今據三編增入 以兵部侍郎王一鶚為本部尚書先是尚書張佳允致仕詔用楊博故事起前吏部尚書嚴清掌兵部事遣使趣行而清病甚不能

赴至是始以一鶚陞任代之 五月山西代州振武衛雁門所太原陽曲徐溝交城同日俱地震致異明史五行志但云山西地震今據三編增刑部尚書舒化罷是年考察拾遺南京科道論劾化化三疏乞歸不許會當慮囚復起視事中貴傳上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尋稱病篤乃聽歸召南京兵部尚書李世達代之 六月戊辰敕內文武官冠昏喪祭宮室輿馬衣服毋得踰制奢僭 是月京師大雨如注官民牆屋所在傾頽溺斃死者無算命順天府加意振卹 秋七月河決開封時河南開封等府陝州靈寶等州縣入秋淫雨

明通鑑卷六十八

辛

黃河泛漲衝決隄防漂沒人畜內閣申時行謂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請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請救河南山東凡有河道地方各令巡道督理捲埽築壩補漏塞決明立賞罰晝夜併工務俾安瀾母貽漕患從之 江南水江北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詔蠲振有差時所在告災河北尤甚戶部侍郎孫丕揚上言黃河以北饑民食草木陝西富平蒲城同官等縣至于食石石出三縣山中臣得以目見謹取二斤以進今海內困于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

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上感其言頗有所減罷云
八月庚申上視朝罷論內閣申時行等謂今日災沴頻
仍良由有司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抑撫按不
爲伸理以致傷害和氣今懲貪墨理冤獄是弭災第一
要務時行等因言今日救荒之政宜蠲振並行請以災
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若待撫按申請則恩歸臣下
惟祈陛下出自聖裁徑以詔救行之則人心愈加感悅
矣上是其言遂下蠲振之詔致異事見明史本紀據朱
日視朝後語懲貪墨理冤獄二事出自上裁獨振
二事則閣臣所請也是月戊午朔三日即庚申也 癸
亥免山東被災屯糧 九月丁亥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己丑停刑 是月山西蒲州安邑解州同日地震聲
如雷 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上數欲召用瑞執政陰
沮之及掌南臺有御史偶陳戲樂瑞欲遵太祖法予之
杖百司惴恐南畿提學御史房寰慮爲瑞所糾欲先發
連疏醜詆之瑞亦屢疏乞休不允至是卒于官南京僉
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能堪者因
泣下贖金爲歛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
酌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寰之詆瑞
也朝野多切齒而政府芘之擬旨譙讓而已進士顧允
成不勝其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書賢抗疏言寰妬賢

醜正不復知人問羞恥事因劾其欺罔七事內閣擬旨
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令九卿約束觀政進士毋得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
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
人罪且移牒諸司加之箝束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
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
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
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陛下
安從聞之臣愿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之等竝以書生
言事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由是獲罪清
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許鼎
思遂坐竝謫于是寰亦不復振 是時給事中邵庶請
禁建言諸臣刑部員外郎李懋檜上言邇歲馮保張居
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詡德若陳三謨曾士楚
者竝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
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
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
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
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卧碑亦屢言之百工技

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眚其章奏多寡得失為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上責其治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為湖廣按察司經歷 冬十月庚申內閣申時行請發留中章奏自貴妃進封諸臣被譴後凡言建儲分封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及進封恭妃者概留中置之而上年壯倦勤諸章奏亦多留中不下乃有是請 十一月戊子鄖陽兵亂時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李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為學宮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舍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洵洵不解居二日萬春督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甯知府沈銖等材隱忍從之惟甯貴數萬春萬春欲殺之惟甯跳而免材遂復劾惟甯激變事聞詔貶惟甯三官材還籍聽勘御史楊紹程劾萬春首亂宜罪政府申時行庇之置不問

十六年春二月上御經筵閣臣申時行等請之也攷異書通紀皆書御經筵于是年二月蓋自此以後經筵之日講為僅見矣 三月壬辰詔改正景皇帝實錄從國子司業王祖嫡議也祖嫡言建文之革除未復景泰之附錄未正今宜復建文位號修輯四年事蹟盡廢野史不經之說其景泰宜自為一錄削邸戾舊名疏下羣臣議于是申時行奏言建文年號因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為革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英宗實錄修于成化初年在景皇帝位號未復之先故仍

明通鑑卷六十八

書

稱邸戾王而景泰七年事遂附英宗實錄之內今景皇帝位號已復不過于實錄內改正其理順而事亦易詔從之然卒不果行 山西陝西河南及南畿浙江茲大饑疫 是月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初季馴以李植劾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之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甯不墮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

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尙書 夏四月以北直隸大名河南開封等府水旱相仍詔發歸德米價銀暨直隸存留銀振之又截留漕糧二萬石發給鳳陽淮安揚州滁州四府州平糶賑饑 五月乙巳以軍儲倉火諭禮部言軍糧草束乃國之至要者今天下災傷重大民窮時艱上天示警宜存敬畏乃救內外官修省是時南北諸省並告災諸司撫輯振救之疏日上而訖無良策故有是命

三編發明曰神宗之朝災異疊見史不勝紀而修省之詔亦時屢下茲十六年各省災傷之見于志傳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者不一書非第軍儲倉火已也其因天警而飭修省亦未爲非是第以側身修行之旨徒託諸空文幾若尺一既頒而應天之事已畢至諸司撫輯振救之疏交章以陳君若臣漫無良策惟恃此一詔以共鑒白于中外臣民則此意已足以致災尙何修省之有是月四川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奏討四川建昌叛番平之建昌越構諸衛番獫雜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構刃部黑骨夷並起爲亂元泰議大舉徵兵萬八千以副總兵朱文達參將邊之垣分將而應祥統之以十四年十一月破大咱于桐槽破五

咱于禮州大咱入入山峪中未幾五咱據磨旗山挑戰官軍夾擊賊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溪應祥令諸將連兵圍五咱而遣裨將田中科設伏襲安守于麥達禽之守爲羣寇之魁斬以徇西南諸夷酋皆震怖于是商山四堡番乞降于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于文達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窮走昌州亦爲裨將王言所獲乃移兵討大咱及黑骨夷裨將王之翰禽黑夷酋阿弓等七人于大孤山又搜得大咱于普雄酋始咱所于是建昌越構諸番悉以去年七月平之至

明通鑑卷六十八

美

是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原異明史本紀記平建昌叛番于十五年五月據奏報月日也證之李應祥傳破大咱五咱在十四年十一月明年詔番盡平傳中特書云時萬曆十五年七月也又證之朱氏大事記亦云自丙戌冬月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與明史本傳合蓋傳中所據皆原奏中平賊月日也時因火災修省御史潘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時平臺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修省之實莫過于此初士藻巡視北城有近侍私出禁城邏者執之爲所毆訴于士藻士藻牒司禮監治之上憲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廷發

杖兩閣斃其一中官張鯨方掌東廠銜之至是激上怒
謫士藻廣東照磨 六月乙卯禁見任官立生祠 庚
申京師地震 甲子以災傷停減蘇杭織造 是月蘇
松等府大旱太湖水涸 巡按山西御史陳登雲還朝
會廷臣方爭建儲登庸謂議不早決由貴妃陰沮之乃
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
貂璫往來且廣結山人術士陛下不震奮乾綱斷以大
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
弭也疏入貴妃承憲俱怒同列皆為登雲危竟留中不
下 閏月閣臣請以秋涼御經筵奉旨俟之 秋七月

明通鑑卷六十八

三

乙卯免山東被災夏稅 庚午定邊臣考績法 八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取選明史本紀凡日食必書是年八月
蓋明史漏 乙未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閱陵賞費上
脫今據增 癸未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閱陵賞費上
頻年詣大峪視壽宮至是車駕將出故有是命 九月
己未停刑 青海部長寇西甯殺副總兵李魁青海者
諸達迎佛所建寺之地賜名仰華留巴爾圖舊作把及
賓土見前 浩爾齊等守之遂與套寇布色圖舊作卜
等相結至是犯西甯魁方醉單騎馳之中矢死史本紀
作青海部長他不棄無 庚申如天壽山閱壽宮 甲
改今據鄭洛傳書之 子次石景山觀渾河見水勢洶涌因問黃河何如輔臣

申時行等對以十倍未止上愕然乃詔修黃河護陵寢
乙丑還宮 丁丑太白晝見 是月禮部尚書沈鯉罷
初鄭貴妃進封鯉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
許又請宥建言貶官姜應麟等被旨譙讓建儲一事上
許以少俟二三年至是屆期鯉執前旨固爭復不從京
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崇儉戒奢為本且請減織
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語皆切至上每嘉
納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
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間于上上漸不能
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自是有去志而申時行銜鯉

明通鑑卷六十八

美

不附已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還擬旨放歸上曰沈尚書
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
與郊為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
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上有意大用鯉中官密以
上意示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累疏引疾去
既歸累推內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 以禮部侍郎朱
廢為本部尚書陞會同亨工部尚書專督陵工 冬十
一月庚戌以甘肅兵變罷巡撫曹子登總兵官劉承嗣
改其明史作九月庚午史 辛酉禁章奏浮冗 十二
稿據奏至月日也今從之 月癸未杖吏科給事中李沂于廷初中官張鯨掌東廠

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專擅威福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上下象乾詔獄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上獲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

明通鑑卷六十八

完

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狗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藉藉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上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乞宥不從獻上詔廷杖六十斥爲民御批至內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上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上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

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上優詔慰錫爵僅勒鯨閒住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上云然或謂張誠素德保因投意言者發之其時周宏禴潘士藻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爲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 己丑命禮部祈雪

明通鑑卷六十八

早

明通鑑卷六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九 起屠維赤奮若盡元默執徐凡四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免元旦朝賀自是每元旦皆不視朝矣 丁巳太湖宿松賊劉汝國等作亂先是斬黃盜首梅堂作亂汝國故犯法繫獄蘄州乘舩逸出附堂白晝搶掠蘄州知州徐希明募居民潘按集壯丁禽堂誅之汝國逃至太湖縣糾番僧剽客等嘯聚焚劫自稱順天安民王會旱災招致饑民數百人

明通鑑卷六十九

勢愈熾至是焚楓香亭前二驛事聞詔安慶湖廣撫臣

會南京操江都御史合勦安慶指揮陳越敗沒攷異據

從信錄載劉汝國附梅堂作亂事在十六年堂既誅汝國逃至太湖遂有是年正月燒驛拒捕之變惟指揮陳

越之死諸書不見本 二月都司周宏謨討劉汝國等

紀蓋據實錄今從之 遇賊于麻尖戰敗蘄州州判陳策死之宏謨亦被傷走

巡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會黃梅知縣來三聘桐

城知縣章守誠俱率兵赴援分路竝進賊焚營逃獲策

尸身中三鎗官兵追賊至金堂寺太湖鄉兵張惟忠生

禽汝國斬于安慶市遂平之攷異明史本紀二月丙申吳淞指揮陳懋功討平之

謂平太湖宿松賊也證之大事記從信錄通紀諸書無陳懋功之名而據大事記所載其年江南太湖賊作亂

撫按檄吳淞兵討之同是在是年疑本紀誤以為太湖縣也陳策之死具見諸書今據之不著日分 是

月下工部主事饒伸于獄初戊子鄉試庶子黃洪憲主順天大學士王錫爵子衡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焉禮部郎中高桂因摘中式可疑者八人竝及衡請覆試時八人中有舉人屠大壯文獨劣禮部侍郎于慎行擬乙竄之都御史吳時來等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擬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悉留之且奪桂俸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于是伸不平抗疏言張君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

明通鑑卷六十九

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

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許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

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儉人今又巧護已

私欺罔主上勢將為君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

長請俱賜罷疏既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

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于時行私第

時行仍封還上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

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甯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

以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及祠部主事于孔兼謂桂疏

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于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

活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
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叙用起伸南京工部主
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明史本傳系之二十
六年下據戊子鄉試牽連並記也諸書皆系之是年二
月從信錄以爲二月十一日下獄證之本傳言許國方
典會試入閣時行錫爵並杜門求去閣中遂無一
人云云是伸之下獄實是年二月事也今據書之
月丙辰不視朝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 癸亥
雲南永昌衛兵變 乙丑賜焦茲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月北寇犯義州入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
盡沒 南京吏部侍郎趙志臯疏請保護聖躬畧曰臣
于邸報中見免朝之旨又見批答大學士王錫爵疏云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眩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
怠荒臣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盛稍有不和一養
旋復何自冬相延至今也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肆將
逸欲而不之儆乎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
節乎嬖婉在側而衽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
翹翫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于此皆足以損真伐和耗
傷元氣元氣傷則致疾蓋有由矣臣惟人心必有所寄
寄于嗜慾則念在嗜慾寄于存省則念在存省宋儒真
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願日臨講幄御經筵與儒臣講究義理退則覆玩詳釋

則此心寄于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視
朝數召公卿商推庶政退將所上章奏編閱深省則此
心寄于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臣叨近侍保護之
義與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自己也疏人
報聞攷異此疏明史志臯本 夏四月己亥王家屏還
朝復入閣晉禮部尙書 廣東始興妖僧李圓朗作亂
犯南雄有司討誅之 是月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皆大
旱 五月辛亥西甯衛天鼓鳴地震越七日復震攷異
天文志書之五月庚申今 是月順義王徹哩克西徙
假道甘肅趨青海是時套部布色圖遣使邀之遂以赴

明通鑑卷六十九

四

承華爲名自是套寇遂出沒塞下 六月甲申浙江大
風海溢杭嘉甯紹台等處解宇傾圮碎官民船墜溺死
者二百餘人 己丑永昌亂卒平 乙巳發帑金八十
萬遣給事中楊文舉振南畿浙江饑 是月廬州鎮江
地震攷異明史五行志 河決夏鎮是時黃水暴漲決
獸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內河初潘季馴之
塞崔鎮也原築堤岸束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
而河身日高于是督漕僉都御史楊一魁言善治水者
以疏不以障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黃河分流
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

黃河故道季馴再至言黃水濁而強汝泗清且弱交會
茶城伏秋黃水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必至然
黃水一落漕即從之沙隨水去不濬自通縱有淺阻不
過旬日但宜嚴古洪內華諸閘之禁版異明史運河志
倒灌稽阻運道即中陳瑛移黃河口使黃漲則閉閘以
于茶城東八里建古洪內華二閘 使黃漲則閉閘以
遏濁流黃退則啟閘以縱泉水則河漕俱有益矣上從
其言乃罷黃河故道議未幾河患益甚季馴請先塞決
口詔趣興工 是夏輔臣王錫爵以自今年三月以來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至今未開留中諸疏動
至經時冊建吉期杳無明示乃上疏極言之不報而王

明通鑑卷六十九

五

家屏被召入閣三月未得見亦以為言請因聖節御殿
受賀禮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亦不報
秋七月己未浙江杭州紹興溫州三府地震是月福建
福州興化二府地亦震版異明史五禮
行志福建地震據三編補
部尚書朱賡以憂去以吏部侍郎于慎行陞任代之
八月壬寅嚴匿名揭帖之禁 是月以萬壽節御殿受
朝賀閣臣王家屏固請之也朝罷遣中官諭家屏獎以
忠愛家屏疏謝復請上勤視朝居數日上為一御門延
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版異揭從信錄在是年八月十
五日即萬壽節也今系之八月
下 九月己未北寇復犯遼東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

總馮文昇皆戰死李成梁選鋒沒者數百人敵大掠瀋
陽蒲河榆林八日始去版異明史本紀不具此據明史
特所料之東西二部所云腦毛大合白洪長昂諸名目
三編皆無譯今連上文三月犯義州事俱以北寇書之
冬十月癸未停刑 癸卯黃河決口工成 十二月
己丑諭諸臣遇事毋得忿爭求勝時廷臣以科場事與
王錫爵相攻訐饒伸既罷攻者益不已竝侵首輔申時
行而時行錫爵之黨復反攻之乃有是論 是月大理
寺評事雒于仁疏獻四箴以規上過略曰臣備官歲餘
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
庶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

明通鑑卷六十九

六

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
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入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
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蔽倖門溺鄭
妃靡言不聽忠謀損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
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
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貨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
也今日擄宮女明日拱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
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
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
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

當何如孟軻有取于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
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
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于
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
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
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幽獨之中
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
義者即鼎錡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
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因上酒色財氣四箴疏
入上震怒會歲暮留中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閣也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七

帝以于仁疏示閣臣在明年正月故諸書皆系于仁上
書于是年十二月傳中所云歲暮者是也為明年于仁
罷斥
張本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朔不御殿召見閣臣申時行等于
毓德宮以雒于仁四箴疏示之上自辨甚悉將寘之重
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上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
外恐外人信以為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
卿令于仁去位可也上乃領之居數日子于仁引疾遂斥
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頃之上宣皇長子出見
時行請早定大計上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
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

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
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時上每遇講期多傳免申
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吏部尚書楊巍罷魏素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飢餓多
聽柄臣指揮自居正敗後言路張甚于是政府與銓部
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
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
汰魏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而
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羣情失望去年
夏上久不視朝中外疑以張鯨不用故託疾魏率同列

明通鑑卷六十九

九

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魏等復請上不悅責以沽名至
是遂致仕命乘傳給廩如故事 土默特之族布言台
珠爾即卜言台 鴻台吉等糾西部深入遼瀋李成梁潛
遣兵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報首功二百八十
得增祿蔭未幾復深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
去 直隸順德府地震星隕如火隱隱如鼓聲 三月
乙卯夜初更代州一星墜聲如雨光如燭有頃天鼓鳴
如雷庚申有大星自東南帶火流于西北國圖是月星
隕星流明史
天文志佚三
編據實錄增 是月直隸大名府諸處狂風晝晦天色
忽黑忽赤山東兗州諸處黑風揚沙壞城樓解宇廬舍

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歸德等處風蕪拔木傷稼天氣黑赤刀鎗上俱起火光壞城郭廬舍墜溺死者三百數十人 改戶部尚書宋纁于吏部工部尚書石星于戶部命督陵工工部尚書曾同亨回部管事 楊魏之罷也 都御史吳時來欲代之以宋纁名出已上兩疏劾纁因杜門乞休上不許卒以纁代魏于是吏部員外郎趙南星疏陳天下四大害畧曰竊見楊魏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

明通鑑卷六十九 九

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誣眾正不容宵人得志是為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汗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于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入朝論難之然其所抨擊悉時相所庇于是南星遂不得

久于其職云 夏四月癸未京師旱錄四 甲申振湖廣饑 五月吳時來罷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挫折沈淪十餘年晚節遂不能自堅自趙南星劾後言官交論之乃乞休去改刑部尚書李世達為左都御史以南京吏部尚書陸光祖為刑部尚書 六月己卯免畿內真順保大四府被災夏稅 甲申青海部長浩爾齊舊作火落赤犯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沒時諳達孫徹哩克西徒遠邊于是套部章圖哩等舊作社禿賴據水塘布色圖即卜失菟見前及浩爾齊等據莽拉舊作莽恭兩川而浩爾齊尤桀黠數為邊患 乙酉更定宗藩事例始

明通鑑卷六十九 十

聽無爵者得自便 是夏輔臣王家屏以久早上言邇者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遶調變之難莫甚今日况套賊跳梁于陝右土蠻猖獗于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于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祇飾靡文網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啟陛下深居靜攝朝請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燦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閭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

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浩爾齊再犯河州臨洮總兵劉承嗣與戰敗績游擊李芳等死之寇掠內地凡二十餘日 乙丑召見閣臣議邊事命廷臣推舉將才論曰將材不拘文武昔之杜預諸葛亮皆文臣也申時行等以款貢請上曰貢市豈可久恃徒使敵人驕蹇輕中國耳時行等唯唯而退 己巳以兵部尙書鄭洛經畧陝西四鎮及山西宣大邊務初洛總督宣大撫順義王及三娘子有恩三娘子先佐諸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徹辰汗襲封徹辰汗即乞慶哈譯見前三編又作車臣汗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眾西走徹辰汗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誘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未幾徹辰汗死在十年子徹哩克襲又作齊里克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並封三娘子封徹哩克及忠順夫人見十五年洛乃上疏請定馬數宣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過其部落馳獵上皆嘉納之至是廷

明通鑑卷六十九

十一

臣交薦洛遂有是命攷黑鄭洛撫順義及三娘子事見明史洛傳傳中以辛受喇喇更名乞慶哈嗣封順義王而摺韃靼傳則以乞慶哈爲黃台吉之更名然則辛受黃台吉乞慶哈實一人而異名也惟摺前後奏報疏中或以爲一人或以爲二人不可攷而三編目中摺明史洛傳又以徹辰汗爲上海之更名蓋本之寶錄則一人而四名矣今但據徹辰汗騎斃書之餘詳及證中八月癸酉詔停徹哩克市賞時鄭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兵拒之又以徹哩克在仰華卽青海見上諸部皆挾之爲重請停貢市以趣其東歸上皆從之 九月庚子減蘇杭織造之半 鄭洛旣行邊而廷臣竇主款議御史萬國欽乃抗疏劾申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于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甯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陝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

明通鑑卷六十九

十二

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于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上謂其淆亂國事誣污大臣請劍州判官 冬十月戊寅振臨洮被寇軍民 是月廷臣以儲位未定交章請冊立閣臣至合疏以去就爭上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為悖逆申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獨王家屏在閣仍請速決大計上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于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上特頒詔諭立具草進上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上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 十二月甲申遣廷臣九人分閱邊防時兵部題奏邊防廢弛閱視宜嚴乃于九邊各遣御史一人往並嚴覈邊臣之失事者參劾重處 是月套部布色圖西犯永昌欲入青海總兵官張臣禦之于三道溝相持月餘總督鄭洛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是歲播州宣慰司楊應龍叛應龍者故宣慰司楊耀之裔相之孫也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相走水西容死烈遂嗣生應龍隆慶六年襲父

職數從征伐恃功驕蹇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並疏應龍凶惡諸罪請勘問而是時四川巡撫李化龍方調播州兵防禦請免勘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七姓悉畔離夢熊議改土為流悉屬重慶應龍遂萌叛志明其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等上變告應龍反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詔蜀撫按勘聞致黑據明史土司傳請勘在是年告變在明年今彙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六十九 四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緬甸寇雲南之永昌騰越初隴川既平孟養蠻莫皆來附乃增設安撫長官司連年緬人攻之或降或叛至是莽應襄復率緬兵圍蠻莫蠻莫酋思化告急官兵備騰衝裨將萬國春夜設火炬為疑兵緬人懼而退追敗其眾 二月乙酉總兵官尤繼先擊莽拉川之餘黨逐走之時鄭洛方入西甯控扼青海徹哩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于是浩爾齊及賓土即賓子之據兩川者即莽拉爾恭爾皆夜遁洛乃遣繼先逐其餘黨趣徹哩克北歸洛焚青海置戍西甯歸德而還 三月丙辰有星如

彗長尺餘歷胃室壁長二尺 閏月丙寅朔彗星入婁
丁丑以星變赦羣臣修省己卯以星變責言官欺蔽
給事中御史俱停俸一年禮部主事湯顯祖上疏畧曰
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
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
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
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于外于是無
恥之徒但知自結于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
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
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

明通鑑卷六十九

五

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甯攻擊
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狼見任用夫陛下方責
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
者四朝廷以言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
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
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
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君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
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
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甯誠論輔臣省愆悔過上
怒謫顯祖徐問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

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謙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
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臨川人 是月昌
平州地震 是春起致仕南京戶部尙書魏學會以兵
部尙書總督陝西延甯甘肅軍務閣臣王錫爵薦之也
致異據明史本傳起魏學會 夏四月丙申朔享太廟
在是春爲下文主討張本 遣官攝行自後以爲常 是月改刑部尙書陸光祖于
吏部以宋纁致仕代之也上嘗書光祖名于御屏擢刑
部未及一年遂長六卿時上方起趙錦代光祖御史王
之棟言二人不當用上怒貶之棟雜職 五月壬午四
川四哨番作亂巡撫都御史李尙思討平之 是月吏

明通鑑卷六十九

六

部尙書宋纁卒纁前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
籌緩急上下賴之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黜
吏于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于官謚忠敬初
石星代纁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
朝廷錢穀甯積人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
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或有言漕糧宜改折者纁曰太
倉之儲甯紅腐不可匿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時中外
陳奏上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亦不加罪
于慎行稱上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
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蔽省槩置勿問則如痿

痺不可療矣時以為至論 六月壬子大學士王錫爵請歸省初錫爵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有故郎陽巡撫李材皆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上優詔留之未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為言許之賜道里費遣官護行 秋七月癸未申諭廷臣有肆行誣衊大臣者重治之輔臣許國請之也國性木強遇事輒發無大臣度尤忿疾言者數與為難會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為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遂有是詔 是月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七

南紹蘇松常五府海溢大水詔蠲振有差 西甯星隕天鼓鳴甘肅廣西地震致異西甯星隕及天鼓鳴俱據三編增備 八月丁酉振河南饑竝蠲被災田賦 初廷臣爭請建儲上諭閣臣許以二十年春舉行是月工部主事張有德預以冊立儀注請上怒命展期一年奪有德俸而內閣中亦有疏入申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實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于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官掖之謀歛人有黃正賓者以貨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

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上大怒杖正賓與大紘竝斥為民時行遂不能安于其位云致異張有德請儀注羅大紘劾時行以九月致仕八月正在告時也此事本紀不載而紀事本末系之十月尤誤 兵部尚書王一鶚卒改石星于兵部代之命倉場戶部尚書楊俊民回部管事 九月壬申許國致仕甲戌申時行致仕方張有德之請儀注也時行在告而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乃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上及時行密疏辯上遂專責國謂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累疏求去時行亦以屢被劾相繼去國初與時行無嫌會浩爾齊犯邊

明通鑑卷六十九

六

時行主欵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劊之上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讓劾國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欵先劾時行疑為報復至是二人竝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論去也時行在閣九年政令務承上指不能有所匡正又懲居正綜覈之弊一切務為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至不振云 丁丑以吏部侍郎趙志臯為禮部尚書前禮部侍郎張位為吏部侍郎皆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申時行既致政密薦二人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

之門志卑位因疏辭不允

三編發明曰申時行以被劾乞歸或恐有媒葉其後者因薦所知趙志舉張位自代考志舉與位既入閣後亦無卓然表見之勲業時行之密為引進固不無植黨樹援之意然謂必出廷推亦非確論明代用人特重此典部臣邊將率皆由此擢選繼乃輔贊機務亦皆付之公舉以附于枚卜合同之義而伐異黨同從此樹立門戶甚至各挾私人忿爭朝二弼諸亮功之謂何曷思進退人才當一秉諸乾斷庶太阿之柄不至下移密薦廷推二者皆不能無流弊耳

明通鑑卷六十九

五

戊寅振嘉湖饑 是月禮部尚書于慎行罷慎行以去年兩請建東宮及出閣講學嚴旨切責不為懾越日又言臣部職掌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上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竝僚屬皆奪俸已以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驗言官遂劾禮官坐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累疏上乃報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以禮部侍郎李長春為本部尚書 是秋湖淮並溢泗州大水州治滄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廬漫傷工部尚書曾同亨上其事議者紛起乃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

往泗州勘視水勢 冬十月癸巳京營武弁譁于長安

門時工部尚書曾同亨督工請清釐內府工匠會同亨弟監察御史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營諸武臣謂減已月俸也大譟伺同亨出朝圍而辱之閣臣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甯有叛臣若曹于禁地辱大臣罪且死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貴臣被辱太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歲同亨屢疏乞休不允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是年閏三月給事侯先春閱邊成梁謀邀搗巢功使副將李甯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殺二百

明通鑑卷六十九

五

八十人師還遇敵死者數千人成梁及總督蹇達不以聞巡按御史胡克儉盡發其先後欺罔狀語多侵政府疏雖不行成梁由是不安于位及先春還朝詆尤力上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至是上竟從御史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甯遠伯奉朝請 致異成梁之罷于是年十一月三 十二月甲午詔定戚臣莊田 明史本傳特書 癸丑延綏總兵官杜桐擊河套寇敗之時河套部長土味明安 三編無譯今仍舊 入市屢要請增賞總督魏學曾遣桐及神木參將張剛孤山游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敵四百八十餘級學會以功加太子少保學會至鎮時

鄭洛方主欵與學會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
順義王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事見隆慶四年學會亦為高
拱言不便至是徹哩克助叛學會夢熊欲遂討之詆洛
玩寇會徹哩克東歸浩爾齊等部亦徙去學會奏徹哩
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于嘉峪欲助套寇其說本得之
傳聞而朝士爭附和之王錫爵悔薦學會具疏言狀又
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
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會疏不問學會始終主勦是役也
雖非殺降實以誘敵明安既死其子揚言復仇未幾而
邊衅復起致異事見明史學會本傳中為明年吟拜煽諸部作亂張木是月起引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疾南京右都御史孫丕揚為刑部尚書時召趙錦未赴
而卒張國彥未任亦致仕乃起丕揚代之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
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
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閒豈若
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上大怒
摘疏中誤書宏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
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上益不悅吏科都
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之請與同謫吏科
給事中舒洪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上益

怒出宏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竝以雜職徙邊方大學
士趙志臯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尚象復爭
之坐斥為民于是戶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詠
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
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論救而養浩極言有五
不可畧曰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
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徹帝宗社也
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
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于豫
教安知來歲不游移于冊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
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
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作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
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
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
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
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疏入上尤怒養浩疑君
惑眾丙戌命錦衣衛杖之百除其名德詠懋遜等六人
竝貶一秩出之外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當是時上一
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不已禮

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
更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救上怒加甚奪嗣
成職名儒謫邊方又追怒德泳懋遜等竝削籍禹謨等
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亦疏諫上復詰讓獻可
養浩永不叙用自後中外交薦悉報寢 初張有德之
請冊立儀注也奉旨再展一年時巡按廣西御史錢一
本以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乃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
建儲畧曰陛下所以遲遲冊立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
為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為太子封皇考為裕王非
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
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于
母皇元子之母壓于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
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
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
今則草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
母又觀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
下先曾失言于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為信及今不斷盡
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
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弄以禦天

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其遲
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
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
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
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
亂臣以為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此等機
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
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直上銜之無何
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託一本造
言誣君搖亂大典遂追斥一本為民 是月御史馮從

明通鑑卷六十九

吉

吾抗疏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
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南倭告警
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教之
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
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
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勿以目前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
甚上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尋告歸 寇犯遼東游擊柏朝翠敗沒 二月己酉甯

夏博拜反舊作吟拜博拜西部人嘉靖中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博拜伏小草中得免來降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至上即位之十七年博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尙寶丞周宏禴以御史往甯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併博拜義子布延等博拜雖告老居恒多蓄蓄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黨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博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陳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博拜怏怏去至金城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黨馨每裁抑之且欲覈博拜冒糧罪而以承恩強娶民女爲妾箠之二十布延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八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賜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博拜嗾之曰若輩任爲之遂羣哄不可制東賜者靖虜衛人素梟桀有異志于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爲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馨急匿水洞索得刳至書

院同繼芳戮之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維忠自縊死東賜遂自稱總兵聽博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布延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贖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總督尙書魏學會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郤龍諭降東賜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甯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王泉營遊擊傅垣拒守千戶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套部珠爾圖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致異明史本紀書博拜反于三月戊辰蓋據實錄奏至之月日也博拜之反諸書具有月日皆在二月明史魏學會傳亦書之三月其起事以二月十八日大事記以爲己酉是月壬辰朔己酉正十八日也殺巡撫副使即十八日事今據之三月戊辰總督魏學會以博拜反狀聞時學會聞變檄副總兵李昫率游擊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洲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以當賊衝辛未輔臣王家屏致仕家屏以封還御批忤旨遂引疾乞罷上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君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于

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
愆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
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伎無不可爲矣上
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
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懇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詔魏
學曾討甯夏賊 戊寅賜翁正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月李昫分兵渡河先後收復河西四十七堡惟
甯夏鎮城尙爲賊據會套部珠爾圖等控弦三千騎至
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以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
與博拜爲一家博拜及土文秀俱易服合兵攻王泉急

明通鑑卷六十九

布延引珠爾圖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設伏南關佯敗
誘之入伏兵射殺布延王泉圍解套寇遁出塞致異據
紀事本末昫以三月四日趨靈州初十日後進兵渡河
收復各堡二十日進攻套寇二十九日射死布延皆三
月以內事今並 吏部尙書陸光祖罷初吏部權爲內
閣所奪至宋纁始力矯之纁遭挫光祖不爲懾嘗以事
忤申時行時行不悅及趙志臯張位以時行薦入閣光
祖又力持之是年春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
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悉論黜
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
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

祖謂事由已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
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
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
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
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在籍五年卒贈
太子太保諡莊簡 以南京兵部尙書孫繼爲吏部尙
書繼故都御史燧季子陞之子也自南京吏部改兵部
參贊機務命甫下會光祖去廷推繼代者再乃召用之
夏四月甲辰以總兵官李如松提督陝西軍務討博
拜如松成梁子也初隨成梁立功累陞至副將十一年

明通鑑卷六十九

出爲山西總兵官給事中黃道瞻言如松父子不宜並
居重鎮乃召爲僉書右府尋提督京城累爲言官所論
劾入之軍政拾遺中上終眷之不爲動召僉書中府至
是甯夏賊起御史梅國楨薦如松大將才其弟如梅如
樟並年少英傑宜令討賊乃有是命武臣有提督自如
松始已又命盡統遼東宣大山西諸道援軍 甲寅倣
哩克禽叛酋以獻初鄭洛以撫倣哩克爲魏學會葉夢
熊所劾尙書石星請召格還議款戰計洛既至與總督
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言倣哩克已委罪浩
爾齊等具見輸誠况其部落皆已歸巢不宜以一人之

罪概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
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
議市賞在我固未為失策也議遂定至是果獻之詔復
還二年市賞 是月李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甯
夏鎮城下時上已擢董一奎為總兵李黃副之已復擢
蕭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黃未至昫等攻城賊于東
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官軍擊
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
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
傷榆林游擊俞尙德戰死翌日許朝土文秀脅慶王上

明通鑑卷六十九

无

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
近堡總督魏學曾日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
兵道回遠所治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諸軍至移靈
州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
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以延綏榆林兵出
內虛勾黃台吉之妻令其從子浩爾齊等分掠諸堡以
牽我兵而博拜子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我
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始解貴等
數攻城不能克賊日恣淫虐搜括城中婦女寶貨慶王
妃方氏懼辱匿土窖中死之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

師時上用石星言賜學曾尙方劍督戰然賊勢方熾攻
之兩月卒無成功致異以上所載皆四月間事紀事本末大事記諸書自四月五日至二十
九日攻城兩次皆不克 李如松之督軍也時言者謂
今招學曾傳彙書之 李如松之督軍也時言者謂
李氏握重兵不宜假以事權上以如松出自梅國楨所
薦乃命國楨監其軍會甯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
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未幾與如松皆先後至
軍 總督河道尙書潘季馴罷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
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攻沙築隄東水為河漕
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椿埽綜理纖悉以勞疾屢疏乞休
不允去年泗州大水患及陵寢議者或欲開傅甯湖至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六合入江或欲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
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隄以廣洩淮
之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宗陳于陞
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與季馴議
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得請歸歸後三年
卒 五月倭入朝鮮逼王京初倭酋有平秀吉者薩摩
州人起自人奴初隨倭關白信長會信長為其下所弑
秀吉遂統信長兵自號關白劫降六十餘州朝鮮與日
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夷往來互市秀吉以去冬揚言
犯朝鮮朝鮮國王李岵以聞詔兵部申飭海防至是秀

吉分遣渠帥行長清正等以舟師進逼金山鎮潛渡臨
津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眩又酒酒弛備猝聞難望
風皆潰眩奔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瑋攝國事已復走義
州求內屬 巡撫朱正色渡河方議戰而賊詭詞乞降
正色以前總甯夏兵張傑故與博拜善遣傑入城招之
先是魏學會以戰不克意欲招劉東陽許朝令殺拜父
子遣卒葉得新往而四人方約同死不可間遂折得新
脛實之獄至是傑入城賊乃昇得新見傑告以用間謀
殺事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被繫不遣而學會以賊求
撫爲之請奉旨切責 六月巡撫葉夢熊自甘州攜神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礮火器四百車至更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
浙兵千人自備糗糧詔嘉其忠調赴甯夏于是分爲五
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
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丁未並逼城下博拜自北
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
擊套寇却之遂拜入城禽斬百十七人先是拜日就珠
爾圖帳中商計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
不敢渡河深入會梅國楨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
麇集軍勢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于城南而
賊實無降意 癸丑官軍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

爲礮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翌日游
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爲礮
箭擊却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戶
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烽火並舉城下兵趨上而譙
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
縋城召外兵不至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
縛趙承光戚欽等職之然自是城中糧且盡賊氣益喪
矣改異丁未官兵集城下見明史本紀大事記系之是
月二十日其雲梯攻城在二十五日皆六月事也三
編系雲梯攻城于癸丑 秋七月癸酉免陝西通賦
即二十五日事今據之 甲戌倭陷朝鮮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幾盡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爲
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李昫以興復大義揚言大
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游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
兵祖承訓渡鴨綠江援之敗績承訓僅以身免中朝震
動改異明史稿系倭朝鮮于四月王寅入王京于五
月明史但書其五月陷王京之事證之朝鮮傳倭犯
在五月陷王京在七 甲申給事中許子偉劾魏學會
月今據本傳分書之 惑于招撫師久無功詔罷學會三邊總督以葉夢熊代
之賜劍如故時夢熊在軍與學會定議水攻甯夏城西
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
渠紅花渠三編質實金波湖在甯夏府北三塔湖在甯
夏府東北三十里觀音湖在甯夏府西北九

十三里紅花渠在甯夏府南五里形如釜底遂造城築堤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城中先是博拜遣養子克培該舊作克出求援于珠爾圖即著力李如松訶知狀遣兵追斬之並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已而套部章圖哩即莊禿賴仗圖與布色圖即卜失菟三編合部落三萬先犯定邊小鹽池別遣宰桑舊作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三編實實沙湃為博拜聲援麻貴等分擊之游擊龔子敬圍賊十重卒力戰死然套部竟解散去賊援絕官軍乃決大壩水詔尋逮學會下獄八月乙巳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畧備倭軍務時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尙

明通鑑卷六十九

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給曰天朝幸拔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星頗惑其言假惟敬游擊赴軍前竝資以金為行間計已酉詔天下督撫舉將才以備邊用是月朔甯夏城外水深八九尺城東西崩百餘丈賊數遣小艇挖堤洩水李如松等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城中民擁賊求招

安未幾套寇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力戰手斬士卒縮胸者寇竟敗去追斬百二十餘級移以示城中賊賊始震懼九月己未參將楊文提浙兵至苗兵莊浪兵俱至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官軍陽調舟筏擊北關博拜子承恩及許朝果趨北關慶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遂畢登總督葉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氣盡奪乃亟縱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壬申甯夏賊平先是南關既下葉夢熊欲使博拜之黨自相殺乃遣部下王機密以蠟書

明通鑑卷六十九

行間時承恩雖求撫猶據其大城墻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跋而眇負瞿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狂于病危巢不覆而令臬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博拜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之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贖即不聽願死麾下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間道詣東陽朝亦各致劄曰將軍奈何與人嬰禍且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鬪羣鶴所恃不過套援不記演武臺上彼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為貴智

者以能審時度勢轉禍爲福也東陽朝亦心動自此互相猜疑官軍圍愈迫東陽朝遂誘殺承恩黨上文秀承恩亦用其黨周國柱誘東陽朝殺之開門降于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一城遂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甯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博拜家博拜方與牛秉忠飯間承恩擒秉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博拜倉皇縱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博拜首生得博拜中子承寵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入城問慰宗室士庶甯夏平攷異甯夏賊平于九月壬申大事記紀事本末以爲十六日者是也其浙兵之至諸書系之是月初三日三編目中特書已未蓋是月丁巳朔也是役諸書所記皆三月以後中開月分亦分書之皆本三大征記 冬十月丁亥畿南五府災詔蠲振有差 壬寅命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並其弟如柏如梅皆充禦倭副總兵官援朝鮮也時甯夏平而朝鮮倭患方棘乃趣如松統諸道兵尅期東征初如松提督陝西軍務自以權任重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尙書石星言非制上乃下詔申飭至是新立功氣益驕與經畧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

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 是月振浙江河南被災諸府並蠲田租 十一月戊辰上御午門受甯夏俘禮畢磔博拜子承恩于市誅其黨錄功進李如松都督蕭如薰署都督同知予世蔭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俱予世蔭惟魏學會僅復其官令致仕初國楨奉命監李如松軍學會上疏請令監軍無預兵事上飭國楨如其言國楨頗銜之及國楨至軍劾諸將觀望而以玩寇爲學會罪又言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慘無算而學會匿不以聞上怒遂逮學會至京學會逮而水決城壞諸將並登捷上如松功第一夢熊

明通鑑卷六十九

三

正色國楨皆受上賞學會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謀夢熊因之成功于是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力爲學會解國楨亦上疏言學會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會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會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會上不聽既而復官居家數年卒蕭如薰時以功授世蔭妻楊氏亦被旌如薰爲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欵市旣成烽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士傾貲結納取足軍

府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皆貴家女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軍中悉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為耗識者歎焉是月禮部尚書李長春罷召掌詹事府禮部尚書羅萬化回部掌事 十二月甲午以甯夏賊平詔告天下是月李如松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此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普師渡江

論曰石星以文臣而受惟敬之給李如松以武臣而燭惟敬之奸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惜也如松以李應試一言而有惟敬若使斬之則關白行長之輩固已喪膽魄矣給而襲之孰與夫聲罪而討之然則碧蹄一敗如松輕敵而已先為敵所輕也即于其不斬惟敬見之矣

是月播州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獄論斬請以二萬金贖會倭大入寇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自將五千人從征倭立功自贖詔釋而許之

明通鑑卷七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

起昭陽大荒落盡旃蒙協洽凡三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亥總兵官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先是如松師次肅甯館倭渠行長以為封使將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於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遂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易朝鮮軍令副將祖承訓詭為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

明通鑑卷七十

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官軍稍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鈎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相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發烟焰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墜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行長渡大同江遁

政異明史稱克平壤在正月癸亥明史書之肅甯館六日次平壤明且直抵城下是夜克之故大事記紀事本末諸書皆云正月四日次肅甯六日抵平壤八日克之蓋明史三大征日月最詳故諸書及明史皆據原奏日月推應是月丙辰朔史稱書之癸亥者是地

若甲戌乃復開城日分傳中以爲十九日者本紀不具
故牽連並記耳且本紀倒書甲戌于辛未之前恐仍是
癸亥二字之誤今辛未王錫爵還朝申時行許國王
據史稿仍分書之

家屏相繼去位乃趣召錫爵至是復入閣遂爲首輔
甲戌李如松復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所失之黃
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之 辛巳詔封皇長子及
皇三子皇五子爲王錫爵至京師召見即密請建儲以
踐大信上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適子令元子與
二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
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
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

明通鑑卷七十

二

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上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
于是舉朝大譁光祿丞朱維京首上疏謂陛下預計將
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然陛下
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手詔咨之錫爵錫爵縱
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之請如其不
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
之辱奈何禁無一語若胥吏之奉行惟恐或後彼楊素
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
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給事中王如堅疏言陛下雖
怒羣臣激昭更定冊立之期然未嘗遽寢其事今已屆

明通鑑 卷七〇

期忽傳竝封爲王以待適嗣臣謂陛下非真待也古王
者後宮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
之交不常泰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
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即陛下春宮
受冊時止六齡耳甯有待嫡之議與潞王竝封之詔耶
況宮闈之內社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
不以他意窺陛下耳疏入上怒甚命與維京皆戍極邊
錫爵論救始斥爲民未幾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
亦斥爲民于是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禮部主事顧允成
張納陞郎中于孔兼員外陳泰來工部主事岳元聲吏

明通鑑卷七十

三

科都給事中史孟麟禮科給事中張貞觀國子助教薛
敷教等先後疏諫憲成復貽書錫爵反復辨論孟麟作
或問別白尤力一日孟麟孔兼又偕禮部尙書羅萬化
等詣錫爵耶力爭元聲允成等又偕六部同官李啟美
晉鳳儀鍾化民項德楨等遮錫爵于朝面折之錫爵懼
乃偕趙志臯張位請追還前詔上不從錫爵請下廷議
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上亦迫于公議悔之
放異據明史王錫爵傳但載與錫爵力爭之史孟麟岳
元聲等其他但言廷臣諫者章日數上而已稽之列傳
竝封詔下首論者爲朱維京王如堅而自顧
憲成以下皆據明史諸傳增入官階姓名 壬午李
如松進攻王京敗績時如松謀攻咸鏡道而據咸鏡之

倭酋清正聞開城失遁還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頗據天險而官軍連勝有輕敵心是日再進師朝鮮人以賊奔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而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礮不絕官軍乃退駐開城 是月召辛自修為工部尚書以晉同亨致仕去也同亨以京營之譟乞歸不得去年七月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求去乃以十二月得請歸自修聞召未任而卒據明史正月任工部尚書未幾卒溫純以四月代據此則自修以正月任四月卒而證之本傳則未任而卒蓋起自修

明通鑑卷七十

四

于家及四月以卒告始二月辛卯詔寢苙封之命時起沿純代之今據本傳 王錫爵願于朝議戶部主事王就學其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視之為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與就學語相類錫爵復力言之乃得寢 甲寅發帑金二十萬救勞東征將士 是月既望謀報倭以二十萬人寇李如松令諸軍分布要害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積倉粟數十萬如松遣參將查大受募死士焚之倭遂乏食 夏四月壬寅倭棄王京遁李如松既敗氣大索宋應昌亦欲暫休師會倭以糧盡丟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

營官軍不敢擊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預異明史李如松傳倭以四月十八日奔王京遁是月乙酉朔壬寅即四月十八日也明史作癸卯今從史稿日分 是月召南京吏部尚書溫純為工部尚書 五月倭退據滄山時四川參將劉綎率兵五千赴援朝鮮詔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奔王京遁趨尙州烏嶺嶺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線倭拒險諸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間道踰魏山出烏嶺後倭大驚遂移駐滄山浦綎及承訓等進屯大邱忠州以全羅水兵布滄山海口朝鮮畧定 是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堍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聞于是邳城陷水中高竇諸湖堤決口無算先

明通鑑卷七十

五

是給事中張貞觀往勘河議開歸徐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紓鎮口之患下總河會官集議未定而水作 六月丁酉詔天下每歲夏月錄囚減釋輕繫如南京例刑部奏犯法愚民何處不有而免民亦何處不有請于巡按每歲審錄外再立澄清固圉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為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和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按察司居省會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即審各道之囚皆親身巡行不得調審州縣為諸囚累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照舊監候

其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咎情可原宥者許各詳撫按
撫按會疏以請疏期勿過夏月罪輕徑自發落重罪聽
部覆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庶天下郡縣無一不結
之囚從之 癸卯沈惟敬歸自滄山同倭使小西飛來
請款尋復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
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甯屯咸陽劉綎屯陝川扼之倭
果分犯諸將竝有斬獲 秋七月倭自滄山移西生浦
送王子歸朝鮮癸丑詔撤李如松大軍還止留劉綎及
游擊吳惟忠兵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而尙書石星
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乃命沈惟敬復入倭趣具

明通鑑卷七十

謝表于是並撤惟忠兵止留綎兵防守 乙卯彗星見
東井救羣臣修省 乙亥彗逆行入紫微垣犯華蓋星
大學士王錫爵密奏臣連夜仰觀乾象見彗星已入紫
微垣臣聞古帝王禳彗之法或改張新政或更用新人
一切以除穢布新爲義若彗入紫微垣王者之官則其
咎乃在君身必非區區用人行政之間所能消弭竊謂
天子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臣以爲方今禳彗
之第一義無過早行冊立之典 亥是月癸丑朔乙卯
初三日乙亥二十三日
皆見三編目 是月吏部尙書孫鑣罷初張居正當國
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爲尙書稍自振飭至

鑣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
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鑣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
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鑣與考功郎中趙南星
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鑣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
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
學士趙志皋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
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
論劾員外郎虞淳熙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鑣議留漕
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
秩鑣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

明通鑑卷七十

掌察上疏爲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
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
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助教薛敷教等交章論救
而陳泰來言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
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眾口
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
習孔教輩竝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
王國光雅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
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皋張位撫臣趙世
卿亦掛名南北京察公論免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

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瓌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楨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為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詔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鑿割涇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為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

明通鑑卷七十

八

自孫鑣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瓌至劉希孟謝廷采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繹稍欲振之卒為故輔申時行齟齬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時行身雖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光遂不允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上怒謫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上怒盡斥南星瀆熙于廷黃為民鑣乃上疏請賜骸骨不允遂杜門稱疾疏累上猶溫旨慰留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

事以需鑰鑰堅卧三月疏至上乃許乘傳歸歸後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 鑰之掌考察也文選郎中孟化鯉佐之時內閣權重每銓除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託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及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仲軾雜職閣臣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言官復交章救上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為民既歸築書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輟四方從游者恒數百人久之卒 八月丙戌以災異敕戒內外諸臣修舉實政甲午太白晝見 甲辰以江北水災截漕振之 是

明通鑑卷七十

九

月以南京吏部尚書陳有年為吏部尚書初有年為南右都御史與南吏部尚書溫純共典京察未幾召純入為工部尚書以有年代之至是以孫鑰謝事遂改北部有年既任日止宿公署中見賓則于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 九月工部尚書溫純以父老乞養歸以工部侍郎衷貞吉陞任代之 朝鮮王李昫以三都既復疆域再造上表謝恩然是時倭猶據釜山而石星一意主款兵部主事曾偉芳言關白大眾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白捲去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於倭

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欵冀來年不攻則速之
欵者正速之來耳故欵亦來不欵亦來宜令朝鮮自爲
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上以爲然因敕諭
如偉芳言改選李松謝恩蓋沈惟敬趣之也明是秋
吏部左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以爭三王竝封語侵
王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與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附
之錫爵不便也初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及用
賢以劾張居正奪情得罪之彥懼及已乃深結居正得
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于其弟下曰婢
子也以激用賢用賢遂反其幣絕之至是用賢女已嫁

明通鑑卷七十

之彥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許用賢論財逐壻茂法
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尙書羅萬化以之彥
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
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
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
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
御史李世達侍郎李禎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詔遂爲所
攻御史吳宏濟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安希范輩皆
坐論救褫職而世達亦尋罷 冬十月丙申停刑 庚
子振湖廣水災並免稅糧 是月左都御史李世達致

仕先是世達以訟趙南星忤旨及是又以趙用賢絕婚
力白其無罪爲楊應宿鄭材所詆遂連章乞休去時以
考察一獄諸賢既斥朝署一空行人無錫高攀龍上疏
曰近見朝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
納陛于孔兼賈歲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
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
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
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
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

明通鑑卷七十

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
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
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
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
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
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
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
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
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
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爲

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
母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
宿讒詔宜黜應宿亦疏許攀龍語極妄誕疏竝下部院
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上不許鑄應宿二秩請攀龍
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宏濟等論救并獲譴 十一月
己巳召見王錫爵于煖閣是日皇太后生辰上御門受
賀畢乃召錫爵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
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上
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
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

明通鑑卷七十

主

者上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
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上心益動未幾遂
有出閣之命而上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
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
等又力諫上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議始定
是月河南浙江水旱災蠲振有差 改刑部尚書孫
丕揚為左都御史以吏部侍郎趙煥為刑部尚書 十
二月是年十一月有閏丙辰命蒯適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
召宋應昌李如松還先是養謙力主撤兵因復申封貢
之請下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

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
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
豈非封貢為厲階耶今關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
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
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
而顧令此篡逆之輩襲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勅
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可計日而敗
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遂
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蒯適

明通鑑卷七十

主

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不從 庚午
振山東饑 高攀龍之被謫也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
主事孫繼有復上疏論救竝劾王錫爵一召疏曰輔臣
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宏濟之黜一
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
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以申救而斥孟
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鑰又相繼罷去矣怒
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宏
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宏濟則罰鄭材傾陷
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為攀龍罪者以攀

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誤國家大計哉與一召疏並上上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未幾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復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鑑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鑑

明通鑑卷七十

西

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朱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誘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彌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宏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

材為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宏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疏入上怒斥為民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一召繼有及希范上益怒並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得免逮諸人遂廢于家及一召與宏濟之後而證之錫爵論救疏謂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是此三人疏入並在十二月今系之是月是歲河南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時上以甯夏朝鮮用兵謂開礦則賊亦可化為兵且在外可救饑在內可備用然持之未發也及異此據大事礦使四出張本記為二十四年

明通鑑卷七十

五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曰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為尤甚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痼瘼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振不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紕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或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置方畧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羣又不知果已安插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惟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畧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盜賊則互相隱匿或故意徇縱以求免地方失事之咎而各撫按官亦

止知請振請蠲不能汰一苛吏革一弊法如此上下相蒙釀成盜賊之患朕甚憂之自今當以安民弭盜為有司之黜陟如有仍前欺隱及玩視詔令者其重治不宥

二月癸丑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已十三歲矣上手諭

輔臣令議出閣講學禮儀免御門慶賀用輔臣侍班詞

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大學士王錫爵言皇長子

出閣輔臣每日一人侍班此雖隆慶年新例但今天顏

尚不得時親而于皇長子進見頻數似涉嫌疑請自初

講二日以後間十日輪侍從之錫爵又請上時御講筵

俾皇長子日隨殿父之後聖範益親啟沃自效矣不報

明通鑑卷七十

夫

甲子遣使振河南饑先是河南大雨五穀不升給事

中楊東明繪飢民圖以進巡按御史陳登雲進飢民所

食雁糞上見之惻然傳諭閣臣至是從部議蠲本年田

租并發銀八萬兩令光祿寺丞鍾化民兼河南道御史

前往振濟其山東江北災傷重處分振停徵有差

冀事見明史五行志又詳陳登雲傳今摺增是月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初竝封命下憲成以與王錫爵辨論議遂寢孫繼趙南

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自員外遷郎中所推舉率

與執政抵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王

家屏而家屏以爭國本去上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

尚書孫繼左都御史孫丕揚皆非故事嚴旨譙讓遂削

籍憲成既廢家居里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

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

史孟麟于孔兼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憲成嘗

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

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時

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

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

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給事中盧明誨疏救

憲成貶秩兵科給事中遂中立上言憲成往以直言獲

明通鑑卷七十

七

譴陛下起而用之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紳咨嗟咸謂

憲成以直被黜陛下有不容直之名何以勸任事之心

乎夫銓臣邇來相繼屏去司官之空署削籍者至再至

三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不能一日為冢宰

非如徐一楨謝廷采劉希孟也者不能一日為選郎臧

否混淆舉錯倒置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

於此臣冒昧塵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為國家惜人才

惜政體也疏入奉殿旨切責貶陝西按察司知事

二月癸卯詔修國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陳于陛故大學

士以勤子也少從父習國家故實及為史官益究經世

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宋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撰次可備采擇者無慮數百種若不及時網羅歲月既久卷帙散軼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纂以成萬世不朽盛事從之乃敕大學士王錫爵張位及于陞等爲總裁官尙書羅萬化侍郎盛訥等副之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五月辛卯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陳于陞南京吏部尙書沈一貫並兼東閣大

明通鑑卷七十

六

學士預機務以首輔王錫爵將謝政也庚子王錫爵致仕錫爵以阿竝封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累疏引疾乞休上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所愈錫爵力辭疏入乃允之命改吏部尙書進建醮大學士賜道里費乘傳遣行人護歸六月己酉大雨西華門樓火災敕羣臣修省秋七月壬辰雷擊新穀壇東天門左吻丙申河套部長布色圖卽卜失寇延綏先是延綏巡撫李春光言套部納款已久自明安被修事見十而寇恨深西夏黨逆而貢

市絕事見二延鎮連年多事今東西各部皆乞款而布

色圖挾私叵測邊長兵寡宜察敵情審時勢彼入犯則血戰偶有小失應寬吏議上命傳飭各邊謹備之至是寇入延綏不克分兵犯固原游擊史見戰死總兵麻貴禦之留內地閱月是月吏部尙書陳有年罷初上以王錫爵將去命廷推閣臣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及文選郎顧憲成因奉詔無拘資格遂列故吏部尙書孫鐘等六人及故輔臣王家屏而上以舊制吏部尙書左都御史不入廷推自昔年陸光祖欲自爲內閣地乃倡爲不拘資格之議于是憲成被謫有年與參魯等論

明通鑑卷七十

九

救皆不納趙志舉張位亦伴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上喜降旨再譙責而論救憲成之員外郎黃縉等坐貶論有年乃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魏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宏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尙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格自出聖諭臣等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上得疏以其詞直溫旨慰荅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上猶慰留資食物羊酒

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歸
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家居越四年卒贈太子太傅謚
恭介 八月癸亥布色圖深入固原轉掠至下馬關總
兵麻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敗之斬首二百三十有
奇獲畜產萬五千上為告庶宣捷進貴都督同知予世
蔭文選明史系下馬關之捷于七月犯延綏之下史稱
則但書犯固原系之八月癸亥謚之鞏毅及麻貴傳
犯延綏在前犯固原在後所謂留內地閱月者蓋
以七月入寇八月始退今仍據史稿月日書之是
月改左都御史孫丕揚為吏部尚書改工部尚書衷貞
吉為左都御史以工部侍郎沈節甫署本部尚書丕揚
長吏部挺勁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貴請謁

明通鑑卷七十

三

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
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此一大變矣三編實
大選舉選
之法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于雙月謂之大選凡改
授改降丁憂候補歸于單月謂之急選籤以竹為之傳
為常熟願 九月己丑朝鮮國王李昉請許倭封貢初
昉進方物謝恩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昉使金晬等涕泣
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乞特赦亟止
封貢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為言而顧養謙
已定講貢議請封關白為日本王上猶未決至是昉亦
以許貢保國為請上乃切責羣臣追怒前主議撓封貢
者以御史郭寶倡首斥為民竝赦石星盡錄異議者名

將大譴責內閣趙志臯等力解乃已 是月禮部尚書
羅萬化罷初吏部缺尚書王錫爵欲用萬化顧憲成不
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預錫爵等皆恚
萬化乃獲推尋亦報罷至是萬化以錫爵去遂致仕
冬十月己未以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
討楊應龍初應龍從征倭已啟行而封貢議定遂罷罷
會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應龍勒結應龍抗不復
出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等分道進
勦軍至婁山關屯白石口應龍陽令其黨穆炤等約降
而統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未幾

明通鑑卷七十

三

繼光論罷御史薛繼茂旋主撫而應龍遣其黨携金入
京行間至是執告變之把目何恩詣綦江縣遂反事聞
乃以玠總兩省軍務兵部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充
軍前贊畫討之 丁卯詔倭使小西飛入朝集多官面
議二事一勸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
倭俱聽命以聞上復諭之于左闕語加周復封議遂定
庚午泰甯部綽哈即炒花犯遼東初綽哈以其兄博
斯呼之怨與博斯呼子巴圖魯即把兔數結土默特東
西相倚擾邊至是總兵官董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
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為空營以待敵騎深

入官軍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魯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抵寇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巴圖魯旋死諸部悉遠遁十一月癸巳皇太后生辰受賀畢復召見閣臣于煖閣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遣都督僉事李宗城指揮楊方亨充正副使封倭酋平秀吉為日本王令偕沈惟敬往是月鄭世子載堉奏請宗室子弟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毋論中外職視才器使從之禮臣議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尚書李廷機

明通鑑卷七十

三

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詔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及異事見明史諸王傳特書二十三年正月三編亦摺增今從之 總督邢玠至蜀察永甯酉陽等土司皆楊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謂來者當待以不死不則國家懸萬金購爾頭若早為計吾不爾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應龍出得贖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明史見司傳大事記紀事本末俱書于是年正月三編統書于二十五年中亦分年月書之最為詳析今月日皆據之三月乙未賜朱之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

四月楊應龍得檄不至請遣使就勸邢玠乃調成都知府王士琦代史記勲守重慶令奉檄詣綦江趣應龍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脯資餼率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然不敢自來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敬布腹心綦江令具

白于士琦時應龍在松坎士琦乃率單騎往五月丁酉京師地震救羣臣修省 是月王士琦至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士琦因為之請邢玠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之應龍囚服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

明通鑑卷七十

三

苗等十二人案驗遂抵應龍斬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是時倭氛未靖兵部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上亦以應龍有積勞許之加玠右都御史還朝以士琦為川東兵備使彈治之然應龍益怙終不悛以蕭大亨為刑部尚書代趙煥也煥以四月致仕去以南京戶部尚書李戴為工部尚書戴未幾以憂去 秋九月戊寅青海部長永什卜舊作永邵卜寇甘肅永什卜者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眾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

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為邊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將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以重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權勁騎直入南州屬番偵告總督三邊李汶檄西甯參將達雲遊擊白澤設兵要害令番人遠出口外潛扼其背而雲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一人即前殺李魁之巴圖爾哈者也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為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為西陲戰功第一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犯西甯西甯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

明通鑑卷七十

西

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十餘戶皆復其業尋進雲總兵官鎮甘肅致異李汶明史韋韜傳作汶三編前後皆作李汶並見二十六年是冬

乙酉詔以建文朝事增國史太祖本紀末復其年

號先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元言建文年號不宜革除見值修國史當更正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五年年號以復建文元二三四四年之舊禮部議從之故有是命 是月淮水溢浸泗州祖陵總河

楊一魁請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蓋以淮壅由于河身日高河高由于海口不深若上流既分則下流日減清河之口淮無黃過則泗之積水自消而祖

陵永保無虞議者以江北比歲災屢民力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工部謂導淮分黃勢實相須不容偏廢宜將導淮分黃疏濬海口等處工程命河臣逐一舉行其一應工費酌議動支事完分別勸懲報可 是秋御史趙文炳劾考功郎蔣時馨考察受賄狀先是吏部尚書孫丕揚掌外察時馨佐之黜浙江參政丁此呂而此呂故與右都御史沈思孝善時馨疑文炳之劾思孝嫉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上惡時馨坐罷官于是丕揚與思孝各疏辨求去思孝謂此呂

明通鑑卷七十

東

建言有功不宜被察丕揚謂此呂受賊有狀豈得以建言輕恕因上此呂訪單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者也上慰留丕揚遂此呂詰讓思孝自是不揚思孝遂有隙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二人蓋亦各有所左右云致異是年考察當在春間而文炳之劾時馨在後明史諸人傳中但書二十三年事惟通鑑紀系文炳劾時馨于八月今據 冬十一月辛未湖廣災巡按御史徐兆魁以救災四事上請一議改折一議緩徵一議蠲免一議振濟戶部議緩徵徒貽小民他日之累不若勘被災之輕重分別蠲振詔如部議致異三編系錄告饑之月日也本紀 十二月辛丑大學士趙志舉據下詔月日今從之

等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不報 是冬兵部考選軍政上調中有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鑄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鑄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徐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拷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上意

明通鑑卷七十

美

誠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上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為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為緘默命掌印者盡鑄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臯陳于陞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

攷異據明史馬經綸孫丕揚傳特書于是年之冬而盡削三十餘人籍明

史稿系之明年正月丁丑蓋諸人或鑄秩或調外輕者奪俸而已自陳于陞抗疏申救乃盡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又自孫丕揚再疏乞宥乃盡削籍為民今悉據馬經綸傳而分書之

明通鑑卷七十

毛

明通鑑卷七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變編輯

紀七十一 起柔兆涸灘盡著
雍掩茂凡三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二十四年春正月丁丑削兩京科道官耿隨龍等三十四人籍先是上怒兵部遂及兩京科道或鑄秩或調外重者請邊輕者停俸而已及大學士陳于陞復特疏申救上怒命降諸人襍職悉調邊方尙書孫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上益怒乃盡奪職爲民御史馬經綸憤極抗疏曰陛下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一

已乃蔓及他給事又波及他御史去者不明應得之罪留者不明姑恕之由夫以不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也言官今日籍口不言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不能援典故排闥以爭陷陛下於不敬天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不能開至誠率裾以爭陷陛下於不敬祖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怒蓄變言官俱慮之而不能批

鱗諫止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有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籍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疏入上大怒貶三秩經綸既獲譴工部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上益怒請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

明通鑑卷七十一

二

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頃之南京御史林培疏陳時政上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 致異軍政之獄發于去年之冬據明史馬經綸見明史稿本紀據實錄也惟史稿言科道官三十三人其在經綸前者兵科給事中吳文粹劉仕瞻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給事中張同德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徐喬遷時偕行揭述中共十一人又後罷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合之十九人共三十四人皆兩京科道而部曹不預焉至馬經綸之始貶請繼除名則因三十四人之籍籍而諫又不在以前除名之列惟陳氏通紀作三十四人與明 二月戊申河套部布色圖復謀犯邊總督李汝延綏總兵麻貴勒兵萬五千人分三道游擊聞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

高家堡神木孤山為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
平山為右軍而自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
里寇莫知所防大潰俘斬四百有奇獲馬駝牛羊千五
百時順義王勸布色圖納款不從遂及于敗 三月丙
子戌刻坤甯宮災延及乾清宮一時俱燼救羣臣修省
壬辰下詔自責致異明史本紀五行志皆作乙亥三編
目云三月八日也是月戊辰朔而明書
綸渙志火災兩詔一云三月初九日夜一云三月初九
日戌時則火災應在丙子故通紀書云三月丙子與詔
書初九日合今從之壬辰據綸渙志 是月浩爾齊復
犯洮河時特設臨洮總兵官劉繼任之遣參將周國柱
等擊之莽拉川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襍畜二萬上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三

為告郊廟宜捷進擬等秩 夏四月己亥朝鮮正使李
宗城自倭奔還王京是時沈惟敬至釜山私奉平秀吉
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宗城以貪淫為倭守臣
所逐棄璽書夜遁事聞詔逮宗城下獄 五月戊辰河
套部復西犯甘肅總兵官楊濬等大破之 庚午復議
封倭時石星力主款上惑之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
察視情實御史曹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楊方
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與方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為
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星很復自用趙
志舉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

是時上因遣使不得要領罷之即以方亨為正使惟敬
副之而學程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上大怒疑前
之被譴諸臣事見二暗囑關節詔逮學程下錦衣衛嚴
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尙書蕭大亨請宥不許命
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志臯
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省自是救者不絕且言
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上卒不聽數遇赦亦不原其
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
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自是長繫者十年
六月庚戌福建福興漳泉四府饑蠲振有差 是月

明通鑑卷七十一

四

以工部侍郎徐作署本部尙書代李戴也 秋七月丁
卯吏部尙書孫丕揚言數月以來廷推擱矣行取停矣
年例廢矣諸臣中或以功高優叙或以資深量遷或服
闋而除補或覆題而註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擯棄之
列者乞體因政設官之意念國步多事之時將近日推
補官員章疏簡發間有注擬未當亦乞明示別推酌補
疏入不報是時地方官亦多缺不補御史王以時奏言
地方缺官之害藩司臬司等官職掌各有攸司每遇員
缺則撫按必擇近便者一人使之攝理職錢穀而攝軍
屯職兵戎而攝鹽馬夙昔未能嫻習且豈能旁通顛

未暇究心晷刻難于判發聰明少有未遍甯免乖違才力稍有不同輒形愆謬舞文者乘此弄其機械玩法者藉以恣其侵漁文移之往來獄訟之聽斷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又遠者千有餘里道路奔走歲月牽纏費用不支勞苦勿恤或鬻賣其妻子而事尙未完或轉死于溝洫而冤莫可訴司道缺官廢事病民其爲害既如此至于郡縣守令最爲親民民之倚命于守令不啻赤子于其乳母使郡縣而可缺官則是赤子而可斷乳也使守令而可使常署攝則使赤子而可終歲寄養也蓋專官如柙匱之典守故任怨勞而不辭攝職若傳舍

明通鑑卷七十一

五

之經過誰肯竭心力以從事乞行推補亦不報丁丑有彗星見東北方攷異明史天文志彗見西北行所記方向疑有誤字三編摺實錄今從之惟三編書于是年六月蓋據始見也今仍從志中月日

戊寅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乙酉始開礦于畿內遣戶

部郎中戴紹科錦衣指揮張懋忠往以中官王虎領之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以申時行王錫爵力

持之而止至是承甯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

宮室計臣束手于是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

大工允之自是獻礦洞者踵至丙戌遣錦衣指揮楊宗

吾開礦汝南領以中官魯坤于是山東陳增永平王忠

昌黎田進山西張忠浙江曹金陝西趙縉相繼遣領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並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奸人假開採之名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下有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海內騷然羣臣屢諫不省戶部尙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常開之給事中楊應文等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兩得不償失皆不聽 楊應龍之輸贖也會

明通鑑卷七十一

六

其次子可棟死于重慶應龍趣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

肯發趣其完贖應龍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

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搜修軍民劫掠

屯堡殆無虛日是月應龍掠劫餘慶草塘二司徧及興

隆都勻各衛又遣其弟兆龍引兵圍黃平修重安司長

官張喜一家又撫用苗兵皆願爲之出死力 八月開

礦夏邑並青沂等處仍編富民爲礦頭費縣文登沂水

蒙陰臨朐諸礦同時開採 閏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初

萬曆二十年五月甲戌夜月食監官推算差一日越三

年恩志鄭世子上鄭世子載堉論歲差曰高皇帝革命

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言三百年斗歷改憲今以萬曆爲元而九年辛巳歲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歷元正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歷校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差雖九刻處夜半之際則所差便隔一日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失豈小小哉蓋因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數立爲新率乃進聖壽萬年歷及律歷融通二書下禮臣議如世子言時差九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七

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今似未至是也其書應發欽天監參訂測驗世子留心歷學宜賜救獎諭從之是年之閏河南僉事邢雲路上書言今年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歷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因言治歷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

子午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直元日子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前而朝賀大禮在月正二日矣豈細故哉其說與鄭世子合而欽天監見其疏甚惡之監正張應侯奏詆謂其僭妄惑世禮部尙書范謙言歷爲國家大事士夫所當講求本非歷士之所得私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監官拘守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所當和衷共事不宜妬忌乞以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以成鉅典議上不報致異鄭世子上書于二十三年邢雲路上書于二十四年語詳明史歷志爲西法入中國張本

明通鑑卷七十一

八

今據 丁卯內閣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罷採礦不報是月吏部尙書孫丕揚罷初上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懷去志及與沈思孝爭考察遂引疾在告乞休疏十三上皆不報是年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臯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許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

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已上疏
誣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上得疏不直丕揚位
亦疏辯求退上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
為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 九月乙未楊方亨
至日本關白即平秀吉怒朝鮮王子不來謝語沈惟敬曰若
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
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且留石曼子兵于彼
候天朝處分然後撤還于是復侵朝鮮所進表文謾無
人臣禮 乙卯葬孝安莊皇后梓宮發引上託疾不送
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言之上怒抵其疏于地員

明通鑑卷七十一 九

外郎王就學復抗疏言送死乃人子一大事于此而不
用其情烏乎用其情于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
宣諸詔諭書之簡冊傳示天下也不省踰二年詔甄別
吏部諸郎斥就學為民繼皋亦以三殿災自陳致仕
去 是月河套部犯甯夏總兵官李如柏邀之于平虜
橫城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是秋河決單縣之黃
壩口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既議
分疏黃淮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
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關
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礮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

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
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源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壩口之
決如故 杭嘉湖大水蠲振有差 冬十月丙子停刑
乙酉始命中官張暉徵稅通州張家灣尋命中官王
朝督徵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間稅使四出多兼礦務
羣臣屢諫不省 是月以徐作為右都御史仍署工部
事 十二月乙亥大學士陳于陛卒于陛在閣與趙志
臯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見諸人遇事依違而上拒諫
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太
息視日景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

明通鑑卷七十一 十

積憂成疾卒贈少保謚文懿 是歲朝鮮國王李昞請
立其次子瑄初昞庶長肆陷倭寇中驚憂成疾瑄亦庶
出而收集流散頗著功昞奏請立之禮部尚書范謙執
不可是年之夏復疏請謙仍執不可詔如謙議是時國
儲未建中外恟疑故謙于朝鮮易封事三疏皆力持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鮮遣使求援以倭留金山不
去也初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金山渡海倭于大版受封
卽回和泉州然倭方責備朝鮮留兵金山如故謝表後
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
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佃副總兵

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竝呈石星前後手書上大怒命逮惟敬等石星革職待勘 是月吏科給事中戴士衡疏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備疎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惰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不報 二月丙寅復議征倭丙子以前都督同知

明通鑑卷七十一

十一

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 三月乙巳以山東右參政楊鎬爲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己未以兵部侍郎邢玠爲尙書總督蒞遼保定軍務經畧禦倭鎬未至先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丁夫等免役大氏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餉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三編發明曰命將出師必先量敵慮勝成竹在胸而後可以刻期奏捷前此李如松等師出無功已有明驗乃當撤兵之後復命征倭而所任者一庸懦無能之楊鎬不量其事之能濟與否輕率前驅知彼知己

之謂何觀鎬所陳奏事皆苟且竟若助兵供餉全有恃于朝鮮者以中國而征一倭必借助于外藩之衆即使克捷已傷國體况朝鮮兵不習戰素爲倭所輕島山一敗徒旅盡喪而茲役也以救朝鮮爲名而實則驅朝鮮之衆盡化爲沙蟲猿鶴耳失機辱國莫此爲甚至于加募江南水軍爲分路搗寇之計而卒以無成亦同歸于謀國之不臧廟堂既無長策擇帥又非其人而欲儻威海嶠何可得耶

明通鑑卷七十一

十二

夏四月黃堀口復大決溢夏邑永城先是總河楊一魁分黃洩淮泗陵水患漸平惟一魁專力桃源淮泗間而上流單縣之黃堀口以爲不必塞督漕尙書褚鈇直隸巡按御史李春芳力爭之議者又言黃堀不塞恐下齧歸仁爲祖陵患歸仁者潘季馴所築堤以護陵寢者也一魁復奏辨己而果決 五月邢玠至遼倭酋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窖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轄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茲調蒞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報俟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致異邢玠至遼謀用兵明朝朝鮮傳

系之是年五月紀 以南京吏部尙書蔡國珍為吏部
尙書自孫丕揚去國上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去年十二
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請之乃以是年二月召國
珍于南京至是始任會三殿災有詔起廢國珍列三等
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
足錄過無可弃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註誤
非由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錄用悉
報寢 六月戊寅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時火起歸極
門延至三殿及文昭武成二閣周圍廊房一時俱燼時
上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三

三殿以示警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不納 癸未以皇
極門左右兩廊被災閣臣張位等請停止國史纂修事
務從之 是月泰山崩 倭數千艘泊金山戮朝鮮郡
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金
山邢玠陽為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麻貴營惟敬執
而嚮導始絕致明史稿書速惟敬于七月丙辰據奏
報執解月日也惟敬之逮在春間時在金山
山至此始執之今據明 秋七月癸巳誠諭羣臣丁酉
史朝鮮傳系之六月 詔赦天下三殿之災也閣臣趙志臯在告張位等率同
列請面慰不許乃請上引咎肆赦故有是命 是月揚
應龍劫掠江津縣及南川尋入合江索其饗袁子升繼

城下轡割之益統苗兵侵及貴州湖廣調原奏營民宋
世臣父子慘慘以徇勢遂大熾 庶吉士劉綱因殿災
上疏曰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夫道者敬天法
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而已去歲兩宮災詔
示天下畧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
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稅採石運甓遠者萬
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
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為災野無青草人情
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言君不
思道陛下試自省書之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

明通鑑卷七十一

四

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
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闕
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
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廷有不
知上天甯不見邪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
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
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閣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
者至深切矣尙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
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
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

強半不報是曰積債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
斥諸臣槩不錄叙是曰積才闕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
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
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
臯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
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兎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臯
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
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首
聞也上得疏甚將罪之以方邁殿災留中不報已而
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

明通鑑卷七十一

五

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志臯短故曠之不置假
察典中之自來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
劉之綸與綱竝四川人致異據明史本傳特書二十五
八月丁丑倭破朝鮮閑山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
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
可揚帆而至是時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經畧檄守王
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未幾清正圍南原乘夜
猝攻守將楊元遁倭破南原遂犯全慶逼王京 甲申
京師地震 是月遼陽開原廣甯等衛俱震地裂涌水
三日乃止宣府薊鎮等處俱震次日復震蒲州池塘無

風生波涌溢三四尺山東濰縣昌邑樂安卽墨皆震臨
淄縣不雨濠水忽漲南北相向而鬥又夏莊大灣忽見
潮起隨聚隨開聚則丈餘開則見底樂安小清河水逆
涌流臨清磚板二關無風起大浪致異俱見明史五行
樂安卽墨之震五行志載三編 邢玠聞閑山失退守
據實錄彙系之是月下今從之 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阻烏嶺忠州西則南原
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
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
使蕭應官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
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

明通鑑卷七十一

六

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
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書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
撫政府八字密盡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
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
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
正玠從之 九月壬辰逮故兵部尚書石星下獄與沈
惟敬俱論死 是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
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候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
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貞明反至中途爲人刺死麻貴
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官揭言倭以惟敬手書而退

青山稷山并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官愷怯不親解惟敬竝逮之 冬十月甲戌詔授黎惟灑為安

南都統使安南自莫登庸篡立請封再傳至宏漢明史外國

向莫登庸請封制下而死其孫福海襲宏漢不能攝眾

為黎甯臣鄭檢所逐黎甯即黎慈之子居清甯死再傳

至惟灑漸強盛舉兵攻殺宏漢子茂洽復據安南款關

求貢總督陳大科言莫之竄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

正宜許其來歸遂有是命踰年惟灑復進代身金人如

黎氏故事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

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十一月甲午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七

泰甯部綽哈糾土默特寇遼東入瀋陽殺掠無算凡八

日去 是月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賜玠尚方

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楊鎬麻

貴率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

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

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

行長東援 十二月乙酉京師地復震 是月邢玠揚

鎬等會師于慶州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率大

兵攻倭于蔚山時倭依山為險中一江通金山寨其陸

路由彥陽通金山貴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

乃多張疑兵又遣將遏其水路遂進逼倭壘遊擊擺寨

以輕騎誘倭入伏斬級四百餘獲其勇將乘勝拔兩柵

倭焚死者無算遂奔島山連築三寨翌日遊擊茅國器

統浙兵先登連破之斬獲甚多倭堅壁不出方請軍之

攻山寨也鎬等議進兵方畧分四萬人為三協副將高

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

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柵城外以

自固鎬官遼東時與如梅深相得及是遊擊陳寅連破

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

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官兵四面

明通鑑卷七十一 八

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志賊日夜

發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

官兵懈詭乞降以緩之未幾而行長援兵大至遂不克

攻明史本紀系攻蔚山不克于明年正月諸書及楊

鎬朝鮮本傳皆在十二月而據鎬傳行長援兵之至在

二十六年正月二日蓋圍攻在十二月而楊鎬之

奔實正月事今仍系之十二月為明年鎬敗張本

二十六春正月己丑行長兵驟至諸軍聞之大懼楊

鎬不及下令策馬先奔麻貴繼之一時九將皆潰賊前

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游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

輜重多喪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

國之眾委弃一旦中外嗟恨鎬等奔趨慶州懼賊乘襲

盡撤兵還王京與邢玠詭以捷聞時諸營上軍籍士卒
死亾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贊畫主事丁
應泰開敗詣鎬咨後計鎬出張位沈一貫手書揚揚自
得應泰憤抗疏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
竝劾位一貫扶同作奸疏入上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
舉力為營救乃免逮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以聞
明史本紀書攻蔚山不克楊鎬麻貴等王京蓋攻倭在
十二月敗奔在正月史稿書之己丑是年正月丁亥朔
己丑三日也紀事本末攻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而明史鎬傳言及圍十日行長援兵至鎬等遂以正月
二日潰奔王京則史稿以為己丑者是也三大征所記
月日皆交後勝負之確期見之原奏疏中非奏報至京
師之月日也 二月邢玠益募江西水兵議海運為持
可及而知也

明通鑑卷七十一 九

久計于是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
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
如梅東路貴西路綎水陸各守汛地相機行勦時倭
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茂
橋建砦數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
濟餉往來如駛我師約日竝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
沒詔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三月癸卯賜趙
秉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文武羣臣具疏詣
文華門請皇長子冠婚不許去年三殿災詔陳時政閣
臣趙志舉等上十一事首定國本次罷礦稅優詔報聞

而已其時皇長子已十六歲志舉請舉冠婚禮上命禮
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至是乃率廷臣復以為言終不
得請 夏四月癸亥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中
白所知贓私上怒所知除名遂貶黜吏部司官二十二
人因責吏科朋比都給事中劉為楫楊廷蘭張正學林
應元及士衡俱引罪詔貶為楫一秩與廷蘭等竝調外
士衡得斬州判官無何詔改遠方授陝西鹽課司提舉
未赴而憂危竝議之獄起 丁卯土默特寇遼東總兵
官李如松率輕騎遠出塞搗其巢遇伏力戰死初如松
奔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上置不問會遼東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三

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知遇氣益奮至
是遂及于難詔以其弟如梅代之 壬申京師旱敕羣
臣修省時禱雨于黑龍潭加封黑龍潭龍王庶號勒碑
紀之及異加黑龍潭龍王庶號三編據實錄增入目中今從之 是月吏部尙書蔡
國珍罷國珍為御史況上進所劾上察其誣不問國珍
遂稱疾累疏乞休先是孫丕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
同已者為助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
不為位用位銜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以諸郎貶黜引
咎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魏為吏部與內閣相比得
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身不見

容故自縊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二年時咸議
閣臣忤而惜縊等用未竟也國珍風力不及孫繼陳有
年而清操似之均為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贈太子
太保謚恭靖 全椒知縣樊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
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
歸過貴妃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
貴妃于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
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昏諸典次第舉行使
天下以元子之安為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
窮哉疏入上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閣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三

臣趙志臯等力救言自上即位未嘗殺諫臣上乃焚其
疏忍而不發未幾以戴士衡故復得罪致吳諸書所記
戴士衡焚玉衡
上書皆以憂危竝議一事牽連竝書而致其前後玉衡
上疏在四月見明史本傳憂危竝議起于五月則正呂
坤進憂危疏之後士衡劾坤有疑為張位主 五月刑
使者故坤及位之罷皆在六月今分書之 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畧曰自古幸亂之民有四
一無聊之民身家俱困因悞逞亂之心二無行之民玩
法輕生淫掠是圖三邪說之民白蓮結社所在成聚四
不軌之民乘釁蹈機惟冀有變陛下約己愛人則四民
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蒼生貧困矣臣久為外
吏見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

國家財用耗竭矣壽宮費幾百萬織造費幾百萬甯夏
變黃河潰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非雨菽湧金安能
為計今國家防禦疏畧矣三大營馬半廢做人半老弱
九邊兵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兵皮骨僅存折衝奚
賴設有千騎橫行必選民兵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
人心者國家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
陛下以患貧為事不知天下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
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惟陛下密行臣言則人心悅天
心回矣疏入不報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
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三

鄭承恩重刊之會坤上憂危疏給事中戴士衡遂劾坤
因承恩進書結納官掖包藏禍心坤奏辨皆不報而是
時有妾人為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畧言坤撰閩
範獨取漢明德馬后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官坤以媚鄭貴
妃也又言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
自可見又誣坤與承恩及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
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光祚給事中
劉道亨文選郎白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承恩
大懼會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而士衡之劾
坤繼之承恩遂疑其書出二衡手奏聞上震怒貴妃復

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士衡並王衡俱下詔獄拷訊比
明謫士衡成萊州王衡雷州時坤已稱疾乞休上以妖
書所言絕狂誕將以害坤故歸罪于士衡等而置坤不
問 六月丁巳楊鎬罷職聽勘 戊午命中官李敬探
珠廣東 丙寅張位罷初日本封事壞位力為楊鎬才
請付以朝鮮經畧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上皆從之
及蔚山之敗丁應泰劾其拔擢由賄位得之位皇恐奏
辯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
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上怒曰鎬由
卿密搆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惡辱國損威猶

明通鑑卷七十一

云無愧遂落職閒住會妖書獄起給事中劉道亨劾士
衡之疏張位實使之上以呂坤既罷置不問未幾御史
趙之翰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
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
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諸臣皆位心腹
爪牙宜並斥乃奪楚先作官出應秋于外廷蘭建崑謫
邊方侍郎裴應章等再論救上不悅斥位為民士衡等
再更赦皆不原 丙子命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萬世
德經畧朝鮮代楊鎬也 是月以田樂為兵部尚書代
石星也星以去年二月革任至是始以樂代之禮部尚

書范謙以去年十月卒至是始以侍郎余繼登署代
起前工部尚書李戴為吏部尚書時蔡國珍罷廷推代
者七人戴居末上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舉沈一貫輔
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
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
得自擇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籤法部權
日輕戴視事僅守新令幸無罪而已 秋七月丙戌遣
中官魯保鬻兩淮沒官餘鹽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請之
也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存
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覈沒官鹽而存積非沒

明通鑑卷七十一

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亦
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
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蠶起董璉吳應
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
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
奏皆罔疏入不省于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
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斂商困引壅戶部尚書趙
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
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同時千戶朱仁奏
湖口船稅可萬餘金復遣中官李道督湖口長江稅均

許節制有司科臣趙完壁郝敬等交章諫不省效異書
淮徐鹽事見明史食貨志三編開礦日中括實錄增李
道督湖口稅于七月並云似得節制有司明史紀事本
末同今 庚寅平秀吉死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偵得之

奏報秀吉死于七月九日各倭俱有歸志是時朝鮮王
李昞請回乾斷崇廟鎮撫以畢征討上許之趣諸將進

兵 八月丁丑夜京師地震有聲效異明史本紀五行
夜四更 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災田租 是月東征將

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約行長為好會翌日行
長至司旗鼓者遽傳礮行長覺有異騰躍上馬奪路而

去我兵進攻城斬首九十二陳璘以舟師協堵擊毀倭
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不利退璘亦弃舟走

麻貴至蔚山頗有斬獲倭偽退誘之貴入空壘伏兵起
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連燬二寨倭退保泗

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没于陣前逼新寨寨三
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

固城為左右翼官兵四面攻之不拔效異劉綎麻貴分
系之十月董一元敗績之上證之諸書及明史本紀
鮮傳皆九月事蓋先攻後敗也今仍據傳分書之 中

官陳增奉使徵山東礦稅甫至自二十即劾福山知縣
章國賢逮問削職守令多屈節如屬吏而益都知縣吳

宗堯獨與之抗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宗堯惡其奸

明通鑑卷七十一 董

明通鑑卷七十一 美

不與通驛丞金子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
子登懼搆于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

三日捕繫五百人于是宗堯乃盡發增不法事上得疏
意動持不下會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增罪請撤還上責

增令檢下而見捷同官郝敬復請治增罪上不悅責宗
堯狂逞要名已而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虐民二十罪

上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
且令守訓誣許之詔逮問使至民大譁欲殺增宗堯力

解乃行既至下詔獄拷訊繫經年沈一貫揭救乃釋為
民效異事見明史宗堯本傳特書于 冬十月乙卯董

一元攻倭于新寨敗績時一元遣將環攻用火器擊碎
寨門兵競前拔柵忽營中火藥崩烟焰漲天倭乘勢衝

擊會固城倭亦至我兵大潰奔還晉州徐觀瀾以敗聞
詔斬游擊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戴罪立功會

平秀吉死問至諸軍乃稍稍復振 是月閣臣趙志臯
以養病請許之志臯自為首輔數為言官論劾而給事

中劉道亨詆之尤力志臯言昔日之閣臣勢重而權有
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之閣臣勢輕而權有所

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力詔慰諭之初日本
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臯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

事敗議者蜂起凡劫星者必及志舉志舉求罷上多謫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眾則多寢不下至是星論死張位亦以楊錡故罷官上雖不譴及志舉而志舉已病不能視事自是在告者四年 詔下雲南大理採石 十一月戊戌倭奔蔚山遁時行長清正以關白死皆懷去志清正發舟先走陳璘提督水軍副將鄧子龍游擊馬文煥等皆屬焉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尙諸海口會賊將遁璘亟遣子龍偕朝鮮將李舜臣邀之子龍素慷慨所在立戰功至是年踰七十意氣彌厲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擣壯士三百人躍人朝鮮舟直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七

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遂與舜臣俱戰沒會副將陳鸞季金等軍至夾擊而倭無門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其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璘以舟師會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曼子引舟師來接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其餘賊退保錦山官軍挑之不出致異李舜臣諸書皆作李舜今據明史本傳十二月倭復渡匿乙山崖深道險將士不敢進陳璘夜潛入圍其崖洞比明礮發倭大驚奔後山憑高以拒將士殊死攻之賊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自倭亂朝

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負直至關白死禍始息萬世德代楊錡經畧軍務畏倭不敢前比聞倭退始會同邢玠以捷聞時論薄之 是月以河道都御史楊一魁爲刑部尙書起前尙書溫純爲左都御史二人皆以五月召至是始任事 是冬總督三邊李汶襲河套寇于松山大破之寇遠遁時珠圖爾已東歸即著力而套寇浩爾齊巴什圖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是年寇西甯參將趙希雲等陣沒松山在河西爲羌番襟要地垂二十里至是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

明通鑑卷七十一

七

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以蔽莊涼蘭靖爲內地而盡撤舊戍汶督陝凡四考進秩至少師其松山奏捷疏言兵動萬餘師勞旬日收幅員千餘里之封疆剪腹心數百年之巨害葉向高誌汶大小百餘戰斬賊萬九千有奇降萬二千有奇遂空松幕云致異三編系之是年中在是冬今從之並據三編記其奏捷疏及葉向高所誌汶戰功惟明史韃靼傳汶亦作汶三編據實錄當不誤以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邱虞城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卽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

邳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明年濬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開泇河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稅使之四出也有奸民張禮等偽為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襍物弗予捶至死太常少卿傅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饑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為之奏入四日未報復具疏請上大怒傳旨鑄三級出之外大理卿吳定疏救上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鑄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為民既而上思好禮言

明通鑑卷七十一

五

下其疏命殿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稍除好禮之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啟中贈太常卿及異此据明史好禮本傳傳持書于二十六年冬今据增

明通鑑卷七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二

起屠維大淵獻盡元
默攝提格凡四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二十七年春正月遣中官高宗權京口暨祿權儀真仍令宗兼礦務 二月壬子分遣中官劉成權稅浙江李鳳採珠廣州時百戶張宗仁千戶陳保等請復浙江廣東並福建市舶司詔成鳳兼領浙江廣東市舶司稅課尋又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徵河南孫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一

朝徵山西又命內監邱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錢廠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又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為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所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于礦使 是月貴州巡撫江東之討播州楊應龍敗績先是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

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賊伴走天那圍
誘官軍盡殲之國柱馬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皆死
東之坐罷以郭子章代之 三月己亥起前都御史李
化龍兼兵部侍郎總督川湖貴三省軍務是時東征事
竣亟調總兵官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 是月遣
中官王忠徵稅密雲馬堂徵臨清陳增徵東昌 夏四
月丙辰戶部奏畿內自去冬至是亢旱為災河井乾竭
二麥枯槁反異明史本紀書閏四月久旱救修省此據
系之是夏其河井乾竭二麥枯槁之文明史五行志不
具據實錄增入今從之惟是年兩振畿輔皆在十月十
一月故三編但書早 甲戌御午門受倭俘磔平秀政
今參本紀分書之

明通鑑卷七十二 二

平正成于市初丁應泰復劾諸臣賄倭賣國上以將士
久勞苦仍發金十萬兩犒師至是敘東征功首陳璘次
劉綎又次麻貴皆加都督同知及右都督職邢玠萬世
德各予世蔭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先是東征奏捷督
學御史李堯民馳疏言諸臣欺罔狀上不悅抵其疏于
几而罷未幾勘臣徐觀瀾疏參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
世德四凶黨和賣國疏至京師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
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金山蔚州忠州星州
南原稷山查覈各路敗狀據實冊報大亨危之沈一貫
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遣給事中楊

應文代之乃盛稱東征功伐一如邢玠指而丁應泰以
劫楊鎬故尋為玠所劾亦落職

谷應泰曰丁應泰之疏能直伸于關白未死之前通

從信錄所記謂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

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屏云云史言上覽疏

震怒欲賞楊鎬于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于關白已

死之後者蓋用兵之初神宗氣自甚銳銳則期其速

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自甚深深則幸

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冒

功而所遭逢異矣

是月臨清民變時中官馬堂奉使至臨清召募參隨人

等凡零星米豆無不抽分臨清民怒聚眾三四千譟而

逐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

逮首惡株連甚眾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

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祀之方焚

譟時守備王燭率家丁二十餘人衝入抱救印負堂而

出其黨勸惟明反許燭始禍亦被逮繫獄久之瘐死獄

中攷異臨清民變明史本紀系之是月三編統記于二
十七年武漢民變日中亦云二十七年年事大事記所
載則四月二十四日事也其王朝佐自首云云見明史
宦官傳今據增又本傳三編皆作三十七人本紀三十
四 閏月丙戌以倭平詔天下蠲東征加派田賦 己

丑以京師久旱敕羣臣修省 丙申詔取太倉銀二千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三

四百萬兩爲冊立分封諸費時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日益迫上乃責戶部以困之而戶部果告匱乃遣中官嚴覈天下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五月戶部尙書楊俊民致仕以待郎陳棻陞任代之 貴州巡撫郭子章馳至蜀討楊應龍請設中軍標兵益調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竝調集鎮雄永甯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 六月己丑遣中官沈永壽開礦廣東兼領稅務 己亥楊應龍陷綦江時應龍乘大兵未集亟攻城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謾焚火磚反傷

明通鑑卷七十二

四

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帥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嘉寵乃殺其妻與游擊張良賢俱死之應龍因劫縣令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其尸蔽江而下水爲之赤尋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爲助時郭子章調土漢兵漸集軍聲始振賊未敢鼓行深入但以爭界給葬爲詞仍具文求撫會總督李化龍至以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亦欲以計緩之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而應龍僞軍

師孫時泰說應龍直取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爲質然應龍尙冀曲宥遷延不進化龍至成都亦謬爲好語縻之已而上聞綦江破迫褫兩省巡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爲民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調各路兵至以圖大舉 秋七月辛未承天沔陽岳州地震 八月甲午陝西狄道山崩山在狄道縣城東長二百餘丈忽聲如雷者十數夜遂衝陷爲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丁酉命中官張忠兼徵河東鹽稅 是月荊州推官華鈺黃州經歷車重任竝以忤稅使中官陳奉被逮先是奉稅湖廣其僕直馳府署中鈺笞之奉伴謝銜之次骨奉

明通鑑卷七十二

五

所受敕止江稅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途鈺白御史嚴敢奉益恨奉欲椎沙市稅沙市人羣起逐之奉疑鈺所使已欲椎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又疑經歷車重任教之遂上疏極論鈺重任阻撓罪并及巡按御史曹楷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則巽等數十人詔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鈺重任被逮至下鎮撫獄鞠治俾引御史楷鈺堅不承遂長繫獄中時以忤稅監先後被逮者不久尋釋至是上欲痛加折辱以懼之于是鈺與後逮之馮應京王正志等十餘

人悉長繫論救章數上皆不報獄中有鳥形類鶴而小怪鳴則逮者至一夕鳥鳴甚哀鉦起坐俟之則應京至居久之語鉦以主靜窮理之學日相與研究三十二年六月長陵災肆赦鉦與重任並釋為民家居四年卒異華鉦忤陳奉事熱明史本傳特書云時二十七年八月也三編開礦目中亦分系之二十七年今據之九月辛亥太白經天吏部侍郎馮琦疏請修省弭災畧曰竊惟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賦額視二十年前十增四民戶殷足者十減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陛下欲

明通鑑卷七十二

六

通商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利歸羣奸怨萃朝亡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嘗批答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片紙朝入嚴命夕傳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剝削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則幸甚疏入上不納效墨此疏三編不載明鑑系之是年之末證之明史

馮琦傳是年九月太白經天傳中所謂太白太陰同見于午者是也明史作九月辛卯九月無辛卯檢明史稿蓋辛亥乙卯石星瘕死獄中辛未沈惟敬弃市是月土默特犯錦義二州縱掠七日總兵官李如梅坐擁兵畏敵被劾罷及異明史本紀九月土默特寇錦州史稿則云錦義二州縱掠七日至李如梅擁兵畏敵被劾罷語冬十月壬午振京城饑民見明史本傳今參書之

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廣田賦戊子貴州宣慰使安疆臣有罪請討播州賊自贖疆臣故宣慰使安國亨子也國亨以有罪革任潛至京師納賄為起復地尋請貢大木竟不至去年國亨死疆臣襲職會應龍反疆臣亦以戕殺安定事為有司所按科臣有言其逆節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七

漸萌者上不問許殺賊自贖至是疆臣奏稱播警方殷臣心未白上復優詔報之巡撫郭子章許疆臣以應龍平後還播所侵水西烏江地六百里以酬功疆臣遂率兵從沙溪入聽調遣王辰命中官李鳳徵收廣東土物時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絨錦珠寶等土產故有是命是月李化龍移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官劉綎兵亦至會四川總兵萬蓋罷以綎代之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于是化龍延綎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事見萬綎大慟願誓死報效歷元年

化龍乃騰書于朝遂委縱專制軍事益有次第矣應龍聞之懼益廣結生苗大治隘塞屯兵官壩聲言規蜀化龍乃檄前駐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苗道復分兵萬餘據守楚黔要害十一月己酉振河南災並蠲免改折有差 壬申內府火 癸酉發天津德州臨清倉粟共三十萬石振畿輔饑詔以十萬備振二十萬平糶又以鳳陽災免徵改折有差 十二月丁丑武昌漢陽民變先是中官陳奉徵稅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隴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上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實請釋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時巡撫支可大以下事奉唯諾惟謹獨分巡僉事馮應京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蠶擁入奉解爭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尋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途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應京撓命凌殺使

上怒命貶應京邊方雜職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上益怒除應京名是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亦忤奉被劾詔宅之翰為民棟如遺逮是年十二月丁丑三編亦系之是年十二月而揭明史馮應京傳乃二十八年十二月此事奉置酒邀諸司在明年正月則二十九年正月也此事本未經歷兩年而據三編目中所載乃二十七入傳中類記參錯耳 戊子振京師就食流民 是歲南康知府吳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亦以忤中官稅使李道被逮道徵稅湖口橫甚寶秀方出守南康不與通會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口道欲

明通鑑卷七十二

惟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寶秀拒不發道怒劾寶秀及一元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尙書李戴國子祭酒方從哲等交章為言俱不報寶秀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貨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為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詔獄大學士趙志臯上言頃臣卧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為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縋自盡闔郡號呼幾成變亂事關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

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冤乞以身代于是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上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棗請疏進御前上怒擲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上怒稍平取閱閣臣疏命移獄刑部皇太后亦聞陳氏之死從容為上言至九月與一元等並釋為民歸家踰年卒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陳氏後合寶秀祀之天啟中贈太僕少卿賜祭是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而給事中包見捷一歲疏累上凡以忤稅監得罪者輒危言論救不已上尤銜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見捷尋引疾去

明通鑑卷七十二

十一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竝出攻破龍泉司土官安民志帥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鸞偕妻子竝死于賊疏應龍攻破龍泉司請書俱系之正月招大事記則正月二日也記及通紀皆云安民被虜三編指實錄書死今從之竝增入劉玉鸞妻子三人二月戊寅午時京師地震自東北往西南連動二次己卯遣內監暨祿徵鳳陽安慶徽應常鎮稅又命邢隆稅沿江洲田辛巳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等礦洞疏異明史本紀不其此據史稿月日又三編開礦目中亦在二丙戌總督李化龍率兵分道討播州時諸軍大集化龍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分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

兵官馬孔英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甯入黔師分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龍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批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士兵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化龍戒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

明通鑑卷七十二

十二

絲地數動殆播平先兆云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竝峻嶺密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紹等盤據縋力戰克之三月戊午總兵官童元鎮敗績于烏江先是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劉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朝棟潰圍走幾被獲賊膽落益為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西陽石砬二司兵先登遂連克桑木烏江河渡三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隴澄會哨疏異諸書及三編皆作龍澄之明史童元鎮傳乃安驛臣之

弟龍澄也時為鎮雄土官與疆臣誘永順兵斷橋溺死
會大軍勦賊故賊詐稱之今刊改誘永順兵斷橋溺死
官軍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
楊續芝等竝顯之二子皆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
于理時有蜚語水西佐賊者化龍檄詰之水西不自安
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復修好賄龍澄澄戮其使擊斬
偽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
自楊朝棟迎敵以下皆三月事大事記書于三月之朔
若烏江之敗明史童元鎮傳在三月之望史稿系
之戊午者是也惟戊午在三月而史稿誤入二月
月分蓋戊午上脫去三月二字耳今據諸書改正 夏
四月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
逼一殺官軍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而入是月癸酉朔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三

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
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守備陳大剛天全招討
楊愈亦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
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與南川永甯路合連破其龍爪海
雲諸險圍壓海龍圍而壘海龍圍者賊所倚天險飛鳥
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
陳璘帥師急攻破其青蛇圍安疆臣亦奪其落蒙關至
大水田焚桃溪莊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圍死守每
路投降文以緩官軍化龍以賊詭降檄令斬使焚書毋
為所紿又虞綎與應龍有舊檄令無通賊綎械其人自

明而吳廣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
詭令婦人于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田氏即七姓
姓見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以報廣已而規知田氏
詐降以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礮擊死
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
詐益厲兵協攻絕賊樵汲入路兵大集海龍圍下遂築
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綾視師
化龍跪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
兵攻其後會天久雨將士日馳泥淖中苦戰凡相持四
十餘日破黑自屯白石以下皆四月事據大事記是月
十三日破青蛇關十六日奪落溪關十八日合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三

圍今悉據三編參明史綎傳補 甲午除京師牙稅
出陣亡之陳天剛楊愈二人
六月壬申朔越三日天忽開霽官軍攻海龍圍益急明
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楊應龍益迫散數千金募
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其夜四更總兵官陳璘
吳廣帥兵銜枚上斬其守關者應龍方提刀自巡壘見
四面火光燭天旁皇長嘆泣謂其妻子曰吾不能復顧
若矣詰朝丁丑官軍遂登圍破其大城入應龍倉皇同
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虜獲其子朝棟及兆龍等百餘
人已亥遂以播州平奏捷京師本紀在是月丁丑詔之
劉綎陳璘傳即六月六日也史稿系
之己亥者蓋奏捷之日分今分書之 秋七月辛亥旱

敕修省祈禱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奏言致早有山縱其所以毒民者是也弭災有法術其所以保民者是也今出柙中之虎兇以吞屢羣黎逸園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鬱結無時可解霖雨以天怒而屯肥蠶緣人妖而出如之何不旱亟改前弦將各省贖貨之使一旦撤回則修省以實不以文何旱災之不禳哉疏入不報 甲寅詔停征播加派田賦 八月辛未慈慶宮成 丙子罷朝鮮戍兵初倭既平命邢玠振旅還京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玠因修上馬步兵戍守餉需事宜廷議以數年疲耗今始息肩宜內固根本不當更為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丙

繁費況彼國兵荒之後不獨苦倭之擾兼苦我兵今日善後事宜仍當商之彼國先量彼餉之贏絀始可酌我兵之去留因詔督撫會同國王酌奏至是朝鮮亦請撤兵酌留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從之 九月甲寅停刑 是秋綽哈犯遼東副總兵解生等敗沒 冬十月辛未貴州皮林苗叛皮林在湖貴交與九股苗相接有吳國佐者洪州司特喇寨苗也桀黠無賴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敗參將黃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炙而噉之掠屯堡七十餘焚五

開南城陷永從園中朝所時以方征播州未暇討至是播平偏沅巡撫江鐸請命總兵官陳璘移師討之 丙子雲南稅監楊榮請開採雲南阿友孟密寶井從之 庚子下給事中王德完于獄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微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且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尙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上亦不憚

明通鑑卷七十二

壬

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為德完耶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十二月乙未御午門受播州俘磔楊應龍屍僂朝棟兆龍于市 是歲兩畿各省災傷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時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

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皆不報其年十月給事中田大益亦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積而不用崇將隨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

明通鑑卷七十二

為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子亦且蹶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眾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搃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為讐人為敵眾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藥石之言衰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臯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

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而一時有司以忤稅使先後得罪者廣東則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則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府甘學書陝西則富平知縣王正志皆被逮給事中陳惟春言近日所逮諸人宜赦下撫按嚴勘虛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善良不報未幾陝西稅監梁永亦許正志上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自是宦官益張長吏皆喪氣正志繫詔獄凡四年三十一年夏瘼死應鴻亦死獄中天啟時始贈祭

明通鑑卷七十二

錄其子攸異以上皆二十八年事三編摭明史傳中分年類記今悉摭之二十九年春正月壬子以播州平詔天下蠲四川貴州湖廣雲南加派田租逋賦除官民誣誤罪 是月總兵官陳璘討皮林苗平之時巡撫江鐸移駐靖州璘率副將李遇文等七道竝進璘禽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洞焚之吳國佐逃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逃廣西土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率眾萬餘屯白冲游擊沈宏猷等夾攻生禽永祿諸苗悉平二月甲戌振大同宣府饑竝蠲免本年田租 己丑遼僉事馮應京等時應京已除名尋以都給事中楊應

文論救上怒遂與襄陽通判邸宅棗陽知縣王之翰俱

被逮二人見二十七年時湖廣官三人惟何棟如遣維

時陳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阻稅務乃併逮之

預與武昌再變在是年二月卽逮馮應京等激民變也

是月大西洋利瑪竇至京師進方物大西洋者歐羅

巴州之統名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利

瑪竇即意大里亞人也以萬曆九年汎海數萬里抵廣

州之香山澳居二十年至是入京師由天津稅監馬堂

奏聞下禮部議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不可知且所

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有神仙骨諸物

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給賜

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

天主者歐羅巴諸國所奉事之耶穌教耶穌者華言救

世主也實生于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教于歐羅

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諸國皆用以紀年

至是閱一千六百年有奇云攷與利瑪竇入貢明史本

據馬堂奏開年月也利入京師明史意大里亞傳系之

五月未賜給禮部送于八月復請遣還則以爲三月

者近之西人書中言利至京師亦云二十九年今仍據

傳書是月武昌民再變時逮馮應京等縱騎抵武昌民知應

京獲重譴相率痛哭陳奉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

衛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

府眾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并傷縱騎以巡撫支可大

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日已哺猶紛亂應京囚服

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踰月不敢出

應京被逮至京師下詔獄拷訊長繫獄中三十二年九

月上以星變修省廷臣請釋繫囚于是應京及宅棟如

獲釋而王之翰先瘵死獄中攷是年三月民變以逮

事起于二十八年之十二月其實二十八應京被逮

邸宅王之翰卞孔時等因有二十九年三月再變之事

傳中連敘未經分析而本紀則于二十七年十二月記

武昌漢陽民變二十九年三月記武昌民變與傳中所

紀傳者同三編易以十六武昌之再變也給事中田

大益上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

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蠹自上

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

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

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

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

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

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

又何用金玉珠寶為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且羣起為變此時即盡戮諸瑄以謝天下甯有濟耶上怒留中 夏四月乙酉徵陳奉還奉見武昌民情洶洶亟請還京以避之內閣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言官亦爭以為請上不許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絕販運剝民病國上乃召奉還以承天守備中官杜茂代之頃之東廠奏緹騎有死者上怒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支可大拊循因薦侍郎趙可懷上乃禱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

明通鑑卷七十二

辛

車相銜數里不絕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迺去 丙申分播州地為二置遵義平越二府楊氏據有播州自唐以來傳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止 五月山西巡撫魏允貞罷時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阻撓上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尙李戴都御史溫純力爭請下允貞疏平議上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人詣闕為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論救上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因留之允貞請益力聽歸

六月壬申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六人詔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下獄論死後遇赦得釋本紀書于五月此據史稿月日也六人明史作 京師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是月乙亥始雨時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山西亦旱吏部尙書李戴言今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空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振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加以頻值外警連興傾國之師車殆馬煩行齋居送按丁增調踐畝

明通鑑卷七十二

壬

加租此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而礦稅之議煩興貂璫之使四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稟立傾矣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子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剝害小民至于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

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不報 丁亥法司請熱審不報自後數年皆停熟審獄囚久繫多死 是夏振順天保定真定廣平順德諸府饑 秋八月復命李成梁鎮遼東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尙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 九月壬寅河決開封歸德時商邱等處黃河水漲衝決蕭家口一百餘丈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爲平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塔寺忽徙置北岸虞城夏邑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堦斷流河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徙非決也初給事中楊廷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三

蘭因黃堦之決請開泃河是時楊一魁召掌部事以工部侍郎劉東星代之總理河漕東星以河東決黃堦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固百餘里衝刷成河卽潘季馴議復之故道也因暫開趙家固至兩河口四十里閱六月工成東星復欲採衆說鑿泃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東星病自是河旣南徙北流遂絕而趙家固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餘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工科給事中張問達言蕭家口在黃堦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于蕭家口而能行于黃堦以東者運艘大爲可慮上從其言方令東星勘議而東星卒矣問達復言運道之壞一因黃

堦口之決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泃河以致趙家固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東星已逝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桂有根皆趣簡河臣御史高舉獻三策請濬黃堦口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遂塞黃堦口而過其南俟舊河衝刷深則并塞新決之口其二則請開泃河及膠萊河而言泃河不宜并於一人當選擇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則請自蒙塔寺西北黃河灣曲之所開濬直河引水東流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而盡塞黃堦以南決口使河流盡歸正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三

漕工部尙書楊一魁酌舉崇禮之議以開直河塞黃堦口濬淤道爲正策而以泃河爲旁策膠萊爲備策上命急挑舊河塞決口且兼挑泃河以備用下山東撫按勘視膠萊河 丁未趙志臯卒志臯以封貢議起石星及星敗物議紛騰又兼七十餘老耄爲朝士所輕而醇謹特蒙上眷在告四年乞休疏凡八十餘上俱不報至是卒于邸舍 癸丑貴州饑巡撫郭子章言六月十八日貴陽府定番地震自酉至戌有聲如雷黔東諸府衛及黃平五司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思南府大雨婺川縣大雨永甯交作城內水深數尺去年苦兵今年苦饑

東憂旱黔南憂水軍民重困議將湖廣四川二省協濟
拖欠錢糧如數徵解以振全黔戶部議如其請報可
戊午起前禮部尚書沈鯉朱廣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沈一貫請增置閣臣上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
久廢者遂詔經賡以原官入閣 冬十月己卯立皇長
子常洛為皇太子時太子年二十廷議有欲先冠婚後
冊立者沈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於
諸王也上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漏二鼓詔下既而上復
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上乃止初
鄭貴妃要上至大高元殿謁神設誓立其子為太子

明通鑑卷七十二

五

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為符契後廷臣爭之力慈聖
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歡于是皇長子遂得立
上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蟲蝕書盡矣上悚然異
之同日封諸子常洵為福王常浩瑞王常澗惠王常瀛
桂王

明鑑曰設誓要立與漢書所紀戚夫人事畧相類蟲
蝕書盡與漢書所紀公孫病已立事畧相類戚夫人
事綱目削之以其近瑣蟲食葉事綱目載之以葉為
蟲食尚屬事理所有至書緘合內乃為蟲食不經之
甚矣蓋是時羣臣惟恐皇長子之不得立幸如所請

遂從而緣飾其辭若以為天之默相者不知慈聖意
稍不定鄭妃竟不失歡蟲雖蝕書于事奚濟乎史家
不察備載以神其說
御批斥為傳會可笑洵足發當時之覆而破千古之疑
矣

壬辰加上慈聖皇太后尊號 是月以侍郎馮琦為禮
部尚書余繼登去年七月卒至是始以琦代之 十二
月辛未復采顏馬市采顏部長長安詳見前屢入寇敗
之至是與董呼哩即董狐哩等皆納款並請復甯前木
市許之 己丑命禮部祈雪 是歲江西饒州通判陳

明通鑑卷七十二

五

奇可以忤稅使被逮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 是月
湖廣潛江沔陽石首巴陵華容廣濟景陵平江荆門安
鄉大冶興國等州縣災荒巡按御史王立賢請將改
折緩徵錢糧蠲免振貸從之 二月己卯上不豫時皇
太子姻禮甫畢上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
命首輔沈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
稍北上稍東具冠服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
頭起居畢上命之前論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三殿
二宮工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

止勿行所遣內監俱令還京法司釋人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卧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上語一貫者惟中加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有御用及婚禮袍服俱著仍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織完戒疋燒完磁器還著原差內官押解進用如有姦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慢者指名參處數語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上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上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上怒欲手刃之義言益

明通鑑卷七十二

秉

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甲申重建乾清坤甯宮 是月福建晉江南安惠安同安莆田仙遊諸縣並告災詔分別蠲振廣興振湖廣福建災 明史本紀皆不具一編 據實錄增編目今從之 閏月丙申復河套諸部貢市 先是套部市罷者十有餘年二十四年乞款進馬詔許增其價後因各部侵軼不常仍罷款議遂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至是濟農巴爾章等輸誠乞款兩鎮新舊撫臣皆言款便會巡撫王見賓將去諸部恐款事不成請益切在甯夏者珠蘇爾亦請之巡撫楊時甯兩鎮交

奏會孫維城代見賓時甯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之二人並申約束維城議上善後六事一市貨務精委官協辦并程以殿最一撫賞宜撫必諗識情形如波羅參將馬應時口習番語應令兼管一選廉幹文武官各一員專驗馬匹臚壯堪備騎操方聽解道驗烙一市賞須有定額軍民不許私易將官不許貪功經管官不許扣剋及以濫物搪塞一延鎮應改創邊牆築圍垣如城匝以深池庶緩急無虞一定市期并赴賞之例其進貢之馬務擇臚壯不得槩收嘉善議上善後七事一市銀請自二十年以後每年照數聽鎮咨部題發一每歲之市一年

明通鑑卷七十二

毛

無犯方准一次款市一市分衝緩守備通判等官按地分管便子責成一定撫賞之例如生事則議革一定易馬之額如驗堪騎操方許分給營堡一松山近始收復不可不加計防之如陽順陰遠即當出兵勦伐一每歲策查將領有無失事報部處分兵部皆議覆從之自是款市之議復堅致選貢市月日見明史本紀其二鎮所增入目中 戊午河州黃河水涸見底凡三日 以姚繼可爲工部尙書時楊一魁以河決衝入祖陵被劾罷也 三月甲申雲南騰越民變稅監楊榮肆虐激民民不勝憤火其厥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上怒持其

章不下數月沈鯉至亟請列榮罪狀以定民心于是得無株及是時廣東李鳳廣西梁永並以礮稅激民變左都御史溫純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為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窮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礮稅逮鳳等寘于理亦不報 是月河州黃河突漲壞橋道毀墩房總督李汶巡撫賈待問言黃河上流水盡乾竭今歲火星失度日光如赭火星見在九月此奏報當在是年九月之後三編據實錄類書之風蕪黃霧種種變異然未有若此河之為變者河濱

明通鑑卷七十一

元

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之流布于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匱絀閭閻貧府庫資獨礮稅監使及參隨土棍之家富耳神河天險源涸流從此脈竭財匱之象也夫民匱則愁苦愁苦則思亂直須時耳伏望罷礮稅撤中使人心既悅天意自回不報 戶部尚書陳藻病免召趙世卿自倉場回部管事兵部尚書田樂罷越三月以刑部尚書蕭大亨兼署 夏四月辛丑振順天承平二府饑並蠲田租 乙巳京師早救修省 五月乙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是月四川地震鳴如雷至六月復有聲房屋俱動效異明史五行志 三編據實錄類書增 江西稅監潘相

素為眾所忿一日與而出會歲試諸生童指目之相怒禽四人入其一則謀託輔國將軍之庶宗也捶之傷甚各宗大闕毀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報怨鴻坐除名 六月戊申福建興化泉州二府同日地震及異明史五行志 三編據實錄類書增 茲著日分 是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辛巳以邊餉缺乏敕有司嚴催積逋 是月緬甸犯騰越初楊榮請開阿瓦孟密寶井云歲可得數十萬既而所進不得什一乃誣知府熊鐸侵匿逮下法司榮又奏請救麗江土知府不增獻地聽開採遂有番漢居民焚厥殺委官之獄

明通鑑卷七十一

元

至是緬人以稅使貪暴為詞攻陷蠻莫宜撫司思正奔騰越緬追及之有司殺思正以謝始解去 沈鯉至京師入閣時年七十一矣沈一貫以上心夙嚮鯉深忌之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 九月己未朔夜有大星起東南色血紅大如椀忽化為五中一星最明久之會為一星大如麓辛巳夜流星大如雞卵青白色尾有光又流星大如椀起自參入天苑又有大小星數百四面交錯而行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以星變請罷礮稅

不報致異見明史天文志三編冬十月壬辰五更復

有流星起中天光散七道有聲如雷 丙申孝陵災

戊戌振南直隸災時江北宿松望江二縣災重淮改折

茲休甯祁門婺源等縣以次振卹其泗州虹縣等十二

州縣分別蠲振有差致異明史本紀但書振江北三編

中今丙辰停刑 十二月大學士沈一貫等奏天下

御史巡行差務凡十有三處今缺其九請遣各御史分

往受事庶監察有所責成而綱紀可振疏入不報 鳳

陽臨淮知縣林錡以忤稅監被逮下獄 是歲兩京缺

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

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兵科都給事中田大益力請簡補

不報

明通鑑卷七十二

三

明通鑑卷七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三起昭陽軍附盡蠶

神宗顯皇帝

萬曆三十一年春正月復營乾清坤甯兩宮輔臣沈一

貫等入視工程因亟言巡漕巡倉二差及河南陝西二

巡撫缺應補授差遣上領之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時

內府供億浸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軍額八十六萬有

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剋減邊民屢譁上憂之乃

有是命然卒不能振刷也 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

明通鑑卷七十三

守缺者幾十之五請敕吏部推補不報時南北六卿正

貳亦多缺者大學士沈一貫等因言各衙門本章例應

三日卽下皇上初年始有留中之事至于今日有奏而

不發票者有票上而不發行者皇上蓋出詳慎不輕

之意且昭操縱不測之權而人心自此怠弛政務從而

壅滯且歲月滋久保無乘機壅蔽藉手作奸者乎況始

于權宜後遂成例亦何可昭示萬世請將各衙門章疏

可行者卽賜允行不可行者明示改正必期無一疏不

報無一事不決疏入不省 乙丑詔公主子孫皆入國

學肄業 是月遼東大福堡火焚燬房屋軍器無算又

火起地中大如車輪高三丈烟高三丈餘行志佚三編

據實錄補 播州餘逆吳洪盧文秀等叛總兵官李應

祥等討平之 禮部尚書馮琦卒琦明習典故學有根

柢數陳讜論而于礦稅及給中使關防尤力持之初內

閣乏人上已用琦及朱國祚而沈一貫密揭二人年未

及艾請先用老成者乃復命沈鯉朱賡琦素善病至是

篤凡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僅四十六遺疏請厲

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詞極懇摯上

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初以禮部侍郎郭正域署代未幾

以禮部侍郎李廷機易署明史七卿表脫去郭正

域署禮部尚書故李廷機之

署代亦無月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是日當享太

廟禮部侍郎郭正域言春秋書災異莫大于日食故禮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有四日食與焉當祭而

日食牲至未殺則廢況時惟四月又為正陽變異非細

是日辰時食至巳時若救護後午刻祭享曾未踰時兩

興大禮精禋不肅宜以朔旦救日詰朝享廟詔改享太

廟于初五日明史正域本傳但言日食占為用儀

日期三編據實錄 丙午承天府鍾祥縣地震自南方

起至西北方屋宇皆震裂有聲 五月丙辰閣臣復請

熱審不報 戊寅京師地震是日鳳陽大雨雹毀皇陵

殿春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初楚恭王得廢疾

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言華

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華壁乃妃族人王

如綽奴王玉子內官郭綸取以養之儀賓汪若泉嘗計

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爵華

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

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

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

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

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通政司懼召華越令更易月日

以上旨并下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

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

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經勘問誰敢分割華奎懼奉

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

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

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

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

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

撮其要以上一貫嗾御史康丕揚等劾禮部壅闕羣議

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

明通鑑卷七十三

二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許妻證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見明史諸王及郭正域傳皆系三十一一年蓋熟華越月日也三編明鑑皆系之六月證之明史正域本傳馮琦卒正域時以禮侍掌翰林院選署部事下文楚事之獄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三編同據此則表中漏脫後六月之前蓋正以楚事之獄沈一貫以其不便而易之也今是月泰安大水溺死男婦八百餘口是夏河決蘇家莊北浸豐沛魚臺單縣初楊一魁既罷上復用吳崇禮議分設河漕二臣以河南巡撫曾如春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議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歸須費六十萬未幾是年春山東巡撫黃克纘言王家口

明通鑑卷七十三

四

為蒙牆上源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可旁洩宜遂塞蒙牆口從之時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如春所開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慮不任受有獻策者言河流既回勢若雷霆藉其勢衝之淺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泥沙流少緩旋淤至是水暴漲衝魚單豐沛閒如春以憂卒乃命李化龍為工部侍郎代其任化龍甫至而河已決給事中侯慶遠因言泃河成則他工可徐圖詔部臣詳議以聞秋七月丁丑京師大雨雹時神州安肅竝大風雨水雹頃刻水深尺餘拔樹折木苗稼盡傷神州復大水田廬盡沒城垣傾壞及選明史五行志但書京師大雨雹神州以下三編

據實錄增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為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恨及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楚王之獄正域右華越積忤一貫給事中錢夢阜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藩楊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寔嘗辱于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于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咎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計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言藩王欲進退大臣

明通鑑卷七十三

五

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許以聞皆無狀未幾而妖書事起九月甲子江北盜起鳳陽漕運巡撫李三才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毫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征求筆楚無時析楊滿路官惟巧罷民惟請死陛下甯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

哉不報既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故事部內晏然

據明史李三才傳特書于是年之九月冬十月甲申停與本紀九月江北盜起合今類書之

刑 丙申河南睢州賊楊思敬作亂有司討禽之 十

一月甲子復起妖書曰續憂危竝議閣臣朱賡獲之于

寓門外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

王當成也大略言上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

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

詭妄時人謂之妖書上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

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以沈鯉與已地相逼而正域新

罷欲因是陷之乃爲上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爲之蓋微

明通鑑卷七十三

六

引其端以動上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與

同官周嘉慶有隙乃以妖書有名指嘉慶爲之東廠又

捕獲妖人噉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爲生光訟寃言妖

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

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上怒以爲庇反賊除其

名一貫力救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

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厥

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尙文數日間鎮鎗旁午都城

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

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

爲正域所榜逐尙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

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許明卿則錢夢臯培夢臯大恚上

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

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

其同鄉同年羣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

首惡之罪勒鯉閉住上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所捕

者而諸人承一貫指必欲陷正域以及鯉于是獄久不

具 十二月丙戌上召見皇太子于啟祥官諭曰我之

慈愛教訓爾宜知之爾之純善孝友我亦知之近有捏

造妖書者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捕正法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七

爾宜安心讀書勿存驚懼復賜手詔慰諭之皇太子見

上言之淚下亦含淚叩首辭去 是月吏部尙書李戴

罷時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禎等羅織周嘉慶下獄窮

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鞫戴引避上聞而惡之會以不能

籍屬官奉旨譙讓遂勒致仕去命趙世卿以戶部尙書

兼署代之 致仕大學士王家屏卒家屏歸後八年儲

位始定遣官齋救存問及是卒贈少保謚文端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

御史沈一貫擬敕以上不省 三月甲子乾清宮成敘

賈工部官有差 乙丑賜楊守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春始議開泃河先是李化龍以開泃河請下部
臣覆言開泃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泃河開而運不借河
河水有無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三
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得以熟察機宜
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河六百二十里視朱衡
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與麥熟人
散富民不擾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泃必約春盡實
畏河漲運入泃河朝暮無妨善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
無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泃河既開則徐民之為魚者
亦少無疑者二上深然之令速鳩工改置部覆化龍開泃河疏据河渠志

明通鑑卷七十三

特書于三十二年正月意開泃河即是在是時也下文云
八月分水河工成即開泃以分黃也明史本紀系之四
月且以為工成疑太早而是時始議開又太遲今据河渠志書之是春下夏四月辛巳
朔日有食之 是月大同陽和等處流星大如斗先白
後赤光芒燭地 閣臣沈一貫等再上疏催補科道行
取考選吳道行等四員熊鳴夏等三員散館題授王元
翰等八員不報 磔傲生光于市時法司蕭大亨等奉
嚴旨拷訊僧達觀受刑死沈令譽亦斃死皆不承尋以
胡化訐阮明卿因導之引郭正域及歸德歸德鯉邑名
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
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上知化枉

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毛尙文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
村盡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
所得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
皆不應生光仰視夢臯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
我迎相公指矣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
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
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上
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
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改置部覆化龍開泃河疏据河渠志
是獄于是年之五月癸酉雷火焚長陵明樓上以陵
四月今分書之

明通鑑卷七十三

九
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一貫朱賡
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
鯉曰上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
文華奏之上訝而取視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上得
疏疑必有急事政視果為心動會戶部尙書趙世卿亦
上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
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
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
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
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

鑿四海之山樵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瑤漁獵翼虎包休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謹諫屢聞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茨而鹽茨薄徵贖緩而贖緩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為詔令計

明通鑑卷七十三

十

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官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懼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恤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今天譴類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也疏入上優容之然竟不為罷 是月以吏部左侍郎楊時喬署本部尚書以趙世卿辭署代之也 六月丙戌詔補闕官恤刑獄是時太白晝見沈一貫等以災異頻仍疏請罷礦稅

出繫囚補闕官發臣下章奏上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上不得已為行二事而礦稅仍不罷國史本紀但書陞陝詔補闕官云云而增綱目而以太白晝見為綱蓋是時災異頻仍不但陵災一事也今據書之 丁酉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渠及陵垣又蟲食長陵松柏幾盡 秋七月庚戌京師大霽雨凡兩月不止正陽崇文二門城垣中陷者七十餘丈民居多壞辛酉發太倉銀十萬兩振被水居民時永平府屬諸州縣亦大水溺死男婦無算 八月辛丑九卿科道大小羣臣伏文華門

明通鑑卷七十三

十一

公疏請修舉實政詔切責其瀆擾朝儀沈一貫言欲朝儀靜肅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近年天下久罹礦稅之害而又習聞停止之言歧望恩綸以日為歲諸臣干章萬牘總出懇誠豈可罪之為激為瀆乎不省 丙午分水河工成李化龍報糧艘由泃者三之二會化龍丁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代上疏頌化龍功然是時工部尚書姚繼可言導河濟泃兩工須並興從之役未竟而黃河數溢三編據實錄書之是年開泃河目中云四月庚戌則是時與是秋復決蘇家莊工久矣河渠志書之是春者近之 是秋復決蘇家莊豐沛為災黃水逆流灌濟甯魚臺單縣于是給事中朱

一韓遂詆化龍開泐之誤化龍憤上章自辨時聘亦力言泐河可賴因畫善後六事以聞部覆皆從其議且言泐開于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泐而廢黃漕利于泐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泐兩利俱存庶幾緩急可恃因請築邠山堤建鉅梁吳衝閘增三市徐塘壩以終泐河未就之功詔如議 九月辛酉歲星填星熒惑聚于危乙丑尾分有星如彈丸色赤黃見西南方至十月而沒閏月庚辰陝西鞏昌府禮縣地震聲如雷一日十餘次城垣屋宇皆傾 辛丑武昌宗人蘊鈔等作亂殺巡撫都御史趙可懷先是楚王華奎行賄于沈一貫遂坐華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越誣奏而諸宗人俱言其偽跡昭著行賄有據赴都投揭皆奉旨切責罰祿削爵有差至是華奎復獻萬金助工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可懷檄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是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可懷至死事聞詔逮捕諸宗人禱治 是月畿南諸府州縣水患異常詔以太僕寺振濟餘銀分振尋命于順天保定等處發通倉米平糶 收異明史本紀書振畿南六府饑于九月戊申三編據實錄改入閏九月茲增 入平糶于目 冬十月甲寅始敘平播州功自李化龍以下陞賞有差是役也劉綎功為最陳璘次之而綎感化龍知遇遣使齎玉帶一黃金百白金千投化龍家為

化龍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璘亦投賄于化龍家于是化龍及景榮竝奏其事詔革綎任璘亦為給事中洪瞻祖所劾上以其功多勿問至是論功皆進左都督 改異諸書皆系敘平播州于是年正月蓋兵部尚書蕭大亨于兵部仍兼署刑部事 從明 是月四川華陽縣天鼓大鳴似雷非雷 改刑 三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故松山部伊勒登岱 舊作銀定反成 犯鎮番總兵官達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是時寇失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尤桀驁至是大敗去 是月重修京師外城 三月辛巳詔留去年大計被黜之科道官先是楊時喬署吏部與都御史溫純主察典時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純積與一貫忤為其黨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所劾求去章二十上杜門九閱月上雅重純論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大計京朝官與時喬力勸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兆斗于外一貫大恚密言于上留察疏不下將半年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無留中者而是時夢皋方假楚王事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為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正域驅除上意果動至是下其章特留慶舉已復盡留
科道官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奏辨
請罷斥不問 夏四月辛亥楚宗人蘊鈔等伏誅初宗
人殺撫臣首輔沈一貫以為叛逆欲發兵圍捕都御史
溫純力言諸宗無反狀至是撫按捕得蘊鈔等凡真重
典者六人餘黨四十六人禁錮閒住有差

三編

御批曰楚宗事曖昧難明當時之號為正人者大抵皆
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難端則始于汪荅
泉之告訐若泉為恭王密戚所言或果有見聞或妄

明通鑑卷七十三

西

生覬覦皆不可知彼時若即窮究根源庶可辨其真
偽及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挾嫌訐訟尤不可不明
勘虛實以破疑竇而息羣囂乃沈一貫獨執宜訪不
宜勘之言委之撫按仍歸顛預了事適足招疑謗之
口于是閣臣禮臣互相袒護攻擊紛如日以報復相
尋轉置楚宗曲直于不問朝局之壞益至是時而極
矣

是月京師雨雹 以刑部侍郎董裕為本部尙書仍管
侍郎事 五月丙申鳳陽大風雨毀孝陵正殿神座
庚子大雷電擊毀南郊望燈高杆杆高十丈餘碎上段

三丈餘為百數十片皆有火痕其下六丈餘左右各有
爪損痕 辛丑廣西陸川縣地震聲若頽山城垣屋宇
多壞墜死男婦無算 是月京師復大雨雹或異京師
雨雹明史五行志佚三 六月乙巳以雷警敕羣臣修
編據實錄增今從之

省 秋七月戊戌復五路台吉貢市時東部宰桑舊作
譯見前明史 誘殺慶雲堡守禦熊鑰詔猶革之或異革
一作宰賽 賄殺慶雲堡守禦熊鑰詔猶革之賈路市
賈據明史韃靼傳在同時今分列書 是月泰州天鳴
之蓋東部貢市三十五年始復也

有聲如潮而怒起自南方轉東而下數日不止鎮江宜
興等處亦同時鳴巡撫黃汝吉江防御史李雲鶴各以
疏聞竝言南京兵部尙書與鎮江道府諸官久闕亟請

明通鑑卷七十三

五

推補不報或異明史天文志佚三編是 左都御史溫
或異明史天文志佚三編是 左都御史溫
純罷純以楚事數忤沈一貫又因大計黜其所私之錢
慶舉等慶舉鍾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謂其曲
庇叛人且納賄廷臣大駭爭劾慶舉等慶舉等再疏劾
純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
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上竟
批入慶舉等前疏予純致仕慶舉兆斗亦罷歸純清白
奉公五主南北京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
臣卒贈少保天啟初追謚恭毅純既去以副都御史詹
沂兼署 八月丙午鎮江西南華山裂開二三尺 已

已停刑 九月甲午昭和殿災下法司治內官罪 丙申京師地震自東北向西南逆震二次 是日官軍于盛甲廠支取火藥藥年久凝如石以斧劈之火突發聲如震霆刀鎗劍戟迸射百步外軍民死者無算 冬十月落朱旺口自連年河決魚單豐沛間平地成湖是春李化龍復上言自沕河既開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至是曹時聘代總河道遂請大濬朱旺口詔亟興工 十一月辛巳免淮揚被災田租 是月皇長孫

明通鑑卷七十三

六

由校生選侍王氏出也既異明史本紀及史稿系之十月二日乙卯蓋頒詔之月日也詔文言皇孫生于十一月十四日三編據實錄入之十一月今分書之 十二月壬寅詔罷天下礦稅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上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上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上道之上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上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上不悻復止踰月始

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上世丙午免河南被災田租 乙卯以皇長孫生詔赦天下開宗室科舉入仕以鄭世子戴埴之請至是始行之罷採廣東珠池雲南寶井 是月刑部尚書董裕罷以侍郎沈應文署代工部尚書姚繼可以七月罷至是起前刑部尚書趙煥代之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七

時濟取絨毳千五百時濟不予遂誣時濟劫稅詔逮時濟閣臣揭沮之不報既異明史本紀及史稿系之十月二日乙卯蓋頒詔之月日也詔文言皇孫生于十一月十四日三編據實錄入之十一月今分書之 二月庚戌以皇長孫生加上皇太后尊號進封恭妃為皇貴妃既異明史本紀及史稿系之十月二日乙卯蓋頒詔之月日也詔文言皇孫生于十一月十四日三編據實錄入之十一月今分書之 辛亥閣臣沈鯉朱賡奏言臣昨同文武百官齊赴文華門俟駕見二品班內止戶部尚書趙世卿一員其餘尚書左右侍郎員缺甚多官聯廢闕一至于此政務叢脞誰為修明理亂所關良非細故乞于前後會推人員內亟賜點用以慰中外之望不省 三月己卯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初榮奏開寶井又脅土司木增獻地開採御

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橫番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勳等率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上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上乃止誅首兇世勳等 丁酉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災蠲振有差從直隸巡按御史錢桓請也 是春貴州巡撫郭子章討新添苗賊平之初新添有東西二路

明通鑑卷七十三

本

苗名曰仲家者盤踞貴龍平新間為諸苗渠帥其在水碾山界于銅仁思石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窺黔自平播後財力殫屈有輕漢心經年剽掠無虛日子章奏請討之乃命總兵陳璘等帥官軍五千土軍五千攻水碾山敗之會監軍布政趙健率宣慰土兵萬人至兩路會師凡九十餘日克之璘復率漢土兵移營新添進攻東路苗不一月復克其六箐諸苗盡平湖輿史稿平諸苗在正月三編據實錄改入三月蓋奏報 夏四月癸亥朱旺口河工成先是總河曹時聘言舊河既疏決口已塞勢必沛然東下新挑之河其深廣僅半上源則放水之後行隄亟

宜補築即曹縣之王家口曹家樓儀封之小宋集蘭陽之銅瓦廂祥符之張家灣比之伏秋防守更宜加謹其最險要者王家大壩黃壩新隄皆洶溜經行之處令管河各官儲料集夫時刻防備勿懈時工部又奏總河大挑之役業已奉旨興工矣朱旺口二股原係黃河中路北股出濁河者再疏再壅南股出小浮橋者地形卑下可因就下之河形復已湮之故道其間義安之建壩徐州之砌隄正使水不旁溢滔滔東注弗蹈往者黃壩符離之故轍為泗濱憂蓋濟運護陵未始不兩利而兼成耳今如前議疏浚引水東注或於南岸倍加幫築勿令

明通鑑卷七十三

九

侵潰仍將下流分水之說詳求至當以底成功詔下時聘如議行之是役也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焉五月癸酉河套部復犯延綏中西二路官軍分道遮擊生禽其將薩賴舊作沙賴餘敗走 六月癸卯緬甸攻木邦陷之初木邦土舍罕拔告襲未及請緬人誘而殺之及官兵破緬于姚關事在萬曆十二年立其子欽欽死其叔罕益約暹羅攻緬緬恨之至是緬以三十萬眾圍其城請救于內地不至城陷緬甸立孟密思禮領其眾事聞黜總兵官陳賓湖輿史稿作陳賓木邦遂亡 是月畿內順

天文安永清三河寶坻諸縣皆大蝗自春正月至夏不雨故也 秋七月癸未閣臣沈一貫沈鯉竝致仕時准撫李三才以皇孫生恩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皆格不行詆一貫甚力上怒切責三才奪俸五月已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上爲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鯉忤懼去後鯉爲己憂因密傾之上亦嫌鯉方鯉會鯉同時乞休遂竝罷而一貫獨得溫旨焉鯉遇事秉正不撓墜于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多所匡正雲南殺稅監之獄以鯉請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誅其爲首者餘皆免逮而同時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卽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是以一貫密傾之鯉既歸至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資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文端一貫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柱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治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之名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已其鄉人亦多受

世詆譏云 丙戌京師大雨雹平地水深數尺又大風拔朝日壇樹 九月甲午詔陝西四鎮嚴飭邊備 釋御史曹學程于獄學程久繫獄慈聖太后憐其母老爲言于上侍郎朱賡復論救請戍甯遠衛久之放歸 是秋工科給事中王元翰極陳時事可痛哭者八畧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觀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縮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

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疏入不省冬十月丙申停刑 十一月己巳朶顏糾韃韃諸部台吉等以萬騎迫山海關總兵官姜顯謨禦却之長安即長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偵邊將有備乃引去長安不久死諸子稍衰于是三衛始靖 十二月壬子南京妖賊劉天緒謀反事覺伏誅天緒鳳陽人以妄言法術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爲軍士所告南京兵部尙書孫鏞發兵捕獲四十九人磔一人斬一人餘充戍遂平之 是月棄寬甸等六堡初六堡旣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其居民於內地居民懸懸家室其有不從者則以大軍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亦以爲言上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成梁再鎮遼會諸寇桀黠者相繼死而開原廣甯之間復開馬木二市以故八年遼左少事 以工部侍郎劉元霖著本部尙書趙煥以正月請終養歸至是始署代

是歲以平楊應龍功賜貴州宣慰使安疆臣增官進秩疆臣之請討播也巡撫郭于章許還播所侵水西地初應龍之祖以內難走水西客死宣慰萬銓挾之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其地遂爲水西所據及播州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蜀黔以渭河中心爲界總督王象乾代李化龍命疆臣歸所侵播州地于章奏言侵地始於萬銓而非疆臣安氏迫取於楊相喪亂之時和即龍之祖客非擅取於應龍蕩平之日且臣曾許其裂土死水西者今反奪其故地臣無面目以謝疆臣願罷去象乾疏言疆臣征播殲應龍于惟棟不實至佯敗棄陣送藥往來

明通鑑卷七十三

三

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今還侵地不咎旣往已屬國家寬大若因其挾而予之彼不爲思我且示弱疆臣旣無功不與之地正所以全撫臣之信宜留撫臣罷臣以爲重臣無能與叢爾苗啣者之戒于是清疆之議累年不決兵部責令兩省巡按御史勘報而南北言官交章詆象乾貪功起釁科臣呂邦耀復劾于章納賄縱奸子章求去益力象乾執疆臣所遣入京行賄之人與金以聞於朝然議者多右疆臣巡按李時華言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士司得之士司播固輸糧水亦納賦不宜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地宜歸疆臣

于是尚書蕭大亨主之遂有是命竝賜祭疆臣母水西尾大之患於是不可制矣效興通紀系疆臣增秩于是年證之明史土司傳同蓋疆臣死在二十六年也爲數年後奢崇明作亂張本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不宜聽其自去是時官方多滯撫按官候代或十餘年不歸部郎俸深多借差以出會有江西巡撫許宏綱以父艱告歸薦陸長庚王佐自代不復俟命解組而去憲祥因言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今皆反之宜申明舊制疏入不報時大僚多缺憲祥以爲有傷國體因復陳補闕官起遺佚數事報聞而已 二月戊戌安南

明通鑑卷七十三

西

賊武德成犯雲南總兵官沐獻禦却之是時黎維潭卒子維新嗣遣使入貢命授都統使而莫氏宗黨多竄處海隅往往僭稱公侯伯名號侵軼邊境維新亦不能制守臣檄問數發兵夾擊雖應時破滅而邊方頗受其害云 三月辛巳賜黃士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乙未復東部宰桑貢市 戊戌伊勒登岱青復連兵犯涼州總兵官達雲率副將柴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遁去 壬子順義王徹哩克卒即塔力克譯見前未有嗣忠順夫人率所部仍効貢職時東西諸部沿邊抄掠布色圖即卜失菟譯見前欲婚于忠順忠

順拒之其所部薩囊舊作素囊烏魯木舊作五路諸路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 五月戊子以前禮部尚書于慎

行及禮部侍郎李廷機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二沈同罷內閣惟朱賡一人上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等三人遂竝用之慎行家居十餘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留中至是復以廷推閣臣及之再辭不允乃就道 己丑復召致仕大學士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閣門養重竟辭不赴 六

明通鑑卷七十三

妻

月湖廣黃州府蘄州黃岡黃梅羅田等處大水漂沒廬舍武昌承天鄖陽岳州常德等府先各亢旱入夏大雨民舍漂沒凡數千家兩直隸甯國徽州太平等府山水大涌繁昌繁縣南陵等縣溺死男婦無算浙江嚴州山水大涌建德桐廬淳安遂安分水等縣漂沒者數千戶爾雅見明史五行志二編復據爾雅增入各省縣分今據書之 閏月甲戌復朵顏貢市辛巳盡復河套諸部貢市時總督徐三畏言河套部與河東部不同東部事統于一約誓定歷三十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布色圖徒建空名于上而東西諸部爭爲監市與三衛綽哈朋逞搶攘已非一日

然眾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者
一二十騎耳宜分其勢納其貢俾先至者獲賞後至者
拒勅仍須主戰以張國威詔如其議于是套部及朶顏
之等悉復之 是月京師大水長安街水深五尺 秋
七月庚子京師久雨溝洫皆壅閉晝夜如傾壞廬舍溺
人民東華門內城垣及德勝門城垣皆圯禮科右給事
中汪若霖疏言雨者陰氣水者陰象陰盛則雨災見其
應在禁闈及臣下有邪謀今東宮五年不學諸臣悠悠
莫以爲意大臣比周私相植黨詩云不令不甯百川沸
騰其咎乃在皇甫卿士今日之事誠足寒心未可僅以

明通鑑卷七十三

庚

齋禱爲文而已戶科給事中江灝亦陳郊廟朝御日講
及聽言求人理財六事以爲消研之方皆不報刑部請
發熱審疏亦不報 丙辰詔太僕發銀十萬兩振被壓
窮民 是月逮陝西咸甯知縣滿朝薦初稅監梁永縱
其下劫諸生橐朝薦補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錮
二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
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巡按陝西余懋衡
奏永輦私物于畿輔多役夫馬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
膳夫毒懋衡再中毒皆不死事覺朝薦捕獲膳夫將寘
之法永懼率眾掣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

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
反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
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
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上震怒立遣
使逮治既至下詔獄榜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
朱廣以下百十疏皆不省 八月辛酉朔彗星見于井
度色蒼白尾指西南約長二尺漸向西北行 丙寅命
五城御史查勘災荒先京城次及直隸各府酌量重輕
一體振卹並令外省各撫按官搜括庫藏及預備義社
等倉振濟饑民既與明史本紀系振畿內饑于八月丙寅
寅史稿系之七月丙辰證之三編所據

明通鑑卷七十三

老

實錄則先振陞傷貧民後振京師及畿內凡兩
次也其發銀發倉穀之等皆據實錄詳書之 丁丑
彗星歷房兵科給事中宋一韓上言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李見者一終綱目之世彗見十七今彗星復見東井
其咎安在臣謹按星野東井秦分彗尾指西南漸往西
北又指秦地秦其急乎今套虜久留青海儻有陰謀必
且波及內地又土官魯光祖勢重氣驕鋤之不動其心
愈肆兵爭之端必起于此且彗者掃除之象刑人之職
也小人用之以掃除爲職君子用之以除舊布新今李
鳳麟陞於粵東潘相頌整於江右其他諸處內使其爲
掃除之役等耳宜因此變悉撤之因而一新舊令勤政

講學親賢遠奸復三朝之制補九列之班平積薪之歎沛賜環之詔作臺諫之氣決章疏之壅慎節鉞之選懲債帥之風出禁藏之儲杜罔寺之借釋詔獄之冤紓都民之困不報 九月甲午停刑 是秋江西參政姜士昌賁表入都上疏曰皇上聽沈一貫與鯁竝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鯁然廷臣竟無一人以鯁一貫之賢奸為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

明通鑑卷七十三

天

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為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罷傳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江東之李植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成

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謂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紆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上尙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上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錫三秩為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上益怒請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與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檢居恒憤時疾俗欲以身軼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齬以終 冬十月癸酉山東饑各屬以旱灾告其被災最重者禹城濮州臨邑陵等二十六州縣次重者商河平原鄒平德平等二十三州縣又次者沂州甯陽長清德州肥城等十二州縣俱酌量振濟蠲免有差 十一月

明通鑑卷七十三

天

壬子大學士于慎行卒慎行奉召就道已得疾及至京師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卧于家遂草遺疏請

上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慎行學有原委神宗時詞館中與馮琦文學皆為一時冠在禮部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十二月丁卯金沙江蠻阿克叛初朝廷平武定改設流官猶不欲絕鳳氏後討鳳繼祖事見彝靖四十五年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誅死鳳氏土職遂絕至是鳳繼祖之孫阿克徙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慄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厭乃誘阿克作亂陰結會川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

明通鑑卷七十三

辛

連破元謀羅次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乃劫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知府庚午賊始退甲戌復陷嵩明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又陷祿豐知縣蘇夢暘死之是時官吏多為賊殺詔逮失事諸臣國朝陷武定及別陷嵩明祿豐明史本紀彙記于是年十二月而史稿具有月日故三編統人之明年九月平武定目中今據史稿仍增人死事諸人是月安南賊復犯欽州

明通鑑卷七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七十四起著雍涇濼蓋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三十六年春正月戶部言山東河南及南直隸淮安鳳陽徐州揚州諸屬水旱為災請發帑振濟不報明史本紀正月河南江北饑三編據實錄戶部原奏增入山東于目中又言此疏不報故本紀不書振二月戊辰京師地震同時昌平州亦震明史昌平地震三編據實錄是月飭邊備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于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一

大清前遼總督蹇達疏請為備廷臣亦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有是命改入是年二月下並增明飭備邊之文叙其事于目中今從之夏五月戊子京師雨雹 六月乙卯南畿大水南京科道官揭報霖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灾乞速行振濟禮科都給事中胡忻言部院藩臬諸官懸缺不補人民愁怨召診宜思所以修省之實不報 是月錦州松山軍變初中官高淮稅遼東以誣繫諸生激變為巡按所劾卒不問忽于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餘張飛虎幟金鼓震天聲言欲入大

內謁上潛駐廣渠門外給事中田大益孫善繼姚文蔚等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何為吏部尙書李戴刑部尙書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臯劉四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不報巡撫趙楫劾淮罪惡萬端且無故打死指揮張汝立亦不報淮因上疏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奏其妄上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旂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軍士月糧是年四月間前屯衛

明通鑑卷七十四

二

軍甲而謀誓食淮肉至是錦州松山兩軍復變淮懼內奔誣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邊民益譁蘄遼總督蹇達再疏暴淮罪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畢兼領其事獲陽竟死獄中邦才久之始釋國史補又作孟陽特書邦才等被逮年月也陽明史官傳又作孟陽特書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震中外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資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賂

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又轉相培克士馬為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上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 秋七月丁酉京師地復震甲寅北直隸各府州縣同時俱震 郴州礦賊起 八月癸亥以武定失事逮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官沐啟至京師俱下獄論死 庚辰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饑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是月刑部侍郎沈應文陞任本部尙書 九月甲午武定賊平先是阿克之變巡按御史周懋相亟調霑益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諸路兵大集阿克與鄭舉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及舉以獻而副使羅希益參政楊俊臣亦擊斬尋甸土司楊禮及敗土婦海沖皆攻陷嵩明之賊黨也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巡撫都御史喬璧星以聞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是月復起吏部尙書孫丕揚丕揚罷歸久之起南京吏部尙書辭不赴及吏部尙書李戴免上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

數請簡用尚書上終念丕揚廉直乃召起故官丕揚屢
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受事年七十有八矣國史本
傳傳及七卿表皆系之
是年之九月今從之

是秋東部宰桑犯開原官軍
擊却之 冬十一月壬子朱賡卒賡諂謹無大過而與

沈一貫同鄉相比又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

蒙詬病當一貫鯉去位時賡年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

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十上十不獲一下賡

因力請上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語

尤切上優詔荅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

不得命賡以老屢乞引疾閣中空無人乃用于慎行李

明通鑑卷七十四 四

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于家以為首輔給事中王元

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並侵賡賡疏

辨上為切責言者既而言路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者至

五十餘人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

復起攻不已至是卒于官 是月兵部尚書蕭大亨罷

以戎政尚書李化龍掌部事 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

竝免稅糧 是月朶顏犯薊州朶顏察罕之子賚珣岱

舊作賴 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吉勒舊作 潛入薊鎮

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至居民望

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京師

戒嚴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
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
以歲月補還上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
萬界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三編發明曰朶顏入寇居民見援師而驚為敵至逃

奔京師此時正宜撫輯曉諭以安眾心何至倉皇失

措九門盡閉一若強敵之臨城下者則是時上下皆

無定見而時事之失可知矣至度支告匱實由理財

乏術而費用不經所致咎何足責乃戶部請借內庫

礦稅銀而神宗猶復難之國家儲蓄本為軍國預籌

明通鑑卷七十四 五

乃以礦稅所入守為私財雖兵餉守備之急尚不肯

支發應用則向來中使四出豈專為內府厚藏計乎

且太僕馬價甯獨非天子之財而于彼于此自生岐

視真有莫能為解者耳

三十七年春正月癸未朔永昌地震聲如雷自元日至

十日國史明史五行志俱三 二月吏部侍郎楊時喬

禮部侍郎楊道賓皆署本部尚書旬日間相繼卒于是

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時喬署銓部五年上悉委之

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銓政而是時堂廉并格曠官

廢事日甚一日又值中朝議論方聳動見掣肘是時起

孫丕揚尙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
斂詔贈吏部尙書諡端潔以禮部侍郎吳道南署本部
尙書 大學士葉向高請令東宮講學時東宮駁講已
五年矣至是向高擇吉以請竝推舉堪任官僚之吳道
南翁正春等不報閱見明史本傳特書 三月辛卯
套部貢圖舊作寇大勝堡先是朶顏賚璋岱大掠薊鎮
去復結鴻台吉謀犯喜峯口總兵官杜松受總督王象
乾指潛搗鴻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甯遠中左所夜馳
貢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
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

明通鑑卷七十四

六

游擊于守志禦之敗績敵執守將耿尙文支解之殺掠
幾盡復深入小凌河二十二里官軍多敗時杜松駐大
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
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
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
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松故總兵桐
弟也竝以戰功著至是廢時多惜其勇然惡其債事無
推轂之者 辛丑太白晝見 己酉大學士葉向高請
發言官章疏時言路互相攻訐上心厭之章悉留中給
事中王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舉朝忌之吏科都

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喉門人御史鄭繼芳劾
元翰盜庫金剋商人貲奸賊數十萬元翰亦疏詆繼芳
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憂之乃請下諸疏救部
院大臣評其曲直罪其議論傾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
疏入不報方繼芳之劾元翰也命未下繼芳輒遣人圍
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篋篋昇置國門縱吏士簡
括痛哭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誦其官自是樹黨
相攻者不已 夏四月倭寇温州 是月工部侍郎王
汝訓署本部尙書 五月福建大水建甯等府丁口失
者殆十萬 吏部參給事中孫善繼劉道隆顧天峻等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七

不告自去議處有差 六月辛酉甘肅地震軍民墜死
者八百四十餘人邊墩毀壞者八百七十里東關地裂
南山崩絕河流數日 秋八月山西宣府饑江西大水
江南徐州以北及山東濟南青州諸府蝗湖廣四川河
南陝西貴州大烈風白氣亘天歲歉及異明史本紀書
之九月三編改入八月 九月癸卯署左都御史詹沂
蓋據實錄類書今從之 封印自去先是沂請告已數年輔臣葉向高以爲言不
報至是沂拜疏出城候旨向高等言目前最急者無如
都察院刑部兩官都院有考察之事刑部有審錄之事
且以往年審錄準之近已踰期矣不報時以倉場尙書

孫璋兼署院事 丁未停刑 冬十月戊午朝日壇火
 十二月己巳詔留畿內山東諸省稅銀三之一振饑
 民時各省皆報災傷重大戶部請借馬價二十五萬並
 工部稅銀十五萬解給各鎮支用其北直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福建四川常年徵在官聽解內帑稅銀請以二
 分解部留充軍餉一分振饑民報可 徐州賊作亂殺
 如臯知縣張藩 是歲日本入琉球執中山王尚甯初
 琉球國王尚永卒世子尚甯遣人請襲福建巡撫許孚
 遠請援先臣鄭曉領封之議遣官一員齎敕至福建聽
 其陪臣面領歸國或遣習海武臣一人偕陪臣同往報

明通鑑卷七十四

八

可後以倭侵朝鮮海上多事三十一年始遣給事中夏
 子陽等冊封仍令其領封海上永為定制越二年始歲
 事是時日本方強有吞滅之意而琉球外禦強鄰內修
 貢不絕至是日本竟以勁兵三千入其國虜尚甯遷其
 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業以聞詔填巡官嚴
 飭海上兵備及異琉球國王被擄明史本紀系之是年
 之末史稿系之是年之三月而琉球本傳
 書于四十年蓋尚甯告歸國在四十年本紀
 分書之傳中牽連並記耳今據明史本紀
 三十八年春正月大學士葉向高復請皇太子及福王
 出閣講學又請增補閣臣皆不報 二月癸酉有星大
 如斗墜山西陽曲縣西北碎星不絕天鼓齊鳴 三月

癸巳賜韓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吏部尚書
 孫丕揚請留朝覲俸深各官畧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
 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為
 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
 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
 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
 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強之莅事亦衰頹不振于民
 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朝覲各官其
 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
 勞苦視前尤更倍且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

明通鑑卷七十四

九

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
 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
 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蓋一以為朝廷
 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非有
 私于各官也疏入不報及異明史不揚傳不載
 此疏今據從信錄增 閏月
 京師早禮部言今日旱災皆政務廢弛所召蓋天下人
 情莫鬱于此時鬱氣浮發必結為災如儲官天下本也
 不令與諸臣相接請明經術練習世務而久置之深官
 使耳目聰明俱塞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大僚為國
 家撐持楨幹闕其大半按差為朝廷察吏安民久請不

下甚至刑部衙門懸印半載謝決無人控籲無路怨氣滿獄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內帑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父賣子夫鬻妻慘不忍聞而坐視其死亡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逮繫之臣如滿朝薦卞孔時皆一時循吏爲君上愛養百姓者以權璫羅織而使之累年淹禁見天無日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廢棄諸賢久銅銓曹日補牘以請而黜用百不得一登進無期正氣塞結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四海同一鬱積以故結成旱魃誠慨發德音將以上諸政一旦舉行則甘霖徧宇內矣疏入不報 夏四月丁丑夜正陽門箭樓火至次

明通鑑卷七十四

日辰刻未熄給事中周曰庠上言正陽門樓與正殿相對坐子面午義取當陽正南面以臨天下者也自萬曆二十年來深居大內大小臣工莫能接見朝夕左右不過宦寺之流一念精明強毅之心日歛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皆置之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已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爲哉天故火之庶幾顧名思義耳願稍加振刷勤庶政信百官親百姓則天下事尙可爲也疏入不報 辛卯以久旱敕廷臣修省並諭各舉職業勿彼此攻訐 辛丑遣官分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福建四川饑時各省告災詔發內帑銀十萬兩分道振濟仍發米三十萬石振給畿輔饑民復留本年春夏稅銀振給四川福建 五月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言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請煩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米日增皆責舖戶包賠竊惟重罪固不足惜而輕罪亦自可憐祖宗以來每年有熟瘠之例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今日勢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爲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疏入不報時侍郎劉元霖以工部侍郎兼署刑工二部事以沈應文致仕王汝訓復卒也

明通鑑卷七十四

河南賊陳自管等作亂有司討禽之 八月葉向高再請戶禮二部掌印揭言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而禮部則頒歷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卽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亦不報 九月禮部侍郎署尙書吳道南以憂去侍郎翁正春署代 戶部尙書趙世卿請告出郊待命 冬十月辛丑太白晝見

停刑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禮部右侍郎翁正春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仲冬之月于律為黃鍾于卦為復乃羣陰已極一陽初生之候而有此虧蝕其災異尤甚君德象日宜照臨宣布不宜閔汶閉塞自萬曆二十年後財貨日歛聚人才日剝落一切請補大僚考選起廢率皆不報六卿九寺之地三五晨星閭閻徒號天聽愈沓天下不見陽和舒育之氣如在窮陰沍寒之中是以上天遣告如此然日之食與更祇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立見改轍將日中之治可保無疆矣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疏入不省 政異明史本傳但記正春以日食極言闕失不報三編摺實錄增入正春原疏語今從之 是日欽天監推日食分秒及虧蝕之候職方郎中范守己疏駁其誤禮官因博求知歷學者令與監官晝夜推測庶幾歷法靡差于是五官正周子思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嶽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歷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歷法例取知歷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瑪竇進貢土物而迪嶽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歷法禮部因奏精通歷法如邢雲路范守己為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歷事翰林院

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歷理可與迪嶽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修改然歷法疎密莫顯于交食欲議修歷必重測驗乞敕所司修治儀器以便從事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召至京泰預歷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為宗西法入中國自此始 丁卯以軍餉匱乏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初自萬曆二十年甯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其時三大征接踵加以二十四年乾清坤甯兩官災二十五年三殿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災營建無資計臣束手而礦稅因之大興溯自世宗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尙書文明以給工價奉旨詰責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至萬曆中葉礦使四出久之內府之藏冠絕千古而上擁為己有若欲與國賦分為二者遂有是論然其時大璫小監縱橫驛驛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 政異此據大事記中語而明史宦官傳亦具大畧今從 初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從之游者甚眾而忌者日益多是時廷臣黨勢日盛國子祭酒湯賓尹與諭德顧天峻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以賓尹宣

城人天垓崑山人也自上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
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
齊楚浙三黨齊則元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為之魁
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
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
元為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等附之與賓尹天
垓聲勢相倚竝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剗大東小東之
說目東官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稍異議輒羣起逐
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為當關虎豹是
年侍郎王圖主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舉人

明通鑑卷七十四

西

韓敬嘗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越
房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閱卷凡十八人彊圖錄敬為第
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
酒而圖方掌翰林院街之遂起明年京察之獄亥京察
在明年而事起于庚戌據明史本傳分
書之為李三才請罷湯賓尹被察張本
三十九年春正月閣臣葉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兵部
考選軍政日期畧言國家所以整肅綱紀修明戎秩者
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萬不可緩疏入報聞 二月庚
子河套部犯甘州之紅崖青湖官軍禦却之 是月鳳
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罷初三才在淮以浚折稅監得

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
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常密令死囚引為黨輒捕
殺之增為奪氣斂人程守訓以貨官中書為增參隨縱
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已累亦收獲
守訓違禁珍寶聞于朝論死遠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尙
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
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眾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
偽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
繼之胡忻曹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
憲成方講學東林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

明通鑑卷七十四

五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遂永
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
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于此意為憲
成發也于是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
御史吳亮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
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上
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其用財
如流水嘗宴顧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
訝而問之三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
以此不疑其綺靡故盛饗之 三月有流星大如椀赤

色照地天鼓鳴及異明史天文志佚三編 大計京窟

祭酒湯賓尹等降黜有差先是計典將屆惡東林者設

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訪單咨是非將陰為鈞

黨計侍郎王圖亟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而圖掌翰

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以庚戌事恐被察

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居

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撫鄭繼芳偽書抵紹徽

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

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

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

明通鑑卷七十四

六

為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

以害繼芳輩而其言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為意明時廉

得之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等乃先上疏力攻圖并

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闕然及注

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

郎王宗賢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

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

而明時疏辨復犯上諱字上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

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于是主事

秦聚奎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聚奎前為知

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峻御史劉國縉及前給

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

化主事鄭振先張嘉言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

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

偽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為

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

宜崑構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

訟寃賴葉向高調護久之察疏乃下由是諸失意者相

繼攻圖竝及丕揚 夏四月戊子怡神殿災御史馬孟

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七

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

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出奴愛

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

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

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盜合羣將為豪

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疏入不省山海參將李獲陽忤

稅監下獄死孟禎為訟寃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

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

錮高墻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不聽 丙申

詔設邊鎮常平倉 是月京師旱 五月辛丑雷震正

陽門樓 壬寅御史徐兆魁劾東林講學諸人首誣詆顧憲成謂澣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又劾其受黃正賓賄其言皆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書為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為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為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 是月廣東廣西大水廣西積雨凡五閱月 六月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

明通鑑卷七十四

六

撫按官請罷權稅以甦民命不省輔臣葉向高言今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上亦不省是夏停熱審 秋八月河南巡按會用升以災請蠲振時河南游饑開封歸德汝甯等府自春徂夏霖雨連旬平地水深丈尺飛蝗蔽野用升奏言中州錢糧自三十年迄今逋賦三十九萬有奇請悉免之並請留秋冬稅銀以振災重州縣不報 九月己酉肅靖皇貴妃薨皇太子生母也貴妃病革太子請旨得往省官門猶閉扶

鑰而入貴妃病目眇手太子衣而泣曰爾長矣如此我死何恨遂薨大學士葉向高言皇太子母妃薨禮宜從厚不報復請乃得賜諡光宗即位加上尊諡曰孝靖皇太后葬定陵改葬王皇妃薨明史后妃傳書于萬曆四十九年又通紀紀事本末書三十九年九月己酉而文氏先撥志始直云九月十三日按是年九月丁酉朔己酉正十三日也蓋王皇妃薨傳是月起終養尙書趙煥任刑部尙書煥以去年九月召至是始受事 是秋掌翰林院事王圖龍先是金明時劾圖竝誣劾其子寶坻知縣淑抃賊私鉅萬又謂其兄國素惡李三才圖為求解國怒詈之圖遂欲以拾遺求去詔慰留既而考察事

明通鑑卷七十四

九

起攻者日益眾圖復累疏乞休出郊俟命温旨勉留堅卧不起至是始得告歸國亦尋致仕去 冬十月丁卯戶部尙書趙世卿請告不得命徑自去世卿素厲清操當官盡職上雅重之嘗兼署吏部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之獄世卿力言王非偽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于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為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十餘上不報及拜疏出城候命又一年仍不得命至是遂乘柴車徑歸上知之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世卿既去始以侍郎李汝華署代改葬趙世卿致

仕輯覽系之九月重修三編據明本紀及實錄改入十月七卿表入之三十八年九月者據始告年月也今仍據本紀分書之

三編發明曰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借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至世卿乞罷或聽或留不過一言而決乃遲之踰年竟付不報而世卿亦遂不待朝命怫然而去卒亦不聞以擅去為罪前此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未幾吏部尚書孫丕揚亦拜疏自去而閣臣李廷機亦以上疏不得命竟歸一時大臣之去留朝廷若罔聞知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大臣國之股肱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而一至于其為痿痺不已甚哉

甲申停刑閣臣請釋輕犯不報 十二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化龍以是年八月一品秩滿加少傅至是卒于官年七十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綎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綎為盡力開河之功為漕渠永利卒贈少師加贈太師謚襄毅

四十年春正月兵部復奏請考選軍政疏仍不下蓋錦衣都督王之楨撓之也言官屢劾皆不報 是月天鼓

鳴宣府懷來延慶皆地震又有星如盞起左攝提光燭

地錄以天鼓鳴為網餘詳目中今據之 召薊遼總

督王象乾為兵部尚書 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初丕揚見廷臣日事攻擊議論紛呶久憤去志及京察事起人言紛至累疏求去優詔勉留丕揚自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林居者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歐陽東鳳輩上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齒雖邁上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揚求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命拜疏徑歸葉向高聞之亟言于上丙戌始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得詔許乘傳歸且敕所司存問已丕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復優詔答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啟初追謚恭介 三月丙午振京師流民時順天府饑民流移皆集京師戶部請給米煮粥以振從之 是春輔臣葉向高言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上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上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

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
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
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
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
乞去上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萬壽節始起視
事 夏四月丙寅南京各道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
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沈
之憂不報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壬寅太白晝見
雲南大理曲靖等府二月地震至是月又震房屋多
傾 是月南京光祿少卿顧憲成卒憲成廢歸以三十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六年起官南卿辭不就至是卒于家憲成既卒攻者猶
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
場弊者憲成既卒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
最後爭移官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
無虛日借魏忠賢毒餒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為
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
中於國迄國亡而後已攷異據明史憲成本傳卒于
四十年其五月據明儒學案
河套寇犯保甯延綏總兵官官秉忠督參將杜文煥敗
之白土澗一日再捷俘斬二百五十馘其長五人 秋
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掌吏部尚書時上怠荒益甚

久不御政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
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
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止各一人
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
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
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
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
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數人既
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攷異據明
史趙煥本
傳煥以三十九年九月任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
年二月孫丕揚致仕改署吏部八月始改吏部尚書按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李化龍以三十九年十二月卒明年正月召王象乾未
至改煥兼署兵部也至二月以孫丕揚去改署吏部八
月始即真今七卿表但書其八月改吏部事而于正月
署兵部二月改署吏部皆不載今悉據三編彙記于八
下月 河決徐州去年六月決徐州狼矢溝至是大決三
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黎林舖以下
二十里正河悉為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
士忠請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復故道從之攷異明史
三編皆系
之八月河渠志書于九月者 是科各省鄉試部臣屢
疏請考官久之始下則已七月終矣于是應天浙江江
西湖廣陝西皆改期或十餘日或二十餘日 九月庚
戌李廷機罷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

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等相比交章詆之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許楚王既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然輔臣以齒齟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亦前此所未有也 是月副都御史許宏綱署刑部尙書辛亥京察宏綱兼署院事至是復兼署刑部代趙煥也 冬十月甲申停刑 閏

明通鑑卷七十四

高

十一月長至節賜廷臣宴 是冬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閣臣葉向高擬旨上不發論改明春至是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不納 是歲琉球中山王尙甯遣使報歸國蓋日本議和復釋之也禮部以其國殘破請定自後十年一貢之例從之然明年其國仍修貢如故改異此據明史本紀蓋以三十七年執四十年釋也今分書之 四十一年春正月庚申諭朝鮮練兵防倭初朝鮮國王李昞卒其次子璉自立據朝鮮傳在 詔從其臣民之請封爲國王仍賜昞謚璉立奏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率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防上以前留將

士教習成法具在毋庸再遣命其使齎勅戒勵及是海上有倭警巡按張五典議用南兵教朝鮮水兵北兵教朝鮮陸兵兵部尙書王象乾謂出水陸兵寄食彼中餽餉不繼惟以中國之事責中國以屬國之事責朝鮮所以爲屬國謀者如是止耳因申諭朝鮮招募訓練防倭簡除戎器整備兵船務求實用以壯聲援 是月真定天鼓鳴流星晝隕有光政國明史五行志及三編俱作冬閏十一月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具見沈氏從信錄是月之朔即長至節也據此則正月無庚子而明史所載正月三月干支上推之中間必有閏月蓋三十八年閏三月見三編四十二年閏八月見本紀五年再閏則四十年不容無閏今但書天鼓鳴于 以孫瑋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都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瑋以倉場尙書兼署已又兼署兵部至是以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尙書掌左都事 二月會試閣臣葉向高主試事時向高獨相屢請增置閣臣不省于是章奏皆送閣中時以爲異事云 三月癸酉賜周延儒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加淮揚田賦是時倭寇連延閩浙出沒無常福建巡按丁繼嗣疏陳防海七事乃敕沿海郡縣駐兵防倭而鳳陽巡撫陳薦以江上防倭需餉急請加派淮揚等府賦銀十四萬六千兩有奇俟地方無事請裁從之時巡按御史顏思忠言淮揚東隣日本如廖角

明通鑑卷七十四

妻

嘴為倭奴首犯登岸之地犯嘴之南則通海等州受敵
犯嘴之北則廟灣等處直搗誠蘇松之肩背淮揚之門
戶國初于此嘴設廖角大河二塞撥官兵統領駐防後
移駐呂場大河營尚有官軍廖角塞則全虛矣今當于
淮安大營調兵六百名分守廖角嘴等營仍委千百戶
三員統領以復國初之舊報可攷興明史本紀及日本
傳皆不具三編系之三
月並指明實錄是春廷臣交章請福王之國論改明
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可閣臣葉向高因言會
典載親王祿米萬石養贍名目已是添設豈可過多各
直省田土之數惟大郡方有四萬頃少者止一二萬頃
自祖宗以來封國不少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則天下土
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即朝廷亦無田矣況聖子
神孫源源未已乎列聖相傳遵守家法豈無愛子欲加
厚以祖制不敢踰越必如是而後萬世可常行耳福王
所陳不過引景府潞府事例夫潞府就封時廢府田地
尚多未嘗括及民間今田地已盡而租銀之入已過潞
府何更求多乎至景府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常懷危
疑其後皇祖斷然遣之人心始安景府屢請楚地幾至
激變當時皆譏皇祖過寵非以愛之亦前事之鑒也臣
愚謂祖制當遵吉典當舉王方建維城之固與國同休

明通鑑卷七十四

美

不當以土田小事滋天下之口又言使福王莊田必足
四萬頃則之國無日王疏以祖制為言試思親王四萬
頃之莊田祖訓會典累朝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所引
祖制何指也自景府以前無田數千頃外者惟景府以
寵愛踰分致壞祖制王奈何尤而效之乎況今河南山
東撫按官搜括已盡恐有奸徒以投獻為名者挾讐報
怨中州齊楚間稍有土地者不安其生天下從此多事
矣上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皇太子與福王大分已
定復何猜 夏四月辛亥東部綽哈舊作宰
舊作宰
舊作宰以三萬騎寇遼東平虜堡 五月己巳誠廷臣
母植黨妄言先是孫丕揚王圖以京察為黨人所攻先
後去閣臣李廷機被言路攻訐去而是時南畿提學熊
廷弼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養喬
投劾去都御史孫瑋議廷弼解職聽勘遂為廷弼之黨
官應震吳亮嗣輩交章攻瑋瑋累疏乞休上慰留之因
諭吏部都察院曰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
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
結黨亂政顛倒是非誣詆要譽者罪不宥 是月以禮
部侍郎孫慎行署本部尚書時翁正春改吏部侍郎也
初慎行佐禮部以上二十餘年不親郊廟大享而東宮

明通鑑卷七十四

老

輟講者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二未婚
楚宗人久錮未釋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
四萬頃慎行竝切諫不省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
莎李廷機時為侍郎主之其後廷臣爭者百餘疏皆不
納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而楚宗人之獄錮高牆者二
十三人謫邊遠者二十三人皆以慎行力爭得釋云
六月乙未以布色圖襲封順義王時布色圖始婚于忠
順夫人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而忠順夫人旋卒
布色圖勢益衰不復能制諸部薩囊烏魯木額森譯皆見前
諸台吉皆與之埒朝廷以宣大總督涂宗濬請各陞賞

明通鑑卷七十四 元

如例 乙卯綽哈復犯大甯皆要求撫賞許之乃去
是月通惠河決以工部侍郎劉元霖任本部尚書 初
上既諭以明春遣福王之國葉向高疏謝因又言皇考
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
年且不奉天顏者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
惟堅明春之國期無以莊田藉口庶天下疑自釋也至
是有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以私事與孔學趙宗舜等相
許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
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許奏鄭如內侍姜巖山與學等
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

福王上震怒透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會
向高奏至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
兩造具在一訊卽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
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
皆同敢以聞上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
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
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
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上盡用其言
太子諸王乃得相安國黑諸書皆是事于九月 初
廣東珠池自三十三年罷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

明通鑑卷七十四 元

復請開從之刑科給事中郭尙賓極論開採之害不報
秋七月甲子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拜疏自去
率索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
會進士鄒之麟分枝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御史
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遂并發湯賓尹會試分枝越房
取其私人韓敬事下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
竝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
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之上疏論劾詔廷臣再議正
春乃坐敬不謹落職于是黨人元詩教等交章論列竝
劾正春紛呶不已而是時瑋方以議熊廷弼事為黨人

官應震等所攻于是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各有左右上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尙書趙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不得命遂徑出城未幾正春亦以侍養歸 丁卯宣府大雨雹殺禾稼 是月甯夏鎮天鼓鳴兩畿江西河南皆大水副都御史署刑部尙書許宏綱罷初宏綱以副都御史領辛亥京察事畏諸黨人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孫丕揚主事丁元薦劾宏綱持議不宜前却及丕揚王圖等相繼去宏綱遂不安其位是年五月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乞休至是始得命以兵部侍郎魏養蒙兼署刑部事八月山東湖廣廣西俱大水 九月壬申以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前吏部左侍郎吳道南竝擢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輔臣葉向高屢引疾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久之始有是命從哲家居久以中旨起佐吏部遂入閣道南居憂方服闋卽家起之三辭不允踰年始至三編據明史本紀改入九月今據之 庚辰吏部尙書趙煥拜疏自去煥素有清望顧雅不善東林惟同鄉元詩教言是聽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凡所舉措多弗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

遂乞歸優詔慰留己而兵部主事卜履吉爲尙書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尙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旣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煥交章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幼煥擅權請還振基詔奪諸臣俸貶煥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門出城待命上猶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堅不起 是月遼東大水時各省以災告者俱令振之竝蠲蘇松等處積逋停徵黃梅長沙湘陰善化等縣兵工二部逋稅又折徵南直隸兌軍米及屯糧 冬十月戊子孫瑋致仕己丑趙煥致仕蓋請告至是始得命也 是月兵部尙書王象乾兼署吏部尙書工部尙書劉元霖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甲辰寇犯甯遠參將郭有功死之 是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改異二人從祀明史本紀不具三編輯覽

原系之隆慶六年而明史禮志入之萬曆中亦誤系于王守仁等三人從祀之前重修三編始查照孫慎行奏議改入是年十二月竝初戶部主事李朴以黨禍方簽出原誤年月今從之

與力為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等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不報是年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日盛稍持異議者羣謀逐之朴性懇積憤不平是月乃上疏曰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媚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奏大臣柔弱無為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

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賊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鬻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為之營護為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賊私上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賊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興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為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

明通鑑卷七十四

三

下尤不可不察上為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鑄朴三級調外任上持不下明年黨人再攻朴始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

明通鑑卷七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五 起開隆攝提格盡
著雍致祥凡五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丑總兵官劉綎討建昌叛猓平之初四川建昌衛所轄四驛曰祿馬阿用白水瀘波各百里有差其屬有源山拖郎桐槽熱水諸番舊謂之囉囉卽猓之異音也皆以強弱爲向背萬曆四十年諸猓作亂詔綎爲總兵官討之綎偕參政王之機等分八道督攻而已居中節制次第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

明通鑑卷七十五

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俘九百七十五名口牛馬羊二千八百四十有奇甲仗無算諸猓巢穴一空及是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吳用先以提聞吳用先討建昌猓平之蓋用先時爲四川巡撫也平猓事具劉綎傳故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歸之于從之二月辛卯慈聖皇太后李氏崩太后性嚴明萬麻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問之弗善也一日上入侍太后問故上曰彼都人子蓋內廷呼宮人曰都人指皇太子生母也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上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七十

誕爲詞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

王未行而太后崩 己酉振畿內饑從戶科給事中官

應震請也 是月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定皇后

以南京吏部尙書鄭繼之爲吏部尙書代趙煥也繼之有清望又久處散地無黨援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

三黨尤橫繼之楚人年八十餘一聽楚黨意指不復振

三月丙子福王之國先是上以鄭貴妃請又欲改期

閣臣葉向高封還手敕太后亦諭止之始定期莊田初

諭給四萬頃廷臣屢請減上諭以王意奏辭減半給二

萬頃中州腴土不足以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復乞故大

明通鑑卷七十五

學士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襍稅並

四川鹽井榷茶銀以自益伴讀承奉等官假履畝爲名

乘傳出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山東河南湖廣撫按

臣各疏言王府賜地應照會典例令地方官每畝徵銀

三分王府遣人關領不便自行勘丈管業並發諸中使

在外不法狀俱不報瀕行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羨悉

以資之押運劉孝自虞城至洛陽到處橫索殺人撫臣

梁祖齡按臣張至發以聞置不問其後莊田湖廣復不

足王又奏減一千頃實給田一萬九千頃云 或謂福王

莊田四萬頃以延臣屢請減及王自奏辭乃減其半重
修三編據明史諸王傳及葉向高集改正原編見卷首

上諭又据明實錄萬曆四十四年五月福王初
 又奏減一千頃增入是年二月日中今悉遵據之
 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
 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是之國王又請准
 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
 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揚故非王肆
 所出不得濶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紕葉向高言以
 藩國之尊下侵商賈之事于體甚褻况差官支取或滋
 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終無兩平之理戶科給事中姚宗
 文言方今鹽法壅滯鹽課不登今王府公行貨賣則狐
 鼠羣奸必至公然夾帶兩淮正額引鹽必壅河東行鹽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之地自有成法一旦阻絕則行鹽地少鹽課必虧河南
 境內民肆向有堆賣官鹽價值一定若王府售賣昂值
 專利勢必騰涌民何以堪大學士方從哲及諸廷臣亦
 先後請停文田開市二事俱不報取異三編于福王開
 此係之國後事也又所請准鹽輯覽作數千引
 三編据明史本傳改正一千三百引今据之是月
 禮部上言原任兵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楊繼盛浩
 氣凌霄丹心貫日前知遠識憂仇鸞之奸于未然正色
 危辭褫巖崑之炎于方熾風波九死惟矢忠義之心熱
 血一腔長灑英雄之淚先皇上嘉其忠貞錫之贈謚建
 祠表里廕及後人益三旌之寵游加已慰忠魂于九地

乃一坏之封猶缺未澤枯骨于重泉此感往不無永懷
 而盛典尙宜請補也從之詔封其墓竝敕有司修石麟
 華表如制三編据實錄增入是年三月下今從之以
 刑部侍郎張問達署本部尙書兼署都察院事又以刑
 部侍郎林如楚兼署工部尙書 夏四月丙戌以大行
 皇太后遺命赦天下時楚宗人之獄亦稱太后遺詔釋
 之從孫慎行之請也取異輯覽書釋楚宗事于三月三
 下類 編系之五月今于遺詔赦天下之
 書之五月甲寅雷震密雲軍臺火藥火器俱燼擊死
 南兵一人 乙卯京師大雨雹 庚午雷復震永平軍
 臺擊死南兵一名傷北兵二名以上三條明史五行志
 俱佚三編据實錄月日

明通鑑卷七十五

四

增今 是月福建稅使高宗置通倭雙柁海艘航貨數
 從之 十萬人海貨直不以予民間嗚嗚怨激變宗怒麾兵殺
 人放火箭燬民房突入巡撫署露刃脅制要盟有司官
 于私署巡撫表一驥巡按徐鑒以聞大學士葉向高方
 從哲給事中姚永濟郭尙賓先後論劾上置不問時陵
 瑞杜茂杖殺留守陸萬垓兵科給事中吳亮嗣疏劾亦
 留中 六月甲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甲午
 禮部侍郎署尙書孫慎行拜疏自去慎行素講學東林
 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韓敬科場事久不
 定慎行特擬黜敬黨人袒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

時各分考俱效之因欲十七人茲罪藉以寬敬慎行集廷臣議卒坐敬關節爲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李銖于左三編作誌今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銖未履位何復推慎行元詩教和之慎行遂連疏引歸不得命遂自投劾去以禮部侍郎何宗彥署代 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如東宮講筵瑞王請婚福王之國補缺官罷礦稅再三陳請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自獨相後請增置閣臣尤極懇切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

明通鑑卷七十五

五

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廡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習氣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上不能用向高以屢乞休不得因又言今天下災傷死已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留臣何益自是乞休疏前後凡六十餘上詞極哀乃得請歸 九月庚午山西河南同日地震

是月兵部尙書王象乾罷吏部尙書鄭繼之兼署己又以侍郎李銖署代 繼之之長吏部也倚任文選郎王大智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自趙煥以年例出孫振基王時熙等院科皆不預聞繼之代煥遂踵其轍是秋復以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于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此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鶴濮中玉當預而五人者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先後皆大智主之同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搆于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孫居相張五典

明通鑑卷七十五

六

周起元等引故事爲言而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怒乃與瑾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于是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爲辨也然是時朋黨勢成言路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己未幾而胡來朝爲文選郎繼之復倚信之 是歲浙江江西兩廣福建俱大水河決靈壁陳鋪四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徐州決河工成總河劉士忠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自是壩以東始通舟楫工甫成而士忠已卒 二月己卯揚州地震狼山寺殿壞塔頽江

神廟碑崩裂 是月文選郎胡來朝復以年例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彥于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鄭繼之不能禁給事中李瑾再爭詆繼之及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于是諸御史羣起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上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 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戊申有星隕于清豐之東流村有聲如雷 壬子天津衛地震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七

有聲 夏四月戊寅石首縣雨豆大小不一色雜紅黑 是月以兵部左侍郎崔景榮署本部尙書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為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繫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太子奏聞上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按其跡若涉風癩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上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癩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復訊

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冤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挺入可當冤狀遂誤入東宮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刑部主事王之宗獨疑之 丙辰王之宗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張差私詰其實差初不承已云不敢說之宗愈疑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與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因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者內侍通稱也丁巳之宗備揭其語因

明通鑑卷七十五

八

署刑部尙書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顛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有好戚字上惡之與之宗疏俱不報劉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剪除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等俱斥之宗言謬請上從容詳審于是庭訓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綠貴妃遣瑤造佛寺瑤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買薪欲往市土人忌之焚其薪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持挺欲告御狀與廷元等原勘畧相符由是遂據

風顛定案 丙寅刑部十三司會審挺擊之案時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尙書張問達具疏請旨度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寢惟刑部員外郎陸夢龍力爭之趣問達再訊必得實是日十三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皆預焉惟之案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張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顛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成具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

明通鑑卷七十五

九

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參我已三年予我金銀壺各一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獄乃具于是給事中何士晉乃明詆鄭國泰先是國泰聞陸大受疏中奸戚語大懼急出揭自明至是士晉言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疑之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閨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

此挑激之疑也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國泰如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廷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災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疏入上大怒欲罪士晉念事已有跡

明通鑑卷七十五

十

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擬出爲浙江僉事遂謫之外自士晉明指國泰語侵貴妃而廷臣如方從哲等無不以速決張差一獄請矣明史王之案等傳皆具日分已酉之事傳中所謂五月四日者是月丙午朔也之案散飯訊供在十一日刑部十三司會審在二十一日皆見傳中三朝要典具載于支與史悉合惟會訊系之乙丑而中所敘述亦云二十一日蓋前一日題請也今摺己巳嚴皇城門禁以張差之獄故也時御史劉廷元請禁內市以消隱禍御史牟志夔請飭皇城以內四門內臣出入必稽啟閉以時毋撓巡視之權因論門禁本宜嚴密令該部及巡城科道官通飭嚴加盤詰仍著嚴衛巡捕衙門及守門官員密切體訪擒挈

奸宄至內地每月三市相沿年久以濟需用事不可缺
 但不許持挾銅鐵鋒利弓矢等物入市違者必懲三編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
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設場貿易
此三日舊例令禁內賤役輩穢出官棄之 辛未輔臣
 故各門俱啟因之陳列器械借以博易焉
 方從哲吳道南等言張差一事供招甚明數日之間未
 蒙乾斷竊以此獄早完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不然遷
 延日久枝節橫生恐有意外之禍是時上以王曰乾告
 變言巫蠱事辭連劉成至是復及之為之心動諭貴妃
 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它上令太子白之
 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上速具獄毋株連癸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七

酉上御慈甯宮召閣臣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
 見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使朕有別
 意何不早更置外臣何意輒以浮言間朕父子耶因命
 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
 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
 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
 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
 上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申論再三諸臣始
 叩首出初從哲等進見時御史劉光復跪班後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問

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又前跪大言申奏上
 謂地近皇太后几筵大言非敬且越班進對失人臣禮
 令中使縛之下刑部重擬罪方從哲及廷臣力救不允
 宗人中尉充駟馬王昺疏救光復以詞激充劾幽禁
 昺襁冠帶聞任方挺擊事起光復亦請速下部院根究
 情實務期元惡伏辜以安慰皇太子以解通國之惑又
 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耳似不必言官託之為奇貨居
 之為元功也蓋為陸大受王之采等而發云 甲戌張
 差伏誅論三法司張差風顛奸徒闖入東宮持挺傷人
 罪在不赦著即會官處決內官龐保劉成嚴提審明擬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七

罪馬三道等應屬誣攀斟酌擬罪此外不許波及無辜
 先是上欲竝決保成至是中變遂先決差尋命司禮監
 隨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會勘龐保劉成皇太子復
 請從輕定罪從之 是月吳道南至京師故事廷臣受
 官先面謝始蒞任時上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
 入直方從哲為之請令先入閣視事張差之獄道南聽
 從哲指磨依違而已 山西巡撫吳士度言國家建藩
 頒爵自親王郡王至將軍中尉俱有定祿年來宗支繁
 衍間有無祿極貧或以擅婚私濫妾之子不敢請名者
 或已請名而家貧不能封者與孀婦身無所依者每名

月給米一石折銀一錢于各府正項糧銀內支給從之
六月丁丑司禮監拷掠龐保劉成于內廷遂斃之先
是詔下三法司會訊于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
劉登雲而不承罪奉東宮傳諭以仇誣從輕擬罪刑部
張問達等請再鞫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張差
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
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為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
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況慈甯召對
面諭竝決煌煌天語通國具聞若不付之外廷會官嚴
鞫安肯輸情既不輸情何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提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
陛下尤當明正典刑奈何任從展延下與天下共棄之
也上以二囚詞涉鄭氏付外廷議蓋滋乃潛斃之于內
言皆割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竝予輕比坐流配其
獄遂竟未幾問達解都察院事致異據明史王之案張
下三法司會訊于文華門遂供姓名鄭進劉登雲等語
此後不特外廷無會訊事即文華門亦無復訊事保成
之死係由內廷潛斃託言司禮監拷掠也三編誅張
差目中言上命司禮監隨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會
勘龐保劉成榜掠死此實錄書法且亦牽連並記也證
之明史張問達傳文華門但有會訊並無刑訊事而保
成之死非由三法司榜掠也三朝要典所載丁丑上諭
言保成業已割重身故此斃之內廷同禮監之手明甚
今據明史問 戊寅以久旱京師自三月至六月不雨

救修省 是月免許墅蕪湖關稅三分之一先是奉慈
聖太后遺詔免近京崎零雜稅因允臺臣所請罷蘆溝
稅至是應天巡撫王應麟言兩京竝重而陪京尤為根
本乞竝罷兩關稅故有是命 秋七月己酉振畿內饑
時畿輔久旱通州三河等處饑民乏食劫掠者眾薊鎮
總督薛三才以蠲振請詔發通州倉米七萬石振濟臨
清德兩倉米十萬石平糶竝發本屬備荒穀及收買鄰
近豐收地方雜糧以資之 甲戌停刑 八月乙亥楚
雄地震聲如雷人民驚殞 庚辰太常寺少卿史孟麟
請舉冊立皇太孫盛典以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

明通鑑卷七十五

四

劉光復上怒謫兩浙鹽運判官 是月改兵部侍郎李
鈺為吏部侍郎兼署都察院事 閏月庚戌重建三殿
時工部奏修乾清宮廡屋上以三殿久未鼎建諷吉宜
于本年命定期啟工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禮成後
從容構造 丁巳振山東湖廣饑時山東自三月至六
月久旱盜起貧民乏食巡撫錢士完請發帑振濟上命
以布政使庫貯解部稅銀六萬六千兩有奇本年臨清
應解稅銀四萬兩留東備振又以臨清德州倉米六萬
石振濟四萬石平糶湖廣水旱頻仍巡撫梁見孟奏請
災重者漕糧并折稍輕者折一征二其無漕南二糧處

所酌量加振從之攷明史本紀丁巳山東大旱詔留稅銀振之三編據實錄增入湖廣于

是月今 丁卯河套諸部犯延綏先是蒙克錫里舊作里等以挾賞不遂數沿邊寇掠總兵官官秉忠隨所向以勁旅遮擊屢破之遂遁去布色圖子即卜失菟三編一作巴什圖

濟農者舊作吉能士馬雄諸部為套中之主及是見布色圖

襲封順義王于是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會他

部塔類舊作鐵雷以痘創死妄言為邊吏所害而沙津舊作沙計

盜邊又被創去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

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甯塞諸城堡盡被

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

明通鑑卷七十五 五

半秉忠聞寇入急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

餘人會故帥杜松甯夏總兵杜文煥援軍至共擊之寇

始退文煥桐子也然猶駐塞下時鈔掠秉忠被劾罷方

候代沙津從雙山人犯秉忠設伏待之遂大敗去斬首

二百有奇 九月以兵部侍郎崔景榮兼管戎政以兵

部侍郎魏養蒙署本部尙書 京師五城分廠煮粥平

糶順天府尹李長庚請之也 冬十月辛酉京師地震

二次密雲潮河川等處同時震有聲攷明史紀志但書京師地震其地

震二次及密雲等處三編排實錄增今從之 十一月戊寅振京師饑民時

畿內饑甚巡按直隸御史過庭訓請通州三河縣全徵

折色寶坻密雲二縣准折十分之三平谷縣折十分之

五停順天府屬驛傳待支車輛等銀各屬應納邊鎮米

豆等銀永平等縣逋欠屯銀從之 是月御史翟鳳翀

言上不見廷臣已二十五年矣一旦召對天日開霽于

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乘便縷陳乃一切緘默不

言徒使劉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不釋恐輔臣一

日未安也降旨切責 十二月丙寅再振山東饑竝蠲

免稅糧以旱且蝗也 初李三才既罷忌者慮其復用

去年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

奪官廠為園囿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

明通鑑卷七十五 六

用銓部輒為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

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

勘乃詔徵儀借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

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

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

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

曰東林便成陷阱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

阻其進取朝上而下者惟史繼借諸人耳人才邪正

實國祚攸關疏入眾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

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之罷攻

之者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云

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百官賀正旦禮畢至端門有革任督捕凌應登突擊御史凌漢紳于門漢紳與應登同籍長洲遂通譜及漢紳爲御史以搏擊豪猾自任惡應登所爲不法先是應登緣事嚇取奸民王好賢四千金漢紳廉得發其狀應登亦許漢紳爲福清令貪贖及以賄得御史列欵上圖報復疏俱留中至是應登乘漢紳不備潛率其黨伏門側持鐵鉤擊漢紳敗面裂衣同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七

官力護得不死巡視皇城給事中元詩教以聞下九卿會勘互許情事禮科給事中余懋孳言互許竝議非法之平上以爲黨比奪懋孳俸漢紳坐交游不愼冠帶閒住應登謫戍雲南初中使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于吏中官邢洪前辱御史凌漢紳于朝上釋洪不問及漢紳爲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于是御史程鳳紳疏論貴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關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大阿倒持之勢上大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給事中郭尚賓亦

以直諫忤旨被謫江西布政使檢校時稱二諫 丁丑

易州及紫荆關天鼓鳴 庚辰振畿南六郡灾免稅糧

戊戌陝西洮州天鼓鳴 或異易州及洮州天鼓鳴明史五行志佚三編輯覽系之

六月重修三編摺實錄正月兩處天鼓鳴皆著日分而六月不書因摺實錄改入正月詳目中今從之

是月雨紅黑黃三色雪屋上多巨人跡 遣御史過庭

訓振山東饑上以東省饑民數多劫掠可虞命借太僕

寺馬價銀臨清倉米設法給濟于是戶部議發罔金十

六萬兩及分振米六萬石平糶米六萬石從之遣庭訓

往董其事仍敕速行以慰東人仰望之心時青州舉人

張其猷上東人大饑指掌圖各系以詩有母食死兒夫

明通鑑卷七十五

六

割死妻之語見者酸鼻流離入江淮間遂成人市尋庭

訓及巡撫錢士完以救荒事宜十二條上一定振規二

廣振地三勸倡義助振四留漕米十五萬平糶五開事

例量減銀兩自春至夏止六酌贖罪七搜帑藏八清驛

遞九寬禁約錢法鹽法權宜便民十通水利十一普振

米十二酌蠲停從之 以李銖任刑部尚書仍兼署都

察院事 二月戊申振河南及淮徐饑初准徐不登以

巡撫唐世濟言改折漕糧蠲免未完帶徵米麥及是又

發淮安府貯庫稅項溢額銀八千七百兩有奇竝借支

正項溢額銀八千兩易粟煮粥以贍饑民河南亦留稅

銀四萬二千餘兩糶穀振之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賜錢士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益黔
中劉崇師自平播後銷兵太多營哨非舊各種夷賊生
齒日繁貴州上六衛平定銅仁大江小江等處無日不
報苗警而苗仲殺虜職官焚劫屯堡延袤數百里受禍
尤慘諸苗南抵滇西抵蜀東南抵西粵種類實繁皆屬
土官管轄多桀黠不能制且縱使劫掠陰利其貲不欲
剪除苗仲孤已羽翼也黔撫張鶴鳴以為不大創之則
黔旦夕難保而黔兵不滿千且事關三省非貧黔所能
獨舉乃與各道臣募兵一萬調土司兵二萬四千餘先

明通鑑卷七十五

九

勦平定後及兩江然後分兵十路截仲賊之後而洗其
巢計一年可收廓清之效而糧餉不繼恐募兵渙散請
發帑金十萬兩兵部議以馬價銀六萬兩予之 夏四
月戊午河南盜起時舞陽泌陽西平遂平等縣盜賊數
百人白晝嘯聚撫臣以聞上以羣盜結聚日久地方有
司隱匿不報降旨切責仍論文武各官防禦勦撫務期
撲滅以遏亂萌 是月以侍郎李汝華陞任戶部尙書
山東復蝗 六月壬寅河套寇犯延綏初官秉忠之
敗都督僉事杜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以總兵官代秉忠
鎮延綏寇屢鈔邊文煥連敗之于保甯長樂斬首三百

明通鑑卷七十五

十

有奇西路酋浩爾齊布延泰等懼相率降惟東路濟農
沙津等猶恃地險駐高家堡柏林仍要請封王補賞文
煥復集兵襲破其營斬首二百五十敵皆披靡而西路
乞盟益亟浩爾齊諸部相與攢刀立誓獻罰九九而退
九九者部落中罰馬駝牛羊數也 丁卯河決開封先
是五月河決徐州狼矢溝由蛤鰻周柳諸湖入沔河出
直口復與黃會及是復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
大隄下陳留入亳州渦河陳杞睢等州咸受其害先是
巡漕御史朱堦請修復泉湖言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
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復導洙泗泲沂諸水以佐之汶雖
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
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力分益薄況此水夏
秋則漲冬春而涸無雨即夏秋亦涸禮逆慮其不可恃
乃于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
曰水櫃漕河水漲則儲其溢出者于湖水消則決而注
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故旱澇恃以無恐及歲久禁
弛湖淺可耕多為勢豪所占昭陽一湖已作藩田比來
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索水櫃茫無知者乞
救河臣清核亟築隄壩斗門以廣蓄儲上從其請方議
濬泉湖而河決徐州運船迎溜艱險督漕侍郎陳薦開

武河等口洩水溜乃平 秋七月壬午西北有流星行入貫索二星隨之給事中熊明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于晉地流星晝隕于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雷燬內監樓居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禳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寶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察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部觀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成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枝可濫選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漁黔之守令皆窮途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上不省

及墨熊明遇上書見明史本傳輯覽系之六月天鼓鳴下重修三編改天鼓鳴人正月又

于七月增流星入貫索載 乙未套寇沙津濟農等復明遇疏于目中今從之 犯高家堡誘殺都指揮王國安 及墨王國安明史本紀作與今據三編糾 蒙克錫里連犯雙山波羅二堡總兵官杜文煥擊敗之 追奔二十餘里斬首四十一級而還濟農等懼又知西 部已和勢孤弱亦乞和獻罰九九者二當是時寇眾號 十萬分四十二枝力寡備多又屢不得志始次第歸欵 延緩遂少事 是月河南賊平 上遣內侍至工部侍 郎林如楚私寓宣中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理咸安 宮也輔臣言明旨傳宣定例必由內閣下科臣然後發 抄若不由內閣不由科發不經會極門不由接本官編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賈實會極門原名左順門凡京官上 下接本俱在此南入為內閣票本處 部臣之私寓則從來未有之事向來建議諸臣以旨從 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不預聞乎工科徐紹吉等亦 疏諫不省 應天溧陽等處水江甯廣德常鎮淮揚等 處蝗河南旱蝗捕斗蝗者官給斗穀穀盡蝗愈繁有闔 戶自經者土鼠千萬成羣夜銜尾渡江南絡繹不絕一 月方止江西水大漲民居蕩析浮屍蔽江廣東南韶等 處淫雨匝月田禾盡淹陝西旱 八月戊辰日中有黑 子 是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言孝陵元旦清明 長至三大祭文物俱備中元孟冬兩忌辰及萬壽節五

祭向止陳設酒果應加用牲帛祝文從之 陝西巡撫
龍過奇言秦民包稅其苦有三一曰包賠無著之苦天
下稅課例屬商賈若秦則三面臨邊商賈罕至向來稅
額皆派之丁畝及津梁陶穴築傭之輩今凶荒死徙村
里為墟即向來瑣科無從矣一曰稅額獨多之苦秦邊
地也瘠土也遠在江南腹裏者勿問即與秦連界者東
則山西西則四川稅皆萬許即大藩如河南亦六萬餘
秦肥瘠視三省迥殊而稅額多至十萬即蒙恩減而已
減之額尚浮于三省未減之額矣一曰牽誤邊餉之苦
民止此財官司既督以賠稅自不能并力以輸邊計秦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民十八年已輸過稅額一百五十萬而坐連邊餉則已
二百四萬足此誤彼明驗不爽此包稅所以不可不罷
也疏入不報 皇太子出閣講學時東宮輟講已十二
年廷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以詹事府詹事
劉一燝少詹事韓爌為侍班官右庶子張邦紀趙師聖
左諭德公孫右諭德龔三益薛三省楊守勤為講讀官
皇太子進執事諸臣及賜酒饌皆稱先生進對進做敏
妙合法中外大悅然一講而輟後不復更舉矣實皇太子
子山閣講學太祖初于大本堂後于文華殿天順
二年定儀注有侍書官侍習字所謂進做者是也
九月山東盜大起去年東省饑有蒙陰盜暨旗稱王殺

官兵沂州盜七百餘乘馬彎弓搶劫糧畜樂昌縣盜三
百餘嘯聚焚劫費縣濟陽亦多白晝搶掠者于是饑民
皆起應之所在攻劫御史過庭訓以聞上令相機捕除
首惡餘設法解散時劇盜張國柱引眾五百人以絳帛
抹首入安邱令懼而逸賊坐正廳事指揮其黨劫庫藏
破械出獄囚有縣民王灌者以死罪繫獄乃詐降賊標
旗為順號予之俾巡視灌密戒諸囚無動動者死矣陰
結縣令為擒賊計約城外張軍聲以撼賊入而宣言於
賊曰官軍至矣何不去賊踉蹌出城未及半灌闔扉堅
守手刃一賊持其首號召吏民令鄉兵各去其帽曰抹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首而絳者賊也復立斫渠魁十餘人于是城中人并獄
囚並起逐賊盡殲之灌搜獲賊所劫庫物還之官事既
定東身入獄巡撫李長庚言灌一罪囚耳而倉卒成定
亂之功其伴為從賊智也戮力殲賊勇也事平就獄口
不言功忠也雖殺人者死國有常刑而會典亦有犯斬
立奇功准贖之例乞寬一面開義士自効之門上命釋
之發異聞史本紀系山東盜起于七月旱蝗之
下三編入之九月並據實錄增目今據書之 兵部
尚書言前以孝定皇太后大喪停換三年今大禮已竣
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冬十月丁未停刑 甲子
烈風壞正陽橋坊 是月益九邊餉先是九邊餉缺閣

臣日請發帑上以二王婚禮不敷為詞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言今日之一二百萬撫之而有餘他日之幾千萬安之而不足也乃括內府銀三十萬兩戶兵工部銀八十萬兩給之十一月己巳夜隆德殿災大學士方從哲等言禁城離照之地而橋坊隕于暴風宸居嚴闕之區而殿宇飛為烈焰旬日之內奇變叠呈此豈可以尋常視之苟且應之決非青衣角帶之故事所能挽回亦非減膳撤樂之彌文所能消弭惟陛下以恐懼之真心行修省之實政破因循之積習振明作之治功時事之壅滯者盡為舉行羣情之鬱結者悉令舒暢庶幾人心

明通鑑卷七十五

可得天變可回矣 是歲正月

大清

太祖高皇帝受羣臣尊號建元天命元年初

太祖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侵

大破其眾事在辛卯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誘將

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輝發

貝勒拜音達哩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率兵滅之撫定

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俘釋遣歸國

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遂大舉伐之布

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先以蒙古字合創立滿洲文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定旗制初削平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諸國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規模宏遠帝業已成至是諸貝勒大臣等奉表勸進竝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四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東部宰桑犯開原 是月山東

賊平先是平張國柱殲其黨復有盜渠周堯德張計緒

張文朗等各立頭目于泰山歷城章邱萊蕪等處出沒

行劫稱堯德為紅竿大王復改稱平師王所至焚劫擄

掠支解事主截殺官兵巡撫李長庚等遣兵先後勦捕

明通鑑卷七十五

禽斬至是餘黨始散 二月戊午以去冬無雪入春不

雨上憂農事露禱官中遣官祭郊壇因勅廷臣實心修

省未幾雨雪降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言君之尊猶天

也臣之有所祈于君猶之祈天也其為齋心而祝披悃

而陳者視三農之望雨不啻過之而心力徒勤挽回莫

效甚至疾呼痛哭而上若不聞累牘連章而上如不見

是常人之所可必于天者臣不能得之于君豈天可問

而九重之內不可問乎因擇切要時事求次第舉行不

省 是月大學士方從哲等言今早入朝有百餘人羣

聚長安門外環跪號訴詢為鎮撫司監犯家屬言本司

理刑缺官無人問斷監禁日久死已相繼是有罪者不得遽正厥法無辜者不得早雪其冤乞即簡補問官以便審錄不報政異明史本紀書鎮撫司缺官于二月辛未按二月無辛未紀承戊午之下疑辛字為己字之誤也今封福王庶長子由崧為德昌王萬曆十年定郡王初封係帝孫者儀仗全給係王孫者免至是命給全儀仗如例 三月乙亥江西水災詔留二監稅額銀二萬兩振之從巡按御史陳于廷請也 是月始命考察京官吏部尚書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司其事誌亦浙黨所推轂者也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

明通鑑卷七十五

毛

之誌受成而已一時齊楚浙三黨盤踞言路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擊異己為事初葉向高秉政黨論方興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為東林逐之殆盡向高不能救此方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之一空政異考察京官向例正月舉行本年三月始奉詔故通紀從信錄皆書之而從信錄以為三月初八日今系之三月下夏四月辛亥黜刑部主事王之宋為民仍奪誥命初之宋發龐保劉成事上欲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也至是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劾之宋貪縱遂黜之 是月署兵部尚書魏養蒙罷

以兵部侍郎崔景榮署代 五月甲戌鳳陽地震天鼓鳴乙亥復震 丙子以久旱再論修省 是月閣臣法司請熱審不報政異明史本紀系之六月 六月丙申畿南大饑有司請振不報 是月以先賢周慎頤後周汝忠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汝忠慎頤十六代孫也初周冕承襲見景泰七年 傳至元孫濟至是濟卒請以其從弟汝忠襲汝忠有是命政異汝忠為濟之從弟見明史儒林傳濟為冕之元孫以冕為周子十二代孫繼之則濟與汝忠皆周子十六代孫也三編目中作十七世孫今據儒林傳書之 秋七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丁卯吳道南以憂去初道南典會試舉子有以代倩獲第者湯賓尹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

明通鑑卷七十五

美

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譏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言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上為謫文炳于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上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 戊辰夜雲陰雷電雨雹大如栗自西南來狂風驟起屋瓦俱震壞社稷壇門及東中門五鳳樓東華門樓竝毀 是月貴州苗亂巡撫張鶴鳴討平之先是鶴鳴奏知府孫崇先守備孫開祚等擒斬逆苗于平洪邊十二馬頭計一千二百名顆俘獲六百餘人及是復奏孫坪擺朋壘之

捷黃土寨賊首老蜡雞以八十房踞猱坪勾約集石頭等寨賊首阿寅等各數十房推老蜡雞為王貫鷺等為軍門總兵等官憑險負固內監軍安平道謝參政集諸營兵及都司張鶴神等三路並進分奪三關賊據本壘猖悍如故復令土舍王國奇者用間招降苗仲羅童等設伏擒斬三百餘人老蜡雞死猱坪始靖三編實錄猱坪即猱坪峯憤如削上有仰天窩有九井平地可容數千人壘明堡在猱坪南壘後負河環山叠通三路路各有關九月河套寇犯葭州神木抵黃河口總兵官杜文煥等禦却之 冬十一月丙戌宣禧宮災 是歲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福建廣東皆先後告災廷臣有司

明通鑑卷七十五

元

請振率寢不報

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振廣東饑以上年灾故也 是月吏部尚書鄭繼之致仕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祭典為終身之玷及上之世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廷臣水火之爭莫甚于辛亥丁巳然辛亥之察吏部猶能力持之至繼之生丁巳京察則閣部合而為一以致黨局勢成互相報復而繼之亦以篤老累疏乞休輒慰留不允至是稽首闕下出郊待命上聞之始賜乘傳歸 署兵部尚書崔景榮乞致仕不得命至是封印出城去 三月振陝西饑陝西西安南

甯等州縣去年俱被灾至是始以應解稅監正耗銀二萬二千兩及延綏管糧衙門贓罰銀三千兩並留復稅銀一年分別振之按明史本紀不具三編夏四月

辛卯京城自正陽門外至宣武門約三里餘河水盡赤深如潰血經月乃止 甲辰

大清兵至撫順圍其城執一人遺書諭游擊李永芳降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許通欵旋令軍士備守具時

大清兵已樹雲梯登陴永芳遂出城降守城于總王命印死之于是撫順東州瑪根丹三城及臺堡寨共五百

明通鑑卷七十五

辛

餘悉下徙城中人口歸廣甯 庚戌總兵官張承廕帥師援撫順承廕故都督臣子也時巡撫李維翰趣之急承廕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諸營並發次撫順承廕據山險分軍三立營浚濠布列火器甫交鋒

大清兵號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

二舉朝震駭時察罕部胡士克圖察罕見前胡士克圖舊作虎墩菴乘隙擁眾挾賞而西部阿蘊妻繼舊璠達勒舊作滿旦亦以萬騎入掠薊鎮白馬關及高家馮家諸堡遊擊朱萬良被

圍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詔速維翰贈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予世蔭廷相以下贈蔭有差明史本紀克撫順及張承廕敗沒皆在四月一甲辰一庚戌也三編綱目月日同從信錄言是月十五日撫順陷二十一日張承廕敗沒以歷推之是年四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二十一日庚戌與明史合史稿系承廕敗沒于閏四月乙丑在庚申起楊鎬之後似誤也今據明史三編閏月庚申起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遼東初征倭事竣以三十八年起鎬撫遼東襲綽哈一作兆哈于鎮安破之田生金劾其開釁時遼左多事鎬力薦李如梅請復用為大將為給事中麻億御史楊州鶴所劾鎬疏辨乞休旋引去及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侍郎往經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畧時遼左乏餉及兵以戎政尙書薛三才言調登州兵一千五百名南京水陸二營兵三千名赴援并發內庫銀十萬兩餉軍尋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所發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為不用朽蠹之象當今邊事孔棘儻多特發速成大捷則化無用為有用又金花銀每歲一百二十萬有奇正統前雖屬左藏然會典載各邊緩急取足其中嘉靖改隸太倉專以濟邊不許別項那用皇上初年移入大內遂致太倉缺額兵餉日虧若使在內者概從捐發在外者概允歸還庶于邊事有濟疏入不報 丁丑夜殷家莊堡平頂

山堡臺杆八同時火甲申煖閣廠膳房俱火 丙戌日甲有黑子凡三日有黑氣出入日中摩盪經久不散是月以戶部尙書李汝華兼署吏部時方召趙煥未至也 山西地震墜死五十餘人 五月丁未

大清兵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先是巡撫李維翰自四十四年受任無歲不用兵又值稅使高淮頻年股削軍民方困維翰庸才玩愒邊事日壞至是罷回聽勦乃以經畧楊鎬兼巡撫事尋以太常少卿周永春撫遼佐鎬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 是月貴州苗復亂巡撫張鶴鳴討平之時諸苗不靖在定廣威平則有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阿絲蒲三王安老寡整等在洪邊則有王應利羅文戴廷鸞等在勻哈平越則有王三王汝臣王守武吳惟正吳起龍王維翰等在安籠一帶則有郎豹郎做郎狼等俱招亡納叛劫殺官民截留京餉道路阻絕鶴鳴俱命官遣將以次平之 贈故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少保甯遠伯如松戰沒于遼東見二十六年上震悼令具衣冠歸葬至是加贈立祠賜諡忠烈授其長子世忠錦衣指揮使掌南鎮撫司仍充甯遠伯勳衛復蔭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卹典優隆皆出特恩云國朝以上三條三編皆據明史列傳參之實錄書于五月下 六月辛巳蒙古綽哈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柏

督諸將擊却之先是張承應敗沒文武大臣英國公張
惟賢等合疏薦如柏堪任遼東事時如柏引疾家居二
十餘年特詔起之遂填遼東 壬午京師地震 是月
戶部奏遼餉會議三百萬兩今內帑已發一百萬南京
戶工二部五十萬岡寺水衡八十萬共止二百三十萬
兩此中未解者尙多而數月來調兵安家諸費已及五
十三萬有奇前科臣條議俊秀輸貲則東省救荒會行
之裁衙役工食之半往歲征倭亦一行之乞卽援故事
允行詔如議 復以趙煥爲吏部尙書代鄭繼之也時
三黨勢盛而齊人元詩教尤張甚詩教閣臣方從哲門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生而煥其鄉人也時煥年已七十有七詩教以爲老而
易制力引代之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
望益損上終以煥清操委信之 是夏有司請熱審仍
不報 秋七月丙午

大清兵自鴉鵲關入圍清河堡城守城副將鄒儲賢參
將張施以兵萬人固守城上巨礮矢石俱發
大軍樹雲梯以登遂克之儲賢施皆戰死其一堵牆鹹
場二城官民皆棄城遁乃毀二城盡遷其糧穀而還清
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驍陽北距瀋陽清河旣
失全遼震動先是檄調山海關保定鐵嶺大同廣甯開

原諸路兵赴援尙未出關特賜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
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于軍至冬四方
援兵始集 是月京師地震明史本紀書京師
志同三編則云六月震七月九 以黃嘉善爲兵部尙
書嘉善以前年十月召至是始任 八月壬申開海運
通餉遼東時議行登萊海運山東巡撫李長庚言自登
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
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
官陸行至廣甯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
費一金部議以爲便詔行之 庚辰乃蠻等七部款塞

明通鑑卷七十五

三

辛巳停刑 九月壬辰以遼師乏餉有司請發各省
稅銀不報放異請發餉事明史本紀系之八 辛亥加
天下田賦時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請加派
直省正賦惟貴州地磽有苗患不派其浙江十二省南
北直隸照會計錄所定田畝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
釐五毫實共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有奇軍務竣時
卽行停止從之三編實浙江派銀一十六萬三千四
一十四萬四百二十九兩九錢四分四釐湖廣派銀三十三
萬三千四百二十二兩九錢一分一釐福建派銀四萬六
千九百七十八兩七錢五分二釐山東派銀二十一萬
七錢四分五釐山西派銀一十二萬八千八百一十三
兩七錢四分五釐河南派銀一十五萬九千五百五十三
兩八錢三分一釐陝西派銀一十萬三千五百二十

三兩四分七釐四川派銀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八分五釐廣東派銀八萬九千九百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廣西派銀三萬二千九百兩二錢六分一釐雲南派銀六千二百九十七兩七錢五分五釐南直隸派銀二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四兩四錢四分七釐北直隸派銀十七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六錢五分八釐七毫

壬子茂陵災憲宗陵也 乙卯京師地復震山西

州縣十有七及紫荆關偏頭神池同日震甘肅紅崖堡

震聲如雷遼東寬甸海蓋間亦震 是日有長白星見

東南濶尺餘長二丈餘東至軫西至翼十九日而滅

冬十月辛酉昏有星如斗隕于南京安德門外聲如霹

靂化為石重三十一斤景善鄉亦墜星石二重一百三

十斤國朝明史五行志重二十一斤而景善鄉 乙丑

明通鑑卷七十五 彗

有彗星長丈餘指東南漸移西北掃犯太陽守星入亢

度掃北斗璿璣文星五車暹紫微垣右凡三十四日乃

滅國朝明史天文志彗見十月乙丑至十一月甲辰乃

滅是四十日也史稿作三十九日惟二編目中作三

十四日本之 十一月甲午以災異敕修省大學士方

實錄今從之 從哲言皇上遇災而懼欲與臣工共圖修省以冀挽回

古帝王克謹天戒亦不過是但青衣角帶停刑禁屠皆

文也必如臣所請郊廟臨御補閣部臺臣舉廢宥懸罷

徵停織批發如流方為修省實政臣近窺皇上留心泣

事加意用人其機已動但能擴而充之由一事以至事

事由一人以至人人太平之治可致何但災變足弭哉

十二月丙辰以加賦禁有司徵耗羨 丁巳河套部

長蒙克錫里即猛克什來降

明通鑑卷七十五 彗

明通鑑卷七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六 起屠維協洽盡上章浚濼凡二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七年春正月甲寅晦有彗星見東南長數百丈光芒四射末曲而銳或曰蚩尤旗時上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輔臣方從哲與兵部尙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經畧楊鎬進兵會長星竟天議者以爲兵敗之徵云 二月乙丑楊鎬誓師于遼陽初海西衛有扈倫四部曰葉赫曰哈

明通鑑卷七十六

達曰輝發曰烏拉亦謂之南關北關而葉赫居北偏處開原鐵嶺間先是

大清兵征四部南關哈達降遂滅輝發烏拉于是葉赫勢益孤會

大清兵克撫順清河留兵戍守

太祖高皇帝將親率六師深入葉赫葉赫告急于邊吏遂起師鎬議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督兵四萬出北路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僉事潘宗顏監其軍別以都司寶永澄監葉赫軍總兵官杜松督兵六萬由撫順出西路佐以總兵王宣趙夢麟兵備副使張銓監其軍總

兵官李如柏督兵六萬出南路由鴉鶻關趨清河兵備

參議閻鳴泰監其軍總兵官劉綎督兵四萬出東路會

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兵備副使康應乾監其軍別以

都司喬一琦監朝鮮軍名總兵官誓神明宣軍令斬撫

順陣逃之指揮白雲龍以徇于衆期以二十一日後分

道出塞會師于二道關 是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

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卽以李長庚爲之長庚奏

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按

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

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東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

明通鑑卷七十六

庚請留金花銀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

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

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

改折一半無損于上有益于下他若陝西羊羴江浙織

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計上報言金花籽粒本祖宗

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

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一年稅銀盡充軍費 三月

甲申西路總兵官杜松敗績時天大雨雪楊鎬兵不前

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

薩爾滸谷口舊作撤時

大清方築城界藩山上舊藩作凡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

護之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

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

明日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

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藩以為援而

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薩爾滸山又明日六旗兵大戰

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

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兵大敗松與趙斐麟王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宣皆歿于陣橫屍亘山野流血成渠

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 乙西北路總兵

官馬林敗績林方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杜松敗急據

尙間厓環營三濠火器列濠外以騎兵環衛監軍潘宗

顏別以萬人營裴芬山距尙間厓三里許而松之後隊

游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別營于幹琿鄂謨地

皆駕大車持堅楯相犄角

大清兵先以五百人步乘之斫其車楯繼引騎士衝擊

念遂希泌戰沒于陣

大清兵遂疾馳尙間厓林兵方布陣

大清兵登山以望見營內兵方與壕外兵合亟下馬步
戰諸貝勒怒馬斫陣奮勇直前林兵大潰副將麻岩等
陣沒林僅以身免

大清軍復集兵攻裴芬山宗顏與游擊寶永澄守備江
萬春通判董爾勵及所部健丁衝突鏖戰自晨至午力
竭不支全軍盡沒而葉赫約以兵助宗顏行至開原中

固城聞敗遁去初宗顏為戶部主事條具遼事芹議時
論遼之尋往督遼餉會開原道缺補用遂監軍陰知馬
林不可共事未出師前遣書楊鎬言林庸懦不可當一

明通鑑卷七十六

四

恐身亦難保至是果如所料戰沒之日骨糜肢裂其狀
尤慘事聞上為賜祭葬立祠謚節愍 庚寅東路總兵

官劉綎敗績時西北兩路兵敗楊鎬聞之亟檄止綎及
李如柏二軍如柏得檄還而綎軍已涉險深入距都城

五十餘里尙未知西北敗信也時

大清兵五百守棟鄂路舊棟聞綎軍至逆戰綎縱兵圍

數重五百兵潰失二裨將傷五十人綎軍行皆持鹿角

止即成陣礮車火器甚練

大清兵聞其節制嚴整乃使降卒之黠者持杜松令箭

往言西軍已薄敵城趣之速進綎不知松死但以無礮

號為詰卒詭詞返亟令傳礮縱行二十里聞礮聲大起
心恐西路軍專其功亟下令棄鹿角而進道狹分四萬
兵為四軍前二軍皆其精銳第一軍陣阿布達里岡將
布陣

大清兵先登岡出其上乘高擊之縱軍殊死戰

大清兵復以一軍趨縱西從旁夾擊縱軍不能支其二
軍之在後者復為

大清兵所乘大潰縱戰沒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突圍
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脫者無幾時監軍康應乾及監
朝鮮軍喬一琦營于富察之野

明通鑑卷七十六

五

大清遂移師邀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狂風驟
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營大亂

大清兵趨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數百騎免一琦
亦為

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鮮營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
全景瑞懼率眾降一琦投崖死事聞上遣中使祭陣亡
將士恤縱家縱於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雄平朝
鮮倭平播酋平裸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縱死舉朝
大悚邊事日難為矣縱所用鑕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
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天啟初贈少保世廕指揮僉事

立祠曰表忠致異事具明史縱傳惟杜松合箭一事明史三編皆不具今據魏源聖武記增入 辛丑賜莊際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

午起大理寺丞熊廷弼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楊錦
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遂有是命 夏四月癸酉盛

甲厥災時邊事日急馬匹盛甲器械不敷兵士恤家行
糧諸需均缺兵部尚書黃嘉善議各直省絕軍變產銀

缺官柴馬銀拖欠太常寺馬價銀皆宜全解臣部又各
直省稅契銀布政司吏承納班銀各州縣倉穀平糶一

半折價銀各憲司積餘鹽課銀又如中州之河工節省
銀兌軍買米樽節銀王府宗藩勳臣土司議助銀內外

明通鑑卷七十六

六

各官捐俸銀皆半解兵部為恤家買馬之用現在暫借
太僕寺銀十萬兩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南京戶部銀十

萬兩南京工部銀十萬兩早購馬匹以濟急需其應造
盜甲器械聽工部議動項速造務祈兵到即給以便訓

練從之致異事具明史縱傳惟杜松合箭一事明史三編皆不具今據魏源聖武記增入 是月京師宣武門響聞

至東御河水復赤 兵部尚書黃嘉善言楚蜀黔三省
俱鄰苗穴然楚蜀轄苗雖多各有土司為之領袖不能

侵入其勢猶緩若黔則界於二省苗夷之中轄苗雖少
逼近巢穴以故掠堡焚屯罹禍為甚及其三省失事又

互相推諉竟未有擒緝以靖匪茹者是黔以一省而獨受三省紅苗之害也今黔撫張鶴鳴議三省各照所轄苗寨要隘委官撥兵嚴加防守分轄屬以專責成究出劫以懲橫暴至不得已而用兵三省亦各照苗寨多寡派出兵餉則合各省之力自成一鼓之功應令湖廣湖北道行永保二宜慰司四川東道行西平邑石四土司謂酉陽平茶邑貴州即令銅仁鎮可撫則同撫可守則同守可征勦則同征勦防守視失事之有無功罪視地方之安否三省毋得岐視推諉從之 福建盜起時漳州府奸民李新僭號洪武結海寇袁八老等率其黨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七

千餘人流劫焚燬勢甚猖獗巡撫王士昌檄副將紀元憲沈有容等率官兵討平之 五月以戶部尚書李汝華兼署工部以林如楚罷也 六月丁卯總兵官馬林敗沒于開原時

大清

太祖高皇帝親率兵四萬攻開原軍行三日天雨河漲乃遣兵百人陽使趨攻瀋陽潛偵開原路無雨不濡遂進軍平旦薄開原城時林敗後尚不知斂兵保城盡出陣四門外至是聞警與副將于化龍權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嬰城守城上

列兵少許餘皆在外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東門外所陳兵敗之眾兵爭入城闔擁于門

大清兵奪門搏戰而攻城之兵雲梯未布即登躍上城堵禦不得渡盡殲之鄭之範先遁得脫林化龍貞守志懋官皆戰沒林子然燭俱隨父沒于陣時鐵嶺衛率兵

三千來援為

大清兵追擊敗之遂進兵鐵嶺攷馬林二子隨父沒于陣見三編質實中今插增又殉節錄有開原死節之遼海衛經歷張奇策書之天啟元年然破開原非天啟元年事也今增識于此

明通鑑卷七十六 八

癸酉擢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遼東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與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上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社餽~~遺~~嚴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及楊鎬喪師起廷弼宣慰遼東廷弼方家居聞命晝夜馳二百餘里赴闕候勅書關防不即給上疏言遼東軍民及

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
良民赤子也無辜而驅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
全城死或全營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軍散之日遼瀋
餘民放聲大哭魂魄雖收頭顱猶寄人有百死而無一
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皇上於此
時惻惻心動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
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
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
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
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

明通鑑卷七十六

九

此又誰不忠義感慨捐糜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
佐軍出死力以制敵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
于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潰不可收于一旦也皇上
亦何憐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以慰此一方
之人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腔之血于朝
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早給出關刻期報命疏入
從之未行而經畧之命遂下 秋七月丙午
大清兵克鐵嶺時鐵嶺被圍城外各堡兵俱退入城不
得入者悉潰散

大清兵進攻城之北隅守將游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

泰督兵拒守鎗礮矢石交下

大清兵乃登雲梯毀牌堞推鋒突入城上兵驚潰成名
鳳鳴克泰陣歿餘衆盡殲時總兵李如楨守鐵嶺鐵嶺
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會其兄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
高貲者悉隨之西城中爲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
陽及鐵嶺被圍如楨擁兵不救城遂下初熊廷弼受命
未行而開原已失乃上言遼左京師有背河東遼鎮腹
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
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
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

明通鑑卷七十六

十

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上報允賜
尙方劍以重其權廷弼乃行及是廷弼甫出關鐵嶺復
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
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
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督軍士造戰車治火
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
集兵十八萬分布髮陽清河撫順柴河鎮江諸要口使
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選精悍者
爲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徐議相機用兵上從之廷
弼初抵遼卽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

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耀兵
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
是人心始安 是月大學士方從哲率大小臣工伏文
華門合詞叩乞下京營總協薊遼總兵及閱視科臣增
兵發餉章奏大奮乾斷立賜批行不報預異請發章奏
明史本紀系之
六月甲戌及九月戊子史稿但書于九月戊子輯覽亦
書之九月重修三編據實錄是年請發章奏凡兩次一
係七月一係九月並分書之疑本紀 召南京戶部尚
書周嘉謨為工部尚書 八月乙卯山東蝗 癸亥逮
楊鎬下獄初四路總兵之敗御史楊州鶴劾鎬失機上
不問及是開原鐵嶺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乃下詔獄

明通鑑卷七十六

十一

論死 辛未

大清兵克北關滅葉赫時葉赫貝勒錦台吉居北關東
城布揚古居西城

大清以薩爾濟之役葉赫助兵故定計攻討遣一軍圍
布揚古而以大兵圍錦台吉士卒冒牛皮蔽矢石奮擊

破其城錦台吉就執布揚古無援亦窮蹙出降于是葉
赫屬城俱下預異克北關月日見明史稿三編亦系之
八月並據 本朝 太祖高皇帝實

錄增入滅葉赫本末以四略之 九月庚辰停刑 戊
子廷臣再伏文華門時邊警日至方從哲等請上御文

華殿召見廷臣面商戰守方畧吏部尚書趙煥又率廷

臣詣文華門固請上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
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
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却之
乎上深嘆焉 是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東士馬初
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
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
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
之後黃綠復吏科尋有是命預異輯覽系姚宗文閱遼
于四月重修三編據實錄
九月今從之 徵土司援遼經畧熊廷弼請之也廷弼
言川兵精整可用請令湖廣宣慰司兵八千四川永甯

明通鑑卷七十六

十二

宣撫司兵五千西陽宣撫司兵四千石砭宣撫司兵三
千令各帥親率而以夙將為大帥統之向夾土司止于
附近省分調遣故官無加銜之例兵無安家之例今自
西南極于東北道遠疲苦體恤當周土司正官應加銜
以示優異並給安家銀兩以示鼓勵從之 冬十月丁
巳振京師饑 十一月己丑諭禮部祈雪 是月兵部
尚書黃嘉善引疾罷歸以兵部侍郎楊應聘署本部尚
書 十二月辛未鎮江寬甸發陽清河新募援兵潰先
是遼陽人御史劉國縉坐大計謫官及遼事起廷議用
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為兵所

募一萬七千四百餘人分置鎮江寬甸發陽清河等處及是清河兵全伍散去鎮江寬甸發陽亦逃過半熊廷弼聞于朝詔切責國籍令廷弼設法查拏處置由是國籍益怨廷弼是月再加天下田賦姚宗文請之也議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為限再于直省田地按畝加派于是復加三釐五毫增二百萬有奇以倉場尚書張問達署左都御史戎政尚書黃克纘署工部尚書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朝鮮乞援初四道之役朝鮮以兵助楊鎬為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大清兵所敗兵將或降或陣歿國王李琿告急詔加優恤朝鮮貢道添兵防守其鎮江等處所設兵將令經畧熊廷弼調委及是時

大清兵既破葉赫降蒙古宰桑等進攻朝鮮琿上疏乞救畧言聞已設兵毛牛寨萬遮嶺欲畧寬甸鎮江等處寬甸鎮江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若從發陽境上鴉鵲關取路遶出鳳皇城寬鎮昌城俱莫自保內而遼左八站外而東江一城聲援阻絕望速調兵共相犄角以固邊防時遼鎮塘報傳稱朝鮮已歸欵

大清朝議遂謂瑯陽衛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

其說紛拏瑯疏辨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請降勅曉諭以安其心上是其議然勅令陪臣齎往不遣官也三編質實朝鮮貢道初由定遼舟直達京師成化十七年朝鮮使臣歸國道經鳳凰山下遇掠奏乞于舊路南別開一路以便往來因築鳳凰城周三百八十步二月庚戌雲南及肇慶惠州荊州襄陽承天沔陽京山同時地震癸丑午時日生交暈如連環下生背氣一道黃白色左右生戟氣青赤色白虹彌天良久始散大學士方從哲言日生交暈背氣戟氣並見占者謂戈戟相傷之象人心皇皇皆以邊事為憂皇上宜如何恐懼修省乃屢蒙傳示聖躬不安見在調攝若惟

明通鑑卷七十六

四

恐臣下有所祈請者不思臣下之奏請即可少緩朝廷之機務豈容久停邊方之警報豈容暫止惟望即日召見羣臣講求邊畧簡發吏部推官各本大僚巡撫科道各官及都察院題差盡賜允用庶人心可慰天變可回不報三月庚寅復加天下田賦時遼餉缺乏經畧熊廷弼言四十七年十二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現貯庫銀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各倉糧草止數千石尙不敷補支去年十二月未領之數豈單到今日尙不餓馬到今日尙不瘳不死而邊事到

今日尚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塔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得無銷兵太速釀禍太劇耶疏入下戶部等衙門議令各直省田地每畝再加派二釐以敷兵工二部之用從之通前二次加派共增九釐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 夏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后性端謹善事孝定太后皇太子在東宮危疑者數矣調護備至鄭貴妃顯寵后不較也正位中官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稱及是崩謚孝端 戊午上不豫召見方從哲于宏德殿

明通鑑卷七十六

五

跪語良久從哲請補闕臣用大僚下臺諫命上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是月徵石砭女士官秦良玉率兵援遼良玉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從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為遠近所憚嘗從征播州有功遼事急徵良玉兵良玉因遣兄邦屏弟民屏以數千人先行朝命賜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民屏守備良玉奏言所將之兵止三千餘恐軍聲不振欲調在川土兵三千五百餘名成一臂之力再乞假給戰車火器半馬半步奇正相兼庶臣志可展報可禮部侍郎何宗彥署尚書以去冬乞歸署代無人閣

臣方從哲屢以右侍郎孫如游請及是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處分無滯時白蓮無為諸教盛行宗彥曾疏請嚴禁至是如游復申其說從之 致異三編書之三月今據七卿表如游以四月 署尚書因 巡按江西御史張銓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辟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聯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脔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之請叫閭不應

明通鑑卷七十六

六

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初遼事之起也楊鎬方議四道出師銓馳疏言敵山川險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塞為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間諜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有直言開儲講先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柏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鎬約束以一專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為明鑑又

言廷議將恤張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
無謀猝與敵遇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
死戰是謂無勇臣以爲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
薦熊廷弼銓所言皆關軍國安危而上與當軸卒不省
及挺松敗時謂銓有先見云致異明史銓傳書銓上書
于是年之夏拔疏中有加
賦九釐語是在三月之後也 五月
神宗七月崩今系之四月下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 改工部尙書周
嘉謨于吏部 秋七月總兵官李如楨罷如楨自鐵嶺
失事後仍許戴罪立功能廷弼劾其將懈士離請罷如
楨以李懷信代且云開原道僉事韓原善初至遼陽卽
欲請兵三萬往復開原臣壯其志而無兵可遣請令駐
劄瀋陽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將共圖瀋陽戰守事宜
一面招撫逃亡收拾軍馬器械等項爲恢復之漸從之
上寢疾不食者半月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應山楊
漣偕諸給事中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桐城左光斗趣
從哲問安從哲曰上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
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
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
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
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七

何時尙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羣臣入問及上疾
亟太子尙躑躅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
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
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是月壬辰大漸召英國公張惟
賢大學士方從哲尙書周嘉謨李汝華張問達黃克纘
黃嘉善侍郎孫如游等于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
君丙申帝崩年五十有八 丁酉皇太子以遺詔發帑
金百萬充邊賞罷礦稅權稅及監稅中官時遼左缺餉
羣臣請發內帑帝頻以不足爲辭自四十四年發三十
萬後四十七年三月復令搜括太后宮累年積蓄備賞
銀三十六萬兩給邊礦稅權稅屢經廷臣請罷不允惟
四十二年二月減各省稅課三分之一及是太子奉遺
詔均及之朝野感動己亥再發帑金百萬徧邊 辛丑
熱審錄四 是月以張問達任左都御史黃克纘任刑
部尙書皆實授也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
皇帝
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卽皇帝位謹按三編是
爲神宗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
廷議據實分叙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
同今大赦以明年爲泰昌元年蠲直省被災租賦禮部

明通鑑卷七十六 六

侍郎孫如游請建東宮納之尋以皇長子體弱諭緩冊期 丁未白氣夜見如匹練穿牛女虛危厯軫至翼良久乃收 己酉以吏部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疏十上始命廷推淮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元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淮及繼偕名上疏未發至是始召用之時二人俱在籍踰年始至 召建言諸臣鄒元標馮從吾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從吏部尚書周嘉謨奏也 遼東旱巡撫周永春以援兵四集糴買維艱請旌勸本鎮輸助官民凡輸糧二百

明通鑑卷七十六

九

石以上至千石輸銀一百兩至五百兩及牛馬車輛草束之價稱是者分別進級錄叙若輸糧五千石銀一千五百兩以上者官為建坊表異從之 起前御史劉光復為光祿寺丞光復以是年正月釋于獄永不叙用至是特旨起之 庚戌東方有流星大如盞青白色起騰蛇東入奎宿二小星隨之 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 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初鄭貴妃侍先帝疾留居乾清宮及上嗣位猶未移懼上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知選侍李氏最得上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至是上御門以先帝遺

命趣舉封后禮由內閣下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言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尙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

明通鑑卷七十六

十

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議乃寢 己未諭冊立東宮于次月九日舉行 庚申蘭州黃河清凡三日 辛酉禮部擬上大行皇帝尊謚諭以九月舉行 甲子禮部侍郎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竝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乙丑以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為禮部尚書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淮尙未至復有是命而宗彥國祚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入直同日又召前大學士葉向高入閣遣使恤刑 丙寅上疾甚先是內侍崔文昇進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都下紛言為貴妃所使上由是委頓

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晚遍詣朝士泣懇宮禁危急
狀言鄭李交因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
光斗昌言于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
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甯養性亦請
封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從之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畧
曰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
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不足者補皇上哀
毀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伐劑然則
流言藉藉所謂與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
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聖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
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
此有心則藥粉不足儻無心則一誤豈容再誤皇上奈
何置賊臣于肘腋間哉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
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請調護聖躬速建
儲貳從哲候安因言用藥宜慎上褒答之 戊辰召對
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吏部尚書
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孫如游刑部尚書
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
慥等至乾清宮東煖閣先是命錦衣衛宣楊漣廷臣疑

漣且得罪及是上御東煖閣見羣臣倚榻憑几注視漣
久之時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連論之曰朕見卿等
甚慰從哲等請慎醫藥上曰不服藥十餘日矣因諭冊
封李選侍爲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上

曰欲封后上不應羣臣愕然旋叩首退
致異召對羣臣
明史本紀作戊
辰楊漣傳作丁卯蓋丁卯之夕戊辰之朝也是月兩次
召對一係戊辰一係甲戌本紀分書之重修三編以原
編及輯覽僅載召對一次因據本紀參
之實錄亦分書于戊辰甲戌今從之 甲戌大漸再

召方從哲等于乾清宮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
儲原旨期宜改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皇太子
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對上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問有
鴻臚寺官進藥者安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
仙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
病源及治法上喜命進藥諸臣出乃令可灼與御醫及
諸臣商榷未決輔臣劉一燝言其鄉兩人同服一益一
損非萬全藥禮臣孫如游言此大關繫未可輕投時復
有旨趣進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
受所謂紅丸者也上稱忠臣者再 是月
大清兵畧蒲河邊將亡失者七百餘人 台州兵諫初
浙江兵以征調旁午餉糈不繼五年之中譁者再至是

以水陸營把總哨官單道亨楊思勳等貪漁騰誘備倭把總陳泰階聽讒淫刑各兵羣噪而起入泰階署毀公座良久乃散 以孫如游任禮部尙書實授也 九月乙亥朔帝崩先一日諸臣召對出宮門外候少頃中旨傳聖體安善日晡李可灼復進一丸出是日昧爽遂上賓年三十九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時輔臣方揭請慎藥已諭之去而可灼夙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與中使熟因以聞于上從哲等弗能禁也時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閣魏進忠謀挾皇太子自重羣臣入臨爲羣閣所格給事中楊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劉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閣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給曰第出即返遂扶皇長子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張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改請初三者有請于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歛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已出過文華殿太僕寺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肉

足食乎漣爲悚然因語錦衣衛嚴緹騎內外防護時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爲疑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投于虛火燥熱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而蒙殿下頒以賞格是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議論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蠶起矣御史鄭宗周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請寸斬文具以謝九庶從哲擬旨下文昇司禮監于是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原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等先後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給事中惠世揚并劾方從哲有無君當誅者三封后之舉滿朝倡議執爭從哲依違其間一也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任李選侍佔居乾清二也曲庇崔文昇李可灼三也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亦請究醫藥奸黨 丙子廷臣合疏請選侍李氏移宮時選侍圖專大權欲與皇長子同居諸大臣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甚亦欲託之選侍

給事中楊漣抗聲曰天子豈可託婦人且選侍昨于先帝召對廷臣時強皇長子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先是皇長子還居慈慶宮而選侍仍居乾清宮閣臣劉一燝奏言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尙書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之身不可輕易卽詣乾清宮哭臨並請皇長子俟諸臣到乃發漣語中官王安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攸歸安等踴躍稱諾于是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居

噦鸞宮

二編實實噦鸞宮在仁壽宮門內
秀有階鳳宮爲宮妃養老之處

御史左光斗

明通鑑卷七十六

美

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上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尙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選侍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爲善趣擇日移宮

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甯今何日可姑緩耶議遂定 己卯選侍尙在乾清宮傳聞欲緩移宮期楊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方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廢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

明通鑑卷七十六

美

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居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官府危疑漣與一燝嘉謨定大事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鬚髮爲之盡白一時論移宮者首稱楊左云 庚辰皇長子由校卽皇帝位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

昌明年爲天啟己丑下詔如光斗議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使陰撫其過內侍王安善爲調護貴妃無所得挺擊事起安爲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光宗卽位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及是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安足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凡內_門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_宗然望治焉 甲申上皇祖大行皇帝尊謚曰顯皇帝庶號神宗 丁亥上皇_祖妣孝端皇太后孝靖皇太后尊謚頒詔天下 辛卯遷遼東總兵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七

兵官李如柏如柏起自廢籍中情恇怯惟左次避敵而已去年以鐵嶺之敗如柏奉楊鎬檄還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千餘人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李奇珍連疏爭尤力神宗終念李氏詔還聽勘而言者不已至是入都下獄遂自裁 甲午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初進忠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上爲皇太孫進忠謹事之孝和皇后上生母也時爲王才人進忠貢入宮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朝先與上乳媪客氏私時所稱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

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上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遂有是命又廕客氏子侯國興弟客光先進忠兄釗竝錦衣千戶尋進忠自惜薪司遷司禮監秉筆太監初進忠直東官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茄則析其字爲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戊戌御史賈繼春揭內閣請安選侍是時選侍移官雖迫而上侍養甚備會官奴劉朝田詔等于移官時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上怒下法司按治初楊漣爭移官事成語廷臣曰選侍不移官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官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

明通鑑卷七十六

八

護無使中官取快私仇至是諸奄構爲蜚語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熒惑朝士繼春信之因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官後當存大體捐小過若使官閣不安便于國體有損伏乞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官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憑中使傳旨正劉暹李進忠法其餘概從寬典疏入上是之 辛丑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要封皇后朕暫居慈慶復遣李進忠劉暹等命每日章奏

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今奉養選侍于曠鸞宮仰遵皇
考遺愛無不體悉其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
不連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
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上不
允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者
謂瘋癲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竝瘋之人言念
及此可為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卯翼心腹
實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
則開場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
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于

明通鑑卷七十六

元

選侍移官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
輒封還夫封后之命不聞封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知
之矣 是月以侍郎王佐為工部尚書代周嘉謨也
冬十月丙午葬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于定陵孝靖
皇后遷祔焉 丁未罷遼東經畧熊廷弼以僉都御史
袁應泰代之廷弼有膽畧知兵善守邊然性剛好謾罵
物情不甚附為御史時與姚宗文劉國縉同在言路竝
以排東林攻異己為事及廷弼經畧遼東二人意望廷
弼不如願遂相失二人怨望廷弼事見四十七年宗文閱邊廷弼詐傳
邊警以怵之而國縉亦以募遼兵散伍事為廷弼所發

于是二人遂比而傾廷弼是年

大清兵蒲河之役邊將亡失諸將亦頗有斬獲功適宗
文還朝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雄獨智軍馬不
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復鼓其同類攻擊于是
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
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澹上方之劔逞志作威御史
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下廷議廷弼憤甚
抗疏極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復劾
之廷弼再疏自明繳上方劍力求罷斥朝議允廷弼去
而是時應泰方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遂擢經畧廷弼乃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
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
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
十萬不能舉旗決勝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
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
蹈前軌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
往勘上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等力言不可乃
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今庶堂議
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闕然言師老財
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

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臣用
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
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拂然怒
哉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末言臣入遼時士民垂
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
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
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驚弱遠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
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
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疏入上方知廷弼足用應泰
厯官精敏強毅用兵非其所長其初受事爲經畧也刑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
武諸臣與臣相終始上優詔褒答賜尙方劍戮貪將何
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
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陳方略初廷弼在邊持法嚴部
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
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
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致不測後
應泰卒以此敗 辛酉御經筵 壬戌以孫如游爲禮
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先是如游以上爲皇長
孫時未就外傳卽請開經筵上是之尋有是命 丁卯

曠穢官災先是選侍移宮及皇妹俱無恙上以賈繼春
誤聽傳諭廷臣于是給事中臨清周朝瑞以繼春前揭
爲生事繼春再揭內閣復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
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等語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
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
何自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爲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
上優詔褒漣復申諭羣臣數選侍之過言前因殿崩聖
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
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
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時
上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救乃止 癸酉發帑
金一百八十萬犒邊 是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貞皇
帝廟號光宗攷異明史本紀十月上謚號無日史稿系
之九月己丑三編則統系于天啟元年九
月葬慶陵日中按是年九月上神宗尊謚疑
光宗在後今据明史系之十月下不書日 以崔景
榮任兵部尙書時楊應聘卒也 十一月丙子追謚皇
妣孝元貞皇后生母孝和皇太后 甲申免畿輔加派
一年 十二月辛酉方從哲罷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
事凡所疏論以有內援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
正文值黨論方興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四十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頁

七年楊鎬喪師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敗由趙興邦紅旗督戰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內閣于朝房事神宗優旨慰留乃復入而反擢興邦爲太常少卿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于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帝皆不問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減損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從哲復薦姚宗文閻邊齡經畧熊廷弼去論者謂封疆之失從哲其罪首也及光宗崩復以縱庇可灼文昇爲臺諫所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指摘從哲不自安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 是月給事中楊漣請給假歸里時上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于是賈繼春之黨益忌之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乃抗疏曰垂簾之秘事未明入井之煩言噴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爲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惟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豈

可貪天之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杞隍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憂祀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疾不敢以疾請皇上未罪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其疏不詳三編據明史紀事本末增入今從之 孫慎行任禮部尙書 是歲上踐阼有去年成進士不赴廷對之錢敬忠者故臨江知府若廢子也若廢在禮部以萬厯中諫選妃事得罪神宗欲得間殺之既出守有劾其嚴刑捕盜爲酷吏峻其語上之神宗大怒詔置

明通鑑卷七十六

三

之死法司臺省交章論救不許臨江士民連年赴闕申救者千餘人故相申時行心知其寃乃與刑部密議累年請緩決遂長繫獄中三十七年當若廢下獄時敬忠僅一歲及登第不赴廷試歸省其父于獄中乃還京囚服願寬疏上通政司以其言過峻格不上敬忠復上疏請代父死跪午門泣血求閣部轉請時江右人在京者皆出公揭爲之申救趣法司議上得旨錢敬忠爲父呼免請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于是始釋若廢死放還鄉里敬忠踰二年始赴廷試授刑部主事凡數千言踰年閣大兵渡江方病勿藥卒明史

亦無其傳其詳且鮑琦亭集敬忠本傳中而諸書惟通紀載其事于萬曆四十七年今撮全氏傳中大畧著之

明通鑑卷七十六

姜

明通鑑卷七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七 重光作噩 盡一年

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

天啟元年春正月己卯復發帑金五十萬充邊餉 庚辰享太廟 甲申御文華殿講讀時輔臣劉一燝韓爌等以上為皇孫未嘗出閣講學竝請以後經筵日講宜悉循舊例從之 壬辰追謚伍文定等七十三人 丁酉上行冠禮 壬寅詔給奉聖夫人客氏田二十頃為

明通鑑卷七十七

十一

護墳香火費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竝行敘錄御史王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而解體况梓宮未殯先念保母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侍之勤勞于理為不順于情為失宜疏入不報 致異王心一疏諫客魏事見明史本復著日分三編賜客氏土田入之九月而本紀所載與明史本傳同按客氏出宮復入皆在九月時侯震陽倪思輝朱欽相交章抗諫遂被貶而心一則實正月事也九月 之本傳言思輝等貶官因追論王心一抗疏事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及敘錄魏進忠心一抗疏云云下文言疏入不報至是與思輝欽相竝貶云云據此則心一之疏在客氏未出以前思輝等之疏則客氏既出復召還時而心一之貶官則因再論客氏與思輝等同貶蓋各魏以前憾構之也今仍據本紀及列傳

分兩事 是月御史張慎言方震孺先後上疏請究挺

書之 擊一獄又言陸大受王之采李倅等不當以考功之法

中之皆不報夜黑二疏據三朝要典一正月辛卯一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復疏論三案言諸臣如孫慎

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澧王之采楊漣等有功

社稷而或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上是其言魏進忠等聞而銜之 甲辰復當朝面奏及

召對故事從言官之請也 己未御經筵 是月遼陽

有數日竝出又日交暈左右有珥白虹彌天夜黑日交暈見明史

天文志系之二月甲午三編記遼東數日竝出事而載

交暈于目中亦系之甲午日按是年二月癸卯朔二月

有甲子無甲午也通紀系之二月初二日兩朝從信錄

系之二月初三日則甲辰初三則乙巳也疑明史

甲午係甲子之誤今據三 閏月丙子大風蕪已卯以

編系之二月下不書日 旱禱雨乙酉救羣臣修省 丁亥輔臣孫如游罷如游

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詔

輒勉留及是復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

無論在世庶則有張璠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

訥李春芳在穆廟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廟

則有許國趙志臯張位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

今陛下冲齡臣材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

乞速賜骸骨歸田里至十四疏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

大學士致仕遣官護歸

明鑑曰典學論道人君雖上知亦不可廢況熹宗冲

齡踐位氣志未定開講筵以輔成君德尤為當務之

急如游以此為請而熹宗即命之入閣可謂知人乃

言者以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則門戶之積習而兼為

奄黨所指使矣廷推為有明一代弊政始則以宰輔

之任而言路持其是非甚且因結納之私而奄黨司

其黜陟如游既罷而顧秉謙魏廣徵之相繼擢用者

皆魏奄私人也

御批謂取貴之權當操之自上何熹宗初政于大臣進

退即不能自主若斯耶

丙申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戍籍 戊戌昭和殿災 三

月甲辰浙江杭州火延燒六千餘家 壬子

大清兵入渾河甲寅圍瀋陽時經畧袁應泰議三路出

師復清河撫順未行而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分兵乘城

大清兵營城東七里世賢等于城外掘壕塹樹柵築牆

環列鎗礮以拒復登陴堅守乙卯

大清兵進攻繞城掩擊世賢出城逆戰敵以精騎四合

世賢且戰且却抵西門身被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

乞速賜骸骨歸田里至十四疏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

明通鑑卷七十七

二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鳥獸竄而降丁復叛斷城外吊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
吾為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見袁經畧乎揮鐵鞭馳突
圍中中矢墜馬而死世功亟引兵援亦戰死城外兵七
萬人皆潰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皆死
于陣

大清兵遂樹雲梯拔濟陽城時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
三萬渡渾河來援

大清兵分路進策為後軍衝擊大敗退至渾河兵盡溺
策及參將張名世死之總兵李秉誠朱萬良姜弼領騎
兵三萬來援遇

明通鑑卷七十七 四

大清將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見援兵前進雅遜退援
兵遙躡其後會

大清

太宗文皇帝疾馳迎戰援兵之躡雅遜者皆潰奔追擊
至白塔舖遇秉誠等方布陣

太宗率百騎蹴之秉誠萬良驚遁

大清後軍復大至同追擊四十里斬首三千級而還是
時游擊周敦吉與石砮土司秦邦屏渡河營于橋北副

將董仲貴明史本傳作董仲揆今據三編賊金雲南都

司張名世等帥浙兵三千營于橋南結陣未就

大清兵復移師攻之諸軍遂潰敦吉邦屏及參將吳文
傑守備雷安民等皆死他將走入浙兵營被圍數匝援
兵一戰即敗走于是

大清兵盡銳攻浙營營中火藥盡短兵接遂大潰仲貴
敗奔復還門力盡矢竭揮刀殺十七人而死未幾

大清兵萬矢齊發金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並
死焉一時副將至把總戰死者百二十餘人永平同知

陳輔堯以轉餉出關聞濟陽破左右以輔堯無守土責
勸之去輔堯不可拔刀自刎死是役也以萬餘人當

大清兵數萬之眾雖力屈軍覆為遼左用兵以來第一

明通鑑卷七十七 五

血戰事聞自世功以下皆賜贈廕建祠而世賢之死時
有疑其叛降者故卹典不及四川副使車樸為訟冤格

于眾議不果效與明史賀世賢等傳所載諸將陣亡之

實錄為得其詳如陳策之死在前仲貴等之死在後而
文敘橋南北陣亡之諸將不及策而未結以策先戰死

一語然則策非與仲貴等同時陣亡明矣三編所記橋
南浙兵之敗自董仲貴以下周敦吉等八人不敘陣亡

之先後今參明史董仲貴以下周敦吉等八人不敘陣亡
參將即與陳策統四川兵陣亡者橋南之役則雲南都

司張名世而明史仲貴傳以統川兵之役則雲南都
之證之三編前書參將張名世後書雲南都司張名世

本自分析而實廣亦但書張名世陰人證之與陳
策同陣亡之參將張名世仍無效今仍據三編一書參
將張名世一書雲南都司張名世侯致又按賀世賢
卹典不及三編實中亦書之直至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追諡忠烈是編專紀明事凡後來追諡者皆不
書此以卹典未及附識之張綱陳輔堯二人三編伏
今據輯覽增惟張綱亦不見節錄三編
于夏國卿下刪去張綱疑別有招侯攷 庚申

大清兵乘勝長驅規取遼陽將畧應泰方撤奉集威
甯諸軍并力守禦開太子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四
面環守是日

大清兵薄城總兵李懷信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營
應泰亦身督總兵侯世祿等出城迎戰

大清兵左右布陣

太宗文皇帝自引軍衝擊其營懷信兵不支復遇

大清四旗兵至夾攻之遂大亂奔潰

明通鑑卷七十七

木

大兵追擊六十里時遼陽兵自西關出援亦遇紅旗兵
邀擊驅回兵爭入關蹂藉死者甚眾其夕應泰宿營中
不入城辛酉

大清兵掘城西關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
將總兵官梁仲善朱萬良及援遼之總兵官楊宗業父
子皆死之

大兵遂渡濠大呼而進掩擊遼兵于東門外遼步騎兵
皆敗望城奔竄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
史張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
餉郎中傅國竝踰城遁人心離沮壬戌

大清兵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
火

大清兵自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或
言城中降人寶導之也先是攻城時應泰居城北鎮遠
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死此矣公無守城責宜亟
去退保河西以圖再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縊死
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死銓
被執不屈引頸待刃

太祖命賜死以遂其志

太宗惜銓欲生之婉諭再三終不可奪乃送歸署銓衣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七

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死攷撰三編言銓志不
可奪不得已縊而葬
之此亦實錄書法
也今據明史本傳

太宗以禮葬之是時諸將戰而死者參將王豸房承勳
游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守備李廷幹
等皆先後沒于陣繩武本姓陳一名神武新建人以武
舉授四川僉司緣事論死應泰奏令從征自贖許之至
是聞遼事急率親丁二百餘疾馳至廣甯會遼陽已失
巡撫薛國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遼陽非守廣甯也
國用曰遼陽沒矣若之何曰將以殲敵曰二百人能殲
敵乎曰不能則死之行至遼河遇逃卒十餘萬神武以

忠義激其帥欲與還戰帥不從乃獨帥所部渡河抵首
山去遼陽十七里而軍士不食已一日遇

大清兵疾呼奮擊孤軍無援遂戰沒是日

大清兵入遼陽城安撫軍民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

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分守道何廷魁懷印綬

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

戎服自經于都司署事聞皆贈蔭有差繩武建祠監軍

御史方震孺繪像率將士羅拜為文祭之後與三編所

御諸臣皆類記于大清兵克遼陽之下證之明史

袁應泰傳梁仲善朱萬良死子大清兵渡濠擊敗

諸將之時又童仲揆傳言有揚宗業梁仲善者皆援遼

總兵並提兵赴戰宗業父子並戰死仲善亦戰死而朱

明通鑑卷七十七

九

萬良之死殉節錄所載與仲善並在出城迎戰之時揚

宗業父子亦云提兵赴援遼陽戰敗父子俱死據此則

仲善萬良及宗業父子皆陣亡于遼陽之前一日而

三編輯覽所載乃遺去萬良及宗業父子之名今據明

史童仲揆傳及殉節錄增入並移于擊敗諸將之下至

于段展陳輔堯之死乃在瀋陽之役而輯覽誤記于遼

陽殉難何廷魁崔儒秀之下三編業已改正又佚去陳

輔堯今按明史及殉節錄分書之並增入神武援遼戰

沒之本末。又按殉節錄有遼左衛經略朱櫻死

節于遼陽注見山西通志諸書不載增識于此

寅諭兵部曰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
奴隸致令豪傑解體今邊疆多故大風猛士深軫朕懷
其令有司于山林草澤慎選將材以備邊用 丁卯京
師戒嚴 庚午發帑金百萬充邊餉 是月河東失事
沿海居民皆航海走山東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都司

毛文龍方率援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
廣衍有險可恃文龍乃招集逃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

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 夏四月壬申

朔日有食之攷異三編輯覽並書五月壬申朔推土下

書之 甲戌禁抄發軍機 丙子以遼東巡撫薛國用

為兵部侍郎經畧遼東參議王化貞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廣甯時遼瀋相繼失廷議將起熊廷弼未至乃以國

用攝之初化貞以參議守廣甯御史朱童蒙勸事還極

言化貞得西部心勿輕調化貞亦言遼東將敗請發帑

金百萬亟款西部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秩便宜從事

明通鑑卷七十七

九

令與國用同守河西三編實時以遼河之東為河東

也 遂有是命廣甯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恃三

岔河為阻又水淺可涉廣甯止屢卒千化貞招集散亡

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安中朝謂其

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

設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才所奏請輒報可時

金復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逃

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

自奮于功名並請詔諭朝鮮從之 戊寅募兵于通州

天津宣府大同甲午募兵于陝西河南山西浙江 戊

成立皇后張氏封后父國紀爲太康伯后祥符人時大學士劉一燦及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上戀不忍捨曰皇后幼賴媼保護俟皇考大葬後議之明史官官傳作皇祖三編同按神宗已葬于泰昌元年十月是年九月葬光宗疑祖字乃考字之誤今更正又以大昏禮成廢魏忠賢姪二人忠賢卽進忠賜名也給事中程沅周之綱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宜濫與不聽及選輯覽三編皆系王化貞巡撫廣東及立皇后于五月蓋王申實四月之朔歧入五月遂並此二事連記也今日月是月御史賈繼春削籍繼春以移官事具揭奉旨切責復上疏自明効忠規勸之意吏部尙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懇請優容上惡繼春妄言且

明通鑑卷七十七

嚴責廷臣黨庇閣臣劉一燦言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上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于是繼春乃得削籍去論曰楊左之請移宮賈繼春之請安選侍二者皆是也惟繼春誤信流言而入雉經投井語于疏中後亦悔之故具揭自明而明史閣黨傳載其疏中有威福大權莫聽中消旁落之語是繼春始固非黨于奄者及其呈身魏奄重述移宮一案則力詆楊左不顧清議此豈其初心哉熹宗疑其有黨而不知黨非救繼春之君子而實附魏奄之小人也楊忠烈之論此謂

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爲他年之實事卒之實者既虛而疑者未已豈非外廷之附奄者藉以行其殺人媚人之術哉

初光宗嗣位召拜鄒元標大理卿上改元復進刑部右侍郎至是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

明通鑑卷七十七

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上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聞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錢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上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即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

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
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上諭解元標言臣
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
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
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
何從室內起戈矛耶 調刑部主事萬燦為工部營繕
司主事燦南昌人時兵事棘工部需才乃以燦司營繕
事久之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燦煥調工部主事見
明史本傳在元年此據
兩朝從信錄月分
為四年廷杖張本 五月丁未貴州紅苗賊平巡撫張
鶴鳴論功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未幾遂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丙召 癸丑延綏孤山城陷三十五丈入地二丈七尺
攷明史五行志入之四月癸丑三編亦據之按是年
四月壬申朔是月無癸丑癸丑乃五月干支也三編誤
書五月壬申故系 甲寅禁京師譏言 辛酉陝西都
指揮陳愚直以固原兵入援敗于臨洛甯夏援遼兵亦
潰于三河 戊辰諭祭遼陽陣亡將吏 是月兵部尙
書崔景榮罷 太監魏忠賢與客氏比因矯詔殺中官
王安初忠賢始進自結于安名下魏朝已朝與忠賢爭
客氏安怒之遂逐朝而忠賢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先是
上以移官之議起自安頗德之命掌司禮監安以故事
辭客氏勸上從其請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

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謂選侍也光宗時
選侍人稱東西李
選侍居西曰西李至是喉給事中霍維華劾安降充南
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朝故李選
侍私奄以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既至絕安食安取籬
落中蘿服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由是客魏相為
表裏凡安名下諸奄悉斥逐之忠賢不知嘗頗彊記猜
忍陰毒好諛上深信任之命閱章奏以司禮監王體乾
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
閱視鈔識款要白忠賢議可否則後行上性機巧好親
斧鋸椎鑿糝淡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上厭之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謬曰朕已悉矣若輩好為之自此忠賢遂擅威福焉
三編
御批曰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乃復身親賤伎欲
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煽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
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侯二世燕饗促
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
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
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
謀而合無如昏庸君明知覆轍而蹈之可慨也夫
六月癸酉何宗彥至京師丙子朱國祚至京師竝入閣

復起熊廷弼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
初上念廷弼守遼功欲起用會瀋陽破廷臣復薦廷弼
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及遼陽繼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
山至開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
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守遼功且
以排擠勞臣爲鞏罪上乃治前劾廷弼者貶馮三元張
修德魏應嘉郭鞏等秩除姚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
亦被斥乃詔起廷弼于家及是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
貶謫上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甯用馬步兵列壘三
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

明通鑑卷七十七

西

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以一事權上是之遂有是命尋
賜上方劍令駐山海關廷弼因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
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因奏請復監軍道
高出胡嘉棟督餉卽中傅國等官令其任事又議用遼
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
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
事軍前贊畫收拾遼人心並報允 辛巳以兵部尙書
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崔景榮能起象乾代之尋命督
師援遼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因召三邊總督張
鶴鳴及邢伯裕王在晉竝卧家園不赴及是左侍郎張

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趣鶴鳴章數十
上乃尅期令兵部馬上督催始蒞任至則論平苗功晉
兵部尙書視侍郎事會象乾出督師遂以鶴鳴代之給
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鶴鳴與熊
廷弼相失論事多齟齬獨善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
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母受廷弼節度于
是經撫不和疆事日蹙矣 政異史稿系象乾督師于四
月丁酉據召鶴鳴以五月日也蓋
之明史七卿表象乾以五月出督師鶴鳴以五月任蓋
是時兵部乏人鶴鳴既至象乾始出故明史本紀系象
乾督師于六月三編亦系鶴鳴 庚寅廣東肇慶民王體
積家中庭噴血如跑突泉 是月戶部尙書李汝華罷

明通鑑卷七十七

五

汝華自侍郎署尙書以逮實授凡踰十年主國計最久
獨以加賦議不能力爭遂至萬方虛耗時論惜之至是
引疾乞休仍加太子太保致仕汝華既去以南京戶部
尙書汪應蛟代之 秋七月壬寅增設各路監軍道從
熊廷弼議也 乙巳沈淮至京師入閣 壬子以軍興
免織造三之一 乙丑追論萬曆四十二年延綏甯夏
固原捕叛功宜捷午門祭告郊廟 是月經畧熊廷弼
陛辭上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令文武大臣
陪餞異數也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爲經畧病不任
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守備二

分守諸要害各設戍防議既上廷弼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甯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倘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以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人所乘自河抵廣甯止宜多置烽埃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甯于城外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甯三百六十里非飛騎一日所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疏入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不足恃議乃寢化貞以計

明通鑑卷七十七

未

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平遼名以安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 順天蝗 八月丙子擢參將毛文龍爲副總兵官駐師鎮江城時熊廷弼奏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遣使往勞俾盡發兵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再詔恤遼人之避難朝鮮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使臣卽權駐義州控制聯絡與登萊聲息相通更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乞給空名劄付百道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卽署都司五百

人者署守備一二出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充命使上從之方與所司議兵餉而毛文龍適以島山兵襲取鎮江時

大清兵鎮江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文龍故文龍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遠以大捷奏舉朝皆喜化貞遂請授文龍總兵官設軍鎮皮島廷議亟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甯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張鶴鳴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促進師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計時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其言多不服廷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七

弼又顯詆鶴鳴謂臣旣任經畧四方援兵宜聽臣調遣乃鶴鳴竟自發戍不令臣知臣咨部問調軍之數亦不答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化貞又言西部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謂察罕諸部見下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臣未敢以爲可也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馬器械舟車芻蕘無一不備而後尅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于中撫臣決策于外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未幾化貞進取果無功 戊子杭州復火延燒萬餘家詔停織造攷異明史本紀系杭州火在是月戊子五行志則云七月戊子七月

無戊子蓋入字之誤也今據本紀

癸巳停刑 九月壬寅葬貞皇帝

于慶陵孝元貞皇后孝和皇后竝附焉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

施未展三案構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乙卯四川永甯宣撫司奢崇明反奢氏猥種也洪武中

歸附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冀外

恭內陰鷲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

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以兵詣重

慶巡撫徐可求議汰其老弱發餉復弗繼龍等遂鼓

眾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官二十餘人時土兵數千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丈

列江岸相應遂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丙寅

陷遵義府府中道臣參將皆以督兵援遼赴重慶城中

守備空虛通判袁任先期奔城遁遂陷焉丁卯陷興文

興文故九絲蠻地也知縣張振德禦之不克賊毀土城

入城遂陷振德命妻錢及二女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

死此吾死前堂乃取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

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于是妻女先伏劍死振德乃命

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十二人賊至火所見振

德面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忿怒如殺賊狀皆駭愕

羅拜去 是月遣客氏出宮時大葬畢閣臣劉一燝等

請遵前詔不得已始遣之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

已宣諭復入吏科給事中侯震陽奏言皇上于客氏始

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

宮闈禁地奸璫羣小睥睨其側內外鈎連借叢煬竈有

不忍言者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嬖寵而構曹

節皇甫之變么麼里婦何堪數詈至尊哉上怒會給事

中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劾並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

等先後論救不報同官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六

不可留上議加重譴以一燝等言奪俸一年御史王心

一復疏論之遂與思輝欽相並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

明通鑑卷七十七

九

疏俱不省疏俱不省田在正月出外復入在九月時值大葬後終

前言之疏論土田參之明史本傳確在正月彼時以不報

之遂並貶今分書于九月下是秋河決靈壁雙溝黃

舖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自萬

曆之末總河閻三年不補後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

道而河防日廢壞當事者益以邊患置之 冬十月戊

辰御史吳江周宗建抗疏論客氏言天子成言有同兒

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

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鮮孽日

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忤旨

切責 己巳擢太常少卿王三善為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代李標也兼督湖廣川東軍務討奢崇明 丙子
史繼偕入閣 乙酉奢崇明圍成都偽號大梁設丞相
以下官時城中僅鎮遠營兵七百餘人左布政使朱燾
元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燾元急趨近道兵赴援
偕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埤固守賊薄城燾
元屢以火器却之至暮賊擁鈎梯數千攀城欲上燾元
戒士卒第放礮礮石毋譁遲明賊積屍滿城下時濠水
方涸賊率降民持篋束薪載濠石壘如山下架蓬蓽以
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燾元夜縋壯士持芻塗膏殺守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者縱火舉山墮賊大沮燾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
濠濠滿賊因治橋得少息尋斬入城為內應者二百人
懸首埤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燾元曰賊
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
之賊果無備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懼已而援兵漸集
石柱女土官秦良玉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
渡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至者亦
連勝賊城中稍定事聞擢燾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壬辰葉向高還朝入閣為首輔向高言臣事皇祖八年
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

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已
信任輔臣間有宣傳恐滋疑議請凡事悉令臣等擬上
宜停中旨重綸音報聞 癸巳發帑金二百萬餉邊從
輔臣葉向高之請也 是月王化貞謀復海州不果先
是化貞渡河熊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馳奏海州取
易而守難不宜輕舉化貞素不習兵妄意降人李永芳
為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
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罔
中朝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尙書張鶴鳴深信
之既而西部兵不至化貞不敢進至是永合廣甯人謂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大清兵必渡河競謀竄逸化貞乃與監軍御史方震孺
計分兵守鎮武西平同陽鎮甯諸城堡而以重師守廣
甯鶴鳴亦以廣甯可慮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
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
其搖動人心更甚且臣駐廣甯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
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為今
日計惟樞部俯同于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方事也既
而廷弼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甯外扼鎮武
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
陽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謀者

言邊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還 十二月丁丑以巡撫河南都御史張我績爲兵部侍郎提督川貴軍務命陝西巡撫移駐漢中鄖陽巡撫移駐彝陵湖廣官軍由巫峽趨忠涪以討奢賊 庚辰援遼浙兵譁于玉田 辛巳日方上有一物覆壁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禮科給事中周朝瑞請修省而嚴救內外臣工毋忿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納之時上踐昨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因請躬覽萬幾上曰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也然其時政權故不在閣矣政異明史朝瑞本傳特書是年 辛卯遣使宣諭熊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廷弼王化貞先是廷弼劾化貞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輒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圍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圍無一敵兵卽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

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上以二臣爭執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論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復以廷議中寢于是尙書張鶴鳴遂欲去廷弼而專任化貞初廷弼與化貞相牴牾議者欲移二人畫地任事吏科給事中侯震陽疏言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以聽吏議撫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畧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畧授化貞擇

明通鑑卷七十七

三

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債國事疏上方有旨集議而大清兵已破廣甯矣 是月吏部尙書周嘉謨罷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爲尙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朱欽相倪思輝之被劾嘉謨力爲申救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王安報復維華劾安 且以用袁應泰佟小年等爲嘉謨罪嘉謨

求去忠賢矯詔許之大學士葉向高請留嘉謨竣大計
 事不報遂罷歸 改左都御史張問達于吏部以侍郎
 鄒元標為左都御史代之時元標方改吏部左侍郎未
 到官即有是命 初行人高攀龍被謫歸尋遭親喪遂
 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神宗悉不省上即位起
 光祿寺丞是年進光祿少卿攷異據明史攀龍本傳攀
 少卿蓋將大用之也為 龍係熹宗特召一年遂擢
 擢總憲劾崔呈秀張本 上之改元也刑部尚書黃克
 纘承魏忠賢指請寬盜寶諸奄御史焦源溥上綱常一
 疏首折之畧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
 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

明通鑑卷七十七

書

明通鑑卷七十七

書

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
 為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
 挺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忽傳皇祖
 封后之命請封不得治容進矣張差之挺不中則投以
 女優之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貴
 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
 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于忘父乎李選侍一宮人
 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于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
 凌虐聖母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為選侍乞憐第

可求曲宥前幸量從優典而移官始末不可得而抹撥
 也盜寶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
 于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懼自是論三案者益起矣攷異
 薄綱常一疏明史本傳書于熹宗踐阼之初蓋類記也
 證之三朝要典及兩朝從信錄源溥上疏在元年之正
 月蓋天啟時論三案者源溥為首今改書
 之元年之末為後諸臣爭論三案張本

明通鑑卷七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八 起元默掩茂盡昭陽大淵獻凡二年

熹宗哲皇帝

天啟二年春正月丁未命延綏總兵官杜文煥四川總兵官楊愈懋討永甯賊文煥張我續所薦也 丁巳

大清兵克西平堡初王化貞屢出師輒引還降人李永芳不應西部兵亦不至為熊廷弼所劾而化貞奏辨輒大言願得兵六萬一舉盪平尙書張鶴鳴請許其便宜行事時首輔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

明通鑑卷七十八

太僕少卿何喬遠御史江秉謙周宗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廷弼不能節制復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遺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臣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鬥恃有閹臣今無望矣上令廷臣議兩人去留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上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
大清兵已由東昌堡西渡遼河防兵盡潰遁而走
大清兵前隊精銳追擊二十里外至西平全軍繼至圍

攻之招副總兵羅一貫降不從乃布梯楯攻城四面兵

皆潰一貫遂遇殺都司陳尙仁王崇信亦死之 攷異據明史一貫傳一貫不肯降明日騎益眾環城力攻一貫流矢中

目不能戰火礮矢石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原修三編亦云一貫自刎重修三編摺

條改克西平斬一貫云云按一貫雖非自刎而論降不從則其從容就義非死于亂軍中之比也輯覽亦但云一貫死三編斬一貫云云乃實錄書法也今以遇殺書

之時化貞聞警遣游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

秉忠赴援廷弼亦遣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戰而敗得功有異志大呼兵敗與參將鮑承先

等先奔

大清兵乘勝追擊五十里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

明通鑑卷七十八

徵參將黑雲鶴等皆死之副總兵麻承宗赴援遇

大清兵于沙嶺亦死之承宗故都督貴子也是時全軍

覆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

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

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圍署理軍書不知也參

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

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乘廣甯踉蹌

西走遼海道左參政顧頤力屈死之于是得功偕守備

黃進千總郎紹貞陸國志等降于

大清遠近四十餘城守禦官皆率屬降先是廷弼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刑慎言請馳救為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及化貞棄城走廷弼遇之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眾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慙議守甯遠及前屯廷弼曰噫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胡嘉棟等先後入關獨邦佐至杏山驛自經死

大清兵入廣甯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三編所載死事諸臣一貫本守西平者劉渠守鎮武祁秉忠守開陽皆以援西平戰沒與劉徽黑雲鶴等皆見日中惟西平之陷都司陳尚仁王崇信從一貫而死又沙嶺之敗副總兵麻承宗死之又王化貞奔廣甯遼左

明通鑑卷七十八

三

參政顧頤力屈自經死茲見明史 壬戌振山東流徙各傳中殉節錄皆入之今據書

遼民 癸亥西平敗問至尙書張鶴鳴內慙且懼罪自請視師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尙方劍鶴鳴憚行逗

留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謀及厚陷蒙古綽哈宰桑諸部而已 乙丑京師戒嚴

是月河套寇入延綏掠黃花等峪 援兵之集成都也賊勢方熾相持百餘日有俘民脫歸者言賊造旱船決

勝負一日賊數千自林中大噪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餘長五百尺樓數重簞芴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

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

殺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人皆哭朱變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會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賊中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變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變元方卧成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悉知踰數日乾象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眾來歸是月之末成

明通鑑卷七十八

四

都圍解時變元已受巡撫之命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三編言成都圍解以變元為四

川巡撫證之明史變元傳言朝廷聞重慶變即擢變元命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張我續總督

未解之先我續總督軍務於去年十二月愈懋授總督與杜文煥並命於是年之正月故本紀變元之

擢巡撫書之去年十月是也今參紀傳書之 二月 癸酉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

臣族子也初安疆臣死弟堯臣襲堯臣事見萬曆二十七年堯臣之襲據土 司傳在三十六年堯臣死在四十一年堯臣死子位幼命其妻奢社輝攝事社輝者奢崇明之女弟崇明子寅獷悍與社輝爭地相仇恨而邦彥者位之叔父也素懷異志陰與崇明合

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死之畢節遂陷時諸部頭目安邦俊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蠢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霑益東下襲安偏橋而邦彥自統水西兵渡陸廣河直趨貴陽攻城當是時永甯未平水西又起貴陽城中潘泉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權方受代而新撫王三善未至權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學僉事劉錫元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以守賊攻之不克時烏撒土舍安效良首附賊遂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同官

明通鑑卷七十八

五

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同時遇害鎮將張永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外援遂絕攷異三編輯覽記死一龍白自強而楊明廷死于畢節事之人惟管良相馬見明史李權傳今梯增並分書之詔恤河西殉難諸臣羅一貫等 戊寅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及北畿加派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廷臣以承宗知兵推為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上不欲承宗離講筵不許既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會廣甯失東事益急遂有是命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部事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

武畧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事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闕無闕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邊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東京屯田敷策上嘉納焉承宗又請下熊廷弼于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以警在位之飢餓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亦聳然側目矣 己卯逮

明通鑑卷七十八

六

王化貞削熊廷弼職回籍聽勘 丙戌太白晝見 是月以倉場戶部尚書王紀為刑部尚書時黃克纘改戎政尚書召紀代之 王之來之削籍也廷臣多為之訟免召復故官至是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挺犯宮安

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盡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逆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誓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挺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挺

明通鑑卷七十八

七

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雙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

入上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 三月丁酉朔大學士劉一燝罷時陵工成魏忠賢欲以為功一燝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陞止擬加恩諸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于外及言官交章論沈灌灌疑一燝主之與忠賢比而齟一燝一燝持大體不徇言路魏客用事一燝勢孤既而霍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燝屬周嘉謨為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罷忠賢從中搆之上始慰留既允其去首輔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

明通鑑卷七十八

八

不聽 己亥舉內操時魏忠賢勸上選武閣練火器又日引上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侯震陽御史江秉謙等劾沈灌交通奄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震陽並發客魏構殺故監王安狀忠賢怒傳旨即日出震陽于外其後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礮之聲喧震內外 甲辰以兵部侍郎王在晉為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薊天津登萊軍務 甲寅賜文震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震孟故待詔文徵明之曾孫也 丁巳敕湖廣雲南廣西官軍援貴州 夏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事劾方從哲庇李可灼

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豈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歟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百口不能爲天下萬世解也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大膽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

明通鑑卷七十八

九

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矣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促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仇隍爲大臣者宜爾乎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母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請即誅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皆爭避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上乃報曰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上慰諭之給事中嘉善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罪

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慎行復疏折之且言克纘之謬會王紀代克纘掌部事復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蔭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而光祿少卿高攀龍亦乞亟正文昇典刑竝劾戚畹鄭養性于是大學士韓爌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

明通鑑卷七十八

十

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見聞輔臣視先帝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脈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爰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置不問朝野明史孫慎行傳書論紅丸事于元年四月是倒是非而所書章奏不能移改月日故三編亦入之二年四月明史韓爌傳同再放本傳下文紀慎行奏月是

竝見事證之天文志亦係二年五月以此推之則甲申京師旱壬辰大雨雹時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著屋瓦積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蠱營讒構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銜之次骨 是月以姚思仁為工部尚書以王佐致仕代之也 五月戊戌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原官居正卒後廷臣稍稍追述

明通鑑卷七十八

十一

之而都御史鄒元標亦稱居正功不可沒乃有是命已亥詔恤方孝孺遺嗣尋命予祭葬及謚文正見明儒學案在崇禎未蓋是時下禮部議議未行也今但据明史書之 丙午山東白蓮妖賊徐鴻儒反初薊州人王森嘗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入間異香多歸附遂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與武邑于宏志鉅野徐鴻儒輩踵其教徒黨益眾躪擾山東幾二十年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竝起兵會謀洩鴻儒先反自號中興

福烈帝稱大成與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曹濮震動 癸亥復重慶時樊龍收餘眾數萬據重慶險塞朱燮元督秦良玉等奪二郎關總兵官杜文煥破佛圖關諸將逼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元遂以計禽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殺生禽龍子友邦及其黨張國用石永高等三十餘人遂復重慶尋又復瀘州是役也重慶被害者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主守忠參將萬金王高爵而高選則其父汝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皆聞變自盡僕昌死覓主屍亦被害

明通鑑卷七十八

十二

其入城殺賊遇伏死者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賊薄成都時陷陣死者指揮冉世法雷安世瞿英瞿明史忠義傳作翟赴援成都死者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小河所鎮撫郁聯若其他在外地方官之殉難者灌縣知縣左重追賊成都力戰馬蹶罵賊死南溪知縣王碩輔城陷自盡賊支解之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奪印不屈與典史黃啟鳴死之郫縣訓導趙愷率眾擊賊被刺死大足主簿張志譽典史宋應舉集兵奮戰力屈死而興文知縣張振德既死教諭劉希文代署縣事甫半載賊復薄城與其妻白氏罵賊死長甯主簿徐大禮與振德善聞興文之變

以騎往迎振德振德却之未幾賊陷長甯大禮曰吾不
 可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攷異三編攷成都道臣孫
 總兵遇害二十餘人者是也今自羅英以下復括明史
 忠義傳補出援成都及地方官之死事諸人惟其先後
 不詳故月 是月山東巡撫奏日中月星並見禮部尙
 書孫慎行以為大異不省攷異日中月星並見三編據
 系之元年五月證之天文志則二年五月 六月戊辰徐
 鴻儒結四川妖賊陷鄒縣滕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
 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
 自經死以印畀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
 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焉 擢毛文

明通鑑卷七十八

三

龍為平遼總兵官初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
 不及經畧熊廷弼二人隙遂開化貞既去用事者猶主
 之遂有是命後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
 鎮皮島如內地皮島即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
 里不生草木遼南岸近北岸北岸海西八十里即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元年
 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招致之事見元顧文龍所居
 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往敗劬歲糜餉
 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為
 業有事罕得其用 授貴州總兵張彥芳為平蠻總兵

官令從巡撫王三善討水西賊 已已敕前總兵官楊
 肇基游擊陳九德率兵討山東賊時山東郡縣無守備
 亦不置重兵巡撫趙彥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師班
 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乃薦起肇基統山東軍討
 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
 國棟所敗遂入運河攷異史稿系鴻儒犯滋陽兗州皆
 縣之後今據 甲申詔卹建言爭國本諸臣馮應京等
 三人復官贈蔭顧憲成等六十六人復職贈官 秋七
 月甲辰奢崇明再陷遵義初遵義之陷巡撫李樞已遣
 兵復之永甯人李忠臣嘗為松潘副使家居陷賊以書
 約總兵官楊愈懋復永甯已為內應事覺合門遇害賊
 即用其家僮給愈懋襲殺之並殺推官郭象儀等遂攻
 大壩游擊龔萬祿力戰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遂
 陷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遵義司獄蘇樸
 威遠經歷袁一修墜城死 賊之據永甯也貴陽同知
 王昌允分理永甯衛事刺血草三揭繳印上官是年五
 月再拜自縊賊恨之焚其尸二孫一孫女及僕婢十三
 人同日遇害其里居士大夫死節者自李忠臣外瀘州
 人高光與子在崑募壯士殺賊百餘賊怒追至大壩光
 罵賊不屈家眾十二人同死永甯舉人胡縝被賊錮獄

明通鑑卷七十八

四

弟緯傾家救免復糾義徒自當一面數斬賊賊黨甚畏之既而為火藥焚死富順舉人聶繩昌毀家募義勇力戰死瀘州監生吳長齡恢復瀘州中伏父子俱戰死興文人前任龍陽縣丞胡一夔被執不屈死凡兩陷初陷在去年圍成都之前是年七月則因李忠臣謀復永南約愈懋為內應遂致敗今據明史本紀參朱燮元傳之書 戊申山東賊擾及韓莊夏鎮掠漕艘四十餘河道侍郎陳道亨守濟甯拒諸要害援兵至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奔滕縣與鄒縣賊合攻曲阜領馬步萬餘至城下知縣孔某率民兵禦之賊不能克引去復劫官營都司湯國盛大敗游擊張榜等皆死之攻曲阜知縣孔聞禮

明通鑑卷七十八

五

禦却之三編史稿亦據焉按孔聞禮見明史儒林傳乃行聖公孔聞韶之弟主子思祀事者以正德二年襲聞字派下有貞尚蔭三派天啟所襲乃蔭字派當為聞禮之曾孫今曲阜知縣雖係同族不應昌其先代衍聖公之名疑諸書作孔聞禮者誤也今書某 癸丑沈淮罷先是刑部尚書王紀劾主事徐大化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語侵及淮銜之甚嗾客魏泣懇上前奉旨切責然無意黜紀也初佟卜年以熊廷弼薦為監軍僉事及廷弼罷去張鶴鳴行邊得間諜言嘗為卜年往通李永芳鶴鳴上其事欲以為廷弼罪遂下卜年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常熟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于是淮劾紀庇廷弼緩卜年獄為二大罪上責紀陳狀遂斥為民輔臣葉向高

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體今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遂求去淮結交奄寺首開內操朝議惡之罷歸後踰年卒 乙卯奉神宗神主附太廟 庚申援黔兵潰于新添時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于甕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白自強馬一龍等殲焉一龍白自強敗沒據傳在三善將至之時與本紀遺于新添 癸亥武邑妖賊于宏志作亂殺人祭旗聲言欲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宏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潰遁是月禮部尚書孫慎行罷時秦王誼濫由旁枝進封其

明通鑑卷七十八

六

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謝病去 張鶴鳴行邊還初廣甯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冒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陽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抵言廷弼憤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為一燎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

罪上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歸 八月庚辰命大學

士孫承宗督師經畧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初

王化貞既失廣甯關外王城七十二堡悉為喀喇沁舊

哈喇 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畧王在晉與薊

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

里鋪設守兵四萬人甯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為非策

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詣關門

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甯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

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上許之賜尙方劍御門臨

遣以寵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

明通鑑卷七十八

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

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

屯田五千頃軍聲頗振先是承宗督師辟職方主事鹿

善繼為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為遼東巡撫上皆從

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

預議鳴泰快快去承宗旋亦引疾上乃罷鳴泰諭留

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

乃復出關抵甯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

煥善繼請守甯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壽與工崇煥

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上即命所

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故用文移

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是月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

事顧秉謙為禮部尙書代孫慎行也是時魏忠賢用事

以言官數攻之乃謀結外廷諸臣以助己而秉謙與侍

郎魏廣微率先詔附遂有是命 九月甲午朔光宗神

主祔太廟 壬寅御史馮英請設州縣兵技畝供餉從

之 甲寅陝西平涼隆德諸縣及鎮戎平虜諸所馬剛

雙峯諸堡同時地震如翻壞城垣七千九百餘丈屋宇

萬一千八百餘區墜死男婦萬二千餘口 乙卯封皇

弟由檢為信王諭冊于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 停

明通鑑卷七十八

刑 是月給事中甄淑疏請文武一例殿試自成化中

太監汪直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例不

果行至是淑言武舉中式一百六十人以本等巾服謝

恩職方司會同科道查明年貌勇力伎藝等項注本人

名下十月上旬過堂令各陳所能先期演試即于是月

望日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尙書侍班皇上欽定

一甲三名授都司僉事二甲三十名授守備三甲百餘

名以次各授出身職方司遇缺便補定限三年選完從

之 以兵部左侍郎董漢儒為兵部尙書時張鶴鳴罷

歸孫承宗督師在外漢儒前督宣大山西軍務遼陽之

陷簡精卒二千入衛詔褒之是秋以侍郎協理戎政未
上卽有是命時避地盡亾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
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 冬十月
辛未水西賊犯雲南官軍擊敗之 辛巳官軍復鄒縣
山東賊平時賊精銳悉聚鄒滕間巡撫趙彥欲攻鄒縣
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圍
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
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
僉事來斯行及都司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
賊于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

明通鑑卷七十八 五

騎走擒之送京師是時于宏志已伏誅東賊四散王好
賢見鴻儒敗挈家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尋論平
賊功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
孟庸命官致祭且恤孟氏子孫 壬午以總兵官魯欽
總理川貴湖廣軍務援貴州先是總兵杜文煥既復重
慶奢賊遁永甯文煥頓兵不進尋擢總理盡統川貴湖
廣軍文煥度不能制賊遂引病去至是以欽代之 是
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初元標從吾
起用復同官乃共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御史周宗建董
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爲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懋龍等講

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
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爲元標所黜童
蒙乃首劾元標等以講學爲門戶元標疏辨求去上已
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
宋室之亡由于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
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爲解且乞同去乃
得溫旨而與治復力攻比元標于山東妖賊元標從吾
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
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于前矣謂徐階也元標不能
用至是尊素言果驗元標從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

明通鑑卷七十八 五

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
獨存其後遂爲大西洋厯局云 修撰文震孟上勤政
講學疏畧曰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
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
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
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
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
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
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
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鵷行豸繡橫

玉腰金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于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安之習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

明通鑑卷七十八

三

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前鑒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乘上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上于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上領之一日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鄤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於是年十月證之倪元璐論三案疏言震孟三月居官昌言獲罪蓋震孟以是年三月十一日登第其受職當在五六月間今據增入十一月戊戌山東巡撫趙彥解徐鴻儒等十八人至京師磔鴻儒于市餘皆伏誅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

七月而滅 癸丑以朱燮元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 是月以工部右侍郎趙南星為左都御史代鄒元標也南星既歸名益高與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遂有是命十二月己巳貴陽圍解先是城中援絕糧盡初食糠粃草木敗革繼遂食死人肉後乃食生人至親屬相噉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自殺以饗軍其存者卒誓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而川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擁兵不進李樞史永安連

明通鑑卷七十八

三

章告急嚴旨督責是月之朔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尚何俟邪遂分兵三路進銜枚疾走進不許退前部斬賊首一人賊眾披靡遂奪龍里城乘勢急擊安邦俊被銃死邦彥駭走遂直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歡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是役也樞永安及提學劉錫元功最多三善卒破賊而我續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 解職聽勘 邦彥之陷安順也安順推官徐朝綱署府事賊攻城朝綱督兵民共守士官温如璋

等開門迎賊朔綱被執賊脅之降不屈索其印罵曰死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聞之登樓自縊長子婦亟舉火焚舍挈十歲女躍烈燄中死孫應魁年十六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同時守土及各衛之先後死事者貴陽通判楊以成理畢節衛事賊圍貴陽以成具蠟書乞援于雲南巡撫沈做煇書發而賊已至戰却之賊來益衆以成遣吏懷印間道趨省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至賊方夜逃而衛吏阮世爵爲內應城遂陷以成倉皇投縋賊繫之去乃爲書述賊中情形篋竹筒中遣弟以恭

明通鑑卷七十八

三

赴雲南爲賊所覺竝以成殺之家屬死者十三人廣順知州鄭鼎預策邦彥必反上書當事言狀州故無城督民樹柵實以土無何邦彥果反來攻城鼎誓死固守或勸走定番蒼以守土之義當與城存亡及賊入與土官金縻端坐堂上竝爲賊所殺婢僕從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統被執亦不屈死貴州副使分巡思石道孫克恕禦賊戰死有虎守其骸不去蠻人嗟異普定衛王明重威清衛印述堯平壩衛金紹勛壩陽把總簡登龍里故守備劉臯臯子景竝死難而訓導劉三畏賊至不避兀坐齋中見殺時稱龍里三劉云事聞皆贈卹有差

三年春正月己酉以禮部尙書顧秉謙侍郎朱國禎朱廷禧魏廣微俱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魏忠賢首結秉謙廣微一時霍維華孫杰之徒從而附和之遂偕國禎廷禧入閣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爲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事忠賢儼如奴役 乙卯紅夷據澎湖紅夷卽和蘭國其地在西南海中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時謂之紅毛番萬曆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呂宋諸國和蘭人就而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

明通鑑卷七十八

十四

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詰問言欲通市貢不敢爲寇當事難之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于朝乃遣還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販久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錦乃代爲書移守臣卽俾秀震齎書當事大駭繫秀于獄震不敢入初秀與酋約有成議乃聞而酋不及待卽駕艦抵澎湖錦往偵被獲亦下獄已而議遣二人諭其酋遣國巨拘震與俱酋觀望不肯去時稅使高宗者嗜賄甚隱

遣心腹周之範詣酋說以三萬金餽案即許貢市酋喜
盟有日矣會總兵施養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
容負膽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
止以哆囉噠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采乞代奏通市案
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
窮番人乏食始揚帆去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
爭雄復汎舟東來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已
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為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
城徙去即許互市至是果毀其城然據臺灣自若及互
市不成復築澎湖尋犯廈門官軍禦却之濱海郡邑為

明通鑑卷七十八

五

之戒嚴既而巡撫南若益請于朝發兵出擊持數月寇
又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寇勢窘運米入舟而去獨
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
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如故 貴州官軍進討水西賊
副總兵劉超敗績于陸廣河初貴陽圍解賊走渡陸廣
河時湖廣廣西四川援兵皆先後至巡撫王三善自以
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糧于敵乃舉超為總
兵官令渡陸廣超大方搗安位巢總兵官張彥芳渡鴨
池搗安邦彥巢別將都司線補袞統土漢兵各三萬出
黃沙渡分三道寇期竝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芳

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奢
崇明及烏撒土舍安效良誘官軍深入至是超渡陸廣
賊薄之獨山土官蒙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
參將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殲焉賊遂攻
破鴨池軍部將覃宏化先逃諸營盡潰彥芳退保威清
惟補袞軍獨全諸苗見大師失利復騰起土酋何中尉
進據龍里而邦彥復分兵圍青巖斷定番餉道令其黨
宋萬化吳楚漢為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 二
月乙酉贈卹鄒縣死難五經博士孟承光為太僕寺少
卿母孔氏貞淑夫人子宏畧亦贈官致異詔贈卹孟氏
子孫在去年擢下

明通鑑卷七十八

五

詔月日也明史本紀系之是年二月及
其母子姓名具書之並見關里志中 丙戌太白晝
見 是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李長庚為戶部尚書時汪
應蛟致仕也長庚未至旋以憂去踰月以陳大道代之
又以侍郎盛以宏為禮部尚書顧秉謙入閣也 遣中
官刺邊事上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
名曰轍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齎
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
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當水旱荒疫之後
將領罷邊籌而事逢迎士卒釋戈甲而供使役俱屬未
便且山海一城知中使將出將吏憂懼即今命使已行

無容追議恐後此創為事例不可不慎也不省 御史周宗建初以薦熊廷弼為給事中郭鞏所劾鞏知忠賢故惡宗建因力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抗疏抉鞏結納忠賢事至是遂直攻忠賢畧曰臣于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拘為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為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宏化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為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

明通鑑卷七十八

志

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即忠賢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筭陷之鞏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為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即心曠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索鞏之媚進忠即此可為證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

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為入告將內有進忠為之指揮秀有客氏為之羽翼外有劉朝鞏為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上前乞自髡以激上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復力詆諸

明通鑑卷七十八

志

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為兩解之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 三月癸卯朝鮮國人廢其主李璉立其從子綾陽君倭以昭敬王妃之命權國事令議政府移文督撫代奏時總兵毛文龍集兵皮島仰給于朝鮮至是文龍為之揭報登州巡撫袁可立上言璉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疏留中未報 甲寅釋江南罪宗之禁高墻者 丁巳太白復晝見及與明史天文志三月丁巳太白晝見其二月丙戌三編據實錄增今分書之 是月孫瑋為刑部尚書瑋以去年八月召至是始任工部尚書姚思仁罷以倉場侍郎鍾羽正代之 是春振山東被兵州縣 夏四月庚

申朔京師地震 壬戌釋江西罪宗 己巳大學士朱國祚罷國祚在閣謹慎持大體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忠賢不悅至是乞休疏十三上遂許之紀嘗以事忤國祚及其論救人皆稱國祚為長者 戊子王三善破水西賊于大水塘大敗之時賊將趨貴陽三善亟遣遊擊祁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先後燔賊砦二百餘龍里定番路皆通至是連敗賊焚其積聚數萬賊氣始奪不敢出屯于鴨池陸廣諸要地為自守計 五月庚子河決睢陽徐邳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 辛丑四川官軍復永甯

明通鑑卷七十八

庚

時朱燮元集將佐議曰我久不得志于賊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軍攻長甯連破麻塘坎觀音菴青山厓天蓬洞諸砦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甯擊敗奢寅于土地坎追至老軍營涼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劍遁樊虎亦中鎗死復追敗之橫山入青岡坪抵城下遂拔之禽叛將周邦大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圍官軍蹙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圍賊奔入舊蘭州城 壬寅錄囚 是月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乃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趙出光宗賜物列于庭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張氏于

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伏承簷溜飲之而死皇后張氏素嚴正數于上前刺客魏過失是時后有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以計墮之上因此乏嗣又于上郊祀掩殺上所寵馮貴妃左右無敢言者慧妃范氏以客魏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容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成妃故

三編發明曰從來閣寺擅權必結宮闈以自固其間有害及宮闈者亦必藉寵盛之宮闈以肆其毒至客

明通鑑卷七十八

辛

魏肆惡已稔慮妃嬪白其罪竟敢矯旨殺先朝選侍浸假而幽裕妃浸假而墮后胎殺貴妃幽成妃宮中生殺惟所欲為并不必有所憑藉此實前代所希聞者熹宗雖童騃至于不能保有妃嬪且不能保其子而不之覺殊出情理之外奸瑞之壞朝政而害忠良莫甚于有明一代而若此之恣害宮闈作威擅殺即明季亦所未有楊連一疏所為擢髮數之而痛哭流涕者此也

六月丁丑南京御史劉之鳳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閻鳴泰本末事見上年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

關內又請罷內操忤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
讀奏者罪無赦致異事見明史之鳳傳特書三越三年

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遂傳中旨奪職 秋七

月辛卯南京大內災 壬辰川貴賊合時奢崇明走蘭

州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偕其子率餘眾走水西龍場

客仲壻倚其女弟奢社輝以守初崇明失永甯即求救

于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甯朱變元敗走之總

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

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搗龍場生

禽崇明妻安氏及弟崇輝 丁酉安南寇廣西巡撫何

明通鑑卷七十八

士晉禦邦之 己亥史繼偕致仕 是月光宗實錄成

總裁葉向高等上之致異據三垣筆記乃是月十六日

工部尚書鍾羽正罷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先是

六月間羣奄千餘人請預給工部持之奄人乃遽擁入

署碎公座毆掾吏肆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

也羽正疏問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

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

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

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

其誰不合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

年為奄黨所劾遂削籍 八月丙寅御史胡良機復請

罷內操不報 壬申恤蔭四川死事諸臣 是月以趙

彥為兵部尚書王舜鼎為工部尚書 九月癸巳給事

中陳良訓疏陳防微四事忤魏忠賢因摘其疏中國運

將終語下鎮撫司窮治主使輔臣葉向高揭救至以去

就爭乃奪俸先是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

激上怒命廷杖亦以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 是

月詔戶部倉場尚書李宗延回部管事時陳大道罷也

冬十月己巳皇長子生旋殤 乙亥京師地震 己

卯皇次子慈煇生 是月改左都御史趙南星為吏部

明通鑑卷七十八

尚書以張問達致仕代之也初南星居憲職慨然以整

齊天下為己任時問達方掌吏部南星與主京察以故

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在先朝結黨亂

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特著

四凶論卒澄汰之天下快甚又巡方者有提薦人材之

例南星已奏止之而踵行如故南星復劾奏巡方者始

知畏法至是擢長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

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

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遇忠賢于朝正色語曰主上沖

齡我輩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為善忠賢嘿然怒形于色

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字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然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而秉憲及科道卿貳之等皆東林正人激揚風議忠賢頗憚之問達歷更大任挺擊紅丸移官三大案竝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然卒以引王之案為諸黨人所忌歸踰二年為御史周維持所劾遂削奪 閏月壬寅以皇子生詔赦天下致異史稿皇子生頽詔在十月辛巳誤也明書繪換志書頽詔于十月十六日而詔中乃云皇子以十月二十二日誕生則頽詔不應在前六日今按閏月王與正十六日繪換志蓋脫閏字今據明史本紀書之

明通鑑卷七十八

是月貴州巡撫王三善屢破水西賊遂次大方初安邦彥援奢崇明為四川兵所敗復乘間陷普安時總督楊述中駐沅州畏賊朝命屢趣之始移鎮遠議與三善左而川督朱燮元以永甯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于是邦彥益張甚會崇明逃入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而述中暨諸將俱以為不可至是三善排羣議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乃柵漆山日遣遊騎掠樵採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綦冠有輿張蓋自督陣

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即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遂長驅直抵大方 是月刑部尚書孫瑋以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代趙南星也 十一月丁巳朔躬祀天于南郊致異此躬祀南郊不書史稿則直 甲戌喀喇沁即哈喇慎 邀賞謀盜邊參將王楹遇伏死之 是月以刑部左侍郎喬允升為本部尚書代孫瑋也 十二月己丑太白晝見 癸巳命朝鮮李倧暫統國事先是八月間朝鮮王妃金氏復請封倧禮部尚書林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

明通鑑卷七十八

抒忠發憤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遽討且受方貢覈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者或謂當令倧討敵自洗者眾論咸有可采其謂理實悖德倧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文龍一人耳皇上奉天討逆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稱恭順迥異諸裔則更遣貞士信臣會同文龍公集臣民再四詢訪勘辦既明再請聖斷報可至是禮部復上言臣前同兵部移咨登撫并劄毛帥遣官往勘今據申送彼國公結十二道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稱倧為恭順且彼之陪臣相率哀籲謂當此危急之秋必須君國之主乞先頒敕諭令

倥統理國事仍令發兵索賦同文龍設伏出奇俟漸有次第始遣重臣往正封典庶幾字小之中不失固圉之效異明史本紀是年十二月封李倬朝鮮國王也朝鮮傳封倬國王在明年四月是年十二月倬命曹理國事戊戌京師地震又震 丁未南京鳳陽蘇松淮揚泗滁同日地震 己酉并薊遼總督于經善從大學士孫承宗之請也先是王楹之死為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欲遣兵勦之總督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為殺楹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乾以憂去承宗患主款者撓已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並請以遼撫移駐

明通鑑卷七十八

美

甯遠從之而遼撫張鳳翼謂置己死地也于昺益銜承宗 庚戌以魏忠賢提督東廠初神宗未刑罰弛縱而廠衛緝事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掌衛事許顯純為鎮撫理刑羅織鍛鍊嚴刑慘酷廠衛之毒至此而極又請括天下藏庫輸之京師閣臣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妖賊之亂將何以應不納 是冬王三善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安邦彥竄織金先所陷將楊明楷乃得還位寤遣使詣楊述中請降述中令

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為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于邦彥三善先約四川總兵李維新滅賊以餉之辭三善左次大方久之食盡述中弗為援不得已乃議退師 以太常少卿楊漣為左僉都御史漣以二年召還不次遷擢明年春遂拜左副都御史

明通鑑卷七十八

美

明通鑑卷七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九起開運開教盡旃
蒙赤奮若凡二年

熹宗哲皇帝

天啟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長興縣民吳野樵作亂野樵故盜黨匿廣德長興交界地方長興知縣石有恒緝捕不得有恒之族人干調不遂入野樵黨謀起事以正月朔一日賀正突入縣放火戕殺有恒及主簿徐可行地方羣起逐之當獲野樵及其黨王召魁等餘皆逃竄查檢藏庫無恙而獄中盜皆出柙去致異野樵作亂明史本紀系之正月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一

之稱諸書皆不載今參兩朝從信錄書之乙丑巡撫貴州王三善旋師遇伏死之先是三善欲退師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其後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沒官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為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陳其愚者賊之心腹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至是三善遇賊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持蠟書于外被殺初三善久駐大方御史徐卿伯上言安邦彥招

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蠶苗不足平不知澤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深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具仰敗于內莊監軍四人其三得脫還惟具仰竟死景猷當賊圍貴陽時以單騎往曉諭禍福賊欲屈景猷陳寶玩以誘之不動遂羈之獄中二年至是遇害 庚午大學士何宗彥卒宗彥清修有執攝尚書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獨吏科給事中不署名遂不預宗彥旋乞假去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

明通鑑卷七十九

二

彥獨無所附麗故終不安其位光宗立即家起禮部尚書入閣天啟元年夏還朝及是卒于官 癸未日赤無光有黑子二三盪于旁漸多至百許凡四日 二月丁酉薊州永平山海關地震壞城郭廬舍 甲寅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銅缸之水騰波震盪是日上不豫 是月以陳長祚為工部尚書代王舜鼎也舜鼎時以疾在告未幾卒 三月丙辰京師地震 丁巳上疾瘳 戊午夜京師地再震庚申夜復震者三時宮中地震乾清宮尤甚適上體違和人心惶懼御史餘姚黃尊素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

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放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于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為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 杭州兵變時九營兵以正月有諸生家張燈火起延燒房屋諸亂卒乘之起拆錢唐門外更樓十座有楊把總者約束營兵勿預亂而各兵遠縛本弁還營懸之高竿欲以弓矢斃之兩游擊撫之乃定竟革把總職 癸酉上視朝 夏四月乙巳下內閣中書汪文言鎮撫司獄文言歛人初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鬪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文言又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時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燦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未減益遊公卿間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囑其同官傅樾劾文言與光斗大外交

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僑領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方忠賢得樾疏喜甚欲借是羅織東林而獄遂解志不逞是時大中方遷吏科都給事中以文言事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及赴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傅樾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致異汪文言兩下鎮撫司獄一記之十二月日中明史本紀則但書十二月也三編並惟史稿分書于四月十二月者得之明史葉向高傳亦

明通鑑卷七十九

四

書逮汪文言于四月何高論救蓋十二月向高已早致仕去也楊漣參忠賢二十四大罪中已有大中遵旨蒞履任皆在六月前今摺史稿分書之 是月封李侗為朝鮮國王 五月甲寅朔福甯兵變時倉官林廷柱乾沒軍儲餉不以時給亂卒張天錫等煽流民揭竿而起脅眾閉城辱官毆吏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宋震生撫之乃定致異杭州福甯兵變明史本紀皆有所見兩朝從信錄 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畧曰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違者法無赦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負入內地初猶

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燦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三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繙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離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

明通鑑卷七十九

五

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倖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爲

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隕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舍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變近又于河間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

明通鑑卷七十九

六

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詭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忠賢墳脈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收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榜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施封駁

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為事投匭設阱日夜未已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耶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七

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蔽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劾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自視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

又寸鬻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更相表裏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上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主體乾等贊之上惛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而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洩機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

明通鑑卷七十九 八

賢詞知遇上不御朝者三日及上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救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楊漣既劾忠賢一時抗疏繼之者御史黃尊素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可用而孤立自虞試問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累累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于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邪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臣知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韉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水山始猶與士大

夫爲讐繼且以至尊爲注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御史江陰李應昇方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亟停內操不省應昇知忠賢必禍國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毀其稿怏怏而止至是繼漣上疏中言小人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忠賢罪曲賜包容彼緩則爲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言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

明通鑑卷七十九

九

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不將與焦芳同傳耶蓋指魏廣微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不可救今忠賢之惡極矣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以冀陛下之一悟而所列忠賢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客氏能勿寒心若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下一身大小臣工所

擁衛何藉于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有陛下真孤立于上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共憤陛下未之知今漣已侃侃入告矣陛下念其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搢紳而卽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官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于是南北臺省卿貳攻忠賢者疏至數十上而國子祭酒蔡毅中

明通鑑卷七十九

十

率合監師生千餘人請究忠賢二十四大罪畧曰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于九卿而自爲忠賢任過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旣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

越四日即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州懸膽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齒之凶豎于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卹不報其死云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原修三編及諸書皆系之六月輯覽及重修三編始據本傳改入七月按錄受杖後復逮林汝翥汝翥懼逃之遵化諸奄以其為歸二十餘疏乃許之汝翥向高致仕在七月辛酉為七月初九日而中間建林汝翥及向高二十餘請之疏皆在辛酉前似其時錄已早死本紀系之六月者近之但非丙申耳據兩朝從信錄載擊問萬崇旨中有皇子薨逝語皇子之薨在戊戌不應杖燎反在三日前也今連書于六月皇子薨下不復逮巡城御史林汝翥先是汝翥以事答內侍曹進傳國興忠賢復矯旨杖之汝翥懼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逃之遵化自歸于巡撫鄧漢漢以聞卒受杖致異汝翥本紀同書之丙申下史稿書之王寅證之明史萬崇葉向高傳在燎死之後然皆六月間事也今並系之六月杖萬崇下秋七月辛酉大學士葉向高罷楊漣劾忠賢疏上向高謂事且決裂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上旨叙己功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閹人所能必有代為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有等以興大獄者遂殺萬崇復逮林汝翥汝翥向高

甥也逃之遵化羣奄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上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幸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命行人護歸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主閣人逞煬竈計時事日非向高亦列方為圓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 癸亥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

明通鑑卷七十九

四

一由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墊溺議集貨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于雲龍山河事置不講矣 振山東饑 是日六科廊火給事中劉懋請罷內操不省御史李應昇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今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天譴甚明伏祈留意亦不報 是月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初上暴選侍罪狀命停其封號至是魏忠賢為之請從之或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前後抵牾上卒不辨也 八月己酉陝西地震 是月左都御史孫

璋卒以刑部右侍郎高攀龍代之 九月工部尚書陳長祚罷召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代之從吾告歸是春起為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至是方赴召聞趙南星高攀龍先後去國遂連疏力辭予致仕 冬十月丁酉吏部尚書趙南星罷已亥左都御史高攀龍罷初忠賢日肆而東林勢尚盛眾正盈朝南星長吏部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攀龍及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掌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采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祚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

明通鑑卷七十九

五

目滋欲去南星會維璉自兵部職方改吏部旋進考功給事中傅樾以己不預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素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益恨甚攀龍既居憲職主考察時御史崔呈秀按淮揚賊私狼藉霍印知縣鄭延祚貪懼呈秀劾之兩行千金賄遂薦焉比呈秀還朝攀龍因考察盡發其貪汙狀南星議戍之詔革職候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言攀龍南星皆東林挾私排陷復叩頭涕泣願為養子當是時忠賢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助涿州人馮銓者少年官侍從家居與熊廷弼有隙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忠賢

冀假事端傾陷諸害己者得呈秀相見恨晚呈秀又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魏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越日攀龍亦引去 南星等既罷吏科給事中許譽卿沈惟炳皆以

明通鑑卷七十九

六

論救降調而鄒維璉先以求罷不得復繼楊漣劾忠賢已崔呈秀坐賊維璉復論戍邊諸逆黨交憾及南星去維璉請與俱去遂放歸 十一月辛亥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先是萬燝杖死御史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之中旨謂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私人顯是于廷漣光斗有意徇私更責漣怙惡不悛注籍躲閃前者勘陳九疇事俱屬漣等主張朋比不公遂並斥為民且追奪漣光斗誥命及異明史本紀于是年十月遺却罷

趙南星高攀龍而載罷于廷等三人史稿則罷趙高在
十月丁酉于廷等三人罷在十一月辛亥證之諸書及
三編皆分系之十月十一月然明史楊左傳皆作十月
光斗傳中言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譚光斗光
斗憤甚草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
二日之上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調知先二月假會推事
與魏俱削籍云云據此則三人之黜在十月之末十一
月之初而史稿書之十一月辛亥正是月之朔明史本
紀招先二日書之故入之十月不書 己巳大學士韓

熿罷魏忠賢以楊漣劾己熿不為援深銜之及向高罷
熿為首輔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
羣奄熿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
忠賢徧引邪黨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熿急
率朱國楨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七

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
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
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
老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熿忠賢傳旨諭熿
同寅協恭而責次輔無伴食熿惶懼即抗疏乞休畧言
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
無能紓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回震
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論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
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慙皆臣罪
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

官奉詔以從事臣欲奉詔無由矣乞急禱臣官為佐理
溺職之戒中旨責熿歸非于上悻悻求去聽還籍諸輔
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 是月大學士孫承宗請
入覲不果初忠賢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使中官
劉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
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
上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十四日
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
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
內主公立齏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上亦為心動令

明通鑑卷七十九 八

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
違者不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
又矯旨諭九門守關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
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
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
詆之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不允致異明
本紀帝以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生無日證之兩朝從
信錄刻後錄諸書皆云承宗將以閱邊勦遼入京師十
四日賀萬壽云云神宗本紀書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卯以皇長孫生詔告天下此據頒詔之月日耳詔中
亦云十一月十四日見明書綸 起崔景榮為吏部尚
書初景榮為兵部尚書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

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至是特起長吏部時忠賢盜國柄羣小相倚附逐尙書趙南星欲起景榮爲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明年上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卒亦不安其位云 魏忠賢之興大獄也顧秉謙魏廣微實首導之楊漣劾忠賢大罪有門生宰相語秉謙益恨甚會孟冬饗廡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連劾之廣微憤遂與秉謙謀盡逐諸正人撰縉紳便覽

明通鑑卷七十九

九

一冊若葉向高韓爌之等百餘人目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用是爲黜陟及是高爌先後罷秉謙廣微柄政會陳于廷罷以徐兆魁代爲吏部侍郎楊漣罷以喬應甲代爲副都御史左光斗罷以王紹徽代爲僉都御史兆魁等三人皆趙南星素所擯而紹徽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倣民間水滸傳奇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獻之以此益爲忠賢所善自是奸黨日盛後進者求速化悉由黨人進用天下大權悉歸忠賢矣 貴州官軍敗賊于普定先是王三善敗沒以撫治鄖陽蔡復

一進兵部侍郎代巡撫貴州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仍兼貴州巡撫時安邦彥結四十營綿亘二十里分犯普定復一檄總兵官魯欽黃鉞等分道禦之欽率部將張雲鵬劉志敏鄧玘等大敗賊汪家冲鉞及參政陸夔龍副使楊世賞亦大敗賊蔣義寨合追至河斬首千五百餘級搜山復斬六百餘級尹伸守普定亦敗賊兵與大軍會共剪水外逆苗邦彥勢窘渡河西奔欽鉞督諸將窮追夔龍等分馳三岔河岸爲後勁前鋒雲鵬玘等深入織金先後斬首千餘級 改戶部尙書李宗延爲左都御史兼吏部尙書銜以李起元爲戶

明通鑑卷七十九

十

部尙書代宗延 十二月辛巳復逮汪文言下鎮撫司獄初文言下獄事旋解忠賢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爲北鎮撫司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卽命顯純鞠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丙申大學士朱國禎罷韓爌既罷國禎爲首輔魏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至是逆黨李蕃連劾之遂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遣行人送歸所給廩隸皆如制

癸卯南京地震聲如雷 是月兩當民變殺知縣牛得

用致異諸書不載今據明史本紀為延綏亂張本 起前戎政尚書黃克纘為

工部尚書克纘初附內璫劉朝遂結忠賢與爭三案者

異議攻擊紛起其後羣小排東林創要典率推克纘為

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移疾歸至是忠賢盡逐東林乃

有是召

五年春正月癸亥

大清兵取旅順游擊張盤都司朱國昌等死之致異明史本紀

及三編俱系之正月史稿作二月戊申疑據奏報月日

也三編載朱國昌等死之今據史稿增入游擊張盤

戊寅以慶陵工成予魏忠賢世蔭都督同知 是月

明通鑑卷七十九

總兵魯欽劉超等自織金旋師渡河賊自後襲擊諸營

盡潰死者數千人致異魯欽等之敗明史本紀及欽本傳皆作正月蔡復一傳同史稿書之

三月致異蓋因欽等之敗命之今據明史月日 以

李養正為刑部尚書代喬允升也允升以廷推吏部尚

書為魏忠賢所惡陳于廷等既黜允升遂以去冬移疾

歸及是忠賢將起汪文言之獄因擢養正代之 復崔

呈秀官初呈秀罷職聽勘因投入忠賢幕忠賢倚為腹

心日與計畫及高攀龍罷忠賢傳中旨謂呈秀事屬誣

譏毋庸候勘仍令回道管事呈秀復進同志諸錄皆東

林黨人又進天監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

用善類為之一空是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

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

舉朝大駭 二月檢討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科給

事中郝士膏禮科章允儒兵科董承業戶科熊奮渭主

事李繼貞俱降調尋斥為民初甲子鄉試山東江西湖

廣福建考官為乾學等八人主之以發策譏切忠賢奉

旨詰責乾學主試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忠賢尤惡

之方降調赴京師有指揮僉事高守謙與乾學有舊憾

遂激忠賢怒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寓矯稱有旨逮問

守謙導厥卒諸人箠楚交下乾學不勝挫辱憤鬱而卒

明通鑑卷七十九

未幾七人皆除名致異丁乾學等入人降調吳氏兩朝

籍及矯旨逮乾學又 三月甲寅上釋奠于先師孔子

丙寅賜余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戌以朱變

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時貴州之敗廷臣以王三

善等失事由川兵不能協助議合兩督府併歸一人兼

督五路之師乃有是命于是蔡復一解任聽勘而以尹

同臬撫四川王城撫貴州協助討賊 丁丑讞汪文言

獄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

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先

是許顯純為北鎮撫司榜掠文言詞連趙南星李三才

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顯純欲坐漣等以移宮罪大理丞徐大化獻策于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揚錡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然之乃令顯純復鞠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之楊大洪哉大洪者漣別字也復及光斗等文言蹶然起曰以此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曰任汝巧爲之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辭以上于是漣光斗坐賊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其他所牽引則趙南星及鄧渙毛士龍王之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案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鰲等又十五人中旨逮漣光斗等六人下詔獄其南星等十五人除削籍外仍行撫按提問追賊于是獄乃具致異逮楊左事明史本紀系之是年三月丁丑三朝要典系之乙亥蓋一據獄上之日一據奉旨之日也六人十五人之分別處治其中旨具見要典與劉復從信二錄所載同惟中旨但列六人姓名而十五人則但云趙南星等諸書所記有李三才夏之令證之劉復錄不在南星等十五人之數蓋三才時已卒且亦與廷弼納賄事無涉之令之削籍則以劾毛文龍也證之明史魏大中傳二十三人連六人數之除三才之令實二一十一人與劉復錄姓名合且三才之削籍與顧憲成同在是年七月見于本紀則此時行劾又三才已死其不在十五人之內明矣今據劉復錄書之 夏四月癸未太白晝見 乙酉詔重修光宗實錄先是御史

楊維垣首翻挺擊一案疏言張差風顛之真卽碎王之案之骨不足贖其罪又謂李可灼特不幸之之案而之案特偶幸之可灼時之案方授刑部侍郎不數月遂削籍至是給事中霍維華竝論三案畧曰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迄無定論臣以爲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尙未封而况于后請之不得况于自后不妃不后而况于垂簾前此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之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翊戴之功也神祖冊立東宮稍遲而篤愛先帝始終不渝果有廢立之謀則九關遂密乃藉一風顛之張差乎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夙疾而悠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悠之口致疑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鳩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平生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中旨允之遂有是命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封漣無預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爲報復地驅除異己遂藉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爲烈矣 己亥削大學士劉一燝籍以霍維華論三案首誅之也 是月以南京侍郎周應秋爲刑部添註尙書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時忠賢廣樹私人悉餌以顯爵故兩京大僚多添註又

是時方治楊左獄故有是命 五月戊申盛暑輟講
 癸亥給事中楊所修請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仿
 明倫大典例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為言從
 之 乙丑祀地于北郊 庚午行宗室限祿法 是月
 兵部尚書趙彥罷彥以繼楊漣劾忠賢為所惡彥子官
 錦衣頗招搖都市御史交劾之忠賢挾前憾令致仕去
 以兵部侍郎高第代之第亦忠賢黨也 六月丙戌內
 閣朱延禧罷時中旨令閣票擬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
 執不可御史田新阿忠賢意劾之遂罷 甲辰下楊漣
 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於鎮撫司獄魏

明通鑑卷七十九

五

忠賢矯旨令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俟追賊完日送刑
 部擬罪 改異據史稱袁化中顧大章以五月下獄楊左
 被逮下獄魏以六月下獄無日明史本紀則魏書于三月
 魏公以六月二十四日下獄楊左二公以五月二十六日下
 獄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訊推恩六月丁丑
 朔甲辰則二十八日要典所記統據六君子下獄比較
 之月日書之 是月逮御史方震孺下獄震孺坐鄒元
 也今從之
 標黨罷歸及忠賢將興大獄其黨郭興治論震孺河西
 賊私坐賊六千有奇繫獄論殺 改異震孺事見明史本
 今據孩未集自記年譜書之蓋以正月逮六 秋七月
 月始至下獄論殺又在明年也今類記之
 戊午太白晝見 壬戌毀首善書院御史張訥上疏力
 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等請毀其講學書院

從之 庚午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
 魏大中卒于獄初漣等入詔獄許顯純非法拷掠血肉
 狼藉賊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
 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
 下法司或者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及忠
 賢矯旨五日一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是追比
 畢復以漣光斗大中三人另發大監其父同為獄卒所
 斃漣之死土囊墜身鐵釘貫耳最為慘毒光斗大中亦
 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矣
 方漣之被逮也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都市悉焚香

明通鑑卷七十九

五

建醮祈祐生還既死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
 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資助之至賣菜
 備亦為輸助光斗前興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
 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贖金諸生
 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即善
 繼父世所謂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其賊未竟撫按嚴
 追兄光鬻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
 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家族盡破後忠賢定三朝要
 典移官一案以漣光斗為罪魁議開棺戮屍有解之者
 乃免大中長子學伊以父被逮號慟欲隨行大中止之

乃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贖未竟而大中斃學泚慟哭幾絕扶柩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崇禎初贈恤大中有司以狀聞詔旌學泚為孝子改異楊左魏三公先後明史本紀載于四月被逮下史稿則分書之楊左以是月壬申魏以是月甲戌然皆據奏報月日也是月丁未朔壬申為二十六日甲戌為二十八日而三公之死證之楊左二公集魏大甲子記其父斃獄同在二十四日明史大中傳云獄卒受指與魏光斗同斃之是三公之死同日又證之碧血錄言七月二十四日北較楊左魏各受全刑畢許顯純令將三人發大監有問之獄吏者吏嗟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者是夜三公果死于鎮頭又證之六中子所記楊左之死以二十五日報其父之死以二十六日報碧血錄言三公之死尸以二十九日報後從詔獄後戶出通攷諸書楊左之死早大中一兩日報而二十九日之驗則三公俱同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七

日故明史大中傳有遲數日始報大中死至潰敗不可識云云然則史稿之書壬申書甲戌皆據報驗之日而明史光斗傳記其卒于七月二十六日亦報驗之日也至三公卒于二十四日之夕是時燕客在獄親見其死故野史悉據 壬申大學士韓爌削籍爌為霍維華所論至是逆黨李魯生復劾之除名尋又假他事坐賊二千斃其家人于獄爌鸞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 癸酉太白經天 甲戌削故巡撫李三才光祿少卿顧憲成等籍時逆黨石三畏追論萬曆辛亥丁巳癸亥三京察首劾三才憲成遂及王圖孫丕揚曹于汴胡忻王元翰王淑抃湯兆京王宗賢王象春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榛共十五人死者追奪誥命存者悉除

名及王圖孫丕揚等十五人今姓名據劄復錄書之是月吏部尚書崔景榮罷楊左之獄景榮移書勸魏廣微申救廣微具揭以進忠賢大怒廣微乃以景榮書為微曰景榮教我也是倪文煥等劾景榮陰護東林遂奉旨削奪改左都御史李宗延于吏部代之 八月壬午詔毀天下書院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各書院俱行拆毀變價助工從逆黨張訥議也訥言各省私剏講堂皆踵東林為之因醜詆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竝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俱坐削奪是時倪文煥亦劾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七

黨同其從子李日宣狡計陰謀傾陷善類員外郎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厚結汪文言聯姻魏大中于是邦華順昌俱坐削奪而日宣時為河東巡鹽御史至是訥復劾其以會講入陝糜費公私詔俟回道時由都察院考覈示懲從吾既歸王紹徽素銜之謀于忠賢以喬應甲巡撫陝西伺殺從吾應甲至陝拮據百方無所得乃藉講學毀其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受挫辱鬱鬱卒 戊子暴楊左及熊廷弼罪論內閣言官有陰懷觀望借題報仇或捏寫蜚書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之律以說謊欺君之罪治之皆忠賢矯旨也 禮

一第 366 明續修四庫全書第 10 頁 5 頁

部尚書周如磐侍郎丁紹軾黃立極俱陞尚書少詹事
馮銓陞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閣臣缺
詔推老成幹濟者如磐以年老推用立極與忠賢同鄉
故援之紹軾銓素憾廷弼而銓家居時曾遺書魏良
卿勸與大獄至是並推用銓資淺年未及四十逆黨李
魯生上言成卽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卽有
濟于國以是忠賢益信之 乙未御史袁化中卒于獄
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呈秀贓私又繼楊漣疏劾忠賢
至是遂竄入汪文言獄詞中坐納楊鎬熊廷弼賄酷刑
拷掠斃之獄中 己亥魏廣微罷初廣微以崔景榮移

明通鑑卷七十九

元

書救楊左頗心動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爲有罪之人在
前日實爲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眞亦當轉付法司據
律定罪豈可逐日嚴刑令鎮撫追贓身非木石重刑之
下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使之追贓官守安在勿
論傷好生之仁抑且違祖宗之制疏入大忤忠賢意廣
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而忠賢怒已不可解乃具疏
乞休居兩月廣微丐顧秉謙爲解忠賢意少釋然卒不
自安復三疏乞休許之 壬寅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
初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
坐贓斃獄會選者獲市人蔣應陽謂與廷弼子出入禁

獄陰謀巨測忠賢遂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石三畏
等復希指趣之而丁紹軾馮銓與廷弼有隙方入閣遂
合謀銓一日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于上曰此廷弼
所作希脫罪耳上大怒至是詔斬西市傳首九邊而化
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御史
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資不
足償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
玩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刎死珪母稱冤爾玉去
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時太倉人孫文豸
顧同寅作詩誅廷弼爲遷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

明通鑑卷七十九

辛

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竝削籍 預異廷弼
本紀書于是月壬寅證之剝復錄言二十五日而據錄
中及計氏北畧所載謂忠賢與內閣諸處決廷弼商至
日中不決黃立極曰不過夜半片紙卽可了當矣遂以
二十五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廷弼沐浴冠履從容就
修云云據此則廷弼以二十五之夜斃之獄中決日乃
梟首而正法于西市本紀作壬寅正梟首西市之日也
今從 甲辰太僕少卿周朝瑞卒于獄朝瑞嘗請宥熊
廷弼罪令守山海逆黨徐大化與之相訐至是遂竄入
汪文言獄中坐受廷弼賄斃之 預異明史本紀彙書于
記袁化中周朝瑞之死在九月丁未蓋九月二日也據
燕客所記袁化中死于八月十九日周朝瑞死于八月
二十九日先後報聞袁屍以八月二十二日驗周屍以
九月初二日驗云云據此則袁周二公皆卒于八月
稿所記蓋據報驗月 是月以王紹徽爲左都御史代
日書之今據碧血錄

李宗延也 九月壬子遼東總兵官馬世龍誤信降人
劉伯澗言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襲取耀州
敗于柳河皆死之 甲寅以門工蔭魏忠賢弟姪一人
錦衣指揮僉事一人都督同知 庚申前陝西副使顧
大章卒于刑部獄中初楊維垣受徐大化指許大章鬻
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復四疏力攻言大章受廷弼賄四
萬故輔葉向高保持之奪俸歸是年起官歷禮部郎中
會大化起大理丞遂與維垣為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
獄連及大章迷下鎮撫拷掠六人皆坐廷弼賄而大章
賊尤重蓋以實維垣初劾語也及楊左等五人既死羣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小聚謀謂諸人潛斃于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
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
部尚書李養正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官事牽合封疆坐
六人大辟爰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
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
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縋而卒 致異六君子之死大
復移大章于刑部也 據碧血錄大章移刑部在九月初
六日三法司會審在十三日十四日因復移鎮撫遂服
毒不殊次夜投縋而逝據此則大章以是月十五日死
于刑部獄中錄中所記亦與明史本傳大致符合今據
書初六君子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
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于

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驗 是月賜魏忠賢印文曰
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

三編發明曰明代如蹇夏三楊輩曾各授印章許其
密封言事故其文多有用繩愆糾繆者為一時優異
之典顧朝廷之上所言公公言之嘉謨入告雖以責
望老臣而賜印秘陳苟非其人即不免開告許之漸
而況可施之婦寺乎且是時逆閹窺竊大權中外爵
位黜陟一任煬竈者之主持更有何人壅遏之而不
使上聞者其不欲上聞之事固未嘗不可矯旨從中
出而又何待乎賜印不過習見前朝最異之數欲畢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致于其身而後快又安顧其名義之不可居也哉
以吏部侍郎薛三省為禮部尚書時林堯俞致仕也
逮御史夏之令下獄死初之令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
足恃忠賢怒傳旨削籍以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劫治內
使馮忠等益為忠賢所銜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
熊廷弼坐削奪至是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龍
幾誤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賊拷掠死 致異之令削籍在
前行勘之趙南星等十五人之內 冬十月丙子皇三
明矣今據劄錄書之九月下 宗屢求罷是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

茲論昌餉者吏部尚書崔景榮力持之乃下詔勉留而
以簡將汰兵情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
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二百里罷大
將尤世祿王世欽等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
萬而逆黨攻者不已初承宗薦馬世龍爲山海總兵領
中部俾南北二部俱受節制世龍守邊頗盡力言官復
以承宗故數劾之會九月世龍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
人于是臺省劾世龍竝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
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爲經畧第素懼怯以
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
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搖動則甯前震驚關內亦
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甯前二城崇煥曰我甯前道
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
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
餘萬軍民死亡載塗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明史
本紀書高第代在己卯承宗致仕在庚寅蓋承宗屢請
罷而忠賢亟欲去之故先代而後罷也今類書于承宗
庚寅下 丙申逮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初楊漣劾魏忠
賢二十四大罪疏出懷賢讀之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
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遂被逮
至是下獄拷掠死籍其家 庚子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是月以兵部侍郎王永光爲本部尚書代高第也
十一月己酉逮揚州知府劉鐸先是鐸憤忠賢亂政書
扇贈游僧有陰譏國是非句實歐陽暉詩也及是僧至
京師厥衛緝獲之得其扇聞于忠賢倪文煥揚州人素
銜鐸嫉忠賢劾以謗訕時政遂有是逮 壬子周如磐
罷 十二月乙酉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時御史盧
承欽求媚忠賢乃仿王紹徽點將錄前事上言東林自
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
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
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煥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
謂之土木庵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忠賢大
喜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 丙
戌以緝獲功蔭魏忠賢甥傅應星左都督 戊子前吏
部尚書趙南星請戍南星以汪文言獄詞連及詔下撫
按提問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
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
南星贖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
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
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崇禎
初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于

明通鑑卷七十九

青

戊所 辛丑杖御史吳裕中于午門時裕中疏詆丁紹
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為熊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杖一
百劄重死同時有吏部主事蘇繼歐遷考功郎中將調
文選中旨謂為楊漣私黨削籍既歸適緹騎四出同里
副使孫繼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
自經死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嘗被酒詆忠賢亦下獄
拷掠死 是月改左都御史王紹徽于吏部刑部尚書
周應秋于左都應秋家善烹飪魏良卿過之輒進豚蹄
留飲時號煨蹄總憲云

明通鑑卷七十九

三

明通鑑卷八十

紀八十 起柔兆攝提格盡
強圍單閼凡二年

熹宗哲皇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天啟六年春正月戊午命纂三朝要典從霍維華楊所
修議也未幾開館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
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譏東林暴揚罪
惡其論挺擊以王之宋開髀骨為誣皇祖負先帝論
紅丸以孫慎行劄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
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

明通鑑卷八十

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翊戴
之功于是遂以之宋慎行漣為三案罪首時方修光宗
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即據要典改正 致異三朝要典并
四日上諭即戊午日也開
館在二十六日今類記之 丁卯

大清兵圍甯遠經畧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甯前參
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
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
巨礮時督屯通判金啟倌以燃炮死己巳圍解事聞罷
第麒等以薊遼總督王之臣代為經畧前屯總兵趙率

教代麒鎮關門 是月以吏部侍郎李思誠為禮部尚書時薛三省乞休去也董可威為工部尚書時黃克纘罷也 二月乙亥朔以袁崇煥為僉都御史專理軍務駐甯遠 戊戌提督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皆遣緹騎逮之初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在蘇杭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己具疏誣劾起元為姜辨並劾實不法數事實為之歛戢而銜起元不置云初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忠賢

明通鑑卷八十

二

必欲殺之順昌吳縣人方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又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大中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屬倪文煥劾其與罪人婚削籍文煥劾順昌削籍在八月見上昌期初以代楊漣草疏傳于忠賢及漣等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銜之會昌期亦具疏乞休有小璫至闕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即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者而應昇並劾魏廣微尊素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逆黨曹欽

程希忠賢指劾宗建應昇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會吳中謠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故事用李實為張永授以祕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沈演家居烏程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賢遣使譙訶實實懼遣人持空印白至京師忠賢知實與起元有卻乃使李永貞偽為實奏誣劾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逮遂復起大獄 是月兵科給事中羅尚忠疏言各邊撫鎮于解餉往領餉回者或各衛鑽求情分委放軍糧或將領轉委偏裨遞相抽扣而將官遇有司餉之

明通鑑卷八十

三

權者雖品位過之亦甘卑禮厚幣甚至星相游人當事荐往者亦派扣各軍禮而歸之又甚有將官放債倍扣利息者及管庫司官以情面淺深幣交厚薄為各邊發糧之先後乞飭各督撫委各邊道查明九邊額兵若干歲餉若干彙冊進覽一送該部一發各司俾奸書無所去其籍得旨所言給餉情弊甚悉其應裁應禁速議以聞尋不果行攷異尚忠一疏諸書及明史不具重修三編據實錄增入今從之三月丁未設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大學士丁紹軾兵部尚書王永光等屢諫不聽 論甯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甯伯 庚戌安邦彥犯

貴州總理川貴湖廣軍務魯欽死之欽佐總督蔡復一
數敗水西之賊復一未及報而卒監軍御史傅宗龍復
以為言時欽以內莊失律戴罪圖功宗龍奏請復職至
是寇大舉入欽禦之河上連戰數日殺傷相當夜半賊
直逼欽壘將士逃竄欽遂自勿諸營盡潰賊勢復張欽
勇敢善戰為西南大將之冠崇禎嗣位始賜贈蔭祭葬
建祠曰旌忠 壬子命袁崇煥巡撫遼東山海 庚申
蘇州民變緹騎至蘇首逮周順昌順昌故有德于鄉士
民間其被逐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
香為周吏部請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

明通鑑卷八十一 四

請于撫按以民情止聞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
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鎗于地聲琅然眾益憤曰吾
始以為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耶遂蠶擁上勢如山崩
旗尉京西竄眾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
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
素得民曲為解諭眾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
浙江逮黃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
舟而沈之旗校泗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
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
言吳人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

倡亂者顏佩章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
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 是月前左都御
史高攀龍卒于家攀龍聞緹騎將至謁道南祠為文以
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圍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
冠自沈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謹北向叩頭循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
攷異忠憲之死史稿系之四月丙戌疑據奏報月日也
明儒學案書卒于三月十七日即庚申也今系之是月
攀龍既死崔呈秀俄猶未釋矯詔下其
子世儒吏責以不能防閑其父誦為徒 夏四月丁丑
詔南京守備內臣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解充殿工及
兵餉 辛巳海寇導紅毛番作亂官軍討平之 癸未

明通鑑卷八十一 五

下諭德繆昌期于詔獄 戊戌丁紹軾卒熊廷弼之死
紹軾有力焉至是有傳其書行長安道見廷弼回第腦
裂死 攷異紹軾之死野史皆以暴卒書之其白日見廷
弼事見李氏三垣筆記此與天順初張賜之死絕
相似今 庚子下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于獄 是月晦
諭德繆昌期卒于獄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
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時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坐賊三千備受五毒不勝酷刑至是橐籥中傳出
片紙自此遂幾越二日始報終不知為何日其斂也十
指墮落拘置兩袖中蓋以其為楊漣草疏云 攷異明史
本紀諸臣
之死皆類記之被逮下史稿分書之昌期之死書五
月丙午亦奏報月日也今據明史本傳三編書之

五月戊申王恭厥災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
中霹靂聲不絕煙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被焚及暈仆
死者無算 己酉以厥災敕廷臣修省 癸亥朝天宮
災 是月薊州密雲地連震三日 工部尚書董可威
罷以侍郎薛鳳翔代之 六月丙子京師地震天津宣
大山東河南皆震 丁丑皇三子薨 壬午河決廣武
戊子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卒于獄已丑御史周宗建
卒于獄許顯純嚴刑各坐以賊宗建至一萬三千五日
一榜掠順昌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噴血唾顯
純面罵益厲遂于獄中潛斃之次日訊宗建已偃卧不

明通鑑卷八十

六

能出聲顯純罵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
之而死順昌之死領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鬚髮
宗建死後所親蔣英代為輸贖亦坐削籍而順昌就逮
時諸生朱文祖間行詣都為納餽粥湯藥及徵賊奔走
稱貸于諸公間順昌櫬歸文祖哀痛發病卒致異史稿
之卒于是月戊子蓋六月十七日也據三編則 辛卯
順昌卒以戊子宗建卒以己丑與從信錄同 辛卯
三朝要典成刊布中外致異史稿是月要典成見原書大事
稿系之三月己巳者 是月徐兆魁罷兆魁以鞫劉鐸
誤今據明史本紀 獄忤東廠懼乃自劾求免踰月以薛貞代之 閏月辛
丑朔御史黃尊素卒于獄尊素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

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李應昇尚在尊素隔牆呼之曰仲
達我先行矣遂卒所坐賊不及三千而尊素家貧甚同
年故舊及鄉人咸助之乃得完 始建魏忠賢生祠浙
江巡撫潘汝楨倡議奏請祀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
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勒石記功德自
是請建祠者接踵矣 壬寅御史李應昇卒于獄初應
昇被逮過常州其師吳鍾巒詣府署與語竟日謂應昇
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微視元定不異平
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父千古也應昇至獄酷掠
坐賊三千遂以尊素死之次日斃之致異史本傳昌期周順昌周宗

明通鑑卷八十

七

建黃尊素李應昇之死皆有月日三編目中揭之而史
稿所記大都奏報月日故不同耳尊素之卒出其子梨
洲自記見明儒學案應昇之死以次日野史所記悉同
史稿系之六月壬戌而壬戌實閏六月干支也是年閏
六月辛丑朔俱見明史本紀以校 本朝所用新歷
則是年閏五月而六月之朔亦係辛丑蓋明用大統歷
故朔閏及大小建微有 馮銓罷銓以詔事魏忠賢登
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嗾
職方郎中吳澹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徽為吏部不肯
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中變
復以計沮之紹徽卒閒住自是羣小遂搆貳 壬子總
督雲貴川廣軍務朱燮元以憂去偏沅巡撫都御史閔
夢得代之 辛酉下前應天巡撫周起元于鎮撫司獄

是夏京師大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辛未朔日
當食陰雲不見 辛巳殺前揚州知府劉鐸初鐸與魏
良卿善贈扇之獄以此獲解良卿許還鐸故官因問曩
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
日夜伺鐸隙將甘心焉會有戚臣李承恩者甯安大長
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
死繫獄中與鐸及御史方震孺比屋而居承恩謀賄良
卿解其事為東廠所覺因誣及鐸在獄時為之居間行
賄並及震孺于是復逮鐸究問追賊徐兆魁既罷薛貞
受代治是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咒

明通鑑卷八十

八

詛貞遂坐鐸大辟斬之西市震孺亦加等論斬繫獄中
致異事見明史萬燦傳中所謂同謀居間者即指李
承恩事而據方孩未自記年譜亦云坐受承恩金三百
兩為之居間今參判復錄 丙戌以禮部侍郎施鳳來
張瑞圖詹事李國權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鳳來素無節概性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則詔事
忠賢務為迎合凡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又詔旨褒
美忠賢多出瑞圖票擬時以為魏家閣老國權釋褐纔
十四年忠賢特以同鄉故援之 是月以周應秋為吏
部尚書郭允厚戶部尚書崔呈秀工部尚書仍督大工
房壯麗左都御史皆忠賢黨也應秋長吏部與文選李

應龍鸞官分賄清流未盡逐者輒毛舉細故削奪無虛
日 兵部尚書王永光致仕令戎政尚書馮嘉會回部
管事 八月陝西流賊起由保甯犯廣元是時奄黨喬
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虐民民遂起
為盜應甲童蒙置不問反脅官吏責重賂以此盜遂日
橫 九月辛巳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卒于獄起元既至
則周順昌等五人已繫獄中許顯純酷刑拷掠竟如李
寶疏懸贖十萬贖貨不足親故多破其家至是斃之獄
中吳之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初起元撫吳罷歸
周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昌之禍

明通鑑卷八十

九

已伏于此 方吳民之激變也顏佩章等五人為首名
上順昌既逮遂下詔捕治並及五人之黨巡按御史徐
吉治其獄五人論死以屬蘇州知府寇慎比臨刑五人
語慎曰公好官知我等起義非為亂也延頸就刃而死
吳人合葬之虎邱題曰五人之墓是獄也五人外復有
吳時信劉應文丁奎三人皆預于毆擊之列者又有戴
鏞楊芳季卯孫許爾成鄒應楨五人同預于胥門焚舟
之列者至是皆捕得論徒杖而戴鏞竟瘐死獄中繆昌
期李應昇被逮至常州知府會櫻助之貲方開讀詔書
忽署外有數千人開聲皆言忠臣何故被逮櫻素有惠

政得民力為勸諭始解散而是時諸校方怖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有賣蔗童子過之曰我恨極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或異五人其事具明史周順昌傳而此獄捕治者共十三人具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證之李遜之三朝野史但列異時信等胥門之役通紀言許爾成爲首餘皆不具姓名數年前有得明巡按徐吉揭帖定十三人罪案鈔有巡按御史印章德清俞太史樾爲作明巡按御史揭帖歌前序並五人外之入人姓名具見焉山陰平觀察步青見示因並地錄于五人下賣蔗童子事見二申錄三編 庚寅碩秉謙罷秉謙爲首輔魏忠賢傾害忠

明通鑑卷八十

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秉謙爲總裁是非悉稟忠賢指及是羣小各有所左右同黨中如魏廣微馮銓輩日夜交軌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麗逆案論徒家居又爲鄉里所惡聚眾辱之焚其屋宇貲財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之寄食以死 壬辰皇極殿成上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廷臣班亂 己亥魏良卿進封肅甯侯 是月參將楊明輝齎敕招諭水西安位令禽首惡遂爲安邦彥所殺自是撫議遂絕 是秋河決淮安赴頭灣逆入駱馬湖灌邳宿二州江北大水河南蝗 冬十月戊申進魏忠賢爵上公魏良卿甯國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時殿工成太監李永貞歸功于忠賢尚書周應秋繼之遂有是封自是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

畫方畧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廢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厥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厥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爲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鏡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踘輿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上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輿過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犒餼銀幣無算或數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痛海內皆客氏爲內主也 己酉以皇極殿成詔天下一時官匠襍流陞授者九百六十五人 己未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太康伯張國紀國紀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上至后宫后方讀書上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上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

明通鑑卷八十

三二七

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官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上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是時忠賢復矯旨諭厥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體訪奸徒自是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慘甚至剝皮割舌加之酷刑所殺不可數紀道路以目 是月崔呈秀以工部尚書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兼左都御史邵輔忠以兵部侍郎管尚書事 十一月庚寅賜魏良卿鐵券 十二月戊申南京地震 甲子廣西潯州賊胡扶紀等作亂殺守備蔡人龍把總鄧養是年九月庚午朔 大清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未振鳳陽饑 乙亥以太監崔文昇提督漕運河道文昇先以侍光宗藥被逮放南京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文昇之任即多參劾忠賢矯旨稱其能力挽漕運盡心國儲詔旨褒嘉被劾者皆削籍治罪尋又命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

節慎庫李明道提督通州諸倉 辛卯免權潼關咸陽商稅 是月以來宗道為禮部尚書時李思誠罷也

二月壬戌修隆德殿 是月召經畧王之臣還先是巡撫袁崇煥與總兵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及之臣代高第為經畧復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憤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崇煥慮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遠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抵隙以為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奮迅立功眾人必忌任勞則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朝與廷臣始終之朝議以崇煥之臣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并便宜從事 崇煥與總兵官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盡復高第所弃舊土會

大清兵方征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詔崇煥發兵赴援崇煥遣水師往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以精卒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降于

大清諸將遂引還。潘汝楨之建逆祠也。諸方效尤。幾徧天下。蘄遠總督聞鳴泰繼請于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王者。巡撫朱童蒙建祠。延綏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蘄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沈香木爲之。眼耳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爲之。警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凡疏辭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

明通鑑卷八十

丙

督餉尙書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卽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燿。勳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勳等。廷臣若尙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魯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

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洵洵若不及。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至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鸞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則上已崩矣。攷異三編統系之六年閏月建忠賢生祠。目中按蘄遠薊州建祠諸書皆系之。二月以後入月以前。今類書之。勒太康伯張國紀。回籍忠賢銜國紀不已。其黨梁夢環偵知之。復理劉志選前疏。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楷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攷張國紀事。明史本紀系之六年十月三編系之。是年二月皆牽連並記也。今據宦官傳分書之。三月癸酉。豐城侯李承祚請開采珠池銅礦。不許。戊寅。瑞王常浩之藩。漢中。戊子。惠王常潤之藩。荊州。陝西澄

明通鑑卷八十

五

城民變。殺知縣張斗耀。斗耀以歲饑徵糧。激民怨。被戕。詔禽首惡。安戢良民。解散黨羽。夏四月丁酉。下前刑部侍郎王之案。詔獄時。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卽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又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遣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亦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刊者。厥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案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遣戍。忠賢矯旨。逮之。案下獄。拷掠坐贓。八千繫獄中。慎行亦遣戍甯夏。知府曾櫻故緩之。未行而忠賢敗。西部犯邊。守將擊却之。癸丑。桂王常瀛之

藩衡州王及患瑞二王皆神宗子之上之叔父也時魏忠賢潛蓄逆謀不利諸王在內逆黨張訥希指疏趣之遂以次就國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厥臣節費為國卽下詔褒美 乙卯侍郎王之宋卒于獄崇禎初復官賜卹 五月己巳監生陸萬齡請以魏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疏言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鈺鈺援筆塗抹卽夕挂冠櫺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鈺坐削籍同時又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死反異天

明通鑑卷八十

六

賢生祠三編彙書于潘汝楨建祠目中惟萬齡建祠著其月分別為一綱以其罪尤重也今從之萬齡等伏誅

後見 丙子 大清兵圍錦州 庚辰松山河套諸部入犯辛巳察罕諸部入犯時

大清兵擊破綽哈所部皆散亡半歸于察罕歲數犯延綏諸邊至是總兵官姚世卿撫之諸部受款 癸巳

大清兵攻甯遠 六月庚子錦州圍解時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

錦州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

大清遣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甯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會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尋解甯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溥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 秋七月乙丑朔錦州以捷聞上不豫遣魏良卿告南北郊及太廟代行禮 丙寅罷巡撫袁崇煥初 大清

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

太宗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藉以修故疆因封使者還

明通鑑卷八十

七

報奏聞優旨從之及毛文龍被兵言者遂謂和議所致至是錦州被圍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遂乞休去仍以王之臣代之霍維華代任兵部尙書 己卯敘錦州功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鵬翼尙在襁褓中一時文武昌濫增秩賜蔭者數百人而崇煥止增一秩而已先是霍維華嘗進仙方靈露飲于上上飲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甚慮上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于忠賢會甯錦敘蔭維華請以讓崇煥忠賢覺其意傳旨詰責 壬午前禮部尙書孫慎行遣成甯夏慎行以要典紅丸一案削籍至是

劉志選復追劾之遂論戍 丁亥海賊寇廣東 是月
浙江大水 八月丙申加魏良卿太師魏鵬翼少師
戊戌中極建極二殿成敘三殿功魏忠賢弟姪一人世
襲侯爵復封忠賢從子魏良棟爲東安侯 乙巳上疾
不愈召見閣部科道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
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內閣黃立極等對曰皇上任賢勿
貳諸臣敢不仰體上悅 甲寅上大漸乙卯帝崩于乾
清宮年二十三遺詔以皇五弟信王由檢嗣皇帝位王
卽夕入臨居宮中比明羣臣始至時崔呈秀方改兵部
尙書奪情視事比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呈秀甚急呈
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祕莫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
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丁巳信王卽皇帝位大赦天
下以明年爲崇禎元年 癸亥大賚文武諸臣及諸邊
將士 九月甲申追謚生母賢妃劉氏爲孝純皇太后
太后初入宮爲淑女生上後漸失光宗意被譴薨光宗
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及熹宗封上
爲信王追進賢妃太后之薨上時尙幼及長問近侍曰
西山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付金錢往祭及卽位始
追封加尊謚 丁亥停刑 庚寅冊妃周氏爲皇后后
以天啟中選入信邸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宮中之

明通鑑卷八十

六

事悉稟于熹宗張皇后故事官中選大婚一后以二貴
人陪中選則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
不中卽以年日帖子納淑女袖償以銀幣遣還張后疑
后弱昭妃曰今雖弱後必長大因冊爲信王妃至是立
之 追尊光庶選侍李氏爲莊妃蓋東李也位居西李
前而寵不及上幼失母育于西李已而西李生女光宗
改命東李撫視至是卽位東李已薨乃以撫育功追加
尊謚竝賜莊妃弟成棟田 冬十月甲午朔親享太廟
庚子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哲皇帝庶號熹宗 癸丑
南京地震自西北迄東南隆隆有聲 是月崔呈秀罷
上素知忠賢惡及卽位其黨自危于是楊所修楊維垣
先劾呈秀用以嘗上乃以奪情爲詞令歸守制會賈繼
春提學南畿亦馳疏劾之而給事中許可徵復劾其子
鐸中式通關節事下吏部勘處呈秀遂罷 削浙江巡
撫潘汝禎籍以建祠作備也 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
賢于鳳陽先是諸逆黨頌忠賢功德及請建生祠者絡
繹于道比楊邦憲疏至上甫卽位且闕且笑忠賢覺其
意見疏僞辭輒報允于是主事錢元愨首劾之言忠賢
本梟獍之資先帝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
天下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及乳臭如梁冀

明通鑑卷八十

九

之一門五侯徧植奸黨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克三窟與珍瑩寶藏聚肅肅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如曹節王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皇上待以不死宜勒歸私第魏良卿等有玷茅土竝宜褫革員外史躬盛主事陸澄源亦交章論之而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曰竝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厥臣自古未聞有此奏體二曰蔑后皇親張國紀于御前面折逆奸遂遭羅織欲置之死賴先帝神明祇膺薄懲不然皇親危則中宮危矣三曰弄兵祖

明通鑑卷八十

辛

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兵禁中深可寒心四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天流毒縉紳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五曰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資甚薄也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襲上公之爵視不知省八曰掩邊功遼左用兵以來墮名城殺大將而昌侯封伯九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一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

之脂膏十曰褻名器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賢書遂登前列疏上上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上知之斥應元遂有是命 戊辰罷各邊填守中官天啟六年各邊俱增填守太監至是上諭兵部先朝于宣大薊遼東江之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為無謂且宦官觀兵自古有戒其悉罷之 己巳魏忠賢自縊死時上榜忠賢罪示天下尋諭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發鳳陽乃不思自懲素蓄凶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逮治忠賢行

明通鑑卷八十

辛

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俱自縊時言者劾崔呈秀為五虎之首宜肆市朝奉旨削籍遣官逮問呈秀在家聞忠賢死列姬妾羅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碎之飲已亦自縊死 癸酉免天啟逮死諸臣賊釋其家屬 癸巳黃立極罷時山陰監生胡煥猷劾閣臣黃立極張瑞圖等身居揆席漫無主持甚至顧命之重臣斃于詔獄五等之爵上公之尊加于奄寺而生祠碑頌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復何詞時楊維垣等論煥猷疑出東林指使上為除煥猷名下吏立極內不自安累疏乞休上猶優詔報留至是始許之 是月曹應秋薛貞

俱罷時以奄黨劾應秋貞者先後疏上遂罷以房壯麗代為吏部尙書蘇茂相代為刑部尙書 十二月以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禮部侍郎李標禮部尙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禮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劉鴻訓並為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上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仿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與魏良卿皆伏誅先是大行皇帝崩客氏將出外宅于五更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落齒雜髮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國興光先皆弃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人以爲慘毒之報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姪身者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上大怒命悉笞殺之 下逆黨倪文煥李夔龍許顯純田爾耕等于獄初忠賢用事外廷文武臣之諂附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則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五彪則武臣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慘故詔書中特著之若此外

明通鑑卷八十

三

有周應秋曹欽程等時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不可悉數也時御史高宏圖言傾危社稷搖動宮闈如劉志選劉詔梁夢環三賊者罪實浮于五虎五彪等後皆麗逆案云攷異五虎五彪據剝復錄及先撥志始明史奄黨傳今據書之又以上三條追復熹宗成妃李氏裕妃張氏封號二妃皆魏客所害成妃未死後斥為宮人至是俱追復之 以孟紹虞為禮部尙書時來宗道入閣代之也 是冬詔天下所建忠賢逆祠悉行拆毀變價尋逮陸萬齡及其黨曹代何儲奇等下法司究問初萬齡等請祀忠賢于國學朱之俊方奏舉行會熹宗崩之後見瑞將敗乃糾萬齡等借影射利仍未敢侵及忠賢也至是貢生錢嘉徵顯劾忠賢十罪之一詔逮萬齡等繫獄中坐監候處決攷異萬齡等建祠朱之俊官傳又證之魏呈潤傳言之後議建忠賢祠于國學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責諸生捐助及莊烈即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至是呈潤發其奸由是之後坐廢云云據此則之後亦奄黨也惟曹代何計氏北畧紀事本末皆在曹代無何字而證之剝復錄曹代之下復有何儲奇然則明史傳寫蓋漏去儲奇二字因誤以何字為曹姓之雙名今據剝復錄書之

明通鑑卷八十

三

明通鑑卷八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紀八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屠維大荒落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元年春正月辛巳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上懲魏忠賢之禍故有是命 壬午上熹宗皇后尊號曰懿安皇后 癸未御經筵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乙酉復舊輔劉一燝韓爌原官 丙戌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忠賢尸寸磔懸其首于河間呈秀尸懸首薊州 是月大計天下吏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

明通鑑卷八十一

御史曹思誠主之楊維垣以御史佐計謀護璫局以東林與崔魏並誅並堅持三案編修倪元璐上疏曰今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甯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甯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

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母亦深防其報復乎然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獄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又言故輔韓爌清忠有執聖明所鑒今推轂不及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為無說封疆大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

明通鑑卷八十一

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母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疏上時柄國者多忠賢遺黨詔以論奏不當責之于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正為維垣發今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為失平至

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
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又駁臣假借矯
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仁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
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卽如崔魏貫
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
德建祠者解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諸臣亦
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
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
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
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
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
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
垣不取證于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
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猶當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
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
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
時元兇雖極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
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版墨明史元璐上疏
待書于是年之正月
吳氏剝復錄以爲改元之第一疏者是也壯麗
思誠皆以四月罷而察典本正月事今據之
以劉

廷元爲工部尙書薛鳳翔罷也 二月乙未禁章奏凡
蔓 癸丑御經筵 丁巳申禁廷臣交結內侍頒諭諄
戒之 三月己巳葬哲皇帝于德陵 辛巳天赤如血
占者謂主大旱且兵徵云 癸未施鳳來張瑞圖罷以
忠賢黨也御史羅元賓疏糾鳳來等謂綸綽之重任總
歸奄宦之權衡欲尙公則尙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
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
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爲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
官誤國徇私莫此爲甚上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休
去 乙酉贈卹冤陷諸臣楊漣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左

明通鑑卷八十一

四

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順昌太常卿周朝瑞大理卿
周起元兵部侍郎繆昌期詹事兼侍讀學士袁化中顧
大章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太僕卿萬燦光祿卿竝錄
一子王之案復官丁乾學吳裕中劉鐸吳懷賢蘇繼歐
張汶俱贈卹有差 郭允厚孟紹虞閻鳴泰俱先後被
劾罷是月以王永光爲戶部尙書王在晉刑部尙書
夏四月癸巳恤故工部尙書馮從吾左都御史鄒元標
高攀龍等二十三人贈蔭有差 賜劉若宰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甲午以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忠賢去忠賢既誅王之臣被劾罷廷臣爭

請召崇煥詔所司教趣上道 庚戌指揮卓銘請開礦不許 是月召舊輔韓爌 改王在晉于兵部 五月己巳大學士李國權罷國權與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劉志選梁夢環劾張國紀以搖中官賴國權調護之劉鐸咒詛之獄誣及方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繫獄國權力為保全上即位胡煥猷劾黃立極等並及國權事皆見天啟七及煥猷除名國權薦復之人稱為長者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于家贈太保謚文敏 庚午毀三朝要典編修倪元璐請之也其畧曰挺擊紅丸移官三議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

明通鑑卷八十一

五

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時起事興議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官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官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箴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辭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成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剝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

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止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觀之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叟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夫以闢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曰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之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

明通鑑卷八十一

六

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晉當毀四疏上上從之遂焚其板侍講孫之解忠賢黨也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 論曰倪文正之論要典以為魏氏之私書是也而至謂三案之主者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則調停之見非公論也夫三案莫真于挺擊當時葉文忠家居不預及還朝任總修光宗實錄適王之案疏論張差事語侵張問達復往問之間達則曰謀逆之事于真萬真之案所發覺無一不實某當時獻奏皆與之宋同何以罪我葉又問風癩之說云何荅曰此飾詞

也安有持挺入宮門而可稱風顛者據此則之案之
劫及問達者謂其不能徹底根究耳葉文忠原修之
書稍據其說而詞甚委婉其大畧猶見于李氏三垣
筆記中凡十餘條而于挺擊一案獨詳之則固明知
其爲鄭貴妃鄭國泰之主謀矣有挺擊而後紅丸之
進不能無疑紅丸雖用藥之誤而當光宗踐阼鄭貴
妃餘燄方張又佐之以李選侍豈得謂孫慎行之以
私臆度乎若移官則乾清乃天子所居選侍非慈聖
之比卽無挺擊紅丸二事亦理之所必爭故楊左二
公首發之今要典不足論而至謂等三案于莫須有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七

者則警說也要典之穢在史臣論斷耳若當日張差
口供法司原讞具載其中故明史王之案一傳全錄
其詞具有深意則與其毀之以資逆燄之揚灰謂南渡後
事曷若存之以作妍媸之對鏡也文忠所論三案見
文集中春明夢餘錄亦全載其文是以敘而論之
甲戌裁各部添註官 辛巳禱雨 乙酉復外官入任
及舉主連坐法 禁有司私派 是月改王永光于吏
部以畢自嚴代爲戶部尙書時房壯麗罷也李長庚工
部尙書劉廷元罷也起副都御史曹于汴爲左都御史
曹思誠罷也又以王在晉改兵部起前刑部尙書喬允

升復故官 察罕諸部寇宣大掠渾源懷仁諸州縣而
去 六月壬寅許顯純伏誅 壬子削魏忠賢黨馮銓
魏廣微籍 來宗道楊景辰俱罷宗道代李國樞爲首
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
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爲清客宰相景辰
先與宗道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
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戶科給事中瞿式耜復極言
二人附逆不可居政府遂同罷 是月以吏部右侍郎
何如寵爲禮部尙書如寵天啟間官禮部右侍郎協理
詹事府未幾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

明通鑑卷八十一

八

里友善遂奪職閒住上改元起佐吏部未至遂拜是職
初宗藩婚嫁命名例請于朝貧者爲部所稽自萬厯末
至是積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未名者用
如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 起朱燮元總督雲
貴川廣軍務討水西賊 是夏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
論楊逆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請俱賜
謚從之謚漣曰忠烈大中曰忠節順昌曰忠介是時有
不善左光斗周宗建者力尼之遂多不獲謚至南渡時
始得追謚云式耜又陳朝政不平爲王之案請恤孫愼
行訟寃追論馮銓等因言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

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上俱納之式其明史常熱人

本傳宋宗道楊景長之罷馬銓魏廣微之削籍明史本紀俱系之六月朱童蒙之間住湯賓尹之永不敘用詔旨具見剝復錄亦在

六月今類書之是夏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癸酉

袁崇煥至京師上召見于平臺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上退少憩時廷臣

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

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

效奈何崇煥慨然自失頃之上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

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

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

明通鑑卷八十一 九

方克有濟上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

守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

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上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

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上悉從之崇煥

又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為人所排搆不得竟其志

乃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

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

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

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

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

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

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為邊臣

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上優詔答之

壬午浙江杭嘉紹三府風雨海溢漂沒數萬人海甯蕭

山尤甚 癸未海寇鄭芝龍降芝龍少與弟芝虎從海

盜顏振泉為寇振泉死眾盜無所統約共禱于神植劍

米斛中遞拜之劍動者推為長芝龍預藏磁石袖間甫

拱手劍躍出遂雄長海上以已泉人不寇泉令其黨劉

香寇之泉州官吏招芝龍降芝龍來受命芝虎不從噪

明通鑑卷八十一 十

而去猖獗如故然芝龍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釋不殺

當事知芝龍終可撫復遣使諭之竟偕芝虎降而其黨

李魁奇鍾斌旋叛去與香仍為盜熊文燦巡撫福建善

遇芝龍頗得其力魁奇屢抗官軍守備莫兆嫌戰歿芝

龍擊擒之又敗斌于泉州斌投海死三編實按明史

李魁奇橫海上那囉繫香母誘之香就撫魁奇援芝龍

事請撫那囉言于巡撫鄒維璉討平之與熊文燦傳所

載互殊蓋傳聞異 甲申甯遠兵變時四川湖廣兵駐

甯遠者以餽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

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瀆于譙樓上

兵備副使郭廣初至括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

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袁崇煥以八月
初抵關開變馳與廣密謀誘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
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
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消
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為
獎勵一方乃靖先是關外止設總兵官一人崔呈秀欲
用其私黨增設三四人故權勢相衡臂指不運尋定設
二人而掣肘如故朱梅將解任崇煥請合甯錦為一鎮
仍以總兵官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
僉事代梅駐甯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

明通鑑卷八十一

十一

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
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効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
敗上可之崇煥遂留鎮甯遠又請罷甯遠及登萊巡撫
不設上亦報可時度支大綱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
尙書畢自嚴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
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上命廷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
可者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諸事
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八月乙未詔非盛暑祗
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是秋革廣甯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故事廣甯塞外綽

哈即炒花譯見前三編一作兆哈舊作固英舊作及薊鎮喀爾
沁等喇噴三十六家歲有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諸
部歲饑請粟復不予遂歸欵于

大清是時察罕部最強諸部為所攻廷臣有請合塞外
諸部及三十六家之眾以禦察罕者上召宣大總督王
象乾于平臺詢方畧對曰與其構之不如撫而用之上
曰察罕意不受撫奈何象乾復密奏上善之命往偕督
師袁崇煥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因定歲予察罕
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大同巡撫張宗衡言察罕今
窺宣大駐新城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閱月未敢近前察

明通鑑卷八十一

十一

罕之饑乏與諸部等望欵不啻望歲而我遺之金繒牛
羊茶果米穀無算是適中其欲也若使士馬豐飽其馮
陵狂逞可勝道哉象乾言撫局垂成而復勢之既示察
罕以不信亦非所以為國謀上是象乾議詔宗衡毋得
異同致異撫察罕事見鞏輶傳史稿系王象乾召對于
九月三編書革廣甯薊鎮諸部歲賞于七月按諸
部革賞而獨撫察罕歲予八萬一千兩意即象乾之議
所謂密奏者是也卒之察罕仍不受撫而廣薊諸部以
革賞叛去邊事所以日冬十月戊戌大學士劉鴻訓
罷先是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抨擊之
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為別白鴻訓至閣毅然
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

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
袁鴻勛史堃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
黨人可安也鴻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
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
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潛亦攻訐鴻訓鴻訓奏辯給事
宁顏繼祖言鴻訓朝鮮之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論鴻訓
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鴻勛之借題傾人道潛之出位
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上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鴻
勛賊私且言鴻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上怒落鴻勛
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春大鉞而不納孫之解流涕忠言謬主焚毀要典以便
私黨孫慎行進用上責以妄言停其俸史堃復佐捷攻
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時上數召見廷臣鴻
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上入任責成以尙書
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上加倚信上初甚向
之關內兵以缺餉鼓譟上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
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上指未幾而有改敕書之事舊
例督京營者不轄巡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內
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行
賄改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彙具兵

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
及輔臣皆當問上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謝
不知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
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吳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
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
行重賄上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嘉璧亦
誣伏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
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上曰事
已大著何更訪為從令擬旨標等遂巡未上禮部尙書
何如龍為鴻訓力辯上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

明通鑑卷八十一

四

竝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
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間可陞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
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
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上不聽下廷臣議
罪踰年吏部尙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
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尙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
順贓證未確難懸坐上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
竝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覺斯鼎延道直玉時震
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上有所不可
退而曰主上畢竟是中主上聞深銜之欲真之死賴諸

大臣力救乃得稍寬後鴻訓竟卒戍所 十一月甲戌
陝西流賊大起初喬應甲朱童蒙巡撫陝西延綏諱盜
不問被害者莫敢告至是連歲大饑有司不恤下有白
水男子王二通于縣役遂糾眾墨其面掠蒲城之孝童
韓城之淄川鎮由是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竝
起遂攻城堡殺官吏安寨賊高迎祥漢南賊王大梁復
糾眾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攷異明史
本紀天啟
七年三月陝西澄城民變殺知縣張斗耀三編采之是
年十二月日中蓋類記也惟斗耀三編采本明史
揚鶴傳紀事本末綏寇紀畧皆云是年十一月王二等
起明史三編並書于是年之末今據綏寇紀畧月日
癸未祀天于南郊 是月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

明通鑑卷八十一

五

侍郎成基命及禮部侍郎錢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
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
王永光曹于汴凡十一人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
儒以無素望不與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方錦州兵譁
袁崇煥請給餉上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獨進
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甯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
各邊效尤帑將安給上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
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上說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羣臣
越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
銀耳何故譁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邪上方疑邊

將要挾聞延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而會
推弗及體仁揣上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為考官時關
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先是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
保元徐時敏偽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
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遂中式千秋本能文同
考官薦擬第二謙益改置第四千秋知為保元時敏所
賣與之鬪事傳京師為給事中顧其仁所發謙益大駭
卽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成謙益亦奪俸二奸
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
上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

明通鑑卷八十一

未

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
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
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救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
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陛下孤立于上是
以不得不言上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
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
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
益皆閉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
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上
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上歎曰朕幾誤

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上乃即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被逮荷校死 十二月丙申前大學士韓爌還朝復入閣時上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爌至遂為首輔上御文華殿後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于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七

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上即諭百寮遵行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具疏申救不聽會御史毛九華劾溫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為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詔下浙江巡撫覈實未報御史任贊化復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體仁揣已為清議所斥因力求去以要上且言臣以許罷錢謙益故其黨排訐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上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上心以為然秉燭召爌等于內殿謂進言

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于國事何補當重繩以法爌請寬言官以安體仁既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橫分于官府非國之福也不納 是月固原兵變時邊兵缺餉亂卒乘飢民之起相與譁譟巡撫胡廷宴曠眊不視事與延綏巡撫岳和聲互相推匿亂卒劫固原州庫遂入賊黨固原兵變綏寇紀畧書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蓋乘王二等之變也今分書之 以工部右侍郎王洽為兵部尚書時王在晉罷上召見羣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

明通鑑卷八十一

八

二年春正月壬戌漢南賊王大梁以三千人由成縣兩當入畧陽徇漢中官兵追至甯羌州逸去復趨畧陽官兵敗績餘賊分掠洛川涇化等州縣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丙子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丁丑詔定逆案庚辰召見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于文華殿諭定魏忠賢逆案先是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上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上不憚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詔附為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

知內侍爲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闕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曠等知上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上召吏部尙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爲對乃詔刑部尙書喬允升同審定之及異明史本紀詔定逆案在是年正月丁丑據下詔之日也史稿系之庚辰召對文華殿面論之日分也逆案原奏稱正月二十四日召見臣等卽庚辰也至逆案之定在三月蓋喬允升以刑部尙書同定逆案又召對後也今分書之是月周道登罷道登嘗召對上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上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

明通鑑卷八十一

九

前在禮部頗有所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爲言路所劾上悉下其章廷議尙書王永光等言所劾俱有實跡遂放歸工部尙書李長庚以憂去張鳳翔代之二月戊子祀社稷庚寅皇長子慈煥生皇后周氏出也詔赦天下甲午戶科給事中劉懋請裁驛站冗卒歲可省金錢數十萬上悅從之是時秦中加派之賦曰均輸曰開架曰新餉其目日增吏因緣爲奸民大困多往從賊而山陝游民至是求驛精者無所得食于是流賊饑民不可究詰而山陝大亂壬子召閣臣韓爌等及尙書喬允升都御史曹于汴于平臺時定逆案

張瑞圖來宗道賈繼春皆不與詰之韓爌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上曰瑞圖善書爲忠賢所愛宗道爲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對曰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爲真小人于是三人者皆罷逆案改異召廷臣詰張瑞圖等二月壬子證之閣臣再議原奏內稱二月二十六日召對平章是月丁亥勅壬子正二十六日也又據原奏增未入者六十五人三人其首也三月辛未閣臣韓爌等奏上逆案上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

明通鑑卷八十一

十

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道夫李夔龍曹欽程許志吉孫如洌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崔應元楊寰孫應鶴許顯純張體乾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詔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九人俱坐徒三年贖爲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及異定逆案輯覽書之三

月重修三編改入正月以奉詔在正月連記也史稿定
逆案刊布天下在三月辛未證之諸書皆同蓋正月南
也逆案雖莊烈自定亦以南北二察為張本是時主南
察者尚書鄭三俊都憲陳于廷而北察之王永光賈瑞
孽也故呂純如薛國觀皆在漏網之列是以文震孟劾
之南察則逆奄之黨澄汰一空南察至而後 戊寅薊
州兵變有司撫定之 是月以左副都御史楊鶴總督
三邊初鶴以忤忠賢罷去上即位起之尋進副都鶴見
上求治太急乃上言圖治之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疫
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
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闖乘之誅劔善類士大
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急當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
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
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
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
慮不臻太平哉疏入報聞尋三邊總督武之望卒官而
是時關中寇熾廷臣莫肯往羣推鶴上召鶴問方畧對
曰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遂拜鶴兵部右侍郎代之
望總督軍務討賊 夏四月甲午陝西賊犯耀州督糧
道參議洪承疇率官兵鄉勇圍王左掛于雲陽幾獲之
暮大雷雨作賊潰圍走 閏月癸亥陝西流賊犯三水

游擊高從龍戰沒先是商洛道劉應遇斬王二于白水
至是復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斬王大梁于陣副將賀虎
臣亦捕斬固原逃兵周大旺等賊渠畧盡而繼起者日
益眾延安榆林間所在皆賊比楊鶴至益堵勦之不及
矣 癸未祀地于北郊 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庚
子議改歷法初萬曆三十八年議用西法以檢討徐光
啟南京員外郎李之藻等參預歷事而召河南僉事邢
雲路至京師以疏入留中不果行 事見八卷 未幾光啟擢
禮部侍郎而之藻亦自南京召還改太僕少卿是月日
食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回回歷推食五分五十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二秒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
分有奇瓊州食既大甯以北不食至是光啟法驗大統
回回歷皆疎上切責監官于是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
統乃洪武時所定實即郭守敬授時歷也自至元十八
年造越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
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已不能無乖錯况
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舊向後必不能無差光啟亦言
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
月五星有本輪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
之宜取以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尋上歷法修

正十事因薦之藻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善推步報
可遂開歷局以光啟為監督未幾華民卒更徵西洋人
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算光啟加本部尙書仍督修歷
法西法之行自此始初西法與回回歷相同周天三百
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
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
月窮推詳測益加精密而授時大統之說始紬三編實法
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
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
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
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
縮加減與率東南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
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與率東南西南北高下之

明通鑑卷八十一

差以步月躔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
遲疾順逆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
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
以推步凌犯其七推算黃道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
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赤道之度以定交轉其八
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
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
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
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
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長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
先後多寡之數按 六月戊午蒞遼總督袁崇煥殺總
兵毛文龍初文龍填東江歲糜餉無算所往輒敗劾詭
稱捷昌功又縱下恣淫掠驕蹇不樂受節制崇煥始受
事即欲誅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
復遼語因造謠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

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蒞鎮疏請
遣部臣理東江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
悅尋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
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相與燕飲每
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
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
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是月五
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
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
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

明通鑑卷八十一

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
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
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
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妄殺瀕海難民昌功二當斬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
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
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于皮島私通
海外諸國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昌已姓副將以下濫
給劄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甯遠剽掠商船
自為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

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幽之島上
僮餓死者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
聖冕旒像于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
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擁兵觀望不能恢復寸土十二
當斬數罪文龍噤不能置辯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
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
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尙方劍斬文龍
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
動分其兵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
之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

明通鑑卷八十一

五

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上驟聞意殊
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
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
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于
今不宜更置帥卽以副將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
爲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皆報可時文龍專閩海外有
改扈聲崇煥一旦除之自謂可弭後患然東江屹然巨
鎮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
其後致有叛去者 癸亥以旱齋宿文華殿敕羣臣修
省 秋八月甲子總督雲貴川廣軍務朱燮元討水西

賊平之初燮元以憂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策用兵
自永甯始疏陳方畧未報尋召還代以尙書張鶴鳴議
遂寢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上改元起
燮元故官兼巡撫貴州燮元仍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
下烏撒四川兵出永甯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通
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甯復赤水時水
西安邦彥目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勢張甚聞
官軍四路並進乃分其部衆據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
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自以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
計成名令誘賊至永甯而潛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

明通鑑卷八十一

五

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義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
邦彥與成名戰于赤水成名佯北邦彥悉力進會四川
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方出永甯與賊遇遂接戰
小却成名還師來援賊乃據五峯山桃紅壩官軍仰攻
不得上越數日良柱偵賊不備與副將鄧玘等侵早霧
迫之成名聞山上呼噪聲亦出助戰賊奔鵝頸嶺徑長
而狹人馬不能容良柱玘乘勝逐之賊復敗尋又敗之
紅土川死者數萬人邦彥崇明皆授首捷聞上大喜以
成名與良柱爭功賞久不行而烏撒土司安效良者邦
彥黨也效良前爲滇撫閔洪學所破既敗死其妻招故

需益土酋安遠弟邊爲夫負固不服變元乘兵威脅走邊遂復烏撒變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決變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險多箐篁蠻烟熨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于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義鯤復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明年春遣使乞降變元受之積年巨寇皆平方崇明邦彥之授首也川中諸將功爲多而黔將爭之變元頗右黔將屢奏于朝爲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變元力求罷上慰留之變元以巨寇雖平而雲貴諸苗猶出沒爲患檄副使朱家民與成名等

明通鑑卷八十一

毛

討平定番鎮甯諸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千六百餘里繕亭障設游徼勦平洪邊土官宋嗣殷就其地置開州復置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初御史毛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此官軍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道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畧并薦變元可任及是平賊皆如其議云 甲戌奉熹宗神主祔太廟 九月丁未楊鎬伏誅忠賢既敗言官交章爲熊廷弼訟冤極論鎬與王

化貞失陷封疆罪至是鎬入秋決弃市越四年化貞始伏誅 是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甯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頃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陛下求治之

明通鑑卷八十一

秉

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然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以育天下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疏入上歎其忠然竟不能用宗周山陰人天啟中以魏忠賢用事移疾歸上改元之冬召起是職至是始入都 冬十月戊寅大清兵分三道一入大安口一入龍井關一入洪山口皆克之參將張安德等敗遁張萬春降己卯圍薊州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甲申

大清兵抵遵化距城五里而營山海總兵官趙率教聞警率援兵疾馳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不令入率教遂策馬西與

大兵遇悉力拒戰中流矢陣亡一軍殲焉乙酉

大清兵攻遵化守陣兵潰參將李檣游擊彭文炳守備

徐聯芳及文炳之弟文炯文彩子遇颺遇颺俱戰沒遂

克之巡撫王元雅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永平推官何天

球知縣徐澤前知縣武起潛教諭曲毓齡等皆死之

徐聯芳曲毓齡三人
據史稿輯覽增入

太宗嘉元雅忠命賜棺斂是時三屯營及馬蘭鎮亦為

明通鑑卷八十一

堯

大清別將所下副總兵張拱微戰沒國彥具衣冠西向

稽首偕妻張氏投縊死文炳陣亡母顏氏妻韋氏俱殉

焉是役也死事諸臣皆有贈卹率教為時良將上尤惜

之予謚立祠而元雅以大吏失守獨不及

及異按元雅
賜謚在

本朝乾隆四十四年並見三編質實及殉節錄 丁亥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臨順義城大同總兵官滿

桂宣撫總兵官侯世祿各率所部入援戰于城下俱敗

奔京師城遂下進至通州渡河營于城北 己丑以吏

部侍郎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
前大學士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

師通州先是遵化失守上聞報召見廷臣于平臺基命

請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上然之乃命基命入閣而

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上稱善曰卿不須往通州

其為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

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

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仍守通

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

三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

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旋聞

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

明通鑑卷八十一

辛

復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

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甯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

三屯二城 辛卯督師袁崇煥率師入援次薊州所過

撫甯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以守上聞崇煥

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

辛丑

大清兵薄德勝門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時總兵滿桂

侯世祿俱屯德勝門

大兵至世祿軍潰桂獨拒戰督理戎政尚書李邦華督

兵守城令城上發大礮佐桂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上遣

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 甲辰召袁崇煥滿桂等
于平臺先是崇煥抵薊州聞

大清兵已越薊州而西遂督總兵祖大壽都督何可綱
等引兵入援京師至是與桂等同召見慰勞備至咨以
戰守策賜御膳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
不許請屯兵外城亦不許 下兵部尙書王洽于獄時
京師戒嚴上咨廷臣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
忽調度乖方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
士震悚強敵宵遁上領之遂下洽獄以兵部侍郎申用
懋代為本部尙書 丁未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大清兵薄南城 十二月辛亥朔再召袁崇煥于平臺
遂下錦衣衛獄是時

大清兵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未奉
勤王詔即于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
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和議誣其招兵脅
和將為城下之盟上頗聞之不能無惑崇煥營廣渠門
外伏兵隘口

大軍分道夾擊敗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棚木
以守

大軍列陣逼之而營先是

大軍獲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計鴻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語
云今日撤兵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
佯臥竊聞其言縱之歸以所聞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
再召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之故
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上
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
比亦不省致崇煥之死以我大清設間疑敵而
告之大畧而三編據大清實錄記其本末尤詳今
據書之又按崇煥之冤至明桂王時始雪賜諡襄愍語
見高宇 甲寅祖大壽兵潰東奔袁崇煥之下獄也大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壽在旁股栗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等東走毀山海關
出遠近大震大壽先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
令崇煥救解故大壽德崇煥成基命知之言于上就獄
中取崇煥手書急遣都司賈登科齎諭大壽孫承宗亦
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
冀効勞績而城上人羣詈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遊
卒指為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柱國追及諸
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下獄又將以
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
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

激眾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眾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上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上優詔報之乙卯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乃斂兵待命

三編發明曰袁崇煥在邊臣中尙有膽畧其率兵勤王實屬有功無罪莊烈始則甚喜其至倚若長城一聞楊太監之言不審虛實卽下崇煥于獄尋至磔死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是直不知用間愚敵爲兵家作用古今來被給而僨厥事者指不勝屈未有若莊烈此舉之甚者至祖大壽擁眾東走追而不返且出怨言甚至將士以弓刀相向此其叛逆顯然向非孫承宗調度有方豈能斂兵待命而轉以優詔報之崇煥非叛而坐以大逆大壽實叛而褒以璽書刑章顛倒國法何存豈惟不知將將之道抑亦大失御下之方矣

庚申上聞各路兵皆敗憂甚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

延見百僚諭以固守無它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得請乃退事始寢 丁卯總兵滿桂出戰敗績時

大清兵緩攻城屢遣使齎書議和遂循海子而南且獵且行趨良鄉克其城知縣黨還醕與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千戶蕭如龍何秉忠百戶李廕武舉陳鱗測生員梅友松皆死焉

大兵復分道攻回安亦下之還軍至蘆溝橋副總兵申甫者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上立召見取其車入覽卽擢副總兵給資令募新軍改聲御史監之甫倉猝募數千人皆市井遊手大學士成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基命閱其軍極言不可用上不聽甫所需軍裝戎器又不能時給出城戰輒敗及是結車營于蘆溝橋以拒大清兵遶出其後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穢戮殆盡甫亦陣亡遂南薄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尙書梁廷棟及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兩門上趣桂出師桂言眾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黑雲龍麻登雲等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兵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桂祖壽及參將周鎮戰死雲龍登雲被執上聞震悼遣禮部侍郎徐光

敬致祭贈桂少師世廕錦衣僉事襲陞三級賜祭葬有司建祠尋追諡毅愍祖壽亦贈恤如制方

大清兵之薄良鄉也還醮督吏乘城拒守或言縣小無

兵盍避去還醮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將安之救兵不

至力屈城破死事定父老覓還醮屍得之草間赤身面

縛體被數鎗羣哭而殮之上達亦闔門死難事聞贈還

醮光祿卿予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上達等亦贈恤

給驛歸其喪已而吏科上言還醮城亡與亡之死靡貳

猶曰有守土責也安上達史之棟等微員末職亦能致

命遂志有死無隕宜破格褒崇以爲世勸朝廷必不惜

明通鑑卷八十一

今日之虛名作將來之忠義乃僅贈國學教職良鄉訓

導于聖主優恤之典謂何上感其言下部更議乃贈上

達廷表五經博士與史之棟楊其禮及李蔭皆配祀還

醮祠同時殉節武舉陳蠡測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

婦朱氏等十七人並建坊旌表順天府尹劉宗周以上

達得死難之正請贈翰苑官坊不報改自大安口之

多據明史諸人傳參大清太宗實錄書之所

記陣亡殉難諸臣俱較輯覽明史尤詳其周鎮之死史

稿刻之十月大安口之役下證之殉節諸臣錄乃戰沒

于盧溝橋三編並敘入滿桂孫祖壽下今據書之又蕭

如龍以下三人並以總兵官馬世龍總理援軍代滿

桂也初世龍以劾王在晉逮詔獄是冬都城戒嚴刑部

尚書喬允升薦世龍才詔圖功自贖會祖大壽東奔孫

承宗再起視師使世龍馳論大壽解甲歸上特重之故

有是命 壬申大學士錢龍錫罷御史高捷史堃皆奄

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

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

至其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

崇煥已下獄捷堃遂上言議和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

宜與崇煥並罪上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

辨捷堃再疏力攻詞益危切上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

明通鑑卷八十一

乃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丁丑以周延儒何如

龍錢象坤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延儒

機警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爲言官所劾

上皆不納至是特命入閣都城方警有桀黠者言都人

願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龍力言其叵測上遣偵事者

還報如如龍言遂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上覘

知之因並命入閣 是月山西援兵潰于良鄉先是宣

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西巡撫聞京師戒嚴

皆奏請帥師入衛並詔徵應天鳳陽陝西浙江各巡撫

及撫治郎陽都御史統部卒勤王至是山西巡撫耿如

杞偕總兵官張鴻功以勅卒五千人赴援軍令卒至之

明日汎地既定而後給餉如杞兵既至兵部令守通州
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汎地累更軍三日不得餉
乃謀而大掠上聞之震怒逮如杞鴻功下獄時四方援
兵先後集以缺餉故多肆剽掠獨河南巡撫范景文馭
軍有紀律所將八千人餉皆自齎秋毫無所犯移駐東
門再駐昌平遠近恃以少安 刑部尚書喬允升下獄
先是京師之警城中洶洶獄囚劉仲企等百七十人破
械出欲踰城被獲上震怒遂下允升及侍郎胡世賞提
牢主事敖繼榮于獄允升坐絞旋以年老減死與繼榮
俱戍邊世賞贖罪斥為民而工部尚書張鳳翔以軍械
不具竝四司郎中皆下獄瘐死者三人鳳翔既罷以倉
場侍郎南居益代之

明通鑑卷八十一

三

明通鑑卷八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二 起上章敦非盡重
光緒治兵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三年春正月

大清兵由通州東度克香河知縣任光裕死之甲申克
永平副使鄭國昌知府張鳳奇等死之 丙戌瘞城外
戰士暴骸 戊子

大清兵拔遷安克灤州 庚寅逮薊遼總督劉策下獄
論死起張鳳翼以故官代之 乙未禁抄傳邊報 大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一

學士韓爌罷袁崇煥下獄爌其座主也于是中書舍人
原抱奇賈人子也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上
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怨爌亦
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
許之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
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後其子詣闕
疏請贖言于上曰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左光斗
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賊銀刑及妻孥此
冤之甚者上乃許收葬爌遇事持平多類此 壬寅兵
部侍郎劉之綸敗績于遵化死之初金聲之薦申甫也

并薦之綸知兵可大任上即召之奏對稱旨遂自庶吉士超擢兵部右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與申甫兩人皆好談兵私貸金製單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剗木爲西洋大小礮銃欲以軍績自効既貳樞部意氣感激以甫與滿桂等相繼敗歿然請行乞京營兵爲已部不許乞關外川兵又不許乃召募萬人勒爲八營以副總兵八人分將之廷臣見之綸驟貴受命視師皆不悅中允文震孟使人諷之綸謂當辭侍郎而易科銜以行不聽昌雨雪誓師行至通州守者拒不納天大雨雪宿古廟中言官劾其逗遛之綸憤上

明通鑑卷八十二

二

疏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遂越通州而東時大清兵下灤州駐三屯營分兵守漢兒莊方起行而之綸遂出薊州遣別將吳應龍等從間道規取羅文峪關自率八營兵抵遵化列屯城外守城兵出擊之破其二營之綸軍猶不退

大軍聞報乃自三屯營整兵而西麾精騎三萬突陣礮矢並發之綸軍大潰獲其裨將一人訊之曰營娘娘廟山者之綸也以兵圍山招之降不從縱兵擊之之綸發礮礮炸軍營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叱曰毋多言

吾受國重恩吾死耳嚴鼓再戰流矢四集之綸解所佩印付家人令持歸報朝廷走遁入石巖中

大清總兵官楞額禮子穆成格射殺之八營兵前後覆其七一軍夜遁去敗書聞上嘉之綸忠從優恤贈兵部尚書震孟止之曰死之綸分也侍郎非不尊遂不予贈賜一祭半葬任一子先是之綸次薊州與總兵官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趨永平拒

大軍世龍自勉不赴獨之綸前進以敗吳應龍亦敗于羅文峪副總兵金日觀駐馬蘭聞應龍敗遣將馳援皆敗沒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大清兵乘勝進攻馬蘭城甚急日觀堅守親燃大礮焚頭目手足意氣不衰乞援于世龍世龍令參將王世選等赴救兵乃退已復以二千騎來攻日觀偕世選等死守不下是時京東列城多失守守城將吏死事者永平之役自國昌鳳奇以下推官則鄭感民盧成功盧龍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參將呂鳴雲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城守中軍房應祥千總石可玩梁壯威胡承祚卜小峯張學閔仇耀光牛星耀把總楊開泰百戶楊廷棟等而國昌鳳奇感民俱闔門死難國翰妻韓氏應琦妻亦從死里居則中書舍人廖汝欽武舉唐之俊請

生韓洞原周祚新馮維京弟聯京胡起鳴胡登龍子光
奎羅世傑弟竣採圻李光春丁應掄李文燦劉可廷田
種玉子福元姪士雋張汝恭王元輔武生張鴻鸞義民
陸楠李應陽張俊郭重光張宗仁張禮李大敬張尙義
傅守望等而之俊之妻從夫西向再拜死祚新當城破
視妻及子女縊死舉火自焚種玉亦闔家自焚死灤州
之役則知州楊燠漢兒莊之役則副總兵葉應武妻趙
氏殉焉而山海北路副總兵官惟賢亦以襲遵化敗死
方

大清兵下灤州之明日分兵自撫甯向山海離關三十

明通鑑卷八十二

四

里列三營惟賢與參將陳維翰等設兩營以拒

大清兵乃還攻撫甯昌黎既而惟賢奉世龍檄率維翰
及遊擊張奇化等往襲遵化至城西波羅灣城中兵出
擊先鋒殊死戰

大清兵收入城後隊乘勢進攻城上矢石如雨尋復遣

兵出戰惟賢陷陣中箭死士卒殺傷者三百餘人奇化

亦敗歿本朝實錄書之故所載死事之守城將吏最

詳然證之殉節錄平之役推官鄭感民時為督師軍
前監紀城破闔門死難注云見甘肅通志三編附之質
實中今增入又義民有醫官是月王左掛攻宜川為

知縣成材所却轉攻韓城時總督楊鶴素有清望然不

知兵至則軍中無帥鶴命參政洪承疇禦之俘斬三百
餘人圍解賊走清澗而是時延綏入衛之兵潰而西去
與流賊合延撫張夢鯨憤恚死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
入衛中途悍卒殺參將孫懷忠等叛走蘭州之煥聞變
復西還于是賊勢益熾以李騰芳為禮部尙書何如
寵入閣也韓繼思為刑部尙書代喬允升也兵部尙書
申用懋罷召薊遼總督梁廷棟代之二月庚申立皇
長子慈煥為皇太子是月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
蹙賊于延川降其魁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總督楊鶴
見賊勢日熾乃主撫是時府谷賊王嘉允掠延安慶陽

明通鑑卷八十二

五

鶴匿不奏而給降賊王虎小紅娘一丈青掠地虎混江
龍等免死牒安置延綏河曲間賊淫掠如故有司不敢
問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罷時御史高捷史堃皆

奄孽為清議所擯吏部尙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
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弗咨永光再疏力
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

益惡之卒持不予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
汴中書原抱奇嘗誣劾大學士韓爌為清議所擯至是
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尙書孫居相侍郎程啟南府丞魏

光緒目為西黨請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上絀抱奇

言不聽而工部主事陸澄源復劾于沐朋奸六罪上雖
謫澄源于沐卒謝事去及辭朝以致大進規七年卒年
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于沐篤志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
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三月壬午閣臣李標
罷初與標竝相者六人皆相繼罷獨標在閣稍久頗能
隨事匡益然是時方爭門戶上亦深疑廷臣有黨標遂
逆疏乞休去 戊申流賊入山西界西省自河曲至蒲
津千五百里皆鄰于陝河最狹至是陝賊自神木渡河
遂犯山西 是月刑部尚書韓繼思罷以胡應台代之
又以閔洪學爲左都御史代曹于沐也 夏四月乙卯

明通鑑卷八十二 六

以旱齋宿文華殿諭百官修省 丁丑流賊陷蒲縣分
兵東掠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陽 己卯太
白晝見 五月辛卯馬世龍祖大壽諸鎮兵入灤州遂
由遷安永平抵遵化 壬辰
大清兵東歸先是馬世龍統四方援兵壁于薊門督師
孫承宗填山海關東西隔絕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
始知關城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甯昌黎樂亭西北三
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皆近關
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備禦而遣將戍開平守建昌聲勢
始接至是

大清兵旋師取道冷口歸承宗先後復灤州遷安永平
遵化四城 三編實寶石門路在撫甯縣東北九十里山
海關西北四十里臺頭營在撫甯縣北三十
里燕河路在盧龍縣東北五十里建昌路在遷安
縣東北四十里冷口關在遷安縣東北七十里 左
諭德文震孟復上疏劾王永光等是時逆案已定其黨
相繼去國而永光輩日乘機思報復震孟抗疏糾之不
報至是震孟進官復抗疏畧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
逆案天下有無才談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
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與援思辯雪
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
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七

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
國之福上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
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
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結大奄王永祚
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上心疑之永光辯
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
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敷逮繫震孟講魯
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上卽降旨出尙書喬允
升侍郎胡世賞于獄上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上足上卽袖掩之徐爲引

下時稱真講官既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歸不復出 六月壬子下左副都御史易應昌于獄時喬允升下獄上欲寘之法應昌以允升無死罪執奏再三上怒遂竝下應昌獄及允升論絞尙書胡應台等上應昌罪上以爲輕命繫之獄中論死時順天府尹劉宗周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于天下

明通鑑卷八十二

八

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瑛以行李被訐于監司巡方贖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于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已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

釋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上怒擬旨詰之宗周卒謝病歸 癸丑流賊王嘉允陷府谷米脂賊張獻忠聚眾應之先是楊鶴撫延綏賊王左掛及其黨苗順等亦乞降獨嘉允不受撫勢益張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殺孤山副將李釗至是長驅入府谷陷之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初隸延綏鎮爲軍犯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爲請于總兵官王威鞭一百釋之乃逃去從叛兵神一元領紅旗爲先鋒及是據有米脂諸寨自號八大王遂與嘉允互爲聲援詔以洪承疇巡撫延綏杜文煥爲總兵官討之 己未授朱儒

明通鑑卷八十二

九

邵雍後裔爲五經博士 辛酉以禮部尙書溫體仁吳宗達竝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體仁爲人外曲謹而中猛鸞機深刺骨言官屢劾其奸上謂體仁孤立益嚮之周延儒復力爲之援遂與宗達竝入閣體仁既得輔政勢益張宗達徒充位而已 是月工部尙書南居益罷時兵部以試炮炸劾郎中王守履失職居益論救上以爲徇私杖守履六十居益坐削籍歸 秋七月辛卯南京大內左旁宮災 是月巡按御史李應期奏慶陽守備李極敗績于邠州之雷公嶺巡檢陳其佐被殺 陝撫王順行請以三年裁扣驛站銀三萬兩充養兵費下

戶部議從之已布政使呂遜以抵補借動司庫之款卒不行給事中劉懋以請裁驛站為廷臣交詬懋亦悔之至是請發帑金十萬振延綏不報 八月癸亥殺前經畧尚書袁崇煥先是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史堃謀興大獄為逆黨報仇遂以擅主和議專倖大帥為崇煥罪並及故輔錢龍錫謂殺毛文龍之議龍錫實首倡之至是堃又疏言崇煥出都時重賄龍錫數萬龍錫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上震怒敕刑官五日內具獄獄上召諸臣于平臺諭以崇煥謀叛當寘極典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趣廷臣議罪是日羣議于府中謂斬

明通鑑卷八十二

十一

帥雖龍錫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等語意不在擅殺至議和倡自崇煥龍錫亦未之許然軍國大事私有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遂逮龍錫而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時以為崇煥妄殺文龍而上實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危亡之徵見矣 是月以戶部侍郎曹珖為工部尚書代南居益也 九月己卯遣官逮錢龍錫夜黑明史本紀是月己卯逮錢龍錫下獄蓋牽連並記也證之龍錫傳以十二月至京師下獄三編目中亦指之蓋逮龍錫在殺崇煥後故至十二月始至也今分書之 冬十月癸亥停刑 丙寅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官杜文煥擊陝西賊破之先是王嘉允據

府谷總兵尤世祿怯不能禦承疇文煥聞之馳救府谷擊敗嘉允嘉允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勾西人入犯承疇文煥大敗之賊奔潰至是軍還擊張獻忠于清澗又破之時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與巡按李應期計誅左掛等亂乃定承疇有幹畧足辦賊顧流賊所在蜂起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混天猴獨行狼等或西掠秦或東入晉屠陷城堡官軍東西奔擊旋滅旋熾訖莫能盡也方獻忠之敗于清澗也嘉允復擁眾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府谷再陷其黨李老柴又嘯聚三千人攻合水楊鶴檄甯夏總兵賀

明通鑑卷八十二

十一

虎臣往勦俘馘六百有奇 十一月甲午山西總兵官王國樑追王嘉允于河曲敗績賊入據河曲兵部尚書梁廷棟請設大將兼節制山陝諸將兵乃以杜文煥為提督偕延綏副總兵曹文詔馳至河曲絕饜道以困之 十二月乙巳朔增田賦先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以度支大絀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昌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括河濱灘蕩之和覈京東水田之賦開殿工冠帶之例上悉允行而兵食猶不足至是兵部尚書梁廷棟復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于遂餉一歲之中陰為加派者不知其

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撫查盤緝訪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于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不過五十餘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唯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上俞其言下戶部協議自嚴阿廷練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于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八餘萬天下益耗矣 戊午流賊神一元攻新安陷甯塞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衛不克遂陷柳樹澗杜文煥家甯塞宗人多被殺請西還援勦留曹文詔討河曲賊是月故輔錢龍錫逮至京師下獄龍錫疏辯悉封上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上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史莖等以龍錫為東林所推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相抵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國棟憚上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上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明年中允漳浦黃道周復

上疏申救忤旨貶秩調外而上意寢解尋詔所司再獻減死戍定海衛龍錫在戍十二年兩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南渡後始復官歸里未幾卒

四年春正月己卯流賊神一元聞杜文煥將至遂奔甯塞陷保安延撫練國事檄總兵賀虎臣赴援賊引河套數千騎蹙之官兵失利會定邊副將張應昌以兵至敗之斬一元于陣賊眾奔城去復推一元弟一魁領其眾丁酉振延綏饑延綏連歲大稔盜賊四起職方郎中李繼貞請發帑金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錢及捐納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事例者輸粟于邊以撫飢民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宗故事特遣御史振濟糴米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飢民使不為賊以孤賊勢上感其言遣御史吳銓以十萬金往振繼貞少之不聽銓至延綏用西安推官史可法主振事因諭散賊黨可法祥符人奏問即命銓巡按陝西以代李應期 己亥召對內閣九卿科道及入覲兩司于文華殿問禦寇安民宗祿兵餉終及貴州安位事復諭都察院嚴覈巡按御史 二月壬子流賊神一魁圍慶陽分兵陷合水

執知縣蔣應昌 三月丁丑張應昌與杜文煥擊敗神
一魁等慶陽圍解 癸未楊鶴移鎮甯州時慶陽解圍
神一魁遣其黨六十餘人請降送出合水知縣蔣應昌
及保安縣印信鶴遂至甯州受之是時練國事又報榆
林道張福臻撫過拓先齡等數百人又金翅鵬過天星
等八十餘人關內道翟師雄撫過田近菴菴三編等六
百人雒川知縣劉三顧解散獨頭虎等數千人慶陽地
方撫過劉道海白柳溪數千人而點燈子大敗後降于
清澗鶴乃設御座于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
令賊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丙

鶴又以一魁最強致其壻帳中同卧起而一魁果至數
以十罪則稽首謝宣詔赦之畀以官處其衆四千餘人
于甯塞使守備吳宏器護焉杜文煥聞之嘆曰甯塞之
役賊畏我而逃今偽降楊公信之借名城為盜資我宗
人可與賊逼處此土乎遂以其族行預與楊鶴受降事
路報撫之賊具載緩寇紀畧原奏應昌敗賊于三月初
三日即丁丑也初九日受撫即癸未也然則鶴其召盜
之戎首乎 已丑賜陳于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今參書之 是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罷溫體仁薦都御史閔洪學代
之洪學與體仁同鄉體仁欲藉以驅除異己者率由部
議論罷而已內主之又用史堃高捷為腹心日以傾正

人庇宵小為事凡所欲推薦陰使人發短已承其後欲
排陷故為寬解中上所忌激使自怒上往往為之移由
是閣部之權復合 皮島參將劉興治以叛誅其黨耿
仲裕復叛初毛文龍既死袁崇煥分其兵二萬八千為
四協命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
興祚主之後改為兩協繼盛領東協擢興祚弟興治為
參將攝西協興治兇狡好亂與繼盛不相能會其兄興
祚陣亡繼盛誤聽謀報謂未死興治憤擇日為興祚治
喪諸將咸往弔繼盛至伏兵執之並執理餉經歷楊應
鶴等十一人袖出一書宣于衆詭言此繼盛誣興祚詐

明通鑑卷八十二 五

死及以謀叛陷已者遂殺繼盛及應鶴等又偽為島中
商民奏一通請優卹興祚而令興治鎮東江舉朝大駭
以海外未遑詰也興治與諸弟兄放舟長山島大肆殺
掠登萊巡撫孫元化請弭變乞以都督僉事黃龍為總
兵官往定興治亂龍蒞皮島受事興治猶桀驁如故至
是遂擁衆作亂突入參將沈世魁家盡戮其孥世魁走
免夜率所部襲之殺興治亂乃定而其黨都司耿仲裕
復相繼作亂仲裕者登州遊擊仲明弟也仲明所善裨
將李梅以通洋事覺龍繫之獄仲裕在龍軍仲明在元
化軍仲裕受仲明指激其部卒假索餉名圍龍署擁至

演武場割其耳鼻將殺之諸將為救免未幾捕斬仲裕

疏請正仲明罪元化庇仲明劾龍魁餉致兵譁上命龍

戴罪視事而飭撫按官覈仲明主使狀致異劉興治叛

明史本紀不具

史稿系之三年四月据興治作亂之始也三編書之

是年三月蓋殺興治及耿仲裕繼亂之本末連書之

編三 夏四月庚戌以久旱禱雨 辛酉敕廷臣修省

極言時政得失于是給事中魏呈潤疏言驛站所裁纔

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再編里甲

是猶剗肉醫剗創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

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

而加派七百九十萬外新增又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

明通鑑卷八十二

可不為稽核乎邊事日棘非臣子言功之時而詭捷昌

功躐加峻秩門客厮養竄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

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為谷舊穀不

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銓法壞于事例正途

日壅不可不亟疏通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民索之民

間顧奉急公之褒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為禁飭又條陳

數策請大修北方水政上皆納其言卒不果行 是月

延綏副總兵曹文詔敗賊于河曲王嘉允久據河曲文

詔圍之六月至是大敗嘉允弃城走時洪承疇張應昌

亦敗不沾泥于葭州不沾泥殺他賊以降致異斬王嘉

允在六月而

河曲之克在四月蓋嘉允以去年十一月據河曲文詔

傳中言圍之六月者是也本紀連書斬嘉允事今分書

之 以南京都御史陳于廷為左都御史代閔洪學也

于廷以巡方事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

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八事以回道日覈實課

功上褒納之 五月甲戌上步禱雨于南郊 辛丑降

賊滿天星等復叛陷中部巡撫洪承疇伏兵斬三百二

十八 是月總督楊鶴移鎮耀州別賊復攻破金鎖關

殺都司王廉致異明史紀事本末後寇紀畧皆書鶴移

明史鶴傳在是年五月自甯州移鎮三

編亦書于甯州撫賊之後今据正史 總兵王承恩

擊敗宜川賊金翅鵬降餘黨走宜君陝西都司曹變蛟

明通鑑卷八十二

殲甯塞遺賊于唐毛山變蛟文詔從子也 禮部尚書

李騰芳致仕以黃汝良代之 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先

是廷棟謀去王永光以已代之得釋兵事王永光遂以劾

去至是允光之黨發廷棟納賄營私事廷棟危甚賴中

人左右之得間住踰月以南京刑部尚書熊明遇代之

六月癸卯斬王嘉允于陽城先是嘉允敗于河曲遁

入岳陽突犯澤潞轉掠至陽城南山總兵曹文詔追及

之其黨遂斬嘉允以降文詔以功擢臨洮總兵官 丁

未錢象坤罷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閣遂讓處其

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劾兵部尚書梁廷棟

廷棟不待旨卽奏辯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而周延儒惡廷棟並惡象坤于是廷棟復落職象坤遂引疾歸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衛副將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 秋七月甲戌總兵官王承恩敗賊于鄜州時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等復掠鄜州承恩擊斬馬老虎獨行狼于陣上天龍乞降 辛丑賊李老柴等復陷中部降賊田近菴等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楊鶴遣同知鄭師元招撫不至總兵王承恩等圍攻之 是月山西賊復熾自曹文詔擊斬王嘉允秦賊之流入晉者畧定

明通鑑卷八十二

太

而秦賊迄未平數月以來賊敗則求撫撫則旋逸去而嘉允餘黨復推王自用爲賊渠號曰紫金梁遂結羣賊老回回曹探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維那紅娘顯道神混世王黑煞神等及高迎祥張獻忠復聚于晉點燈子亦率六千餘衆東渡山西過天星諸賊俱自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而闖將李自成乃因之起自成者迎祥之甥世居米脂懷遠堡與張獻忠同歲生幼牧羊長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鬪很無賴里中人苦之謬推爲里長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寘諸死脫去爲屠尋殺人偕兄子過亡命投甘督所部將

王國爲兵會國奉調過金縣兵譁自成忽起縛縣官索餉國止之并殺國走依于迎祥迎祥擁闖將八隊一眼錢兒二點燈子三李晉王四蝎子塊五老張飛六亂世王七夜不收寘自成于其末猶未有名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及其黨五百餘人 丁未大清兵圍大凌城先是遼東巡撫卞永嘉議築廣甯義州右屯三城督師孫承宗謂廣甯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尙書梁廷棟力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命總兵祖大壽副將何可綱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砮土兵萬人工垂成廷

明通鑑卷八十二

九

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鎮撫矯舉令回奏永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以守時大清以方吉納等議和方欲遣使定約聞大壽等與城工爲拒守計乃發兵薄大凌城掘濠樹柵四面圍合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埃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承宗永嘉聞之馳至錦州 丙辰大學士何如寵罷初上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爲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休歸 九月庚辰遣中官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甯薊鎮兵糧及各邊撫賞上初卽位時鑿魏忠賢禍敗盡撤諸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旣而廷臣競

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贖一策乃思復用近侍遂有是遣
甲午逮楊鶴下獄先是中部陷王承恩等攻之數月
未下慶陽賊郝臨巷等復往援之總兵賀虎臣斬其魁
劉六會曹文詔西旋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勦馘李老
柴及其黨一條龍餘賊突圍走副將張鴻業游擊李明
輔戰沒先是朝廷得鶴報言慶陽賊就撫散遣俱盡旋
聞中部陷久不下御史謝三賓劾鶴欺罔謂中部之賊
甯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吳牲覈奏牲奏鶴主撫誤國
上怒遂逮鶴尋論戍袁州以巡撫洪承疇總督三邊軍
務 丁酉命太監張夔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上以夔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憲有心計令鈎校二部如涂文輔故事為之建署名曰
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
八馮元殿等十餘人論諫皆不納尋又遣中官王坤劉
文忠劉允中監視宣府大同山西兵餉 戊戌遼東巡
撫卬禾嘉山海總兵官吳襄宋偉援大凌敗績于長山
禾嘉等合軍行至距松山三十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禾嘉等敗收軍還錦州
大軍追擊至城下禾嘉軍墮濠死者甚眾太僕少卿張
春復監襄偉軍過小凌河五里築壘列車營為大凌河
聲援進次長山距城十五里

大清兵以二萬騎逆戰火器競發衝入春營春軍敗襄
及參將桑噶爾寨等先遁春收潰眾立營時風起黑雲
見春乘風縱火忽天雨反風春部率多焚死少頃雨霽
兩軍復塵戰偉力不支亦走春及諸將張鴻謨楊華徵
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執副將張吉甫滿庫之敬
戰沒部卒死者無算祖大壽堅守大凌城不敢出援自
此絕攷異三編系之八月據大清兵入大凌城連
張春傳言春偕吳襄宋偉等以九月二十四日渡小凌
河越三日次長山明史本紀書戊戌乃九月二十七日
傳中所謂越三日者正戊戌也三十三人史
稿作二十七人亦誤今據明史紀傳及三編 是月延
安賊趙四兒伏誅四兒即點燈子也初四兒敗于陝竄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走山西曹文詔追之及于稷山諭降七百人四兒敗遁
竄山谷中比聞文詔還陝乘間糾合餘黨勢復振都司
王世虎守備姚進忠俱敗殺四兒遂擁眾六千餘人屯
石樓山中西距河三十里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
法偵其不備東渡河襲之賊四走洪承疇乃以陝西賊
委王承恩而自率兵追賊于山西賊且走且掠沁水縣
東北有竇莊前巡按遼東御史張銓里居也銓父五典
度海內將亂築所居竇莊為堡堅甚及是流賊至五典
已歿銓子道濬以錦衣僉事官京師獨銓妻霍氏在眾
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

耳盡死于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者多賴以免承疇既入晉逐賊追及之大戰賊連敗遂禽斬四兒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戊辰祖大壽殺副總兵何可綱降于

大清已巳大壽脫歸入錦州是時大凌城糧盡食人馬大壽及諸將欲降于

大清可綱不從大壽令二人掖可綱出城外殺之可綱被害顏色不變亦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大壽既殺可綱遂與副將張存仁等投降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計誘守者降

大清遂縱之歸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卯禾嘉知其納款狀奏聞上于大壽欲羈縻之真不問 太僕少卿張春被執不屈死春既為

大清所執諭之降春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食生亦安用我遂不食守者懇勸會

太宗文皇帝賜之酒饌春感恩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席衣舊日巾服迄不失臣節而死事聞詔遣贈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自經死春未死時

大清有議和意春為言之于朝朝中譁然詆春誠意伯劉孔昭劾春敗降不忠請削其贈職朝議雖不從而有司繫其二子死于獄夏異何可綱之死三編連書之入本紀系之十月壬辰是也史稿書可綱之死于八月丁卯是時卯禾嘉等尙未敗且可綱為祖大壽所殺亦非以糧盡而死也至張春之執在九月其不屈而死三編亦書之是冬下按 大清實錄我 太宗諭春請講和春不從遂不復強 據此則春之議和 亦似疑案今據三編明史書之增識于此 十一月丙

子陝賊譚雄陷安塞 丙戌遣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糧海禁廷臣合疏諫不聽 壬辰大學士孫承宗罷長山之敗廷臣交章論承宗及卯禾嘉築城召衅承宗遂引病歸禾嘉亦求罷已而言者

明通鑑卷八十二

三

復追論承宗喪師辱國竟奪官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事報聞而已 癸巳召對廷臣于文華殿詢軍國諸務語及內臣上曰諸臣若實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輩眾莫敢對時張彝憲按行兩部踞尙書上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侍郎高鴻圖不為下抗疏乞歸削籍去工部主事金鉉戒同官無私謁彝憲愠甚假他事誣劾之落鉉職彝憲日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管盛甲主事孫肇興恐稽滯軍事因劾其誤國上命回奏罪至遣戍南京御史李日輔禮部主事周鏞皆先後以諫被斥彝憲遂希旨上言天下逋賦請徵以佐軍餉上為之動徵通賦

事在六年三編並入之是月目中終言之也今順時中文書之仍据明史本紀別系于六年九月之下
瑞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甫踰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機詔落良機職命坤按治給事中魏呈潤爭之亦謫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相傾擠者于是抗疏劾修撰陳于泰謂其盜竊科名語侵周延儒給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彈劾之權且其文詞練達機鋒排激必有陰邪險人主之其意指溫體仁上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舉動幾于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于身被彈擊猶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備責延儒欲以動上上怒悉削其籍上方一意

明通鑑卷八十二

五

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 己亥流賊羅汝才犯山西與張獻忠合先是總督洪承疇逐賊于山西殺趙四兒而總兵王承恩亦以計斬陝賊譚雄于是獻忠汝才皆懼詣承疇降承疇遂還陝而擊走不沾泥張存孟于安定秦晉賊小戢未幾汝才獻忠復叛入山西偕羣賊焚掠如故 閏月乙丑陝西降賊混天猴復勾賊陷甘泉殺知縣郭永固會參政張允登督餉至其地力禦不敵亦遇害 丁卯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叛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官遼久孫承宗袁崇煥俱辟為贊畫以甯前兵備推

巡撫素言遼人可用乃用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為偏裨且多收遼人為牙兵大凌圍急部檄元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為聲援有德詭言風逆改從陸赴甯遠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經月抵吳橋天大雨雪眾無所得食新城邑紳王象春者有莊在吳橋有德兵屯其地卒或攫雞犬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有德答卒以徇眾大譁九成先齎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償適至聞眾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為亂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輔訓導

明通鑑卷八十二

五

王協中舉人王與夔張儼然並死難以費由王氏焚殺甚慘巡按御史王道純聞變遺書山東巡撫余大成令討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托疾請告不得已遣兵往禦則皆敗而走大成恐遂定撫議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皆力主撫檄賊所過州縣無邀擊遂長驅入登萊 十二月甲戌降賊混天猴等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 丙子濟南官軍禦叛兵于阮城店敗績是月總兵孫顯祖邀擊流賊于山西連敗之萬泉河津聞喜六戰皆捷總督洪承疇分遣總兵曹文詔同遊擊左光先崔宗允李國奇等五路勦宜綏清米之賊皆

敗之追至祁家高梁丑山掃地王授首副將張應昌部
將亦獲神一魁誅之或曰官兵攻之急其黨黃立中斬
一魁首獻之軍門其始叛也後寇紀畧是年十二月誅
一魁今據之。又按明大統應是年閏十一月
清應無閏閏在五年二月明史三編皆據明應書之故
于支不是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饑盜賊益熾

明通鑑卷八十二

美

明通鑑卷八十三

紀八十三起元點淵難盡昭
陽作匪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五年春正月庚子叛將孔有德入登州辛丑陷之
先是援遼兵變登萊總兵張可大率兵赴勤巡撫孫元
化檄止之不可次萊州遇元化復爲所沮乃偕還登州
歲將晏有德薄城可大請擊之元化持撫議不許可大
陳利害甚切元化期以元日發兵合擊至是元化兵不
發明日始發兵合可大擊賊戰于城東可大兵屢勝元

明通鑑卷八十三

化部卒皆遼人親黨多無鬥志其將張燾先走可大兵
亦敗中軍管維城游擊陳良謨守備盛洛姚士良皆戰
沒燾兵半降賊賊遣歸爲內應元化開門納之可大諫
不聽時耿仲明領元化中軍方以弟仲裕作亂皮島朝
廷將治其主使罪日懷叛志事見四年三月夜半賊至城仲明
與都司陳光福等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可大守
水城拊膺大慟解所佩印付部卒間道走濟南上之還
署辭母令弟可度子鹿徵奉母航海趨天津以佩劍殺
其妾陳氏遂自縊元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僚屬鄉官張
瑤悉被執瑤率家衆登陴拒守賊擁執之不屈被殺妻

女四人竝投井死有德入城乃推李九成爲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取兵餉令元化移書東撫余大成求撫日昇以登州一郡卽解大成得書聞于朝未幾有德等縱元化等航海還 壬寅流賊混天猴復陷宜君 辛亥孔有德攻黃縣縣丞張國輔參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力戰死城遂陷知縣吳世揚典史吳茲明被執皆罵賊不屈死 丙寅通州副將楊御蕃天津總兵王洪率師討孔有德敗績于新城鎮先是朝廷聞變兵部尙書熊明遇請以副將吳安邦代張可大爲總兵官屯甯海規取登州而令御蕃署總兵盡將山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三

東兵與保定天津兩總兵兼程進至是遇賊于新城洪先走御蕃拒之二日不勝突圍出遂入萊州 二月己巳朔孔有德圍萊州時上罷孫元化余大成而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巡按御史王道純監軍俱守萊州時總兵楊御蕃亦至焉賊既踞登州遣人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副將毛承祿皆往從之賊勢日熾從治璉等登陴固守賊不能克 甲戌逮孫元化余大成下獄元化既釋歸遂至京師大成遣成元化及副將張燾俱論死致異張燾與孫元化竝弃市見可大傳三編亦據之史稿于是年正月辛丑書元化等被執登州總兵張燾死之誤也今參明史竝據三編書

之 辛巳孔有德陷平度知州陳所聞自經死 庚寅流賊陷鄆州僉事郭應響書明史領家丁拒北關手刃十五賊賊繼至復手刃三賊力屈死 三月壬寅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督理山東軍務討孔有德 壬戌流賊陷華亭先是洪承疇曹文詔大破賊于鎮原之蒲河賊敗將走慶陽文詔與總兵楊嘉謨遇之大戰于西濠斬首千級賊潰而奔過華亭遂陷之 是春右中允黃道周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三

才不逮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亡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諂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

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頓而謂亂生于無兵餉糜于漏卮而謂功銷于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剝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愷大之時矣上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

明通鑑卷八十三

四

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于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餽而去者必非鱸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

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上益不憚時道周方以論救錢龍錫謫外至是竟斥為民疏在正月今夏四月甲戌劉宇烈敗績于沙河時賊乘之是春下自平度還益兵攻萊城輦西洋大礮置城下日穴城城

明通鑑卷八十三

五

多頽徐從治等投火灌水穴城者死無算又使死士時出掩擊之毀其礮臺斬獲多而兵部尙書熊明遇卒感撫議命主事張國臣為贊畫以國臣遼人令人賊營撫之國臣為賊致書從治等曰毋出兵壞撫局從治知其詐遣間使三上疏言賊必不可撫且言國臣妄報必謂一紙書賢于十萬兵援師不來職此之故臣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謾至尊濟國是誤封疆而戕生

副將半文綬將密雲兵監以右布政使楊作楫宇烈往
援萊比抵山東與巡按御史王道純副將劉澤清參將
劉永昌朱延祿等並集昌邑所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
甚盛而宇烈無籌略諸帥巽懦進次沙河日十輩往議
撫縱還所獲賊陳文才于是盡得官軍虛實益以撫愚
之而潛兵繞其後焚輜重殆盡宇烈懼走青州撤三將
兵就食玘等夜半拔營賊乘之大敗國柱洪走青濰玘
走昌邑澤清接戰于萊城傷二指亦敗走平度惟作楫
能軍三將既敗舉朝譁然而明遇見官軍不可用持撫
議益堅新任總兵吳安邦方自甯海至奉命規取登州

明通鑑卷八十三

六

安邦尤怯鈍耿仲明揚言以城降安邦信之遽撤兵離
城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禽安邦懼走還
甯海登既不能下而萊城被圍久從治璉御蕃日堅守
待救不至癸未從治中礮卒萊人大臨守陣者皆哭于
是山東士大夫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請益兵 是月
總兵官曹文詔楊嘉謨連破賊于隴安靜甯以計間其
黨殺紅軍友遂蹙敗之水落城而是時混天猴可天飛
等為王承恩所敗潰而西獨行狼李都司等走與之合
勢復張 五月丙午以參政朱大典為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代徐從治也詔駐青州護度兵食 辛亥以禮部

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內閣
周延儒溫體仁柄政以偉充位而光啟亦年老依違而
已 六月壬申河決孟津口上年之夏河決原武海口
壅塞遠巡踰年始議興築至是伏秋水發黃淮奔注與
鹽為壑而海潮復逆衝范公堤軍民及商窳戶死者無
算少壯轉徙丐江儀通泰間盜賊千百嘯聚 是月京
師大雨水 召張延登為工部尚書時曹玘罷也 秋
七月辛丑命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初張彝憲總
理戶工二部以唐文征提督京營代之至是罷文征復
以化淳代 癸卯孔有德偽降誘執登萊巡撫謝璉等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七

先是山東請益兵詔調昌平兵三千以總兵陳洪範統
之洪範亦遼人熊明遇日歧望曰往哉其可撫也天津
舊將孫應龍者大言于眾曰仲明兄弟與我善我能令
其縛孔有德李九成來當事信之予兵三千從海道往
仲明偽函他死人頭給應龍曰此有德也應龍率舟師
抵水城延之入猝縛斬之無一人脫者賊得巨艦勢益
張遂破招遠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劉宇烈復
自青州至昌邑洪範半文綬等亦抵萊州推官屈宜陽
請入賊營議撫賊伴禮之宇烈益信賊可撫為請于朝
上手詔諭九成等令解圍賊邀宇烈讀詔宇烈懼不往

營將嚴正中昇龍亭及河賊擁之去賊且曰必萊州文武官出城開讀圖印解揚御蕃不可璉曰圍且六月既已無可奈何姑從之遂借知府朱萬年出有德等叩頭扶伏涕泣交頤璉慰諭久之而還既又請璉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將家子知殺賊何知撫事璉等遂出有德執之猝攻城脅萬年呼守者降萬年呼曰吾死矣爾等宜守且呼御蕃急以礮擊賊遂遇害賊送璉及中官徐得時翟昇至登囚之正中宜陽皆死事聞舉朝悲憤已未逮劉宇烈下獄熊明遇亦坐罷宇烈卒論成時以爲失刑云 孫元化弃市時閣臣周延儒欲脫其死方援

明通鑑卷八十三

八

其師徐光啟入閣欲共圖之卒不得遂與張燾皆以秋決伏誅 八月甲申叛賊敗于沙河先是上命朱大典巡撫山東救萊州時謝璉等被執遂絕撫議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皆不設以大典督師統主客兵數萬及關中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專任勦賊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前總兵官吳襄襄子三桂等皆屬焉而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維忠等赴援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遇害尋國奇等至昌邑分爲三路國奇將關外兵爲前鋒鄧玘率步兵繼之從中路

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劉澤清及副將方登化從南路進參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進檄游擊徐元亨等率萊陽師來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攜三日糧盡抵新河東亂流以濟至沙河孔有德迎戰祖寬先進稍却新國臣繼之賊大敗宵遁乙酉萊州圍始解守者疑賊誘礮拒之高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已而南路兵亦至癸巳劉國奇等擊孔有德于黃縣斬首一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死者數萬有德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以困之先是賊執謝璉等送之登州閉于空署及賊敗李九成遂殺璉及中官徐得時翟昇二人皆從呂直

明通鑑卷八十三

九

監視登萊者也徐從治傳本紀及史稿皆不具據毛霽平寇記殺之登州即在萊州圍解之月今據增是月總兵官曹文詔總督洪承疇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時文詔連敗慶陽賊賊潰而西復連兵圍合水文詔往援賊匿精銳以千騎迎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皆出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眾走銅川橋文詔率兄子變蛟總兵楊嘉謨及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賊復大敗參將李申馬科又敗之延水關斬首六百二十餘級其地東限黃河賊溺死者無算科部卒斬混天猴以獻尋文詔與甯夏

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復破賊于甘泉之虎兕凹
 麒窮追數百里所俘獲甚眾會洪承疇擊斬可天飛李
 都司于平涼降其魁白廣恩餘賊分竄者文詔追蹙之
 雖予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僇四百人餘
 皆散還李卑擊賊固原復斬其魁薛仁貴等關中巨寇
 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
 一而承疇抑不叙按御史吳姓上疏推獎甚至兵部
 又抑之卒不得敘改異明史本紀書八月甲戌承疇
 敗賊于甘泉證之曹文詔傳始敗可
 天飛李都司之眾于合水尋又敗賊于甘泉之虎兕凹
 承疇乃得以其間斬可天飛李都司于平涼故傳中言
 西濠及合水之戰為文詔關中兩大捷而承疇奏報之
 文史家據之遂歸之承疇不及文詔三編特書曹文詔

明通鑑卷八十三

十

敗賊于平涼慶陽以為閱洪學罷洪學為溫體仁所
 網此得其實今據書之 援及長吏部與體仁比而亂政迹頗露于是職方員外
 郎華允誠以是年六月上疏言今日之事有三大可惜
 四大可憂畧曰當事借陛下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
 術倚陛下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
 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
 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一率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
 封駁眾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
 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為案牘鈎校
 之能事可惜二庶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

重四方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
 意見互簡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于築舍用舍有若舉
 碁以與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
 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王化貞楊鎬喪師誤國厥
 罪惟均陛下申明三尺肆錫市朝以懲封疆大吏化貞
 恃有奧援獨稽顯戮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
 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
 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為好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
 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
 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

明通鑑卷八十三

十一

趨走惟恐後時陛下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
 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
 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
 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
 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
 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習以為
 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
 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
 剡遂作爰書欺莫大于此矣擅莫專于此矣黨莫固于
 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上詰其

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
矜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悻直寡
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
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
指使上以體仁純忠亮節摘疏中語再令陳狀允誠復
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而得首拔
羅喻義進講章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部議削職此非事
之彰明較著者乎上亦悟體仁洪學兩人同里有私乃
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召前戶部尚書李長
庚代之 九月丁酉海賊劉香寇福建時福建有紅夷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主

之患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郡邑廣州都司許當辰勦
香沒于陣時熊文燦升授總督兩廣軍務議招撫賊伴
許之文燦遽遣參政洪雲蒸與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
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俱被執文燦懼委罪雲蒸給事
中朱國棟劾之詔貶文燦秩戴罪自効 是月以前尚
書張鳳翼爲兵部尚書代熊明遇也 左都御史陳于
廷罷時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
擅撻指揮上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下兵部稽典制
實無杖指揮事而于廷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上意
疏三上三卻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 是秋流賊陷山

西州縣先是賊首紫金梁高迎祥等擁衆聚山西羅汝
才張獻忠與之合分道四出連陷大甯隰州時邊兵宿
將皆萃關中勦慶陽諸賊而山西備禦空虛無大帥前
錦衣僉事張道濬方得罪里居巡撫宋統殷以其家多
蓄壯丁善禦賊遂檄至軍前贊畫歛人吳開先寓晉以
驍勇聞監司王肇生亦以便宜署開先爲將使共勦賊
賊自隰犯澤州開先擊之戰城西賊敗去轉犯沁水甯
武守備猛忠戰死道濬遣遊擊張瓚馳援賊乃退東掠
陽城開先聞之西渡沁河逆戰擊斬數百人礮盡無援
一軍盡沒賊乃再犯沁水鄉官張光奎與兄守備光璽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主

千總劉自安等率衆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並死澤
大州遠爲賊破賊乘勝又陷壽陽遠近震動未幾紫金
梁老回回八金剛等以三萬衆圍沁水之寶莊謀執道
濬以脅統殷往道濬官京師時其母霍氏嘗築城禦賊
至是道濬復屢敗之賊少卻會關中賊渠次第殲戮其
餘黨東走附山西賊于是賊勢甚熾廷議命秦將率師
協勦賊偵知秦師且至欲因道濬求撫紫金梁請見免
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允至此又一人踞致辭
曰我宜川廩生韓廷憲不幸爲嘉允所獲久陷于賊請
誓死奉約束道濬勞遣之陰使人陷廷憲圖賊廷憲日

甚紫金梁就欵未決陽和兵襲之賊怒尤廷憲遂敗約分其衆南踰太行突濟源陷温縣廷憲知紫金梁疑已思劫之歸并約道濬伏兵沁河以待道濬遣所部劉偉佐之是夕賊攻邑諸生蓋汝璋樓掘地深丈餘樓不毀賊怒誓必拔之乃還營廷憲不得聞知事且洩偕偉倉猝奔賊追之及河伏起殺追者滾山虎等六人皆賊腹心也賊臨沁河索廷憲寶莊東面河道濬潛渡上流繞賊後大噪賊駭遁去賊黨復南犯臨縣據其城破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陟輝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巡撫樊尙燦殺賊自贖命副將左良玉以昌平

明通鑑卷八十三

古

兵往援賊既盡嚮河北統殷肇生率軍次陵川扼賊北歸賊遇官軍殊死鬪乘夜爭險對營兩山頂賊緣崖劫官軍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率遊擊猛如虎等將兵來援統殷肇生收潰卒以會擊賊于高平大破之賊還走沁水朝廷以統殷不能辦賊詔許鼎臣來代宗衡乃以八千人駐平陽鼎臣以七千人駐汾州分扼要害已又合兵逐賊臨縣縣城倚黃雲山榆林河水出焉入于黃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賊復與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拔 冬十月改工部尙書張延登爲左都御史代陳于廷也以戶部侍

郎周士樸爲工部尙書 十一月戊戌劉香寇浙江詔投鄭芝龍游擊令爲先鋒會廣東兵擊賊 十二月癸酉詔順天府祈雪 是月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將以關中兵至總督張宗衡巡撫許鼎臣爭檄爲已部人龍等莫之適從賊乘閒入據磨盤山分其衆爲三閭正虎據交城窺太原邢紅娘上天龍據吳城窺汾州紫金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知州李呈章鄉官楊于楷張友程舉人趙一亨侯標竝死之既而紫金梁與亂世王有隙韓廷憲知之縱謀遺書間之亂世王果疑遣其弟混世王就張道濬乞降道濬知鼎臣方主勦權詞難

明通鑑卷八十三

五

之曰斬紫金梁以來乃得請混世王快快去賊衆遂分部掠諸郡縣 是冬官軍圍登州築圍牆禦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城凡三十里而遙東西俱抵海諸將督兵分番戍守賊不能出發大礮擊官軍多死傷者李九成遂出城搏戰官軍合擊之賊于陣賊乃曉夜哭賊渠魁五九成及孔有德陳有時耿仲明毛承祿也及是殺其二殺有時見上 氣大沮有德欲棄登州走入海島帥黃龍遣副將龔正祥等率舟師四千拒之海口颶風破舟賊突至正祥被擄千總毛英死之有德亦不果行會總兵金國奇卒以吳襄代之吳襄登萊之役明史三編月日皆據毛彞平叛記而毛英即彞

之父史佚之平叛記並引萊州府志及保萊書證其父死于島中宜得其實今據三編書之增入毛英正詳被殺見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降將馬驄龔正祥等為賊所殺時

官軍攻圍久驄陷賊中踰年至是與正祥謀以元旦孔

有德等行香至水城縛之密遣降卒告官兵許為內應

事洩賊執驄正祥及陳朝柱龍韜董溢洪聲劉應宗岳

允陞等凡十四人皆誅之攷與馬驄之死三編書之五

張瑤竝不屈死諍之明史瑤傳言瑤登陴拒守城陷賊

等十四人以六年官兵圍登州急驄等謀內應被殺據

此則驄已陷賊中踰年且亦非不屈死也又攷之殉節

錄言參將馬驄于孔有德薄登州守城援絕受重創被

禽不屈死則又似驄之死與瑤同時然登州之役毛

目擊其事所記馬驄官階里貫皆與殉節錄同惟一在

五年一在六年一言不屈一言內應事洩被殺迥不同

耳且平寇記後段詳載請卹姓名而馬驄不預驄之賜

卹在 本朝而證之明史徐從治朱大典及忠義傳

皆不載今據平寇記 癸卯詔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

書之附識其異于此 討賊時關中賊畧盡悉走入山西土賊王剛王之臣通

天柱復起應之勢大熾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著

今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上從之遂有是命

丁未副將左良玉破賊于涉縣先是良玉奉詔率昌平

軍赴援懷慶未至圍已解其寇修武清化者亦還走平

陽因令良玉駐澤州扼豫晉咽喉與曹文詔同討賊有

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從中擊為四面援兵至是賊

明通鑑卷八十三

未

陷陽城參將芮琦及邑舉人吳之秀賈煜張慶雲貢生

張茂貞及弟茂恂死之遂乘勢趨河北良玉擊敗之涉

縣西破賊竄林縣山中饑民爭附之攷異陽城之陷史

云參將芮琦等死之北畧書琦戰沒于武安三編所載

則舉人吳之秀以下五人並見殉節錄今據史稿增芮

琦侯攷又史稿書是月丁亥賊犯濟源中軍曹鴻鶴死

之三月丙辰攻廣元守將張應甲死之鴻鶴疑即鳴鶴

也見 庚申遣使分督直省通賦 是月曹文詔東渡

河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于壽陽巡撫許鼎臣遣

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踰月文詔追擊之斬混

世王于碧霞村餘黨走五臺游擊猛如虎敗之黑山覆

賊渠姬關鎖軍賊遣走壽陽遇文詔兵于方山復敗之

五臺孟定襄壽陽賊盡平 二月壬申削左副都御史

王志道籍先是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

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吏部尚書李長庚率同

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臣者不自

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職所立

賜罷譴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為萬

世口實上不憚次日召對平臺志道劾坤語尤切上責

令回奏奏上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遂坐黜初志道

以附魏忠賢歷擢左通政論者薄之及是竟以忤中官

罷 癸酉流賊犯畿南賊之趨河北也參將楊遇春帥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七

兵逐之中伏死而別賊復流入趙州武舉李調與弟讓帥鄉兵禦之力竭陣亡賊乃據臨城之西山縱掠順德真定間參議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擊之大敗內上知縣王世泰與弟世甯扼賊于隘口亦敗沒畿南皆震時大名副使盧象昇偕總兵梁甫會從化擊賊戰屢捷游擊董維坤被圍象昇馳救維坤已戰死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賊斬其魁十一人象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鬥刃及鞍弗顧失馬即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顛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賊走相戒曰盧廉使過即死不可犯遂自邢臺摩天

明通鑑卷八十三

末

嶺西下抵武安林縣賊走與之合敗左良玉軍守備曹鳴鶚戰沒主簿吳應科以民兵助戰亦死于是河北賊大熾 戊子參將王之富祖寬等克登州水城是時賊在圍城中糧絕恃水城可走故不降已而之富等奪其水門外護牆賊奪氣辛卯孔有德先遁載子女財帛出海耿仲明以水城委偽副將王秉忠已以單舸遁官軍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策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將士湧入輒為賊擊退副將王來聘先登中傷死官軍乘之入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偽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

勝計山東平初王來聘以崇禎四年中武會試時上銳意重武舉子運百斤大刀者止來聘及徐彥琦二人而彥琦不與選詔下考官及監試獄貶兵部郎二十二入遣詞臣倪元璐等覆閱取百人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錫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來聘居首即授副總兵武榜有狀元自來聘始也來聘既拜命泣然流涕曰上重武若此吾儕効命疆場不捐軀殺賊何以報上至是果踐其言上聞之贈蔭有加 賊之陷新城也舉人王與夔張儼然事見四年閏月死難其陷他縣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獲旌禮部侍郎陳子壯

明通鑑卷八十三

末

上言舉貢死難無卹典舊制也然名既登于天府恩獨後于流官九泉之下能無怨恫比者武舉李調調殉難見上禦賊捐軀已蒙贈卹武途如此文途安得獨遺乞量贈一官永為定制報可乃定舉人贈知縣貢生贈教授自後地方死難之舉人貢生皆贈官如前制 三月癸巳敕曹文詔張應昌等限三月平賊時壽陽已定巡撫許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而應昌選懷逗撓務與賊相避總督張宗衡五檄之不至奏于朝乃有是命 是月賊轉入河內左良玉整兵自輝縣逐之

賊奔修武殺游擊越效忠于清化鎮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賊復走武安良玉邀擊之萬善驛連敗之禽賊首數人賊遂西奔上太行曹文詔偵知之邀擊之澤州賊大敗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戰自沁水潛師還擊之芹地劉村寨斬首千餘賊循陽城而北僉事張道濟設伏隘口賊至伏盡起禽賊渠滿天星等賊乃退結屯自固 下戶部尙書畢自嚴于獄先是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殿試讀卷首薦陳于泰乃輔臣周延儒姻婭自嚴引疾乞休疏四上不允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覈其錢穀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爲御史先任青

明通鑑卷八十三

浦通金花銀二千九百上以責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十之七貯太倉上令主庫者覈實無有上怒責自嚴自嚴飾詞辨上益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謙疏救不納踰年給事中吳甘來復抗疏論救乃釋之夏四月丙寅賊陷平順知縣徐名揚死之賊自澤州之敗退屯潤城別遣他部陷平順會曹文詔至賊走乃以夜半襲潤城破賊屯斬千五百級紫金梁老回回過天星分道走文詔擊之榆社武鄉黎城皆敗之 己巳免延安慶陽平涼新舊遺餉時山西巡撫許鼎臣請蠲積逋不許 壬申詔總兵官左良玉專勦河南賊豫兵

額僅七千數被賊折囚殆盡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前後與賊戰雖勝負畧相當勢孤甚不足制賊賊出沒彰德衛輝懷慶三府所在焚掠廷議以總兵鄧玘新立功萊州命將川兵益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馳赴良玉軍與共擊賊 五月乙巳遣太監陳大金孫茂霖等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爲內中軍時文詔所節制諸將艾萬年李卑劉光祚猛如虎虎大威頗希牧與其兄子變蛟皆驍敢善殺賊賊渠多先後俘馘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亦懼乞降軍聲大振而是時上以文詔功多敕所過地方多積糶以犒並敕文詔速平賊山西

明通鑑卷八十三

監視中官劉中允言文詔勦賊徐溝孟定襄所司不給米反以礮石傷士卒上信之下御史按問尋有是遣王子孔有德等爲官軍所追走旅順總兵官黃龍邀擊于島中斬李九成子應元生禽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等有德及耿仲明逸去乃獻承祿等于朝磔之至是有德仲明俱降于大清據三編贊實言是時有登州都司徐應泰與有德合攻有德敗死海中云見浙江通志又五年東通志然二人皆不入正文而證之殉節錄應泰賜諡節愍師古入 癸丑河套部犯甯夏先是察罕三編一作察哈爾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犯邊守備姚之夔

等不能禦副將史開先參將張問政守備趙訪等皆潰至是進薄靈州總兵官賀虎臣亟領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沙井寇突至虎臣兵未及布陣且眾寡不敵遂戰沒指揮韓加爵被執支解死虎臣子讚挾五十騎突圍出察罕聞

大清兵將往征之亦遂解去盡驅其部眾渡河遠遁時蒙古諸部皆先後納款于

大清 是月以侯恂為戶部尚書代畢自嚴也李康先為禮部尚書黃汝良罷也 六月辛酉朔命太監高起潛監視甯錦兵餉 乙丑鄭以偉卒以偉讀書過目不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三

忘而不善票擬章疏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擬旨提問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益為上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矣 庚辰周延儒罷延儒為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悅于上上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與王永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上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上悟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延儒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熱其廬所薦巡撫孫元化復陷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劾延儒併謂其受巨盜神一魁賄上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

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且謂延儒至稱陛下為義皇上人語悖逆上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覬體仁為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為首輔 甲申命延綏副將李卑昌平副將湯九州援勦河南 庚寅太監張蠡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徵上大怒責撫按回奏給事中范淑泰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不納 是月川兵潰于林縣先是鄧玘奉詔援勦至濟源射殺賊首紫金梁屢却賊賊走林縣楊遇春之死玘部將也 玘與林縣中伏死之楊遇春三實中然證之殉節錄即前所書參將楊遇春也今仍承上文而標出玘部將三字 賊用其旗竝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三

誘殺它將玘軍遂大敗而土司馬鳳儀一軍亦覆沒于侯家莊是時曹文詔大敗賊于沁水禽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山西賊既屢敗避文詔鋒多流入河北上乃命文詔移師往討而賊已敗鄧玘于林縣文詔率五營軍馳救夜襲賊破之賊于諸軍中最憚文詔其次則錦衣僉事張道濬道濬助文詔平沁水目督家眾倡鄉人築堡五十四捍賊賊凡五犯皆却走及文詔移師討河北道濬勢乃孤賊旋陷和順鄉官樂濟眾被執不屈投井死 秋七月丙申賊陷樂平 戊戌召舊輔何如寵時周延儒罷憾溫體仁排已謀起如寵以抑之而一

時延臣亦慮體仁當國勸上復召從之如寵固辭于是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體仁宜思自處上怒紹傑幾獲譴而如寵卒辭不至 辛丑賊陷永和 甲辰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黃龍前以邀擊孔有德等有德思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有德等偵知旅順空虛遂導

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遂自刎游擊李惟鸞知事不支自焚其家屬力戰死部將項祚臨焚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焉 癸丑命總兵官曹文

明通鑑卷八十三

庚

詔改鎮大同先是川兵敗潞王上書告急乞濟師上命京營官倪寵王樸為總兵官將京營兵六千赴援以中官楊應朝盧九德監其軍時曹文詔方大敗懷慶賊于柴陵村斬其魁漆地龍又追斬老回回于濟源誓必欲殄賊而遽為御史劉令譽所誣劾初文詔在洪洞時令譽方家居夙與忤及是令譽按河南會土司馬鳳儀軍覆賴文詔擊退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為文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調之大同以李卑代署其事巡撫許鼎臣請留文詔勦賊不許遂與兄子變蛟俱西 八月樂

平永和之賊陷沁水沁水當賊衝去來無時僉事張道濬固守屢却賊至是遂陷道濬率家眾三百人馳赴擊賊賊退徙十五里道濬收散亡捕賊黨傾家困以餉副使王肇生上其功道濬故以奄黨被議冀用軍功自洩拔而言者劾其離伍冒功巡按御史馮明玠復劾謂沁城既失不可言功卒論成甯海衛自曹文詔及道濬相繼去流賊顯道神等據岢嵐四出剽掠山西賊迄不得平

西去道濬勢孤故沁水至是遂陷今據本傳及三編曹文詔討賊目中增入

九月己亥總

兵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一盞燈 庚戌以南京

明通鑑卷八十三

壬

禮部侍郎錢士升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升故出錢龍錫門下初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上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以此直體仁而士升以座主故因歸心焉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是秋總兵官左良玉連敗河北之賊先是上命倪寵王樸總京營兵皆授總兵官職方郎中李繼貞曰良玉李卑身經百戰位反在寵樸下恐聞而解體乃令良玉卑署都督僉事為援勦總兵官與龍樸體相敵至是京營兵至共擊賊數有功

良玉敗賊于濟源河內又敗之永甯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小武當山所斬賊魁頗眾然羣帥勢相軋又以中官監軍意弗善也于是諸軍盡壁河北彼此觀望莫利先入故賊無所憚未幾遂渡河 冬十月戊辰大學士徐光啟卒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惟西法之行實自光啟倡之云 十一月癸巳以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騶俱進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應熊熟諳典故而性谿刻強很官吏部時以貪汙爲給事中馮元騰所發上不省及是廷推閣臣以望輕不與溫體仁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三

力援之遂與吾騶同入閣命下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狼悞自張縱橫爲習小才足覆短小辭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已報復思讐混淆毀譽況狼籍封靡淪于市行願收還成命別選忠良疏入上大怒下正宸詔獄削籍歸應熊益得志日與體仁及尙書張捷比力引逆黨呂純如等屢爲言官所攻上皆不問 辛亥詔保定河南山西三巡撫會兵討賊 壬子賊渡河乙卯陷澠池先是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左良玉湯九州等扼其前京營兵蹙其後賊連戰皆敗欲逸阻于河大困乃詭詞乞降監

軍內臣楊進朝信之爲入奏諸將俟朝命不出戰會天寒河水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首陷澠池教諭羅世濟督民兵力戰被執不屈死之世濟利人時任澠池教諭殉難三編列之渡河目中實實則茲記其子得鴻守平利城陷妻子俱死事云事在明年此則世濟殉難澠池得鴻殉難平利三編所載分詳明諸書佚去澠池殉難一節而以明年平利之役世濟家居與其子練兵禦賊死之且有以羅世濟爲平利教諭者尤誤也今據正史 十二月己未朔賊乘勝攻陷伊陽復犯盧氏中州承平久不設備驟聞賊至吏民皇駭知縣金會嘉棄城遁賊入城鄉官故兵部車駕司主事李中正勒家衆及里中壯士奮擊衆寡不敵力戰沒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謙書使跪不屈

明通鑑卷八十三

三

大罵而死盧氏生員常省身據險與賊戰兩晝夜力不支令妻子自縊已拔劍自刎死生員常嘉元孫孕秀同禦賊不克罵賊死自是賊屢陷名城殺將士無算紳士亦多被難其尤著者閩鄉則在籍濟南教授高第投崖死貢生閻思聰率衆攻賊營不克死偃師則生員裴君合率鄉人保沙岸寨十晝夜賊說之降大罵不從寨破被磔死宜陽馬足輕聞賊渡河挈家避之石龍崖三女皆殊色慮賊汙悉投崖死足輕被執抗聲大罵賊怒並其三子俱殺之家衆皆遇害惟存次子駿一人後登鄉薦靈寶許輝爲縣陰陽官被賊執大罵死新安劉君培

孺子及從孫避難道遇賊欲殺其從孫君培曰我尚有男此子乃遺孤幸舍之而殺我賊如其言二子獲免馬山性剛直土寇于大中乘賊亂陷新安獲山使負米此曰吾天朝百姓肯為賊負米耶大罵而死同時李登英亦罵賊死陝州張我正率眾禦賊賊愛其勇欲生致降之我正殺賊力竭大誓自勿張我德一門二十七人皆登樓自焚嵩縣傅世濟與兄世舟俱被執將殺之世濟爭死奪賊刀自勿賊釋其兄李佩玉結壯丁捍鄉井往往奪賊輜重後鄰村被圍佩玉往救戰死孟津孫挺生避賊居河濱為賊所得與妻梁氏俱罵賊死上蔡劉

明通鑑卷八十三

美

時寵亦以禦賊抗節死時河南巡撫元默聞賊南犯率左良玉湯九州及李卑鄧玘兵禦之境上賊乃竄入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甯直入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賊之入內鄉也內鄉接壤鄧州淅水由浙可以入鄭由鄭可以犯襄而鄭襄所轄舊設撫治院為四省分地以遏奸人之闖入者承平弛玩威不足以行所部雖名一軍僅與道將等屬城庫薄恃險與陋不備不虞賊倍道兼行遂入其地庚辰陷鄭西癸未陷

上津攷異據緩寇紀畧賊渡河陷澗池為十一月二十四日過河四日即壬子也又云賊以十一月二十四日過河

遂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破鄭西二十五日破上津二十二日即庚辰也明史本紀十一月陷澗池以下皆入之庚辰陷鄭西餘皆據緩寇紀畧日分

明通鑑卷八十三

美

明通鑑卷八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四

起開運掩茂盡苑
蒙天淵獻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七年春正月己丑廣鹿島副將尙可喜降于

大清可喜故隸總兵黃龍部下至是因龍死遂降 設

河南山陝川湖五省總督以延綬巡撫陳奇瑜兼兵部

侍郎爲之初流賊既自秦入晉掠河北畿南關中患少

紆奇瑜時撫延綬復分遣文武將吏禽斬賊渠截山虎

等百七十七人它賊多解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甯

明通鑑卷八十四

關關在鎮城東前阻山下臨黃河賊負固數年不下奇

瑜謂是不可以力取乃陰簡銳士陽言總制檄發兵令

賀人龍將之而西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俄策馬東曰視

吾馬首所向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焚其

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馘分兵擊斬賊首一座城

等獲首級五百五十延水羣盜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至是賊南渡河躡湖廣窺四川廷議諸鎮撫事權不一

宜設大臣統之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

易乃命奇瑜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 庚寅總兵官

張應昌渡河敗賊于靈寶 壬辰賊自鄖陽渡漢薄穀

城癸巳犯襄陽又分犯紫陽平利澠池教諭羅世濟子

得鴻練兵守平利殺賊頗多城陷妻子俱死致異殉難
錄所載與

三編同且書澠池教諭羅世濟之子尤爲明折今據書之賊遂擁衆南入四川乙卯

陷房縣知縣貢從貴死之又陷保康知縣方國儒竹溪

訓導王紹正死之三編質實國儒率鄉兵出禦力
不支城陷被執罵賊中七刀死先是

諸將追賊于河南自張應昌外湯九州李卑敗之嵩縣

內鄉及入湖廣卑又敗之光化賊聞官軍至輒以老弱

委之而精銳多前走故諸將動稱捷報功賊勢彌熾連

陷鄖陽諸屬邑遂入蜀 二月壬戌賊陷興山殺知縣

劉定國縱掠歸州巴東夷陵歸巴萬山稠疊箐薄密綿

明通鑑卷八十四

賊入其中首尾排迨荆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入援斬

獲頗多會施兵緣援荆東下舍之勿追王申賊入瞿塘

戊寅遂攻夔州夔關天險而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

悉遁同知何承光攝府事率吏民固守力竭城陷承光

整衣冠危坐賊入殺之投屍于江遂陷夔州連陷大甯

知縣高日臨乞援不應率民兵捍賊北門兵敗被執大

罵不屈賊碎其體焚之訓導高錫巡檢陳國俊皆被殺

國俊之妻及錫妻女皆殉焉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纘

化指揮王永年戰沒于陣自賊起陝西轉犯山西畿輔

河南北及湖廣四川陷州縣以數十計未有破大郡者

至是夔郡失守遠近震動賊所過輒殘破惟梁山以里
居中書涂原集鄉兵伏密箐間用竹畚囊石乘高擊之
傅毒弩矢血濡縷輒斃賊多死者乃退去會秦良玉自
石砬赴援川北副將張令復以兵扼諸要害賊不敢進
乃析其黨為二一走還楚一自通江走廣元冲百丈關
殺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實由七盤陽平關入秦抵鞏昌
總督洪承疇禦之秦州城遂越兩富襲破鳳縣主簿吉
永祚將謝事歸會賊至知縣棄城遁永祚曰吾雖小吏
嘗食祿于朝敢以謝事推諉乎城破北向再拜與子士
樞士模皆死之訓導李芝蔚鄉官魏炳同時遇害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賊犯地方及諸死事之文武悉據三編書之蓋參明史
陳奇瑜張應昌楊九州李卑及忠義傳流賊傳而證之
綏寇紀畧及殉節錄悉合惟郭震辰戰死于百丈關史
稿誤入之六年三月下今據三編及殉節錄改入是年
振登萊被寇者竝蠲積逋 甲申耕藉田 乙酉流
賊自商雒復入漢南時賊之入秦者又析其黨為二一
由鳳縣奔寶雞汧陽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東
下石泉漢陰鄉官楊呈秀官順慶知府罷歸佐有司守
禦力戰被執大罵賊怒磔之其弟呈芳單騎入賊營斬
賊數十創重死賊尋會于漢中以窺商雒商州防守閭
調化勦賊于雒不克被執不屈死于是張獻忠亦自應
山西奔商雒以十三營流入漢南 三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 甲辰賜劉理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巳
流賊自蜀還楚總兵張應昌擊之五嶺山敗績應昌身
中一矢退還賊遂入楚庚戌副將楊世恩追敗入楚之
賊于石河口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月赤地
數千里民大饑人相食陝西亦旱 夏四月丙辰逮鄭
陽撫治蔣允儀下獄鄭西陷故也以大名副使盧象昇
代之 癸酉振山西陝西饑給事中吳甘來請之也甘
來請發粟以振因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多殺良民昌
功中州諸郡畏官兵甚于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
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

明通鑑卷八十四

四

加意邊陲賞無延格乃閩海獻捷黔蜀爭功待勘累年
急則用其死綏綏則束以文法况封疆之罰武與文二
丙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而跋扈
將帥罪狀已暴止于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
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為陛下
剪凶逆者疏入上為發帑振飢而軍政無章如故 是
月賊自湖廣走盧氏靈寶時賊復分其黨為三一犯均
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渡河犯商南 五月丙
申洪承疇遣副將賀人龍等逐賊于藍田敗之 是月
上因旱求言給事中黃紹傑疏論溫體仁畧曰漢世災

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因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
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
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干天和
無歲不旱暵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
政既久窺閭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
意未遂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
建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無撓其
兇鋒也凡此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
罷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上方眷體仁貶紹
傑一秩體仁疏辨且許其別有指授紹傑言廷臣言事

明通鑑卷八十四 五

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
為人指授也因列其罪狀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
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
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
憤誤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為言紹傑遂言體仁受
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巡撫沈榮及兩淮巡鹽高欽
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
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上怒調
紹傑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 六月辛未總督陳奇
瑜與鄖陽撫治盧象昇會師于上津勦湖廣賊 甲戌

河決沛縣 是月陳奇瑜勦賊駐均州檄陝西巡撫練
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河南巡撫元默駐盧氏遏其東
北湖廣巡撫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奇瑜偕盧象昇由
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昌雨十數戰斬首一千七百五
十餘級總兵官鄧玘及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任鳳楊
正芳等分道擊賊于七家溝石泉壩康家坪等處凡斬
首數千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之賊先後斬賊三千
有奇禽其魁十餘人是時楚中賊且盡而賊之竄悉入
漢南漢南之在秦也東至于洵陽白河平利又東至于
興安石泉漢陰西至于西鄉洋縣漢中府又西至于沔

明通鑑卷八十四 六

縣甯羌畧陽其地皆與楚蜀為界各省大兵盡在楚蜀
遂逼賊入漢南秦督洪承疇謂今數股之賊畢會于漢
興而旁突于商雒秦事大可憂會承疇以甘肅邊警赴
援而奇瑜見楚賊既盡亟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遣游
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畧
陽沔縣防賊西遁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
遁自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
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賊見官軍四
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四面圍之按異紀
畧烏林關之戰在六月十二日七家溝之戰在六月二
十日石泉壩之戰在二十八日康家坪之戰在三十日

凡此皆勦楚賊也漢南之賊懼勦遁入興安車箱峽富
在是時而請降則七月間事以後始有出棧道西犯麟
遊等七州縣事而史稿則書漢南降賊出棧道于五月
又說書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沒于六月不知萬年等之
沒乃在入年六月若七年則萬年在山西方邁疾告歸
而國鎮是時方從陳奇瑜討楚蜀賊史稿誤入相差一
年蓋莊烈無貨錄史稿所記月日支多據野史不復
攷證前後惟後修明史參之列傳悉行改正如車箱之
困書于是夏則掘傳中因兩月語安得五月便出棧
道耶三編類記于六月目中與明史本紀合今分書之

秋七月壬辰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是時

大清兵征察罕還師見宣府邊城多頽壞乃與問罪之
師初宣府巡撫沈榮遣使通款于

大清刑白馬定盟廷議責其專擅罷之于是遼東諸將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七

嚴備邊擾及

大清屬部戕害二十餘人張家口守臣多匿逋逃

大清責其負約至是分四路進兵自宣府趨應州略大

同下得勝堡參將李全死之 乙未詔總兵官陳洪範

守居庸巡撫保定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門辛丑京師戒

嚴 庚戌

大清兵攻保安知州閻生斗集吏民拒守城陷被執死

之守備徐國泰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

生員姚時中張師徽俱同時死而國泰妻薛氏妾王氏

闔門十三人皆殉焉是時沿邊城堡多失守

大清兵尋入靈邱知縣蔣秉采募兵堅守力屈眾潰投
縋而死合門殉之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彥武馬如豸典
史張標教諭路登甫並戰沒又守備張修身常汝忠亦
先後殉之遠近震懼 是月漢南賊出車箱峽先是賊
困峽中凡兩月諸渠魁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
焉張獻忠據明史李自成傳車箱之困張獻忠奔商雒而
焉陳奇瑜傳則云諸賊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在
前且奇瑜撫賊原奏內有入大王部萬三千餘人入大
王即獻忠也故後修三編亦據 峽四面峻立中亘四十
奇瑜傳改正原編今據書之里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疊石
塞其口賊飛走俱絕乏食又大雨連旬弓矢盡脫馬乏

明通鑑卷八十四

八

芻死者過半自成窘甚其黨顧君恩為之謀曰吾輩萬
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用之以餌羣帥可文降而狡焉
以逞也自成善之乃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乞
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遠許之悉籍其黨數萬姓名勞
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
傳送令諸將無邀擊以撓撫事賊既出棧道即大謀叛
殺安撫五十餘人于是勢復大熾 八月戊辰詔總兵
尤世威吳襄等援遼而以宣大總督張宗衡節制各鎮
援兵總兵曹文詔偕宗衡先駐懷仁固守 是月賊既
軼出車箱峽大掠所過州縣張應昌自清水追之敗績

賊遂連陷麟遊永壽等七州縣麟遊知縣董時和死之
邑生員趙應璧奉母避賊賊至母投崖死應璧從之時
賊之屯漢興者亦自畧陽來會關中大震賊初叛潛猝
至鳳翔誘開城守者知其詐給以絕城上殺其先登者
三十六人餘噪而去其犯寶雞者亦為知縣李嘉彥所
挫而奇瑜以其撓撫局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上
怒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三人及賊勢日盛奇瑜悔失
計乃委罪巡撫練國事國事上言漢南賊盡入棧道奇
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入大王部萬
三千餘人蠟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

明通鑑卷八十四

九

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嘆
夫一月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
妄得無剽掠且官軍防護一大帥止將三千人而一賊
魁反擁萬餘眾安能受紀律耶賊皆藉口歸籍然延安
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勦兵不滿二萬
而降賊踰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
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勦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
受撫因誤殺所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為破麟遊永壽
為今之計惟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勿
勦三秦之禍未知所終極矣疏入事已不可為遂逮國

事下獄 吏部尚書李長庚龍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
仁不甚合至是以推郎中王茂學為真定知府上不允
復推為順德知府上怒責以欺蒙竝追咎冠帶監生投
職事責令回奏奏上斥為民時左都御史張延登亦免
體仁欲援逆案以攻東林會吏部缺陰使張提舉逆案
呂純如以嘗上言者大譁上亦甚惡之提氣沮體仁遂
不敢言乃薦謝陞唐世濟遂擢陞為吏部尚書世濟左
都御史 閏月甲申賊陷隆德先是洪承疇聞秦警自
甘鎮還賊之西犯者陷澄城圍邵陽會承疇兵至解圍
去轉掠平涼邠州進攻隆德破其城殺知縣費彥芳鄉

明通鑑卷八十四

十

官松江通判楊泰初與子生員善俱赴井死生員楊泰
連為賊執罵不絕口斷舌死賊遂薄靜海州回原參政
陸夢龍率游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禦之賊初不滿千
已而大熾夢龍所將止三百餘人賊圍之數重矢石如
雨突圍不得出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
孺態大呼奮擊手敵數人與二將俱戰死夢龍即治挺
擊案中也攷異陸德之昭明史本紀及夢龍本傳皆
書之閏八月諸書以為八月者脫閏字而
史稿誤入之六年八月戊子相差一年蓋誤據明史
紀事本末也是年新歷閏六月明史據大統歷書之
丁亥
大清兵克萬全左衛攷異掘明史稿閏月丁亥攻萬全
左衛丁亥破之守備常如松指揮

杜詩秦之英駿沒按此三人三編及殉節錄皆不載未知何據附議于此時曹文詔等皆不敢戰代王母楊太妃命總督張宗衡等通款于

大清庚寅班師出塞于是宗衡文詔及巡撫胡沾恩總

兵張全昌等並論罪遣戍山西巡撫吳牲請留文詔全

昌勦晉賊自贖報可兵部議令文詔馳勦河南賊牲復

抗疏爭請先平晉賊後入豫上不許而文詔感牲知竟

取道太原為牲所留時山西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

等已為前撫戴君恩所斬獨賀宗漢劉浩然王加計

明史文詔傳作高加計今據三編猶擁眾自恣剽掠城邑垣曲典史秦

宗恩黎城布衣李養裕先後以督鄉勇捍賊死牲陽為

明通鑑卷八十四

十一

招撫密令參將猛如虎虎大威劉光祚等圍之于是山

西盜悉平 壬寅李自成圍參將賀人龍于隴州時自

成率眾圍隴州人龍馳兵赴援賊環攻之自成以人龍

同里閉遣其將高傑遺書令叛人龍不報圍守兩月洪

承疇遣總兵左光先救至圍始解 九月庚申盛甲厥

災 甲戌以賊悉聚陝西詔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

商雒四川兵由興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共討賊 冬

十月庚戌湖廣兵覆于雒南副總兵楊正芳及部將張

上達死之 是月工部尚書周士樸罷時中官張夔意

監戶工二部出納土樸恥之數與齟齬夔意譖于上土

樸疏對辭直上無以難至是以遂平公主塋價引例不
合為駙馬都尉齊贊元所劾遂削籍踰月以劉遵憲代
之 十一月庚辰逮陳奇瑜下獄奇瑜以車箱縱賊給

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其受賊賄詔錦衣官

逮訊而以洪承疇代之時賊已蔓延不可撲滅首輔溫

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牲曰流賊癘疥疾不足憂也奇瑜

罪當死以體仁庇之未幾僅謫戍邊 十二月賊自陝

西出犯河南先是賊十餘萬往來關中連營輒百餘里

別賊萬餘屯雒南閿鄉蹂躪郡邑數十諸將先後以死

事著者總兵殷體信沒于陣游擊丁孔應被執不屈死

明通鑑卷八十四

十二

指揮李學牧陷賊中與王風木等謀舉義事泄北面再

拜受刃死守備史大勳率兵逐賊被執為所殺昌平鎮

將凌元機胡良翰隸湯九州部下賊屯閿鄉九州遣二

人搜山敗沒花馬池營于總蔡應昌血戰死其以長吏

殉城死者甘泉知縣蒲來舉求救于守備孫守法不應

城破手刃數賊死之崇信知縣龐瑜知賊必至而縣中

止貧戶百餘乃率士民築土城以守流涕誓死會天大

雨土城盡圯賊大至瑜遣家人賁印送上官端坐堂上

賊猝令跪瑜罵曰賊奴敢辱官長賊拔刀脅之罵益厲

執至野外剖心裂腹而死山陽知縣董三謨與父嗣成

弟三元俱殉難妻李氏亦攜子女偕死涇州知州婁瑋
城陷死麟遊再陷知縣呂鳴世初至賊不忍加害絕食
六日死一時士民仗義者涇陽布衣王祚以捍賊死耀
州生員宋緒湯以嘗賊死方賊之出棧道也聞洪承疇
將合諸路兵進勦賊渠高迎祥李自成等遂竄入終南
會承疇赴甘肅賊又出終南分陷關隴比承疇還引兵
而東賊乃悉眾東奔遂陷陳州靈寶集苑洛間河南復
震賊每營數萬兵更番進皆因糧宿飽官軍寡備饋餉
或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官軍步多騎少行數
十里輒疲之以故多畏賊時左良玉扼新安澠池陳治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邦駐汝州陳允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良玉前在懷慶
與督撫議不合因是生心緩追又多收降寇以自重督
撫檄調不時應命漸有跋扈端實無意殺賊而賊聞良
玉且至移壁梅山漆水間其別部掃地王等復趨江北
攻英山陷之又焚霍山三編實據湖廣通志有知府
簡而可者亦于是年殉節死其
地方月日無攷是冬無雪 是歲京師饑御史龔廷
獻繪飢民圖上之

八年春正月乙卯梅山漆水之賊陷上蔡丁巳屠汜水
陷滎陽戊午陷固始 己未詔總督洪承疇出潼關討
河南賊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協勦賊聞承疇將出關大

會羣賊于滎陽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
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
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敵官軍未決李自成進
曰匹夫猶奮況十萬眾乎官兵無能為也宜分定所向
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玉當川湖兵混
天王混十萬當陝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
忠及自成畧東方老回回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銳益
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眾皆如約
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自成乃迎祥支黨不敢與獻
忠偶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 辛酉賊自固始抵霍

明通鑑卷八十四

四

邱陷其城縣丞張有俊死之時霍邱知縣弃城遁教諭
倪可大督民壯拒戰以奇策斬賊首數百分守城北賊
以礮攻陷南門被執齧指血噴賊賊怒被磔死妻女皆
自縊僕倪表亦殉焉訓導何炳若鄉官戴廷對田既庭
舉人王毓貞張燦恒皆城陷死之是日張獻忠攻潁州
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方謁上官于鳳陽驟聞賊至
立馳還賊已抵城下率民壯固守城北有高樓可瞰城
中諸生劉廷傳請先據之夢鰲以為然而廷傳所統皆
市人不可用賊攻樓且鑿城頽數丈城上人皆走不可
止夢鰲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

眾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弟姪七人皆從死城既陷士
寬率眾巷戰力竭亦赴水死妻李氏攜三女登樓自焚
僕王丹亦罵賊死潁州衛在州治西北隅賊分攻衛城
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
得民王之麟前所百戶汪檀俱乘城戰死廷傳及衛經
歷胡士定竝以罵賊死廷傳為故布政使九光從子九
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賊刃未殊口授友人方畧令繕
書上當事旋卒致仕尚書張鶴鳴與其弟故雲南參政
鶴騰被賊執倒懸鶴鳴于樹皆罵不絕口死鶴鳴子大
同闔門皆遇害中書舍人田之穎光祿寺署正李生白

明通鑑卷八十四 五

署丞李元白黃岩知縣劉道遠會甯知縣楊南同殉城
死其它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殉節
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
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穎霍既陷賊攻壽州故
御史方震孺率鄉兵城守不克遂焚正陽關而去三編
死難之官紳士庶各見史乘者為夔州府訓導丁嘉遇
候選經歷汪邦弼舉人白精忠郭三杰貢生李茂叢楊
得坤甯倫生員韓光祖檀之槐李維紀王致志張維黃
劉大濟田大生問于階弟于邦王國泰元鳳翔十文斗
王乾亨丁嘉運劉拭姚克智丁崇先郭之英姚同寅尚
日隨陳純李孕生王致和申華郭之豪田之萃郭璋馬
貢陶錢人璋盧元貞馬宋國馬柱國韓中佐楊于世王
啟昌邢元錫熊協慶王維新李汝廷盧傳世喻天叙楊
士貞郭之產郭賢賀嘉貞問慎言監生王文煥田之蔚
田之茂田之尹武舉尚日躋李承訓醫官張濟民禮生

孔道隆儒士田之蕙王振先布衣鹿劬元中元嚴克長
王尚廉元旋祁標王公枋張肅範王之幹趙謙祁濂潘
守仁汪茂椿張思明黃國王九成王印王聘汝陳繼信
並人祠韓光祖母李氏妻武氏偕一妹二女赴井死妾
李氏方有娠被剖腹死次子定策孫日曠皆罵賊死檀
之槐護母柩不去被磔死李維紀妻趙氏及子女十八
人投井死王致志 丙寅賊陷鳳陽焚皇陵樓殿先是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
報給事中孫晉亦以為憂言于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
曰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公南人何憂
遂不設備賊漸逼江北鳳翼乃請救漕運都御史楊一
鵬移填鳳陽溫體仁格其議鳳翼亦不能再請事益急
給事中許譽卿請速調五千人守鳳陽而賊已自壽州

明通鑑卷八十四 六

分部來犯鳳陽故無城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呂
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
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戰上窳頗有斬獲頃之
賊數萬至矢集如蝟官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沒一
鵬在淮安遠不及救賊遂燔皇陵大肆殺掠千戶陳永
齡百戶盛可學死之賊犯衛城衛經歷胡尚綵獨擊却
之賊復至被執不屈與府照磨蕭懋烈等凡死者四十
餘人推官萬文英方卧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
父曰兒不得復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為我即官
也賊繫之極口大罵斷脛死文英獲免攷異史稿輯覽
皆載鳳陽之陷

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容暄之死紀事本末言其四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杖于堂下殺之據此則容暄之不入死事三編剛之宜也若文英之死據三編實言其子得官代死文英得免似文英亦未死而死者乃其子萬元亨也今據三編書之附識其異于此○又按北畧已言文英遇害在前何以又云獲免或免後復死也此舉人蔣思宸投縋死布衣陳自修繞父柩哀鳴死凡死者又六十餘人城既陷公私邸舍被焚者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張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合樂大飲張獻忠李自成皆在焉恣掠三日 壬申徐州援兵至鳳陽張李二賊已分道走先是自成飲于皇陵從獻忠求小閣善鼓吹者獻忠不予自成怒偕高迎祥西趨歸德謀復入關獻忠獨東攻廬州州民乘墉捍賊有張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七

四哲者偕弟四美四奇奮力迎戰敗沒州城堅賊百計攻之不克去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犇潰死者千人賊乃去甲戌攻巢縣知縣嚴覺闖門死之戊寅圍廬江士民具財帛求免賊偽許之俄襲陷其城維時官吏皆避賊走匿里居故山西參政盧謙服命服坐中門賊至欲屈之罵曰吾朝廷憲臣肯為賊屈邪鼠輩滅在即安敢無禮賊怒殺之投屍于池池水盡赤舉人張受畢伊周皆先後殉焉已卯賊攻無為州知州張化樞死之 是月禮部尚書李康先罷踰月以黃士俊代之 二月壬午張獻忠陷潛山知縣趙

士彥死之連陷太湖宿松皆屠其城太湖知縣金應元據城東大濠奸人導賊渡濠為所執斫未殊自經死守備趙蔭被執不屈死趙繼春與賊戰于洪家嶺以無援死訓導扈永甯亦死之宿松生員劉之暄請代父死賊釋其父生員萬民望請代母死賊釋其母生員袁師臯見賊欲殺其母力與相持受數刃死生員柴維煥與三子同遇害布衣陳昌言夏時行石思行皆先後殉賊所過太和霍山六安亳州悉被殘破太和則生員秦培篤與妻王氏偕死生員秦思允被執挾之攻城呼告城上曰賊以牛皮昌車避矢石所懼獨火耳賊殺之城上人

明通鑑卷八十四 六

投薪焚賊車城遂獲全霍山則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以知縣先遁督民兵固守力屈元祥與其子炳衡俱被殺允恭亦死之六安則生員梅國秀亳州則布衣李心惟李猶龍皆以守親柩遇害如龍為猶龍從弟賊執其母奮力擊之為所殺心惟子果亦從死 乙酉張獻忠羅汝才別部分陷羅田知縣梁志仁死之志仁保定侯梁銘之裔也羅田界湖廣江北之交志仁日夕儆備羅汝才以其長者不忍加兵有獄囚江猶龍思脫死遣人導汝才別校來攻志仁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繫罵賊支解死妻唐氏亦被害教諭吳鳳來訓導盧大

受典史單思仁皆死之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為斬其
別校時羅田之賊復分陷徐州及虞城商邱汝甯真陽
新蔡徐州則知州陳桂棟虞城則生員宋鼎延商邱則
舉人賈遂李明開武舉史懋明汝甯則江陵生員劉楷
真陽則知縣王信新蔡則知縣黃信皆死之而王信之
死以罵賊斷頭剖腹為尤慘云效異是月張獻忠東攻
廬州不克遂連陷潛山
太湖宿松等縣故攻羅田者皆以為獻忠之別部而據
三編實所載則羅田才之別部也按是時汝才在英
山獻忠在潛山太湖一帶皆與羅田近賊流掠無定向
今兩書之新蔡知縣王信三編不入正文但云真陽知
縣王信死之而于質實中附注云時又有一王信官新
蔡知縣亦于是年殉節然史稿書新蔡知縣黃信今據
書之俟攷又宿松之陷北畧載指揮包文達義士石電
以援宿松戰沒並詳記其死事之烈而三編入之十年

明通鑑卷八十四

九

甲午以皇陵失事逮總督漕運尚書楊一鵬下
獄先是上聞皇陵之變素服避殿祭告郊社哭于二祖
列宗之廟遣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行祭慰禮
侍郎朱大典巡撫鳳陽修復陵寢逮一鵬並巡按御史
吳振纓一鵬論死振纓遣戍 丁酉總兵鄧玘敗賊于
羅山初賊大入河南命玘援勦至是賊陷鳳陽命玘自
黃州速援安慶及桐城被圍玘竟不至羅山之賊乃敗
賊也于是御史錢守廉劾玘殺良昌功命總督洪承疇
覈實以聞 是月賊既蹂躪江北復流擾于蕪黃汝甯
歸德之間圍桐城者數月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副將許

自強東西奔擊解桐城圍遣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
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沒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
慶山民桀石以投賊賊多死乃趨英霍走麻城以去
流賊之犯鳳陽也給事中許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
翼固位失事及首輔溫體仁玩寇速禍罪畧言賊在秦
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
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
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
長莫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
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

明通鑑卷八十四

十

者已恨其晚及閣臣擬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稍
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
日今撫臣以不必移鎮為詞樞臣以會請移鎮藉口則
輔臣欲辭玩寇之罪其可得哉上以譽卿苛論妄言切
責之 三月辛亥朔督師洪承疇次汝甯先是上聞鳳
陵之變晉承疇兵部尚書賜上方劍令集諸路兵駐楚
豫適中之地至是承疇至汝甯分遣諸將隨賊所在邀
擊于是賀人龍往鳳陽鄧玘往麻黃左良玉往南陽時
曹文詔張應昌自晉中來未至客有謂督師者曰公中
權無帥即緩急云何承疇曰吾以俟文詔至也賊見大

軍至復折而入秦 癸丑張獻忠陷麻城壬戌豫楚賊陷甯羌州時麻黃之賊走棗及襄復由鄖陽故道入秦而賊之陷甯羌者由沔縣畧陽轉入臨鞏于是秦賊復熾 丁卯督師次信陽曹文詔至軍令擊賊于隨州

戊寅總兵官曹文詔冒雨逐賊于隨州斬首三百八十

級攷異明史本紀書文詔敗賊隨州于二月證之文詔賊于隨州又據綏寇紀畧承疇抵信陽在三月十七日

隨州擊賊在三月二十八日是月辛亥朔十七日丁卯

二十入日戊寅明史月日干支大都與紀畧合紀

中有二月無三月疑是月二字即三月二字之誤 夏

四月丁亥游擊鄭芝龍合廣東兵擊海盜劉香于田尾

遠洋參政洪雲蒸陷賊中踰二年至是香脅雲蒸止兵

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

焚溺死被執之康承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歸

款海盜盡平 辛卯洪承疇會師于汝州是時張獻忠

由麻城入陝與高迎祥李自成復合承疇偵賊盡入關

中議還顧根本乃大會諸將定分地擊賊命鄧玘尤翟

文張應昌許成名駐樊城防漢江左良玉湯九州控吳

村瓦屋綏寇紀畧內鄉尤世威陳永福徐來朝分駐永

甯盧氏山中以扼雒南朱陽之險承疇親統大軍俟文

詔隨州至偕入關進勦 乙巳川兵變于樊城總兵鄧

玘遇其下寡恩多剋餉至是奉調赴樊城標將王允成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家丁鼓譟殺其二僕玘懼登樓越墻誤墮火巷被焚死玘由小校大小數百戰所向多捷以久成缺望恣其下淫掠輔臣王應熊以鄉里庇之玘益無所憚其死也人以為僞伏罰云是時徐來朝不肯入山兵亦譁于盧氏

丙午洪承疇西還駐師于靈寶曹文詔自南陽亦至焉

先是承疇聞樊城之變急檄副將秦翼明代統玘軍以

奏限六月平賊期且迫遂率賀人龍張全昌等西行約

文詔會商州北次靈寶文詔至承疇以賊黨屯商雒聞

官兵大集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賊後乃

令文詔由閿鄉取山徑至雒南商州直搗賊巢復從山

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過其犇軼曰此行也道路回遠

將軍甚勞苦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

詔躍馬去 五月甲寅總兵官曹文詔參將曹變蛟大

敗商州之賊文詔昌雨至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

山夜半率變蛟及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

中明日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

陣諸軍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

軍名皆怖懼是時督師洪承疇次涇陽賊聞承疇至奔

醴泉與平承疇折而西夜渡渭赴新安議討商雒賊而

商雒賊老回回等以是日直薄西安去大軍五十里承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曠遣賀人龍過其南劉成功王永祥等過其北張全昌亦自咸陽截擊遠出與平之東賊以此不敢南渡盡奔武功扶風其夜賊從扶風之教坊塘渡河走郿承疇恐其東奔又渡渭追之丙辰賀人龍劉成功等大敗郿縣之賊追奔三十里明日抵盩厔 乙亥內閣吳宗達罷溫體仁當政宗達能爲之下在閣六年交驩無間至是以衰老乞歸 是月洪承疇追賊至盩厔郿二境上據鞍顧盼以鞭指謂諸將曰此地南距山北阻渭中三十餘里賊出秦入秦之要口非得專將守之不可乃勞饗將士遣游擊王永祥駐潼關馬獻圖駐藍田都司高崇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選李世春駐盩厔監軍道劉三顧節制之部署甫定而前犯西安諸大賊闖王八大王等圍鳳翔過天星蠟子塊等圍平涼報至承疇自盩厔郿縣渡河抵岐山向平涼是時賊分三道東往涇州鎮原甯州而鳳翔之賊西趨涇陽隴州官軍分道追擊曹文詔自漢中以其兵至賊大勢盡向靜甯秦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六千衆寡不敵乃告急于朝請益兵而勢已不及 六月己丑官軍遇賊于亂馬川敗績前鋒中軍劉宏烈被執死之王辰副總兵艾萬年柳國鎮劉成功游擊王錫命等以三千人擊

李自成于甯州之襄樂頗有斬獲俄賊伏發被圍萬年國鎮死之失亡千餘人成功錫命俱重創 己亥總兵張全昌副總兵賀人龍以三千人至清水之張家川斬賊百六十餘級又明日追賊失利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攷興明史賀人龍傳但云田應龍等三編增入張應龍今摭綴寇紀畧作應春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洪承疇在邠州憂之不知所出總兵官曹文詔聞艾萬年死拔刀斫地噴目大罵曰鼠子敢爾卽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足辦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赴涇化以爲將軍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甯州往丙午遇賊于

明通鑑卷八十四

四

真甯之湫頭鎮參將曹變蛟爲前鋒直前搏戰斬賊五百餘級乘勝窮追三十里文詔自率步卒殿後賊伏數萬騎四起合圍飛矢蝟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悉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盪手擊賊數十人轉鬥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轉掠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間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交相慶而紀其事者以爲真甯恨云上聞文詔死震悼賜祭葬世蔭有司建祠祀之攷興自正月洪承疇出潼關以下悉摭明史本紀月日而

綬冠紀畧以日數紀明史易以干支無不脗合又參之列傳月分悉符較之史稿所載稜據紀事本末北畧等書出入矛盾乃知後修明史致證詳核也今參諸傳及紀畧書之為得其實云

吳偉業曰曹文詔與左良玉並起文詔一蹙致命而良玉累敗復振卒至封侯何歟良玉擁兵觀望又縱其下大掠以充軍資招徠降眾張形勢以成跋扈要朝廷濫爵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麾下為軍鋒入秦收王嘉允職點燈子西濠銅川橋一戰手所摧破者數萬花園寺疾馳中伏瀕于死者幾矣不知所為逗遛也過河數十戰功高賞薄遭譴前被朝受命又辦嚴追賊于隨州商州累晝夜不解

明通鑑卷八十四

五

甲不知所為怨望也生平惟定邊有譁兵之變潰去二百人撫之即定部將如馮舉張天祿賈呈芳趙國佐等推腹心共功名常稱其師行有紀所過秋毫無犯白廣恩之降也文詔令變蛟共游處廣恩見制府不肯解所佩刀制府疑欲殺之文詔曰殺廣恩賊心益危且廣恩才可用願以身保之其收攬駕馭豈出良玉下哉朝廷不付以重兵多其賜予取平賊將軍印佩之顧謂起自徒中立責後效制府分兵守險擊瓶口而壅之醜徒致疾于我文詔憤王誅之不加痛同事之摧敗猛氣空涌遂以其屬馳賊軍而死夫李

廣北平公孫為泣買復傷劒光武大驚國家之干曹將軍非徒不能加之膝也又從而摧抑之迫促之身歿之後下詔褒忠惓惓于金嶺川之一捷雖復周處墳高齊雲廟食于國事奚補之有曹變蛟收散卒復家仇孫策之還領父兵灌夫之直走吳壁忠勇慷慨有叔父之風文詔有弟曰文耀同敗河曲陣殞忻州變蛟松山不食而死一門沒于王事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若曹氏者可弗書乎

秋七月甲戌以少詹事文震孟刑部侍郎張至發俱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震孟既歸以五年復召

明通鑑卷八十四

五

即家擢右庶子既至尋進少詹事直講筵先是鳳陽之變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濟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上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時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與至發所擬獨當上意特命至發與震孟並入閣至發以縣令起家累擢居政府蓋異數也 丙子總兵尤世威敗績于朱陽關關即古函谷也時賊為洪承疇所遮將由藍田走盧氏世威時奉洪承疇分地令與參將徐來朝

分駐永甯盧氏山中以扼維南蘭草川朱陽關之險張獻忠欲走盧氏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來朝所部初以不肯入山大譟至是賊至來朝遁一軍盡沒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失利敗走賊遂突入朱陽關殺裨將徐來臣分十三營東犯河南復震惟高迎祥李自成仍留陝西 八月壬午李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又陷永壽殺知縣薄匡宇 壬辰詔撤監視總理中官惟京營及關甯高起潛如故 辛丑命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時廷議以賊勢益張洪承疇一人不能兼顧乃擢象昇總理五省與承疇分轄承

明通鑑卷八十四

壬

時督關中兵辦西北象昇督關外兵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尙方劍 是月賊入河南攻中牟尋抵開封入其邪俄遁去攻長葛郟城扶溝不克遂攻鄆陵爲故大司馬梁廷棟邑里告急于左良玉趣兵赴援敗之于彭祖店 九月辛亥總督洪承疇敗賊于渭南先是高迎祥李自成在關中分道出犯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畧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通于自成妻邢氏懼事泄被害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敗東走曹文詔既沒變蛟收潰卒復成一軍承疇

薦爲副總兵置麾下至是與高傑破賊關山鎮逐北三十餘里又追高迎祥與戰于鳳翔之官亭敗之又與左光先敗迎祥于乾州迎祥中箭走迎祥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嶺偕自成出朱陽關與張獻忠合 壬戌官軍敗績于沈邱賊自鄆陵敗後將欲趨西安洪承疇亟檄總兵張全昌副將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親督軍尾其後賊不得西復奔而南承疇又命全昌追擊至潁州蠟子塊攻沈邱全昌與之戰敗遂被執賊挾全昌攻斬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總督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信賊不聽命久之全昌脫

明通鑑卷八十四

壬

歸 壬申王應熊罷應熊爲楊一鵬所取士初一鵬奏鳳陵失事應熊在閣懼上震怒留其疏未上及報恢復同奏之遂擬旨令一鵬戴罪而上以皇陵遭燬非尋常失事乃逮一鵬論死于是給事中范淑泰等爭劾應熊別比誤國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七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填日月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上眷應熊厚不聽應熊亦屢疏辯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不敢辭朋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不敢辭誤國之罪言官益憤給事中何楷屢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

發鈔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鈔傳臣疏六月初十日始奉明旨應熊乃于十三日奏辯旨尙未下應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旦旨下必由六科鈔發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鈔矣臣不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引罪詔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于獄獄具家人成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送上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已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是月豫賊自嵩華趨郊禹攻密縣知縣苗之庭敗之賊解圍去總兵左良玉躡賊于郊之神屋山賊連營數十里番

明通鑑卷八十四

元

休更戰良玉收其卒而止賊遂入潁州時江北之賊與之合席灣守將朱子鳳領兵五百人遇賊于懷遠之龍岡集力戰死之豫賊自潁州將渡淮豫撫陳必謙以潁上逼近鳳泗祖陵遣陳永福出境二百餘里大敗之賊不得濟遂攻信陽州官兵敗之于北關及中山鋪百戶葉正芳力戰被執罵賊死賊再攻密縣知縣苗之庭再破之城下賊攻圍三晝夜之庭乘堙殺賊三百餘人會左良玉自邲援之乃去 是秋秦賊破扶風知縣王國訓偕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宏綱訓導陳縉率生員王守庠守德等嬰城固守閱兩月外援不至城

陷國訓罵賊與建忠等俱不屈死攷異王國訓之死蓋是時秦賊尙未出關也據明史忠義傳扶風之守閱兩月始陷則是以七月攻九月陷故傳中書之是秋今從之 逮總理河道侍郎劉榮嗣下獄榮嗣方修建義決口工成賜銀幣至是得罪初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剗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金錢五十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牽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糴以

明通鑑卷八十四

辛

軍法有人者輒苦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賊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患日棘而上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義蘇嘴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 冬十月庚辰上以流賊久不滅下詔罪已且諭曰今調勅兵留新餉拯救元元在此一舉惟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屢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宮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

披堅執銳朕不忍獨衣文繡自是月初三日始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惟以青衣從事誓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廷臣其各修愆淬厲以回天心而救民命 丙戌戶部尚書侯恂請嚴催新舊逋賦從之初鳳陵之變侍讀倪元璐言盜賊震及祖陵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駭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究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時給事中劉含輝亦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然迄不行 是月豫賊江北賊共攻蕪黃黃梅之賊由宿松入潛太應天巡撫張國維檄副將許自強救皖操江御史王道直以水軍爲遊邏時盧象昇總東南軍改史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守潛山之天堂寨豫賊掃地王等別自霍山趨英山分掠宿松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太湖間是時自朱陽關出者皆集靈寶會遼東總兵祖寬勒兵至豫豫撫陳必謙推官湯開遠引之同左良玉兵勦賊于靈寶六十里之澗口焦村敗之張獻忠聯三大營俟秦賊至適高迎祥李自成東走出朱陽關獻忠與之合凡擁衆三十萬悉聚于闕鄉靈寶塵埃漲天絡驛百里寬禦之靈寶西良玉禦之靈寶東皆不支于是自成遂薄陝州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疏言皇上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耳如撫臣竝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綢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竝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遛有養士費財有腹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偽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甯甘褫革而不自做不敢做爲恨臣思其故其不自做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槩收亦分別而不槩棄則人心勸事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明通鑑 卷八四

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開遠再奏疏云臣聞帝王
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無分別
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辦寇者卽秦晉
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
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
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極輕如練國事元嘿承其極
做掣肘之畫空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可錄何以
處分較前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逮
督臣者一逮撫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並論而并逮
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

明通鑑卷八十四

三

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卽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
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備嘗撫艱去力
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苦心拮据值元嘿
蒞任覃懷方叱馭歸汝未嘗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
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
寢食俱廢疽廢于背猶履戎行而致削籍將來無肯做
敢做之司道矣宜陽令史宏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
素孤城得全聞今歲六安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
之公揭科臣入之叙疏坐令褫革將來無肯做敢做之
州縣矣永甯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埤其子

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卽慎重名器何至并其子之官而
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
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
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
卽議降議罰議革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
者乎下之法司卽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
以司寇之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
奏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
後著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爲
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

明通鑑卷八十四

四

罪故不若分別之爲愈也上怒詔錦衣逮治開遠若
士子也在河南有善政河南士民思之左良玉偕將士
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命釋還戴罪辦賊 十一月丁未
朔賊攻陝州知州史記言募敢死士出擊之斬數十級
生禽三十餘人老回回憤率數萬人攻圍不克會大雪
賊乘夜來襲所募士方調他郡越三日城遂陷記言縱
火自焚或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墻下賊追
獲之令降此日有死知州無降知州也遂被殺指揮李
君賜亦手刃數賊而死訓導王誠心里居教諭張敏行
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三元百戶明完壁

亦不屈死致異明史記言傳佚去百越日賊遂出陝州
東下言左良玉傳俱系之十一月朔秦賊悉其眾薄關鄉與
張獻忠合自成分攻陝州初四日陷陝城與明史列傳
合是月丁未朔初四日則庚戌也蓋賊陷陝即越日
東去攻洛陽三編蓋揚明史紀事本末而紀事所載老
回則自關鄉靈寶東犯仍在十一月據此則本紀因其
入陝州牽連並記而後寇紀畧具有月日又與明史諸
傳悉合今

閻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温公虛
懷何云奸也吾驕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未幾體仁窺
其疎所擬不當已意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
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

明通鑑卷八十四

美

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驕欲用為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
卿伉直諷其私人誣劾譽卿為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
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上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
遂擬斥譽卿為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拂然曰科
道被誣見斥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
上果怒責吾驕震孟徇私撓亂吾驕罷震孟落職閒住
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
賊之東下也雒汝汴皆空虛豫撫陳必謙檄左良王祖
寬二軍兼行救雒賊將攻雒聞二將至于是高迎祥李
自成走偃師鞏縣張獻忠走嵩汝戊午寬敗賊于嵩縣

之九臯山越二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于汝州之
圪料鎮先後擊斬一千四十七級伏屍二十餘里時以
汝西之捷為戰功第一獻忠憤遼兵之再勝也糾合迎
祥自成等聲攻洛陽以報圪料之役丙寅與寬遇于龍
門白沙賊設數軍牽綴前行伏起衝我師為二寬身自
斷後鬥士無不一以當百自晨接戰至夜半卒大克之
賊敗馭由鞏縣畧魯山葉縣遂窺光固 是月下庶吉
士鄭鄆于獄初鄆以忤魏忠賢削籍歸上即位起故官
丁內外艱未赴服除應召温體仁重鄭名見于朝從容
問曰君自南來聞清議謂何鄆曰謂有君無臣耳體仁

明通鑑卷八十四

美

愕然曰天下事已不可為咎豈在吾輩鄆曰推賢任能
練兵選將何為不可體仁怫然起曰君與湛持任此吾
久欲歸矣湛持大學士文震孟字也體仁方欲傾震孟
而鄭與震孟同年友善又面許體仁過體仁憾甚震孟
既罷去憾未釋撫鄭事無所得遂誣劾鄭假此仙判詞
逼父振元杖母言出其從母舅舊輔吳宗達時宗達謝
政歸已七閱月矣上震怒下鄭刑部獄部臣言茂倫大
罪不可以風聞坐乞飭鄭同鄉官覈奏上責其瞻徇移
鄭詔獄事迄無左證久不決體仁乃募諸生許曦證之
曰汝證成鄭獄以中書舍人報汝曦因附會杖母事雜

以帷薄褻語編書布中外謂之放鄭小史而騰章極論
鄭願與鄭共對簿曰此實鄭二十五年前事鄭詰曦曰
爾年幾何曰年二十四鄭大呼曰冤乎奈何以二十四
歲人而證二十五年前事乎曦語塞獄亦未竟而曦果
擢舍人鄭從父振元上揭訟冤侍郎劉宗周諭德黃道
周先後論救錦衣吳孟明覆讞抗疏申辨之上深入體
仁言皆不聽竟磔鄭西市 十二月戊寅城鳳陽 乙
酉李自成陷光州壬辰總理盧象昇次信陽遣副將祖
寬破賊高迎祥李自成大敗之于確山斬五百六十四
級先是象昇見楚氛小定汝雒告急自湖廣倍道而前

明通鑑卷八十四 孝

歷郎襄寇葉馳千四百里以上月下旬入汝州遣將李
重鎮雷時聲擊賊于城西三十里連戰二日飛矢殪賊
千餘斬一百七十七級至是追破賊于信陽賊遂南竄
犯江北癸巳圍滁州庚子分陷巢縣掠含山癸卯襲和
州知州黎宏業與鄉官原任山陰知縣馬如蛟麾壯士
出擊兩戰皆捷賊將奔會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
潰賊遂入城如蛟亟下令能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百
人巷戰賊多傷力竭俱戰沒鴻業繫印于肘跪告其母
李氏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泣誓曰勿以我
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氏妾李氏及女四

人繼之鴻業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頸血大書曰
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死州判
錢大用偕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劊死學正康
正諫偕妻汪氏子婦章氏赴水死訓導趙世選不屈死
如蛟兄如蚪如虹家屬十四人亦死鄉官魯一惠張元
楨貢生魯一璠生員陶應陶廖趙世光魯可為張宏門
姚承壽王隲臣王夢暘雷綿祚布衣王良翰楊鳳墀宋
齡成建中李寅陽郝萬秋馬文舉王之節盛唐盛美皆
遇害 乙巳老回回諸賊自河南犯陝西洪承疇敗之
于臨潼 是歲賊自江北而楚而豫而秦又自秦突出

明通鑑卷八十四 孝

關地邈而南以至江北蔓延幾半天下所過州縣以禦
寇死事者陝西則隴州知州胡爾純固守五十餘日
城陷自縊死延長知縣萬代芳妻劉氏妾梁氏俱從死
教諭譚恩驛丞羅文魁亦死之澄城主簿李可受鄉官
王廷賓官永城知縣歸里居城陷俱死之階州學正孫
仲嗣當事委以城守比陷與妻子十餘人同死鄉官趙
明盛原官太原府照磨孟宗孔原官漢陽教諭皆以里
居捍賊死甯羌衛鎮撫曹雲梯遇賊死鳳翔生員屈學
曾督鄉勇殺賊陷陣死臨潼生員張國楨韓城生員梁
民泰皆以捍賊死河南則盧氏知縣白楹方被劫去官

賊陷城卒民巷戰力竭自勿死濟源知縣楊于堦殉城
死榮陽典史周崇禮賊至守小西門比陷巷戰被執罵
賊死湖廣則鄖陽知縣曹同署上津知縣龔懋澤教諭
曾發祥江北則臨淮都司陳保山而四川總兵楊玉振
以赴雒勦賊兵潰遇害政興以上皆八年死事之人三編並載黃岡生員易道選乃十六年殉難者諸書及殉難錄同今改

明通鑑卷八十四

堯

明通鑑卷八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五

起柔光困敦盡疆圍赤奮若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九年春正月丁未朔總理盧象昇大會諸將于鳳陽象昇初受命時官軍屢敗諸將率畏葸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輒有功比至鳳陽誓師即上疏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謂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

明通鑑卷八十五

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甯甘肅之兵屬總督薊遼關甯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機宜是時賊陷和州益分部南犯巡撫張國維遣游擊陳于王守六合守備蔣若來守江浦賊方攻江浦浦口守禦姚九疇陷圍死都司徐元亨自滁州來援亦戰沒若來急入城與知縣李維樾

固守賊登城若來拒却之繼城擊賊矢著其頰左臂傷
裹血遣賊乃退六合無城若來與于王犄角捍賊賊
亦尋解去合部眾數十萬西犯滁州時滁方被圍至是
連營百餘里環山包原盡銳攻之將穴西北門而上知
州劉大鞏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登陴固守賊雲梯衝
輞百道環攻城上火輪巨礮相續發出賊不意投火燔
其雲梯縱死士出擊賊賊斃者眾歛兵稍退夜復進攻
掘為支河洩濠以涸之薄城益急而總理盧象昇在西
沙河開警遣副將祖寬將邊軍為前鋒游擊羅岱以火
器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甲寅昧爽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抵城下賊空營出攻城塵起大軍至賊不虞也寬躍馬
進奮擊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戰至晡岱陣斬賊渠搖
天動奪其駿馬連營皆潰自城東五里橋逐北三十里
至朱龍橋積尸填委滁水為之不流攻異賊圍滁州在
去年十二月癸巳
明史本紀書之與後寇紀畧同紀畧書之九年正月系
以先是二字故其所書二十四日以前事皆八月十二
月日分特未分析耳以下復書十二日則是年正月解
滁圍後事蓋破賊滁州在初八日本紀書正月甲寅者
是也今破賊圍滁 丁卯前禮部侍郎林鈺以原官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是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
以鈺及故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至是俱入朝召見問人
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

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
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願陛下
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上迂其言遂用鈺
入閣宗周尋授工部左侍郎 是月滁州潰賊北趨鳳
陽漕運總督朱大典遣總兵楊御蕃以重兵扼之賊不
敢犯薄壽州以故御史方震孺城守堅委之而去攻異
諸書
皆記賊攻壽州方震孺堅守于九年正月詔之孩未集
史可法報功疏乃去年正月由穎霍攻壽州震孺堅守
十餘日不克若去年正月則賊以去年受重創委之而
去故明史震孺本傳亦云入年春流賊犯壽州震孺倡
士民固守賊自是不敢逼壽州巡撫史可法上其功據
此則是年並無攻壽州事特經過其地耳今刪去攻城
事乃走穎霍陷蕭縣生員梁宏道戴鳳翼縱四通朱道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光郭復性郭復初李荷春布衣王基貞任如龍郝維聰
等俱死之賊復突礪山靈壁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
于河賊掠考城儀封而西其東奔者為別將劉良佐所
扼西走池河取間道出南岡守禦劉光輝以五百人格
鬥力竭赴水死一軍盡沒賊襲其甲幟渡河守者不覺
也既畢渡奪路走總兵杜宏城自浦口馳追之不及遂
折入歸德總兵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總兵陳
永福敗之朱仙鎮賊走登封與伊嵩賊合攻異自此以
前皆正月
州解圍以後事據後寇紀畧賊以十二日焚正陽關過
河趨穎霍蕭縣其大賊走亳折入歸德為祖大樂邀擊
遂以二十七日走汴梁陳永福由歸德馳一百四十里
破之朱仙鎮三編類記之二月嵩縣之役中系以先

云云今據紀畧分書之

二月乙酉甯夏饑兵變巡撫

都御史王楫不能措餉兵謀而殺之兵備副使丁啟睿
捕斬首惡六人遂撫定之 辛卯以武舉陳啟新爲給
事中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
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
御史秀才授尙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
進士橫行無忌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
爲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
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
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直行事疏入上大悅遂擢

明通鑑卷八十五

四

之吏科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皆不聽其後啟新卒以
賊敗 賊之入伊嵩也前總兵官湯九州方被劾褫官
從軍自劾洪承疇入關令九州偕左良玉扼商南之賊
駐洛陽至是期良玉夾擊嵩縣賊良玉半道歸九州以
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賊屢敗窮追四十餘里誤
入深厓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
所乘遂戰沒盧象昇聞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乃統軍
由葉向裕遣祖寬祖大樂羅岱等馳擊賊于七頂山穢
李自成精銳殆盡甲午象昇次南陽誓衆曰我逐賊至
此諸君努力毋令得逸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甯

祖寬趨光化備鄧州而身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

撫王夢尹鄖陽撫治朱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遮擊前阻
漢江可一戰擒也兩撫弗應漢以南無一兵陣而待者
賊遂自光化逸去 是月山西大飢人相食河南南陽
亦飢有母烹其女者唐王聿鍵聞于朝乃振南陽蠲山
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 三月賊自光化之羊皮灘潛
渡漢入鄖襄盧象昇遣總兵秦翼明副將雷時聲由南
漳穀城入山擊賊是時襄陽均州宜城穀城上津南漳
環山皆賊象昇渡浙河而南追賊至鄖西賊紛竄山谷
迄不能平而高迎祥李自成分道再入陝迎祥趨興安

明通鑑卷八十五

五

漢中自成突商雒走延綬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
變蛟破之自成奔環縣于是賊之在楚蜀秦者洪盧二
帥奔命之不暇矣 夏四月戊子大學士錢士升罷時
溫體仁以刻覈導上上下下驚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
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
中時病上優旨報聞而意不懌有武生李璉者請括江
南富戶令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
下刑部逮問上不許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
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自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闈比來
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璉者也其曰籍

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者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保守禦富家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甯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上卽許之于是御史詹

明通鑑卷八十五

六

爾選上疏曰輔臣因咎求黜邊奉回籍之論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璉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陛下方嘉許不暇顧以沽名賣之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亦必非國家利況今日所行一切苟且之政當局者或捫心愧恨旁觀者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陛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

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煽耳目毀成法而醜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上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陛下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求言意上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只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上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上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尙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上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七

日卽捐助亦是上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上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上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陛下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患上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于直廬下都察院議罪止論停俸復令吏部同議請鑄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 是月盧象昇師次襄陽時諸軍之勦內浙者出賊大小共七營尙二三萬而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騎不用命祖寬祖大樂所部皆緣邊鐵騎虜闕而很戾二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過河而謀大樂

軍見賊遠竄淹旬未定又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會副將王進忠一軍譁于三峽口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關弓內嚮象昇乃調川兵搜捕均州賊賊多兵少而河南大飢餉乏邊兵益洶洶乃與洪承疇議以關中平原曠野利騎兵移祖寬及李重鎮之兵入陝而是時賊大勢盡歸秦高迎祥翔漢南自冬徂夏李自成踞南山險隘穿商雒間走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亡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爲定邊副將張天禮所遇不果 五月壬子詔赦脅從諸賊願歸者護還其鄉有司安置其願從軍自効者有功仍一體叙錄 丙辰延

明通鑑卷八十五

入

綏總兵官俞冲霄邀擊李自成于安定戰竟日斬獲多乘勝逐北賊伏突起冲霄持矛衝突賊來益衆圍之數重援兵絕遂沒于陣自成困延綏踰月至是復振欲渡河被遏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將襲榆林爲賀人龍所敗河水驟長賊渰死甚衆乃改道從韓城而西攷異明史本紀書安定之賊五月十四日相差止一日三編五月壬辰綏寇綏畧以爲人之三月據賊入陝連記之 癸酉免畿內五年以前逋賦 六月乙亥內閣林鈺卒鈺在閣五月無所建白時有謹愿誠恪之稱 甲申以吏部侍郎孔貞運禮部尚書賀逢聖黃士俊俱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逢聖以天啟間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耳翌日遂削籍上卽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云 己亥總兵官解進忠以撫浙川賊被殺是時盧象昇將入楚議先搜勦內鄉浙水山中之賊賊謀竄鄭襄乘間突入豫犯滎陽殺知縣王恒言進忠謀入山撫之遂遇害未幾混十萬等從山中直薄浙川象昇遣總兵陳永福連敗之于蘇家溝清泉山興化寺賊不得志于內浙而象昇方駐師黨子口賊不敢東下天雨糧絕縛筏謀再渡漢江爲永福所覺擊之牛濟仍遁入山中 是月

明通鑑卷八十五

九

大清兵入喜峰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敗績還保昌平 秋七月甲辰命內臣李國輔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庚戌命成國公朱純臣巡視邊關癸丑詔諸鎮星馳入援京師戒嚴 己未 大清兵入昌平御史王肇坤與總兵官巢丕昌戶部主事王一桂趙悅攝知州事保定通判王禹佐分門拒守城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丕昌出降一桂悅禹佐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禹佐子亦從父死一桂妻妾子女暨家

眾二十七人悉赴井死 壬戌巡撫陝西都御史孫傳庭擊賊于盩厔禽賊首高迎祥致異傳庭三編傳作傳三垣筆記亦作傳先是關中賊過天星九條龍等屢為總兵官柳紹宗左光先所敗窮蹙乞降陝西巡撫甘學濶受之實其眾數萬人于延安尋出劫掠如故秦之士大夫譁于朝乃推邊才用傳庭以是年三月受代傳庭沈毅多籌畧既蒞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與法賊首整齊王據商雒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尙文擊斬之時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谷出將窺西安傳庭以迎祥于賊中最強躬督賀人龍等勦之盩厔大破其眾于黑水峪禽迎

明通鑑卷八十五

祥並其偽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等俘送京師磔于市關中賊震懾而是時遼事急救盧象昇入援象昇北去苗胙土巡撫湖廣不習兵張獻忠乃約馬守應諸賊以二十萬眾自均州新安唐縣分道犯襄陽楚賊大熾 癸亥諭廷臣助餉 甲子以兵部尙書張鳳翼督師太監高起潛監軍時給事中王家彥劾鳳翼坐視鳳翼懼自請督師令與宣大總督梁廷棟相犄角 是月大清兵攻順義知縣上官盡與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拒守城既下盡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皆死之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

訓導趙士秀等死之下定與教諭熊嘉志死之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繼奉其父居江村請身入扞城許之與里居知縣薛一鶚俱殉焉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下大城知縣武維周中流矢死下雄縣安州知州崔維律巷戰觸階死妻牟氏子婦陳氏自縊雄縣布衣唐中頴依八旬父弗去亦死致異明史本紀書七月己未大清兵入昌平下書是月大清兵入廣抵連下近畿州縣史稿其載日分而以下順義系之八月乙酉三編是年七月日中則先下順義後下寶坻定興等縣皆據 本朝實錄書其次第其殉難官紳並見殉節錄 以姜逢元為禮部尙書代黃士俊也 八月癸酉括勲戚文武諸臣馬佐軍 乙未盧象昇入援

明通鑑卷八十五

師次真定 丙申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初流賊起王獨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聞京師戒嚴倡義起勤王師將抵開封諸大吏揣恐集議日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祀縣知縣申佳允日惟周王可留之眾稱善如其議王乃止不行尋下詔切責勒還國尋廢為庶人 三編發明曰明制親藩不掌兵士卒泣王府者不過備護衛而已然此謂國家無事之日若京師戒嚴倡義勤王正與國同休戚之義特恐最爾之區兵力微弱無益于事耳願大吏惟以守土者得罪為恐婉轉

議留悉出私意朝廷復下詔切責勒使歸國奪下部
議且以舉兵爲罪廢黜幽繫舉措不幾倒置乎揆厥
所由大抵鑑宗藩擅兵慮其乘事爲非耳夫既分封
世土欲其屏藩王室而一舉動問防閑備至雖以勤
王爲國而猶必加之罪然則封建之無益于人國信
矣夫

是月

大清兵東歸尙書張鳳翼與總督梁廷棟皆不敢戰言
者交章論之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黃
尋先後死據 明史本紀是月 大清兵出塞三編
太宗實錄亦系之 八月史稿以爲九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主

月壬寅今 九月辛酉改虛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從明史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之宣大素
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詔九
邊奉以爲式 冬十月乙亥工部侍郎劉宗周削籍初
宗周授工部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畧言陛下銳意
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
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衰崇煥遂以五年恢
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
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
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厥衛司

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
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詔諛之
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
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
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
吏愈橫賦愈通敲朴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
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
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
驕而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
民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主

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
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
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
陳子壯而以過懇坐辜使朝亡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
體人心非淺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
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
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
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帥失律
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齋內帑巡行州縣爲招
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以誅賊渠則寇患

可消天下幸甚疏入上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上輒手其疏復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等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上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請不足上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宗周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畿輔被兵遂留養疾事稍定乃上疏曰自己已之變小人以門戶修怨異己者槩坐以袁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

明通鑑卷八十五

南

之于是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坎罔日甚朝制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亦何以謝韓爌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以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

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綱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

明通鑑卷八十五

五

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介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鄮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日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

知之也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臣不能為首揆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疏
奏上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為民 先是上以海
丙多故思廣羅賢才下詔按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
用者得考驗授職禮部侍郎陳子壯慮為民患極言不
可會唐王聿鍵上疏歷引前代故事詆子壯遂除名下
獄坐贖徒歸京師之戒嚴也巡視西城御史金光辰分
守東直門劾兵部尚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上
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時上久罷內遣而邊警驟至
以諸臣類萎痺不任仍分遣中官盧維甯等總監通津

明通鑑卷八十五

末

臨德等處兵馬糧餉而意頗諱言之光辰疏請罷遣上
怒召對平臺風雨驟作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鬚上責
光辰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
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上大怒聲色俱厲
將重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
臣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上沈吟即云汝
言無復爾然意亦稍解翌日詔光辰鑄三級調外時謂
光辰有天幸云滋陽知縣成德性剛介疾惡若讐嘗語
刺溫體仁體仁聞而銜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
嘗捕治郡中爪牙吏知府怒讒于御史禹好善好善體

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閣臣文震
孟亦為之稱枉德道中具疏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
仁擠之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上不之究德
母張氏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
疏聞于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
午門外成邊坐賊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以
護出入故劉宗周疏中竝論及之致墨劉宗周之召在
是年正月其上月疏中言文
震孟以單詞報罷陳子壯以過熱坐奉震孟之罷在去
年十一月則子壯之得罪在本年春間宗周尚未至也
若其後疏即是月所上而金光辰幾被重譴在是年之
秋至成德以忤溫體仁下獄論成史稿書于是在年之五
月然文震孟為之稱枉疑亦去年事或遺成在是年之

明通鑑卷八十五

末

六月而明史傳中無月日今據三編類記于劉宗周削
籍下至疏中所論申紹芳鄭鄭事已見去年十一月條
下 甲申張獻忠陷襄陽先是總兵秦翼明以二千餘
騎禦賊十萬之眾于豐陽界山均州及襄陽等處大小
數十戰頗有斬獲而賊益眾且強不能破巡撫苗胙土
逗留汴梁奉旨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于牌樓閣殺
傷頗相當然卒不能一創賊也 是時湖廣震動獻忠
欲乘勢窺儀淮遂合馬守應等沿江南下而關中賊以
高迎祥死復推李自成為國王連犯階微汧隴鳳翔于
是自成獻忠分寇西南各為雄長矣 丙申詔開銀鐵
銅鉛諸礦 是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鶴子也

初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開金銀銅鐵礦以解散賊黨屢疏陳邊事規畫稱旨上異其才旋丁父憂復遭繼母喪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上顧廷臣無可任者乃起復嗣昌召之十一月丁未蠲山東五年以前逋賦 壬戌遣太監陳賁總監大同山西王夢弼監守宣府昌平 是月以鄖襄賊熾罷湖廣巡撫苗胙士以陝西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兵部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時漢南之賊自羅漢灘填土過江先是秦翼明謀于漢江淺處設防以李同陽劉大歸之五百人守窟灘幸無事賊乃于羅漢灘深處渡

明通鑑卷八十五 末

知淺有防而深無備也于是賊犯江北 左都御史唐世濟以邊才薦霍維華溫體仁從中主之上以維華逆案中人大怒下世濟獄論遣戍維華遂憂憤死以商周祚為左都御史 十二月洪承疇敗李自成于隴州賊走慶陽鳳翔 是冬漢南之賊分道襲應城知縣張紹登及教諭李之經訓導張國勛鄉官饒可久徐晤可悉力禦之國勛曰賊不一剗城未易守率壯士出擊力戰一日夜斬獲甚眾賊去邑有故侍郎王斌子權結怨于族人怨家潛導賊復來攻國勛佐紹登力守乞援于上官副將鄧祖禹赴救守西南國勛守東北紹登往來策

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斬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羣賊大至被殺縱火焚文席投國勛烈焰中城亦被磔死祖禹之經可久晤可皆不屈死可久妻程氏聞城陷與其女相對自經死襲應城即犯襄陽之賊分道而入者故三編類記于犯襄陽下諸書有入之十月者有入之十一月者今系于是冬 賊之由鄖襄而入江北也一時羣寇蟻起混天星侵軼商雒李自成盤踞西安過天星鴟張汧龐獨行狼蟻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與西羌作約而老回回等入占鄖襄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闖場天諸賊可二十萬東下斬黃六合遂分擾江北 河

明通鑑卷八十五 末

南賊犯固始布衣朱曜率鄉兵守城賊至手斫數十人中伏被執罵賊死而汧隴之賊復犯麟遊貢生楊四謙弟生員四可以其父被執兄弟爭代死皆遇害張異朱曜楊四謙等殉節三編附入質實中云並在是年殉節錄亦書于崇禎九年是冬鄖襄之賊分犯河南江北而關中賊走汧隴入鳳翔皆同時事也今並系之是冬下 是歲夏四月

大清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丙午張鬱忠羅汝才自襄陽犯安慶先是上以江淮天下要地鳳泗

陵寢所依乃以留都防禦責之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江防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宏濟孝陵責之南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蕃泗陵責之潁州道皆分汛固守而敕安池道副使史可法馳駐太湖以扼賊衝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碑口連營百里巡撫張國維告警詔總兵左良玉馬燠劉良佐合兵赴援其老回回等分犯桐城知縣陳爾銘嬰城固守參將潘可大救之賊尋去庚申馬燠敗賊于桐城之羅唱河 甲子別賊自穎毫突入滁州之朱龍橋營火夜燭數十里直走池河設醮太山寺薦度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常山諸山儀真六合皆震別致異據紀事本末是月甲子正月二十四日者即甲子也紀畧注云此由河南光固南突之賊非石牌犯桐城之楚賊也與紀事本末以為別賊者合今據書之是月陞戶部侍郎程國祥為尙書時侯恂罷尋下獄 二月甲戌遣使督直省通賦 丁酉賊犯潛山時張獻忠攻皖不克走廬江入潛山副使史可法與中州左良玉之兵敗之于楓香驛三戰皆捷而馬燠劉良佐亦連敗賊于廬州六安賊竄入潛山之天堂寨張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竟北去 是月朝鮮降于大清先是

大清責朝鮮渝盟興師征之克義州安州遂薄平壤朝鮮國王李倅懼率其長子涯及官吏遁南漢山令次子溟等攜眷屬竄江華島至是

大兵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

太宗遣使諭以禍福倅猶逡巡不敢出未幾以飛船八十攻克江華島倅知妻子被執援兵皆敗南漢且夕且破乃獻上敕印降于漢江東岸之三田渡

太宗親臨受降赦倅罪遣歸留其子涯溟為質遂班師

三月辛亥振陝西災 丁巳賜劉同升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甲子官軍援安慶敗績于鄆家店賊自潛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山復出太湖副將潘可大程龍守備陳于王等率兵四千餘禦之鄆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去尋賊衆數萬大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斬獲時副使史可法偕副將許自強馳救拒于賊發大礮遙為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不得出賊四面衝入營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于王手執大力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守備詹兆鵬首觸石死武舉陸王猷殺賊過當賊鬻分其肉死武舉莫是驊詹世龍及千戶王定遠百戶薛自昌皆力戰死百戶王宏猷為賊所執鋸齒斷足罵

不絕聲死士卒脫者千餘人而已夜黑鄂家店之役死

于王傳三編增入百戶薛自昌今證之殺寇紀畧請

原奏中詹兆鵬等七十二員指紀畧注中所載有王希

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而死鎮江千戶周嘉方一月新

婚力戰受刃死少婦王氏絕粒亦死他若張全斌俞之

變顧應宗蔣逵潘象謙季靖

皆撫標同殉難者今茲識之

昌涉躐文史多識先朝掌故有口才至是召對上以為

能所奏請無不從曰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以陝

西河南湖廣江北官軍為四正責其分勦專防延綏山

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責其分防協勦謂之十

面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

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

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一百九十二

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

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貲為監生日驛遞前

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上下下詔有暫累

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

以田維嘉為吏部尚書時謝陞罷溫體仁復薦維嘉

代之 夏四月戊寅

大清兵克皮島方朝鮮之告急也登萊總兵官陳洪範

督各鎮舟師往援方出海朝鮮已下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攻鐵山皮島山東巡

撫顏繼祖告急于朝敕洪範及總兵沈世魁堅守皮島

世魁旋戰敗與洪範走石城島副將金日觀偕諸將楚

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皆戰沒于陣皮島遂下副

將白登庸降尋下石城世魁被殺有沈志科者世魁從

子也索世魁敕印于監軍副使黃孫茂不與志科怒殺

之並殺理餉通判邵啟于時石城諸島雖有殘卒不能

成軍朝廷亦不設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明年

夏兵部尚書楊嗣昌決策盡徙其兵民于甯錦而諸島

一空攷異明史本紀作沈冬魁列傳作世魁疑本紀誤

一也紀言冬魁走石城島不言其死三編言日觀等

陣沒世魁亦授首是世魁非陣亡乃被殺也明史黃龍

傳言沈世魁走石城陳洪範來援不戰而走世魁亦陣

亡據此則冬魁即世魁也史稿亦作冬魁而傳中有

世魁無冬魁三編所據多本

太宗實錄今從之

癸巳以早蕪清獄 是月秦督洪承疇勦賊于漢南時

承疇因賊破階州方提兵與戰于大散關而小紅狼圍

漢中瑞王告急奉旨譙責承疇乃率賀人龍兵由兩當

趨救賊解去 閏月壬寅是年新歷 救羣臣潔已愛民

以回天意 丙辰總兵官牟文綬擊桐城之賊敗之賊

攻安慶桐城不克分屯其眾于桐城之練潭石井陶沖

至是文綬等擊敗之于掛車鎮賊乃四走張獻忠入湖

廣江北賊分犯河南 是月召熊文燦為兵部尚書總

理南畿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官闕廣久積貲無算

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上未識其爲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街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于上初文燦自貴州徙家漸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媼媿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上眷以上急欲

明通鑑卷八十五

五

平賊冀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時侍郎王家禎代盧象昇討賊已半載矣賊盡銳趨江北留都震驚家禎未嘗一出中州又不能戢下家丁鼓譟至縱火燒開封西門家禎夜自外歸慰諭犒賞詰旦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以去言官爭劾家禎恇怯上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遂命家禎專撫河南而以文燦代家禎爲總理以南吏部尙書鄭三俊爲刑部尙書時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釋英還侍養不許上因久旱修省中允黃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

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鏃鏃則下樂隴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五月戊寅李自成奔秦州先是自成由鳳翔渡渭河犯涇陽三原蠅子塊過天星皆

明通鑑卷八十五

五

來會秦撫孫傳庭督副將曹變蛟連戰七日敗之蠅子塊降自成與過天星遂自秦州謀入蜀是月都給事中傅朝佑疏論溫體仁六大罪時朝佑卽家起官以還朝愆期爲給事中陳啟新所劾貶秩調外未行上疏以體仁得罪于天子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地得罪于封疆得罪于聖賢得罪于心性上怒遂除名下獄按治踰月體仁亦免而朝佑仍繫獄中六月戊申溫體仁罷體仁在閣八年流寇躡畿輔擾中原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上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

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驚下擢至此位盜賊日
益眾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稟擬勿欺耳兵
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上意旨者體仁言臣稟
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
上旨上以為樸忠愈親信之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階左柱國兼支尙書俸恩禮優
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上意前二年春上以
鳳陽陵寢之變下詔寬恤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
上體仁斯之言于上僅釋十餘人秋決論囚上再三詰
問體仁畧無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麟泣任甫七日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以城陷論死上頗疑之體仁不為救竟棄市上憂兵餉
急體仁惟倡眾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率報可
體仁自念排擠者眾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
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
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既久先後論劾者不可勝計
布衣楊光先上書極論其罪至輿輓待命上皆不省愈
以為孤立斥責言者或至杖死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
等倡為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太倉人陸文聲者輪貫為
監生求入社不許會體仁亦憾溥方募人劾溥文聲遂
誦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倡復社亂天下體

仁欲興大獄擬嚴旨究治以提學御史倪元珙副使馮
元賜不承風旨皆降謫之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不謹罷
去私計憾復社達執政意可冀倖復官因訐溥等把持
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為章下巡撫張國維言之夔去官
無與溥事體仁擬旨譴讓國維株連不已者且七年于
是奸人張漢儒窺體仁銜東林甚夤緣入其門下相與
定密謀乃抗章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從中
主持之逮二人下詔獄嚴訊國維及巡按路振飛交章
白其寃不聽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
故與王安善德謙益嘗為安作碑文頗為營解漢儒偵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上請並坐化淳罪上以示化淳
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
上上始悟體仁有黨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伴引疾意
上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天下聞其
去皆快之 是夏兩畿山西江西皆大旱時浙江亦大
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四方災履踵告給事中李汝
璩言流賊馮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
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赤地數千里是所未盡空者殆
將盡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用為之也國朝軍屯之
制千古稱善自軍額虛而議兵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

田廢而議餉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則餉益
匱有餉不核餉多則兵愈昌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培
克屢聞侵漁如故可謂有政事乎若夫輔成君道尤在
相臣今乃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八九年來召災釀變始
于端揆積于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
其然上怒下汝璨獄 賊之在江北也東陷和州含山
定遠六合天長分掠瓜洲儀真乘勢犯盱眙縣故無城
知縣蔣佳徵豫策賊必至訓民為兵設伏要害親率兵
往誘賊殲其巢賊怒環攻之力戰死母聞之亦投繯死
左良玉聞江北警頓兵不肯救令河南士大夫合疏留

明通鑑卷八十五

宋

已上知出良玉意不能奪而賊亦遂自盱眙轉趨河南
浙川陷良玉亦不救時河南被賊害者三年矣夾河千
里無炊烟關廂市集皆虛賊無所向則南走鄭襄或東
還寇江北總理王家禎以熊文燦且至逡巡俟代而已
流賊犯江北官紳士民先後殉難者有羅田守將郭
金城率所部五百人禦賊于羅田斬級百餘追至英山
賊大集被圍見執脅降不屈死龍江都司王寅調守泗
陵賊至謀及其未集擊之卷甲疾趨至盱眙斬其前鋒
一人自午至申賊厲至與守備陳正亨俱陷陣死蘇州
衛指揮同知包文達擊賊宿松陷伏死致異文達擊賊于宿松死之據

北畧及明史列傳似在八年 天堂寨巡檢吳暢春練鄉
見上注中今仍據三編書之 兵禦賊于潛山屢却之賊再至死守力竭被執不屈自
勿死潛山鄉官故瓊州通判江襟楚被執不屈與同邑
生員陳貞申俱死義民張清雅守父棺哀泣賊斷其手
子超藝年十六求代賊復斫之俱死僕雲濟不食死義
民陳廷選負母謝氏避草間遇賊執請代母死賊殺之
而舍其母妻亦殉之義民汪之璞亦死焉蕭縣鄉官任
之豪自蘇州府教授罷歸賊陷蕭縣殉節死桐城生員
尹秋桐見賊殺其母奮身擊賊被害生員吳普昭聚鄉
兵捍賊相持十日格鬪死于先璘先耀子婦李氏許氏

明通鑑卷八十五

宋

同殉焉生員左旋左光燦義民姚孫極王夷吾趙之藝
陳力均儒士筮光宏等俱先後死之而是時賊黨分擾
楚豫隨州知州王燾訓民兵繕守殲土寇李良喬等賊
奄至且守且戰擊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相持二十餘
日天大風雪守者多散燾知必敗入署整衣冠自經賊
焚其署火獨不及燾死所尸直立不仆賊望見駭走鄧
州知州孫澤盛同知薛應齡同戰死上津知縣屠紹臯
守備寇士元同守城城陷力戰死鄖西知縣劉元伯滬
池知縣李遠林廣濟典史魏時光俱以守城死時光善
舞雙刀去年蒞任邑遭殘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之

教練其冬賊踞蘄州河口憚時光不敢渡時光益募死士夜襲其營手殺數賊賊不敢逼及是賊至部卒皆散時光單騎據高坡又殺賊數人賊環繞之勒斷被執不屈死其兄陳于上官却不奏憤發病死友人收斂之哭盡哀曰弟為國死兄為弟死吾獨不能表暴之乎具牘力陳乃得賜贈卹開封參將范志驃奉調督勦與裨將李春貴竝以捍賊被執不屈死攸縣舉人陳來學蘄水武舉程為常借邑人徐至蘭蔡巨人胡方壺徐用極沈印義民王繼東竝以禦賊死上蔡生員張址曹震南趙應選李思選周爽彭凌碧葛祥生竝以被執罵賊死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秋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時賊勢狂逞盤互江北應撫張國維請于朝割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別設巡撫遂擢可法任之令兼割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額兵萬人安慶之設巡撫自此始也可法聞命遣部將汪雲鳳敗賊于潛山僉事湯開遠監安廬二郡軍善擊賊從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山東河南蝗民大饑河南以賊屢過殘破民皆伏糞草深林採野穗以食田隴間亂木槎枿皆成拱把虎狼千百為羣行于道路 八月己酉以吏部侍郎劉宇亮

禮部侍郎傅冠俱禮部尚書僉都御史薛國觀為禮部侍郎竝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國觀陰鷙豁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警東林密薦于上遂柄用時體仁雖罷而張至發及國觀皆效其所為蔽賢植黨國事日壞冠性簡易宇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為樂素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諸事皆不預座主錢士升在閣時力援之至是竝入閣 庚申閱城 是月上聞儀真六合皆陷特發禁旅勇衛營一萬二千人遣內官劉元斌盧九德及副總兵孫應元統兵赴援江北與總理熊文燦會討流賊 九月丙子左良玉敗賊于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虹縣辛卯洪承疇敗賊于漢中先是承疇與秦撫孫傳庭共矢滅賊承疇戰關以西傳庭戰關以東連破賊先後降其渠一條龍鎮世王上山虎等餘劇賊多投首者至是復解漢中之圍關中賊勢漸衰而李自成踰秦隴窺四川備禦單弱遂乘間取道入蜀癸巳陷甯羗州知州周應泰衛指揮徐大行死之 冬十月丙申自成糾混天王過天星等自甯羗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一出梨樹口麥坪入廣元總兵官侯良柱壁廣元眾寡不敵禦之失利戊戌賊入關王真自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

死之甲辰犯劍州知州徐尙卿料城必不守集士民泣曰若輩速去吾死此矣眾環泣請皆去不可與吏目李英俊舉人楊于鼎守二日城陷尙卿投縋死英俊從之千鼎巷戰殺賊為賊支解死戊申賊又分其軍一往綿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侯良柱拒戰于綿州陣沒江油知縣被執不死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賊未至而潰賊陷鹽亭乙卯陷彭縣次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大抄西充遂甯等縣趨潼川金堂縣典史潘夢科死之其由江油入者徑薄成都巡撫王維章守保甯反在外不能禦成都貢生顧鼎鉉被執不屈死賊自庚戌圍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成都至丙辰凡七日不克乃解去分陷三十餘州縣明史本紀十月丙申自成自七盤關入西川丙申初二日也又云壬寅陷昭化初八日也皆與統寇紀略日分合今干支悉據紀略書之惟賊過廣元侯良柱敗績後拒戰于綿州死之見明史本傳紀略以為戰沒于廣元微誤今參明史及三編書之又按是月四川地震先是四月間四川地震者七地鳴者一工科給事吳宇英以為占者主兵竊為蜀中憂之至是賊果入蜀地復震攷明史五行志但書十月四川地震而明史侯良柱傳及統寇紀略皆言是年四月地震者七鳴者一見吳宇英奏疏中蓋其時賊陷南江通江二縣旋遁去宇英此疏蓋謂侯良柱以賊遁報功也今類書于十月下熊文燦既拜總理之命即請左良玉一軍所將六千人隸麾下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

自護弓刀甲冑甚整以六月杪游嚴過嶺是月抵安慶而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為用楊嗣昌為言于上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白心示眾家賊待以不死上聞之怒嚴旨譴責嗣昌乃曲為之解曰綱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為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惠登相諸劇賊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扼商雒鄖撫扼鄖襄安撫扼英六鳳撫扼毫潁應撫之軍出靈寶保

明通鑑卷八十五

三

撫之軍度延津然後總理率邊兵孫應元等率禁旅豫撫率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若關中賊逸出關東則秦督率曹變蛟等出關協擊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悉以尙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尅期三月平賊上可其奏嗣昌復言于上曰文燦甫任事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為言上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口嗣昌乃不敢言十一月己卯歲星災惑合于亢庚辰以星變救羣

臣修省求直言 是月以太監曹化濬提督京營先是
有工部員外郎駱方聖者窺上意方在中官上言陛下
卽位遂寘魏忠賢于大僇豈溺情闕豎者不過以外廷
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激恩遇苟知仰
報何論內外廷臣處地懸絕自不若宮廷贊御効忠倍
易凡此內臣邀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陛下疏
入給事中何楷劾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方聖籍止固
不欲罪方聖以楷言直不可奪改從薄謫不數月卽有
化濬提督京營之命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
督神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明通鑑卷八十五

于是中官皆布置要地矣 十二月癸卯黃士俊罷士
俊在閩南踰一載至是予告歸致異史稿書士俊致仕
于十一年正月與明史
卒輔表合而明史本紀及三編
皆書于十年十二月今從之 癸亥總督洪承疇率
副總兵官曹變蛟援四川先是甯羌初破或傳賊以其
半入蜀餘由漢興商維以入楚豫楊嗣昌主兵事方憂
秦賊出關亂撫局則以蜀事不足憂比劍外衝決又
欲委咎于承疇而是時三月之期將及承疇等奔命于
秦蜀間而文燦之撫事尋敗是月承疇等師次廣元

明通鑑卷八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六起著雍攝提格盡
居維單閼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十一年春正月丁丑總督洪承疇敗賊于梓潼先
是承疇援蜀由沔縣歷甯羌過七盤朝天二關山高道
隘士馬饑疲歲暮抵廣元聞賊已走還陝西乃率臨洮
總兵官曹變蛟邀擊于梓潼斬首五百餘級李自成從
十八騎潰圍遁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李錦谷可成
張世傑高一功張鼎李過李雙喜任繼榮任繼先田虎

明通鑑卷八十六

劉汝魁其五騎則掌械兒也 戊寅開福建海禁通市
佐餉 癸未以玩寇逮四川巡撫王維章及總兵官侯
良柱時不知良柱之已死也以雲南巡撫傅宗龍代維
章 丁亥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以給廩不足故也
是月詔掌詹事府禮部尚書林欲楫回部時姜逢元罷
也 二月甲辰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爲總兵官任
學按河南見羣盜縱橫諸將縮朒不敢進乃上疏詆之
自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上壯之下吏兵二部
及都察院議僉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
兼總兵事上不從命授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

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竝以客兵備援勦至是特設大將而戲下無兵兵部乃撥署鎮許定國兵援之使參將羅岱爲中軍岱健將頗著戰功任學倚以自強然所將兵少不能當賊之什一賊渠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蹂躪中原民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悉爲賊摧破踞息縣光州磔人投汝水水爲之赤時熊文燦方主撫議匿不以聞而任學粗疎寡學冀以此嘗上意希節鉞耳實不能一劊賊也 下刑部尙書鄭三俊于獄初戶部尙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上欲重譴之三俊屢謝上不稱旨譏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黨也至是有盜穴工

明通鑑卷八十六

十一

部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上積前怒褫其官遂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忤旨切責丙午御經筵尙書楊嗣昌方芘熊文燦主招撫因于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拂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兵爭比羣盜弄兵潢池不能卽撲滅奈何爲此言嗣昌慚不能對乃召翰詹諸臣顧錫嘯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庶子黃景昉言保舉多私近日考選亦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能與清華選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如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

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督師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不諳形勢隨流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歲給餉已踰千萬果無冒濫無侵漁可養兵四十萬何煩別籌增兵增餉邪時尙書鄭三俊方下吏景昉因請宥三俊上曰三俊雖清廉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道周聽未審謂上將覽三俊念希孟也遂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上以所對失實令回奏再奏再詰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然上自經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筵召對後頗知考選未當天麟得改官而三俊以孔貞運揭救亦旋得釋 三月戊寅賀逢聖罷逢聖束修砥行而議論矯僻嘗力詆高攀龍左光斗爲言者所攻又與同官張至發交善會皇太子出閣擇講官至發擯黃道周不預楊廷麟等在選中心不平上章推讓道周初道周進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則所交游朝野之有學行者時鄭鄮方下獄論死而道周疏中有文章意氣不如鄭鄮語至是至發欲尼道周謀于逢聖逢聖曰道周前舉鄭鄮可藉爲口實也遂代爲繕奏言鄭杖母明旨煌

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疏出時論譁然逢聖亦不自安遂致仕去 是月總兵曹變蛟大破李自成于洮州方賊之再入秦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王過天星二部以去秋破階州仍伏階文問獨自成自洮州出番地洪承疇令變蛟偕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餘賊潰入塞而祖大弼駐洮州不能扼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還勦賊潛伏不敢出惟六隊勢猶張仍出沒秦隴間 夏四月辛丑張獻忠僞降

明通鑑卷八十六

四

于穀城熊文燦受之先是上命京營副將孫應元討賊與前鋒營副將周遇吉京衛營副將黃得功將勁卒萬人皆驍敢善戰甫抵豫破賊于鄭州再破之密縣先後斬首千七百級賊大懼聞文燦下招降令多欲就之降劉國能者賊中所號闖場天者也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并又數敗于禁軍乃以是年正月先乞降于隨州頓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載煩公蒞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文燦大喜慰諭之署爲守備國能受約束無異志而獻忠方僞爲官軍旗幟給襲南陽城屯于南關左良玉陳洪範敗賊于鄖西旋師過

其境疑而急詰之獻忠倉皇走官軍追及發兩矢中其肩良玉復揮刀擊之面流血幾被獲馬馳以免會京軍又大破賊于舞陽光固間四日奏三捷斬首二千九百有奇降其渠馬士秀杜應金于信陽城下獻忠勢孤因襲據穀城以求撫時陳洪範以總兵隸文燦麾下獻忠前以洪範故得免死事見後歸關中爲盜每飯必祝洪範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至是聞洪範在軍遣間齎重幣獻曰獻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邪願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喜爲告文燦文燦徂于劉國能之撫竟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副使王瑞柎與左

明通鑑卷八十六

五

良玉知其僞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曲徇獻忠請處其衆數萬于穀城之四郊居民洶洶欲竄知縣阮之鈿蒞任盡心調劑民稍安策獻忠必反以告文燦時獻忠遣賊將孫可望重賂文燦徑寸之珠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姝八文燦重昵獻忠惡聞之鈿語之鈿乃疏聞于朝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今皆爲所據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脇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贊員耳乃庶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

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時不能用獻忠遂益怒
乞十萬人餉于文燦文燦不能決賊眾漸出野外行劫
之鈿執之以告其營將稍寘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
司不給餉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徙也殆盡遂掠及闕
闕相距輒挺刃相劊日有死者一城大驚監軍僉事張
大經奉文燦令來填撫亦不能禁 戊申張至發罷至
發嘗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攻內閣中書黃
應恩悍戾至發倚任之恃勢恣橫頗招權通賄至發終
庇應恩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
其子嗣昌得君力為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疏揭

明通鑑卷八十六

六

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
應恩何也至發拂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
上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應恩
賊請事敗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上雖優旨褒
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忽
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至發為府
丞時以清疆稱及入內閣一切效法體仁與黃道周諸
正人為難時論非之又起家外僚諸翰林多不服上亦
以其望輕故因其乞休即勒之去 三編質實記許士柔
龍贈官士柔官翰林草詔詞送內閣未給筆龍家故事
贈官誥敕乃中書職掌而褒卹諸忠臣者翰林或為之

中書以為侵官不悅及攀龍家請給士柔已官南京祭
酒距草制時十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黃應恩
以詰語違禁白張至發蓋崇禎三年有詰文駢儷之禁
也至發素憾士柔遂劾之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抗
疏為士柔辯言詰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後用寶
進呈而轉以崇禎三年中飭之禁追咎元年草制之史
官者疏 己酉熒惑掩于月逆行尾八度諭羣臣修省
入不報 王子歲星晝見 是月熊文燦奏舞陽光山之捷及
劉國能張獻忠就撫狀楊嗣昌乃譽文燦而詆洪承疇
詔鐫承疇尚書官保曹變蛟左良玉各奪五官仍戴罪
辦賊先是豫楚之賊凡十五家自國能獻忠降改稱十
三家而馬進忠馬光玉李萬慶惠登相賀一龍蘭養成
左金王及順天王順義王九家者尤著云 以刑部侍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七

郎劉之鳳為本部尚書代鄭三俊也 五月癸亥朔策
試考選官于中左門問足食足兵之計 丁卯熒惑退
尾入心上素服減膳敕廷臣言事尚書楊嗣昌應詔上
書歷引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明帝永平二年唐憲宗
元和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事應謂月食五星史
不絕書然災祥感召不一其致且言永平火星之變其
時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事耀青簡
今陛下修德治內亦必有災而不害者疏出都給事中
何楷駁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
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蹟

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獄先後纍纍莫過而問嗣昌不體陛下修省之意而徵古証今引建武欵塞事以申通市之說引元和田興歸正事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以申不可用兵之說徒巧傅會耳至所述永平時事更不知其意之所指南京御史林蘭友亦相繼論劾上方眷嗣昌置不問時詔書懇摯有哀籲上帝語而羣臣多以諛詞相解戶部主事李鳳鳴至謂火星逆行常而非變亦為給事中解學尹所駁獨中書舍人陳龍正以東廠緝事究濫上養和好生疏語中時弊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

明通鑑卷八十六

八

陶贊舜曰罪疑惟輕良以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甯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厥事也越數日上果嚴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致異據明史本紀熒惑逆行在四月己酉證之天文志四月入尾五月入心至秋乃滅嗣昌上書在五月正熒惑逆行入心時丙戌定高墻罪宗五年一審錄高墻罪獨不預上疏言之報可 是月改左都御

史商周祚為吏部尚書先是田維嘉以考選不公為詞臣楊士聰所糾維嘉通內監先得參稿即具疏辨士聰再糾之執維嘉僕四人送鎮撫司維嘉遂落職 六月癸巳安民厥災壞城垣傷萬餘人 壬寅內閣孔貞運罷初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擬結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句容貞運所居邑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張至發去位貞運代為首輔會上御門召考選諸臣試以兵食策卷下輔臣覆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上自擇十八卷拔曾就義第一三編實實載就義對策言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

明通鑑卷八十六

九

廉即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不可詰獨稱旨故得首拔 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郭景昌遂劾之貞運即引歸後聞國難慟絕不能起遽得疾卒 乙卯以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為禮部尚書范復粹禮部侍郎竝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初國祥官戶部尚書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度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亦時有所蠲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助厥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上以此眷國祥至是上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

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山西四月猶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尅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邊餉日絀民貧既甚正供猶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顧上意已前定特假是爲名耳居數月遂有是命時劉宇亮爲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五人惟逢年起自翰林餘皆外僚也國用前以中書舍人歷工部侍郎督修都城蓋石甚急不克辦國用建議用牙石爲之牙石者舊列崇

明通鑑卷八十六

十一

文宣武二街舊駕出除道者也上閱城嘉其功因大用之復粹嘗爲巡按陝西御史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飭防留餉爲治標廣屯蠲賦招撫爲治本上深褒納遂歷大理左少卿超擢入閣尤屬異數蓋上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任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逢年以禮嗣昌以兵國用以工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然皆委蛇其間獨嗣昌兼掌兵部最用事又以奪情居政府時論譁然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以鍾灼爲左都御史代商周祚也 秋七月乙丑謫少詹事黃道周初郭聲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爲訟冤楊嗣

昌時巡撫永平聞于朝爲科臣所駁自是與東林邈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代盧象昇爲宣大山西總督于是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會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不用用嗣昌等上疑道周怨望嗣昌復上言鄭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上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暨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上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

明通鑑卷八十六

十二

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上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上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做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上屢駁詰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

之間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
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
抵都門問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鄮上曰
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
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于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
心更大爾言不如鄭鄮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
不失禮貌上曰章子不得于父豈鄮杖母者比爾言不
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上曰陳新甲何以走邪
徑託捷足道周對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又曰奪情在
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上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
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
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
益不可上又詰問久之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
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
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
無一毫私上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
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上曰爾一生學問
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
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

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上
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
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
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
上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
失上意及奏對又慙直上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
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乃貶道周
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
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疏論嗣昌奪情隨亦論
謫 是月南都復社諸生作留都防亂揭攻逆案阮大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鉞楊嗣昌之奪情也時有諸生沈壽民以薦辟入都首
劾嗣昌道周聞之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
言之昔真希元在朝一月封事三十六上吾豈可遠愧
希元近慙沈子壽民竝及大鉞有妄畫條陳鼓煽豐邑
語蓋大鉞時避皖亂僑寓南京而故巡撫宣府坐貶遣
戍之馬士英亦在焉相與結納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
于是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草留都防亂公檄推故
端文顧憲成之孫杲列名揭首而吳縣楊廷樞餘姚黃
宗義蕪湖沈士柱等方聚講金陵凡列名者一百四十
人大鉞聞之避居金陵之牛首山始稍稍斂而銜之次

骨自是復社之名大起宗義故御史尊素子貞慧故都
御史于廷子也定生山陽錄鮑琦亭梨洲神道碑乃戊寅七月事即崇禎十一年正流賊擾安慶時故阮大鍼而應箕附傳中則言應箕與顧杲左因材沈士柱黃宗羲楊廷樞等與士英傳器同而不及陳定生證之全謝山梨洲碑文及山陽錄則草揭者乃杲與定生次尾三人成之又證之樓山詩集則正在黃忠烈劾楊嗣昌奪家子方即杲也又據諸書所載則次尾實主是稿者今雷耕岩墓志銘節書之以侍郎李待問為戶部尚書代程國祥也 八月戊戌以災異迭見齋居永壽宮諭廷臣修省 癸丑內閣傳冠罷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為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誤皇恐引罪遂放歸

明通鑑卷八十六

十四

戊午停刑 是月豫楚賊羅汝才等自陝州犯襄陽先是熊文燦駐裕州汝才及馬進忠諸賊聚南陽文燦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上謂得狀曰文燦大言無實文燦恐然終擁兵不戰謂張獻忠已就撫它賊可無慮而汝才進忠等遂驅宛雒之眾箕張而西以窺潼關會陝撫孫傳庭方大破關中賊引軍東出關遙望賊營聯結數十里拊髀嘆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即狙伏無能為也乃縱兵擊賊大戰于閩鄉靈寶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

甚以文燦招降手諭為詞曰旦夕且降傳庭曰若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偽也降即解甲來稍遲延即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環甲而出得文燦檄于塗中曰毋妬吾撫功又進得樞輔楊嗣昌止兵手書傳庭快快還賊迨不就撫移檄商雒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傳庭遣將吏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去至是遂入襄陽 九月辛巳

明通鑑卷八十六

十五

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衛癸未京師戒嚴 是月熊文燦次襄陽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進中官盧九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眾曰善乃合左良玉陳洪範龍在田軍戰于雙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等率九營走均州其黨李萬慶等率三營走光固文燦出師以來雙溝之捷差足自贖而終持撫議不悟也其說異雙溝之捷明史本紀不具據熊文燦左良玉傳及後月今摺書之 山西陝西旱饑 是年自夏徂秋孫傳庭曹變蛟擊秦賊連破之初李自成洮州之敗其黨號六隊三隊者糾大天王爭晉王混天王仁義王過天

星混天星等分寇關隴間大天王犯慶陽竇雞傳庭方
扼商維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
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
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餘賊
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
遠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自中部過其東檄變蛟自
慶陽扼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
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
遇伏而敗復走竇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
關山道又為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

明通鑑卷八十六

六

星竝降總兵左光先躡賊于秦州六隊爭管王復走成
縣階州為變蛟所扼三陳仁義王混天王降于光先六
隊還與自成合自成以秦兵銳偕六隊及其黨神總管
避走復入蜀副將馬科賀人龍邀擊之還走階文及西
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為光先所扼六隊神總管皆降
惟自成東遁文異李自成洮州之敗在是年三月六隊
等之賊據明史曹變蛟傳在是年之夏而
按寇紀畧紀事本末所載月日皆三月以後十月以前
事而傳庭東出關擊豫楚之賊在八月惟李自成傳統
系之十一年春蓋冬十月癸巳盧象昇至京師召對
于武英殿先是

大清遣使議和巡撫遼東方一藻以聞樞輔楊嗣昌亦

主和議有瞽而賣卜者曰周元忠嘗往來于遼議遣之
奉書象昇聞而心非之至是召對咨以方畧對曰臣主
職上色變良久日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豫形勢
甚悉上壯之而戒象昇持重令與嗣昌及中官高起潛
議蓋起潛方奉詔監軍也當是時上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
昇出與嗣昌起潛議皆不合即日陛辭賜尚方劍嗣昌
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甯毋輕戰而
已 甲午詔盧象昇高起潛分督援軍象昇師次昌平
上遣中官賫四萬金犒軍明日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七

鐵鞭五百象昇乃決策議戰而事多為高起潛撓憤甚
疏請分兵議以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甯諸帥屬起
潛然象昇所部實不及二萬越數日楊嗣昌至軍象昇
責以沮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
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
公直以上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特喪又不能戰齒
劍者我也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
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非一日事始于薊鎮監督
受成于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
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

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會陳新甲至復分兵與之而

大清兵已會于通州河西甲辰起潛兵敗于盧溝橋

是月總督洪承疇等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南原承疇度

自成窮竄必奔潼關謀于秦撫孫傳庭設三伏于潼關

之南原每五十里而立一營令總兵官曹變蛟窮追賊

賊奔入伏中相蹈藉變蛟躬執長刀大呼斫賊伏盡起

奪矛掩殺賊無算其幸免者或棄刀與騎逃逸漢南之

山中村民用大棒擊之賊飛走路絕先後降者數十萬

委甲仗如山自成妻女俱失從七騎逃去自成創甚匿

明通鑑卷八十六

末

商雒山中未幾承疇傳庭入援京師總理熊文燦方主

撫謀者或報自成死文燦益不以自成為意自成得乘

間收其眾復大振攷興潼關原二次之敗明史本紀系

走漢中之後乃孫傳庭等入援之前一月事也惟李自

成傳言十一年春官軍敗賊梓潼自成奔白水食盡承

疇傳庭合擊于梓潼原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

宗敬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竄伏商雒山中云云證之

孫傳庭傳自成以十八騎遁去在十一年春與流賊傳

合曹變蛟傳十月潼關原之敗自成從七騎遁去與明

史本紀合攷是兩事也然正月之敗自成走

入陝復戰敗于洮州走入岷州並無竄商雒山中事而

七騎遁去之後今分書之 十一月 大清兵自良鄉趨涿州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出易州

一由新城出雄縣一由定興出安肅丁卯攻高陽前大

學士孫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而呼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日此城

笑也于法當破圍復合戊辰城陷承宗被執望闕叩頭

投縶而死年七十六子舉人鈐尚寶丞鑄官生鈔生員

鈐錫從子鍊及孫中書舍人之沆之滂之潯尚寶丞之

浩之滄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

師中官高起潛以聞上嗟悼命所司優卹當國者楊嗣

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南渡後始

贈太師謚文忠有里居故鄒平知縣魏克家與承宗同

時死一時官吏皆遁去 戊子大學士劉宇亮自請視

明通鑑卷八十六

九

師詔督察各鎮援兵奪盧象昇尚書令以侍郎任事與

高起潛戴罪立功 是月羅汝才降時以京師急召洪

承疇孫傳庭合兵五萬人衛汝才等不知以為討己也

懼而叩太和宮提督中官詭詞求撫于熊文燦許之汝

才猶豫文燦令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與汝才

等歃血盟汝才乃率九營詣軍門降文燦分處汝才及

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于鄖縣惠登相王國甯常

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于均州上疏請貸汝才等罪

令諸將宴汝才于迎恩官署署以為游擊將軍供億甚

備汝才自言不願署官亦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房

竹間文燦曲意撫之檄汝才解散其黨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據鄆均諸邑奪居民地錯壤而處與張獻忠遙為聲援明年遂叛 十二月庚子宣大總督盧象昇與

大清兵戰于鉅鹿之賈庄敗績死之先是

大兵分道南下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扼保定遣將出禦大戰于慶都猶未敗而一時列城多失守編修楊廷麟劾樞輔楊嗣昌誤國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大怒奏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象昇擢自兵備副使以數敗流賊著名至是

明通鑑卷八十六

辛

大軍在前象昇提五千殘卒又為嗣昌所扼餉不時給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眾皆泣莫能仰視遂率所部行宿于野次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棲遲絕野一飽無時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廣順平德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同心僂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泣然流涕答曰感父老至意然自予與流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暇今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

食盡力窮且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先一日進師次鉅鹿賈庄高起潛擁關甯兵在雞澤距賈庄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壘場吾以一死報君猶為薄耳起潛不應象昇行至蒿水橋與

大軍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遁去獨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戰移時勒兵還營夜半角聲四起明日騎數萬大至環之三匝國史本傳次鉅鹿明日敗沒本紀系之戊辰十二日也今據書之象昇麾兵戰呼聲動天自

明通鑑卷八十六

辛

辰迄未殲盡矢竭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奮身門後騎皆進手格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眾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亦殉一軍盡沒宣府參將張巖陷陣死據三編實補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懼坐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尸戰場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間之哭失聲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穎覈其狀以聞事始白嗣昌故斬之踰兩月而後斂明年象昇妻王氏請卹又明年其弟象晉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為言者

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予世蔭方象昇之戰沒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于是天下聞之無不欲獻志嗣昌矣 內閣方逢年罷是年夏熒惑之變刑部尚書劉之鳳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至遠年賊犯無可追比者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上雖可其奏而心惡之鳳欲罪之及是刑科摘參未完疏逢年以追賊既久人亡產絕親戚坐累幾同瓜蔓遂輕擬以上詔責其疎忽逢年引罪遂罷歸未幾之鳳亦得罪之鳳在刑部每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上獄詞輒奉嚴駁累疏謝病不許會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亦予輕比上怒遂下之鳳于獄 戊申徵總督洪承疇入衛陝撫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援軍偕行 是冬

大清兵連下畿輔列城長吏多望風先後遁失城四十有三國朝明史忠義傳作四十八今據三編明年目中其以死事聞者知州有深州孫士美守城三日城陷自刎于角樓父訥亦自經一家死者十三人知縣有任邱白慧元爲中官所誣劾被逮未行新令李廉仲繼城道慧元躬擐甲冑防禦甚力及城破一門俱死慶都黃承宗城破與子朝鎰俱力

戰中流矢死妻劉氏自縊靈壽馮登鰲文安王鑰靈縣王采新河崔賢鉅鹿郭司南鹽山陳誌故城王九鼎青縣張文煥興濟錢珍慶雲陳緘安平孔聞俊等俱以殉城死而司南之僕張爾璋從其主殉焉教官有鉅鹿教諭唐一中鹽山教諭孫瑣深州訓導吳恂靈縣訓導馮大緯俱先後死而大緯者登鰲從父也吳橋訓導劉廷訓以知縣李綦龍欲遁力止之與共守圍將合綦龍絕城走廷訓急縋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盍死于守乃忠義鬼乎衆泣諾乃堅拒三晝夜廷訓中流矢束胸力戰又中六矢乃死臨城訓導張純儒率諸生共守城

明通鑑卷八十六

城破死之文安訓導郭養性亦死焉佐貳官有文安主簿安衡典史湯國紀皆死難鄉官有故兗州知府喬若雯臨城人端坐按劍以待城陷遂被殺故山西按察使李禎仁任邱人佐白慧元守任丘城破率衆格鬥身中數槩死一門從死者數人故戶部員外郎李崇德青縣人亦死難故延綏巡撫馬從聘靈壽人城破從聘年八十二謂其子曰吾得死所矣自縊死三子長士偉官知州次官生士慈次生員士通皆自縊從聘弟從龍官揚州府經歷與子士祿同死焉故吏部員外郎耿蔭樓亦靈壽人與子參同死之故倒馬關參將周甘雨行唐人

與弟故淮安同知霖雨故潼川州州同時兩兄弟堅守城破皆死之士人有隆平舉人董祚任縣舉人檀光閻玉田生員桑開基深州武生田興國等皆死節初黑三歲輔列城死事諸人皆據明史馬從聘及忠義孫士美喬苦雯等傳乃克高陽以後事史稿載所破畿輔各州縣皆有日分今不具載第據三編統系之是年冬下惟剛云趙州知州王端景一人改入十五年辨見下卷是歲安慶巡撫史可法連敗賊于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未幾死于是陝西河北湖廣諸賊或降或虜勢大衰城邑罕有陷者惟紫陽典史何宗孔商南典史賈儒秀以殉賊難聞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以時事多難却廷臣賀是時軍

明通鑑卷八十六

書

書旁午上每省事達且以歲朝謁劉太妃于慈甯宮太妃神宗昭妃也自天啟來嘗居慈甯宮掌太后聖上禮事之如大母至是上謁畢就坐俄假寐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神宗時天下少事官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今苦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自謂年甫踰壯尙可應接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至此太妃爲之泣下國此三編據明史后妃傳參毛大可形管拾遺書之本無年月然有歲朝謁太妃語而昭如之是在十五年三編人庚申大清兵入濟南先是

大軍自畿輔而西抵山西界復折而南下臨清渡會通河徇下山東諸州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安平知縣黃廷極邱縣知縣高重光武城知縣李承芳等皆死之時樞輔楊嗣昌以德州爲南北孔道檄山東巡撫顏繼祖率標下兵三千扼之于是濟南空虛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行部章邱急馳還與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楊嗣昌無以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方移駐臨清擁重兵不救總兵祖寬倪寵等亦觀望

明通鑑卷八十六

書

大清兵遂臨濟南秉文等分門拒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以上皆去年十二月事至是城潰三編正文探甲巷戰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氏妾陳氏竝投大明湖死學朱亦死之之訓與妻劉氏偕死閨門殉焉鴻業亦死之謙戰于城上與季父有正偕死母莫氏匿民間不食死族戚僂從死者四十餘人世熊分守西門被殺濟南知府苟好善推官陸燦同知陳虞允通判熊列獻馬嗣煜歷城知縣韓承宣布政使理問姜道元俱殉城死而列獻則二子俱從死承宣與妻妾同死大學士韓爌孫也道元妻來氏子廷樑皆殉焉舉人劉元

化及子漢儀皆死德王由樞者英宗子莊王見潞六世孫也城破被執時有郡王一人奉國將軍一人同被執又有郡王五人輔國將軍一人鎮國將軍一人奉國將軍四人皆被殺史佚其名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過歷城城破抗節死又恩縣鄉官李應薦各麗逆案至是捐貲募士佐有司守城城破身被數刃死事聞皆贈卹有差 戊辰劉宇亮趨晉州明史本紀言是月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取進按下文宇亮罷明史本傳及三編皆言其抵保定聞至故宇亮託言會師晉州耳非實錄也孫傳庭傳亦無宇亮趨晉州為下文罷宇亮張本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從樞輔楊嗣昌議也嗣昌議留秦兵之入援者屬承疇守薊遼傳庭言于嗣昌曰秦兵不可留也秦中賊未滅留則賊勢且張是代賊撤兵也況秦兵妻子俱在秦久留于邊必譁而逃歸以合于賊是驅官軍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嗣昌不聽傳庭疏爭之上亦不能用 是月以甄淑為刑部尚書代劉之鳳也時吏部尚書商周祚以廷推忤旨落職召莊欽鄰為吏部尚書 二月癸巳京師地震 乙未劉宇亮罷初宇亮請督察軍情會高陽陷上欲罷盧象昇命改宇亮為總督宇亮大懼與

薛國觀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留象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援軍皆屬焉甫抵保定象昇已戰沒偵者報大清兵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怒傳令箭急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宏緒亦傳語曰督師之來將以進戰也奈何歛兵退處城中芻糧不繼責在宥司欲入城不敢聞命宇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冤願以身代者千計宏緒得鐫級調用上自是疑宇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是年正月聞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罪疏論諸將退縮為卸責地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詔斬光祚軍前宇亮以兵事未解方倚諸軍自衛遂殺大將恐生變乃繫光祚于獄具疏乞宥且為報武清之捷上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僉謂宇亮玩弄國憲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啟新等復重劾之乃削籍去國觀代為首輔 三月丙寅大清兵班師出青山口是役也凡深入二千里三十三戰皆捷下畿輔州縣城四十有三日趙州深州文安慶都博野蠡高陽任邱青興濟甯津吳橋東光故城南皮鹽山慶雲獲鹿元氏靈壽樂城無極行唐南宮新河安

平饒陽隆平高邑臨城甯晉沙河南和任內邱唐山平鄉鉅鹿廣宗鵝澤威清河魏下山東府州縣城十八日濟南府高唐州長山濟陽禹城臨邑陵平原海豐商河博平在平莘清平邱恩夏津武城俘獲人口四十六萬有奇乃自青山口旋師事既定給事中李希沆言陛下御極以來京師戒嚴者三己已失事之罪未覈致有丙子丙子失事之罪未覈致有今日語侵樞輔楊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上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命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

明通鑑卷八十六

天

帥曰擁兵觀望于是薊鎮總監中官鄧希詔分監中官孫茂霖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俊陳國威山東巡撫倪寵援勦總兵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論死而嗣昌貶削不及及黑据明史忠義傳下東州縣十有六合之為六十餘城而明紀則云下七十三餘城三編所記据大清實錄下畿輔州縣四十三山東州縣十八皆有縣分亦止六十餘城今掃書之 丙子尊孝純皇后為皇太后后加謚號詔天下又加贈太后父新樂侯劉應元為瀛國公母徐氏為瀛國夫人 夏四月戊申程國祥罷國祥廉謹而短于才同官薛國觀楊嗣昌方用事國祥充

位而已至是召對無一言上傳諭責其緘嘿大負委任于是國祥遂乞休去 是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南陽初賊渠馬士秀杜應金就撫良玉處其眾于許州之郊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寄帑與賄焉會河南巡撫常道立檄良玉勦他賊于陝州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熊文燦軍中託事請歸許遂假良玉軍號給入城夜半縱火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殲良玉家劫其貲投李萬慶萬慶者賊魁射塌天也以上据良玉傳良玉聞變將旋軍討之適奉勤王詔遂率降將劉國能北行未抵京詔還討河南賊以國能反正後頗効用詔擢副總兵曰

明通鑑卷八十六

天

張獻忠能立功視此良玉國能南旋擊馬進忠于鎮平關大破之進忠降是時河南總兵張任學亦以入衛却還連敗楚豫之賊于陳州于襄陽于葉縣于裕州賊渠賀一龍蘭養成伏深山不敢出惠登相遠走秦蜀順天王已前死萬慶及馬光玉許可變在豫勢益孤文燦檄良玉勦萬慶于唐縣分三營擊賊逐入山中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玉慶之內鄉而任學亦以兵來會萬慶乃依山結壘遣賊將至軍門請降良玉慮其詐謀之文燦益調諸將陳永福羅岱等兵進勦國能亦至遂分道擊萬慶及光玉可變萬慶等敗大奔

良玉令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萬慶降萬慶馳見輸
情于國能遂執許州叛黨于汝虎以降處其衆四千人
于內鄉城下士秀應金見應忠萬慶降而懼復來歸有
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獻光玉等走浙川自是賊
勢少衰文燦遂上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惟馬光玉
等尙稽天討可且夕平也上優詔報之文燦益自喜而
湖廣諸僚吏頗以爲憂楚撫余應桂貽書文燦言羣賊
雖相繼降而張獻忠必反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爲獻忠
邏者所得獻忠騰牒布告曰余撫軍欲殺我文燦聞之
糾應桂撓撫事應桂疏辨上不聽方進忠萬慶之未降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也應桂以文燦撫勦乖方上書極詆之其縷陳文燦之
舛尤悉畧言文燦初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
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爲兵勢方
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謂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勦馬進
忠臣謂進忠于諸賊中最弱強者當急勦弱者可徐圖
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東致萬慶等收
合餘燼勢復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悞諫貽之矣
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
礮凡經過州縣用昇夫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
且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檄諸軍會勦于茶山

不效于麻城又不效第見招撫之旗絡繹于道一遣使
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再遣使招李萬慶與之通市賊
反因此大縱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
取于所過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文燦
軍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及次蕪
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是以捷
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甯如履無
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
乎獻忠在穀城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
燦顧欲借之爲前茅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留解餉之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官求爲湖廣總兵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燦前旣誇
張而叙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
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而文燦謂茶
山失賊罪實由應桂嗣昌銜應桂嘗劾其父鶴奏逮之
應桂自辨雖力上不納竟下之獄未幾獻忠果叛獨國
能進忠萬慶三人者帖然無異志萬慶尋亦授副總兵
官及異是月劉國能從左良玉等討許州之賊而史稿
書左良玉敗劉國能于許縣國能降此大誤國能之
降在去年正月相差一年史稿所五月甲子以禮部
侍郎姚明恭張四知兵部侍郎魏照乘俱禮部尙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明恭等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嘗

以貪汙為言官所糾四知力辨于上前言已孤立上意頗動薛國觀力援之遂與明恭照乘竝入關 乙丑張獻忠叛于穀城羅汝才等起應之尋陷房縣先是總兵張任學入衛道謁熊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終為國患我以勤王為名出其不意可立縛也文燦性愎惡鎮巡官屢以獻忠為言屏其謀不用及獻忠反形日露穀城知縣阮之鈿憂甚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為甚悖今幸得為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朝廷手詔進官厚賚金帛此赤誠效也將軍若慮有他之鈿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而復懷異志獻忠素銜之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鈿遂惡言極罵之之鈿憂憤成病題數言于壁自誓以死至是獻忠果約羅汝才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鈿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殺之旋縱火焚公署骸骨為燼賊竟挾僉事張大經以去遂攻房縣招汝才當是時鄖陽諸屬邑久罹寇患城郭為墟獨房縣知縣郝景春善拊循粗可守而汝才等四營雜處于郊居民日惴惴景春乃偕主簿朱邦聞守備楊道選修守具輯諸營聞獻忠反穀城與汝才有約景春子鳴鸞諸生也力敵萬夫謂父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掇甲詣汝才曰若不念前日盟乎慎毋亂汝才佯

諾鳴鸞覺其偽歸與道選設兵登陴而獻忠所遣前鋒已至擊斬其將一人遣使絕城乞援于文燦凡十四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賊黨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不報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鳴鸞且守且戰閱五日頗有所殺傷賊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熱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啟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部將張見炫被執亦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怒不答問庫藏儲蓄安在此曰庫藏若有儲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蓄城豈為汝陷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悉之卒不屈與鳴鸞俱被殺僕陳宜殉之邦聞及其家人亦不屈死于是賊勢大張鄖西保康皆陷知縣王元會楊鏡死之惠登相等五營在均州懼見討相與歃血拒獻忠無何亦叛去文燦聞變驚愕無所指急請救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啟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待于境上而陝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議不決孔炤乃請率所部扼德安黃州守承天護獻陵江漢以南專責鰲永防禦時孔炤預策獻忠等必叛陰厲士馬備戰守故賊畏孔炤乃不敢東阮之鈿郝景春並

以死事贈尙寶少卿楊道選等亦贈卹有差後上召見
閣臣賀逢聖備述景春死事狀改贈太僕少卿張三錫
尋爲官軍所獲磔死張大經陷于賊不能死明年張獻
忠敗于瑪瑙山偕賊將曹威等歸于軍門士論恥之
乙亥速總督孫傳庭下獄傳庭以軍事急又憤言不用
遂患耳聾初傳庭入衛盧象昇方戰沒命代統諸鎮援
軍傳庭以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卽請召對決大計而
嗣昌及高起潛與傳庭不協從中沮之竟不得入朝至
是聞督保定等省之命復疏請陛見嗣昌大驚謂傳庭
且傾已飭來役資疏還之傳庭憤甚耳益聾不能聽機

明通鑑卷八十六

書

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土大怒下傳庭獄斥爲民
下巡撫楊一儁覈真僞一儁奏言傳庭實聾非託疾竝
下一儁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敢言 是月
楊嗣昌以畿輔山東失事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許
之召宗龍爲兵部尙書 六月己酉抽練各鎮精兵復
加徵練餉時廷臣多請練邊兵樞輔楊嗣昌定議宣府
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
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
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甯夏甘肅固原臨洮
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

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
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
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
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沈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
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
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
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
四人以一人兼轄大名廣平順德三人分駐真定保定
河間薊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上上悉報可嗣昌所
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民流餉絀未嘗有寶也上又

明通鑑卷八十六

書

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
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授轄于正官專練民
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
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于是有練餉之議
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
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上慮失信嗣昌曰無
傷也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
錢稍抑兼并耳薛國觀力贊之乃于勦餉外復增練餉
七百三十萬言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者
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

足況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又所謂抽練者仍屬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卒不可奪御史衛周嗣郝晉相繼劾嗣昌流毒天下民怨何極上不納溯自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逾餉至是復增餉練餉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而為盜上嘗召見參議鄭三陽問練兵措餉計對曰大氏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稱善然不能用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三編發明曰明季百姓之困至是極矣流寇蔓延生民塗炭不思所以拊循安輯之而日議增餉往時嗣昌十面張網之策增餉餉至二百八十萬至是有練餉之議復增七百三十萬而向之勦餉期于二年而止者期滿而復全徵不思寇盜之盛由於貧民附盜盜未平而惟議加賦賦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為盜是加賦不惟不能平盜而適以驅之歸盜也至九邊之餉既有常數不核邊兵之虛糜而徒增抽練之新額卒之練兵而兵不加精增餉而餉不充用且勦餉藉以平賊而文燦用以資撫練餉名以養

兵而邊防日以益弱國家無補瘡之益而小民被剝肉之苦史稱自萬厯至此先後增賦至千六百七十萬盜賊充斥土田荒蕪賦從何出而嗣昌猶謂土田盡歸有力加賦稍抑兼并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而莊烈信之而不可奪明祚雖欲稍延得乎哉

是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時災祲四告流寇日熾給事中王家彥上疏言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煽千百為羣始率自一鄉一邑若守令早為之所何至接踵為盜盜何遂潰裂至此論者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東涇濟其饕餮一

明通鑑卷八十六

三

二賢明吏束于文法展布無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于有司請實意舉行上皆納之 秋七月壬申左良玉擊張獻忠于房縣之羅狹山及愚明史作羅狹山一名羅狹山敗績獻忠合羅汝才自房縣西走在房縣西八十里總兵官張任學遣其中軍羅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為前鋒已隨其後去房縣八十里至羅狹山軍乏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馬足挂于藤抽刀斷之歷而復進棄馬步門賊圍急岱腹中矢數十盡發賊多傷矢盡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後至亦

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
事聞良王以輕進及三秩任學坐襪職時上已知熊
文燦不可倚猶冀復穀城之恥且勿治僅奪其官仍令
戴罪視事至是聞良王敗益大怒遣使逮文燦下獄論
死所親姚明恭當國不能救也初文燦受命自廣東之
安慶道出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
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
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麾而定者乎曰未
知何如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
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

明通鑑卷八十六

美

撫然流寇非海寇公其慎之文燦乃撫然辭去文燦實
不知兵謂撫必可恃楊嗣昌復從中主之果以是敗
是月左都御史鍾炆罷以傅永淳代之 八月己亥免
唐縣等四十九州縣去年田租之半 壬子命楊嗣昌
督師討賊嗣昌既解部務專治閣事而羅狹山之敗問
至嗣昌疏引罪上特旨令督師再疏辭不允賜尙方劍
統制諸方兵 京營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
吉等大破賊馬光玉等于浙川之吳村光玉于吳村詭
乞撫陰規渡漢江以應張獻忠浙川知縣郭守邦說降
其黨許可變胡可受可變即賊中所號改世王可受則

安世王也可變夜至浙川城下守邦處之東關可受爲
光玉所持約未定會應元得功等方率京軍過南陽慮
光玉合于獻忠賊勢益熾乃趨內鄉掩襲其背令遇吉
等分道擊可受遇吉偕參將馬文牙等力戰可受敗呼
曰始與許可變約降者我也今歸命遇吉駐馬受之應
元得功益進兵攻光玉光玉黨分營南北兩山用木石
塞道應元率文牙戰其南得成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
時熊文燦遣總兵陳洪範亦至以所部兵遏其東賊大
潰光玉遁走遂不克與獻忠合獻忠既敗官軍于羅漢
山謀入陝陝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軍禦之興安

明通鑑卷八十六

美

獻忠乃還走興山太平據楚蜀之交以屯其衆 是月
復召謝陞爲吏部尙書是時莊欽鄰奉召未至而罷乃
起陞代之 九月乙卯朔召見楊嗣昌于平臺慰勞備
至命吏部用人戶部措餉兵部調度俱內外協應嗣昌
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當啟行顧軍資甲仗未
備敕所司遣發上曰卿能如此朕更何憂戊午復召見
密有所諭左右莫得聞出御製贈行詩一章比之周方
叔漢周亞夫嗣昌跪誦拜且泣庚申陞解復賜膳令公
卿相于國門是月癸未晦嗣昌抵襄陽即上疏爲熊文
燦辨曰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誣其無才不能用兵誣

其無算文燦特過持重耳且流寇數十百萬不可勝誅必撫勦兼施方可解散文燦任事兩年功已十成六七獨張獻忠再叛諸營動搖今以一售廢置並所用之人皆之非公論也蓋文燦之罷初為河南巡撫高名衡所劾及嗣昌檄召知府萬年策僉事孔貞會効用軍前名衡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以此發憤且曲庇文燦而文燦時已被逮卒重罪之不用嗣昌議也再召在初四日起行在初六日以是月二十九日抵襄陽據三編目中曰是秋彗星見參分分與綏寇紀畧合是秋彗星見參分作十月今據明史天文志三編彗星見參分十月亦云十二年秋彗星見參分惟明年彗見在十月丙戌今據明史三

明通鑑卷八十六

甲

編書 冬十月甲申朔督師楊嗣昌大誓三軍湖廣巡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罪會甲午嗣昌以左良玉有將才請拜為平賊將軍報可時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故請之 丙申欽定保民四事全書成頒布天下 是月

大清兵攻甯遠先是副總兵官金國鳳守松山大清兵攻其南門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扉以行國鳳以木石蠶補多方拒守終不下圍解上大喜立擢副都督僉事為甯遠團練總兵官再論功署都督同知蔭錦衣衛千戶松山被圍在是年二月至是月見明史及聖武記

大清兵復攻甯遠國鳳憤將士懼怯率親丁數十人出禦盛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總督洪承疇上言國鳳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保孤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戰守惟總兵官令是聽庶軍心齊肅所係于封疆甚大上允行之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中道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據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祿曰為

明通鑑卷八十六

甲

我告城中人堅守援兵即日不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城中守益堅振祿皆抗節死 流賊賀一龍等掠葉縣圍沈邱焚項城之郭寇光山副將張琮刃明忠率京軍踰山五十里及其巢射殺緋袍賊二人斬首千七百有奇楊嗣昌稱詔頒賜 十一月辛巳祀天于南郊 是月賊渠王國甯復來歸國甯自號興世王與惠登相等同叛者也楊嗣昌受之于襄陽處其妻子于樊城 十二月丙午下兵部尚書傅宗龍于獄初宗龍巡按貴州討定叛苗威名大著歷勦遼總督罷官歸前二年冬流寇天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上拊髀而思宗龍曰使宗龍

撫蜀賊安至是哉越卽家起宗龍代王惟章與總兵羅
尙文禦却賊是年夏以楊嗣昌薦召爲兵部尙書秋八
月至京召見宗龍爲人伉直任氣不能從諛承意上憤
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初入見卽言
民窮財盡上頗然之顧言之不已遂怫然曰卿當整理
兵事爾旣退語嗣昌曰何哉宗龍善策黔而所言卑卑
皆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熊文燦旣罷宗
龍乃言向者賊流突東西嗣昌故建分勦之策今則流
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
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協勦期十二

明通鑑卷八十六

聖

月成功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上不用用嗣昌
督師嗣昌旣至軍上章請兵食宗龍按例予之不盡如
所請嗣昌劾中樞不任職宗龍亦劾督師徒耗傲國家
不能報効以氣凌廷臣會葡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
基爲團練總兵官中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恇怯宗龍不
卽覆上遂怒責以抗旨命對狀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
吏法司擬戍邊不許欲寘之死是月羅汝才糾過天
星等竄伏興房張獻忠踞湖廣四川界謀入蜀時楊嗣
昌傲賀人龍扼之于秦蜀間大敗賊于興安嗣昌請進
扶賜獎左良玉旣佩將軍印志浸驕遣使以書謝嗣昌

嗣昌不悅至是以人龍有功欲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
知之甚恨初獻忠汝才及惠登相等屯鄖陽興安山間
聞嗣昌以宰相督師大軍竝集頗懼雖時掠南漳穀城
房竹間勢未甚熾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而嗣昌始至
卽有養銳之說諸將遂無鬥志且積驕玩嗣昌令刁明
忠自承天赴荆門乃自隨至襄陽嗣昌將僂之諸將力
救僅撈百而已監軍僉事殷太白兩違軍令請于朝斬
之其下稍稍震懼然嗣昌雖數遣將但遙制未嘗一督
兵合擊又去賊遠而偵探時不實朝士以爲憂本兵傳
宗龍期十二月平賊越分道進兵嗣昌不聽遷延至歲

明通鑑卷八十六

聖

暮未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亦非嗣昌功也

明通鑑卷八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七 起上章執徐盡重光
光大荒落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十三年春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炤下獄先是革左四營賊革裡眼左金王分屯江北豕突隨麻黃間孔炤駐師上游以備荆州兼顧陵寢是時京兵滇兵皆聚西南而麻黃千里委之裨校郭金邦等賊至與戰敗績會孔炤方奉督師檄遣副將楊世恩荆門守備羅安邦等勦羅汝才惠登相等以深入覆軍嗣昌乃歸獄于孔

明通鑑卷八十七

炤遂有是逮以荆南宋一鶴代之孔炤既下獄上欲寘之法其子檢討以智伏闕訟父冤膝行沙堰者兩年上為心動下議以護陵寢功多得減死成紹興歿羅安邦二人以去年十二月同戰死見殉節錄又據三編實十二年有信陽圍練守備劉煜樂賊戰死云見河南通志真定副將王震仲擊賊將任國奇沒于神云見山西通志惟月日無攷今增議之閏月新異是年閏乙酉振真定饑 戊子振京師饑民 癸卯振山東饑 是月督師楊嗣昌檄諸道進兵時嗣昌大計兵食規形勝之地專倚襄陽為根本濬城外為三濠造機橋列橫板以啟閉每門設一副總兵薦故推官萬元吉委以軍事未幾左良玉合諸軍擊賊于柵坪關獻忠

敗走張獻忠傳俱書之閏正月殺寇紀畧書閏正月二十四日蓋丙午也諸書統系之二月今分書之召宣大總督陳新甲為六部尚書代傅宗龍也 二月壬子朔祀日于東郊 戊午

總兵官左良玉會總督陝西三邊侍郎鄭崇儉等大破獻賊于太平縣之瑪瑙山先是獻忠敗走良玉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楊嗣昌謀檄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興安平利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必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不則走甯昌入歸巫與羅汝才合

明通鑑卷八十七

我以大將尾追促賊反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度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返鄖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邪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劄自然瓦解縱折回房竹間人烟斷絕彼從何得食況鄖兵扼之于前秦撫在紫興扼之于右勢必不能逞若甯昌歸巫險且遠汝才獻忠不相下儻窮而歸汝才必內相吞其亡立見良玉已于二月朔入蜀界矣嗣昌得報語萬元吉曰良玉書詞慷慨惟敵是求將在外

不中制古也比良玉駐軍漁溪渡崇儉尋引兵來會獻忠聞兩道兵俱至自太平縣之大竹河移營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據之良玉抵山下則已踞山顛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俘賊賊渠十六人斬首千三百餘級獻忠妻妾皆被獲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追奔數十里復敗之獻忠收餘衆南走扼于川將張令方國安又再敗令時年七十餘馬土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獻忠轉入深箐依險結營壘令分其軍爲五鼓角薄賊而國安自他道逸去令獨深入被圍居絕坂屢射賊多應弦而斃水遠士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襄陽監軍僉事張克儉言于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亟令人龍應元之鳳分道往援楚軍先至則令方與賊鬥呼聲動山谷應元等應之內外夾擊賊敗去人龍後至復與李國奇等逐獻忠連奏捷斬首千五百餘賊渠順天王一條龍一隻龍皆降獻忠竄走興歸山中當是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賀錦等跳梁漢東勢差緩而羅汝才雖敗楊世恩羅安邦軍上見聞官軍大集懼討與其黨整十萬黑雲祥混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世王武自強小秦王白貴關索王承恩等遣使乞降嗣昌佯許之獻忠屢敗于興安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馮劉希原來降嗣昌亦受之且令常國安隨良玉進勦獻忠勢遂孤以及于敗改撰瑪瑙山之捷史稿書之戊午與綏寇紀畧及明史楊嗣昌傳所云初七日者合明史本紀系之丙辰蓋會秦師也今據史稿日分是月湖廣張應元汪之鳳等敗賊在十六日蜀將張令與賊戰在二十七日援兵至解圍則在三月初旬皆見綏寇紀畧而張令一大戰明史本紀不具今據本傳 戊寅以風霾亢旱命廷臣直陳時政三編書之 三月甲申禱雨丙戌大風霾上布服齋居連日禱不止給事中左懋第言去秋星變朝停刑而夕卽減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實乎臣伏思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之而徵餉者猶未省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審決刑獄則以膚慮之疑信定諸囚之生死凡疑于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豈停刑可止蕪解網不可以返風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于凶荒請于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爲務上曰然于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所舊練三餉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八州縣俟秋成督徵尋

明通鑑卷八十七

四

詔清刑獄 戊子罷各鎮內臣 丙申賜魏藻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戌振畿內饑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賦 夏四月戊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並黃道周下獄道周既貶江西學龍重之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上不覆閱內閣魏照乘者素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上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吏責以黨邪亂政竝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大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竝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國子生涂仲吉論救亦繫獄仲吉上書通政使施邦曜不為封進而大署其副

明通鑑卷八十七

五

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上見其署語怒仲吉既下獄遂奪邦曜官其秋李覺斯任刑部尚書讞稱學龍道周無大罪予輕比嚴旨切責再擬成烟瘴上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久之乃復還刑部疏據明史道周本傳附葉廷秀相識冒死論救獲重罪三編目中但書涂仲吉事今據明史傳中增入 已卯以謝陞為禮部尚書陳演禮部左侍郎竝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陞再任吏部甫半載改禮部與演同入閣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上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能否中官探得上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演條對

獨稱旨遂擢居政府 是月左良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將憚山險圍而不攻初獻忠之敗走也追且及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陷良玉曰公所部多殺掠楊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至是獻忠得在興房山中與山民市鹽芻米賂收潰散自保未幾遂走白洋山而西與羅汝才合 五月癸未羅汝才犯夔州先是汝才及惠登相等求撫未決遂自南漳遠安走大甯大昌參將劉貴等扼之于巫山石碛女士司秦良玉盛兵雒門百子溪賊不得渡轉犯夔州良玉復馳救與游擊楊茂選力戰卻之 甲申祀

明通鑑卷八十七

六

地于北郊 庚戌姚明恭罷明恭出逆案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弔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 是月改左都御史傅永淳于吏部以謝陞入閣代之也 六月辛亥朔總兵官孫應元賀人龍等分道逐賊會土司秦良玉師至復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追敗之留馬埡斬千餘級禽其渠東山虎又合他將連破之譚家坪仙寺嶺良玉奪汝才大燾禽其渠副塌天汝才勢衰遂走大甯當是時督師楊嗣昌以已楚人意欲驅賊入蜀乃建議以楚地廣衍賊難制蜀道險阻賊不得逞蹙之可全勝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毒楚調蜀精銳

萬餘爲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罷弱不足支巡撫邵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于是賊皆窺蜀捷春駐重慶部下兵二萬多羸弱不可用所倚惟良玉張令二軍遂檄良玉令退保重慶良玉每對人嘆息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隘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移我與令自近去所駐重慶僅數十里殊失地利賊據歸巫山顛俯瞰我營鐵騎建瓴下張令營當其衝必先破破則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已而言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七

皆驗 庚午蔡國用卒國用入閣三載碌碌無所見至是卒于官遣行人陳際泰護其喪歸際泰以時文名天下老始成進士年六十八矣又三年除行人奉命南行卒于道 辛未薛國觀罷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爲導上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上始頗信嚮之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厥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方侍側汗流沾背于是專察其陰私而國觀匿史堇金事乃發史堇者爲御史無行善結納中官巡按淮揚嘗攝巡鹽事先後乾沒賊罰銀及鹽課三十餘萬既擢少卿家居而侵盜迹頗露檢

討楊士聰劾之得旨令堇自陳遂許士聰誣已請救淮揚監督中官楊顯名覈奏尋給事中張焜芳復劾堇侵盜事實又嘗勒富人于承祖萬金事發後遣家人齎重賞謀于揚州點吏睢承吾改竄舊籍上乃怒褫堇職堇急攜數萬金入都至國觀邸求解出疏攻焜芳謂已嘗劾劉鴻訓錢龍錫其遺黨日謀報復遂相構陷又言焜芳弟炳芳官內閣中書向來詔旨漏洩皆炳芳爲之閣臣多徇堇擬嚴旨上不聽止奪焜芳官候訊及顯名覈奏上力爲堇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堇下獄會有兵事獄久不結瘵死堇所攜貨盡入國觀橐爲堇家人所首

明通鑑卷八十七

八

告事大著國觀猶力辨上意漸移上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僚臣等任之在內戚晚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上會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貨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爲軍貨上始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貨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嚮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上怒奪國瑞爵國瑞悻死有司追不已戚晚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官妾詭云孝定太后已爲九蓮菩薩降神言上薄外家諸皇子盡當

歿俄皇五子卒上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偽與交驩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為賣已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丁憂侍郎蔡奔琛行賄國觀事上聞之益疑至是督師楊嗣昌有所陳奏上令擬論國觀乃擬旨以進上遂大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頗從輕議上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吏部尚書傅永淳徇私庇國觀而微詆國觀貌肆妒嫉上不懌抵疏于地曰成何

明通鑑卷八十七

九

糾疏遂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中書舍人王陞彥至執之陞彥夙與國觀交通為奸利一鞠盡得其狀詞所連及甚眾永淳奕琛皆與焉命下陞彥詔獄窮治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上不納 秋七月庚辰朔詔畿內捕蝗已丑發帑振被蝗州縣 辛卯總兵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于興山汝才逸去與張獻忠合方獻忠走白羊山由汝才入甯昌故道折而西謀與汝才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于是賊皆殊死門

蜀將劉貴等戰皆卻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督師楊嗣昌乃上夷陵而檄蜀撫邵捷春扼夔門蜀之大甯大昌界楚之竹溪房縣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而棄甯昌以瞰賊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也乃遣游擊楊茂選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請殺茂選捷春令兼統其眾眾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皆驚走新甯大竹旋陷而汝才及惠登相等越巴霧河攻開縣為參將賀人龍等所破登相竄開縣西汝才乃與小秦王混世王東奔人龍及李國奇追之汝才等遁還興山應元偕副將王

明通鑑卷八十七

十

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擊之豐邑坪大敗之斬首二千三百生禽五百有奇會嗣昌下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時稱荆楚第一功惟汝才率其眾逸走巫山仍與獻忠合于是二賊復萃蜀中 是月刑部尚書甄淑罷淑性刻又窺上意讞獄多深文故入累為給事中李清所論上為謫清于外及是東廠緝其子受錢霖賄上怒下之獄以李覺斯代之 八月甲戌振江北饑戊寅發帑振真定山東河南饑 是月楊嗣昌出師入蜀嗣昌駐夷陵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詛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識者皆知其不終也是時

監軍萬元吉先入蜀令蜀將守巴巫諸隘秦將賀人龍李國奇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任追擊應元等擊賊夔州據土地嶺而營人龍逗留不會師獻忠偵楚軍多新募之卒悉眾來攻應元之鳳力戰不克應元奪圍出之鳳敗走山中所將潘映奎沒于陣之鳳山行道渴飲斗水卧血凝臆死獻忠勢益張聞督師將自東至與羅汝才急趨觀音巖據險以守先是秦督鄭崇儉擊賊屢捷以年老乞骸骨上不許令率總兵鄭嘉棟還關中崇儉遂去至是蜀中亂嗣昌委過于崇儉以爲撤師太早致賊猖獗薦秦撫丁啟睿代之 江北賊革左等

明通鑑卷八十七

十一

突英霍問上命太監盧元斌監禁兵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擊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 以王道直爲左都御史代傅永淳也 九月官兵敗績于觀音巖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爲聲援而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水寨觀音巖爲第一隘即以仲光守之而夜叉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而賊突至窺上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于譚家嶺七箐坎乾溪等處復遣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

遣二將羅洪政沈應龍助之而獻忠已突淨壁趨大昌癸巳遂陷大昌 初李自成潛伏關中聞張獻忠反穀城大喜將大集其眾以應之陝督鄭崇儉圍自成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由缺走突武關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覺遁去會楊嗣昌督師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謾語官兵圍之于巴西魚腹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時賊將多出降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與步入叢祠顧而嘆曰人言我當爲天子蓋卜之不吉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賊黨散去者亦多殺妻

明通鑑卷八十七

十二

子歸自成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潛入河南界吏部尙書傅永淳罷以戎政尙書李日宣代之 是月張獻忠既陷大昌謀入開縣總兵官張令扼之竹園坪不克賊大至令力戰中流矢死令爲蜀中名將既敗沒諸軍皆奪氣秦良玉與令相犄角趨救不及轉鬥復敗所部三萬人畧盡乃單騎見蜀撫邵捷春日事急矣盡發吾溪崗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以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嘆息歸時獻忠屯開縣捷春聞賊且至通江率兵守梁山賊以梁山河深不能渡自開縣西走達州捷春退保絲州扼涪江

賊疾趨陷劍州趨保甯將由間道入漢中秦將趙光遠賀人龍扼之陽平百丈關賊不得過乃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門被劔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州張載福俱陷陣死萬元吉命卹其妻子涪江師遂潰賊屠緜州過浮橋謀趨成都嗣昌聞蜀兵潰斬邵仲光以徇捷春遂被逮以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撫蜀有惠政其逮也成都巷哭蜀王為引救不得卒論死張異賊屯開縣明史本紀系之九月癸巳邵捷春傳書之十月據其被劫牽連並記耳然據綏寇紀畧則張令戰死已在九月之末正入開縣界時也今統景書于九月之末冬十月癸丑熊文燦棄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七

市先是文燦懼誅猶嘵嘵自辨以勦餉六十萬不至為詞上貶督餉侍郎張伯鯨秩卒寅文燦于法議者謂李自成之出車箱峽張獻忠之反穀城皆坐失事機以致覆敗陳奇瑜及文燦皆縱賊罪首也然上雖誅文燦頗不謂撫議誤方楊嗣昌出師御史張肯堂言從古勘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煖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進招撫說者立寘重典上以偏執臆見責之于是嗣昌至軍不數月仍主撫復蹈文燦覆轍云 壬戌

發帑二萬製棉衣給京師貧民 是月彗星復見天志十月丙戌彗星見丙戌乃十一月干支若十月有丙辰無丙戌也三編亦書之十月今據之不書日十一月丁亥祀天于南郊 戊子南京地震 是月楊嗣昌進軍重慶監軍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甯以諸軍進止不一請于嗣昌擢前總兵官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軍趨綿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分屯安岳界偵知官軍至宵遁抵內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 十二月丁未湖嚴軍機抄傳之禁辛亥張獻忠陷瀘州先是賊自緜州轉掠至漢州去中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七

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殺仁壽知縣劉三策三編實三策被執馬賊支解死蹂躪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循水道犯簡州資陽楊嗣昌由順慶至果州徵諸將合擊皆退縮徵左良玉兵使者九往返不至賊遂陷榮昌永川至是入瀘州州三隅皆形銳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萬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搏其老巢伏兵旁塞險要處蹙賊北走永川逆擊之可以盡殲永川知縣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一二人猛如虎覓鄉導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已先渡南溪返走秦將賀人龍隔水不擊賊遂

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復渡縣河走巴州瀘州之役分巡副使黃諫卿城陷被執不屈死書記陳韶英從之僕鄭奇陳松等五人俱殉焉及墨陳韶英及僕五知州蘇瓊衛指揮王萬春亦死之環守禦不克城陷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被害閔署殉焉瓊死既久無斂者楊嗣昌麾下卒割其首以充級聞者益切齒嗣昌矣鄉官則故漳州知州韓洪鼎父子罵賊死生員方旭方伯元曾薦祚亦以罵賊不屈死又有僧晞容者居瀘州之七寶寺賊攻豹子洞晞容率鄉勇殺賊千餘相持久卒戰死又縣州之役州貢生楊可賢者為賊所執其子國柱

明通鑑卷八十七

方糾眾守州城賊因挾可賢誘降可賢臨城呼其子曰汝慎固守毋念我賊殺之其後國柱亦戰死及異瀘州皆據三編及殉節錄惟生員方旭等三人及僧晞容及綿州貢生楊可賢父子附入實實中云見四川通志殉節錄亦入之入祠獻忠之再入川也諸將無一遊擊者楊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禽斬者賚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庖福徧題斬督師來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改期三檄賀人龍亦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驕亢私許人龍代為平賊將軍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難之顧謂賀將軍

需後命人龍愠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于是兩人俱跋扈莫肯盡力監軍萬元吉知軍心不一未可以戰請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俟濟師為萬全策嗣昌以賊易與不用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于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鄖撫王鰲承諫之不納乃上書于朝曰嗣昌用師經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况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號令與事機相左無怪乎捷敗之屢聞也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一年以來所矜為奇捷者惟瑪瑙一役若株守督師節制左良玉當退保興安無此捷矣然良玉不用命而反奏奇功則諸將必且有積輕督師之心所繫于軍政甚大臣以為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執要以御繁決奇以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哉上令中樞申飭嗣昌亦不能從也 乙卯遣使逮薛國觀時國觀已罷歸而王陞彥通賄獄未成見至是上以行賄有據命陞彥即棄市遂逮國觀 是月李自成復熾于河南自成之走河南也會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

知縣唐啟泰轉犯永甯知縣武大烈與里居四川巡撫張論協力捍禦論沒子吏部郎中鼎延及從父治中譚繼之有獄囚勾賊入都司馬有義棄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賊夜半登城執大烈自成以同鄉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不予乃燔灼以死鼎延匿符并免讚及子國學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己百戶孫世英竝不屈死萬安王采鏗郡藩在永甯亦被害賊移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大罵不屈為賊鬻割死諸生張敏粹率二子佐日泰守城城陷大罵俱被殺妻蘭氏與三女二孫赴井死諸生武同芳見賊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七

殺母噴血大罵支解死諸生劉芳名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顏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裔張一鷺張一鵬牛一元皆抗節死而芳名妻張氏完顏妻張氏邦紀妻高氏俱從死一鷺之父亦罵賊死既又陷寶豐知縣朱由械死之益府鎮國將軍常澈子也陷密縣知縣朱敏汀宗室也與里居太僕卿魏持衡舉人馬體健竝死之敏汀妾張氏及一女一孫賊獲數人俱殉焉自成一性猜忍日殺人斫足剖心為戲所過民皆保塢堡不下杞縣舉人李信者故尙書精白子也信以父麗名逆案欲前之嘗出粟千石活饑民民德之稱李公子曾繩妓

紅娘子反攜信去強委身焉信乘閒逃歸首于官官囚之紅娘子來救饑民之德信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不可棄乃共劫獄殺知縣反挾信歸自成自成改信名曰巖而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介醫生尙綱見自成喜其辯與謀議帳中潛歸事洩坐斬已得未減仍往奔自成遂薦所善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巖僂稍減散所掠財物餉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

明通鑑卷八十七

本

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勦餉練餉之害從自成者日眾矣 刑部尙書李覺斯罷竝削籍以擬解學龍黃道周獄輕比也以劉澤深代之 詔增天下關稅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浙暨揚州北新淮安八關增五萬兩未幾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尙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抵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己及是以度支日絀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交困矣 是

歲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畿人相食詔免河北三府逋賦連發帑振濟令所在有司設法救荒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而災荒迭告勦餉練餉之徵如故民皆瀕于死所練兵又不足用山西巡按御史陳純德請卹部民奏中極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于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徧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

明通鑑卷八十七

元

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弊也意欲諷上除練餉甦民困上不能用 河南登封土寇李際遇因歲饑倡亂旬日間衆數萬前鳳陽通判姚若時居魯庄被執誘之降大罵死族諸生不顯亦死之若時子諸生城思報父讐數請兵討賊賊執之于路亦抗罵死陝州趙良棟任蓬萊教諭罷歸寓澠池寇陷澠池父子挺身罵賊死婦與孫亦赴井殉焉

十四年春正月丁丑朔張獻忠陷巴州 辛巳所穀于南郊 己丑官軍敗績于開縣獻賊遂東走先是督師楊嗣昌聞賊走巴州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追賊

疾趨躡其後諸將皆疲惟總兵猛如虎一軍獨健然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又從良玉人多優閒不戰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故所過惟焚掠無門志時賀人龍兵已大譟回陝所恃止如虎萬元吉深憂之至是賊自巴州折而東轉入開縣官軍追之及于黃陵城與賊遇時日晡雨作諸將請詰朝戰參將劉士杰者素勇敢善戰獨前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而不擊縱使軼去我不能也擐甲而先如虎激諸軍竝進士杰所當輒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望見我師無秦人旗幟

明通鑑卷八十七

辛

而左兵亦攜阻不前士杰孤軍跳盪後無繼者乃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竝戰死如虎率親兵力戰中軍馬智挾如虎上馬潰圍出旗纛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乃悟諸將盡躡賊後塵一旦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制頓足曰悔不用萬監軍言而是時賊已疾趨出夔門抵興山攻當陽犯荆門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賊所至燒廬舍殺塘卒東西消息中斷 丙申李自成陷河南初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間藉藉謂先帝耗天下肥福王洛陽富

于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山積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方僑居洛陽聞之懼以利害告福王常洵力勸其散財餉士不從維祺乃盡出私財設局振濟及自成連陷永甯宜陽參政王蔭昌率眾至洛陽警備總兵官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各引兵至而賊已抵城下王始出千金募勇士出城擊賊賊稍却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尋作亂縛蔭昌紹禹馳諭之不聽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維祺方分守北城遂被執有識之者曰子非振饑呂尚書乎我能活爾維祺不應乃反接之去王縉城出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匿迎恩寺賊跡而執之遇維祺于道維祺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賊王瞠不語見賊渠于周公廟按維祺使跪不屈延頸就刃死賊殺王勺其血襍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兩承奉伏王尸哭賊梓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願乞一棺收王首齋粉無所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死據明史諸王傳及三編而兩承奉伏其姓名據綴寇紀畧內執事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三十六人外執事者堂官焦如星良醫張鳴皋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又云鄒妃世子得脫走河北世子繼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皆自縊附識于此蔭昌及知府亢孟檜通判白守文皆死之又異據綴寇紀畧有訓導張道脈鄉官自呂尚書武職共九人伏其姓名

而下故昌樂知縣劉芳奕家居歲大稔傾橐以濟賊逼河南集義士為干城社佐有司保障城陷縊死西城戌樓故平陽推官常克念故翰林待詔郭顯星故邯鄲知縣韓金聲故行人王明故辰州知府楊萃皆抗節死舉人來秉衡荀良翰皆未仕秉衡為賊將劉宗敏所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羈之南郊民舍顧謂其友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辱惟母老子幼不瞑目耳賊聞燒鐵索加其頸終不從遂殺之竝其母劉氏妾吳氏及幼子俱被殺良翰亦死諸生黃調鼎福王世子由崧妻弟也護由崧匿安國寺夜半乘間奪門出由崧體肥碩不能行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調鼎負之北走抵苗家溝賊追者且及調鼎力憊不能支忽道旁得由崧素所乘馬遂扶掖上疾驅渡河以免王妃鄒氏亦得脫俱走懷慶賊發王邸金振饑民火其宮三日不絕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殯福王賜諡曰恭逮紹禹至京師磔于市 是月李自成過汝州陷之汝為流賊往來孔道士寇又竊據山中知州錢祚徵募壯士千人夜半入其巢寇大敗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自保寇勢衰息其魁遂降至是自成驟來犯祥徵乘城守身中流矢守益力月餘大風薶礮作樓焚城遂陷罵賊而死汝人立廟祀之 二月己酉詔以

時事多艱災異疊見痛自刻責停今歲行刑諸犯俱減等論 庚戌張獻忠陷襄陽楊嗣昌以襄陽爲軍府繕守具陳利兵譏訶出入必以符驗然是時河南北大饑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又使招降諸賊既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利連營數百里監軍僉事張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今筦鑰獻陵眎昔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遍處其間一夫叫呼卽足致亂嗣昌恃城濠之固不以爲意報曰監軍何怯邪及獻忠出川鄭撫袁繼咸統所部兵邀擊獻忠不得逞乃留羅汝才綴鄧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使者于道取軍符夜叩襄陽城門克儉不能察賊黨劉興秀等二十八騎遂入夜半從中起焚襄王府居民望見火以爲滿城皆賊奪門出城潰克儉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曰廣同妻子女皆遇害攝縣事李大覺繫印于肘自縊堂上游擊黎民安力戰矢盡被縛大罵死初獻忠敗于瑪瑙山其妻妾敖氏高氏被獲他將搜山又獲其軍師潘獨鰲皆繫襄陽獄知府王承曾年少而佻每夕託問賊中情形與二氏相笑語獄吏又多納賊金禁防盡弛獨鰲脫桎恣飲嗣昌移牒戒之承曾笑曰賊豈能飛至邪至是賊爭毀墜戶擊二氏與

獨鰲出承曾乘夜走遲明賊大至索知府不得執襄王翊銘于南城樓屬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與從子貴陽王常法同遇害火城樓焚其尸賊去僅拾顱骨數寸蘭陽王母徐氏王翊銘卽常法父也太和王妃卽氏官人李氏等凡死者四十三人惟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淦常澄襄王子常淦亦蘭陽王子也走免事聞上震悼命所司備王禮葬謚曰忠是役也嗣昌所積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時兩藩連陷洛陽國帑而襄陽軍資闕獻遂不可復制矣壬子獻忠陷樊城尋陷當陽破郟縣殺知縣邵可灼

明通鑑卷八十七

四

生員王敬臣佐有司殺賊力竭赴水死子裔昌從之戊午李自成攻開封不克時自成乘勝入汴豫撫李仙風方慰唁福世子于河北巡按御史高名衡集衆登陴周王恭枏發庫金百萬兩募死士殺賊蒸米屑麥執爨以餉軍凡七晝夜仙風馳還開封副將陳永福背城而戰斬首二千游擊高謙夾擊復斬首七百賊解圍怒而去遂屠密縣時保定總督楊文岳遣總兵虎大威副將張德昌先率五千人援開封比渡河圍已解乃會仙風于偃師以兵少未敢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于鳴皋鎮大破之賊遂東走 乙丑張獻忠陷光州獻忠破襄

陽東下遂合羅汝才之兵入河南尋攻商城時知縣盛以恒方遷開封同知將行賊奄至士民懇留乃登陴與鄉官楊所修洪允衡馬剛中段增輝拒守會雨雪守者凍餒不能戰以恒督家眾射賊十七人墜馬賊怒并力攻矢中以恒右額猶裏劍禦賊賊破北門入家眾巷戰死且盡乃被執罵賊不屈為賊支解其孫覺殉之所修等四人及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政皆死所修故左副都御史麗逆案贖徒為民至是罵賊死允衡歷官陽和兵備副使分守北門力戰死剛中故大同知縣行取檢討乞假歸賊入大罵被磔死增輝除教授未謁選歸遇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七

變罵賊死諸生盧紹德黃焯陳廷對陳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以捍賊死賊遂疾馳犯信陽城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及里居靜海知縣張映宿布衣張士傑等死之士傑年十八賊欲殺其父求以身代賊殺之而舍其父又陷光山典史魏光遠亦死之于時羅山息縣固始皆被殘破 己巳召閣臣九卿科道于乾清宮左室以陷雒藩戕親叔自譴命駙馬都尉冉興讓等齎帑金振恤河南被難宗室 三月丙子朔楊嗣昌卒嗣昌在夷陵聞襄陽陷驚悸上疏請死至荊州朝于惠王謝不見令謁者傳語曰先生惠顧寡人願先

之襄陽謂襄陽之破罪在嗣昌也嗣昌慚且恚復聞洛陽已于正月先陷福王遇害益憂懼語萬元吉曰何面目見上以後事付元吉服毒死時御史張肯堂以嗣昌督師無狀上言流寇糜城破邑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目前大計宜亟罷嗣昌疏甫上而元吉上死狀之奏至矣河南巡撫袁繼威巡按高名衡以嗣昌自裁聞上甚嗟悼之顧以廷臣方交章論列不得已下九卿議罪侍郎蔣德璟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走為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乃會諸大臣議請坐失陷城塞律斬當僇屍上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七

傳諭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且臨戎二載屢奏捷功盡瘁殫身勤勞難泯特命昭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于夷陵 事 中熊汝霖爭之言楊嗣昌不罪盧象昇未褒殊挂天下忠義之氣且言為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為盜者給事中沈迅也為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余爵也為嗣昌援引遣襄藩之陷章賂陳新甲嫁禍郎撫袁繼威者今解任候代之朱一鶴也皆誤國之臣宜罪不聽 乙酉禱雨 丙申薊遼總督洪承疇會八鎮兵于甯遠去年秋大清兵圍錦州克城西九臺小凌河西岸二臺總督洪

承疇遣兵援之敗于黄土臺及松山杏山至是總兵祖大壽數出戰不利連章告急詔承疇及巡撫邱民仰帥宣府楊國柱大同王樸密雲唐通合曹變蛟白廣恩馬科吳三桂王廷臣八總兵軍十三萬馬四萬竝集甯遠先是松杏之敗洪承疇請解總兵劉肇基任代以王廷臣遣左光先西歸代以白廣恩又請十三萬之兵須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詔所司速措給之 丁酉逮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下獄上始終眷楊嗣昌因懋崇儉前在蜀撤兵早不與嗣昌犄角平賊逮至卒論死是月張獻忠分兵犯茶山應城遂攻隨州州嘗被賊

明通鑑卷八十七

毛

居民索然知州徐世溍預度賊必復至集士民誓以死守會歲大禱士多就食粥厥世溍嘆曰可使士以餒失禮乎出粟振之潰兵過隨索餉世溍單騎入見軍帥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殺我足矣請械我以見督師帥不能奪歛衆去比賊來犯世溍寢食南城譙樓曉夜固守告急于巡撫宋一鶴一鶴遣兵來援爲監司守承天者邀之去守月餘援盡力窮賊急攻南城而潛兵墮其北城以入世溍命子肇梁蕤印廨後勒馬巷戰矢貫頤耳鼻橫斷墜馬亂刀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罵賊將殺之呼州人告以蕤印所乃死世溍妾趙氏王氏及臧獲十

八人皆從死隨自十年七月陷及是再陷至七月復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後城中幾無孑遺云獻異此在州商城之後明史本傳特書于是年之三月其七月復陷及余塙之死並見傳中諸書不載今彙書之夏四月壬子

大清兵攻錦州距城三十里而營又分兵扼松杏援師之路時總兵祖大壽堅守不敢戰遣卒自城中逸出請援且戒援兵毋輕戰結車營以拒是時洪承疇方次甯遠俟餉未發遣兵護輜重于松山杏山 己未以總督三邊侍郎丁啟睿爲兵部尙書督師節制陝西河南四川湖廣江北諸軍故督師楊嗣昌薦也啟睿本不知兵

明通鑑卷八十七

天

爲督撫時奉督師期會無功過及擢督師任重不知所爲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荊州湖廣巡按汪承詔言大寇俱集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匿漢津船啟睿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門詬過內鄉長吏懼其擾亦不納軍行荒山間割馬羸燎以野草土啗不飽啟睿聞自成方圍開封有衆七十萬不敢援張獻忠在光山固始間少弱乃謀于諸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也遂檄左良玉破之于麻城斬首千三百開封日告急則曰我方有事于獻忠不及也 五月庚辰范復粹罷復粹代薛國觀爲首輔上召見廷臣語及福

王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上曰雖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不能對尋致仕去 釋前兵部尚書傅宗龍于獄命以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專討李自成代丁啟睿也時啟睿奉督師命仍督三邊軍務而啟睿畏自戍不敢擊初楊嗣昌死尚書陳新甲薦宗龍才上初不應既而曰宗龍樸忠吾以夙負任之宜盡死力至是釋之命討賊而啟睿聞宗龍為秦督遂乞改敕書令宗龍專勦自成宗龍既至陝與陝撫汪喬年議括關中兵餉以出而屬郡旱蝗已不能應宗龍握喬年手歎獻而別戊子祀地于北郊 壬辰以錦州被圍召廷臣議軍

明通鑑卷八十七

五

事時尚書陳新甲請分四道進兵洪承疇以兵分力弱議往返不決乃遣職方郎中張若麒赴軍前就承疇議之 是月李自成分兵犯南陽劇賊百餘人冒雨薄城知府顏日愉擊殺之幾盡餘賊乃退城獲全日愉手中一矢頭項被二刃死賊既不得志去乃縱掠旁近州縣張獻忠偽張左良玉旗幟入泌陽陷之知縣王自昌罵賊死再攻應山不克去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山東盜起時兩畿及各省連歲告災土賊蠶起給事中詹兆恒言燕齊二千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餉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急發京兵勦滅楚

豫之疆盡青燐白骨新徵舊通斷無從出乞多方蠲貸上並采納給事中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餓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臣自魚臺至南陽流寇殺戮村市為墟其他饑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為不流振捄安可不速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于野商嘆于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其效安在奈何使眾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又言臣抵宿遷見督漕臣史可法言及所在穀直翔貴河南石米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通朝議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鳳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于漕運大便上即命議行而是時山東盜李青山方熾運道為梗 秋七月己卯羅汝才與張獻忠不合走內鄉浙川合兵于李自成犯鄧州保定總督楊文岳率總兵官虎大威擊之戰三捷斬首七百餘級敵其渠二人賊遁去 壬寅洪承疇援錦州先是張若麒詣軍中見諸鎮兵大集團可立解密奏上聞而陳新甲復貽書趣進兵承疇不得已乃與邱民仰曹變蛟統兵救錦是日駐師松山 是月臨清運河水涸時運道自棗林牋湖師家莊頻年患淤淺遭歲大旱東平平陰肥城諸泉漸塞南旺湖淤臨清

河遂涸總督侍郎張國維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萊蕪甯陽汶上東平平陰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汝入運故運河得通今東平平陰肥城淤沙中斷請亟濬之報可時京師大疫詔設局給醫藥 張獻忠自應山攻鄖陽按察使高斗樞遣游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屢捷賊不敢犯光恩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斗樞察其誠招入鄖共城守斗樞善謀光恩善戰鄖城危而藜全賊去鄖陽尋陷鄖西 八月乙巳宣府總兵官楊國柱敗績死之先是承疇自松山議進兵國柱請先進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方陷伏中太息謂其下曰此吾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奮勇格鬥中矢死承疇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令與

山海總兵馬科等分營松山東西北三面曹變蛟營松

山之北乳峯山之西間列七營環以長濠躬自督兵據

松山城爲久拒計而是時杏山之餉不至塔山護餉之

兵復敗于筆架岡聞

太宗親統大軍將至利在速戰乃盡檄七營步兵背松

山城而陣辰畧三編松山杏山之捷統書于七月日中言七月二十八日壬寅明兵次松山越三日

甲辰楊國柱先進敗沒按新厓甲辰爲八月初一日蓋

目中漏去八月二字也今仍据明史本紀書于八月乙

巳 辛亥賜薛國觀死國觀被逮遷延久不至上月始

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屬吏國觀自度必不死至是日父監刑者至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昌時殺我乃就縊 辛酉重建太學成上親詣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癸亥 大清兵陳師于松山杏山間先是 太宗親率大兵利在速戰晝夜兼程疾馳六日至瑯松山而營時八鎮軍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餉道已絕甲子夜大同總兵王樸先遁總兵馬科李輔明及甯遠總兵吳三桂密雲總兵唐通遼東總兵白廣恩相繼走諸鎮兵皆潰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大清遣兵邀之塔山丙寅樸三桂率殘卒自杏山遁遇

大清兵于高橋伏四起盡殲其衆二人僅以身免是役

也承疇所統士卒十三萬先後失亡五萬餘人自是錦

州圍益急而松山被圍外援亦絕 是月總兵左良玉

敗張獻忠于信陽獻忠既敗鄖西羣盜附者萬計遂東

肆掠自瑪瑙山之敗獻忠心畏良玉及是屢破郡縣雖

小挫于麻城未暇遂有驕色再攻信陽良玉躡及之與

大戰斬其渠沙甲奪馬萬餘匹降賊數萬獻忠傷股乘

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五晝夜江溢道絕官軍不

能進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投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殺我礮子等勢復盛汝才卽賊中所稱曹操者少與自成同里閉汝才年長弟畜之後以穀城之役與獻忠爲唇齒獻忠浸陵折之舍之去遂投自成于鄧州請改事爲兄及獻忠敗于鄖陽其前茅入哨之兵無所歸自成又邀而取之附者日益衆有豫土寇號小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袁者名時中方窺鳳泗爲京軍及劉良佐之兵所敗乘風雨渡河其衆尙二十餘萬往投自成故是時自成之疆他寇皆不及也 九月丁丑陝西總督傅宗龍帥師次新蔡與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討李自成宗龍率秦兵賀人龍李國奇將之文岳率保兵虎大威將之共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于上流將趨汝甯已卯自成覘兩督兵至盡伏精銳于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向汝矣結浮橋將渡矣宗龍文岳會諸將兵竝進中途一騎馳而告曰賊畢渡矣或又告曰三分渡其二矣宗龍

文岳曰驅之走三十里至孟家庄人龍大威曰馬力乏矣詰朝而戰止兵爲營諸軍皆弛馬甲植戈鋌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于林中伏甲竝出搏官軍人龍有馬千騎不出國奇麾下兵迎擊之不勝秦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從之三帥師皆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攻其營諸軍燃大礮震死賊百餘賊引去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畫塹而守文岳兵宵潰其部將挾文岳騎而馳夜駐項城尋奔陳州宗龍復率秦兵立營于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尋檄人龍國奇還兵救二帥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

明通鑑卷八十七

四

死哉語其戲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決一死戰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召裨將李本實穿塹築壘以拒賊賊亦穿濠二重以圍之未幾食盡宗龍殺馬贏以餉軍旣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守八日矢石俱盡宗龍簡士卒夷傷之餘有衆六千夜半潛勒諸軍突賊營殺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諸軍戰且走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于門曰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今左右皆賊耳賊唾宗龍宗龍罵賊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爲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斷其耳

鼻死城下人龍國奇兵潰皆歸陝 甲申召周延儒賀
逢聖復入閣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羅喻
義既陷錢謙益遂讐東材入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
奇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
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竝以媚
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溥
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
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逆案中舊輔馮銓復
助爲謀會上亦頗思舊臣而國觀適敗因與賀逢聖復
召入閣溥等要以數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

明通鑑卷八十七

五

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
戶蠲民間積逋凡遭兵荒諸州縣減見年兩稅蘇松常
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召還言事遷謫
諸臣李清等上皆忻然從其請尊禮之特重明年歲旦
朝會上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然延儒
實庸駑無材畧且性貪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爲奸
利給事中章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
格君心毋緣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
祿私親暱語皆風刺延儒延儒不悅 辛卯封皇子慈
炯爲王先是上諭禮臣曰朕第三子慈炯年已十齡敬

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服而會典開載
年二十五始行冠禮十齡受封加冠二禮竝行可乎
于是禮臣厯考典故參稽經傳以奏乃冊封爲定王選
新進士爲檢討國子助教等官爲待詔充講讀官以中
書舍人充侍書仍俟至十二歲始行冠禮 壬辰賊屠
項城及商水扶溝 戊戌李自成羅汝才陷葉縣副將
劉國能方守葉國能爲盜時與自成汝才等約爲兄弟
及國能歸正自成等深恨之圍其城四面力攻國能不
能支城遂陷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
國能瞋目罵曰我初與若爲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

明通鑑卷八十七

五

遂殺之知縣張我翼亦死上聞項城葉縣相繼陷宗龍敗
沒嘆曰若宗龍可謂樸忠矣贈官賜祭葬予謚忠壯國
能亦贈卹如制尋擢秦撫汪喬年爲兵部右侍郎代宗
龍越出關討賊時關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曰兵疲
糧乏當方張之寇吾出如以肉餒虎耳然不可不一出
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率賀人
龍等出關 是月張獻忠復合于革左諸賊趨英霍間
官軍擊敗于英山之望雲寨 起侍郎劉宗周爲吏部
左侍郎時吏左缺廷推不稱旨臨朝而嘆謂宗周清正
敢言遂以命之宗周于道中進三劄曰明聖學以端治

本躬聖學以建治要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優詔答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遣中官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官周遇吉黃得功合援河南元斌駐歸德留四旬不進 十一月丙子李自成陷南陽初參議艾毓初分守南陽賊至與知府顏日愉禦却之至是自成用其軍師宋獻策計欲取南陽以圖關中復率大衆來犯總兵猛如虎從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因與毓初堅守賊攻入南門會總督楊文岳援軍至賊引退文岳去賊復攻之如虎馮城戰殺賊數千食盡援絕城乃陷如虎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面叩頭謝自稱力竭遂遇害唐王聿鎮被殺聿鎮者聿鍵弟也毓初題詩城樓自縊死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教諭李獻吉訓導楊氣開俱死之又有副總兵劉光祚自項城來唐王邀與共守城陷亦死之後光祚佐守南陽死事見明史猛如虎附傳中而三編所記南陽殉難諸臣獨遺之蓋三編據明史忠義傳而傳中以光祚見附傳故不具三編日中因失賊遂縱兵覆所屬州縣攻陷鄧州知州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戶余承蔭李錫諸生丁一統張五美王鍾王子章海寬傅彥皆抗節死鎮平知縣鍾其碩典史杜日秦南召知縣尙用光內鄉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醇主簿江朝瀛典史惠永貞皆殉城死泌

陽知縣姚昌祚代王自昌見上甫蒞任泌陽再陷昌祚手斬數賊力屈與主簿熊天倫典史雷晉進武職王衍范錢繼功海成俱死之昌祚子在紳兄子在鈞皆同殉天倫亦全家死焉舞陽知縣潘宏聞賊將至集士民拒守諸生慮賊屠城請委曲紓禍宏叱之去賊薄城發礮擊之多斃有小校善射屢却賊諸生潛遣人約降賊復至宏作告先聖文自誓必死諸生潛開門縛宏以獻賊索印宏不予脅降怒罵不屈乃支解之子澄瀾痛憤大哭投井死舞陽諸生陳豫抱母段氏早寡撫豫抱及其弟豫養豫懷皆為諸生至是城陷母先赴井三子從之

明通鑑卷八十七

三

豫抱妻黃攜其子默通豫養妻馬攜子默恒默言俱從之三世九人同時殉節唐縣許曰琮避居南山賊徵之不出脅以死鑄其背曰誓不從賊遂嘔血死內鄉許宣及二弟宋官聞賊陷鄧州兄弟結里中壯士直入其城禽偽官堅守內鄉之許家寨賊怒攻破之宋從母常氏先投井死宣官皆誓賊被殺官妻鍾宋妻陳竝自經其妹亦罵賊被殺時稱許氏七烈云 十二月甲子前江西巡撫解學龍少詹事黃道周謫戍是年秋決刑部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

而有建言蒙倖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是月李自成乘勝將復窺開封連陷其所屬許州禹州陳留通許尉氏洧川鄆陵臨潁長葛新鄭汜水十餘城于是許州知州王應翼與其子國及都司張守正舉人魏完真諸生李光閻李文鵬王應鵬皆死之陳留典史邵大濟訓導楊道升同殉城死鄉官劉文耀方擢鞏縣教諭未任以

明通鑑卷八十七

堯

事赴開封道于陳留遂還家遇賊罵不屈與子福穎俱死之通許知縣費曾謀甫蒞任四旬賊猝至抱印投井死尉氏知縣楊一鵬蒞任數月政聲四起城破罵賊死洧川知縣柴薦禔亦死之鄆陵知縣劉振之方賊至有奸人素通賊倡言鄆陵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舉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公言是也振之乃與集吏民共守賊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賊索印不予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亂刃交下乃死邦舉被執自成欲降之罵曰朝廷臣子豈爲賊用賊抉其舌含血噴之遂遇害臨潁千總賈蔭序長葛教諭歐陽植典

史杜復春舉人孟良屏諸生張範孔新鄭知縣劉孔輝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等俱死難禹州故有徽王府嘉靖時王載瑜有罪爵除其支屬延津郡王等皆在禹僉事李乘雲駐焉賊寇州城乘雲誓死固守賊多斃于礮俄以十萬衆攀堞登執乘雲使跪乘雲怒叱賊賊捥而杖之大罵不絕聲縛諸樹攢射之罵不已斷其舌亂刃交下而死延津郡王等同遇害商水再陷前後知縣王化行姚文衡鄉官張質皆死之賊遂攻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駐兵城中開封周邸所在圖書文物之盛甲他藩自成必欲得之乃大集其衆再圍之名衡

明通鑑卷八十七

單

等力拒賊而永福射自成中目礮殪其渠數人自成益怒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頰頰得一甄卽歸營卧後者必斬取甄已卽穿穴穴成初僅容一人漸至百十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絙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用毒穢灌之多死賊乃卽城壞處用火攻法實葯囊中火燃葯發當者輒糜碎名曰放进攻久之城半圯賊用放進法以攻鐵騎數千馳譟伺城頽卽擁入城故宋汴都金南遷時所重築也厚數丈土堅火外擊賊騎多礮自成始駭而去是歲張獻忠自四川

突湖廣亦擾河南及信陽之敗窮竄而之江北江北賊賀一龍左金王等據英霍二山相為聲援而河南北土賊袁時中李際遇陝西土賊竇開遠等亦復大熾所在官民被害者甚眾其可紀者應天則援勦副將戴國柱率兵援淮徐與賊戰于徐州力屈死參將張寶山守桐城戰輒有功擊賊于魯瑛山中伏死參將古道行擊袁時中于睢甯之雙溝没于陣英山知縣高在崙冒矢石擊賊多死者賊來益眾被執不屈死潛山知縣李孕嘉典史沈所安同殉城死徐州鄉官故順天京衛經歷滕九萇沛縣布衣張鳳世霍山布衣宋貞及吳時道張大

明通鑑卷八十七

聖

翼胡懷信時際順俱遇害河南則汝州指揮錢繼美吏

目朱任卿百戶梁翰成諸生王賜布衣朱續川

汝州知州錢祚徵已據明史本傳系之正月而正月汝州之役乃李自成所犯而祚徵傳所載無指揮錢繼美等同殉之事疑前後事非同時也三編目中亦

據是年死事之人彙書之故其日月多不具云 魯山

舉人袁象斗陳州指揮孫紹武與其子璉登封知縣鄒

廷誨靈寶知縣朱挺指揮許佳允伊陽訓導任中蛟俱

先後死先是賊寇陝西則涇化諸生葛竹溪環縣諸生

曹天心四川則巴州同知張連曜德陽知縣龔之安墊

江知縣荆偉成都鄉官周敏中等湖廣則興山典史張

達益陽貢生潘若洙弟若鴻諸生溫昆來鍾鳴謙等並

先後殉節而總兵賀人龍子大明擊賊于靈寶山中石阡推官余士泰上計次襄陽亦皆死于賊云陝異以上而三編多據明史忠義傳其錢祚徵余靖二人已見前故不具

明通鑑卷八十七

聖

明通鑑卷八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八 元武敦崇
盡一年

莊烈皇帝

崇禎十五年春正月癸未起孫傳庭復為兵部侍郎令督京軍援開封上御文華殿召對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上嗟嘆久之比至開封圍已解 乙酉保督楊文岳援開封賊已去南陷襄城殺知縣曹思正訓導張信典史趙鳳豸寄輜重焉復攻西華知縣劉伯驂登陣死守賊驅其下為十覆迭攻之城陷伯驂懷印投井

明通鑑卷八十八

死時陝督汪喬年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出潼關會賊遣其黨據臨潁總兵左良玉破而屠之自成怒轉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賊圍之文岳會督師丁啟睿及總兵虎大威之師往救相持十晝夜未決喬年方出關與諸將議所向曰鄆城危在旦夕吾趨鄆城賊方銳難與爭鋒襄城距鄆僅四舍賊老若成在吾舍鄆而以精銳攻其必救賊必還兵則鄆城解矣鄆城解我擊其前良玉乘其背賊可大破也諸將皆曰善乃留步兵火器于洛陽簡精銳萬人兼程進次郊縣襄城諸生張永祺等導喬年入城 戊子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通賦

是月山東盜平初上以山東之亂改總河張國維為兵部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賊首李青山擁眾數萬據梁山灤遣其黨分扼韓庄等八插尋舊輔周延儒赴召青山謁之言率眾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逼臨清國維統所部兵擊之會京營總兵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破賊鳳陽旋師過山東至是合擊之于壽張追至東平殲其眾殆盡青山降獻俘于朝磔諸市 召前刑部尚書鄭三俊復其官劉澤深以去年十二月卒起三俊代之 二月

戊申振山東就撫亂民 癸丑陝西總督汪喬年次師襄城賊果解鄆城圍以數十萬眾來攻喬年亟勒兵駐城外分遣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分三路駐城東四十里比賊至三帥未陣而奔副將馬名廉戰沒 取選據明
史喬年傳 記死事諸臣云有馬帥某者失其名 三編所載名廉者即其人也今據增 軍大潰喬年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入城守賊穴城實火藥轟城城遂裂喬年穿阱隨賊所鑿以長矛刺之賊死甚眾閱五晝夜守具皆盡望良玉來援竟不至丁巳賊攻之急礮擊喬年坐轟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守益固及城陷巷戰手刃三賊自刎不殊為賊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

明通鑑卷八十八

是月山東盜平初上以山東之亂改總河張國維為兵部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賊首李青山擁眾數萬據梁山灤遣其黨分扼韓庄等八插尋舊輔周延儒赴召青山謁之言率眾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逼臨清國維統所部兵擊之會京營總兵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破賊鳳陽旋師過山東至是合擊之于壽張追至東平殲其眾殆盡青山降獻俘于朝磔諸市 召前刑部尚書鄭三俊復其官劉澤深以去年十二月卒起三俊代之 二月戊申振山東就撫亂民 癸丑陝西總督汪喬年次師襄城賊果解鄆城圍以數十萬眾來攻喬年亟勒兵駐城外分遣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分三路駐城東四十里比賊至三帥未陣而奔副將馬名廉戰沒 取選據明
史喬年傳 記死事諸臣云有馬帥某者失其名 三編所載名廉者即其人也今據增 軍大潰喬年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入城守賊穴城實火藥轟城城遂裂喬年穿阱隨賊所鑿以長矛刺之賊死甚眾閱五晝夜守具皆盡望良玉來援竟不至丁巳賊攻之急礮擊喬年坐轟雉堞盡碎左右環泣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守益固及城陷巷戰手刃三賊自刎不殊為賊所執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

襄城人建祠祀焉副將張國欽張一貫黨威李萬慶及
 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同死之兆祿材官李可從衛兆
 祿不克亦死之萬慶卽十三家降渠射場天也自成怒
 張永祺開城迎喬年索之不得屠其族剝刑諸生劉漢
 臣等百九十人又異喬年死事据明史本紀在是年二
 正月至襄城二月被圍城陷死故三編亦据之若紀事
 本末及綴寇紀畧則皆書于十四年之冬而紀畧言
 自成既陷襄城遂乘勝攻南陽然南陽之役在去年十
 一月若据所記則先陷襄城後陷南陽又在十一月以
 前矣史稿記襄城之陷于十四年十一月戰沒事聞方命
 事本末也攷傳宗龍以去年九月中旬戰沒事聞方命
 喬年出關討賊則喬年之奉詔已在十月冬月間而自
 成方圍南陽喬年並無赴援之事是喬年出關必歲暮
 正月初時明矣且明史本傳所記喬年入襄城在二月二
 日城陷在二十七日核與本紀所記丁巳僅相差十日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三

然其事同在是年之二月固不誤也今日仍据明史
 本紀書之而增詳于此。又按李可從衛兆祿不克死
 之並見全氏二曲先生初喬年撫陝屬米脂知縣邊大
 受受三編發自成先冢大受詞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榜
 治之言去縣二百里爲李氏村在亂山中凡十六冢環
 而葬中其始祖也相傳壙中有鐵燈檠鐵燈不滅李氏
 興如其言發之螻螳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黃
 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
 日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顛
 骨腊蛇以聞焚其餘雜以穢弃之自成聞之嚙齒大恨
 曰吾必致死于喬年至是喬年之遇害獨酷云 戊午

大清兵克松山先是松山圍久上命順天巡撫楊繩武
 督師救洪承疇又代以兵部侍郎范志完皆歛兵不敢
 出副將焦埏赴援甫出山海關卽敗沒轉餉路俱絕闔
 城食盡副將夏成德遣子爲質約期爲內應
 大清兵至期攻之城遂下巡撫邱民仰及總兵官曹變
 蛟王廷臣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副將江翥饒勳朱
 文德等皆死之承疇及祖大樂被執卽中張若麒逃從
 海上蕩漁舟奔還承疇遂降于
 大清事聞或傳承疇已死上震悼甚命設壇都城賜承
 疇祭十六民仰六尋救建祠都城將親臨賜祭聞承疇

明通鑑卷八十八

四

降乃止 是月以孫傳庭總督三邊軍務代汪喬年也
 李自成自襄城去復由西華攻陳州僉事關永傑與
 知州侯君擢鄉官前戶部主事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
 率士民分堞守賊遣使說降斬其頭懸之城上賊怒攻
 破之永傑格鬥不支中亂刃死君擢身先士卒運木石
 擊賊多死者城破被執罵不絕口死泌之用鐵杖斃賊
 數人自刎死受爵擊殺數賊被執大罵死守備張鷹揚
 力戰亦被禽不屈死有龔作梅者年十七父母俱殞
 于舍賊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賊遂自陳州分部犯
 睢州州缺正官通政使李慶辰方家居卽乘城禦賊無

何賊從他門入擁蓐辰見羅汝才汝才問所欲曰我大臣但欲死耳汝才遣其客說降且進之酒蓐辰覆杯于地太息起扼吭而卒其妻王氏方病聞之不食死里居太平知府杜時髦亦死尋陷太康甯陵考城太康知縣魏令望里居僉都御史張維世富平知縣馮正吉皆死之維世妻李氏子正誼孫昱正吉妻任氏子昌辰俱殉焉賊乃悉眾攻歸德推官王世琇遷工部主事將行僚屬邀共守慨然曰久官于此臨難而去之非義也遂與副使蔡鳳僉事吳汝琦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里居尙書周士樸等誓眾堅

明通鑑卷八十八

五

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邱其子方夏率家眾斬關出傷守者眾遂亂賊乘之入鳳汝琦世琇則孔及指揮賈之瑄並遇害則孔之妻女殉之之瑄妻許氏抱二女投井死一源分守北門殺賊多城陷巷戰死之以樟中賊刃久而復甦妻張氏及子女僕從皆死以樟竟獲免世英持刀罵賊死于明倫堂妻石氏亦自刎士樸及工部郎中沈試大學士鯉孫也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光祿署丞侯執中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霖吳伯允周士美官生沈泌侯駿貢生侯恒沈誠周士貴國學生侯棕沈侗諸生吳伯裔張渭劉伯愚

等皆死而作霖伯允伯裔渭伯愚五人皆郡中名士也效異明史本紀書三月陷陳州辛卯陷睢州丙申陷歸德而據列傳及三編目中俱系之二月殺寇紀畧則云歸德以二月二十七日陷以攻陷之次第攷之則先陷陳睢再陷歸德本紀蓋據奏報月日耳今據三編書于是月陷 戶部尙書李待問罷以待郎傅淑訓代之三月丁丑魏照乘罷照乘在閣四年庸碌無所見御史徐殿臣劾其曠妾弃妻縱婿為奸諸醜迹照乘力辨之御史劉之勃謂大臣不當爭辨上責其妄議而照乘內不自安遂引疾去 己卯祖大壽以錦州降于大清松山既下甯遠關門勁旅潰喪錦州城中糧亦盡人相食大壽戰守計窮遣人投軍門乞降

明通鑑卷八十八

六

大清遂下錦州 壬辰封皇子慈炤為永王 是春江北賊陷含山和州先是張獻忠合于革左二賊出入英霍山中遂陷亳州知州何變以居民逃竄城不能守為賊執欲降之不屈斷足剖胷而死縣首市上三日耳鼻猶動賊遂流擾霍邱知縣左相申巡檢吳某死之至靈壁知縣唐良銳死之至盱眙主簿胡淵死之以上皆去年事至 是江北之賊合攻含山和州陷之南京戒嚴 京軍總兵官孫應元擊賊于羅山孤軍無援遂陳沒應元善戰在行間功最多與黃得功偕應元既沒得功勛益顯 夏四月癸亥李自成復圍開封自成再攻開封不克賊

被剝懼而逃者數千人自成乃下令勿攻設長圍為久持計詔孫傳庭亟出關赴援 乙丑謝陞罷初

大清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

上和以紓患私言于傳宗龍宗龍出都以語陞陞後見

松錦圍久不解述宗龍之言于上上召新甲詰責新甲

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亦可恃上嘿然尋諭新

甲密圖之乃遣職方郎中馬紹愉奉書議和

太宗文皇帝報書許之以書授紹愉遣人護送抵連山

紹愉未至而陞昌言于朝房謂給事中方士亮倪仁禎

等曰議和事諸君不必言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又言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七

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上太用聰明致天下事壞士亮

等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及同官廖國遴等

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復繼言之疏數

十上上大怒削陞籍 是月獻賊攻廬州先是三月間

賊攻舒城舒城令以憂去鄉官故編修胡守恒與游擊

孔廷訓督兵民共守廷訓縱所部浮掠舒人逐之廷訓

怒而降賊教以衝棚穴城穿數處守恒督守堙者塞之

賊射書約降守恒燔諸堞及城破降卒執守恒以獻賊

縱守恒腹以矛中數十創而死遂攻六安有川將覃世

勛亦通賊城遂陷遣其黨分掠旁邑游騎直抵廬州城

下 五月己巳孫傳庭入關首誅賀人龍人龍兵潰再

逃陣失主帥且其家在米脂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

賊中時上密授意傳庭誅之傳庭在道伴為之請曰人

龍臣舊將願賞其罪俾從臣自效上若不得已許之及

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乃大集諸將縛人龍

坐之麾下數其罪謂其開封噪歸猛如虎以孤軍失利

而獻曹出柙也又謂其遇敵先潰新蔡襄城連喪二督

也趣即斬之諸將莫不震懼初傳庭召對謂得精銳五

千人可以平賊既西行偵汴事者報賊棋置數十營望

塵莫見其際乃圖上方畧請練兵二萬餉百萬上以其

明通鑑卷八十八

八

與面奏不符責令練所發兵足餉一月即卷甲出關毋

逗撓取咎傳庭不得已乃議出師 甲戌張獻忠陷廬

州先是賊陷舒城改為得勝州據之遂自六安薄廬州

知府鄭履祥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

貴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

蘅貧戾民不附賊謀滿城中不能知會提學御史徐之

垣以試士至獻賊遣其徒偽為諸生襲儒冠以入夜舉

礮城中大擾之垣如蘅履祥登貴並縋城走興基時守

水西門聞變挺刃下戍樓與門斬數人被剝死元綬楷

守南薰門竝殉難之璞守東門巷戰死 丁亥王樸奔

市時論松山失事以樸先逃下法司會鞫擬罪而吳三桂仍鎮山海加提督銜寘不問御史郝晉言六鎮罪同皆宜死三桂實遼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尙書陳新甲覆議請獨斬樸勒馬科軍令狀再失機卽斬決三桂失地應斬念守甯遠功與李輔明白廣恩唐通貶秩充爲事官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 六月戊申賀逢聖罷逢聖與周延儒同再召上待之不如延儒及是逢聖予告歸宴餞便殿感泣大哭伏地不能起上亦爲之洗瀾動容 癸丑張四知罷 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 己未以詹事蔣德璟黃

明通鑑卷八十八 九

景昉戎政侍郎吳牲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先是命會推閣臣吏部尙書李日宣等以德璟景昉倪元璐劉宗周及牲諸人名上上令再推數人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致大理寺卿張三謨預焉大僚不獲推者爲流言入內卽二十四氣上深惑之召日宣及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御中極殿召諸臣奏對致陳九邊形勢甚辨上惡其下進叱之乃命德璟景昉牲入閣牲之柄用周延儒與有力焉延儒再相逆案故輔馮銓頗助爲謀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資振饑屬撫按題叙延儒擬優旨下戶部公議大

沸延儒患之兵部侍郎馮元勳與牲善因說延儒援牲共爲銓地牲旣入閣延儒語銓事牲唯唯退召戶部主議者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爲牲紿于是兩人遂有郤 庚申釋故尙書侯恂于獄令督左良玉軍援開封先是四月李自成再圍開封良玉以兵往救戰不利監軍主事余爵被執罵賊死從子敦華同遇害良玉遂引兵去開封圍久不解廷議以良玉軍無鬥志而恂故遇良玉有恩乃命恂代楊文岳爲總督合督師丁啟睿之兵馳援汴急又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軍以激厲之 壬戌下吏部尙書李日宣等六人于獄

明通鑑卷八十八 十

上以會推閣臣不稱旨責日宣等回奏奏上怒不解復御中左門召日宣對狀次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及房可壯宋致張三謨上詰日宣曰汝嘗言秉公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臣等嘗劾之然推舉事實無所徇日宣復爲致等三人解上愈怒立命錦衣逮日宣等六人竝褫冠帶就執時日宣所推蔣德璟等多採人望中外稱公然周延儒頗有所參預致之得預再推延儒實主之延儒客盛順嘗爲浙江巡撫熊奮渭管內召果推南京戶部侍郎致父繼登官浙江右參政知其事遂深信順順爲致營推舉于延儒甚

力而日宣不知也上入蜚語惡日宣特甚詰責聲甚厲侍臣皆股栗失色德璟與黃景昉叩頭辭新命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延儒等亦乞上優容之皆不許遂下刑部獄廷臣交章申救不納上疑日宣未就獄責刑部臣尅期三日定讞侍郎惠世揚徐石麒擬予輕比上大怒革世揚職鑄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日宣等無私陛下欲重其罪刑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日宣正宸煊成邊可壯攻三謨等削籍 是月總兵許定國援開封率山西軍次沁水一夕潰去甯武兵亦潰于懷慶卒不赴時楊

明通鑑卷八十八

十一

文岳未受代仍統所部會丁啟睿于是左良玉及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四鎮軍同會師于朱仙鎮 是夏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討張獻忠先是獻賊陷廬州連陷無為廬江演水師于巢湖孫應元既沒中官盧九德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擊賊于峽山再戰敗績得功退屯定遠江南大震方周延儒之再召也逆案阮大鍼輦金錢要之維揚求前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鍼沈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諾至是鳳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衮薦士英知兵延儒力贊之遂有

是命 秋七月己巳朔官軍潰于朱仙鎮時賊營于西官軍營于北左良玉見賊勢盛欲拔營遁乘夜縱其軍突諸營諸營驚潰良玉軍掠諸營馬贏以去于是四鎮兵悉奔丁啟睿楊文岳走汝甯獨副將姜名武一軍堅壁不動侵晨自成擁眾大至名武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力竭被執大罵為賊磔死賊乃往追良玉軍自成戒其眾毋疾追俟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而賊已繞出其前傍溪谷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百里自成親率眾遮其後良玉扼于塹不得進諸軍相率下馬欲渡賊追者諫而至良玉兵大亂自相蹂踐

明通鑑卷八十八

十二

仆谿谷中後人趾乘前人之顛以過棄馬驟萬匹器械無算監軍僉事任棟沒于陣良玉遂走襄陽時侯恂尚未至軍上聞援軍屢潰怒甚褫啟睿文岳職逮治許定國誅楊德政詔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會恂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上終不能罪也 八月庚戌安慶兵變殺都指揮徐良憲巡撫徐世廕討定之 乙丑釋黃道周于戍所復其官道周戍已經年一日上御經筵召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又言溥已死采亦未竟其用上曰亦不免偏時周延儒以楊嗣昌已前死而已方再入相

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上嘿然蔣德璟吳牲亦以爲言且述其清苦上微頷之明日卽有是命道周旣還召見因泣曰臣不自意今日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願乞假歸許之 丁卯下陳新甲于獄先是松錦之失張若麒逃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不從新甲雖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爲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言者攻之皆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亾相繼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沒賊勢愈張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三

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輒慰留之至是上特惡其洩機事遂下吏初上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證一日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會新甲視事去寘其書几上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鈔傳于是道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上愠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令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上益怒言官復相繼劾之遂逮付刑部獄而和議亦中罷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等營救于刑部侍郎徐

石麒拒不納輔臣周延儒陳演亦于上前力救且曰國法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上曰它且勿論修辱我親藩不甚于薄城邪遂斬新甲于市新甲爲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上頗倚之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上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慚而退是月改刑部尙書鄭三俊于吏部召前南京尙書范景文代之劉宗周召爲吏部侍郎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始受事 九月壬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時諸援軍潰于朱仙鎮上乃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救開封城被圍久食盡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

明通鑑卷八十八

古

福等猶固守澤清兵抵河北朱家寨將士不敢進澤清曰我以兵五千南渡依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連大堤築甬道輸河北之粟以餉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也皆曰善乃分兵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後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去賊圍開封者三所損傷多積憤誓必拔之圍半年師老糧匱欲引黃河水灌之以城中子女貨寶猶豫不決聞秦督孫傳庭已率兵出關恐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請決河以灌賊者名衡然之周王恭枏募民築羊馬牆堅厚如高岸賊營直傅大堤河決賊可盡城中無虞方鑿朱家寨口

賊已知移營高阜具藤艘巨筏亦驅掠民夫數萬決河灌城會大雨連旬黃流驟漲癸未河決汴梁城圯丁夫荷鋪者隨堤漂沒十數萬賊亦沈萬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奔聲如雷名衡永福乘小舟至城頭周王率宮眷及甯陽諸郡王避水棲城樓坐雨絕食者七日後得舟乃從城上泛舟出同知蘇茂灼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竝溺死賊浮艦入城遺民俱盡無所掠乃拔營而西城初圍時百萬戶後饑疫死者十二三汴城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艷之至是盡沒于水得脫者不及二萬人上聞痛悼猶念諸臣堅守勞命叙功加名衡兵部

明通鑑卷八十八

五

右侍郎名衡辭以疾卽擢監軍御史王漢代之漢自關封夜渡河逐賊不利守備李日舒沒于陣諸軍殊死戰賊敗追至朱仙鎮連戰皆捷遂以代名衡 己丑孫傳庭帥師赴河南 辛卯鳳陽總兵官黃得功等擊張獻忠于潛山大敗之得功護鳳陽陵駐定遠時馬士英未至軍賊悉眾攻桐城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得功與總兵劉良佐合兵擊之于鮑家嶺賊敗遁追至潛山禽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鷄子王興國三鷄子者獻忠養子號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自奮與賊轉戰十餘日所殺傷獨多賊大颯于是賊渠賀一龍等皆奔獻忠

北投李自成而河南賊袁時中方寇潁州官軍聞警卽移兵勦時中獻忠收餘眾襲陷太湖參將邱壯猷戰沒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竝死焉方賊掠入境知縣李盛英與守備徐際相禦之許家寨皆力戰死獻忠勢復振湖知縣楊春芳以下四人三編據之又于質實附載李盛英徐際相二人戰沒于許家寨云見一統志證之殉節錄二人同賜諡烈愍性錄言李盛英太湖知縣而是時太湖知縣係楊春芳疑盛英或前任或後任先後戰死月日無可攷今據質實增是月擢漕運侍郎張國維爲兵部尙書代陳新甲也國維定戰守賞罰格又列上嚴世職酌推陞慎咨題等七事皆報可會開封陷條上防河數策上亦納之

明通鑑卷八十八

六

冬十月辛酉秦督孫傳庭敗績于邠縣傳廷日夜治軍爲平賊計詔屢趣之出關乃率兵抵潼關大雨連旬開封告陷傳庭入河南遂趨南陽時李自成西行逆秦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分布諸將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佯北以誘賊賊奔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鬥傑等突起翼之勦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級追三十里至邠縣賊弃甲仗軍資于道秦兵趨利賊覘官兵驚反兵乘之官兵大潰副將孫枝秀躍馬以追擊殺賊騎數十賊因圍之馳突不得出馬蹶被執植立不撓以刃臨之瞠目不荅一人

曰此孫副將也遂殺之參將黑尙仁亦被執不屈死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沒者張映奎李栖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傳庭走鞏縣退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敗也 是月李自成復陷南陽知府邱懋素罵賊全家被害賊屠其城過扶溝衆議城守舉人劉恩澤初嘗以策干當事多見用縣令駭不解事恩澤痛哭曰吾不幸從木偶人死自題樓壁曰千古綱常事男兒肯讓人明日城陷擲樓下以死版黑扶溝劉恩澤殉難事素之下三編記南陽以下見明史忠義傳系之邱懋殉難者遺之今據傳增 十一月丁卯援汴總兵劉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七

超據永城反初超爲四川遵義總兵嘗從川貴督撫討賊忽上書陳功簿意頗鞅鞅遂坐怨望奪職數求復官不得會李自成圍開封超請招降土寇協擊之乃起超保定總兵令率兵赴援超憚不敢行同縣御史魏景琦方家居見超日與土寇相往來未嘗與自成一戰詆爲通賊超怒愬之舉人喬明楷明楷復譙之超大憤殺景琦一家三十餘人竝殺明楷而反巡撫王漢謀執超揚言招撫分兵伏城下而獨與諸將數騎入超先發殺漢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格鬥死有馬魁者負漢尸奪路以出聞于朝詔鳳督馬士英太監盧九德總兵

陳永福討之超據永城城中先以禦賊故屯糧積芻製火礮至是盡爲超有官兵連戰不克築長圍困之 庚午發帑振開封被難宗室兵民 壬申

大清兵分道入塞薊州告急是時關內外竝建二督又分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甯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甯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置防兵益衆而事權不一薊督張福臻尤昏庸給事中方士亮劾之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于是召還福臻令遼督范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

明通鑑卷八十八

八

許上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始以趙光抃任之而大清兵已自牆子嶺青山口等處入京師戒嚴命勲臣分守九門中官王承恩督察城守詔舉堪督師大將者戊寅徵諸鎮入援庚辰

大清兵克薊州時援軍漸至皆畏怯觀望不敢戰大清兵乘勝分趨真定河間等府 戊子張獻忠陷無爲 己丑遼督范志完入援時

大兵南下兵部劾志完疎防上以敵兵未退責令戴罪立功然志完無謀畧怯甚不敢一戰所在州縣先後覆沒 閏月新歷是年閏九月 壬寅

大清兵自河間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遂乘勝抵山東
下臨清諸州縣 癸卯下詔罪已求直言 丁巳起廢
將 是月李自成陷汝甯自朱仙鎮之潰保督楊文岳
侯代未行仍督總兵虎大威守汝甯至是賊以數萬眾
來攻老回回馬守應革裏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爭世
王劉希光亂世王蘭養成等皆已歸自成引其眾畢會
壓城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
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
百賊奪其馬驟悉眾攻文岳軍文岳部將甄奇傑者稱
驍勇前從擊賊已戰死所恃惟大威俄大威中微死守

明通鑑卷八十八

九

備蔡浩父子指揮熊應呂梅振英張鴻光俱沒于陣文
岳益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為通判朱國寶總將
士入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掖文岳貞會登城賊
四面環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堵牆而立城上矢礮播
石雨集賊死傷山積而攻不休一鼓百道竝登執文岳
及世琮國寶悌名聖殺汝陽知縣文師頤于城上游擊
朱崇祖指揮張國正千戶劉懋勳楊紹祖袁永基同子
世蔭百戶葉榮蔭張承德李衍壽閻宗國竝奮力巷戰
死汝為聞變投水死歲貢生林景陽國學生趙得庚楊
道臨等諸生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李士諤等皆死賊

擁文岳見自成大罵賊怒縛之城南三里鋪大礮擊之
洞胸糜骨死士民屠慘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貞會執
去不知所終崇王由橫崇世子諸郡王皆擄以行世琮
先為汝甯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為動時號王鐵耳
國寶蒞任甫三日皆及于難而崇祖妻孫氏永基妻王
氏皆殉焉賊破汝甯遂走確山信陽泌陽遣其黨賀一
龍等掠地上蔡知縣官篆出禦之與鄉勇馬天祥李和
中王維新曾耀俱陣死 改刑部尚書范景文于工部
時景文尚未任也景文既調以刑部左侍郎徐石麒陞
任代之 十二月丙寅朔廷杖給事中姜採行人司副

明通鑑卷八十八

十

熊開元于午門皆繫獄初周延儒再相頗力矯其前所
為廣引清流于是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
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多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
張國維徐石麒等皆布滿九列又請釋黃道周于戍所
復其官言路亦得發舒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
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時適下詔戒諭百官責
言路尤至採疑上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重故
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敢謂盡無
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
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恐言者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

尊之怒箝言官之口人皆暗然緘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是時上方憂勞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採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上者上遂大怒曰採敢詰問詔旨貌玩特甚立下詔獄拷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上曰採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屢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而同時有熊開元者亦奉詔下錦衣衛獄開元初以給事中左降淹久不遷頗缺望詣延儒訴已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京師戒嚴上下詔求言凡官民陳事者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屢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主

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上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上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上曰其故安在對曰今所謀畫惟兵食賊寇不揣其本而未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數十人皆庸人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上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爲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頌目延儒延儒跪謝上曰天下不治皆朕過于

卿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歛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繫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上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爲辨解上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贖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贖陰令吳昌時等沮之及奏上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上大怒令錦衣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上益怒密旨下養性令潛斃採及開元于獄養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主

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已而語洩有奏之上者請並誅養性養性大懼上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採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尙書徐石麒等擬採成開元贖徒上責以徇情執法令對狀奪石麒官而逮採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採已死採弟垓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致異姜熊二事見明史本傳三編系之閏十一月據下錦衣衛獄也此獄始下錦衣劉宗周率廷臣力爭之上怒乃移之刑部而先予廷杖也劉宗周以十二月削籍而徐石麒亦奪官皆以論救二人予輕比故也宗周論救明史本傳特書于閏月之晦而開元傳特書二人廷杖于十二月之朔兩傳相校其因宗周論救及石麒擬輕比而杖之

明矣今統系之 己巳李自成陷襄陽先是左良玉自十二月朔下 朱仙鎮南濱退屯襄陽大治戰艦于樊城驅襄陽一郡人以資軍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親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自成角自成乘勝攻良玉趨白馬渡良玉移營南岸結水寨相持扼之淺洲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過良玉乃拔營宵遁引舟師南下走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至山谷多爲土寇所害驛傳道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貲竝及其子女時士民畏良玉兵甚于賊賊旣得渡遂

明通鑑卷八十八

三

長驅犯襄陽官吏皆先遁賊入城鄉官故羅平知縣蔡思繩故福建通判宋大勛殉節死賊分兵寇宣城知縣陳美固守八晝夜城陷抗罵不已爲賊磔死訓導田世福亦死之寇棗陽知縣郭裕發礮石擊傷多賊憤攻益力城陷身被數槊大罵賊支解之闔門遇害寇光化甫海城知縣萬敬宗遂自盡賊義之城獲全鄉官故長蘆鹽運使韓應龍自縊死寇穀城知縣周建中死之寇均州知州胡承熙被執不屈與其子爾英俱死承熙有能聲遷刑部員外郎未行遇難寇鄖陽同知劉璇死之寇保康知縣萬惟壇與妻李氏死之寇荆門攝州事承天

府同知盧學古誓死守學正張郊芳訓導程之奇亦盟諸生于大成殿佐城守賊環攻四日無援城陷學古罵賊不絕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州同知沈方一門十八人皆遇害賊已陷荆門遂合兵向荊州巡撫陳睿謨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韓監司以下皆奔士民遂開門迎賊湘陰王儼伊遇害訓導撤君錫正衣冠坐明倫堂賊至欲屈之詬罵死賊大索縉紳故相張居正子尙寶丞允修不食死尸部員外郎李友蘭不屈死諸生王維藩率妻朱氏及二女避難爲賊所掠令妻女赴井死遂見殺諸生王圖南被執罵賊死夷陵鄉官

明通鑑卷八十八

四

故潁州知州李雲在州有惠政州人建祠祀之謝事歸大書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二語于牖城陷不屈執至江陵絕食死歸州千戶呂調元率部卒格鬥陷重圍中招之降大罵亂刃交下死 癸酉 大清兵攻兗州知府鄧藩錫走告魯王以派曰郡有吏國有王猶同舟也列城失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饑人餓夫列陣扞禦夫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昇彼以命而望彼昇我以命乎王誠散積儲以鼓士氣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悔無及矣以派不能從藩錫與監軍參議王維新同知譚絲曾文蔚通判

閻鼎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
俞起蛟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力不支城破文明
戰死維新猶奮力格鬥被二十一創乃死魯王自縊樂
陵陽信東原安印諸郡王皆死藩錫絲文蔚鼎昌期芳
聲起蛟淑泰舉人羅于亡竝殉節淑泰方典浙江試歸
遂及于難三編質實魯王以派荒王檀二世孫樂陵魯
陵郡王至是為泰舉八世孫以泛陽信魯莊王陽壽第
七子當潛于成化十四年封陽信郡王至是為當潛第
世孫宏福東原魯端王觀旋第二子願瑜于嘉靖三十
六年始封東原郡王至是為願瑜會孫以源安印魯靖
王肇輝第四子泰於于宣德十年始封
安印郡王至是為泰於九世孫宏楨
大清兵遂連下山東州縣直抵海州贛榆沐陽豐沛所

明通鑑卷八十八

在將吏多望風遁或獻金帛迎降皆下之清兵入塞始
于十一月下河間真定等府閏月由臨清抵山東而山
東兗州之下三編特書云時十二月八日也史稿書之
癸酉即十二月初八日今從之至由山東直下應天諸
州縣皆在是年十二月初八日內明年始自登萊北歸今分書
之癸巳李自成燔獻陵守陵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
錢中選皆降遂攻承天承天據明史宋一鶴傳振聲等
振聲不脂人與自成同里同姓自成呼之為兄後復殺
之據此則振聲中選皆降賊者而史稿乃入二人于死
事之列大誤今是月左都御史劉宗周削籍宗周甫
起廢籍既至官召見文華殿上問都察院職掌何在對
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見君父下可質
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

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
治清民生遂上曰卿力行以副朕望宗周以敗書屢聞
請旌死事廬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總
兵左良玉俾督師大帥皆知懲勸上不能從閏月晦日
召見廷臣于中左門時姜燧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
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道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
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有薦西洋
人湯若望善火器者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
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然我用之
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誤乎國

明通鑑卷八十八

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
為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則請先去督師
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
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旦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
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
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
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上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
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
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
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

言今日鉞斫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上曰濟變之時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當兼重操守上曰大帥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為重上色解曰朕已知之命宗周起于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採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下錦衣獄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顛直如臣黃

明通鑑卷八十八

毛

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上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錦衣獄終于國體有傷上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錦衣膏梁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之臣亦不可不付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長爭之上叱光辰并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

宗周革職下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為民 召南京左都御史李邦華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並督東南援兵入衛 是歲李自成攻陷開封一時精銳悉聚河南墮名城不勝計河南凡八郡三在河北自六年蹂躪後思少紓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縣連歲被賊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間有設者不敢至其地遙寄治他所其殉于治所者自南陽知府邱懋素外陽南見上十鄭州則知州魯世任捍禦力竭被執自刎死新安則知縣陳顯元以城經摧頽率民人保關門堅守月餘

明通鑑卷八十八

美

力竭罵賊支解死登封則知縣劉禮鹿邑則知縣紀懋勳虞城則署縣事主簿孔亮上蔡則知縣許永禧西平則知縣高斗垣遂平則知縣劉英魯山則知縣楊呈秀新野則知縣邱茂表皆殉城死郊縣則知縣李貞佐練鄉勇守城城陷罵賊斷舌支解死母喬氏亦死汝州吏目顧王家與子國同擊賊被害教諭雷振揚以貞佐遇難後攝縣事城再陷死之寶豐則知縣張人龍署縣事洛陽丞周之德亦以再陷先後死之伊陽則知縣孔貞璞悉力守城賊不能克既去以事至汝州道遇害一時鄉官之殉節者陝州故平定知州梁可棟故淮安同知

萬大成三編一作范一故蓬萊教諭趙良棟息縣故項城訓導

王多福西平故懷仁知縣楊士英而士英子婦王氏亦

罵賊為所殺郊縣陳心學授知縣不謁選歸賊欲官之

不從遂見殺故內黃知縣周卜歷以父喪歸賊迫使執

郊縣令以代其死罵賊被害南陽舉人張鳳翔王明物

洛陽舉人張民表永城舉人夏云醇商城舉人余容善

光州舉人王者瑄光山舉人胡植嵩縣舉人王翼明寶

豐舉人李得筍皆或捍賊或抗節死之故異以上皆是

河南州縣先後殉難諸人三編據明史忠義傳彙書于

十五年二月日中惟印茂表正文漏脫而質實記賜謚

諸臣有其名證之殉節錄則茂表時以新野知縣殉難

今據增又錄言有陳公者籍貫未詳與茂表光後死節

蓋陳公死難在十六年 是歲詔以左印明親授經于

新野再陷時也增識之 聖人改稱先賢竝改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亦稱先

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然僅國學更置之闕里

廟廷及天下學宮未遑頒行也故異此據明史禮志在

為定制特記之

明通鑑卷八十八 无

明通鑑卷八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九昭陽協治 畫一年

莊烈皇帝

崇禎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李自成陷承天先是湖廣巡

撫宋一鶴聞襄陽德安荆州連告陷趨承天護獻陵與

前留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登陣禦守五晝夜故異

去年十二月癸巳焚獻陵攻承天至是年正月

月丁酉正五日也今據明史三編分書之 漢聞獻陵

被焚元旦突圍出趨陵賊騎環之漢大呼鍾祥令在誰

敢驚陵者賊挾之去不殺說降不聽城中人有通于賊

者開門延之入城遂陷一鶴壽崇死之鄉官故刑部主

事從所尚與子士默士熊皆不屈死分巡副使張鳳翥

走入山中賊拘漢僧寺謹視之求死不得越三日從僧

榻得剃刀藏之取故紙書楊繼盛絕命詞紙盡投筆起

復拾土凶書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于壁即對

壁自刎血正濺字上賊義其死用錦衣斂而瘞之賊退

其門人改斂之以時服日嗚呼大白其無贖乎吾師肯

服賊服乎悉易之賊陷承天將發獻陵有聲振山谷懼

而止旁掠潛江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等縣皆下雲夢知

縣譙吉臣署黃陂知縣夏統春潛江鄉官歐陽璠孝感

明通鑑卷八十九

鄉官故來安知縣程道壽死之統春以黃陂縣丞攝縣事遷麻城知縣未行賊攻城督眾拒守凡十五晝夜賊忽解去統春度賊必至而眾已疲甚休于家越五日賊果突至城遂陷統春巷戰力竭被執欲屈之統春指賊渠大罵賊怒斷其右手復以左手指賊罵又斷之罵不已乃割其舌曰怒視皆欲裂又刺其目猶以頭觸賊遂支解之璉官時貽知縣歸里賊陷潛江被執與妻廖氏同殉節道壽故來安知縣賊陷孝感置掌旅守之道壽結里中壯士擊殺掌旅賊復至杖之繫獄令爲書招程良籌良籌孝感故工部尙書討子也與同邑參政夏時

明通鑑卷八十九

二

亨築壘于縣境之白雲山以禦賊賊使說降良籌毀其書賊怒設長圍攻之相持四十餘日賊欲道壽貽書招之降荅曰我不能助良籌殺汝肯助汝邪遂遇害良籌後守德安白蓮寨亦被脅不屈死 庚申張獻忠陷蘄州初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自從獻忠聞之乘虛襲陷黃梅廣濟生員張開熙李化龍孫仍盧如鼎殉焉至是薄蘄州知州許文岐方擢督糧參政當行歎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弃之檄參將毛文富出屯近郊文富劫關廂颺去荆王府將校郝承忠者潛通獻忠導其眾悉力來攻文岐發礮

斃賊頗多夜將半雪盈尺賊破西門入文岐巷戰雪愈甚礮不得發與指揮岳壁同被執獻忠欲脅兩人降壁厲聲曰我世臣也城已與豈降哉賊乃殺壁而羈文岐于後營盡屠州民鄉官故監察御史饒京故江西布政張邦翼故山西按察副使李樹初故遵化兵備副使李挺故陝西僉事李新故印江知縣董一化皆死之新舉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爾輩方爲厮養今日肯屈膝厮養邪賊怒新抱父屍就刃賊繫文岐與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俱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賊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賊可殲也陰相結尅期舉事謀洩遇害 是月李自成前鋒逼漢陽轉攻鄖陽按察使高斗樞游擊王光恩力守不克乃解去自成遂據承天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眾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先後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五營以序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謂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爲兵凡精兵一人從以主芻掌械執爨者十人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輿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茵褥藉其蹠剖人腹

為馬槽以飼馬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日站隊夜四鼓募食以聽令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眾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蹶所墜闕水為不流每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反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張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諸營較所獲馬贏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

明通鑑卷八十九

四

帛又次之珠玉為下 刑部尚書徐石麒落職至秋始以張忻代之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己巳詔薊遼總督范志完趙光抃會師于平原以

大清兵將北還也先是諸鎮援軍觀望河間不敢救尾而南已聞塞上警又驅而北廷臣交章劾之乃有是命 三月庚子李自成殺羅汝才并其眾自成不好酒色甘粗糲而汝才妻妾數十被服執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唾鄙之汝才眾數十萬用山西舉人吉珪為謀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自成下宛葉克梁宋兵強眾附有專制心願獨忌汝才乃

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即革裏眼也縛而殺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于帳中悉兼其眾初自成踞中州所掠城輒焚燬之及渡漢江謀以荆襄為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他府州縣多所更易又以牛金星言設官爵名號以田見秀劉宗敏為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為制將軍張鼐黨守素等為威武將軍谷可成任維榮等為果毅將軍置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封崇王由積及郡王被執者俱為伯官吏降者並受偽職偽

明通鑑卷八十九

五

侍郎喻上猷薦所知李開先陳萬策賢可用具書幣徵之開先觸牆死萬策自經自成既殺汝才一龍尋又襲殺藺養成奪馬守應兵于是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及死者殆盡而自成獻忠二人獨存 壬寅命大學士吳牲督師討賊上以襄陽荊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牲曰卿向厯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牲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上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留中牲請面對上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牲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據江漢甚于曩時

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也大學士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甞言臣請兵正謂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上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男甞又言此兵方北行俟撤備後始可調上命姑俟之甞屢請上曰徐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已而甞卒不行丁未流賊陷武岡州賊黨馬守應初陷澧州窺常德土寇甘明揚等應之攻破武岡縱掠岷邸岷王企鰲遂遇害生員袁承孟率子斐麟督鄉兵勦之爲賊所燬投潭水

明通鑑卷八十九

六

死夢麟戰沒先是湖南土寇有飛天王江長子洪老敖者橫行湘鄉安化益陽甯鄉間犯湘潭長沙總兵尹先民合兵勦之戰桃花江陣斬飛天王仔江長子洪老敖溺死賊悉定而臨武劉新宇藍山李荆楚復大熾謂之臨藍賊據山砦納命同出犯常德衡州圍桂陽州先民率裨將貢王猷土司譚仰庭來援圍始解尋以二百餘艘由衡漕犯長沙攻十餘日不克乃引去轉攻袁州直逼永州將由東安水道闖入廣西于是合湖廣廣東廣西福建兵會勦沈撫陳睿謨檄先民將主客兵萬五千人討劉新宇敗賊 梁橋用計縛新宇誅之餘賊推

新宇弟秀宇爲主嬰險阻以拒官軍官軍四路奪隘入直抵其巢禽秀宇廣東廣西福建兵分道入藍山藤木軫輻不得進遂縱火焚之乘煙而上先後殺賊首曾成奴郭子奴等李荆楚就縛臨藍賊平而諸盜時竊發患不得息及是竟陷岷滿勢張甚巡按御史劉熙祚馳擊甘明揚于常德破其衆斬明揚方還兵長沙而獻賊已臨江欲渡湖南大震 張獻忠陷黃州獻忠自斬擁大衆入黃州同知朱統錫禦之沒于陣黃民多弃家逃乃驅婦女剗城尋殺之以填塹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燮衛指揮郭以重俱死之以重本州人世職聞城陷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七

自他所來赴難其妻止之叱曰朝家界我十三葉金紫不能易一死哉既至遇賊欲脅之去堅不從露刃備之乃好謂賊曰從汝非難但抱呱呱兒者吾妻也汝爲我殺之吾無累矣賊如其言以重卽奪賊刃擊斬一賊羣賊擁至遂投水死鄉官故福建兵備副使樊維城舉人於斯行武舉王子監生員易道暹馮雲路史之見汪延陞義民余季負曹上謨曹大震並先後不屈死道暹家藏書不忍弃子爲瑚奉母走青峯巖道暹攜幼子爲璉擔書以行遇賊欲屈之大罵爲璉請代遂並殺之未幾爲瑚亦被殺

攷異易道暹據明史忠義傳增證之樓山詩集卽是年賊陷黃岡時事也雲路

從故大學士賀逢聖講學賊將渡江雲路貽書逢聖曰
在內以甯湖爲止水在外以漢江爲汨羅甯湖者雲路
談經處也城既陷乘桴入甯湖賊遣使來聘投湖死賊
分兵攻黃陂麻城黃陂知縣趙元有主簿薛聞禮生員
傳可知俱先後死難聞禮當歲歉民通漕粟聞禮貸所
知得千金以代民逋賊陷黃陂愛其才挾與俱去暮卽
亾歸殺賊所置僞官令士民遠避挺身任之遂被殺可
知以孝稱賊執之憐其年老不殺令飼馬罵賊被害湖
南將馬人龍援麻城戰沒有大姓奴湯志者殺諸生六
十人以城降署縣事教諭蕭頌聖死之獻忠乃改麻城

明通鑑卷八十九

八

爲州是時黃州屬邑皆陷蕪水縣丞吳文奕教諭孫璋
訓導童天申羅田守將郭金城生員王邦衡與其子鯉
竝殉節獻忠既破蕪黃遂引兵而西 是月左良玉軍
作亂良玉既縱掠武昌居二十餘日李自成前鋒逼漢
陽乃避之東去居人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日左兵過
矣良玉所部多降兵叛卒桀悍不馴裨將王允成爲亂
首擁兵十餘萬自九江而下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四
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鹽船盡奪以載兵聲音餉乏
欲寄孥南京南京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陳師江上爲守
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不行都御史李邦華被召道湖

口歎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
裂袖手而去卽草檄告良玉以危詞動之良玉氣乃沮
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
誠慰勞一軍稍安 夏四月丁卯輔臣周延儒自請督
師時

大清兵畧山東還至近畿上憂甚吳姓方奉命入湖廣
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上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
賜章服白金文綺上賜給金帛賞軍延儒遂行駐通州

辛卯

大清兵北歸是春

明通鑑卷八十九

九

大清兵自山東還過登萊陷萊陽入直隸界陷順德府
兵迫近畿諸援軍亦隨而北終未敢一戰給事中熊汝
霖因言兵入墻子嶺以來南北往返諸軍謹隨其後如
斯隸之于貴官負弩前驅望塵莫及何名爲將何名爲
督師上深然之汝霖又言外縣難民紛紛入都不云被
兵而云避援軍兵破霸州未嘗殺僂百姓援軍繼至遂
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
上惡其語激謫爲福建按察使照磨而近畿烽火日亟
周延儒至通州亦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
騰章奏捷及是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朴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于螺山山在懷柔縣北皆潰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大同參將吳希稷守備張爾塾亦先後死之

大清兵之南下也自去冬至是夏所過畿輔山東應天及白山東北還凡克府州縣城八十八一時官吏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畿輔則薊州兵備僉事張名世及其子啟元管薊鎮糧儲戶部主事馬嗣休與其母薛氏霸州兵備副使趙輝與其子婉知州丁師義里居參政李時芑河間參議趙挺一門十四人督守給事中周而濬知府顏孕紹為復聖六十五代孫闔門自焚同知

明通鑑卷八十九

十

姚汝明與妾任氏知縣陳三接與妻武氏里居襄陽知縣賈太初訓導馮運隆順德知府吉孔嘉與妻張氏長子惠迪次子婦王氏里居台州知府傅梅中書舍人孟魯鉢張鳳鳴定州知州唐炫趙州知州王端冕致異此所記自十五年冬彙書之而趙州于十一年十五年凡兩失端景之死明史吉孔嘉傳在十五年克趙州下三編于十一年十五年重複書之今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承以所書十五年者為正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自正教諭邸養性鄉官劉維蕙阜城知縣呂大成武邑知縣鄭集命沙河知縣項易任縣守備牛文科深州訓導劉名言吏目熊國俊平鄉教諭潘希明訓導李愈芬閭慎行清豐教諭曹一貞訓導

董調元里居吏部郎李其紀黃州推官侶鶴舉富陽知縣杜斗愚永平里居山東副使申為憲新河里居淮安通判劉文蔚韓城縣丞趙懋誠生員宗文麗南樂監生鄭獻書山東則山東兵備僉事樊吉人登萊兵備僉事那國璽究西兵備僉事李恪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澤清弟也參將柳毓融權關主事陳與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里居故兵部侍郎張宗衡三編實故宜大總督罷歸佐有司守城援絕死太常少卿張振秀戶部員外郎邢泰吉臨汾知縣尹任濱州知州王道隆莒州知州景淑範貢生何燧鄒平知縣朱迴添萊蕪知縣馮守禮與二子

明通鑑卷八十九

十一

據抱摠奇陽信知縣張予卿滕縣知縣吳良能與其家屬質實城將破盡殺家前知縣瞿鸞質實解任未行與屬拜母出力戰而死良能協守城破亦死里居車駕郎中劉鴻緒東阿知縣吳汝宗武城知縣任萬民生員商醴儒商大儒徐行泗徐士雅王國俊吳文光臨淄知縣文昌時質實闔門自焚訓導申周輔高苑知縣周啟元壽光知縣李耿里居桐柏縣知縣丁茂桂萊陽知縣陳顯際里居禮科都給事中沈迅與弟迓闔門死工部侍郎宋致與其族叔稽勳郎中宋應亨中書舍人趙士驥質實應亨以城北庫薄出千金建襄城決旬而破皆死之齊東教諭張日新與妻方氏子光裔邑人安

守夏質實日新招降土寇安守夏共登陴拒守力沂州

不支與子光裔及守夏皆死妻方氏自刎

里居河南巡撫高名衡夫婦質實名衡以巡撫守開封既陷以病歸夫婦同死節

壽張里居太僕少卿王大年質實以附魏忠賢掛名逆案至是亦死曹州

里居戶部主事楚煙與子鳳苞妻趙氏長清里居訓導

張肇祚昌邑舉人李治躬宋明佐生員宋奇英宋奇士

諸城舉人丁大毅新城武舉馬驥貢生王與朋生員王

與斌王與玖王與才王與蓋王與獻王與璧王與纓王

與滿王士駒王士奇王士瞻畢申畢卓耿廷梓張嗣說

徐瀆如張炘然張炳然張熒然張沖然泰安州生員張

遇留平度州生員寶啟光城武生員劉珣堂邑生員孫

法祖夏津生員劉以楷戴章甫朝城生員岳爾高卽墨

生員王基招遠生員單經翰應天則豐縣知縣劉光先

生員王道充與子賓布衣皇甫世民沐陽知縣劉士璟

等而南京給事中張焜芳罷官歸會稽以事北上過臨

清與甯波生員馬之駒馬之駒俱被執死焜芳妻妾在

家聞之亦赴井死天津參將賀秉鉞扶父柩過臨清巷

戰終日力盡被執職方主事劉大年道出歷城亦皆殉

節死之一是月鳳督馬士英討劉超平之初超官貴州

與士英相識乃緣舊好貽士英書曰今文臣軫結勢成

綱不可拔為守令則驅民反為督撫則驅兵反為臺省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則驅將反天下反者何一非此等驅之超非何愚豈願

弃功名捐首踵蒙不韙之名蹈汗敗之行爲天下笑哉

勢激使然也士英得書因勸之降超出見不肯去佩刀

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已潛去其親信執之俘于

朝磔死 五月癸巳朔張獻忠陷漢陽武昌大震 壬

寅周延儒還京師時

大清兵已北還延儒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

遂歸繳上督師敕上令藏貯以識勳勞論功加太師蔭

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 丙午以

修撰魏藻德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藻德以

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上思得異才復召四十八人于

文華殿問方畧藻德口才捷給自叙十一年佐有司守

通州功上善之擢置第一授修撰及都城戒嚴疏陳兵

事又召對稱旨上意其有抱負推禮部右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改少詹事正統末

年兵事孔棘彭時以殿試第一人踰年卽入閣然以原

官預機務未有超拜大學士者陳演見上遇之厚曲相

比附八月補行會試引爲副總裁越蔣德璟黃景昉而

用之藻德居位一年無所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

已 戊申大學士吳牲能姓督師湖廣以俟北兵未行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未幾周延儒督師通州朝受命夕啟行輔臣蔣德璟謂
尚書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往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
首輔疾趨可見姓遲回不克行而部所撥唐通兵陳演
又以關門不可無備請留之姓不得已至是辭朝先一
日出勞從騎上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
其逗留命輟行入直姓皇恐兩疏引罪遂許致仕丁
巳周延儒罷初上遣廠衛緝事延儒再相奏罷之于是
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倣同官陳演演銜次骨掌錦
衣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很背之至是延儒自
通州還居數日養性與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上大怒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丙

責延儒蒙蔽推諉下廷臣察議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
藁待罪自請戍邊上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
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及廷臣
議上上復諭延儒功多過少令免議延儒遂歸 壬戌
張獻忠陷武昌先是獻忠將渡漢前撫宋一鶴既死代
者久不至武昌知府江夏知縣並以朝覲行楚府左長
史徐學顏攝縣事急修守具然武昌素不宿重兵城中
空虛或議撤江上兵以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
江江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坐守孤城
非策也當事不從賊已渡江陷武昌縣殺知縣鄒逢吉

縣無人賊出營樊口文榮軍洪山寺扼之既斂兵入城
以它將代守賊全軍由鴨蛋洲畢渡抵洪山守將亦退
入城文榮偕里居大學士賀逢聖固守賊攻之不能下
監軍參政王揚基時已擢僉都御史巡撫承天德安二
郡未聞命尚駐武昌見勢急與推官傅上瑞詭言有事
漢陽開門遁去人情益洶洶先是逢聖詣楚府乞發帑
募士楚王華奎出太祖所分金裏交椅一于庭曰惟此
可作軍需耳他何有逢聖哭而出及寇警日亟始出資
募兵應募者率斷黃潰卒及賊間謀反開門納賊文榮
方出門還闔城扉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槊刺之

明通鑑卷八十九

五

洞胄死學顏格鬥斷左臂大罵不屈為賊支解死一家
二十餘人皆殉焉逢聖被執叱曰我天朝大臣若輩敢
無禮賊麾使去投水死逢聖妻危氏子觀光明子婦
曾氏陳氏孫三人先期載舫艤出城子湖鑿其舫船俱
溺死武昌通判李毓英教諭王會篇衛經歷汪文熙江
夏巡檢戴良瑄及僧官一人皆殉城抗節死之文熙汪
下三人明史忠義鄉官故廣西布政吳思溫故鳳翔知
府舒顯應故霍山知縣貢其志保舉知縣傅如珪故指
揮千戶張鳴錦舉人謝清培貢生何應軫生員熊肅肅
覽及諸書明睿皆不屈死肅黃岡人移居武昌喜邵子
皆作妻

皇極書頌言未來事前一日貽書友人曰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傍賊追至躍入河池以死瘡當城破賊獨不入其門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淪覆而偷生苟活者與妻及二子二女諸婢以次投井死時人號為明井都司徐至美守黃鶴樓重創死又有巡江都司朱士鼎城陷被執賊喜其勇欲降之士鼎戟手大罵賊斷右手乃以左手染血灑賊賊又斷之不死賊退令人縛筆于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賊既陷楚藩縛楚王籠之而沈諸江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為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泐浮齒蔽江月

明通鑑卷八十九

去

餘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既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偽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下令發楚耶金振饑民于是斬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焉方賊之逼江夏也有大治人尹如翁逢聖門生也走三百里持一僧帽一袈裟來貽逢聖逢聖反其衣曰子第去母憂我如翁去賊陷大治死之逢聖既殉節越百有七十日屍出浮水上面如生以冬十一月壬子斂大吏葬之江夏縣南之紙坊吳壬戌乃五月之晦日也據緩寇紀畧賊以五月初五日自團風渡漢襲武昌縣二十三日全軍渡鴨蛋洲二十五日抵洪山二十九日傳城越日破之明史是月命本紀蓋據城陷之日書耳今增識紀畧日分

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尋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尚方劍 吏部尚書鄭三俊罷三俊為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吳昌時為屬頗為世詬病時文選缺郎中而昌時以儀制郎中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于上且以屬三俊遂請調補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上惡言官不職欲多汰之嘗以語三俊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于外言官大譁謂昌時素制弄權交章力攻並詆三俊三俊懇乞休致詔許乘傳歸同時戶部尚書傅淑訓兵部尚書張國維皆罷淑訓削職國維以趙光抃事解職尋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七

下獄已念其治河功釋之尋復故官命以僉都御史馳赴江浙督練兵輸餉諸務踰年甫出都而國難作 以李遇知為吏部尚書倪元璐戶部尚書馮元颺兵部尚書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元璐以軍事急請得參兵部許之會元颺居兵部與元璐同志鉤稽兵食中外想望治平而時事已日亟左支右訕湖自軍興以來三餉並行黠吏因緣為奸元璐請合為一報可又以災傷蠲免計無所出請開贖罪及輸賞給封誥例亦從之是時戶部郎中沈廷揚方議行海運輸之甯遠有成效命元璐酌議每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 六

月癸亥朔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餉及一切常賦二年
己卯逮范志完下獄先是志完督師逗留不進次山
東縱兵淫掠爲兵備僉事雷縉祚所劾上令縉祚再陳
志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縉祚意有所忌久不奏及
延儒下廷議縉祚乃奏言志完兩載僉事驟陟督師非
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德州被攻不下轉攻臨清又五日
志完始至聞後部破景州則大懼欲避入德州城漏三
下邀臣議臣告以督師非入城官薊州失事由援兵內
潰志完不懌而去若夫座主當朝罔利曲庇隻手有燎
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臣不忍

明通鑑卷八十九

六

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也
臣外藩小吏乙榜孤蹤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
懷俯納故不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畧進一言
上益心動遂下志完獄 丙戌雷震奉先殿獸吻敕廷
臣修省 秋七月丁酉上親鞫范志完于中左門召雷
縉祚面質其逗留淫掠狀皆實上問縉祚稱頌德者
誰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爲功
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董
廷獻上怒逮廷獻論志完死已又曰志完與趙光抃皆
逗留河間何獨罪志完詎服其心乎遂竝逮光抃 乙

卯上親鞫前文選郎中吳昌時于中左門昌時以周延
儒薦居吏部文選職因之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既
去雷縉祚既糾范志完于是御史蔣拱宸復劾昌時賊
私鉅萬皆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
漏機事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事頗有迹上怒甚
乃復御中左門親鞫昌時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
面許其通內上察之皆實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
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
閤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錦衣駱養性復
騰蜚語上乃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 己未戒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七

廷臣母得私謁閣臣 自二月至于月京師大疫死
者無算詔發帑療治瘞五城暴骸且命釋輕繫 八月
壬戌朔左良玉復武昌漢陽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入
京師見上論良玉潰兵之罪請歸罪于王允成上乃詔
良玉誅允成而獎其能定變然良玉卒留允成于軍中
不誅也良玉以賊萃湖北不敢嬰其鋒遂留安慶久之
徐澹九江而上當是時獻忠僭號武昌李自成在承天
闕之忌且怒貽之書曰老回回已降曹操輩誅行且及
汝矣獻忠懼又聞良玉將西上乃以前月二日大焚武
昌從咸甯蒲圻而上遂趨湖南良玉于望後始提兵出

湖口至是乘獻忠已去乃殺其偽官吏遂復二郡入武昌城中四十八公署及民居皆燼故禮部侍郎郭正域第獨存乃卽之以立軍府諸郡邑聞而應之楚之下流始稍稍復完 丙寅張獻忠陷岳州先是承天巡撫王揚基自武昌奔入岳州及聞獻忠將入楚南率所部千人自岳州奔長沙推官蔡道憲請還駐岳曰岳與長沙得商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亦無虞揚基曰岳非我屬也道憲曰奔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奔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赴岳州及賊入蒞圻揚基卽遁去湖廣巡撫王聚奎遠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

明通鑑卷八十九

壬

憲亦請移岳州聚奎不得已至岳數日卽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遠可繕城以守彼犯岳猶憚長沙援若奔岳長沙安能獨全聚奎不從至是賊果逼岳州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禦賊于城陵磯三戰三捷殲其前部獻忠怒百道竝進乾德等不支皆走岳州遂陷獻忠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琰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聯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火光燭水夜如晝遂易騎以犯長沙巡按御史劉熙祚先令道憲募壯丁五千與總兵尹先民等扼羅塘河聚奎聞賊至大懼急撤兵還城自衛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險可柵以守母使賊踰此又

不從丙戌賊薄長沙城士民悉竄聚奎詭出戰遽率所部走湘潭會惠王避地至長沙與吉王謀出奔熙祚奉以奔衡州獨道憲登陴禦守賊遠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無自苦道憲命守卒射之斃尋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民降道憲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百姓時有健卒林國俊李師孔陳賀劉士鳳等及異諸賢又明史忠義傳言林國俊等九人三編據有姓名者四人今從之隨道憲不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等曰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

明通鑑卷八十九

壬

賊知道憲終不可奪磔之其心血直濺賊面賊將並殺國俊等四人四人憤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醴陵坡皆自刎里居故給事中史可鏡降賊以爲僞巡撫俾守長沙引兵進薄衡州時王聚奎兵自湘潭先至衡大焚掠桂王及吉惠二王登舟避亂巡按劉熙祚單騎赴永州爲城守計聚奎復避賊走祁陽庚寅賊陷衡州知府張任與賊戰舟中全家被害桂王與吉惠二王奔永州獻忠拆桂府材載至長沙造僞殿而自率兵追三王熙祚乃遣中軍護王等走廣西身自督兵守永州 是月督師孫傳庭出師潼關

自閔卿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勦李自成之據承天也集牛景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燕都糧道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初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陝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勇士使白廣恩高傑將之開屯田繕器積粟三家出壯丁一製火車三萬輛俟賊間而擊之會關中頻歲飢苦征繕秦之士大夫以傳庭用法嚴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不樂其在秦相與譁于朝曰秦督翫寇矣咸上章催戰獨兵部馮元勳持議與傳庭合謂官軍新募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于賊乃于上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戰白高兩將不可任而廷議趣戰益急上加傳庭督師命速出關傳庭頓足歎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不得已遂再議出師以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甯兵為後勁白廣恩統火車營自新安來會檄左良玉赴汝甯夾擊陳永福將河南兵秦翼明將川兵為犄角是時自成已自

楚至豫盡發荆襄兵令于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葫蘆將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遂出關 九月丙申張獻忠陷寶慶知府李振珽通判何三傑死之振珽弟振珽僕李六鳳周科徐彩俱殉焉 己亥黃景昉罷操江故有文武二臣上欲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景昉爭之尋以召惠世揚為副都御史久不至命削其籍景昉論救上不憚遂引歸 辛丑督師孫傳庭復寶豐先二日師次汝州偽都尉四天王李養純降養純言賊虛實諸賊老營在唐縣偽將吏屯寶豐自成精銳盡聚于襄城傳庭如其言遂破賊寶豐斬偽州牧陳可新等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進搆唐縣破之殺賊家口殆盡賊滿營哭乙巳師次郊縣禽偽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被獲遂奔襄城 庚戌獻忠陷永州巡按御史劉熙祚被執至衡獻忠據桂王宮叱令跪不屈羣賊自殿城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降將尹先民說之終不變遂遇害 辛亥賜楊廷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春以畿輔有警停會試八月補行至是始赴廷對 壬子督師孫傳庭兵潰于襄城時大軍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無畏吾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而官軍時皆露宿與賊持久雨道漙糧車不得前土

饑攻邾破之獲馬騾噉之立盡兩七日夜不止後軍譁于汝州不得已退軍迎糧留陳永福爲後拒前軍既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賊追及之南陽傳庭令反轡還戰賊陣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官軍力戰破其三重傳庭復麾之進賊驍騎殊死門官軍陣稍動降將白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車傾塞道馬絀于衡不得前賊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楛遮擊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躡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參將趙希魁戰沒廣恩走汝州高傑隨傳庭走河北至于孟津死者四萬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丙

餘失兵器輜重數十萬方傳庭之退兵迎糧也有僞侍郎邱之陶者大學士瑜之子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仰藥死之陶遂爲所得頗任用至是之陶欲以奇計誤賊遣人問道走武關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當還兵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爲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己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自成怒遂支解之傳庭既敗遂取僦道過河由山西轉趨潼關是月鳳陽地屢震

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廟丙寅李自成陷潼關督師兵部尚書孫傳庭死之傳庭退保潼關白廣恩已先至高傑欲奔關徑入西安馮城堅守傳庭曰賊一入潼關全秦糜沸秦人尙爲我用乎已賊攻關廣恩力戰傑以寶豐之敗廣恩先走不救已銜之又憾傳庭不用其言擁衆不顧廣恩戰敗賊獲督師坐纛遂乘勝破潼關官軍大敗廣恩奔固原傑走延安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山後遶出其前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軍副使喬遷高同戰死衛指揮張爾猷盛昶之李繼祖千戶袁化龍潼關教諭許嗣復皆殉之嗣復分

明通鑑卷八十九

壬

守關城之上南門城陷被執罵賊死妻女殉焉傳庭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妻張氏曰爾若何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後西安破張氏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揮其八歲兒世甯亟避賊去之兒踰牆墮民舍中一老翁收養之長子世瑞聞之自代州重趂入秦得夫人屍井中面如生老翁歸其弟世甯相扶攜還道路見者知與不知皆泣下傳庭死不得其屍或有言傳庭未死者竟不予贈廕遷高之死妻史氏子象觀亦聞變自縊死反異謹錄傳庭以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靖自遷高以下皆予諡入祠賊陷渭南知縣楊暄方擢兵部主事未行賊至死守舉人王命誥開門迎賊

暄被執索印不予罵賊死教諭張馥訓導蔡其城與瑄分陴固守亦死之鄉官前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與子禮部主事居業族子前工部尚書居益家居賊陷城責南氏餉百六十萬企仲年八十三矣遇害賊脅居益居業降不從擁之去加炮烙二人皆不屈絕食七日死故衡州推官鄭君愛亦死焉又陷臨潼鄉官故商印教諭王佩珂死焉賊又分兵陷華州鄉官故四川恤刑郎中郭宗振故山海關游擊李承燦故甯夏守備薛國蕙偕弟諸生國華皆死之 詔有司以贖餒充餉從戶兵議也 戊辰李自成分遣右營十萬人自南陽攻商州商

明通鑑卷八十九

美

雒道參議黃世清馮城守有奸民投賊至城下說降世清伴與語發礮斃之縣其首城上曰懷二心者視此士民皆効死礮矢盡繼以石石盡婦人掘街砌繼之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僕朱化鳳去化鳳願同死一家十三人皆遇害商州諸生邵公坤與弟公異公佐公齊公量一家死者十八人諸生李本健與弟本深及本深之子諸生呂元聲與其母妻諸生雷堂孫纘文布衣楊名道周揚實等並殉難賊遂屠其城 庚午張獻忠陷常德同知朱國治死之賊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尸見血當是時湖南諸郡縣多為獻賊所破而李自成竊據

承天遣其黨高一功馮雄據襄陽任繼光據荊州蘭養成牛萬才據夷陵白旺據安陸蕭雲據荆門謝應龍據漢川賊偽官徧諸郡縣一時楚南北將吏之死于城守及鄉官士庶不屈死者湖北則援勦都司張應禮均州布衣李友竹 三編有均州知州胡承熙父子歸州千戶呂調元夷陵鄉官李雲三人與去年十二月所記重複 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杖安陸知縣漢有容一門十九人江陵知縣袁問科閩門諸生謝幼安隨州吏目沈元鑑京山典史張自新 質實統民兵勦賊戰死于 羅漢 諸生李哲應山舉人劉申錫沔陽諸生朱日薦鍾祥諸生劉振孫雲夢諸生柳宗旦張用晦施爾奇柳列

明通鑑卷八十九

毛

奎李善昌左璞李聯孝感諸生熊延祚湖南則長沙通判周二南 質實獻忠遣其黨自興國入境二南出禦于瀏陽之官渡沒于陣 岳州通判劉璧與子泰 質實擢漢陽知府未行守城力竭被執臨不屈死子泰時年十四亦從父死之 湘知縣林不息 明史忠義傳抗馬不 湘陰知縣楊開明 忠義傳與家屬 諸生黃鳳德醴陵知縣萬賴擢 擢明史十七人投水死 諸生文昌拱甯鄉知縣莫可及與子若鼎若鈺安化知縣袁繼登 質實擢刑部主事 衡陽知縣張鵬翼與其妻子 質實賊脅使降不屈縛而 衡山知縣董我前教諭彭允中桂東知縣母崇正瀏陽大圍山守備王元封 質實境單騎入賊營酣戰馬 署武陵縣衡州教授時道亨 史

忠義傳時作蔣 鄉官故士林苑監正楊驚諸生周笏柳

抱印罵賊死 之彥益陽教諭賴大雅鄉官故推官陸有光質實賊陷

母有光親至賊營求釋 其母許之已絕吭而死 諸生易應達巴陵教諭歐陽顯

宇質實罵賊 邵陽教諭王紱諸生劉源澄曾士選劉養

生布衣劉人儼陳邦基長沙縣丞吳士義質實城陷賊

姓號泣為請命士 武生蕭鍵善化舉人馮一第質實走

師賊執其母與兄招之至長沙 諸生李有裴東安舉人

一第就縛罵賊死母兄得免 唐德明湘潭諸生譚景悅蕭贊黃文炳與子甲譚孔昭

譚思猷與子清遠未陽諸生謝如珂皆死賊難又獻忠

陷長沙分兵圍參政周鳳歧于澧州城陷被執賊親解

明通鑑卷八十九

天

其縛說之降怒罵而死分守湖南參議陳瓊往援亦被

執不屈斷手割肝而死于湖南北十五府陷者十三

辰州以土司塞辰龍關鄖陽以按察使高斗樞游擊王

光恩百計捍禦獨得存然鄖陽四面皆賊中朝謂其已

陷不復設撫治是夏斗樞上請兵疏始知鄖存眾議即

任斗樞為撫治輔臣陳演與之有隙乃擢知府徐啟元

僉都御史任之加斗樞太僕寺卿路阻亦不能達也而

武昌諸生程天一孝感布衣易道三集鄉勇討賊監軍

道王瓚沔陽知州章曠起兵應之斬黃漢三府旋反正

會左良玉至立軍府而獻賊已入江西 詔以右僉都

御史何騰蛟巡撫湖廣代王聚奎也騰蛟貴州黎平衛

人 壬申李自成陷西安先是賊自商華逼西安巡撫

馮師孔整眾守禦主城守者為王根子通于賊射書城

下開東門納之副將劉光先戰不支沈河死師孔及按

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尙綱指揮崔

爾達苑馬寺監正游之雲按察經歷楊于邦鄉官故僉

事王徵輯覽注絕食 故河南參政祝萬齡質實深衣大

書院拜先 故川北道參議陶爾德故隰州知州周培忠

聖投縶死 故懷慶通判寶光儀故芮城知縣徐芳聲故儀封知縣

徐方敬秦府右護衛旗官徐應魁舉人朱誼果席增光

明通鑑卷八十九

天

貢生孫孕泰弟孕芳諸生李光信王召俊陳瑞布衣朱

恩等皆死之自成執秦王存樞以為權將軍永壽王存

桑為制將軍布政使陸之祺里居吏部郎中宋企郊提

學僉事鞏煇等俱降自成大掠三日改西安曰長安稱

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

城開馳道自成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黃龍

纛咸伏地呼萬歲諸將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

後降陳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巔不敢下自成折

箭為誓招之亦降獨高傑以竊自成妻走延安為李過

所追折而東渡宜川絕蒲津以守初自成剽掠十餘年

未嘗有大志及席卷湖廣河南始萌竊據之志然地四達皆戰場所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秦藩富甲天下府庫貲千萬皆為所取又據河山百二之險遂不可制先是戶部尚書倪元璐言天下諸藩孰與秦晉秦晉山險用武國也請諭二王以勦賊保秦責秦王以遏賊不入責晉王王能殺賊假王以大將軍權不能殺賊悉輸王所有餉軍與其資盜賊平益封王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明報矣二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是賊果破秦悉為賊有焉 劉光先之陣沒也妻王氏投井死一家死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難者五十餘人黃綱光州人崇禎七年賊陷光州綱時以淮海兵備副使丁憂歸方廬墓山中子彘如督家僅巷戰罵賊死綱服除起臨鞏兵備副使大破自成于潼關原至是自成勸之降此之會妻王氏方赴井綱得聞亦投井皆死吳從義練丁壯三百人殺賊城破與崔爾達亦皆投井死未幾朱恩與其弟斗環從子語亦皆死于井自是長安多義井而秦王存樞之降也其妃劉氏獨死之攷異三編据明史諸王傳言王如劉氏死之緩寇紀畧則云世子妃劉氏聞秦藩陷痛哭曰國破家亡不如一死自成遣歸其家章尚綱聞城破投印蓋傳聞異詞也今据明史三編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雉經周培忠一門殉節李光

信妻熊氏王召俊妻雷氏並從其夫死陳瑞率二女孫沈紫潭湖死凡此皆死事之著者 丁丑張獻忠陷吉安左良玉駐師武昌聞獻忠已入江西遣副將吳學禮往援江西巡撫郭都惡其淫掠檄之歸自募土人戍守至是賊至遂陷城吉安通判邵夢河死之尋陷所屬之吉水安福安福舉人王之爵諸生周國柱吉水布衣徐士驥並以捍禦死遂由峽江分宜入袁州分宜貢生張兆蘭峽江諸生胡若坦死之 是月戶部尚書倪元璐兼署禮部時林欲楫以致仕去也 十一月癸巳張獻忠再陷岳州左良玉遣將馬自秀率水師敗之城下尋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遣馬進忠援袁州未幾二城並復攷異据緩寇紀畧載良玉條進兵日月狀 中言十月十三日復袁州蓋流賊所陷也又云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復袁州則張獻忠陷後馬進忠復之也下文又云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入楚境初五日復醴陵二十六等日復長沙湘潭湘陰等縣明史本紀十二月丙戌良王復長沙即二十六日也今彙載復袁州岳州事而增識日月于此 甲午李自成陷延安延安副總兵官解文英縣丞姚啟崇死之自成既盡有西安延安之地乃詣米脂祭墓向為官軍所發焚弃遺骸築土封之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復以五百騎西掠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大發兵往攻典史董尚質開門迎賊知府唐時明被執至興平乘間自縊

死是時西安諸屬城及延安所部州縣多望風降賊官吏以城守死者惟蒲城知縣朱一統由舉人任官賊至以死自誓或言他州縣中榜者皆已納款一統曰此事甯論資格邪尋衙兵叛奪印趣迎降一統赴井死白水知縣朱迴泯手弓射賊死教諭魏歲典史劉進皆死焉中部知縣朱新鐸守城有以偽牒招降者碎之令妻妾子女盡縊乃投縲死鄉官則盤屋故雲南知縣袁養和高陵故霸州道參政李喬崑富平故山西參政田時震附右副都御史朱崇德質實崇德乃山東巡撫國棟之父三原故宣府巡撫焦源清與其從弟故大同巡撫焦源溥故河南巡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撫常道立故冀甯道參政喬魏與外弟王伯達僕王崇德華陰故高郵知州陳嗣虞蒲城故巡按山東御史王道純故睢州知州魏國柱耀州故太常卿宋師襄同州諸生劉長庚鄜州諸生齊大成膚施諸生楊縉徵並以不屈死而鳳翔所屬州縣亦叛降賊自隴州同知薛應珍寶雞知縣唐夢鯤游擊曾榮耀裨將陳奇傑表明岐山鄉官牛養傑之外質實薛應珍攝州事嘗賊死夢鯤奇傑榮耀表明與賊戰寶雞之賈村沒無死事者于是賊益恣甚且欲以偽檄定諸邊矣壬寅祀天于南郊辛亥以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建泰先官祭酒

有聲望尋擢侍郎至是與岳貢並以本官入閣岳貢歷郡守監司以廉能稱召對稱旨超擢副憲未幾有是命故事閣臣無冠都御史銜者岳貢一人而已癸丑范志完趙光抃誅故輔吳甞謫戍甞既罷歸陳演與錦衣駱養性交搆之上益怒及周延儒以賄敗上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甞督師百方延緩為委卸地延儒被糾甞何獨無既而曰朕雖言終必無糾者錦衣衛可宜甞候旨甞入都敕法司議罪遣戍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馳疏救不從丁巳李自成陷榆林先是總兵王定從孫傳庭出關大

明通鑑卷八十九

三

敗并還榆林遠近震恐自成傳偽檄招降定懼詭言討套部率麾下兵遁去巡撫張鳳翼甫受命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兵備副使都任亟集督餉員外郎王家錄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等與里居故總兵官尤世威等議城守眾推世威為主帥及延綏相繼陷復遣使說降廷傑大呼曰長安雖破三邊如故賊皆中州子弟殺其父兄而驅之戰必非所願榆林天下勁兵一戰奪其氣然后約甯夏固原為三師迭進賊可平也眾然其言乃歃血誓師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守具未備賊將李過已引兵十萬抵城下廷傑募死士乞師套

部師將至賊分兵却之攻城甚力官軍力戰殺賊無算賊益眾來攻起飛樓逼城中矢石交至世威等戰益厲守七晝夜賊乃穴城置大礮轟之城遂破世威等猶督眾巷戰婦人豎子亦發屋瓦擊賊屍相枕藉既而力不支任家錄死之故總兵侯世祿與子前任山海總兵拱極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宣府總兵董學書故都督一元子也與前副總兵潘國俊參將王榮榮子師易並不屈死致興王榮父子死明史忠義傳一時同死者鄉官前戶部主事張雲鵝前隰州知州柳芳前真安知縣彭卿前湖廣監紀趙彬皆不屈死指揮崔重觀自焚死傳

明通鑑卷八十九

書

佑與妻杜氏自縊死中軍劉光祐罵賊死材官李耀善射矢盡自刎死李光裕趣家人死亦自刎張天敘焚其積貯自縊死千戶賀世魁偕妻柳氏自縊死前任安邊參將馬鳴節聚妻子室中自焚死前任山海參將尤岱自殺于水西門前任西安參將李淮令妻女自縊率子殺賊自刎綬德衛指揮鍾茂先先殺妻子而自殺其以力戰死者里居則前山海總兵楊明前定邊副將張發雲鵝子也前靖邊副將尤翟文世威從弟也前孤山副將王永祚前西安參將李應孝與妻女皆自縊死在官則游擊傅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文

侯國都司吳繼武中軍楊正韓柳永年馬應舉守備尤勉惠漸賀大雷楊以偉指揮李文焜李文燦黃廷政千戶黃廷用百戶黃廷弼廷用廷弼皆廷政弟裨將文經國而副將常懷李登龍游擊孫貴尤養鯤守備白慎衡李宗叙亦以守村堡遇害諸生陳義昌沈濟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罵賊死張連元連捷李可柱胡一奎李廕祥自縊死賊怒廷傑勾套部磔之至死罵不絕口其弟廷夔收兄殘骸瘞之亦自投閭死世威及故總兵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竝被執縛至西安自成坐秦王府欲降之四人不屈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眾罵

明通鑑卷八十九

書

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笑前解其縛世欽唾曰驛卒母近前汗將軍衣自成怒皆殺之世威弟世祿亦死惠顯及都司郭遇吉同被執遇吉罵賊死賊惜顯勇繫至神木服毒死一城之中婦人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尸滿賊遂屠其城榆林為天下雄鎮兵最精將才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慕義殉忠志不少挫無一屈身賊庭其忠烈又為天下最事聞上嗟悼將大行褒恤會國難作不果 是月李自成乘勝連陷甯夏慶陽先是自成據西安分兵四出甯夏鎮兵迎戰殺賊數千賊乃去平涼甫聞警韓王賈培及監司以下謀

遁去知府簡仁瑞謁韓王曰殿下輕棄三百年宗社欲何之縱賊墜境甘涼諸鎮軍足相援必不能支同死社稷亦不辱二祖列宗王不從一夕其護衛卒大譟挾王及諸郡王宗室斬關出脅仁瑞行仁瑞曰吾平涼守也吾去誰與守韓王遂奔慶陽官吏皆走未幾賊抵城下士民數人草降書乞僉名署印仁瑞怒叱責之正衣冠自經堂上義民朱傑軒孟尙池仰藥死而傑軒闔門殉焉又有平涼馬夫者佚其姓名隨驛使殺賊被執寸磔死平涼既陷屬城皆降獨華亭教諭鄒邦榮訓導何相劉宰諸生共守城先是邦榮欲援曾子居武城義避去

明通鑑卷八十九

美

相劉曰吾輩委質爲臣安可以賓師自處城陷二人遂同死之時自成已大發兵攻陷榆林憤甯夏之敗悉銳薄其城總兵官撫民以城降中後衛城悉陷鄉官故懷仁知縣雍締闔室自焚死里居指揮彭凌雲百戶鄧德甯與義民王風木糾衆討賊謀泄死賊遂連犯慶陽圍數匝參議殷復與集衆守發礮石殺賊滿濠久之勢不支拜辭其母聚妻妾子女于樓寘薪其上復乘城督戰城陷趨歸火其樓母亦投火死乃馳鐵鞭走北門擊殺數賊遂自刎同時死難者推官靳聖居方擢刑部主事未行遇害安化知縣表繼登都司周家彥率衆巷戰

殺賊數百人皆死之鄉官故太常少卿麻僖諸生石瑄李羹殉焉其屬城則甯州知州董琬環縣鄉官故照磨朱國禎故武邑典史張宏遠亦殉節賊執韓王以去將趨漢中扼于官軍不得入覆其所屬城固縣知縣司五教斬諸生爲賊內應者誓死守城陷爲賊所磔訓導竇汝器亦死之鄉官故江西巡撫張鳳翮故福山知縣方振寰貢生岳中衡均遇害兵部尙書馮元颺引病歸以張縉彥代之十二月辛酉朔恒星晝見壬戌張獻忠陷建昌乙丑周延儒賜死延儒被逮適舊輔王應熊奉召至京師延儒知上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入冀爲請上知之應熊既至命之歸比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席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至是吳昌時弃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丁卯張獻忠陷撫州方賊陷吉安建昌廣東南韶大震屬城盡逃副使王孫蘭請救不應連城守將先據城叛憤而自經時兵部侍郎呂大器方代侯恂爲總督無兵不能救左良玉以恂解任中道逮下獄知其爲己心鞅鞅與大器齟齬亦不援其部將馬進忠僅復袁州而馬士秀復岳州後與賊戰于嘉魚再失利良玉軍遂不振顧獻忠終憚良玉不敢南行有獻計取吳越者謝不用于是始

明通鑑卷八十九

毛

決策入川中攷異諸書或言馬士秀復袁州馬進忠復岳州而殺寇紀畧九江京卷內所記良玉復州縣原奏則復岳者士秀也史稿亦言馬士秀復岳州今據書之 辛巳李自成遣前

鋒渡河入山西陷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平陽總兵陳尙智降于是山西州縣先後潰或望風請降秦晉之間皆為賊有 甲申李自成陷甘州先是自成據西安遣其黨賀錦田見秀等徧掠三秦郡縣于是鞏昌之安定會甯秦安皆先後陷安定知縣應昌士城陷不屈死妻周氏亦遇害會甯知縣王垣以安定令攝縣事為賊所執令說後任應昌士降及登城勗以死守遂被害秦安知縣朱呈瓘亦死之鄉官故開封同知劉躍龍安

明通鑑卷八十九

完

定人貢生張國統戴天諸生王保民唐維新李洲楊毓秀陳周瑞楊中葵劉翹名楊九儀王璽薛三戒楊道泰高朝鳳張大才監生陳周鼎張大韶十七人者皆安化人而保民兄保泰弟保貞從孫宏毅周瑞弟周哲亦以捍賊被殺是時秦隴皆沒惟甘肅帶河為固賊破鞏昌諸縣遂移兵逼蘭州蘭州人開門迎賊賊渡河涼州莊浪二衛亦降至是進犯甘州巡撫僉都御史林日瑞聞賊至急結西羌嚴兵以待而自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適嚴冬河水合賊踏水過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且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樹盡介角斡折手足皸瘃守

者咸怨賊乘夜坎雪而登城陷執日瑞誘以官不從磔于市天吉及總兵官馬熿副總兵張攀歐陽袞劉國棟游擊楊威趙宗禮萬恒撫標中軍哈維新都司姚世儒姜宏基高登科監紀同知藍臺皆死之攀一家俱殉衺焚其妻子巷戰死國棟闔門自焚死威為賊斷喉絕脛死宗禮將火其家僕負其子金剛保以逃宗禮手刃之家無一人脫者恒從林日瑞殺賊被執磔死臺從天吉拒守死鄉官則故總兵官羅俊傑趙宦游擊李如璋指揮趙宗祝李棲鵬姚天寵張洪勳王嘉官趙采故太湖知縣段自宏故靖遠衛教諭童志道千總劉燦貢生張

明通鑑卷八十九

完

之衡保獻書諸生張名禮張聖翼康國新童士楷丁倫康萬秋祁士英醫士費國興吏員梁進法義民朱文選馬騰錦郭世潔並死之俊傑故總兵一貫子與其弟俊士同殉如璋同子起鳳祥鳳集鳳射賊皆被殺宗祝與子采自刎妻妾亦投縊死棲鵬洪勳嘉官同巷戰力竭自刎天寵迎戰被殺家人皆自焚死自宏捐貲餉士城陷自刎燦即國棟子也甘州既陷居民猶洶洶欲殺賊賊乃闔城扉殺其民四萬七千人三邊陷沒列城望風降惟西甯衛獨固守不克留賊將賀錦圍之賊已無復後顧憂竟長驅而東謀僭尊號矣攷異是年闖獻分犯地方其年月之先後

惟明史本紀所載于支與級寇紀畧所記日分無不脗
合間有相差者不過一日蓋所據大小建之異耳若殉
難地方紳士重修三編悉據明史忠義傳分月彙編較
之輯覽多至數倍蓋三編重修之時正賜謚勝朝殉
節諸臣故所搜輯采訪尤詳今悉據

長沙 是歲浙江有許都之亂許都者東陽諸生副使

達道之孫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

得一官紹興推官陳子龍常薦諸上官不用會有義烏

奸人假中官名招兵者都無與也東陽知縣姚遜不利

都所有文致都求賂不應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遜木

告監司曰都反矣遣役收捕之送葬者大噪遂裹帛反

號白頭兵旬日間聚眾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逼

明通鑑卷八十九

早

金華既而引去巡按御史左光先命子龍為監軍往討

稍有俘獲都退屯山中官軍仰攻不能下監司欲撫之

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非曠日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

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

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以不死遂挾都走山中散遣其眾

而以二百人降光先乃斬都等六十餘人于江滸自是

一二年間浙東土寇蠶起皆稱白頭兵蓋自都始 是

年為

大清崇德八年八月

太宗文皇帝崩

世祖章皇帝嗣位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明通鑑卷八十九

早

明通鑑卷九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九十 閏逢君灘起春正月盡夏四月

莊烈皇帝

崇禎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大風蕪鳳陽地震 是日李自成僭號于西安自成久覲尊號懼張獻忠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等偽官以宋企郊為吏政尚書陸

明通鑑卷九十

之祺為戶政尚書鞏焞為禮政尚書張麟然為兵政尚書復五等爵大封諸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制有一馬一僂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令宏文館學士李化鱗等草檄馳諭遠近指斥乘輿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揚竈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繫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亾之痛見者無不扼腕時囚眾有印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偽號

逆天悖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自成僭偽號于西安明史本紀不載而流賊傳特書于十七年正月庚寅朔三編亦書朔字今從之 庚子輔臣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建泰山西人李自成初逼山西建泰慮鄉邦被禍家富于貲可籍佐軍毅然有滅賊志常與同官言之會上聞自成僭號大驚且嘆曰朕非亾國之君事事皆亾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于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恨但死不瞑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諸閣臣請代俱不許建泰頓首日臣家曲沃願出私財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上大喜慰勞再三曰卿若行

明通鑑卷九十

朕當仿古推轂禮遂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乙卯行遣將禮以特牲告太廟上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盛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俱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賜之宴御席居中諸臣陪侍酒七行上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乃出手救曰朕親征建泰頓首謝且辭行上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眾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竝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而曲沃已破家貲盡沒驚悸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者 南京地震 丙辰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

郎印瑜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初景文擢兵部添註
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覈有法治
軍精嚴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捐貲
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上令永著為例繼拜兵
部尚書以事削籍後起用改工部至是李建泰出督師
景文遂以本官與瑜同入關召對謂曰朕知卿久今急
而用卿恨晚卿尙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等上立
從之李自成漸逼京師有請上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
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上是其
言是月張獻忠入四川獻忠自荊州趨蜀所過十三

明通鑑卷九十

隘口守兵皆以饑故不能戰至是犯夔州石砬土官秦
良玉馳援兵敗歸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者三月貢生
吳獻棐被執與子之英俱不屈死攻梁山副榜高宗舟
拒戰死攻吳萬縣殉難諸書皆不載此據蜀碧增二月辛酉李自成陷汾
州先是平陽送款自成渡河破蒲州遂連陷汾州知州
侯君招汾陽知縣劉必達明史必達出陽賊文賊誦而殺之俱死之其
義勇范奇芳刺殺一偽都尉而自刎賊又遣其別部陷
懷慶而自率兵攻太原先是巡撫山西都御史崑山蔡
懋德聞李自成據西安盡有三秦地將窺晉亟出師平
陽以疲兵三千當百萬狂寇而太原洶洶晉王手檄趣

懋德還省懋德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遂去平陽二十
日賊抵河津副將陳尙智失守奔還平陽二十二日賊
拔平陽尙智出走二十八日懋德還太原至是賊渡河
轉掠河東列城皆陷于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
曰晉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
遽爾平陽返旆賊即于次日報渡矣隨行馬步千人即
宜倍道西向召集陳尙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勦乃
不發一兵歲終至省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歟有詔
奪官候勘時尙智叛降于賊懋德誓師于太原官吏軍
民咸在懋德哭眾皆哭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

明通鑑卷九十

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遂調兵堅守甲子賊薄城下遣
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等出戰敗績懋德草遺表調
部將張雄守大南門雄已縋城降賊語其黨曰城東南
角樓火器火藥皆在我下即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
者皆散丙寅賊遂登城懋德北面再拜出遺表付人間
道達京師即自刎麾下持之時中軍副將應時盛請下
城巷戰顧懋德曰上馬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賊數
十人既而賊騎充斥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
我當死封疆諸君自去眾復擁懋德至水西門懋德叱
曰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殺妻子

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其肩乃絕時盛取弓弦自經死同時牛勇朱孔訓王永魁等亦自刎其餘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罵賊死明史本傳建極河南永甯人賊掠永副使毛文炳被執不屈死妻趙氏妾李氏陳氏俱投井死參議蘭剛中不屈被殺首既墮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僉事畢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睨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斫頭耳遂取斬之知府孫康周巷戰死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俱不屈死都司張宏業自縊死妻趙氏子凝秀俱殉之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

明通鑑卷九十

五

晉府典仗官樊于英皆城陷殉節死自懋德以下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賊入城晉王求桂執之後從入北京不知所終 壬申下詔罪已畧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天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懷保之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整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

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千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用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植黨而清議不聞武將驕懦而軍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此心跼踖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其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覈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授官世襲卽陷沒脇從之流能舍逆返正率

明通鑑卷九十

六

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闖獻二賊仍予封侯之賞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勲思免厥愆歷告朕意 癸酉賊連陷黎城臨晉遂陷潞安執藩世子藩簡王模裔簡王封潞故藩府在潞安乙亥李自成攻代州先是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總兵官錦州衛周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于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尙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恩甯從爾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

殺賊反作說客邪立斬之傳首京師及是賊陷太原進陷忻州遂圍代州遇吉先駐師在代扼其北犯之路馮城固守而潛出兵擊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保甯武關 丁丑賊別將陷固關犯畿南固三編作井陘縣西界接河間知府方文耀南宮知縣彭士宏死之 己卯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監視諸邊及近畿要害

三編發明曰明事至此存亡在于呼吸矣而猶遣內臣監邊鎮守畿輔一切要地界之宵小于是若輩專守城事百官皆不敢問雖有忠義之士且爲掣肘而

明通鑑卷九十

七

莫可如何卒之賣國售奸如杜勳杜之秩等自以所守關城降賊而曹化淳旋復開門迎賊觀勳勸求禪位及我輩富貴固在之言可勝痛恨哉夫有明蠹政莫甚於信用內臣監軍鎮守覆轍疊疊莊烈際危急之秋尚不惜躬蹈其敗可謂至死不悟者矣歐陽修五代史傳論有云自古宦者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于亂亡而不可悔也信夫

壬午賊將劉方亮自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標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印茂華與中軍謝加福

殺標迎降督標游擊陳三捷死之城遂陷又分兵陷大名分巡副使朱庭煥死之 甲申賊至彰德趙王常澗降常澗趙王高燧後裔也 丁亥詔天下勤王命廷臣議戰守事宜先是賊陷山西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上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京居數日不得命又請以定永二王分封太平甯國二府拱護兩京上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上召對廷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洩密糾之上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 戊子陳演罷演與魏藻德排去周延儒演遂爲

明通鑑卷九十

八

首輔上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當是時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庸才寡學一無籌畫顧以賄聞及李自成陷陝西逼山西廷議撤甯遠總兵吳三桂兵入守山海關策應京師上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後上決計行之三桂始用海船渡遼民入關往返者再而自成已陷宣大矣演懼不自安引疾求罷詔許之賜道里費五十金彩幣四表裏乘傳行演既謝事勦遼總督王永吉上疏力詆其罪請置之典刑演入辭自言佐理無狀上怒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貨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甯武總兵官周遇吉死之先是

遇吉退守甯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紿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即不支縛我予賊于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開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圮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更番進茂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尙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遇吉妻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

明通鑑卷九十

九

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城中士女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厯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尙盡如甯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是月賊陷山西州縣官吏殉城死者安邑知縣房之屏城陷入署拜其母命妻子各自盡遂投井賊曳出斬之忻州知州楊家龍知城不能守出城罵賊而死其里居殉節者陽城故參政王徵俊城陷被執不屈繫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抵家北面再拜投繯死舉人張履旋南吏部尙書慎言子也城陷投崖死靈石

故登萊監軍副使宋之雋被執就刑死妻喬氏嘗賊撞階死女歛尸畢拔簪刺喉死翼城故中書舍人史可觀城陷自縊死又太原之陷陽曲晉府宗室攝靈邱郡王府事朱慎鏤冠帶祀家廟驅家人入廟中焚之已亦投火死代州之陷參將閻夢夔戰沒甯武之陷兵備副使王孕懋斬說降賊使與遇吉共守城陷自殺妻楊投井殉焉而同時別賊入懷慶監司以下皆竄走獨河內知縣丁泰運守南城力不支被執賊擁見劉方亮使跪不屈燒鐵鎖炙之亦不從乃遇害時廬江王載堙鄭簡王元孫也城陷冠服坐堂上詬罵不屈死長子翊榘爲賊

明通鑑卷九十

十

擁至途中不食死及異此據明史諸王傳補賊尋陷彰德有刑部郎中尙大倫者以黃道周繫獄事忤尙書意罷歸城陷抗節死又有王樞徵者由鄉舉厯官蒲州知州忤豪宗謝事歸爲賊所執傳詣李自成道中憤恨不食死及異自以下諸死事者皆見明史蔡懋德及忠義傳賊陷山西州縣係是月事而遺別賊陷懷慶彰德亦在同月今彙系之二 三月庚寅致異明史本紀三月庚寅朔按諸月下 三月庚寅書皆書四月戊午朔則三月實巳丑朔也今從新厯又明史天文志亦云是年三月己丑朔而諸書記大同之陷于二月初二日是本紀誤記衍也 賊至大同總兵姜瓖及監視宣府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先是瓖等上降表巡撫韓城衛景瑗不知也聞警方歆血誓師要與固守而瓖布謠言謂衛巡撫秦

人將應賊代王傳齊簡王桂果疑之不見景瑗會景瑗有足疾不時出兵事瓌主之瓌兄瑄故昌平總兵也勸瓌降賊瓌慮其下不從有犒之銀者言勵守城將士代王信之諸郡王分門守瓌每門遣卒二百人助守至是賊抵城下瓌即開門迎賊入給景瑗計事景瑗乘馬出始知其變也自墜馬下賊執之見自成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坐大呼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石血淋漓賊引出顧見瓌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邪賊使景瑗母勸之降景瑗曰母年八十餘矣當自爲計兒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

明通鑑卷九十

十一

瑗謂人曰我不罵賊者以全母也自縊于僧寺賊嘆曰忠臣移其妻子空舍戒毋犯殺代王及其宗室殆盡總兵官朱三樂戰沒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死者十有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攷異據總兵朱三樂見三編京師陷目中攷異據質實云賊陷大同死之今增入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諸生李若葵攷異葵明史三編作蔡然其兄與兄象葵弟心葵從子柱周及婦女五人皆自縊題曰一門完節賊既陷大同以兵徇陽和長驅向宣府辛卯督師李建泰疏請南遷壬辰召廷臣于平臺示建泰疏復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輔臣蔣德璟罷初周延儒爲

相各樹門戶德璟無所比性頗直黃道周召用劉宗周免罪德璟之力居多開封久被圍自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嘗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上深嘉之諸邊士馬報戶部者浮兵部過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至數十百萬一聽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蘆遼歲豆米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覈德璟語部臣合部運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爲計畫餉額可足而加派之餉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釐也一日召

明通鑑卷九十

十二

對上語及練兵德璟曰會典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弩刀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旗補役以鎗勝負爲升降凡武弁比試必騎射精嫻方准襲替此練將法豈至今方設兵上爲悚然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銀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遼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兵反少于往時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部大甯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今皆虛冒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

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願憲章二祖
修復舊制上是之而不果行戶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
言歲造鈔三千萬貫一貫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
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人應者德
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上不聽又因局官
言賁取桑穰一百萬斤于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
爭獲免先以軍儲不足歲僉畿輔山東河南富戶給值
令買米豆輸天津多至百萬民大擾德璟因召對面陳
其害上卽令擬諭罷之至是賊勢漸逼李建泰自保定
疏請南遷上召廷臣于平臺諭以死社稷德璟與少詹

明通鑑卷九十

三

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上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
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
禍結誤國良深上不悅詰曰聚斂小人爲誰且曰朕非
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
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六萬臣部
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
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一萬今止二
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
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
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爲民累耳上曰

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并爲一州
縣追比仍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
爲申救尙書倪元璐以鈔餉乃戶部職自引咎上意稍
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罷上雖旋罷練餉而德璟竟去位
德璟聞山西陷未敢行辭朝後卽移寓外城無何都城
陷得逸去 是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癸巳封總兵
官吳三桂左良玉唐通黃得功俱爲伯三桂平西伯通
定西伯良玉甯南伯得功靖南伯甲午徵諸鎮兵俱入
援 乙未總兵官唐通入衛命偕中官杜之秩守居庸
關 戊戌命太監王承恩提督京城內外防守 己亥

明通鑑卷九十

四

李自成至宣府巡撫大興朱之馮集將吏于城樓歃血
誓死守懸賞格勵將士而人心已散監視中官杜勲且
與總兵王承允爭先納款矣見之馮請以城下賊之馮
大罵曰勲爾上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卽通
賊何面目見上勲不答笑而去俄賊且至勲蟒袍鳴騶
郊迎三十里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左
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熟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
擊其肘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
城下承允開門納之訛言賊不殺人且免徭賦則舉城
譁然皆喜結彩焚香以迎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

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厲士節自縊而死
賊棄屍濠中濠旁犬日食人屍獨之馮無損也同日死
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副將甯龍及繫獄總
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其他婦
女死義者又十餘人初濟南未破之馮方賚表入都寄
其帑未幾城陷之馮妻馮氏匿姑及子于他所自沈井
死姑李聞之為絕粒死之馮廬墓三年始出至是及于
難 癸卯唐通杜之秩以居庸關降于自成賊遂入關
甲辰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鏐力戰死 乙巳
賊犯京師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貨

明通鑑卷九十

五

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于
里立馳報及陷昌平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勾去無一還
者于是賊游騎直至平則門而都人猶未知也上召問
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
賊至潰降相繼守埤者寥寥益以內侍三四千人專守
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
監杜勳侍勳射書入城稱賊勢盛請上自為計上即日
下手詔親征又下罪己詔盡罷加派新舊餉尋召駙馬
都尉鞏永固令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
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及異據明史朱
之馮傳言杜勳

射書城中初傳勳死宜府之難帝予贈蔭立祠至是城
中疑為鬼王承恩倚女牆而與語語絕入見帝盛稱自成
請帝自為計復繼之出笑語諸守監曰吾輩富貴自在
也又宦官傳亦載其事且言勳入見帝左右請留之勳
曰不返則二王危乃縱之出復繼下云云按論德揚土
聰甲申核真畧但言杜勳射書城中而力辨其無繼城
見帝之事士聰身在圍城中且言三月十八日擄帝
猶召輪對日講詹翰官四員入侍士聰與同官衛允文
預焉安有勳繼城入見帝而侍臣不聞者况事勢呼吸
降賊當前以莊烈英斷有餘豈不能為建文手刃徐增
壽之事而顧以一叱縱之耶且帝是時不能保其太子
又何暇念及于秦晉二王何況其身繫賊庭死不足惜
勳亦安能以危詞聳聽邪今但書 是日晡外城陷時
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官軍皆潰而諸璫守

明通鑑卷九十

六

出宮登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
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勳戚周奎田宏遇第其
夕皇后周氏崩奉旨自盡也趣呼左右進酒飲金卮十
數乃手劍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又斫昭仁
公主于昭仁殿竝袁妃諸嬪數人惟袁妃及長平公主
未殊夜分內城陷 丁未帝崩于萬歲山之壽皇亭中
官王承恩從殉焉亭新成帝所閱內操處也質明帝聞
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乃與承恩登山帝御絳黃袍
跌左足書衣襟為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
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
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

亭承恩縊于側同時文武諸臣殉難者大學士范景文吳橋人聞城陷趨至宮門知駕出疑為南幸乃就道旁庸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戶部尙書倪元璐上虞人聞難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尙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志我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經死一門殉者十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吉水人賊至率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得上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及內城陷乃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作絕命詞投縊死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

明通鑑卷九十

七

王家彥莆田人分守安定門帝手敕兵部尙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為中官所拒示之手敕乃上時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即賊也賊安得上借縉彥詣宮門復命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于民舍遭賊焚殘一臂僕收其餘體焉刑部右侍郎孟兆祥交河人分守正陽門城陷嘆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門下子章明甫成進士兆祥揮之使去對曰君父死我何生為乃投縊于父側兆祥妻呂氏章明妻王氏同日並縊右副都御史施邦曜餘姚人當賊薄近郊語本兵張縉彥亟檄天下兵勤王弗省太息去城

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經僕救之復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街衢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為居民所麾乃命僕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卒大理寺卿凌義渠烏程人得帝崩信負牆哀號以首觸柱流血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為揮使去據几端坐取平生所好書盡焚之曰無為賊手污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自繫奮身絕吭死太常少卿吳麟徵海鹽人分守西直門門當賊衝賊詐為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

明通鑑卷九十

八

追城襲擊多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令斂用角巾青衫覆之單衾以志哀痛自經死先是薊督王永吉請撤甯遠吳三桂兵守關門帝下其議麟徵獨疏數百言力贊之不決及烽火徹大內帝始悔不用麟徵言城破時八門皆啟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通後發掘乃開右庶子周鳳翔山陰人都城陷傳帝南幸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擁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左諭德馬世奇無錫人當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箸起問帝安在東宮一王安在或言帝已出

城或言帝已崩或又言東宮二王被執世奇曰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荅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竝先縊死左中允劉理順杞縣人畿輔告警理順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及賊犯京師急守卒缺餉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帑眾唯唯理順太息歸捐家貲犒守城卒僚友問進退正色曰存心視國尚須商酌耶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竝婢僕數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檢討汪偉休甯人城陷語其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刎不殊復投縊死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尸于堂援筆書某日某官汪某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于壁間乃自經致異殺寇紀畧言偉與耿氏飲酒題詩于壁其縊也耿在左乃復下曰不可亂夫婦之序其從容如此此與明史本傳所記小異增識之太僕寺丞申佳允永年人閱馬近畿聞居庸陷嘆曰京師必不守矣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窪畦巨井急躍入僕呼號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夫人有子作

明通鑑卷九十

九

忠臣毋過傷也遂死給事中吳甘來新昌人帝嘗詰戶部餉額甘來曰臣科與戶曹表裏餉可按籍稽也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無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領之及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橫徒揚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投縊死御史王章武進人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城門賊入城時亨欲要章走章曰事至此猶惜死邪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並馬行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揚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賊不絕口賊怒攢槊刺殺章而去抵暮其僕覓尸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如此賊狀御史陳良謨鄭人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有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邪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時京師人年十八侍良謨才百三日耳時既死良謨望闕拜亦自縊兵部郎中成德霍州人城破不知帝所在既趨至午門見尚書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胷且晉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雞酒犒莫梓官前觸地流血賊怒刃

明通鑑卷九十

三

脅之不為動莫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
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
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
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縊死先是懷柔城陷德
父文柱遇害家屬盡沒妻劉以德被逮追賊憂悸死至
是又闔門殉焉吏部員外郎許直如阜人賊薄都城約
同官出貲餉士為死守計及城陷傳帝南狩直將往從
見賊騎塞道輒返曰四方兵戈駕將焉往已知帝崩一
痛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
書寄父賦絕命詞六章闔戶自縊死兵部員外郎金鉉

明通鑑卷九十

三

武進人初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
府危宣府危則大事去請急撤回中官杜勳專任巡撫
朱之馮勳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及京城
破痛哭急趨入朝見官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
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
王弟錄竝殉焉攷異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據明史本
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至金鉉皆二十人名上
命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故明史
傳中特列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別為兩卷而御史陳純
德亦在南渡正祀之內蓋福王時純德入正祀而孟兆
祥子章明則以其父故改入附祀之首故亦止二十人
也今按正祀附祀文武諸臣皆福王南渡時所定有被
拷掠死而入祀者有實係被執不屈死而未邀贈卹者
故其去取不足據重修三編修于乾隆勝朝殉節諸臣

錄之後所記殉難諸臣為得其
實今自二十人以下悉據書之御史陳純德巡按山西
攷異三編作巡撫蓋按力陳抽練彘還朝提督畿輔學
字之誤也今據本傳 政出按部都城陷賊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見眾攝純德
入還邸慟哭遂自經攷異按順治時贈諡二十人不及
而疑之證之明史本傳實御史趙譔巡視中城城陷罵
無其事今書于二十人後 趙譔巡視中城城陷罵
賊被殺攷異趙譔據三編增入原進簽內言其北都殉
此輯覽已載今補入按輯覽三編皆有趙譔不知殉工
節錄何以遺之且錄中趙譔四等無忠愍似專諡也
部員外郎王鍾彥守廣甯門守將開門納賊鍾彥被執
不屈死削籍吏部尚書李遇知城陷方自縊被賊執不
屈死一門死者七人妾王氏先縊死郎中周之茂需次

明通鑑卷九十

三

都下賊搜得之迫使跪不屈折其臂而死順天通判張
凝和分守北門城陷死御史俞志虞聞城陷不食梓宮
出東華門往哭自縊于新昌會館員外郎甯承烈管太
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解范方被繫不屈死中書宋天
顯被賊執逼書偽詔抗罵觸階死光祿寺署丞于騰雲
聞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于賊竝
服命服自經死濮州知州馬象乾順天人罷居里城陷
率妻及子女五人死中書王永隆遇變不食死郎中葛
凝秀北向投縊死寇可教罵賊死主事楊會英被執引
頸就刃死沈邱知縣李昌齡被誣下獄賊入城釋之不

食死太醫院吏目楊元與妻楊氏同縊死郎中張樵芳
員外張三傑皆被執不屈死主事陳貞達都御史于廷
子也罵賊死順天經歷施溥方升任樂亭知縣未行城
陷仰藥死博樂知縣徐有度罵賊死平涼同知郭寅與
其二子皆不屈死家居故萊陽知縣徐兆任與妻張氏
及幼子同縊死兵馬司指揮姚成自縊死妻袁氏子逢
元及一僕俱殉焉一時勲戚之死事者劉氏一門爲首
新樂侯劉文炳者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之弟子也文炳
素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講明忠義賊攻
西直門急尼麓踉蹌告文炳宜自爲計時太后母瀛國

明通鑑卷九十

三

夫人尙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
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
耳命侍婢結縲于樓上作七八縵家僮積薪樓下尋遣
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復何
憾文炳奉密召入見誓効死出聞外城陷馳至崇文門
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杜氏文炳妻王氏及兩妹已先
自縊死家人正焚樓火烈不得入時文炳叔左都督劉
繼祖瀛國公次子也守東安門不克歸至後園與文炳
遇相約投井文炳忽止曰戎服不可見皇帝易以巾幘
繼祖大呼皇帝數聲同入井死文炳弟左都督文耀守

永定門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第已
焚大哭曰文耀未死以君與母在耳今至此何生爲遂
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
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繼祖妻左氏妾董氏李氏亦登
樓自焚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文炳季弟文照奉母命
留侍太夫人遂逃去而申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爲賊
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次則駙馬都尉鞏永固尙樂
安公主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與文炳誓以死
報乃以黃繩縛子女五人誓極告曰此帝甥不可汙賊
手舉劔自刎闔家焚死宣城伯衛時春頴六世孫也掌

明通鑑卷九十

青

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惠安伯張
慶臻驛之後裔寧都督府都城陷召親黨盡散貨財闔
家自焚死彰武伯楊崇猷信之後裔城陷自經死甯遠
伯李尊祖成梁之孫遇害死彭城伯張光祖麟十四世
孫定遠侯鄧文明甯河王愈十一世孫鎮遠侯顧肇迹
夏國公成十一世孫西甯侯宋裕德鄆國公瑛九世孫
清平侯吳遵周梁國公成八世孫陽武侯薛濂鄆國公
祿九世孫恭順侯吳汝徵邠國公永成七世孫新城侯
王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皆以城破殉節
據三編所載勲戚侯伯自劉文炳以下十三人駙馬一
人而劉繼祖別入之武職中質實言繼祖與文炳同赴

并死且係竊國公次子而太后之母弟今並入之勳戚
下若緩寇紀畧所載成國公朱純臣武定侯郭培民承
康侯徐錫登懷南侯孫維藩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
光燦皆在南渡附祀之列三編蓋擇其確者書之見後
卷

武臣世職之死事者則左都督劉岱以外戚世襲職
居京師城陷全家自焚死副總兵賀珍守平則門賊至
率千騎力戰陷陣死都督僉事賀讚總兵虎臣子賊薄
京城迎擊為亂箭射死鎮撫司僉事李若璉分守崇文
門城陷自縊死都指揮僉事魏師貞服命服拜闕自焚
死參將高錕闔門焚死指揮同知許達允尙書進五代
孫罵賊不屈死都督方履泰南和伯一元子自刎死千
戶李國祿自縊死指揮同知李若珪作絕命詞自經死

明通鑑卷九十

圭

指揮使蕭偲以父如薰蔭在職死虎賁左衛參軍李正
光闔門死指揮馬國城城殉節世襲指揮張養所都指
揮梁清宏指揮張國維皆不屈死指揮高甲同妻許氏
媳王氏女高氏弟婦劉氏姪女高氏同自經死指揮劉
一松同妻王氏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
殺反異三編京師陷日中所載殉難諸臣皆連保定書
殺之如劉宗嗣呂應蛟文運昌張羅彥之等皆保定死
事者今分書于壬子昭保定下惟副總兵賀珍據殉節
錄守平則門陣沒又錦衣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死
殉節錄及諸書所載同輯覽亦次于勳戚之末而三編
偶遺之今所記多據三編而其他甲申殉難非在京師
者別記于其以布衣殉節者湯文瓊為最著瓊石埭人
授徒京師見國事日非數獻策闕下不報京師陷慨然

語其友曰吾雖布衣獨非大明臣子邪安忍見賊弑君
篡國乃書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
心投縋而卒後李自成得其衣帶語以責陳演遂斬演
于市時都城布衣盡節者又有范箴聽楊鉉李夢禧張
世禧之等不下百餘人箴聽聞賊至置一棺偃卧其上
絕食七日死鉉善寫真城陷攜二子赴井死夢禧與妻
杜二子二女一婢俱縊死世禧亦與二子懋賞懋官俱
自經死又有周姓者悲憤槌胷嘔血數升死而柏鄉人
郝奇遇居京師聞變謂妻曰我欲死難汝能之子妻曰
能遂先死奇遇瘞畢服藥死效異據計氏北畧所載文
臣有中書舍人滕文所阮

明通鑑卷九十一

圭

文貴皆投御河死順天府推官劉有淵聞城破縊死又
順天教習五人同縊明倫堂伏其姓名陽和衛經應毛
維張命巡城大馬賊夾殺並死又經應張應選投御
河死殉節錄言應選之妻妾子女同殉武職有百戶王
某者周鍾寓其家王勸鍾死不從遂自縊或云鏡即周
者官東宮侍衛聞賊至母妻一門俱自盡或云鏡即周
奎之姪也又有順天民李小槐開難視妻杜氏三子一
女一婢以次縊畢始自縊又武愷之僕某見愷索吉服
將朝李自成苦諫叩頭出血不聽遂不食而帝崩之
卒皆三編明史忠義傳所不載者附識于此
前文官女皆踰牆夜出有官人魏氏者臨御河大呼曰
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二三百人
官人費氏自投管井中賊勾出見其容爭奪之費給曰
我長平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官審
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

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伺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呼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命收葬之而熹宗懿安皇后者亦尋自縊死夜異懿安之死明史三編無異詞實宿懿安事懿安無涉也京師之陷李巖保護懿安令自盡此為確證是日午李自成羶笠纓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偽大學士牛金星偽尙書宋企郊等騎而從太監王德化等先迎候于德勝門隨而入自成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蓋時未得帝崩信又傳駕已南幸也時諸監有獻太子及永定二王者俱送劉宗敏宅宅即戚曉田宏遇第也令勦戚文武百官俱于

明通鑑卷九十

二十一日朝見戊申添設守門兵及放馬兵入城已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羣賊爭戲侮為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上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演首勸進不許封太子為宋王放刑部錦衣繫四五品以下張若麒等自成自居西安時建置官吏至是益盡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宏文館太僕寺曰驗馬寺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知府州縣曰尹曰牧曰令召見朝官自成南向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裸坐以次呼名分

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紹陽楊觀光等無不汗偽命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自是降者無不悚息待命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遭荼毒縊死者相望 庚戌得先帝遺弓于萬歲山亭李自成命以官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是日殺成國公朱純臣先是帝臨崩有手敕令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欲託東宮于純臣令總督諸軍輔太子不果行至是自成得殊諭于文淵閣案上即命收繫純臣日中被殺並其弟及從子皆誅之籍其家致異臣未追賊而遠殺改諸書皆系之二十二日甲乙核真畧所謂收繫最先慘死最速者是也然力辨其無勸進

明通鑑卷九十

之事此則士聽為已故諱言之耳野史謂其與張縉彥迎門拜降其有無不足辨然初次勸進在己酉百官朝見之時純臣實班首也陳演特問臣耳豈有不列勸進公侯寺之名而自成金星輩許之乎士聽謂初次勸進在二十六日則成國已死又言逆賊勸進事誠有之乃賊營見在之偽官非京城從賊之降官不知二十一日百官朝見自成勸進乃必有之事何待陳演之首創其謀若謂純臣不在勸進之列實不敢信也意當時八百餘人必有大半列名者特勸成首純臣問臣首陳演耳純臣以總督諸軍輔太子之手救遂首殺之較之李國楨輩被刑夾而死者差為不受辱而南渡後乃列之附庇武臣之首且更以李國楨入之正祀之列外謬甚矣 辛亥為先帝易梓官與周皇后梓官同移殯于佛菴 中 是日百官降者按次唱名自成拔九十二人送偽更政府宋企郊分三等授官俄傳偽旨自勦戚大臣及文武百官八百餘人悉囚繫送偽都督劉宗敏營中拷

夾責賂賂時有國子祭酒孫從度住金台會館病甚臥床有偽將羅姓乘馬進館徑入內室其妻孫氏罵之羅遂以鉄索繫孫並昇從度過已寓從度尋以拷訊斃乃索氏貲凡七撥百敲十指俱斷招得窖金七千兩獻自成自成駭曰一翰林富乃至是耶于是降官之被拷掠者自此始致異此据核真畧而計氏北畧及甲乙彙編皆在是日蓋自成始送諸降官于偽吏政分三等授官會賊將羅某送所得孫從度窖金七千乃動追贖之念于是所授之官悉被囚繫實始于此今據書之壬子保定府陷先是賊黨劉方亮陷真定各郡縣迎降相繼人情益洶洶保定同知邵宗元錫山人方攝府事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許日可清苑知縣朱永康

明通鑑卷九十

元

衛指揮劉宗嗣致異宗明史本傳及諸書皆作忠蓋三編後改也殉節錄亦作劉宗嗣今從之及鄉官故光祿少卿張羅彥故工科給事中尹洗等議城守時知府何復平度人以前月由員外擢守保定閭警兼程馳入城宗元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修力可也乃謁文廟與諸生講見危致命章詞氣激烈講畢登城分守都城陷之次日賊使投書誘降宗元手裂之明日賊大至絡繹三百里有數十騎服婦人衣言所過百餘城皆開門遠迎不降即屠且京師已破為誰守城上人聞之髮豎皆裂賊環攻累日宗元等守甚堅賊稍稍引却督師李建泰率殘卒數百輦餉

銀十餘輛初至定興城門閉不納留三日攻破之皆其長吏遂抵保定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舉敕印示之宗元等曰公荷聖恩御門賜劍酌酒餞別今不仗鉞西征乃叩關避賊邪建泰怒厲聲叱呼且舉上方劍脅之或請啟門宗元曰脫賊詐為之若何眾以御史金毓嗣嘗監建泰軍識建泰推出視之信乃納之建泰入賊攻益厲建泰倡言曰勢不支矣始與議降書牒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為朝廷守土義不降欲降者任為之大哭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皆雨泣羅彥前日邪說勿聽速擊賊復乃自起焚西洋巨礮火發被燎

明通鑑卷九十

辛

幾死賊攻無遺力雉堞盡傾俄賊火箭中城西北樓復遂焚死賊又焚南郭門守者多散南城守將王登洲縋城出降賊蜂擁而上建泰中軍副將郭中杰等為內應城遂陷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建泰率曰可永康出降宗嗣分守東城城將陷召女弟適楊千戶者歸與妻毛氏子婦王氏同處一室俱以弓弦縊殺之復登城拒守城破被執怒詈奪賊刀殺三人賊厲至剗目劓鼻支解死保定知縣楊珮陞鄧州未行寇入死之据殉節錄補一時武臣死事者守備則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指揮則文運昌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九章呂一照李

一廣中軍則楊儒秀鎮撫則管民治千戶則楊仁政李
尙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劉朝
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把總則郝國忠
申錫皆殉城死復有呂應蛟者保定右衛人歷官密雲
副總兵謝事歸賊至總監正化知其能延與共守晝夜
不懈城破短兵鬥殺十餘賊而死一時鄉官之死事者
則張羅彥一門為首羅彥兄弟六人兄羅俊以十六年
秋舉進士弟羅輔亦以是年舉武進士羅士早卒諸生
羅善羅喆當賊逼京師羅彥兄弟家居與邵宗元歃血
盟誓死守總兵官馬岱謂羅彥曰賊分兩道一出固關

明通鑑卷九十

三

一趨河間吾當出屯蠡縣扼其衝先殺妻子而後往其
城守悉屬公羅彥曰諾喆且岱果殺妻孥十一人率師
去羅彥等糾鄉兵二千分陣守羅俊守東城羅彥西北
羅輔為游兵公廩不足出私財佐之賊遣騎呼降羅俊
顧其下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宗嗣挺劍曰有不從張
氏兄弟死守者齒此劍怒目髮上指聞者咸憤厲守益
堅賊為引却已聞京師陷眾皆哭北向拜又羅拜相盟
誓而賊攻益急城中多異議羅彥謂宗元曰小民無知
非鼓以大義氣不壯乃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枚于項示
戴主意賊以羅彥主謀呼其名大詬且射書說降羅彥

不顧賊死傷多攻愈力而李建泰親軍為內應城遂陷
羅俊猶持刀斫賊刀脫兩手抱賊齧其耳血淋漓口吻
間賊益眾大呼我進士張羅俊遂遇害羅彥見賊入急
還家大書官階姓名于壁投縋死于晉與羅俊子仲並
赴井死時羅善佐兩兄守城城將陷兩兄戒勿死羅善
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與妻高氏攜三女同
投井死羅輔多力善射晝夜乘城射必殺賊城破連射
殺數人矢盡持短兵殺數人乃死羅士妻高氏守節十
七年至是亦自經死惟羅喆從水門走免妻王氏亦縊
死羅俊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彥妻趙氏二妾宋氏錢氏

明通鑑卷九十

三

及晉妻師氏當危急時並坐井旁以待賊入皆先羅彥
投井死惟趙氏不沈家人出之再入復如故有抱晉之
子至者曰夫人死將令張無後乃匿空舍中潛出水門
免而羅輔妻白氏在母家聞難欲死侍者止之給以汲
井推幼女先入已從之羅俊再從子震妻徐氏巽妻劉
氏亦投井死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方建泰之出師也
金毓嗣為監軍御史方馳赴山西抵保定賊騎已逼而
毓嗣本保定衛人遂入城與邵宗元共守毓嗣守西城
散家貲千餘金犒士其妻王氏亦出簪珥佐之方京師
陷賊射書說降眾頗懈毓嗣厲聲曰正當為君父復讐

敢異議者斬懸銀牌令擊賊者自取眾爭奮斃賊多城陷一賊挽毓嗣往謁其帥且罵且行遇井推賊仆地自墮井死妻王聞之即自經其從子振孫有勇力以武舉佐守城賊至眾皆散獨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孫前日殺數賊魁者我也羣賊支解之振孫兄肖孫子婦陳氏與侍兒桂春亦投井死肖孫匿毓嗣二子為賊擄掠無完膚終不言二子獲免同時守城殉難者邠州知州韓東明武進士陳國政赴井死平涼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輩孫從範不屈死舉人高經負母避難遇賊求釋其母獲釋而經被執乘間赴水死貢生郭鳴世寢疾聞

明通鑑卷九十

妻

城陷整衣冠端坐賊至持棒奮擊而死諸生王之珽先城陷一日置酒會家人飲達旦城陷偕妻齊氏及三子二女入井死諸生韓楓何一中杜聯芳王法等二十九人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人或自經或弱或受刃皆不屈死婦女殉節者一百十五人他若尹洗見及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以城陷次日為賊收獲亦不屈死賊揭其首于竿書曰據城抗節惡官逆子見者飲泣是役也城內屠赤一空尸枕藉填溝壑偽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闔郡殉之云夜異三編于甲申三月明故書保定之事皆從畧其殉難之何復邵宗元金毓嗣方正化張羅俊附見蔣德璟羅目中其他如呂應蛟文運昌劉洪恩

張維綱等皆附載于京師陷日中而特書其守保定死于質實又如楊儒秀張大同子之坦皆但以守城書之未及分折今所載悉據明史何復張羅俊金毓嗣三人傳詳記其事之本末及殉難之文武官紳而城陷日分則據北畧及後寇紀畧皆云二十四日與明史京師城陷則建泰以二日遺使說降又攻之累日者合惟核真畧謂李不降自刎又不一日被押入京師日分已誤又謂賊屢論所載皆擇其確者書之若保定之役據後寇紀畧所記同時有材官王尊義主簿沙潤民醫官呂國賓王鎮王之瑄皆被殺並見殉節錄文學有杜日芳王欽馮澤王允嘉吳杖韓廷珍楊善馨何光岳韓紹淹顏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疇王致中周之翰等意即明史所謂二十人破射死黃棟火箭燒樓死義民則劉宗向等三人外又有楊強子刃賊力屈自勿死張加善不屈死鄭國甯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南胡來

明通鑑卷九十

妻

獻胡得銀俱以拒賊被殺意即明史二十人之數者也又與尹洗等三人被執不屈死者有諸生王之珽亦與郭鳴世同死城者有諸生賀誠而韓東明之子仲淹亦繼東明殉難城死若婦女則又有金振孫妻王氏劉宗嗣女劉氏文運昌妻宋氏張爾輩妻唐氏何一中妻趙氏韓楓妻王氏田仰各妻曹氏劉自重妻羅氏以上皆據保定儒士陳僖所輯甲申上谷紀事而僖又自為陳氏節傳言僖王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體妻陳氏俱于二十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城陷張捧誥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並侍婢四人並周歲弟仔甫同入井死一門殉者九人又為高氏節傳言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柱妻劉氏請于公姑賊入同縊死其他縊死者則有錦衣千戶賀誥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有進士王延禔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又三編實楊儒秀妻杜氏投水死凡此即傳中所謂一百十五人之數者也惟馬岱殺其妻于率師出據紀畧言劉方亮既去留偽將張洪收諸下邑得偽于縣縣自刎不殊洪傳而去致之自成以將斃故得脫後為僞不知所終今茲附識之以俟攷。又按殉節錄保定諸生有劉士廉周之韓王建基王繼桂貴作同母及妻張氏王嘉印王祚昌

王性幼何光岳之妻師氏既積學之妻何氏皆紀畧所遺者並識之 癸丑偽禮政府

鞏靖示隨駕百官率耆老上表勸進甲寅偽旨今禮政

府誼吉舉行未幾而山海關之報至不果是日陞遷各

降官四品以下百餘人致異諸書皆以二十六日為勸

史皆言始于朱純臣陳演則二十一日入朝時也其時

遺弓未得遷蹕方傳諸降臣即喪心味良亦無暇及此

諫演等勸進不過列職名而已至是始令上表而所云

百官者即指李國楨陳演之等楊士聰甲乙核真畧謂

隨駕諸臣乃呼文之牛金星武之劉宗敏勸進大事宜

屬之佐命之臣豈肯以公國樂囚等之乎此蓋諱言已

在百官之列而簡詞以欺人耳永樂之入金川門其時

叩馬勸進者何一非建文公國之臣不聞邱福朱能等

之預其列也況鞏靖早已為自成偽官又安敢以政府

之示臨之金星宗敏者則所謂百官耆老非指公國之

臣民而何今仍 始開拷掠追贓閣臣責餉十萬部院

掘野史分書之

明通鑑卷九十

五

錦衣七萬以下科道吏部五萬以下翰林二萬以下部

屬以下各以千計勦滅則金盡輒殺之 乙卯平西伯

吳三桂自山海關乞師于我

大清初三桂奉詔入援過關至豐潤聞京師已陷猶豫

不敢前其父襄提督京營自成有襄以書招之三桂欲

降先是三桂嘗就嘉定伯周奎飲悅歌女陳沅以千金

購之會三桂以邊警行奎送沅于襄所至是為賊將劉

宗敏掠去三桂聞之憤甚時自成已遣降將唐通白廣

恩率兵二萬東攻灤州三桂疾馳歸山海關襲破賊將

降其眾八千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襄于軍東攻山

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三編實實一片石在永

關北七十里有關城 三桂懼遣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

城東為北門水口 來乞師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命睿親王多爾袞帥師行 丙辰遷帝后

梓宮于昌平州州之士民率出錢葬之田貴妃墓內斬

蓬藿而封之不能成禮致異天壽山在昌平莊烈之葬

楊士聰言界外如墳皆葬金山不葬昌平不知萬貴妃

所葬亦昌平也金山在順天宛平縣之西北當

清兵五月入京師改葬莊烈帝后陵曰思陵昌平密淵

京師豈有不查明確實者顧亭林昌平山水記載思陵

本末甚悉然則核 越兩月我

真之說亦應度耳

明通鑑卷九十

五

大清人京師始以帝禮改葬令臣民服喪三日謚曰莊

烈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燾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

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

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

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

位十有七年不遜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

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債事乃復

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

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

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

為亡國之義烈矣

夏四月辛酉李自成焚太廟神主攷異據核真畧在是日並無遷太祖主事

詳后 王申我

大清睿親王師次翁後得吳三桂遣將致書略曰三桂以蚊負之身荷遼東重任今以甯遠右偏孤立之故令棄甯遠而填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何能成事乃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

明通鑑卷九十

三

尊號擄掠婦女財物罪惡已極天人共憤三桂受國厚恩欲與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不支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國孤臣之言速選精兵三桂自帥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乞王轉奏王即遣使報書略言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今遣使致書深為嘉悅即當統兵前進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幸勿以前故尚復懷疑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爵為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先是李自成已于十三日挾太子諸王東行偽將唐通出

一片石三桂請速進兵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柵寨戊寅

大軍迎擊大敗通兵于一片石已卯師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王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自成率步兵二十餘萬陣于關內自北山亘海

大兵布陣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伺其情奮擊之且戒勿越伍違節制陣既列三桂居右翼之禾先悉其眾搏戰圍開復合戰良久

大清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電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為

明通鑑卷九十

三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眾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徧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兵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使降臣王則堯詣三桂議和許送太子二王皆偽也三桂送則堯于睿王軍

中斬之益進兵自成乃殺其父襄走京師尋又殺襄家

屬三十四人攷異野史言唐通既敗乃送定王于軍中敗自成復遣王則堯張若麒請和送出太子其後三桂至永平奔定王專擁太子欲護之入都

不許乃送太子于高啟潛或云啟潛又送之民間皆誤也自成西奔挾太子二王以行則聖武記所謂許送太子二王為偽者是也三編所記皆參

聞之但有挾太子二王西行無送三桂軍中之語其為傳諸書記三桂破賊于四月辛酉者辛酉為初四日距乞

其死也毋亦一念之悔懼貽先人之羞為門戶之玷乎純臣之死最先學濂之死最後今並表而出之

甲申三月之變有家居聞難而殉節者有里居擊賊而遇害者兵部侍郎王家禎解職家居長垣京師陷賊遣兵據長垣家禎自經死子元玠從之按察副使顧國縉上海人聞城陷不食死工部尙書何應瑞曹州人聞城陷不食死萊州推官張力家居東明聞都城陷偕邑人殺賊投偽官為所執不屈罵賊死而是時諸生布衣之殉節者以吳縣許瑋為首瑋有至性嘗割臂療父疾為諸生磊落不羈聞京師陷帝殉社稷大慟誓欲起義師討賊走告里薦紳皆不應端午日過友人出酒飲之瑋

明通鑑卷九十

聖

擲盃大詬曰我輩讀聖賢書今何時尚縱酒如平日耶拂衣徑去已聚哭明倫堂瑋衰杖擗踊盡哀御史謁文庶猶吉服瑋率諸生責以大義御史皇棟謝罪去及南都頒監國詔而哀詔猶未頒瑋益憤痛趨古廟自經為人所解乃步至胥門投于河潞王舟至拯之出既歸家人日夕守不得死遂絕粒尋聞哀詔至即庭中稽首號慟遂不復言以六月三日卒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其時諸生殉義者京師則又有曹肅蘭衛卿周讜李汝翼金壇則王明顛丹陽則王介休雞澤則殷淵肥鄉則宋湯齊郭珩王拱辰而肅之曾祖子登仕為甘肅巡撫京

師陷肅與其兄遜弟敬祖母姜母張遜妻李肅妻周妹持順弟婦鄧竝一門自縊死敬遜明史忠義傳言肅弟節錄謂持敏即遜字而肅之兄也又傳言肅嫂李氏而伏去肅妻周氏今有弟婦鄧殉節錄之則李即遜妻而肅妻周遺之傳中又有弟婦鄧殉節錄之則李即遜妻而肅妻敬疑所謂弟婦鄧者即敬妻也殉節錄成最後攷覈較詳今參書之衛卿止一幼女付其友自縊讜汝翼皆罵賊不屈賊磔汝翼而殺讜明灝日夕慟哭家人解慰之託故走二十里外投水死介休不食七日死賊破雞澤淵謀起兵復之俄聞京師陷即同諸生黃祐等密約山中壯士誅賊所置偽官為奸人所告被殺遠近悼之湯齊拱辰亦以起兵討賊謀泄遇害敬遜以上殉難官紳皆據三編及明史忠

明通鑑卷九十

聖

義傳而殉節錄另編甲申殉難諸臣為一類紀載尤詳其通蓋節卷內有廣靈知縣阮泰解職家居洛陽聞京師陷衣冠望闕拜不食死妻朱氏從之光祿監事胥自修江門人聞賊陷北都具冠服肅拜絕粒死湖南督學僉事周大啟長洲人甲申聞變不食死猗氏知縣李樹聲岐山人歸賊陷京師遺人招之不從死濟南僉事劉世芳英山人聞京師陷自縊死湖州司理李毓新嘉朱懋華南陵人聞京師陷自縊死湖州司理李毓新嘉判張垣崇徐州人聞變以身殉商城知縣張國光大與人聞都城陷徐州人聞變以身殉商城知縣張國光大與寇陷都城偽使至同官勸出迎碎所佩印不屈死大與總兵汪登瑞餘姚人聞變絕粒死呈貢知縣黃卷鍾祥人家居閩城餘姚人聞變絕粒死呈貢知縣黃卷鍾祥之益都人僑寓金陵甲申聞變不食死臨漳知縣梁希阜龍泉人未赴任聞京師陷痛哭不食死天津道陳六翰在天津築興濟城死甲申之難刑科給事中李汝察南昌人抗疏下獄尋赦歸聞京師陷難刑科給事中李死御史鄭封祥符人出使廣西聞京師陷與子庚錫道山中封不食死庚錫亦死舉家殉之兵部主事尹詔石

城人上疏許時相歸聞甲申變不食卒永平通判韓
上桂番禹人問京師陷號泣卒知縣毛協恭武進人
難投水死西甯副使李豫鄆州人林縣人師陷哭壯
死巡撫官遇賊被害延綏總兵宋偉山陰人甲申服
士討偽御史王與印氏亦縊死太常少卿傅鍾秀與
子士和拒戶自經妻于氏縊死太常少卿傅鍾秀與
大罵不屈死子縊初以翼父並殉河游擊李中孚上
海人甲申戰沒入祠職官卷內有鴻臚寺鳴贊官石
昌單縣人甲申之難從指揮李若璉同殉節于京師
城兵馬司陳憐芮城人京師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
大興人方歸家都城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保安
人時銓授未行京師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保安
論時銓授未行京師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保安
安肅訓導張文浩博興人城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
中日自縊死京師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保安
問難自縊死京師陷自縊死涇陽劉彰本保安
死嘉定訓導劉孝陵衛董啟明里貫未詳甲申聞難
坐明倫堂自刎死興安州同覃天明太平人致仕歸

明通鑑卷九十

都城陷不食死訓導陸士鉉平湖人甲申聞難大慟
拉死又入祠士民卷內布衣馮澤縣人甲申聞難大
之歲貢陳嘉猷慶都人賊陷慶都拒戰死生員祝
順天舉人李毓梁孟縣人賊陷京師徵赴西安送妻
與二子入山自縊死孟縣人賊陷京師徵赴西安送
員常州舉人許王顧進士石原人甲申聞難大慟
自縊死舉人馬嘉心徐州人聞京師陷痛哭絕粒七
才鹽城人聞京師陷純不食死生員張正夫俱和
州人聞京師陷純不食死生員張正夫俱和
山趙振極單縣孫國顯城武聚即墨王曦如俱甲
縣趙振極單縣孫國顯城武聚即墨王曦如俱甲
申殉節死生員王啟賢王探符應王舉符振芳俱
饒陽人甲申城破死之生員張玉璜順天都城陷同
妻魏投井死生員蔣士忠順天都城陷同
生員徐煥順天都城陷同
元順天都城陷同
瑞安人聞難沈永甯江死生員陳則從平番人城陷不

明通鑑 卷九〇

食死真生溫元春生員杜柱枝金章王汝盤監生郭常
俱安人冠文周大舉人周元叙州人賊執之
不受人衣冠赴文周大舉人周元叙州人賊執之
死從之布衣守義順天都城破人京師陷悲憤嘔血
婢從之布衣守義順天都城破人京師陷悲憤嘔血
交運密雲人痛飲死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中死節孫源文無錫人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人絕粒九日死陳公誥貴池人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父襄絳州人賊陷京師誥貴池人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師端文之孫甲申殉節入都彭水死京師陷悲憤嘔血
之劉鳳池深水人甲申殉節入都彭水死京師陷悲憤嘔血
人守安定門昌矢擊賊城破陞死京師陷悲憤嘔血
姓名京師陷悲憤嘔血
叟吳輝人方執鉏田間聞京師陷悲憤嘔血
德富輝人方執鉏田間聞京師陷悲憤嘔血
水死農夫有南都殉難而誤入者如
上死農夫有南都殉難而誤入者如
顧某亦殉難而誤入者如

明通鑑卷九十

食死真生溫元春生員杜柱枝金章王汝盤監生郭常
俱安人冠文周大舉人周元叙州人賊執之
不受人衣冠赴文周大舉人周元叙州人賊執之
死從之布衣守義順天都城破人京師陷悲憤嘔血
婢從之布衣守義順天都城破人京師陷悲憤嘔血
交運密雲人痛飲死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中死節孫源文無錫人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人絕粒九日死陳公誥貴池人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父襄絳州人賊陷京師誥貴池人開京師陷悲憤嘔血
師端文之孫甲申殉節入都彭水死京師陷悲憤嘔血
之劉鳳池深水人甲申殉節入都彭水死京師陷悲憤嘔血
人守安定門昌矢擊賊城破陞死京師陷悲憤嘔血
姓名京師陷悲憤嘔血
叟吳輝人方執鉏田間聞京師陷悲憤嘔血
德富輝人方執鉏田間聞京師陷悲憤嘔血
水死農夫有南都殉難而誤入者如
上死農夫有南都殉難而誤入者如
顧某亦殉難而誤入者如

明通鑑附編

計六卷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一上起開逢沿灘夏五月盡秋七月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是年五月明福王由崧立於南京仍稱崇禎十七年夏五月

月戊子朔我

大清兵定京師李自成西奔

大軍追之于蘆溝于慶都皆敗之乃班師所過郡縣皆

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

鄉里迎降恐後于是睿親王整兵入京師故明諸臣迎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按堵如故改葬明崇禎

帝后竝熹宗皇后張氏神宗妃劉氏及殉難之公主妃

嬪等皆如禮或異三編定京師目及輯覽所載皆言

神宗妃劉氏按此初定京師下令之原文本之

大清實錄者故懿安之死于賊中已據查明而袁妃長

公主未悉也明史后妃傳皆云長平公主及袁妃

被斬未殊大清入京師下所司給袁妃居宅暫停

終其身長平公主傳帝選周顯尚主將婚以寇警暫停

及城陷上研斷左臂越五日復甦本朝順治二年

上書言九死臣妾踴躍高天願錢車馬錫予有

加主涕泣踰年卒據此則是年五月第金錢車馬錫予有

公主袁妃二人也公主蓋即昭仁公主之等是時帝又

手研妃嬪數人至是皆令葬之而神宗妃劉氏即昭妃

是日明臣立福王由崧于南京先是北都既陷四月

己已報至南京人心皇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京師之變縞衣發喪南京文武大臣議立君討賊而由崧及路王常務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官等案路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其間往來游說者前山東按察僉事雷縉祚禮部員外周鑣慎言曰廣等移牒可法曰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爲神宗姪賢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二

明當立可法亦以爲然遂由浦口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潛與逆案家居之阮大鍼計議主立福王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于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等戶部尚書高宏圖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重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諸大臣乃不敢言可法亦不得已乃定立福王

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贊周令各署名籍曰廣請無勿違俟祭告奉先殿而後行越日至奉先殿以福王名告諸勳臣語侵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懾曰廣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王素服角帶哭是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已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慎言曰國虛無人可卽正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尙南來若何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庚寅王監國壬辰以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竝爲東閣大學士先是廷推閣臣舉可法宏圖等而劉孔昭攘臂欲竝列廷臣以勳臣無入閣例折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首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無復言至是拜可法禮部尚書與士英宏圖竝入閣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曰廣先以迎立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鐸等名上遂與鐸竝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尚書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

偽命曰褒恤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納之又起
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徐石麒右都御史黃道周吏部左
侍郎令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餘皆
遷擢有差 壬寅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仍稱崇禎十七
年以明年為宏光元年癸卯馬士英入閣佐理仍掌兵
部尚書事先是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
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
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士英且夕覲入
相及聞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
書奏之王且令高傑劉澤清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四

入覲拜表即行可法不得已自請督師是時廷議分江
北為四鎮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
總兵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劉良佐
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
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得功已封伯乃晉靖南侯封傑
為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于是加可法太子
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淮揚各鎮俱聽
節制已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
卜從善金聲桓等從征從之致異四鎮之分地在先封
爵在後故當可法頒行而
黃得功高傑爭駐揚州之鮮起野史多以分地及封爵
概歸之可法奏中證之明史本傳即馬士英入覲所請

而此等跋扈之將豈可法所欲封但是時大權已歸士
英姑以此壯江淮之聲援而已楊氏核真畧言得功等
封伯之時廷臣以劉澤清在臨清不相安恐有他變即
具揭封澤清東安伯證之北畧及紀事本末是年三月
封吳三桂等四人下但云澤清實陞一級無加封事若
澤清果彼時封伯則此當與得功良玉並進為侯矣明
史澤清本傳亦云復進封左良玉為甯南侯先是莊烈
帝詔封良玉界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
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乃條月日進兵狀以
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
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
正紀廬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尚洵洵以江南自立君欲
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五

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
有之乎于是諸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
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眾乃定會
王命進良玉爵為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
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
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
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
時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
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
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

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畧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庚戌明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等詎吏部尙書張慎言于廷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甦前尙書鄭三俊福王命召甦陛見孔昭等怒慎言專推文臣排忽武臣乃廷斥慎言及甦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甦素有清望安得斥爲奸邪孔昭等伏地慟哭言武臣見弃鬪爭不已遽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乃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六

立阻難懷二心乞寢甦陛見命又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臣年來封置之法先帝多寬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法紀安在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閣臣高宏圖等亦以不能輯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甦亦竟不復召 是月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初四鎮分地黃得功

劉澤清高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欲入城揚州人素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惡之知府馬鳴騶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歛兵五里外城之西北得暫啟門通薪米而守城者不如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怒復進揚人疑元勳通傑遂遇害既而傑知不可攻意稍息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劉良佐軍亦被攻福王命可法往解得功澤清良佐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徧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自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七

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卽揚州立軍府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遵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

峇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
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納之先是王聞四
鎮之爭遣職方主事萬元吉宣詔慰諭且發萬金犒傑
軍令保江淮元吉渡江詣諸鎮營約共獎王室盡釋前
嫌俱聽命乃擢元吉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事時蜀賊
西奔青州諸郡縣竝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
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
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
以故礪山知縣應廷吉為監紀推官領其事一時幕府
稱得人 方諸鎮之加封也邊將多不平江西總督袁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八

繼成自九江鎮所入朝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
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將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
奈何繼成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欲
往輔臣史可法願往繼成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收人
心尤宜以紀綱肅眾志乞振精神申法紀冬春間淮上
未必無事臣雖鴛願率六龍為澶淵之舉王有難色因
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
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
星馳回鎮許之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以兵科都給
事中左懋第巡撫應天徽州諸府大理寺丞祁彪佳巡

撫蘇松諸府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
之少詹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參議宋學顯禮
部員外湯有慶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
家毀其三世四棺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
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
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未必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
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
忠義共獎王室傑感嘆曰傑聞人多矣如公者傑甘為
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福王
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馬士英與之比故命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九

之初闖賊陷明山西淮揚巡撫總督漕運路振飛遣
將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
陽且圍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福周潞
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
南下振飛悉接之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
進逼淮上進士武愷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
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愷走學禮
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愷徇諸市
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為
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

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作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怒時山東郡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明召前禮部

侍郎陳子壯為禮部尙書 六月丁巳朔明追上崇禎

帝謚曰烈皇帝庶號思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及異南蠻

南畧俱系之朔日釋史作戊午朔證之甲乙紀乃丁巳朔與新歷同蓋釋史誤也 明召阮大

鍼入見時馬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高宏圖姜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曰廣張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

英必欲起大鍼因薦大鍼知兵初大鍼在南京與守備

中官韓贊周暱及都城陷中官悉南奔大鍼因贊周徧

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為貴妃福王者俾備言

于王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推大鍼才士英亦

言大鍼從山中致書舉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

跡王遂命大鍼冠帶陞見大鍼乃上守江策曰聯絡日

進取曰控扼曰策應且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左

光斗且指魏大中為大逆于是日廣疏言臣前見文武

紛競既慚無術調和今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

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

竟成故紙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怨恫制墨未乾駭四方

之觀聽惜哉維新乃有此舉臣所守者朝廷之典章所

畏者千秋之公議昨日大鍼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

敕種種覆轍史冊昭然不可不鑒也侍郎呂大器疏言

先帝骨月未寒爰書儼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視陛

下為何如主士英為大鍼奏辯力攻曰廣大器益募宗

室朱統燧建安王統鏐輩連疏交攻而以宏圖為御史

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言

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給事中羅萬象疏言輔

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之不知兵者然大鍼實未知兵

伏望許其陞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

人覬覦之端應天府丞郭維經疏言逆案先帝手定今

將修實錄若此案不書恐在天之靈必有遺憾若書之

而今日起用大鍼與前案違異非陛下所以待先帝并

非輔臣所以待陛下也大理寺丞詹兆恒疏言逆案諸

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駐蹕龍

江痛先帝之變對羣吏而哭百姓聞之莫不灑涕捶胸

願雪國耻近聞山東河南士紳皆白衣白冠呼籲先帝

驅殺偽官各守險阻以拒闖獻餘黨此誠先帝德澤在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之不知兵者然大鍼實未知兵
伏望許其陞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
人覬覦之端應天府丞郭維經疏言逆案先帝手定今
將修實錄若此案不書恐在天之靈必有遺憾若書之
而今日起用大鍼與前案違異非陛下所以待先帝并
非輔臣所以待陛下也大理寺丞詹兆恒疏言逆案諸
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駐蹕龍
江痛先帝之變對羣吏而哭百姓聞之莫不灑涕捶胸
願雪國耻近聞山東河南士紳皆白衣白冠呼籲先帝
驅殺偽官各守險阻以拒闖獻餘黨此誠先帝德澤在

人也今梓宮坏土未乾太子二王安在國警未報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先帝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哉于是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左光先陳良弼王孫蕃給事中陳子龍職方郎中尹民興等先後論劾而錦衣指揮懷遠侯常延齡者開平王遇春裔孫也亦抗章攻之不報時南都諸勛戚多恣睢自肆獨延齡以守職稱國以身自灌園種菜布衣終其身

改異延齡攻大鉞明史大鉞傳載之三稱據焉而開平傳不載至其灌園種菜並見錢秉鏡田間集又厲鶚樊榭山房續集所作開平王孫種菜歌即指延齡也

癸亥明給事中李清請追議開國名臣靖難死節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謚下禮部議行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子張獻忠陷明涪州先是獻忠屯萬縣民皆逃避賊徒健鬥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夾舟而進巡撫陳士奇駐師重慶遣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分守道劉麟長與參將曾英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遁英戰而敗退至五里望江關賊追及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走川南涪州遂陷

改異

紀畧及蜀碧皆書涪州之陷于六月八日即甲子也明史陳士奇傳系之四月蓋彙書耳辨見后

寅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慎言再疏乞休至是始許之

日諭曰晉疆未復卿亦無家可歸沿途僑寓以需後命

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聞國亡後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起廢籍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先是南中迎立謙益陰擁戴路王與馬士英不合王既立謙益懼得罪更疏頌士英功阮大鉞被召廷臣交劾謙益獨為之訟寃以此修好于士英故有是命 癸酉明吏部侍郎呂大器罷大器以迎立異議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觀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鉞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嫺姪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膺仕亂名器夫吳甞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亮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鉞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隱終為宗社無窮之禍疏入以和衷體國答之未幾劉澤清入朝士英嗾之劾大器及雷縉祚異圖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庶文送內閣明無他而士英憾不已復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尋削大器籍命法司逮治以蜀地盡失無可縱跡而止

改異大器之罷諸書皆系之十七日即癸酉也釋史

系之十三日已蓋據澤清入朝論劾之

澤清既糾大器遂薦逆案張捷鄒之麟張孫振等皆許起用自武臣

之分地也賊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

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

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賊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賊又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等朝廷多曲意從之及是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外連鎮將而澤清益無忌憚矣 明大理寺丞詹兆恒等之劾阮大鋮也福王命取逆案進覽至是兆恒上之而馬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羅萬象等高宏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不聽 丙子明馬士英乞罷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河入賀陰伺朝廷動靜耐校良玉勢當陞見面數士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丙

英奸貪不法且嘗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重賄爲題授參將凡可斬之罪十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大監韓贊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操議殊傷國體志孔乃退士英跪乞處分樹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卽執志孔俟命時有內諭令贊周趣士英避位士英乃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懇王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遂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勞主上馬公去誰念上者王爲之心動明日卽慰留士英而士英亦憚良玉請釋志孔命樹速還武昌復以它事奪樹

晉尋以朱盛濃言逮治樹樹與良玉謀陰諷將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樹袁繼威爲留江漕十萬石銀十三萬給之且代樹申理以良玉倚仗爲言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樹遂留良玉軍中自是良玉與士英有郅丁丑獻賊陷明重慶初蜀中被擾朝議以巡撫陳士奇不任命龍文光代之士奇得代將行京師告變士奇自以知兵也曰必報國仇遂駐重慶會陽平將趙光遠擁兵二萬護瑞王常浩自漢中來奔士民避難者又數萬至保甯蜀人震駭士奇馳責光遠曰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不惜二萬金犒軍如頓此需厚餉吾頭可斷餉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去

不可得也光遠退屯陽平瑞王以三千騎奔重慶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既入涪州分舟師泝流犯峽而自率步騎登山疾馳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遂潰士奇徵石砬援兵不至或勸公已謝事宜去士奇不可賊抵城下士奇與副使陳縵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等竭力拒守擊以滾礮賊死無數至是夜間黑雲四布賊穴地轟城比明城陷士奇及縵行儉錫俱被執士奇大罵賊縛于教場瑞王與焉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甯殺吾無害帝子賊怒

遂害王竝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仰
 天詎曰我殺人何預天事用大礮向天轟擊俄晴霽遂
 肆慘修從王死者甚眾士奇罵不絕口而死繇護瑞王
 入蜀及于難行儉為賊穢死賊之穴城也錫灌以熱油
 多死及被執大罵挾其齒罵不已捶膝使跪益屹立乃
 昇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又鸞而烙之既死復毀其骨致
 賊陷涪州在六月初八日甲子陷重慶在二十一日丁
 丑諸書皆同明史士奇傳書之四月蓋並龍文光受代
 牽連記之也然其下文言二十夜賊轟城則六月二十
 日丙子比明城陷則二十一日丁丑與諸書所記日分
 合疑陷涪州之上漏去六月二字耳今據釋史北畧諸
 書又諸書皆云天無雲而雷者三傳言雷雨晦真咫尺
 不見語亦小異三編亦云無雲 戊寅明封福府千戶
 而雷與明史瑞王傳合今從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七

常應俊為襄衛伯應俊本草工福王避寇出亡時嘗負
 行以免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加封予世襲太監
 韓贊周盧九德及福邸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
 以翊戴功各蔭其弟姪有差 已卯明忻城伯趙之龍
 上疏糾思宗廣號之失時朝廷議禮皆出大學士高宏
 圖手之龍蓋承馬士英指而李沾屬稿授之實則之龍
 不識一丁也宏圖疏辨詔仍其舊致異野史言時以之
 危紀畧則以毅宗為南中初定之蓋皆非也毅宗二字
 出自之龍請改疏中明年始改之證之釋史北畧是時
 詔仍其舊 明以徐石麒為吏部尚書石麒以左都御
 史召未至改之代張慎言也石麒再疏辭舉鄭三俊自

代不許乃入朝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人任重名器嚴起
 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王嘉納之 是月
 大清兵定山東河北諸郡縣 初

衙入內院佐理至是遣銓祭告明太祖及諸帝以太祖
 神牌遷入京師帝王廟致異明史李自成傳有遷太祖
 神之言自成于甲申三月入京大縱劫掠焚太廟神主
 肆為毒虐安知有遷主之禮四月自成為 大清所
 敗奔還京師始僭號次日即西走更無暇及此此特神
 野所載明史採用之不足為據因恭檢 世祖章皇
 帝實錄六月遣馮銓祭告及 明鎮江兵亂時史可法
 遷主之事以為為證今據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七

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會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
 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永綬等四將兵
 恣橫刃傷民浙江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
 大開統浙江兵又擊傷鎮江兵馬鎮江兵與相鬥射殺
 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巡撫郝彪佳方至永綬
 等遁去彪佳治四將罪周卹避難家民大悅時故明
 戶科給事中熊汝霖自福建謫所召還上疏曰臣自丹
 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
 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
 一雪此耻今猶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
 萬勢必不能供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

設府會與交之內而邊以藩籬視之乎不報 明遣總
兵官黃斌卿防禦京口又以游擊吳志葵為總兵官鎮
守吳淞時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原官召授子龍兵科
給事中于七月據其蒞任月日也證之于龍年譜召在
六月譜中言以六月望後入都明史本傳並防江水師
一議俱書于是 疏言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
可不復然必保固江淮以為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
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臣先與長樂知縣夏允彞
中書舍人宋徵璧捐貲召募海舟適松江知府陳亨志
切同仇多方措置俾成勁旅會史可法萬元吉來書以
江上守禦方殷望此一軍共為犄角不妨動支正供以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六

俟銷算臣等推故職方主事何剛專司募練而佐以山
陰知縣錢世賁舉人徐宇遠等召買沙船募材官水卒
一千餘名一月之內可以集事夫千人之在長江如雙
鳧乘雁不足為重輕然使江南諸郡各為門戶計則萬
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衛之心倡怒姓之氣而已
又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漢之
光武唐之肅宗無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從未有
身居法官履安處順而可以勘定禍亂者臣瞻拜孝陵
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不先帝后之梓宮何
在與興言及此陛下宜嘗膽卧薪宵衣盱食羣工庶尹

亦宜砥厲鋒鏑奮發意志以報仇雪恥是務竊聞山東
河北義旗雲集成拭目以望南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
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樹燕趙悲歌之士乎又言臣入
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
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
以至凡百政令因循遵養臣實為之寒心也又疏陳備
邊三策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何剛亦上疏言臣
請陛下三年之內官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
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
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禦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七

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銅
豪傑於草間迫梟雄為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
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為國用而議
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
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盜魁亦少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
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充矣惜
時不能用 山東殘破明魯王以海奔藩南奔泊舟京
口福王命暫駐處州以海明太祖子荒王檀九世孫也
是時諸王播遷皆南奔復命潞王常淂處杭州惠桂二
王仍駐廣西之梧州 故明甯國知府錢敬忠聞甲申

之難重趼奔赴南都以是月之朔上疏凡千數百言畧曰皇上所親邁之難與三月十九日爲開闢未有之變纔一念及則踏地跼天行尸走肉不覺魄已離魂生不如死獨念國破君亡雖陵寢震驚鐘簷非故猶賴東南半壁何止一成一旅而皇上淵躍天飛依然有君則自監國以來登基以後皇上一大事因緣朝野一正經題目除却討賊復仇外更無與爲弟二義者今觀舉朝諸臣似以三月十九事亦未爲地覆天翻千古非常之奇變也如以爲奇變當必有洗胃刮腸一番痛心之設施乃兩月來立綱陳紀張官置吏亦既濟濟彬彬章滿公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辛

車言滿朝聽而討賊復讐一事未聞有痛哭流涕爲皇上一贊決者亦未見有單肩赤脊爲皇上一亟圖者臣不敢深言亦不忍深言百年以來功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以今日世道人心恢復大事諸臣已不足恃獨有皇上不共戴天一念果可徹地通天反風卻日決不愁神靈不護呵羣力不輻輳也臣昧死請我皇上無煩再計不俟終朝推瞿然失席之情挺身躡起效素服哭郊之事灑淚誓師懸詔國門布告天下親率敢死之士一逞無前滅此朝食四海之內義稱臣子者各各蠲

贖買勇以佐軍現有職司者在在鍊兵轉餉而接濟萬事不理單刀直入卽有謂萬乘之孝與匹夫不同孤注之危非萬全良策者彼雖陳議甚高吾思吾父不能顧矣卽今殘破地方姑置弗論其未經兵火者南直十數郡外江浙閩廣皆雄藩也誠早以訓練轉輸專責之師帥之任十數萬子弟兵數百萬糧草何慮不首尾接應只須掀翻格套使餽鬱盡舒寬假便宜令膽智畢吐庶幾真才爲我作使若復一瓢衆舉十羊九牧徒相與高目而憂無兵無餉真是向飯籬邊愁餓死耳在事諸臣必詆臣腐儒不諳時務不曰祖宗社稷爲重必曰輕舉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辛

躁動爲殃臣亦敢不謂然獨恨功利之毒自錮錮人聽其所言洋洋至理捫心自揣或非本懷從來誤人家國貽羞千載何嘗不據一面之理唯願皇上存敝蹤草芥之心不緩被髮纓冠之舉遠思伍員夜泣之悲早決枕戈待旦之計除凶雪恥遠跡康宣抑亦思亂賊扶綱常正人心息邪說否則無父無君不知其所終矣得旨錢敬忠有何異謀可足兵食以便恢勦著再奏敬忠溯典引經復得千數百言再上之報聞已又陳第三疏備論天下重輕之勢且云廟堂諸老非有張良之智裴度之忠李德裕之才與識不過以定策而枋國耳昔者楚漢

之爭勢重在楚不在漢比三老董公遮說義帝之喪發而天下大勢盡歸重於劉楚漢輕重之勢亦即今日我與賊及廷臣諸鎮輕重之勢漢高能早握其機以成帝業此我今日君臣所當共念者也晉欒卻弑厲公立十四齡之悼公勢在欒卻已悼公召羣大夫誓之稽首唯命而晉勢得盡歸於公夫悼公能早握其機以致中興此又我皇上今日所當獨念者也舍此一著何言宗祏百年即欲為皇上圖一身亦無計矣何言恢復一統即欲為皇上保半壁亦無計矣蓋皇上一失此機則浸假而移於柄臣落於雄鎮且浸假而倒授他人今登萊等處未睹詔書猶為我大明堅守民之思漢可知乃當事諸臣四顧躊躇動憂兵食且鯁鯁乎奇謀異計借此籌此機一失此勢不回天下事未知稅駕偏安且不可得臣從此不復敢言矣敬忠連上三疏待命逾月庶堂充耳而馬士英輩以其累瀆格不上遂怏怏失志歸自稱崇禎遺臣卧病不出踰年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大兵渡江敬忠病甚每索邸抄讀之撫膺慟哭自歎其不幸多言而應也迺戒勿藥以其年六月望後一日卒

歿異據全祖望錢敬忠傳增入

是夏明前吏部侍郎劉宗周聞北都陷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俊發喪討賊鳴俊遲

回不決歿異諸書作鳴俊題名碑作俊平觀察云鳴俊字跨千作俊是也今從之宗周乃

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于流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收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

為戒將來至于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流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却兵權于闕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開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席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一

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罷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鶴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為悚動攷異宗周此疏三編系之五月福王監國日中蓋連起用書之而明史本傳宗周以七月入朝則此疏之上在五秋七月丙戌朔明祀高皇帝以下于奉先殿奉崇禎帝后祔祭丁亥明起吏科給事中章正宸復故官正宸既至痛舉朝

無復警心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為更難當事者泄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敵武臣私門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愚亦知其未也今惟有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結營寨殺偽官為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檄四鎮渡河聯絡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僇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路通而后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宜縞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一

仇虎豹豺豕勇憤百倍今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宜嚴敕大臣速簡車徒備芻糗選將帥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大矣安見張岳韓劉之不應運而出也時起用張捷鄒之麟張孫振阮大鍼輩正宸並疏諫不納尋改大理寺丞請假歸攷異正宸上疏諸書皆系之是月丁亥初二日也三編亦系之七月今從之戊子明福王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甯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上適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號並還懿文追

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建文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庶號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熲等爲王竝上景帝庶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爲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爲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致異三編追貴妃之等皆系之六月下因追謚崇禎帝后連庚寅記也證之釋史南畧皆在七月戊子今據之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求成于我大清先是懋第奉巡撫應天之命以母喪請終制不許時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美

大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沒于燕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使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歟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

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勦督王永吉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警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聽其言福王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王永吉總督山東軍務命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俟北使還時史可法銳意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美

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 壬辰明定守護鳳陵戍兵五千人 明以巡按四川御史劉之勃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命未至而四川陷 甲午明以六等定從逆諸臣罪是時北都降賊諸臣紛紛南奔詣闕自理章奏襍投詹事項煜混入朝班于是通政司劉士楨奏令北歸諸臣靜候朝廷處分會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大鍼恚甚見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僞國號曰順也于是馬士英上疏劾給事中光時亨龔鼎孳輩復撫拾庶吉士周鍾勸進表文以爲謀反大逆宜加赤族

之誅其胞兄周銓堂弟周鑣均當連坐其餘從賊諸臣請分別定罪仿唐制六等封以各條罪名疏上下三法司議擬其自絞以上者法司行撫按官逮解來京候訊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訊處具奏致異逆案分六等定罪請書有系之十月者則解學龍授刑部尚書月日也三編統系之明年正月者則學龍以所擬不合被劾削籍之月日也證之釋史南畧始于七月甲午則馬士英奏請下刑部之月日也此案展轉議駁無非恩怨糾纏即如周鍾之從逆罪無可逃而至列其勸進之表所謂堯舜湯武等語揚土聽亦以為表文未聞而吳梅村辨之謂此元末紅巾之語載之輟耕錄者乃以之入爰書行大法不亦誣乎今但撮書其大畧而其全文實不足錄附識于此

戊戌明馬士英乞休不許以侍郎劉宗周劾之也初宗周被召辭因痛陳時政士英及劉澤清高傑等銜之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末

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與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孺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更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策為弟一美政福王優詔荅之而趣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

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士英之私人候考宗室朱統鑣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亟備而澤清等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會京口軍亂士英以統鑣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鬼錯之自為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末

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王傳諭和衷集事毋自猜疑宗周自丹陽聞之癸卯遂至南京入朝先是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邪得功則疏辨臣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曰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而宗周亦不安于其位矣致異馬士英求罷及澤清等劾宗周請書皆系之七月戊戌證之明史宗周本傳宗周以十八日入朝戊戌為十三日相距五日其為入朝之前事可證已酉明以吏部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以中旨用之也大學士高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

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之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
鍼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爲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
如得罪公論而士英方欲用大鍼故亦以中旨起之
辛亥明釋高墻罪宗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爲庶人
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 是
月我

大清攝政睿親王聞南都自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參
將陳萬春等齎書貽明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
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
接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哀緒未審以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
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
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
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
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貌
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
悉如典禮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
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
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

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警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
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毀明朝之厖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做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
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
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
嘗得罪于我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三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警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
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
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
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
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
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
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

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
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
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
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
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
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
仁聞明教江天在望延企為勞書不盡意致異攝政王
致書史可法
東華錄系之六月諸書皆系之七月而可法報書有原
札印文末書甲申九月十五日是時南北阻隔久而後
達容亦有之然左懋第奉使在七月八月渡淮十月
朔已至都中矣今仍據野史分書于七月九月十月
李自成遁歸西安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賊又西走真定

大兵追擊大敗之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固關入山西

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糾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
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
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
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
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畧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
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
飲殺之賊眾俱解體至是自成還西安遣別將陷漢中

降總兵趙光遠進掠保甯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
既屢敗益強很自用偽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
死製銅錢官民坐賅即鎖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警
懼 明以開封推官陳潛夫為河南巡按御史潛夫錢
唐人以崇禎十六年授推官值河南殘破有勸之勿往
者不聽甲申正月奉周藩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
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所設偽巡撫梁啟隆居開
封他偽官散布郡邑間甚眾而開封東西諸土寨剽掠
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杞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
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
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夫兵三千俘杞偽官啟隆聞風
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時李自成已
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間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
而南福王立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即擢監軍
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
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
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眾心
競奮爭為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
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

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既復畫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甯同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書

不聽越月用其姻姪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入覲後便道省親五日馳赴河上而其杰老憊不知兵所建白多不用復譖之馬士英卒召潛夫還以凌駟代駟亦尋丁外艱歸致異此據潛夫投巡按月分據傳中入覲在九月而越其杰巡撫河南諸書皆系之八月今彙書明遣使募兵于雲南時故監軍御史方震孺巡撫廣西聞燕京陷拜疏請入衛邊卒松江知府陳亨亦請募兵措餉以待而建陽知縣蔣棻造火器募勇士勤王疏言倘邀天幸迅掃流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不則斷脰決腹瞑目地下以報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以無負臣三十年讀書之志聞者壯之明封吳三桂爲薊國

公以平闖賊之捷劉澤清等請之也監軍萬元吉奏三桂牌至濟甯

大清兵將南征馬士英謂欵使已行不省

明通鑑附編卷一上

書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一下 起開建曆難秋入 月盡冬十二月

大清順治元年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明議復設東
廠緝事刑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
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內官主之嗣後一盛于成化
東廠西廠之設已不得稱純治再盛于正德谷大用等
皆倚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璫魏忠賢幾
危社稷廠衛之盛衰關世道之治亂故當時無不營而
得之官中外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網之方即在密網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一

地作奸之事明系發奸之人前鑒不遠所宜深戒也疏
入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州巡撫邢彪
佳亦上疏極論其弊畧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
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治
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爪牙實為權
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昭雪慘酷等來周
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鸞司為
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
立東廠始開密告門飛誣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欲
絕苞苴而苞苴彌甚欲清奸宄而奸宄益多此緝事之

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無可
殺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愾諫之名天下反歸忠
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大學士姜曰廣擬命旨羣奄共
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
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甲子獻賊陷
明成都先是蜀中聞賊勢急蜀王至樹謀遷于滇巡按
御史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
守門卒洶洶亂輻重有被掠者遂中寢已新撫龍文光
與總兵官劉佳允率兵三千自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
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二

聞太平王至涿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財
貨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為王守至涿言
于王亦不聽至是賊自寶慶陷資陽執知縣賀應選遂
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允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
火藥又剽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
勃厲眾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至是日黎
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
王率妃邱氏官人素馨等投井死至涿亦死之之勃文
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擲箭
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

僂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允卒不
屈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允自投于浣花溪雲祚與副
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劉士斗張孔教四川總兵官劉
鎮藩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成都同知方堯相等皆不屈
死士斗被執見之勃與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
少屈獻忠怒命梓以上士斗反顧語如初遂闔門被殺
其赤投百花潭家人同死者四十餘人堯相被殺于萬
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人饋食以刃脅之降不
屈遂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不為屈亦
被殺妻賀從死之而孔教之死其子以衡奉母孔南竄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匿不使知踰年母詣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請卹孔
教疏隕絕罵以衡曰父死二載我尙偷生使我無顏見
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攷選事見明史劉之勃龍文
傳傳言成都初九日陷與釋史書之甲子者合惟明史
文光傳言與劉佳允同不屈死佳允明史傳作佳引平
觀誓云史中作允作引又有作蔭者皆廟諱外首外
之代字諸書皆書佳允出戰而敗後投浣花溪死而
證之勃傳則云總兵劉鎮藩出戰而敗後投浣花溪
死之三編遂遺去鎮藩而但書佳允于是有以佳允鎮
藩為一人而名異者再攷殉節錄劉佳允云四川總兵
未詳劉鎮藩則諡節愍四川烏撒衛人俱云四川總兵
亦俱云投浣花溪死是佳允鎮藩又似二人蜀碧所記
亦同今並入之又錄言士斗妾張氏幼子晉積薪台置
自焚者二十餘人與明史本傳合門被殺之語合並刑
識之○又按綏寇紀畧載成都之難成都知縣吳繼善
死之又梅村文集有志行傳志行繼善字也中叙其殉
難成都一門四十餘人皆遇害然據殉節錄言繼善降

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稱其大罵捐軀足見私集之阿
諛又證之聖安本紀繼善為獻賊草祭天文賊以為刺
已並其妻殺之宜明史之不載也又殉節錄載資陽知
縣賀應選被執踰年見殺一家十七口死今但記被執
事
獻賊既據成都即分兵連陷明崇慶州及仁壽郭
彭綿竹等縣崇慶知州王廟精聞會城陷州人驚竄乃
朝服北面拜又西向拜父母從容大誓文信國成仁取
義四語于壁登樓縛利刃柱間而置火藥樓下危坐以
俟俄聞賊騎渡江即令舉火火發觸刃貫胸而死賊嘆
其忠歛葬之仁壽知縣顧繩貽遇害郭縣主簿趙嘉煒
守都江堰賊誘降不從投江死綿竹典史卜大經與其
僕俱縊死而一時鄉官之死難者成都則故順天府治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四

中莊祖詔與其弟故雲南按察使祖誥皆罵賊死祖詔
之死
據蜀縣竹則故戶部郎中刁化神賊在重慶以書招之
不至遂死之 戊辰明福王母妃鄒氏至自河南初洛
陽之陷王與母妃相失妃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
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搜括萬
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與甯宮慈禧
殿尅期告成以居皇太后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
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
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
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不報 乙亥明命吏部察

舉廢員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咨發督撫軍前酌補守令以下缺官閣部史可法請之也可法言擇吏不緩于擇將而救亂莫先于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又言今人才告乏東南缺員安能復填西北之缺則銓選法窮安得不改為徵辟况西北危地人人思避其有能投袂相從者必其能從君父起念者也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有能保護地方為民推服者即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總乞天恩破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也廷議從之遂有是命 丙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五

子明下項煜于獄逮故禮部員外郎周鏞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續祚等初鏞以其伯父應秋叔父維持俱因媚閹列逆案深耻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阮大鍼居金陵諸生顧杲等出留都防亂揭公討之以示鏞鏞力任之大鍼以故恨鏞會馬士英以逮治從逆之周鍾竝及鏞大鍼復羅致鏞與續祚曾主立潞王為姜曰廣之私黨于是朱統鑽疏劾曰廣竝及二人而續祚前以劾范志完周延儒等廷臣交忌之遂有是逮鏞等既下獄大鍼憾不已復修防亂揭之怨逮捕復社諸生吳應箕黃宗羲陳貞慧侯方域等獄未成而南都難作

鏞續祚之逮據明史姜曰廣傳而傳言鏞實主防亂之獄證之據山文集山陽錄及鮑琦亭梨洲神道碑諸書蓋顧杲陳定生吳應箕三人所草以遺鏞鏞力任之至是大鍼藉主立潞王為名因修防亂揭中舊怨也今參山陽錄及壯庚辰明福王傳母妃命選淑女于是羣奄藉端肆擾隱匿者致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所以肅法紀也御史朱國昌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遣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嫁娶一空辛巳明賜北京死節諸臣竝予贈謚世蔭立廟于雞鳴山賜額曰旌忠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自范景文以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六

二十人增入大同殉難之衛景瑗宣府殉難之朱之馮攻吳京師自景文以下二十人姓名見前有陳純德無孟章明以父子不並祀也此與我大清賜謚及祭之稍異者及諸生布衣殉難之湯文瓊許玟凡二十四人武臣劉文炳張慶臻鞏永固劉文耀而被拷掠死之李國禎及永平被殺之吳襄亦與焉增入甯武殉難之周遇吉凡七人按吳襄據明史正祀武臣七人有吳襄而索以已意增之竝增入劉繼祖據此則襄入正祀或後來所增而劉繼祖與文炳同死何以不入正祀也三編目中所載亦摺正祀內臣一人王承恩正祀婦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凡

九人攷異據紀畧所載正祀婦人有周遇吉妻劉氏金
一家證之明史正祀九人中亦遺之而文炳一家及附
遇吉之妻劉氏不知當日何以不入正祀也俟攷
祀文臣進士孟章明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瑄御
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庭煥凡七人攷異據紀畧
改入正祀以給事李清奏請仿建文顏孝節父子合席
而異食然亦未知其果改否也又有金鉉之弟錄紀畧
亦入之耐祀耐祀武臣朱純臣顧肇迹鄧文明衛時春
中並議之薛濂楊崇猷宋裕德吳遵周文武臣官爵已見又增武
定侯郭培民永康侯徐錫登懷甯侯孫維藩新建伯王
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及方履泰李國祿二人亦見前卷凡十五
人攷異勳戚武職之等如郭培民以下五人或以後攷
而得者而勳戚補難之著者如前卷所載李尊祖張
光祖吳汝徵王國興等四人何以正耐祀內臣李鳳
配之武臣皆不入其不足為據明甚耐祀內臣李鳳
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凡六人皆令
有司春秋致祭其餘亦各加贈謚有差然是時南北阻
隔所核未真廷臣恩怨又多以意增減如顧鉉彭瑄俞
志虞輩特為賊拷掠死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而郎中
周之茂員外甯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于騰雲兵馬指
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顧未邀贈卹至若御
史馮垣登兵部員外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死郎中
李逢申知縣鄒逢吉等或以拷掠或逼令縊死而與鉉
瑄輩並獲贈謚其失實濫邀大多類此攷異以上皆據
三編而三編本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七

之明史范景文等二十一人傳後語惟所記顧鉉彭瑄
俞志虞及馮垣登以下五人皆以拷掠及逼令自縊死
而監屠贈謚故三編崇禎十七年目中多刪之而俞志
虞獨存實實載其自縊于新昌會館殉節錄人之通謚
節愍內與此所云為賊拷掠死者迥異
今仍據三編明史而附識之以俟攷
三編發明曰明福王于北都殉難諸臣概予贈謚其
意未嘗不欲表揚忠烈以激勵人心顧當擾亂荒迷
之際考核無憑一時為賊拷死者皆得濫卹卹典而
實能臨危投命者轉有未及卹其于應謚之人品隲
亦多未允協名實不符詎足傳信我
朝定鼎之初范景文諸人既加美謚近復奉
命于勝國殉節諸臣詳為蒐輯核實旌揚義烈無不闡
之幽奸污削濫膺之典夫而後尊名壹惠卓卓不刊
書之史冊炳焉與日月爭光其福王所謚持據既畧
褒貶未公特附錄于此以紀其事而于各質實下皆
削而不載用以昭千秋論定之公祛一時虛誣之議
云爾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八

壬午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
寇又起前甯夏巡撫樊一蘅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
務時獻賊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一蘅皆蜀
人避居其地因有是命先是蜀中告警福王以御史米
壽圖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

行及應熊等受命相與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始稍稍有應者 癸未明封總兵鄭芝龍為南安伯芝龍以平劉香遂專海利交通朝貴至是王欲徵其兵入衛乃有是封命芝龍鎮守福建遣其弟鴻達率舟師駐鎮江防守 乙酉明中旨以阮大鍼為兵部添註右侍郎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之馬士英意稍折遲四月餘至是用安遠侯柳祚昌薦始授職仍禁廷臣不得把持沮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鍼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政之才終病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九

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未幾而大鍼司馬又繼之其為墨敕糾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鍼進退實係江左興亡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鍼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福王切責宗周而格汝霖言不聽尋命大鍼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明馬士英奏童生捐免府州縣試上戶納銀十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徑赴院試從之 是月闖賊偽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逼大同我大清兵擊之殲殪過半過中創竄歸殺德 明兵部侍

郎左懋第北上渡淮 九月丙戌朔明總兵高傑以兵襲靖南侯黃得功于儀真先是揚州既定閩部史可法奏以劉澤清駐淮安劉良佐駐壽春得功駐儀真傑駐瓜揚儀真瓜洲相去不遠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蓋將之任黃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其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鬥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十

馳至其軍得免方門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從行之三百騎俱沒遂訴于南京願與傑決死戰福王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知恩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人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賄得功不得已聽之 癸巳明大學士姜曰廣罷初曰廣沮阮大鍼進用益為大鍼及馬士英所嫉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

延儒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及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等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穉之李國禎等所得大將則袂袂支離之倪龍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堃陳啟新等後效亦可觀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如羸勝之販夫決廉耻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爲訓哉臣待罪南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士英大鉞等滋不悅于是朱國弼劉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讎忠臣李國禎爲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王前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辯久之士英嗾朱統嶺啖以官使訐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不問未幾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爲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嶺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媼曰廣旣連被誣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十一

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爲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王亦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旣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甲午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宗周入朝以阮大鉞方進用復請告至是許其乘傳歸將行復疏陳五事一日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十二

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晚駢闐矣諛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日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斷不出自天子所謂義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鑑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

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贖罰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殿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

明通鑑附編卷十下

三

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疏入亦但優旨報聞而已 明自曰廣宗周相繼去戶科給事中吳道抗疏言二臣愿事四朝忠心亮節久而彌勁宜亟賜留不報吏科給事中熊汝霖復疏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鏑是遠近且以匿名揭帖逐舊臣南都甲山紀八月有長安街偏帖匿名揭指斥吳姓劉宗周皆李沾所為也以疏遠宗

人劫宰輔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么麼小臣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飛章告密畢救科封端自此始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先帝倚任內臣而開門延敵眾口誼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為將待何時疏奏停俸踰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日新官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尹蹊徑疊出詒譏繁興一人

明通鑑附編十下

四

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為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何地耶不報 庚子明大學士史可法遣使報書我大清攝政睿親王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遠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五

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柝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篋筐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

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于國讐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六

自治冠冕之族繼絕存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隕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厝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

為天凶逆闔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誓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

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

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攷異三編連唇親王致書統書之十月大兵下江南日中系以先是二字說之東華錄所見內閣原札署九月十五日則庚子也今據書之

恭錄

高宗純皇帝諭曰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揚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詞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

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

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詐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尊

明之義也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焉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大

甲辰朔以吏部侍郎黃道周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事先是道周聞召不欲出馬士英使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趨

朝陳進取九策至是擢用而是時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道周知不可為踰年乃以遣祭告禹陵行 丙午

明大學士史可法請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先是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

取計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日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

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亡也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詐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尊

明之義也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焉

甲辰朔以吏部侍郎黃道周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事先是道周聞召不欲出馬士英使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邪道周不得已乃趨

朝陳進取九策至是擢用而是時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道周知不可為踰年乃以遣祭告禹陵行 丙午

明大學士史可法請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先是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

取計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日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

餉無人才優旨褒荅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
奏請以總兵李成棟填徐州賀大成填揚州王之綱填
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戲下爲前鋒而令劉肇基
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甯以防河用張天祿爲閣標前
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傑感
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
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
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
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邪然得功終不欲爲
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充

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
于是傑率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
中監其軍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故傑請用之攷異
史可法本傳言可法八月出巡淮安聞劉澤清士馬返
揚州請簡九月解黃得功高傑事後遂與傑謀進取十
月傑既行可法赴清江浦經署十一月舟次鶴鎮尋進
至白洋河故三編亦書可法駐清江浦于十一月徐龐
小朕紀年系可法駐清江浦于九月丙午證之諸書可
法在淮上乃八月事而九月解黃高之怨正在揚州茲
未出巡疑徐氏誤以八月駐淮上未回否則誤以十月
駐師清江當之皆非也分而諸將正在是月而高傑之
自揚州啟行在十月中旬若九月丙午則傑是時尚在
揚州可法安得先赴清江浦耶今據本傳次第書之
庚戌明逮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光先者光斗之弟
故與大鉞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士英之薦大鉞光先復

爭之故大鉞銜次骨欲報之時許都餘黨復亂乃奪巡
撫黃鳴俊官而逮光先未至而南都難作 甲寅明吏
部尚書徐石麒罷初南都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
矢公甄別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爲科道馬士英庇其私
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有物議石麒以
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
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
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命馳驛歸石
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
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屬石麒拒不應由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手

是內外皆怨構之去 是月明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
常少卿鹿善繼贈謚祠祀及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
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
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
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
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從之 明令吏兵二部
量用北來諸臣時史可法奏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
赴吏兵二部錄用不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
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責以從死在南者豈非人
臣卽臣可法諺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顧

甲疾趨北援鎮臣劉澤清高傑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斧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乎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從之 冬十月乙卯朔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北京 明兵部侍郎左懋第奉使次張家灣

本朝傳令止許百人從行懋第以國喪兼有母喪衰經入都門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詔館之鴻臚寺 丁巳獻賊陷明州知州徐孔徒死之連陷蒲江知縣朱蘊羅一門死之見明史忠義傳而蜀碧所載是月丁巳陷州南道胡恒與其子之驛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與僕婢四人俱從死又云知州徐孔徒不屈死證之三編及殉節錄胡恒之死乃孫可望破州殉難非是年獻賊破州事也下文言印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于雅州小關山大破之證之明史正是年獻忠陷州時而徐孔徒之死據殉節錄即在是年今增入是月陷州下其胡恒之死改入後卷而其妻妾僕婢之等殉節錄亦不具也

于此 己未明以降賊之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北軍務縉彥隨闖賊西行至太原脫歸詐稱收集義勇克復列城閣臣王鐸薦之士英納其賄遂授原官令與前薊督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給事中

李維樾疏言縉彥聞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昇賊臣不報時馬士英掌中樞日以勅正人引凶黨為務尋以阮大鍼召用盡起逆案楊維垣虞廷陞吳孔嘉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至是竝降賊受偽官者以次進用于是劉澤清復薦黃國琦施鳳儀等 庚申明大學士高宏圖罷初宏圖力言逆案不可翻阮大鍼及馬士英竝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爵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昨東林東林拒我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耳宏圖因慙怒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鍼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 甲子明鳳陽地震丙寅再震己巳鳳陵一日三震 戊辰明興平伯高傑率舟師北行 壬申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蔡奕琛為吏部侍郎楊維垣為通政使時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鍼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鍼結內奄取中旨特擢捷士英愕胎良久維垣力謀起官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

繼春等未幾遂有是命 癸酉起前薊督丁魁楚總督
兩廣軍務 丙子明停冬至郊祀仍遵太祖制以明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 丁丑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爲
刑部尙書學龍以論救黃道周遣戍南都立起故官至
是定治從賊諸臣之獄遂有是命 戊寅明定諸鎮兵
額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
一萬五千于是左良玉表繼成軍餉皆汰之 是月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帥
師西行討李自成復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
師下江南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賜敕曰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諸臣當明國崇禎帝遭
流寇之難陵闕燬宗社覆不遺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
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勦流賊西奔南方諸臣不行請
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滅賊復讐而諸將各自擁
兵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起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
天人共憤因命王充定國大將軍統師聲罪討江南王
今承命一切機宜當與諸將同心協謀而行毋爲自智
不聽人言毋恃兵強輕視敵衆仍嚴偵探勿致疎虞如
有抗拒不服者戮之傾心歸順者撫之嚴禁兵將凡係
歸順地方不許肆行搶掠務使人知朕以仁義定天下

之意其行間將領功罪察實紀明彙奏如係小過卽當
處分至于護軍已下無論大小罪過俱與諸將商酌徑
行處分王受茲重任當益殫忠猷用張撻伐立奏蕩平
是時明使臣左懋第館都中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
不許乃陳太牢于旅所哭奠如禮以是月二十八日遣
還出都中途陳洪範請身赴江南招劉澤清等降附乃
許之行而留懋第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改館太醫院
明遣司禮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先是福王命太監
王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
至是復遣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四

高起潛請餉又于浙江增派二十萬令元德催解軍前
于是戶科給事中吳适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
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
孔千瘡憂危叢集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仿祖制早午
晚三朝勤御經筵而咨朝政親近儒臣朝期勿更傳免
而躬崇儉約省工作以寬民力慎爵賞以重名器無藝
之征一概報罷被災之地酌量蠲振根本之計莫急于
此疏入不省 漳贛賊陷明汀州之古城鎮把總林深
鄭雄死之時閩中盜賊蜂起由興泉流入漳州明巡撫
張肯堂捕之賊走汀境而粵賊閩王總者亦出沒贛州

相呼應汀郡告急肯堂乃遣材深鄭雄及傅云麟將五百人援之未抵汀賊已陷古城鎮屠割甚慘鎮去郡五十里倉皇中援兵適至深與雄皆健將也誓破賊後傳餐推鋒徑進至觀音鋪墮伏中左山右澗急據山則峭不可登裂死戰賊舉火蓬枯風迅飛走皆窮死者三百十二人深雄戰死云麟走免賊死者亦二百餘人始賊輕官兵既知其敢戰也退入贛州境汀郡獲全效與此據

徐戴小腆紀年增入

十一月戊子

大清兵入宿遷先是高傑至徐州史可法前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諸鎮分瓜地自王家營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五

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是日舟次鶴鎮謀報

大清兵至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時可法以闖賊走陝西猶未滅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

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之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膜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五

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于登極詔彙特將加恩一欵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併于選將

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遂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己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莫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時高傑至徐州與劉澤清書曰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眾問渡甚急惟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閣臣王鐸乃請視師江北不許比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七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前諭德楊士聰方自北來問故荅曰君以為誠有是事邪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敘功稽算地耳識者以是知南都之將也文選可法赴江浦在十月初四日可法師次鶴鎮時故三編彙書之下宿遷之前今統系之十一月戊子下己丑明鳳陽皇陵災松柏皆燼 庚寅獻賊僭號于成都時王應熊督川湖軍事兵力弱不能討賊獻忠既陷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名成都曰西京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

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剗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偽職不從者輒殺之遣諸將分屠各府州縣名草殺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國殺各衛集軍九十萬偽官朝會呼葵數十下殿葵所艱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剗生剗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叙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剗皮死并屠其家又用法移錦江涸而關之深數丈埋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七

金寶億萬計然後決隄放流名水藏曰無為後人有也攷異明史流賊傳特書獻忠僭號于十一月庚寅則初六日也諸書皆系之十六日則庚子也蜀碧言獻忠謀僭號于十月十六日而明史列傳中特書日分者皆確有所據今仍據正史書之 明下登萊總兵印磊于獄磊嘗與左良玉從軍剗掠坐法論死磊願以身任罪而良玉得免崇禎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出獄侯恂再出督師奏以磊為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能澤清南下過安東磊掠其輜重澤清銜之甚南渡後奏請命磊渡海收登萊磊于白沙祭海將以眷屬輜重北發澤清構之于督師史可法謂其有異謀至是磊以百餘騎至安東副總兵柏承禎給磊進署突兵禽

之未幾得旨賜自盡良玉聞而惡之 丁酉應天巡撫 祁彪佳罷時羣小疾彪佳競詆謀以沮登極立潞王為

言彪佳遂引疾去 乙巳魯王移居台州 攷異三編書

于是年六月而明史諸王傳言王轉徙台州 潞王居處州 張國維奉王監國迎于台州是始居處州後移台州也 諸書于是月記命遊王居台州按遼國除于陸慶問並 無續封之文蓋野史誤魯為遼也惟南畧書移魯王于 台州在是月乙巳今從 己酉明山西道御史沈宸荃 之為明年迎立張本

疏劾張縉彥王永吉等畧曰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

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為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

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

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留縉彥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狼狽南竄死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

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之臣宜皆厲兵

秣馬以雪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何道

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

入謙祖德等皆命逮治永吉縉彥不問時朝政大亂宸

荃獨持正要人多疾之明年以年例出為蘇松僉事未

赴而南都破 攷異諸書載宸荃上書于十一月二十五

日 正張縉彥王永吉巡防河上後事也今

據書 庚戌明五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

填守開封河雒 是月桂王常瀛卒于梧州初王自衡

州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成疾卒世子先王卒

次子安仁王由棖嗣由棖之弟由榔時封永明王亦居

梧州 攷異明史諸王傳言順治二年南都破在籍尚書

寢是年薨于蒼梧 據此則常瀛以明年卒重修三編目 中參之 本朝實錄書于是年十一月今從之辨見 後為永歷 明權酒稅馬士英奏請助餉下部議從之 又奏請開助工等例苛斂日甚民間有掃盡江南金填 塞馬家口之謠 南中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 十二

月乙卯明以練國事為兵部尚書國事以崇禎九年遣

戍久之以敘前功赦歸復官南都立召為戶部左侍郎

改兵部至是加尚書仍蒞侍郎事 丁巳明進劉澤清

劉孔昭皆為侯馬士英請之也 辛酉明命楚撫何騰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蛟以原官提督川廣雲貴軍務騰蛟以崇禎十六年巡

撫湖廣南都立命加兵部右侍郎至是召總督楊鶴還

騰蛟以故官代之 甲子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明高傑在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

且遣人通好許定國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

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甯陵許定國自甯陵至蘭陽

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

歸附至是

大兵至明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撫

歸附至是

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別由濟甯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史可法

高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

然闖賊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况強弱何常

赤壁三萬淝水三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己已陳洪範北使還馬紹愉遂留京師降于我

大清 明重頌三朝要典追卹逆案諸臣時楊維垣追

論三朝要典黨局力詆王之案楊漣等而為劉廷元霍

維華等訟寃乃命將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刪定

刊行吏部尙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因盡追賜卹典贈廢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廢祭

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三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

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

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

亦贈卹有差表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

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不聽 明起

妖僧大悲之獄時有吳僧夜叩洪武門言語不類為京

營戎政趙之龍所捕阮大鍼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惡

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姜

曰廣等姓名內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

先已疏頌士英且為大鍼訟寃修好矣大鍼憾不已亦

列焉將治其事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

與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誅之取選妖僧之獄野史或

齊王又稱路王之弟又言勸問時自稱定王皆附會明

年為太子之獄聽度耳明史奸臣傳但以言語不類書

之而以為大鍼藉之以誅 戊寅明以應天府丞瞿式

耜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代方震孺也 辛巳明福

王命罷南郊改于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疏諫不納王

居興甯宮將大閱京軍託疾不出命馬士英代之時工

費無度荒酒漁色奄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

權固位政以賄成論者皆知其不可且夕而阮大鍼以

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襍劇進之歲將暮兵報迭至

王一日在宮愀然不樂中官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

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

想耶時宮中楹句有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旁注東閣大學士王鐸奉敕書云 是月加興平伯

高傑太子太傅豐沛大盜有程繼孔者據所居之梧桐

山結黨煽亂焚掠歸許邪宿間崇禎癸未淮撫路振飛

與淮徐參議何騰蛟合兵討之繼孔窮蹙縛其黨王道

善以降騰蛟擢楚撫檄入楚從征不應馬士英為鳳督

發兵攻之禽繼孔檻送京師會國變脫歸徐州以恢復

明通鑑附編卷一下

三

為名仍糾眾謀亂至是傑北征繼孔率驍健士六人偽降傑與歃血訂盟酒酣斬之以徇史可法疏聞遂有是命時以

大清兵連下邳宿命傑進屯歸德 是冬獻賊踞成都遣兵徧屠川中郡縣時官吏之死事者有榮縣知縣秦

民湯興文知縣艾吾鼎南部知縣鄭夢眉中江教諭攝劍州事單之賓皆殉難而夢眉夫婦並縊吾鼎闔門殉

之里居紳士則故河南布政尹伸罷歸工詩善書獻忠

昭敘州匿山中搜得之罵不肯行賊重其名不殺至井

研罵益厲遂攢殺之南渡方起太常卿而伸已先死同

時在籍死難者廣元則戶科給事中吳宇英資縣則工部主事蔡如蕙郟縣則舉人江騰龍而宗室朱奉御由

明通鑑附編卷十下

進士歷御史劾督師丁啟睿諸疏為時所稱時方里居

竝及于難是時王應熊樊一蘅等誓師遵義諸郡縣多

起義兵應之而安岳進士王起裁渠縣禮部員外郎李

含乙 殉節錄作兵 皆舉義兵討賊不克死于是獻忠憤

怒誅修益壽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云

三編習士大夫受偽職下只載尹伸吳宇英二人餘皆

據明史忠義傳增若蜀善及諸書所載官吏則有瀘州

知州蘇瓊瀘州衛指揮王萬春潼川知州陳君寵松潘

守將湯名揚通江知縣李存性嘉定知州朱儀又與劉

佳允等同守成都死者有總兵張奏功殉節錄作凱

敘南衛指揮馬震張卜昌四川某官羅大爵殉節錄作

四川總兵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參將徐明蛟都司俞書李之珍以上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又解官殉難者故東流知縣乾日貞用磚斃一賊死故大理寺正王秉乾合家投井故宣化同知王履亨被執投江死內江故彭澤令張於廉不就偽職與妻鍾氏同馬賊死安岳故兵備副史賈可進與王起義同拒賊敗死遂寧故教諭姚思孝西充故御史李完琪縣故江陵令向科瀘州故澤州牧韓洪鼎故推官韓大賓其舉貢諸生之起

明通鑑附編卷十下

戰死仁壽舉人賈鍾斗諸生劉士愷龍明新左戰死

生顧鼎鈺不屈賊挾其兩目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戰

竝抗節死投江死龍安諸生梁道濟同妻楊氏被執高

選擢子不絕口死潼川孝廉李承泰身至成都引頸受刃

戰死通江童子某位李存性拒戰死東鄉貢生冉璘及

子宗孔舉家自焚死廣元諸生拒戰死營山諸生王光

南充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竝拒賊死營山諸生王光

先大竹武生王明善陳懷西等竝拒賊死營山諸生王光

賊死烏江貢生王明善陳懷西等竝拒賊死營山諸生王光

斗照達照同遇害嘉定庠生郭大年被賊支解子照

江死健為舉人周正陳天祐竝抗節死成都邑人彭氏

同張廷機竝以不赴試死延慶妻梅氏投水死叙州諸

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諸生魚嘉鵬殺偽官被賊射死

李合宗梁為憲械至成都被殺強其妻盧氏行大馬亦

死之瀘州諸生方旭方伯元曾薦其妻盧氏行大馬亦

人破賊于豹子洞力屈死又藩宗朱氏兄弟某起
李氏不克死其姊劉氏女死難者不可勝紀其妻張氏
陷州劉宇亮妻宋氏俱遇盜將劉文秀受其妻受
學士劉宇亮妻宋氏俱遇盜將劉文秀受其妻受
氏相謂曰吾姑昔日同盜死宇亮子裔盛受其妻受
何以見先姑于地不為賊妻也亦盛受其妻受
不具職。又按列節錄所載有建昌督餉道盧懋鼎
執不屈死威茂道羅鼎拒守城陷昌死
三子兆鶴兆桂兆昌俱赴水死
守白水江賊圍成都戰死
成都力戰陣亡大知縣高日臨
不報孫鵬舉賊陷城馬山知縣金鼎
知縣孫鵬舉賊陷城馬山知縣金鼎
烈起義兵敗全家死之順慶府史同死
執馬賊死新縣趙德選城穴地道入力不支投井死
作梓潼知縣趙德選城穴地道入力不支投井死
死者十七人縣人屈死墊江知縣歐陽東昌彭山知縣顧
且城陷被執不屈死墊江知縣歐陽東昌彭山知縣顧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大衛監軍道盧安世俱不屈死巴縣承文應與子
懋德俱投井死何教授伏其名城破夫婦並縊死又里
若之殉難者有蓬溪故車駕主事譚文誠招致之不
屈死員儀隴席雙楠劉義國楊正道營山泉應厚泉
應化冉良富李向聰太平羅維先譚漢州舉人周元
孝健為救員周正選西充羅維生孫漢川生員陳雲
聘劍州生員王才政彭縣生員徐端履洪雅生員余飛
慶符生員何察又周壩渡子伏崇其姓名馬賊殺再入四
皆著明四川陷賊之難者然崇其姓名馬賊殺再入四
川至是而三諸書所記亦多參錯今悉據正史其有年
月可攷如王萬春楊國柱韓洪鼎方旭方伯元會薦所
會晤杏之等皆見前卷餘則多據節錄參蜀碧所載
于此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江西永甯知縣富塗夏變編輯

附記二上 正月盡夏五月

大清順治二年 明福王宏光元年 春正月庚寅明以南
京宮殿成推恩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
予蔭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
保許之 政異南畧釋史俱云加可法太師而明史可法
功加少保以太后至加少師敘江太師按可法前敘定策
時加太保是其次第也三編推恩日中作加可法太保
今從 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楚冬不裘
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為置妾太息曰王事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
倦索酒設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下之思先帝泣
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詰
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
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已
癸巳明命黃得功劉良佐率師進屯穎毫皆不行高傑
帥師次歸德遂入睢州 乙未明總兵許定國誘殺興
平伯高傑于睢州初定國嘗上書詆傑為賊遂交惡定
國駐睢州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

定國來會不應復邀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同往雖
州定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為屈服狀傑心
輕定國遂欲入城其杰止之不聽是日定國置酒享傑
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
睚意傑因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噉大呼其杰等急
遁走傑醉卧未起眾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
將去睚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偽
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噉
欲起為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
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遂走降于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二

大清軍傑以掠揚州揚民間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
取意甚銳時頗有惜之者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
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閣部史可法急命同
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致異高傑被殺明史傑傳
待書是月十一日即乙未
也南容釋史皆書乙未而計氏書高傑見誘事云十二
日蓋十一之夜十二之辰也小腆紀年書之丁丑今從
明辛丑明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
士預機務阮大鍼援之也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

壬寅我

大清兵克西安先是師至潼關闖賊遣偽將劉方亮迎
戰我軍奮擊大敗之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

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
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 甲辰明定北
都從逆諸臣罪初朝議以六等定讞會尙書解學龍蒞
刑部遂定爰書分別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
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熾然太僕少卿曹欽
程御史李振聲諭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
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
劉世芳十一人也其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
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焄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
昌四人也其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院修撰兼戶兵二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三

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
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
詹事項煜七人也其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
蕙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
甸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
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
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
徒擬贖者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
繆沅給事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
傅鼎銓庶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

贖者丁部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民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桐八人也其留北俟核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侍郎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名說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棗吳爾燠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鸞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頰劉廷琮吏部郎中侯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四

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鄒鳴魁行人許作梅進士吳顯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阜梅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孕文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正聲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姜荃林等十人也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

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命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賊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劫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誡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仍同周鍾雷續祚並論殺大賊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 辛亥明以監高傑軍衛允文爲兵部侍郎總督開歸軍務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爲雄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五

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日中原不可爲矣速馳至徐州以李本身乃傑甥用爲提督代統其軍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卹于朝一軍乃定時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欲并其軍而馬士英忌可法威名于是允文希指疏請可法士英喜即擢允文總督與平軍以分可法權自是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又撤傑兵還揚州改命良佐防歸德亥蓋正月二十七日燁肩謂定議在下弦之方明之重頒要典也九江總督袁繼咸上言人臣之義在後私門而急公營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

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謬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圍扉疑人之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福王降旨俞其言羣小皆不喜會定諸鎮兵額汰繼成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成疏爭不得至是以江上兵寡鄭鴻逵戰艦不還議更造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成以令不行疏劾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成言繼成有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六

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益疑懼上疏明與繼成無隙耳鼎受人指使而言由是南京藉藉益言繼成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 四川舉人劉道貞初擊獻賊于雅州賊還據邛州道貞謀復之不克賊執道貞妻王氏殺其夫降大罵一家百口俱死道貞子暎度沒于陣 二月己未明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仍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閱江防大鍼雖掌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為文選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子官糾者免薦者予時九

江督袁繼成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鍼索賄始給敕印諸白丁練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又有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馬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躋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明以工部侍郎高倬為刑部尚書 丁卯明禮部尚書顧錫疇罷錫疇以請奪溫體仁謚馬士英惡之至是張孫振力頌體仁功請復故謚遂勒錫疇致仕去 戊寅李自成為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七

大清兵所追走承天 三月甲申朔明起偽太子之獄初北都之變闖賊挾太子慈煇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是時有自北來稱太子者福王召勳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長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夔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夔箕穆虎鞠于午門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眾論藉藉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抗疏爭之疏畧曰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

禍矣福王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又傳諭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昌認東宮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蓋士英意在姜曰廣蓋也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之來實有符驗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江督袁繼威亦疏言太子真偽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八

疑湖撫何騰蛟亦力奏北來太子不可殺謂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時以主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節畧各論之而已 壬辰明復起王如童氏之獄初福王為郡王時娶妃黃氏卒及為世子娶妃李氏以洛陽陷遇害童氏者本周府官人逃難至尉氏縣依王子旅邸生一子已六歲王南奔各不相顧太妃鄒氏與童氏亦各逃散太妃自河南來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如尚在王不召至是妃自言福王

繼妻總兵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之南都潛夫至壽州亦稱臣朝謁比入都王以為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時潛夫已得代將歸馬士英素忌之乃以私謁竝逮下獄按治良佐上言童氏非假冒而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豈敢自詣宜迎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護送皇子來京不聽及童氏入獄中細書相遇月日及睢州情事甚悉付掌衛馮可宗呈覽不視可宗辭審王改命屈尚忠嚴刑拷掠卒斃之獄中疏與大悲偽太子記率多支離傳會之詞今悉不取第參明史潛夫傳及三編書之然童氏一事似不誤也古今多弄其指棟之妻而不顧者何況童氏之遇于旅邸與左傳庚宗婦人事絕類王即奔之亦何至不令人宮而斃之于獄宜野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九

史傳疑以為童妃不偽而福王之偽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三案之妖適以速南都之亡而已 明罷四川巡撫馬乾以太僕少卿耿廷錄代之初龍文光殉難乾時為川東僉事值川中道阻蜀人共推乾攝巡撫事先是南都以張獻忠亂蜀命廷錄赴雲南監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至是加右僉都御史令撫四川未赴而沙定洲亂作不果行乾攝巡撫行事如故 壬寅明以思宗忌日設壇遙祭以獻愍太子定哀王永悼王祀祀是日大學士史可法望祭上書自劾師久無功 乙巳我大清兵取歸德先是大師南下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

門關及南陽三路並進遂徇河南之鄆城上蔡等縣進克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地悉定 己酉明左良玉舉兵反初良玉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及黃澍被逮匿其軍中憤士英甚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眾以報已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畧言臣竊見逆賊馬士英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十

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人人必欲快食其肉臣恐百萬之眾發而難收震驚官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為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誦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

部堂張孫振以賊污狡犯不數月而夤緣僕少袁洪烈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例復原官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難書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鍼為添設尚書各操重柄以為呼應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妓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十一

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煅鍊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號痛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拏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

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鉞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表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 壬子我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主

大清兵下潁州太和明命史可法馳拒徐泗 是春故明蜀中義師大起先是明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蘅駐遵義檄諸郡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台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至是攻敘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等繼至斬賊數千級僞都督張化龍走遂復其城一蘅乃犒師江上初乾復重慶賊將劉廷舉走求救於獻忠獻忠命養子劉文秀攻重慶水陸並進副將曾英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至與部將于

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大振諸別將皆屬兵二十餘萬奉一蘅節制楊展既復敘州賊將馮雙禮來寇每戰輒敗孫可望以大衆援之隔江持一月糧盡一蘅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追截朱化龍及僉事蔡肱明于羊子嶺化龍率番騎數百衝賊兵賊驚潰死者滿山谷化龍以軍孤還守舊地他將復連敗賊于摩泥滴水一蘅乃命展應試取嘉定邛眉故總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天錫高明佐取瀘州占春大海守忠涪其他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主

應熊則譚弘譚詣一蘅乃移駐紉溪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盡屠境內民沉金銀江中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蓋將奔成都走川北也攷國三編統系之去年成都目中因終書其事蜀三月今統系是年正月明史樊一蘅傳亦系之是年春下夏四月丙辰左良玉兵陷九江時李自成兵敗南下江督表繼咸命部將郝郊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已登舟聞良玉反復還九江良玉舟在北岸貽書邀繼咸入舟中至則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叔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恩不可忘

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何從來良玉色變乃改檄為
疏駐軍侯旨繼成歸集諸將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
甲春秋惡之可同亂乎遂謀拒守而效忠等已陰納良
玉兵入城縱火殺掠繼成聞之欲自盡黃樹入署拜泣
曰甯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繼成因出責
良玉會良玉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臨
侯繼成字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祕不發喪諸將
推為帥移舟而東連陷湖口彭澤東流建德等縣南都
戒嚴馬士英等請亟調劉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
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古

大清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且言左兵不過以清君側
為名未敢為難若北兵一至則南都不保乃移書士英
趣選將增兵而士英惟以左兵為急時大理寺卿姚思
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亦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
英厲聲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那北
兵至尚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
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自此益弱 左兵之發武昌也
邀明楚督何騰蛟偕行不可良玉則盡殺城中人以劫
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刎良玉部將擁之去
良玉欲與同舟不可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

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中其所守之四人懼誅亦先後
赴水死騰蛟既入江漂流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
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
漁舟忽不見時遠近謂騰蛟忠誠獲神祐云左兵陷九
江城將吏皆與之通其守城殉難者有九江監紀同
知郭之麟不從左逆庚遇害推官余士偉直入左營大
罵號慟死經歷彭永春冠帶焚署率子女六人赴火死
都司董四民知城不守先令妻史妾姚並二子投池死
己登城樓射殪數人自刎死世襲指揮僉事徐行可自
經死母任妻周子婦陳俱投井殉之里居則故福建通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古

判傅宏祖德化人致仕歸遇害德化生員李獨明投府
學泮池死生員李全昌依母殞不忍去城破入陽明祠
縊死妻孫氏投水殉之生員李鴻負母逃遇賊不忍舍
冒白刃死尋陷湖口主簿成啟被執不屈死陷東流知
縣程九萬死之而左兵自武昌過蘄水則蘄水教諭鄒
厚孝被執罵賊死歿以上據殉節錄所載 己未明
命靖南侯黃得功駐師于銅陵之荻港以扼左軍又以
兵部侍郎朱大典為尚書與阮大鍼巡防上江大典以
馬阮進故命之 庚申明誅北都降官光時亨周鍾武
懷竝賜周鍾雷縊祚死鍾與時亨等既以從逆加等而

鑣遂從坐阮大鍼尤憾鑣必欲殺之于是御史羅萬爵
王機等連疏詆鑣及續祚至比續祚爲成濟請亟正西
市會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構陷
鑣續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賜二人
自盡故事小臣無賜死者因良玉兵東下故馬阮輩亟
殺之 辛酉我

大清兵自歸德分道南下明總兵李成棟遁遂入徐州
壬戌明黃得功敗左軍前鋒于銅陵之灰河明日復
沈其舟三十艘南都報捷命賜諸將銀幣 乙丑左夢
庚陷安慶巡撫張亮被執後挾之北行乘間赴水死參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六

將孟振邦及同知王治心皆不屈死懷甯胡士恂遇害
二子再寅紹虞俱悲憤不食死尋破銅陵知縣胡鯤化
典史胡國璿訓導張緯俱死之 丙寅
大清兵克泗州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
橋守將焚橋遁我兵遂乘夜渡淮先是閩部史可法移
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
渡江抵燕子磯明兵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
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于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
州俄傳許定國兵將至磯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

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而總兵劉澤清已
自淮安納款于

大清 己巳明暴左良玉罪狀是日左夢庚軍至池州
良王之舊將惠登相者本降寇所稱過天星者也時爲
後營總兵感良玉恩有忠實心夢庚自九江東下連陷
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登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
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
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
遂引兵絕江去左軍諸將乃議還師而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七

大清 辛未
夢庚遂謀納款于我

大清兵至揚州先是豫親王率師至揚州城北獲船百
餘艘是日
大兵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又至揚州城南獲船二百
餘艘遂薄揚州城下 丁丑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尙書大學士史可法等死
之可法駐揚州檄諸鎮兵不至惟總兵官劉肇基自白
洋河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重不許先是
大清兵屯班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總兵

李樓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及我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勿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遇害肇基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及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眾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皆戰沒揚州知府任民青緋衣端坐堂上遂見殺合家男婦盡赴井死同知曲從直與其子死東門同知王纘爵工部尚書佐孫也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六

亦死之江都知縣周志長以遭高傑將士窘辱求解職以羅伏龍代之受代甫三日兩人俱死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皆殉城死致異錄史又有監餉會事黃鉉錄一作鉉小腆紀年所載有訓導李自明增謙之端野衛允文亦赴水死其以戰死者又有副總兵樓史作端挺汪應龍明史劉羣基傳作江雲龍今據三編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七十餘人其以參軍事從死者有遵義知府何剛初剛以給事中陳子龍薦治水師擢員外郎其兵隸可法可法大喜得剛剛亦自喜遇可法知己而

馬士英惡之出剛守遵義可法垂涕曰子去吾誰仗剛亦泣願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庶吉士吳爾璠陷北都賊中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璠斷一指昇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昇我餉軍我它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從高傑北征至睢州傑被難爾璠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璠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為救免從守揚州新坡城破投井死幕客死者有盧渭長洲諸生可法出鎮淮揚謂諸生伏闕上書有秦檜在內李綱在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九

外語可法才消留居禮賢館渭方歲貢當得官不受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于河昭死西門從死者十七人致異錄據史所載又有書記顧起龍之厚陸曉唐經世連虛渭歸昭共幕客十九人其佚去姓名者十三人明史可法傳言十七人者蓋除渭昭二人數之也又按爾璠文吳爾璠皆以甲申陷賊者改殉節錄皆不予諡里居之殉節者有故兵部侍郎張伯鯨揚州被圍與當事分城守城破自經死妻韓子婦郝俱從殉致異錄南畧伯鯨標下游擊龔臣被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績等又執不屈死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致異錄上揚州

殉節皆據明史可法到肇基傳三編增入衛允文蓋
允文以附馬阮汝溫氏釋史刪之殉節亦無其名今
依三編列之官吏下若殉節所載又有故浙江知縣
韓鼎新指揮馬一麟俱江都人並城陷死江都生員未
詳遠韓默與妻蕭子起及祥遠之妻皆從死又生
員汪應坤張映發劉慶遠金鳳呂家齊饒餘汪自盤監
生王廷珮俱丹陽人揚州破俱死之又布衣許德溥如
皇人聞揚州陷刺其符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後事發
見殺妻朱氏亦死之又釋史所載史可法之家人史可
書從死之今所載悉據明史三編而增識其不見者可
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
魂葬于揚州之梅花嶺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
為之後我

大清豫王命特釋德威俾世祀可法給粟帛恤其家時
有傳可法不死踰年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後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幸

有奉命手刃可法者為證其事蓋即在破城之日也
野史所載或曰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驃去或曰縋城
走自沈諸江而溫氏釋史謂被執至大營留三日不
殺之實則公之死後詢之史德威及萬季野所記安珠
護事皆云公即以城破之日被執見殺而公之幕下應
廷吉以護餉出得免其所撰青麟眉以為可法之弟可
某弁手刃者尤得其實今仍系之是日下可法之弟可
程以庶吉士陷賊中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福王以
可法故令養母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
五月丙戌我

大清兵臨江明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
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南都擢文驄巡撫常鎮
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我軍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
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捷已丑夜我軍乘霧潛
濟陸續引渡又留舟師于北岸敵至則以礮夾攻之及
迫南岸明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蹴之悉潰
蘇松巡撫霍達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
還閩中汝異丙戌是月初五日也己丑初八日也明史
楊文驄傳書初九日者蓋初八之夜初九之朝
也凡四五兩月日皆參野史及東華錄所載魏王原
奏而丙戌臨江已丑渡江三編皆據世祖實錄今
遺書 辛卯明福王由崧出奔太平時京口敗軍奔還
南京大震王猶酣宴至夜半騎馬自通濟門出走蓋欲
倚黃得功也劉孔昭斬關遁 壬辰明馬士英以黔兵

明通鑑增編卷二上

幸

四百人為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
立為太子百官多逃者 癸巳明福王至蕪湖時靖南
侯黃得功聞京口之變方收兵屯蕪湖王潛入其營得
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
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出戰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
者得功泣曰願効死 乙未

大清兵自丹陽趨句容前隊駐郊壇門丙申豫親王入
南京營于城北明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
勳戚則魏國公徐州爵駙馬齊贊元靈壁侯湯國祚安
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

等文武數百員並城內官民迎降與平伯高傑子元照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凡收兵得馬步二十三萬八千三百遂定江南 癸卯豫親王遣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時明福王已走蕪湖聞

大軍至登舟欲渡江我軍據京口截其去路靖南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死其妻亦自經死總兵翁之琪投于江得功粗猛不識文義南中初立王詔書多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三

出羣小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然忠義發天性不阿權要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厲喜持鐵鞭戰鞭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號曰黃鬪子始為偏裨隨大帥立功名及專鎮封侯不及一年餘而南北轉徙主逃將潰卒至束手坐斃與國俱亡論者謂大命將傾良將顛蹶得功蓋終之云 丙午執明福王至南京黃得功既死劉良佐縱兵劫營得功麾下左協總兵田雄右協馬得功等挾王出降雄遂入王舟負王以獻

大清兵渡江以後月日俱散見明史本傳中而福王及馬士英之出奔及入蕪湖被執明史本傳特書于支日辛卯王走太平則初十日也王辰士英挾福王母奔杭州則十一日也癸巳王至蕪湖十二

日也丙申 大兵至南京十五日也丙午執王至南京二十五日也證之諸書大畧相同而阮大鍼傳言五月三日王走太平楊文駿傳言十三日 是月清兵破南京皆轉寫有誤字也今據福王本傳 南都之陷文武百官率多迎降大臣惟刑部尚書高倬投縶死而逆案起用之張捷楊維垣亦死焉或曰南都方亂擁立王之明以王鐸斥其為偽而歐之捷懼禍及遂至雞鳴寺以佛幡自縊也維垣偕其妾朱氏孔氏並自縊死或曰二妾先死維垣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寢其下夜遁至秣陵關為怨家所殺也其庶僚之殉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迎降不出捕繫之閱四月諭之降不從卒就戮及異三編載行人陸培殉難于南都蓋三編所記至順治二年五月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三

止故類記之若韞覽則系之二年六月諱之明史 戶部陳潛夫傳言培以潞王降自縊死今改入六月 戶部郎中劉成治南都破趙之龍將降封戶部府庫成治憤手搏之之龍跳而免成治歸寓遂自經戶部主事吳嘉允奉使出都聞變還謁方孝孺祠投縶死一僕亦自殺 中書舍人龔廷祥馬世奇門人也城破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時又有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生吳可箕武舉黃金聖布衣陳士達並死焉一時聞南都之難而死者長洲生員文乘故大學士震孟子也及異南都必絕粒死並見 錄節 與震孟之弟震亨並以世臣殉國難死焉其以諸生死者又有六合馬純仁邳州王台輔為尤著六合歸

附純仁題名橋柱抱石自沈于河台輔當南都立劉澤清等張樂大宴于睢甯台輔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臥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顧置酒大會邪左右欲鞭之御史王燮曰此狂生也命引去至是聞南京陷視其廩曰此吾所樹盡此死明年粟盡北面再拜自縊

死致異以上皆見明史而南畧諸書所載又有中書陳禮部郎中劉萬春及孝陵衛參將杜學伸等又有投秦淮河中之馮小瑞百川橋下之乞兒皆同時殉南都之難者並時有石樓寺僧者斂台輔畢亦死于尸旁

大清兵執明福王至南京乃改南直隸為布政司以應天府為江甯府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于是豫親王

明通鑑附編卷二上

五

遣貝勒博洛等統兵趨浙江並分徇常州蘇州諸郡縣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變編輯

附記二下崩蒙作重起夏六月

大清順治二年夏六月甲子致異據甲乙紀在是月甲子又云十三日甲子正六月十三日

也今據之

大清兵克杭州時故明潞王常淂徙居于杭明故臣聞福王見執請王監國不許不數日

大兵至王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眾開門迎降時監司及郡邑長吏多遁竄惟錢塘知縣顧咸建故

大學士鼎臣曾孫也守官不去潞王降咸建獨不至尋被執死之臨安知縣唐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一

其受魯王救陰部署為變遂被執自綵磨階豫走不從

遂同死鄉官則錢塘陸培以行人奉使事竣歸省聞南

京既覆潞王又降以繩授二僕從容就縊死王道焜以

崇禎末授邵武同知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還會杭

州失守遂投縶死致異據殉節錄所載有臨安訓導過

天節衣冠自到死諸復是月

大清分兵取江西降將金聲桓左軍部將也左夢庚降

于九江三十六營諸將皆從之北去聲桓不欲行請取

江西自効豫親王命閩賊降將王體忠與合營屯九江

規進取聲桓遣牌招撫江西巡撫曠昭弃城走聲桓遂入南昌南康九江郡縣皆望風下德化李含初傾家起兵謀復德安瑞昌不克死之乃遣部將分徇撫建等郡明馬士英之奔浙江也道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閉戶拒守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至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為福王母妃行宮未幾阮大鍼亦自上江逃至及

大兵下杭州士英聞魯王監國遂與大鍼走浙東大清兵之東也分兵徇西平明河南勸農總兵官劉洪起軍于新息光固之間力不支中流矢死同時有故明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二

游擊朱賢亦以分防徐邳死之致異洪起屢破闖賊後以戰死明史及殉節錄皆不著年月緩寇紀畧補遺系之是年六月蓋亦大兵克南都之前後事也朱賢之死亦据殉節錄彙書之 閏月辛巳朔

大清兵徇江陰明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拒守不下時南京亡列城皆下江陰諸生許用倡言守城遠近應者數萬人明遇初主兵事戰不利而應元前任典史平海賊有功遷英德主簿道阻未赴寓居江陰衆推為知兵明遇乃請之入城屬以兵事凡拒守者兩月餘 丁亥故明唐王聿鍵監國于福州王從居廣西未行南都破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達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

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故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議奉王監國肯堂華亭人 己丑明餘姚在籍前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中熊汝霖起兵拒守壬辰明鄞縣在籍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拒守嘉績忠烈公燧五世孫也先是汝霖聞

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兵拒之而王已定計迎降不聽汝霖歸見都御史劉宗周而泣宗周嘆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君倘有能為田單卽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子其勉之汝霖歸而謀于嘉績遂以書告鄞于是鄞之貢生董志甯等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三

推肅樂為主而是時故督餉僉都御史張國維亦起兵于東陽故明魯王以海方居台州國維謁請監國而嘉績肅樂亦遣鄞舉人張煌言奉箋勸進于是魯王遂自

台州至紹興用故大學士方逢年議稱魯監國致異轉王監國于六月因唐王彙記也諸書亦多系之六月而證之明史張國維傳國維朝王于台州在閏六月結崎亭孫嘉績傳言起兵于閏月初九日蓋自餘姚發也錢肅樂傳言起兵于十二日蓋自鄞發也迎魯王監國當在起兵以後今据 庚子明兵部侍郎左懋第就刑于京師懋第在館聞南都亡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刑部員外郎降賊後歸于我授官矣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至是不屈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

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以不降死之明史懋第本傳書其被殺于十二日證之釋史南畧諸書言懋第初館太醫院以勸降不從乃于是月十九日下之獄攝政王復勸之降不從次日死西市 丁未故疑明史十二日字倒誤也今據野史日分

明唐王聿鍵稱號于福州建元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天興建甯延平興化四府為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為下游各設撫按進鄭芝龍鄭鴻逵皆為侯鄭芝豹鄭彩皆為伯賜芝龍子森國姓名成功森乃芝龍娶倭婦所生子也以黃道周為大學士蘇觀生學士張肯堂兵部尚書尋遷吏部召前戶部侍郎何楷為戶部尚書故太僕少卿郭維經為吏部侍郎餘拜官有差 自六月至閏月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四

大兵連下蘇常克嘉興于是紹興諸郡亦多望風納款明遺臣之殉難者故大學士高宏圖流寓會稽逃野寺中絕粒死故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合退居山陰聞杭州破即慟哭不食時山陰已歸附門人張應燈曰此非先生死所也即日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向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

亾乎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凡絕粒二十三日以閏月八日卒故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聞杭州失守亦絕粒以閏月四日卒故詹事府少詹事徐汧聞蘇州不守慨然太息作書戒其子舉人枋投虎邱新塘橋下死閏月十一日也汧之死郡人赴哭者數千人時忽有一人儒冠襦衫而來躍入虎邱劍池中土人憐而葬之卒不知其何人也嘉興之拒守也故明翰林屠象美率兵禦于三塔灣大敗象美死之吏部郎中錢棟大學士升子也復集眾拒大兵于震澤眾潰亦死之攷異野史記同時死者前勳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五

俱投水死諸生張翊錢應金皆以不屈死又生員鄭宗彙宗琦俱被殺又南雷文約錢棟之同宗錢澄之之妻方氏抱幼時故吏部尚書徐石麒居嘉興郡城外城將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亾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經死閏月二十六日也宗周之死舉人祝淵諸生王毓著皆門人也方宗周絕粒未死毓著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弔毓著之友勸以陶淵明故事答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為愈召故交奏樂歡飲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一月死淵方葬母趣竣工既葬還家設祭即投縋卒踰二日宗周始卒一時布衣之死事者有山陰潘集周卜年等皆繼毓

著等殉焉宗周之失在六月其殉難之大臣如劉以表異之今茲系之閏月而仍著其日分焉潘集月
下年之死明史彙記于朱大典傳中而南畧所載言集
問航著死為文哭之出東門半里許袖二石渡東橋下
自沈死下年閏王毓著潘集俱死肅衣冠起出自磯上
雖入海中死時閏六月初六日也據此則二人之死乃
在劉宗周殉節之前後若朱大典則明年殉難于金華
者也今分書之又潘集亦山
陰人見全氏子劉子配享碑
是月左夢庚降于我

大清執江督袁繼咸安撫張亮北去時諸鎮多納款繼
咸勸夢庚旋師不聽已夢庚遣郝效忠給繼咸赴其軍
將及湖口夢庚效忠降遂執繼咸以行明年三月不屈
死繼咸被脅去猶遺書于部將鄧林奇注碩畫毋為不
忠事至是繼咸北行林奇死之後碩畫亦殉節死或異

明通鑑附編卷三下

之降據二臣傳在閏六月東華錄豫王所
奏亦在是月今從之亮在途赴水死見上
故明僉都

御史金聲起兵于徽州先是我
大清破南京列郡望風迎降聲糾集士民保績溪黃山
分兵扼六嶺時徽州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溫
璜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會聲起義師
璜與相犄角且轉餉給其軍于是前山東巡撫卞祖德
職方郎中尹民興故副貢吳應箕皆起兵于甯國池州
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總督諸道軍務以應箕為監紀推官 是夏闖賊李自
成兵敗走死通山初自成敗走襄陽我

大清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
追至賊巢連破走之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
自成屯五十餘日賊眾向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
湖廣糧儲參議王喬棟死之或異喬棟時駐與自成尋
為我兵所追部眾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甯蒲圻至通
城竄于九宮山已而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掠
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
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粗死剝
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為自成也我
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其兩從父偽趙侯偽

明通鑑附編卷三下

襄南侯及自成二妾金印一又獲偽汝侯劉宗敏偽總
兵左光先偽軍師宋獻策于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于
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自成兄子過改名錦偕諸
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于明總督何騰蛟或異閩賊之
史流賊傳以為九月疑掘野史騰蛟奏閩之月分而東
華錄聖武記載豫王奏自成之死在閏六月則其事必
在六月以前後疑紀畧以為四月事者亦傳聞之語然
非九月以前可證也通城通山皆在武昌府之西南明
史言至通城竄九宮山不言至通城之九宮山而諸王
傳則直云走死通山尤得之蓋九宮山實隸通山為通
城之交非明史之誤故東華錄亦注
云山在武昌府通山縣南九十里是也
秋七月癸丑
大兵攻嘉定克之明故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淮耀等
死焉峒曾故給事中震陽子也嘉定拒守推峒曾為主

清耀佐之與同里舉人張錫眉故秀水教諭董用圓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誓死守城我軍大至峒曾乞師于吳淞總兵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先一日大雨城崩駕巨木支之是日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峒曾拜家庶挈二子元演元潔並沈于池錫眉用圓元調全昌雲蛟皆死之效異此據明史侯峒曾傳董作龔又用圓兄用廣弟用厚皆諸生兄弟三人同殉云又有縉紳李廉貢生王雲程而縉紳兵之敗邑中孫小溪守南橋被殺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妻復聞被縛其妻于及婦及外甥悉斬首又吳志葵所遣之游擊蔡祥戰沒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未知與蔡祥一人二人否又城未破之先有諸生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八

唐培率鄉兵巷戰死諸生朱霞被數創號呼竟日死諸生唐景耀大書白牌論李成棟降被磔死成棟即降將者也並討識之高耀偕弟諸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高耀曰城已與公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初四日進士黃高耀自裁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淵耀對縊死既明史黃高耀本傳以七月二十四日自裁然縊死諸書皆作初四日即癸丑也嘉定屠城紀畧亦書之既死疑明史誤也高耀走城西僧舍去城咫尺明會既死大兵入城主守者次即高耀豈能待至二十日之久仍聽其自縊僧舍即蓋即高耀死之日自縊也又屠城紀畧高耀有僚婿諸生徐文蔚亦以領鄉兵與執旂之抗文若俱死之又言嘉定既下明把總吳之蕃謀起兵復城不克被殺茲附識于此庚

申明魯王大學士張國維等會師于西興先是魯王至紹興即監國位以國維為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畫錢塘而守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並右僉都御史分防江上時總兵方國安自金華至總兵王之仁自定海至明故文臣沈宸荃馮元颺武臣黃斌卿張名振皆起義師為聲援而故總兵張鵬翼會稽諸生鄭遵謙亦倡眾應焉乃封國安荆國公之仁鵬翼遵謙皆為伯尋定分地分餉之議以國安兵最多之仁次之乃以為正兵取甯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以給而義兵取于富室之樂輸者謂之義餉未幾正兵並取義餉而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九

肅樂等軍恒缺食國維督兵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于緣江要害聯絡諸營為持久計 辛未明唐王大學士黃道周出師江西道周學行王雅重之時召故相何吾驎蔣德璟未至道周遂為首輔而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王一日召宴芝龍以侯爵欲位道周上眾議抑之由是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誅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王將郊天芝龍稱疾不出何楷劾其不陪祀無人臣禮王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芝龍不悛又屢薦其私人為清要官王皆不從以是益懷怨望會

大清遣御史黃熙允招撫福建熙允與芝龍同里芝龍密使通欵王屢越出兵輒以餉絀辭道周知芝龍無意出關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羣帥王給空劄百道至是啟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道周所至撫輯造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道周以是年之七月出師江西見明史本傳釋史系之辛未輯覽目中所云二十二日者是也廣信之下在明年道周被執之後輯覽書于七月蓋月克江西彙記耳是月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十

萬亨及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起兵拒守會明益王由本在建昌推奉之閱三日有客兵內應城即破由本奔走歸唐王于福州萬亨養正等械至南昌俱被殺養正妻張氏聞之亦絕粒九日死萬亨妻顧子婦陸及一孫一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復十餘人時守臣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致異明史本姓名蓋據溫氏釋史也有以爲建昌通判胡縝者並詳後蕪州之役下建昌人哀其忠哀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初建昌南城諸生有鄧思銘者聞北都陷集其儕數十爲庠兵期朔望習射學技擊爲國復仇請于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衆志遂懈思

銘尋鬱鬱不得志至是城破亦死之

大兵既取吉安遂長驅至萬安是時江西列郡皆下惟贛州孤懸上游兵力單寡會故明益府永甯王慈炎招降峒賊張安時號龍武新軍者也遣復撫州南贛巡撫李永茂命副將徐必達扼泰和戰敗至是

大兵至萬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贛有叛將白之裔者初偕守將鄧武泰扼峽江我軍至武泰死之裔降遂導大兵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執死萬安知縣梁于淡亦死之致異明史萬元吉傳八月破萬安語之釋史言據此則萬安之下亦在七月江西通志亦書于是年七月之下今從之同時又有袁州同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十一

知李時興攝府事會城已降時興力城守無何守將浦縵兵潰湖廣援將黃朝宣五營亦謀歸時興度不能守自縊于萍鄉官舍一僕殉焉

大清兵克崑山明貢生朱集璜等死之集璜學行素爲鄉里所推教授弟子數百人南京既亡崑山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縣人共執殺茂才以六月望推舊將王佐才爲帥集璜及故儀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琰陳大任等共舉兵參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言帥壯士百人爲助佐才亦邑人營官狼山副總兵年老矣大兵至宏勛率舟師迎戰敗還游擊孫志尹戰沒城陷

永言遁去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被殺集瑛
投東禪寺後河死門人孫道民張謙同日死室瑜瑛大
任亦死之室瑜子朝鑛大任子思翰皆殉焉時以守禦
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鏗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
彥冲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賦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
徐澂王在中吳行貞云及事見明史本傳諸書皆系
于七月初六日三藩紀事作初七日輯覽敘其事于八
月破松江目中注云是年七月事今系之七月下而南
畧所記又有故將王揚年七十奮勇力戰死未即王
作才否詳其上下文則與佐才為二人而釋史所載室
瑜妻諸被執不辱死之朝鑛妻王亦自縊大任
妻張氏亦赴水死陶瑛瑛作瑛瑛均識于此 永言之
起兵于崑山也辟崑山諸生顧炎武佐軍炎武遂偕嘉

明通鑑附編卷二十下

主

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魯王監國授炎武兵部
司務及崑山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得脫歸
是夏炎武母守貞王氏避兵常熟之郊以曾受旌于明
語炎武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
至是遂絕粒卒

大兵之下蘇常諸郡也諸以義兵拒守及不屈而死者
蘇州既降諸生陸世鏞聚眾焚城樓福山副總兵魯之
瑛率千人赴之入城戰敗世鏞等走之瑛戰死及異南
韋武翰與之
瑛同戰死太倉已下諸生王濬與兄瀆集里中人數
百圍城城中兵出瀆赴水死濬被斫死宜興故中書舍

人盧象觀前督師象昇弟也奉明瑞昌王盛瀝起兵謀
復宜興不克從弟諸生象同及其部將陳安殉節錄一
作坦公陣沒安連殺七人據橋力戰兵潰被磔死象觀赴水死
弟諸生象晉為僧一門先後赴難者百餘人長洲諸生
顧所受作捲堂文投泮池死及異殉節錄有顧咸受崑
山諸生城破死而無所受
名未詳是一人
二人否俟攷常熟諸生徐守質以母病不忍避兵至
母及妹投井死守質與里人馮知十出門格鬥死及異
同時死見殉節錄南畧言守質之叔
徐擇先自縊死而錄中不具知識之同里貢生項志甯
亦絕吭死無錫諸生嚴紹賢與妾張氏相對經死常州
諸生張龍文無錫諸生王謀皆以謀起兵事敗被執死

明通鑑附編卷二十下

主

改異乙酉大兵之至擄殉節錄所載職官有常熟
知縣王鐵與孫道煥同殉入祠士民中有呂雲奇太倉
人城破救父被殺吳江周
瑞與吳易舉兵被獲死之
南都之亡也故明吏部員外
郎華允誠屏居墓田越三年戊子以不薙髮為鄉人所
訐執至江甯不屈賦絕命詞與其從孫尚濂同日駢斬
于市僕薛成宋孝殉焉 八月壬午

大清兵克松江先是明故兵部右侍郎兩廣總督沈猶
龍偕中書舍人李待問羅源知縣章簡等募壯士數千
人守城會吳淞總兵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于泖湖
總兵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猶龍等聯絡二帥而明故
參將侯承祖守金山衛遙相應援及

大兵克嘉定進取松江志葵蚩敗于春申浦城遂被圍至是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門簡守南門城破俱被殺華亭教諭眭明永題詩明倫堂投綴死諸生戴泓赴池死嘉定舉人傅凝之參志葵軍事兵敗赴水死致異明報國邪遂修之世祿中四十矢亦被獲不屈死史松江破在八月釋史八月初旬而南畧及平吳紀畧三藩紀事皆書八月初三日今據之蓋在下嘉定之後破江陰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丙

之前 庚寅故明唐王命總兵黃斌卿出鎮舟山 庚子

大清兵克江陰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拒守兩月餘及松江破吳志葵黃蚩皆被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志葵說之蚩不語應元等屹不為動我兵來益眾四圍發大礮城中死傷無算猶自守至是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眾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及諸生許用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縊于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襪投井死致異據殉節錄又有江陰訓導潘文先罷官居城中里居城中破與馮厚敦俱死之諸書皆不見附識之

書舍人戚勳令妻侯妾程葉榮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從死者二十人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自刎死貢生黃毓祺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皆逸去毓祺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毓祺以救印事發逮繫江甯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致異據南畧又有稱周相公與毓祺俱解至南京殺之薛生趨以明年冬失其名其父監生名繼周皆同時起義者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五

致異明史閻應元傳言江陰以八月二十一日兵從祥符寺後城入陷之輯覽亦系之月中與江陰城守正合記中言應元赴水義民陸正先救之出應元既誅正先亦殉焉餘皆與本傳同致異據釋史以授江上師過江陰之砂山為亂兵所害以非接是月明唐王以故輔黃景昉尚書呂大器及故漕運總督路振飛禮部侍郎朱繼祚工部侍郎曾櫻俱為大學士初王以罪錮高牆振飛保護之捕治守陵中官之凌虐者又以私錢助王而上疏乞槩寬罪宗竟得請王甚德之及稱號即拜振飛左都御史尋赴召道拜文淵閣大學士櫻嘗為福建參政力保鄭芝龍芝龍感之遂薦焉起為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命掌吏部而移張肯堂于都

察院王所置閣臣至多前後幾三十人然不令稟旨王率親爲之時鄭芝龍爲政議簡戰守兵自仙霞關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粵之餉不足支其半乃請預借兩稅一年令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 明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謀自富陽渡江

大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復退據富陽初王之監國也故分巡甯紹台道于穎與鄭遵謙謀起兵穎請畫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會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七

大軍突至復入富陽部將劉義勳等死之穎自漁浦渡江赴援富陽復定及異富陽之抗江而守明史以爲張國維證之全氏于公事畧實始于穎且謂方國安之駭七條沙大兵所以不克遽渡者穎之取富陽其首功也今追記之而江干之役八月一戰十月再戰輯覽書于見年之八月蓋大兵入富陽江干軍始敗時也穎以明年六月江干之敗由海道還京口爲黃冠以故明靖江王亨嘉守謙十世孫終並見全氏本傳中

也世居桂林閩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國謀僭號時廣西巡撫瞿式耜甫抵梧州亨嘉召之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蠻兵勿應亨嘉至梧劫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王常瀛子聞唐王監國以爲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

所囚乃遣使賀唐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爲兩廣總督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那傳共執亨嘉械送福州廢爲庶人尋殺之唐王封魁楚平粵伯留填兩廣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召入閩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代撫廣西式耜不入閩退居廣東 南都之陷也明故巡撫楊文聰敗于京口遂走蘇州時大清遣鴻臚丞黃家鼐往蘇安撫文聰襲殺之遂走處州唐王在鎮江時與文聰交好至是文聰遣使奉表稱賀鄭鴻達又數薦之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而是時馬士英擁殘兵渡江欲謁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七

魯王王之諸臣力拒之乃投總兵方國安軍謀窺杭州大兵之下吳江也明在籍職方主事吳易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嗣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謀舉兵旬日得千餘人屯于長白蕩出沒旁近諸縣道路爲梗唐王聞之授易兵部右侍郎加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楊文聰奏易斬獲功多進兵部尚書魯王監國亦授易兵部尚書封長興伯以上據明史者七月事至是大兵至易遂敗走父承緒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自嗣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盡殲福之魯王禮部尚書吳鍾繹子也兆奎兵敗福之慮易妻女被辱視其死

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南殺之源遠同就總兵其兵敗

大兵之下松江也明故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死之

初允彝與同邑陳子龍皆負重名南都立召允彝授職

疏請終制不赴時御史徐復陽希要人指劾允彝及其

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為非制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

實未嘗赴官無可罪吏部尚書張捷遂議貶秩調用未

幾南都失允彝傍皇山澤間欲有為聞友人侯峒曾黃

澐耀徐汧等皆死乃以是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

死致異明史本傳允彝以是年八月賦絕命詞死諡

之陳子龍年譜注中作九月又載宋徵與私謚說言

允彝八月自沈于淵則明史固有所據松

江以八月三日陷所謂八月中者尤得之子龍念祖母

年九十不忍割道為僧踰二年亦以謀起兵敗

大清兵之下撫州也明在籍吏部考功主事揭重熙謀

復之與同邑故吏部文選主事曾亨應先後起兵亨應

聞列城皆不守命弟和應奉父入閩而已與重熙及東

鄉舉人艾南英謀城守會永甯王慈炎招峒兵復建昌

昌兵比戰而敗亨應方募兵數百相犄角一日方置酒

宴客

大兵至亨應避石室其從弟指示之遂被執並執其長

子筠亨應顧謂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母自負筠唯唯先

受刑死釋亨應縛諭之降不答被僂總兵謝上達副將

王坤參將賴明標游擊蕭莫邦都司汪一貴守備杜有

聲都督蔡欽金世任副將林引等俱見執死和應聞兄

死曰烈哉兄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憾既奉父入閩又

走避之肇慶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先是亨應叔父杖為

蒲圻知縣其後杖兄益為貴州僉事並死難人稱會氏

五節云重熙被劾明唐王用大學士傅冠辨湖東兵事八

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辨湖東兵事八

之亦敗南英入閩唐王召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

尋改御史明年八月卒于延平 九月甲寅

大清豫親王多鐸以故明福王由崧歸于京師明年五

月卒閩中浙東皆遙上尊號云 庚午故明御史黃澍

降于

大清澍徽人與右都御史金聲同里遂導

大兵間道襲績溪破之聲被執械送江甯壬申

大兵入徽郡澍復以城獻明推官溫璜時寄其帑于村

舍聞難將拔刀自刎既念家屬必不保乃趨歸語妻茅

同死先刃其長女茅携幼子同整衣卧璜以刀截其喉

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而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九

手自決其劍而死璜為故大學士溫體仁之族弟體仁當國附之者如驚瑯獨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君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年近六十始成進士出給事中吳甘來門下釋褐得是官甫之任而國難作至是遂闔門殉之致異全營兵敗被執事見明史本傳書于九月之下句請書或云二十日或云二十二日按大兵以二十四日壬申破徽州見溫氏釋史績溪去郡百餘里況我兵是時由甯國踰嶺分道而入則以為二十二日者正與本傳下句之語合璜為晒園之父其死也晒園之父迎其喪故記其殉難月日甚詳而獨于不附體仁事畧之蓋為家族諱也明金聲之起兵也故山東巡撫邱祖德成都人時成都已陷無家可歸以曾為甯國推官遂流寓焉至是偕邑舉人錢文龍諸生麻三衡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沈壽堯等共舉兵以應聲及

大兵下甯國祖德駐華陽三衡駐稽亭約他部共攻郡城不克壽堯陣沒祖德退還山中我軍攻拔其寨被獲磔死其子亦死越四日三衡軍敗亦死三衡之起旁近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之俱時號七家軍皆諸生也三衡既敗太平等亦死是月故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撫降闖賊餘黨得勝兵數十萬初自成之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以眾無主議歸騰蛟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長沙人不知其歸降也懼甚攝偏沅巡撫傅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于左死于賊一

也何避為乃與監軍荆西道僉事章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往撫持騰蛟手書召之曰若輩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拊慰宴飲盡歡搖旗招其黨袁宗第蔣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歸騰蛟驟增兵十餘萬未幾李錦偕自成妻高氏見及高氏弟一功復擁眾三十萬驟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允錫議撫之會騰蛟馳檄至允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犒軍皆踊躍拜謝奏聞唐王王大喜加允錫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授錦前部左軍改名赤心一功右軍改名必正皆掛將軍印封高氏貞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義夫人名其營曰忠貞營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眾尙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書但言元凶已除稍洩神人情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王猶疑自成死不實騰蛟復上書證其事乃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爵不允命規取湖廣江西是時降卒既眾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部將黃朝宣張先璧為總兵官與劉承允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所謂十三鎮者也永忠即搖旗英則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

熙祚中軍餘皆左良玉舊將也然騰蛟終慮赤心敗厄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赤心自是無異志允錫亦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高氏太后云 江西之下也惟贛州獨存明唐王手書加故左庶子楊廷麟為吏部右侍郎修撰劉同升為國子祭酒同升自粵都至贛與廷麟謀大舉乃偕巡撫李永茂集紳士于明倫堂會大兵屯泰和徐必達戰敗事見廷麟同升乘虛復吉安臨江王再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未幾復擢故監軍萬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御史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尋召永茂還以張朝縱代為南贛巡撫朝縱甫任事復召還以同升代之 明魯王授故明諸生黃宗羲為職方主事孫嘉績等之起師江上也宗羲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應之江上人呼曰世忠營尋餘姚知縣王正中以宗羲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上之王命宣付史館頒行原撰宗羲從軍當在七其上魯元年監國應諸書及全月孫熊諸公起師之後氏集皆系之是年九月今據之時又徵湘潭舉人郭金臺南化諸生李世熊皆不赴 是秋福建土寇閩羅宋三姓擾及江西之撫州東湖守備黃克嘉死之別賊擾南康通判吳賜玉死之原撰克嘉嘉一作善賜玉賜一作錫今據節錄書之是秋則

據釋史也又殉節錄有南康典史 冬十月丙戌明魯王大學士張國維等出師于江上時總兵方國安駐七條沙王之仁守西興鄭遵謙守小豐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分守瀝海至是謀復攻杭州連戰十日前鋒副將鍾鼎新以火攻會諸將追截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天清兵于草橋門會大風雨弓矢不能發而退天兵迎擊敗之于關頭追奔二十餘里斬國安于士行是時浙西義旗四起蘇松嘉湖列營數百里相為聲援杭州危甚錢肅樂請率兵由海道窺吳不聽遂及于敗原撰釋史言出師于初八日與全氏錢忠介傳合而以初八日為壬辰則誤也是月己卯朔初八日為丙戌而王辰則傳中所謂第七戰者是日以大風雨退師又二日遂敗則自丙戌至是為乙未也今據全氏傳系之初八日蓋出師之始而輯覽統系之 丙申明唐王右都御史金聲被執至江甯門人江天一從焉聲語天一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時總督洪承疇招撫江南在江甯諭之降天一朗誦明莊烈諭祭承疇文譙之遂與聲同受刑于通濟門部下中軍吳國楨副將陳有功守備萬全游擊余元寅皆死之總兵范雲龍與聲之弟經尋死于旌德原撰從皆據輯覽書之釋史所記同死者天一外有陳際遇余元英疑元英即元寅也同起兵者余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都司汪以玉先後被執不 是月明唐王屈死而天一族孫孟卿亦從死於識之

遣給事中劉中藻頌詔于浙東時求富貴者爭欲應之
兵部侍郎熊汝霖獨出檄嚴拒不納杭州之降故兵部
尚書朱大典還金華據郡城自保唐王立就加東閣大
學士會魯王監國于浙東亦加大典大學士閔中詔至
大典及右副都御史錢肅樂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
爭豈能成中興之業請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大學士
張國維復馳疏爭之畧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
臣庶所宜同心併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
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
不及悔莫可追臣老矣豈能朝秦暮楚左右于其間哉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遂不報唐王乃召中藻還自是浙閩如水火矣改異明史朱大典傳不載爭頌詔一事且言大典就唐王督師不及魯王而野史皆言魯王亦加大典大學士又證之全氏朱大典錢肅樂諸人傳是時閩中詔至大典與肅樂議受而報之據此則大典是時固周旋于唐魯間也今據全集
明唐王故元妃曾氏至福州妃知書性警敏同王
在高牆中食淡攻苦相憐愛王之稱號也遙冊妃為皇
后竝封其父文彥為伯至是妃自浙至頗預國政羣臣
奏事輒于屏後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憚焉大學士張
肯堂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
皆宮闈之中嘿為贊助若垂簾之制非盛世所宜不可
以示遠人疏入妃恚之自是頗疏肯堂王在莊烈時有

英察之稱及是內湧曾妃外牽鄭氏識者已知其不能
成大功也路振飛之至也王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
歸解玉帶賜之王嘗責諸臣怠玩振飛進日上謂臣僚
不改因循必至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
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
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數更見羣臣庸下而過于
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自謂長者皆臣
下所甚憂也其言頗曲中王短云改異曾妃之至諸書南畧以為十月迎入官而八月之立乃遙冊也斬覽亦載妃至福州于十月今從之明唐王掌
都察院事何楷罷鄭芝龍以被劾銜楷而鴻達扇殿上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楷阿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為所容乃請去途中遇盜
截其一耳則芝龍使部將楊耿為之也明年漳州破楷
遂抑鬱而卒
大兵攻吉安明副將徐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
至
大兵退屯峽江克臨江明楊廷麟兵敗于樟樹鎮退守
吉安 十一月明唐王始議出師時楊廷麟等請王出
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會故臨清
知州金堡朝行在言騰蛟足倚急于是王欲出贛入楚
大學士蘇觀生見鄭氏不足與有為且事權悉為所握

請出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遣觀生先行赴贛州募兵以會櫻鄭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王乃誓師西郊先期類于上帝禱于太廟禱于社稷以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王甲冑誓師乃鳴金鼓揚旌旗而出時風雨晦冥大風起壇上燭盡滅鴻逵出城馬蹶踣地識者已知其不祥也亥異釋史書類于上帝乙未禱于太廟丙申禱于社稷丁酉以鄭鴻逵為先鋒以應推之皆十月干支然王十二月始發福州則書師當在前月蓋誤以十月干支入之也今摺輯覽系之十二月前而不書日明魯王駐師西興仍拜方國安為帥以圖再舉敘草橋功加錢肅樂右副都御史肅樂辭不受時以頒詔議不合為方王

明通鑑附編卷二十一

美

所忌乃以不受副都之命為懷貳心于閩肅樂不得已乃受官而餉乏四十日連疏告糴不能得諸軍士至行乞于道卒無叛者是時故太僕卿陳潛夫以家財募軍列營江上及財竭請支四百金之餉肅樂言潛夫破家為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復為潛夫請皆不應戚臣張國俊魯王妃父也外倚方王內通客李二奄肅樂疏言國有十亾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巨謚贈蔭恤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晚倚強藩權侷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

繼進言主上以為不必幾于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昌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衰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廻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鴉音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洶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弱者疲轉輸以戰死絳票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為命今士卒爭舟小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

明通鑑附編卷二十一

美

遭以財死富民即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矜惡棍羅織鄉里以為生涯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亾并此而十臣未知稅駕矣未幾肅樂拜表即奔軍行言臣從今披雍入山永與世辭決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温州王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鎮黃斌卿議由海道窺三吳遂依斌卿于翁洲 十二月己卯明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定洲王弄山長官沙源子源在萬厯中數從征調有

功累加至宣撫使號沙兵源死定洲嗣初崇禎中阿迷
土官普名聲謀叛官兵進討名聲懼陰以賄求援于元
謀土官吾必奎時官軍已調必奎隨征必奎佯敗而走
官軍望見遂大潰布政使周士昌戰死未幾名聲就撫
而驕恣益甚廣西知府張繼孟道出阿迷以計毒殺之
必奎聞名聲死遂反連陷武定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
府明故黔國公沐天波調各土司會勦必奎伏誅先是
天波調定洲兵從征定洲不欲行出怨言會奸徒饒希
之余錫朋者通天波金無以償錫朋常出入土司家誇
黔府富盛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諸人爲內應至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末

是定洲既至知必奎已平乃託以辭行入城見天波天
波以家諱日不視事定洲諫而入焚劫其府天波聞變
由小竇遁走楚雄母陳妻焦皆走城北自焚死定洲據
黔府盤踞會城時故禮部尙書王錫衮家居祿豐被定
洲執至會城詭草錫衮疏上明桂王請以定洲代黔國
公填滇錫衮大恨祈死數日卒復劫巡撫吳兆元題請
傳檄州縣全滇震動天波至楚雄時金滄副使楊畏知
奉調駐城中以計說天波走永昌身守楚雄定洲至城
閉不得入乃去遣其黨王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
而楚雄以畏知拒守定洲還攻者再迄不能下時被沙

兵先後死者武定參將高其勳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
北拜服毒死時有陳正者世爲大理衛指揮未嗣職沙
賊陷城督衆巷戰手馘數賊而死王承憲者襲祖職爲
楚雄衛指揮擢游擊爲畏知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備
悉畏知深倚之賊去復至承憲偕土官那篤等出城衝
擊賊皆披靡俄爲流矢所中死弟承瑛力戰死一軍盡
歿賊進圍大理時太和縣丞王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
城陷死城上同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
及子一甲司獄魏崇治而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顯解任
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經士人同死者舉人則高拱極

明通鑑附編卷二下 末

投池死楊士俊同母妻妹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旗夢符
馮大成倡義助守罵賊死楊憲偕妻女子婦姪女孫女
弟婦一門自焚死楊遜既死復魁妻竟死人稱太和節
義爲獨盛云單國祚者會稽人爲通海典史城陷握印
坐堂上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葛山下沙賊
之役殉節錄所載自大理衛指揮陳楨督衆巷戰手馘
數賊而死卽陳正也又有大理守備陳壽分門守禦殺
賊力屈死甯州土司祿永命守土戰死知州朱家梁罵
賊死都司沐天澤天波之弟巷戰被執不屈死指揮邵
元齡陸涼陷罵賊不屈死昆明故知府陳爰謀城破逼
降不屈死蒙化故巴縣知縣陳于宸城陷死大理千戶
關維翰土官楊洪及維翰子大忠皆以殺賊死大理千
戶楊昌印王象乾鮑洪皆率妻子闔戶自焚死百戶黃
恩巷戰死天波將高遷援勦 甲申明唐王自福州登
不克合戶自焚死附議之

舟大學士何吾騶等隨行越數日駐師建甯故明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王擢來賀戶部侍郎然兵食匱乏人心離散迄不能成軍也 壬寅明唐王大學士督師黃道周兵敗于婺源先是道周師至廣信聞徽州破乃疾趨分道進兵俄聞樂平陷信州士大夫致書相迓道周以諸軍既出義不反顧行次婺源遇大兵戰敗其將程嗣聖陣亡道周僅三百人馬十匹齎三日糧行次明堂里遇揚州降將張天祿導大兵猝至遂被執送至江甯諸軍潰走

大兵追至開化總兵曾德黃光輝副將蔡璋龍勝陳辰

明通鑑附編卷二十

等俱死之方道周之出婺源也有故汜水知縣胡海定與德興海川董氏起兵應之斷我

大兵糧道兵敗被執海定及董正經皆死之攷異見三末及江西通志殉節錄言海定故汜水知縣今拂之又同時死者有揭新云是月明南贛巡撫劉同升卒時萬元吉已至贛州遂以元吉兼巡撫代之

大清兵克撫州明知府高飛聲死之飛聲由玉山知縣

遷同知乞養家居黃道周出督師邀與偕令攝撫州事

至是遣家人懷印入闕而身守城死焉攷異殉節錄撫州訓導桂有燧

兵入城自經死按大兵兩克撫州有燧之死無年月附識之故明益王之起兵

建昌也故給事中陳泰來奉唐王命加僉都御史提督江西義軍會益王起兵泰來欲從之泰來新昌人同里故按察使漆嘉祉舉人戴國士持不可已而新昌破國士出降泰來惡之時上高舉人曹志明等起義師泰來與相結是月攻取上高新昌甯州殺國士妻子遂取萬載已而

大兵逼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師會之進攻撫州兵敗皆死 是冬明監紀推官吳應箕兵敗于池州死之應箕起兵應金聲比聲敗被執應箕方治兵于距郡十里之泥灣有怨家偵得之以告

大兵進攻應箕敗走山中尋被執至郡不屈賦絕命詞

從容就僇其受刑處血跡洗之不去觀者異之應箕為

諸生尚氣節與復社諸生倡逐阮大鍼南都立大鍼柄

用逮周鑣獄中應箕身至江甯視鑣幾被獲亡命歸卒

以國事死歸德侯方域為文祭之云讀萬卷書識一字

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攷異事見明史本傳釋史南畧

之後聲之死在十月則應箕之死又在其後昌氏以為

乙酉之深冬蓋十一月間事也今系于是年之冬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明通鑑附編卷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三 柔兆掩茂 盡一年

大清順治三年春正月己酉朔明唐王駐建甯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 庚申故明瑞昌王誼泐結眾謀犯

江甯丙寅夜帥眾二萬餘分三路來犯

大兵擊敗之誼泐被執與其部下經畧常爾韜總兵楊三貫夏含章等俱死時又有崇陽王者率兵寇歙縣兵敗與其總兵閔士英鄭鵬遠俱見執死又高安王常洪與監軍道江于東等據婺源之小坑遂平王紹鯤職方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主事楊謨等擁眾太湖遙應魯王亦先後見執而死

見輯覽目中注云順治三年證之東華錄入寇江甯乃正月二十八等日而是時金聲事敗歙縣之犯蓋謀應金聲而太湖之役疑即尹民是月與等起事時今類書于正月下

大清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兵征四川 明

魯王遣使臣柯夏卿曹維才聘于唐唐王手敕加夏卿兵部尚書維才光祿寺少卿報魯王曰予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僂力共拜孝陵予有天下終致于王浙東所用職官悉列朝籍無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齎

餉十萬稿浙東軍 明督師尚書何騰蛟師次湘陰與監軍御史李膺品謀大會諸將于岳州副將張先璧返

留不赴諸將亦觀望惟李赤心自湖北至遇

大清兵戰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 明

唐王大學士楊廷麟赴贛州招集龍武軍張安等四營

聞王將由汀州赴贛欲往迎王乃以萬元吉代守吉安 明宣城諸生吳漢超兵敗于甯國初明故職方郎中尹民與流寓涇縣與諸生趙初浣等謀應金聲據城拒

守及

大兵破城初浣死之民興走免漢超亦以南都覆棄家走涇縣從民興起兵兵敗匿華陽山中會邱祖德麻三衡諸兵潰保華陽有徐淮者部署之漢超與之合連取

明通鑑附編卷三

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至是襲甯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捕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

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妾自擲樓下死同時先後舉兵者又有故青陽知縣龐昌允

南京覆走匿九華山謀起兵事泄被執夜死旅店中溧

陽諸生謝球一作球故僉事鼎新子也毀家募兵兵潰被執死鹽城諸生司石磐與都司鄧某同舉兵兵敗被執

鄧言此儒生吾劫之為書記耳石磐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獄六十餘日與鄧偕死夜異以上皆據明史邱祖有太平訓導王明德兵入城偕妻赴水死惟月日不可攷附識之 二月丁亥閩中大

雨雹晝晦 明鄭鴻逵等之出師也各擁眾數千號數萬既出關託候餉駐不行唐王屢趣之不應王乃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鄭芝龍不欲王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駕不得前王不得已駐延平以府署為行宮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王刊賜文武諸臣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王以事殺建陽知縣施燦邵武知府吳煊煒推官朱健大學士曾櫻論救不省人情惴恐故兵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颺自浙中遁至王加期昇總督遇颺僉都御史中旨內降大學士路振飛等封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還謂遇颺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徵稱通城王派餉苛虐不可用王乃止 是月馬脛嶺兵變明唐王遣大學士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 大清命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率師征福建浙江三月戊申明魯王總兵王之仁率水師駐錢唐江上會大清兵驅船開堰入江之仁自江心襲擊鄭遵謙獲鐵甲八百餘副謀乘勝進攻杭州不克而還 明唐王封鄭成功為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鄭芝龍有異心獨成功不附嘗對王曰臣受厚恩義不反顧願以死捍陛下尋復陳控守進取事宜王嘉其忠故有是命 明督

師大學士黃道周殉節于江甯報至唐王痛哭輟朝先是道周被執至江甯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蔡紹謹紅本名紅本作蔡雍賴紹謹紅本即進呈實錄也蔡雍野史又作蔡春溶兵部主事趙士超蔡士超廣信通判毛玉潔玉作至游擊朱家第等皆死之道周學冠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學者稱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沒後家人得其小

明通鑑附編卷三

四

冊自謂終于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周之死釋史書于三月戊申朔臺灣外紀書于壬子而溫氏道周本傳及野史皆作二月初七日朱氏詩話亦云二月蓋溫氏所紀據關中聞報月日傳則據就刑月日非示者也惟明儒學案言道周以三月七日兵解疑傳中誤二字為三字也據寒支集李世熊請郵道周疏為通政司所格則道周二月死時尚未報也今仍據溫氏報聞之月 辛未 大清兵克吉安明總督萬元吉敗退屯皂口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做調雲南兵及抵江西兩京已相繼失因退還吉安楊廷麟留與共守以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頗立功而元吉至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廷麟所招龍武新軍張安者

為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既降有復撫州功且招他營盡降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茂視雲南廣東軍二軍皆解體然安卒故為賊居贛淫掠遣援湖西所過殘破及是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而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不

戰而潰城遂破元吉至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

城罪其眾遂西去踰月元吉退守贛州致異吉安之破野史所載有明

職方主事是月

大兵克甯州明監軍許文龍死之初降將金聲桓遣人

招降文龍不從逐我所置官吏屯兵奉鄉聲桓乘間破

明通鑑附編卷三

五

甯州遂攻奉鄉圍守三月文龍糧絕走保界首皆被執

殺之明唐王駐延平屢趣出關鄭彩不得已出屯廣

信而鴻逵在關仍託以候餉駐不行先是吏部尚書張

肯堂累疏請出兵乃加少保兼戶工二部尚書總制北

征鄭芝龍沮之不成行肯堂之孫茂滋家居華亭方以

吳淞起義師敗與肯堂故將都督汝應元亡命入閩因

言吳淞事雖不克而敗卒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之者

可一呼而集肯堂乃請王由浙東親征而已以舟師由

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為犄角尚書曹學佺力贊之謂微

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速其行肯堂乃請以

故福州推官徐孚遠故吏部郎中朱永祜從行參軍事

二人皆肯堂同里領袖吳淞義師者也肯堂方奉詔行

芝龍復尼之遣其將郭必昌將步卒先發而令肯堂待

命島上必昌受命不出三關一步肯堂以數舟入海徘徊

回島上未幾而芝龍遂降于我

大清明唐王使者陸清源至浙東魯總兵方國安縱

兵奪其餉留清源于軍中且出檄數唐王罪大學士張

國維嘆曰曲在我矣時魯王兵力孱弱而武將橫甚競

營高爵請乞無獻故庶子余煌初起禮部侍郎再起戶

部尚書皆不就至是拜兵部尚書上言今國勢愈危朝

明通鑑附編卷三

六

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蒸

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蔭則當思先帝

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清

源留軍中卒不遣及國安敗自沈于江致異野史俱言

東或云為國安所殺或云馬士英遣人殺之證之輯覽

言國安敗清源沈江死殉節錄言清源以犒軍為國安

所留江防潰投江死據此則清夏四月

大清兵克廣信明唐王兵部侍郎詹兆恒等死之兆恒

廣信廣豐人南都時爭逆案與馬阮有郅遂以奉命祭

告行事竣旋里及黃道周出師請加兆恒官協守廣信

而是時巡撫周定初明史仍與兵部員外郎萬文英湖

東副使胡奇偉廣信同知胡甲桂共舉兵保廣信及是
 大兵克鉛山鄉官胡夢泰方授兵科給事中奉使旋里
 大兵逼城下夢泰傾家募士與文英分守鉛山被圍數
 月城破夫婦俱縊死文英舉家赴水死未幾廣信亦破
 定初奇偉兵敗死之甲桂輯覽作嘉桂從道周議城守道周
 敗沒勢益孤效死不去至是被執諭降不從幽別室自
 經死兆恒兵敗走懷玉山聚眾數千人自保已進犯開
 化兵潰没于陣同時殉難者都司劉芳伯黃國治參將
 謝良才王之樞監紀官李奇餘干知縣楊時秀兵部員
 外郎戴伍備守備陳壽陳傑總兵江天衢推官王象乾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七

胡珮游擊胡接輝等俱先後死又有畢貞士者貴溪人
 舉于鄉同守廣信城陷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
 拜祖塋觸橋柱死致異廣信之下事見明史詹兆恒傳
 系之黃道周兵敗目中證之明史廣信之破在三年四
 月今分書之殉難官紳輯覽所載最詳然自劉芳伯以
 下十三人釋史南畧皆無之殉節錄亦不具也若釋史
 所載鉛山之敗有諸生唐偶陷陣死又有進士徐敬時
 者與楊文李克升舉兵廣信之九仙山至甲午明鄭
 之正月寨破皆被殺此又輯覽所遺附識之
 彩聞廣信之急棄不守將由建昌之新城遁入杉關初
 建昌既破事見去年七月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潛導守關
 兵殺之兵民相殘彌月不靖唐王乃以邵武貢生李翔
 諸書翔為新城知縣翔至禽殺餘黨眾遂定然民習于
 作期

亂佃人以田主徵租斛大聚數千人譟縣廷翔潛遣義
 兵三百詭稱彩軍殺亂民明日復斬百餘級亂乃靖已
 彩兵數萬由新城遁入關會

大兵克吉安再攻撫州明永甯王慈炎求救于彩彩遣
 監軍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撫州遂破
 慈炎死之所招峒蠻兵亦散彩奔入關家玉走新城故
 御史徐伯昌邀與共佐翔守城及是我兵來攻家玉出
 戰中矢墮馬折臂亦走入關翔與伯昌率民兵千餘拒
 守我軍從間道入城民兵皆潰翔與伯昌俱死之致異
 之役諸書及江西通志皆書于乙酉七月下證之明史
 王養正張家玉傳皆是年破廣信後事故傳中持書之

明通鑑附編卷三

八

三年釋史言是年四月撫州亦破錢澄之所知錄亦云
 三月吉安陷四月撫州陷是翔等殉難乃在撫州再陷
 時也今據撫州敗問至舉朝震驚唐王命削彩職戴罪
 圖功
 大兵自吉安乘勝直薄贛州城下明萬元吉拒守給事
 中楊文薦奉命湖南過贛入城留共守禦城中賴之文
 薦元吉門生也元吉素有才蒞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
 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大營徧山麓
 指為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為間諜斬
 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
 遠生自出城召琮于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

拘遠生妻子俄遠生率琮兵至賴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于水遠生憤甚五月丙午朔遠生渡河再取身先士卒遇我軍被獲復逃歸而龍武新軍在湖西潰散者聞吉安復失仍回雩都時楊廷麟方召赴行在以吉安警留駐贛州城外至是贛圍急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軍張安來救庚申與

大兵再戰于梅林安敗退保雩都廷麟乃散其兵入城

與元吉憑城而守致異梅林再戰一在五月之朔一在五月之望皆據明史元吉本傳惟劉遠生釋史作劉廣允所知錄江西通志皆同疑即遠生也今據正史○平觀察云廣允字遠生號同菴即劉湖

明通鑑附編卷三

九

客之兄也廣允後以字行湘客字廣允可證踰月廣東副將吳之蕃以五千

兵赴援圍漸解未幾復合城中守如初唐王聞贛圍久

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尙書文薦僉都御史

乙丑

大清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至杭州時明魯王諸軍

列營錢唐江東岸綿亘二百餘里艤舟江上以待

大兵未具舟楫不能渡忽江沙暴漲水淺可涉壬申

大兵策馬徑渡魯總兵方國安拔營走紹興江上諸軍

悉潰

大兵克嚴州明魯王總兵顧勳死之致異諸書皆記大兵渡江于六

月之朔蓋連取紹興彙記也輟覽言五月二十日貝勒抵杭城二十七日渡錢唐江六月初一日克紹興皆據本朝實錄報捷原奏也乙丑即二十日時明魯王壬申即二十七日克嚴州據航海見聞增

方加孫嘉績熊汝霖皆以大學士督師而餉終不給乃

以眾付職方主事黃宗羲御史王正中領之合軍得三

千人正中爲之仁之從子故不乏食太僕卿陳潛夫尙

寶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等各募數百人

來附會水師議起諸軍議由海甯取海鹽入太湖百里

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與爲內應

俄而江上師潰正中敗歸餘皆散去宗羲結寨四明山

從者尙四五百人而山民畏禍焚其寨部將茅涵汪翰

明通鑑附編卷三

十

死之宗羲乃走剡中 明唐王殺魯使者都督陳謙先

是謙奉使入闈久駐衢州唐王御史錢邦苜劾其久住

三衢徘徊閩浙之界以舉足左右爲重輕比至遂下之

獄謙故與鄭芝龍有舊南都封芝龍南安伯謙齋詔往

至是芝龍力爲申救而王以謙進見仍執二王敵體禮

稱皇叔父銜之芝龍入見請以官贖謙死王與語久留

不出過期則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之哀厚斂之自此

芝龍益懷異志 六月丙子朔

大兵克紹興先是方國安走紹興即挾魯王南行而是

時馬阮方在國安軍與國安計獻魯王來降遣人守之

會守者病王得脫走台州航海去丁丑兵部尚書余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時先後殉難者大理寺少卿陳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職方主事高岱絕粒祈死子朗知父意不可回先躍入海中死數日岱亦死兵部主事葉汝楨偕妻王氏居桐塢墓所竝赴水死魯王之去也命大學士張國維防遏四邑圖後舉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詞三章赴水死禮部侍郎陳函輝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峰山投水死諸生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山陰朱瑋浦江張君正等皆殉義死而魯總兵王

明通鑑附編卷三

十一

之仁者自沈其妻妾械至江甯不屈死致異以上殉江明史朱大典及韓寬分書之蓋會稽之潘集山陰之周殉難中惟漏去山陰朱瑋今據明史補又殉節錄所載有布衣倪文徵山陰人為蒙師紹興破掘坎坐缸中自死故山見釋事鄭之尹沈水死即遵謙父也又有會稽諸生方炯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溫氏釋史命詞衣帶間投匣何宏仁追扈監國不及過關山嶺絕主事謝震龍被執不屈死太常博士李山在吳中絕粒死九張錫匠徐稽鍾皂隸之屬皆被執不屈死而結埼亭集有明錫匠徐稽鍾皂隸之屬皆被執不屈死而結埼亭氣喜為俠烈之行尤嗜擊劍起常佩之少負才任再陷杖劍趨督師甲申之變擊劍起常佩之少負才任衛指不拜自稱白參軍見江上諸軍不出數諷馬一日晨起佩劍集其麾下徑自東岸渡江直薄西岸殺大兵以為游騎遣裨將禦之啟膚則奮劍直前掩殺

過半乃亟出銳師令生致之未幾長圍四合敵力竭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乃殺之劉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招魂葬之又妻秀才窈窕石志言江干之破象山妻文煥正衣冠哭謝先聖廟及祖祠欲投綴家人環哭止之兀立海濱沙上有頃潮大至浮海死據此則亦江干之敗前事後事也又諸書言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明季遺聞則云入雲門山數月卒今並識之明魯王之航海也督師大學士孫嘉績方治水師聞江上之敗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嘉績遂泛海入翁洲時疽發于背至翁洲尚書錢肅樂已先至視嘉績疾相向哭嘉績尋賦絕命詞語其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亟從之語畢而卒致異據全氏外集孫公傳言行至翁洲則嘉績之卒正卒于道隆觀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據此在是月並入之王之元妃張氏者在會稽其父張國俊

明通鑑附編卷三

十二

頗豫政妃脫簪待罪至是江上失守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于舟山道逢叛將張國柱劫張妃北去中途自刎死致異張妃之死據吳興海上見閩紀並言張妃被劫而魯春秋江東閩位紀舟山紀畧諸書皆言魯王之出妃再拜辭曰勿以妾故為官妃周氏非張妃也亦中途自刎死今按全氏舟山宮井碑亦言張妃被劫次陳氏在副舟中伏荒島數日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辛卯舟山之役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官眷時陳氏已冊元妃傳諭辭日將軍意良厚然難鯨背之間懼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據此則張妃被劫之語疑得其實今據之陳妃之死別見後大典殺我招撫使不降故御史傅巖家在義烏為強宗

請盡以子弟赴援大典部將吳邦璿何武驍勇善戰而方國安方降于

大清街爭領詔之怨導

大兵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礮禦之攻圍三月

大師至日眾守者漸疲紛投坑塹城遂崩大典子萬化

尚巷戰力盡被執大典麾其愛妾幼子及萬化妻章氏

投井邦璿曰城中火礮尚多不可資敵盍焚之為吾輩

死所大典已袖火繩待之環坐庫中賓從侍者二十餘

人大典聞萬化死即命從者舉火頃刻礮發聲如地震

大兵入城則大典闔門燼焉巖還至義烏被執與子齡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熙齡發竝不屈死邦璿妻傅亦死都督蔣若來先焚其

妻子巷戰經日力竭自刎死故吉安同知葉向榮家居

金華城陷投向村匡死殉難至義烏死據全氏朱大

人同死之蔣若來榮向榮據節錄及釋史增錄中又

有金華訓導潘大成新昌人城破父子死之南畧有武

進人鄭師館大典家亦死並附識之○又按金華之役

在渡江下紹興後故轉覽及諸書同系之六月中華全

氏事狀中言攻圍三月似下金華當在秋間也今據轉

覽圍城之始書之又殉節錄有故編修徐復儀浙東破

奔躄山投空谷死一云拒抗死其地方月時方國安之

日不可攷疑亦浙東破前後事也附識之

父方逢年俱降于我

大清而阮大鍼在國安軍亦偕故太僕卿謝三賓等赴

江干降遂從我軍攻衢州出仙霞關閩中震動鄭芝龍

假言海寇入犯請往備禦拜疏即行盡撤兵回安平守

關將士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遂空無一人 是月

大兵復討太湖平之初吳易之敗也太湖中之舉事者

潛謀應援于明之唐魯間是春易鄉人周瑞復聚兵于

長白蕩迎易人其營至是

大師入閩分兵靖湖寇會易以輕舸潛出武塘為游騎

所獲遂與瑞竝執至杭州草橋門戮之易總兵程槐沈

茂及職方主事倪曼倩監軍道朱世昌通判馮時敏馮

一鷺俱死焉國史楊文驄傳言易兵敗被執在是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浙閩總督張存仁奏太湖逆黨吳日生主事倪曼倩俱

被獲日生即易也原奏六月與獲馬士英同在一奏中

據此則明史八月字疑六月之誤 秋七月乙巳朔明

魯王次海門石浦富平將軍張名振遣使迎正謀入翁

洲時總兵黃斌卿守舟山名振遺書勸迎王不聽故職

方郎中荆本澈時總督蘇松自松江航海從王為斌卿

所襲與其子元相全家死之 是月

大清兵克衢州先是明兵部侍郎楊文驄奉唐王命提

督軍務以圖南京比衢州告急王命與誠意伯劉孔昭

赴援

大兵至文驄不能禦城遂破巡按金衢二府兼視學政

王景亮衢州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皆不屈景亮巖

忠自經死經正赴井死鎮將永豐伯張鵬翼及伯吳凱

總兵項鳴斯等沒于陣吳凱項鳴斯二人諸書皆不見此據輯覽增入江山

知縣方召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可去然不可

以一人故致合城被誅若輩可迎附遂封其印冠帶自

縊死文驄敗走為追騎所獲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俱

不降被僂明宗室朱盛濃朱誼石皆死之而鵬翼弟鵬

飛季熊皆戰沒于浙東時稱張氏三忠云國史克衢州諸書系之六月今據輯覽明宗室二人據東華錄貝勒奏報之文雖野史所載亦多歧異而盛濃後從桂王豈又一人耶抑奏報偶誤耶始據書之

大兵由紹興間道奪盤山克溫州明副將周茂戰沒故

明通鑑附編卷三 五

太僕寺卿王瑞柘方督餉溫州避入山尋有薦之仕者

乃辭家廟入室自經死瑞安諸生鄒欽堯永嘉諸生鄒

之琦皆死之故明尚書顧錫疇罷歸唐王起故官不赴

寓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將論劾

君堯使人殺之投其尸江中三日溫人得而斂之時又

有唐王職方主事監軍道王之杖奉王命宣諭江上至

永康遇

大兵被執不降死尋克台州明守將李唐禧張廷綬兵

敗死國史廷綬唐禧之死見全氏都督張公行狀諸書不載而野史謂唐禧投降誤也全氏屢述唐禧難事當不誤今據增馬士英之至浙東也以方國安同鄉依之

而阮大鍼先投朱大典軍中為金華士民所逐亦送之

國安嚴州營大鍼日掀髯指掌談兵事國安喜甚而士

英以南都之壞半由大鍼而已居惡名頗以為恨已士

英助國安渡江窺杭州

大兵擊敗之溺死者無算士英不得志又欲擁殘兵入

閩唐王以罪大不許至是江干師燬

大兵靖湖遂與吳易同被禽竝士英總兵趙體元俱斬

之會大鍼導

大兵攻仙霞關聞之懼僞仆石上死或曰士英遁至台

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遂降尋唐王走順昌

明通鑑附編卷三 六

大兵搜龍扛得士英大鍼及國安父子通閩疏遂駢斬

士英國安于延平城下大鍼方遊山自觸石死仍僂屍

云國史此二說俱見明史奸臣傳其前說云據國史若或說則據東華錄所載張存仁原奏似為僧之說近實蓋以六月獲七月伏誅也今仍據明史書之八月甲申

大清兵克建甯時唐王總兵鄭鴻逵駐關外聞兵至徒

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王聞之削鴻逵爵

大兵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遂從容過嶺長驅直入

嶺嶺嶺大兵入關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甯俱走山谷間不必定由仙霞嶺也先是浙閩以

爭頒詔之嫌欲遣使而難其人魯職方主事倪懋燾請

往果稱旨唐王留之命以僉事分守建甯時鄭芝龍盡

取閩中兵餉歸于己道標故有兵千人至是一空懋熹捐俸為餉以募兵我軍猝至一戰不支全軍盡沒懋熹死之從者十八人僅脫其一國史倪懋熹殉難于建甯諸書皆不見此据全氏倪愈事墳版文且言建甯之破在丙戌八月十一日正大兵出關時也今据之甲午明唐王自延平出奔先是鄭芝龍去羣情益離沮王視朝命丙侍出一篋示羣臣曰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衣蔬食曉夜焦勞祇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無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令錦衣衛對眾焚之卿等宜無負初終也已仙霞關敗問至王決計赴贛會何騰蛟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七

遣郝永忠來迎至是欲之韶州道阻遂倉猝出奔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猶載書十餘篋自隨遂走汀州 乙未

大兵克浦城先是唐王命御史鄭為虹巡視仙霞關駐浦城尋命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及

大兵入關為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兵至被執與給事中黃大鵬並死之大鵬建陽人唐王以仙霞關要地欲令閩人守之乃以大鵬佐為虹守關至是亦被執不屈死時閩中故巡撫楊廷清李暄俱被獲見誅國史為虹大鵬之死並見明史本傳而南畧所載有故浦城千戶張萬明與其子翔鸞及都督洪祖烈為

虹之僕陳龍俱殉焉祖烈並見殉節錄云從王出死于浦城其楊廷清李暄二人野史不載惟輯覽系之克浦撫楊廷清李暄則二人亦殉難于浦城者也今參輯覽書 丁酉

大清兵克延平明知府王士和死之唐王既奔士和居守俄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輩可速去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眾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人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為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時唐王抵順昌聞追兵將至騎而奔庚子王至汀州 辛丑

明通鑑附編卷三

末

大兵克汀州閩中從官奔散唐王與妃曾氏俱就執會妃行至九龍投于水唐王卒于福州明曲陽王盛渡西河王盛淦松滋王演漢西城王通簡俱死之國史釋史以是月丁酉自延平出奔乃大兵克延平之月日也王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至順昌二十七日到汀州而大兵已隨其後故二十四日克延平二十八日克汀州執王至福州野史所記皆同而輯覽月中言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倉卒出走則据紅本奏報之月日尤得其實今日分皆參正史野史書之總兵忠誠伯周之藩追護王于汀州巷戰矢集其身而死

大兵之至延平也偵知明唐王將由汀州趨江右乃遣降將李成棟領兵邀截貝勒自統兵徑取福州破明總

兵師福于分水關陷崇安明巡撫楊文忠被執死遂襲福州克之明唐王禮部尚書曹學佺衣冠自縊死通政使馬思理自縊不死尋入魯

三編輯覽則書其與曹佺同死平觀察云馬思理實不預于福州之難而據傅氏明書及李世熊寒支集皆言其後事魯王報命無期望關殉節則兵科給事中郭符

甲戰敗身被數創死給事中熊緯扈唐王至汀州聞難奔赴遇大軍死之都督僉事胡上琛亦從至汀州王被執上琛奔還福州語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為我採

毒草來妾劉年二十請同死上琛喜遂整冠帶與劉共飲葯酒卒

王追及之守麓奉門矢洞留死遊擊張兆鳳

明通鑑附編卷三

守備李國英皆戰沒于汀州里居則莆田舉人林說林曾質福清舉人林化熙卓震福安舉人繆士珣侯官貢生元綸又南畝所載有邵文昌者甯河王之後裔與曾

禮留守福州死之釋史所載有部郎賴核又御史王國翰父子隨駕死故尚書姜一洪追扈

王行至贛州之木柳菴聞難投江死是月明督師楊廷麟萬元吉敗于贛州贛圍既久唐王遣尚書郭維經

御史姚奇允赴援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江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帥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于是各路援兵先後集諸將欲

戰而元吉欲待水師至時中書舍人袁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芬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屯

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竄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蔡等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至是

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葯戎器盡失于是雲南兩廣軍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僅部卒四千餘人城外僅

水師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擁眾萬餘雲都不進廷麟所謂廣西狼兵八千亦踰嶺不即赴會聞汀州破

人情益震懼給事中搗重熙謀攻撫州不克中軍洪深死之湖東援亦絕 九月辛亥

明通鑑附編卷三

辛

大兵入泉州明總兵鄭芝豹方入城索餉聞

大兵至遂走安平故大學士蔣德璟方家居病聞變憂憤卒

及至見事無可為告病去至是聞變絕粒卒證之明史本傳言德璟以足疾辭歸九月閩事敗而德璟適病篤遂以是月卒按大兵下泉州在九月則德璟之卒蓋亦憂憤而死温氏所記閩中殉難亦無德璟名而朱氏詩話或傳其吞金而死今仍據明史本傳書之

先是上杭流寇蜂起里之舉人李魯受唐王職方主事撫定之聞王將至汀趣汀帥周之藩往迎駕及汀州敗

問至魯避入福員山至是貝勒招降魯不從上杭民執之以獻椎心泣血絕吭而卒時諸生鄒家善聞之亦輟

食自縊死

陝西南畝 大兵下泉州在九月八日即辛亥也魯之死見殉節錄言隱于福員山邑

令強之仕惟心泣血絕粒卒與李世熊寒支集職方本
傳大畧相同而鄒家善聞其死輟食自縊並見傳中家
善錄中作宗善據傳言魯死于九月初五日則正
大兵破汀州之後下泉州之前事也今據之是
月明叛臣鄭芝龍自安平奉表降于我

大清 冬十月丙子

大清兵克贛州時贛城圍久守者疲甚

大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遂破

明督師大學士楊廷麟走西城投水死輯覽紅本作兵城上見殺

部尙書萬元吉之守贛也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

妾縋城出元吉遣飛騎追還捶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

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爲我謝贛人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贛江死吏部尙

書郭維經入嗟峨寺自焚死巡按御史姚奇允自經于

文庶御史楊文薦病因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卒湖西

兵備僉事彭期生先駐吉安吉安不守走贛州偕廷麟

招降張安等加太常卿仍視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縊死

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瑚被磔死編修兼兵科給事

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

其弘黎遂球柳昂魯嗣宗一作魯嗣宗錢謙亨中書

舍人袁從鵝劉孟鈞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

通判郭甯登通判王明汲臨江推官胡縝國史楊廷麟傳則

胡縝乃殉贛州之難者故王養正傳不入六君子之數
以爲失其姓名殉節錄兩存其說此仍據明史書之
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僇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
入水乃自沈死舉人劉日佳偕母妻弟婦子姪同日死

參將陳烈數力戰衆以其弟已降疑之烈益奮勇疾鬥

及見執不屈顧謂贛人曰今乃知我無二心也遂就僇

又通判涂君鼎副將馬觀鵬參將朱永盛兵部主事於

斯昌訓導程必進中書龍嘉震湖東道姚生文推官吳

世安等俱不降死時東鄉安仁貴溪瑞州餘千萬年俱

聚兵遙應閩中

大兵分道進勦故明文武官之死者東鄉有副將傅潛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龍參將黃騰都司文而武守備劉威振等安仁則有參

將傅鼎乾都司徐德守備洪士邦等貴溪則有總兵陳

輝汪碩畫副將汪洋監紀廖汝健等瑞州雞公嶺棠山

一帶則有副將黃英都司敖高參將晏性等餘于則有

都司趙祖參謀舒奇謀等皆先後殉焉國史自陳烈以

萬諸人傳而佚去通判王明汲今據輯覽增並增入徐

君鼎以下八人而殉節錄所載涂君鼎次子宏裕三子

宏祐俱見殺孫開生秀貞及妻熊氏子婦熊氏李氏婢

呂氏瑞香俱赴井死馬觀鵬方乞假歸娶事急請堅守

力戰死妻譚氏未婚失節黎遂球之弟遂琪同死之王

其弘之兄其隆亦死之姚奇允之子端後亦死節于柳

州又入祠士民有零陵生員唐周慈從萬元吉守贛城

死布衣楊文奇從楊廷麟守贛城死贛州紳士月世光

謝瓚楊萬言孫經世徐餘慶郭其昌聶邦晨董讚謝明

登馮復京楊麗天徐孝義金之杰又劉日佳之子良茲

良明皆從日任死李氏釋史撫遺所載又有都督僉事
劉天駟雲都訓導胡董明而赫邦展之子士續士煥合
門殉焉里居則薦授萬州判官周世允縑從子允斗殉
誤也攜幼孫赴水死謝璣之死其子允縑從子允斗殉
焉諸生余學義疑即徐學義歐陽麗天疑即楊麗天與
諸主董繼卿馮復京成率母妻死之及金之杰巷戰力
屈郭妻赴水死王統王純入文廣自經死周葵陳君猷
亦自盡又孫經世之死其弟緯世世俱殉焉又流寓
段之海新喻諸生蕭瑛甯都楊燧殉節錄言殉于甯都
之說

州桂王常瀛及子由稷相繼薨七年十一月王當襲爵
議遣使至閩請冊封桂王及汀州變聞兩廣總督丁魁
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議奉王監國母妃王氏曰吾兒不勝此願更擇可者魁
楚等議已決遂合謀迎王于梧州監國肇慶是日即位
以魁楚為東閣大學士大器式耜俱大學士兼兵部吏
部尚書自化澄以下皆進官有差
陳子壯等將奉桂王常瀛監國會唐王自立于閩中遂
寢是年王薨于蒼梧據此則端王以順治二年卒而三
編特書于甲申十一月據唐王即位本朝實錄改正也錢氏
所知錄言乙酉閏六月唐王即位壯等所欲擁立者乃
仁即由稷也據此則南都之亡子壯等所擁立者乃
安仁王也據此則南都之亡子壯等所擁立者乃
王監國則端王卒之在前一年明矣所擁立者乃
王聞警自肇慶返梧州未一月明矣所擁立者乃
五月安仁之卒疑五月後事永明以弟後兄遂即桂王
位故聞唐王之卒願亦旋破因謀監國也今據書之
辛卯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大兵克漳州明福建糧道參議傅雲龍漳州同知金麗
澤龍溪知縣涂世名等死之世名子常吉及僕黃薛黃
揚王亨蔣三皆殉焉同時下興化知府劉永祚死之永
祚故殉難御史熙祚弟也
云 大兵入漳死之 本朝俱賜諡節愍
且事見福建通志今與涂世名並入死事中
大兵之下福建也官吏之殉明者閩清知縣陳其禮被
執不屈死子龍王子婦吳氏婿徐應宜皆殉焉男女死
者十五人浦城訓導王兆熊城破入山寺不食死建陽
知縣崔攀龍拒守死都督同知傅啟耀城破全家死把
總張天威赴援漳浦力戰死里居則故中書舍人鄭羽
儀閩縣人故懷遠知縣江振鵬不食及子白龍懷龍泰
甯人戶部主事劉之謙上杭人故處州知府汪宗明初
景宋投 及其中子載泉州人故贛州教授黃廷柱歸化
人北向再 舉人陳鼎泉州人進士吳煌永定人廩生張
璇光同安人死 布衣趙宗人侯官人江豫江復泰甯
人兄弟同 李上林陳颺言長樂人皆殉城死又有徐英
者侯官人以負販為生後折節讀書城破不食卒又永
豐人劉景瑗寓居浦城城破自縊于泮宮
野史所載有永嘉趙子章汀州陳若 丁酉明魯王自
水閩縣民趙卯等錄中不見增識之
丹山入閩王之至丹山也黃斌卿不納會故將鄭彩至

與張名振謀乃以其兵扈王入閩 十一月甲辰明故
唐王大學士蘇觀生擁立唐王弟聿錡于廣州初觀生
奉唐王命赴贛州以兵餉不繼不能出師贛州被圍觀
生走南康發三千人助守贛已而贛破三千人皆引去
時觀生移駐南安閩中急不能救及汀贛連破觀生退
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趨惠州拒漳泉兩
粵可自保觀生不從會丁魁楚等議立永明王觀生欲
與共事魁楚拒不與呂大器亦叱辱之適聿錡與大學
士何吾騶至南海關捷先番禹梁朝鍾首倡兄弟及
議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

明通鑑附編卷三

姜

唯等擁立聿錡稱號紹武就都司署為行官即日封觀
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尚書旋
與元鏡應華道唯竝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卒
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
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政異諸書皆作是月初五日
乃丁未也明史蘇觀生傳作 庚申明桂王稱號于肇
初二日蓋甲辰也今據明史 慶先是王既監國會

大清兵破贛州司禮太監王坤輯覽王坤即王肇基崇禎時監餉宣府甲申之
難奔南京福王敗復入閩唐王不用又走告王遂奉王
入粵事永明王命掌司禮監遂擅政事倉卒奔梧州瞿式耜等力爭不得時蘇觀生已遣陳邦

彥奉表勸進甫至梧謁桂王而觀生在廣州別議立唐
王聿錡邦彥不知也夜二鼓桂王召入舟中丁魁楚侍
語以廣州事邦彥亦以天潢之序宜屬桂王乃請亟還
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調南雄勁卒取韶制粵東十郡
之七而以其三委之聿錡使代受敵然後從而承其敝
桂王大悅魁楚式耜等乃定議奉王還肇慶至是遂稱
尊號改元永曆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
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唐王聿錡燿至廣
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宗支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
因歷詆觀生諸人觀生怒執燿殺之嘉謨亦不屈死即

明通鑑附編卷三

姜

日發兵攻肇慶以番禹人陳際泰督師 癸亥明故大
學士傅冠避居泰甯為

大兵所獲執至汀州不屈死之初唐王以江西之警命
冠督師辦湖東兵事及瀘溪告急冠不能救為給事中
揭重熙所劾或又言其嗜酒乃許致仕冠進賢人聞
大兵連下吉嶺走匿泰甯門人汪亨龍家亨龍竟執以
獻冠衣冠南向拜曰臣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
曰祖父暴骨惟冠之辜引頸受刃血漬地久而猶鮮行
人過者無不掩涕踰年其子始乞骸骨歸合身首斂葬
之政異事見明史本傳而其受刑于是年十一月 丙
二十一日見李氏寒支集即癸亥也今據書之

寅明魯王至廈門時王之舊臣從者兵部尚書熊汝霖翰林院編修張煌言石浦鎮將張名振以扈從功晉封定西伯與永勝伯鄭彩左右王而是時鄭芝龍已謀降附密令彩執王歸命彩不可乃匿王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語守者曰苟事急則縊以示之芝龍之叛唐也其子招討使成功獨不可時方屯師廈門以前頒詔之隙致寓公之敬于王而不為用于是彩復奉王走南澳 十二月癸酉朔故明唐王招討使鄭成功起兵于南澳仍稱明年丁亥為隆武三年于是魯王復移次長垣 甲戌明桂王兵部侍郎林佳鼎敗績于三水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廣州之攻肇慶也王遣佳鼎禦之于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死致異王夫之承歷實錄又有時肇慶大震瞿式耜視水師游擊將軍管燦並議之師岐口以王化澄為兵部侍郎代佳鼎尋晉尚書起前巡撫李永茂為大學士未幾罷致異三水之敗據明史日即甲戌也南畧引粵事記則云紹武立學臣林佳鼎位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上三水欲侵肇慶瞿式耜出東峽設炮禦之遂殲佳鼎偵者訛傳式耜敗肇慶震驚永麻復奔梧州據此則佳鼎乃紹武臣且勝負各異並誌之以俟攷云云按計氏所引粵事記即風倒榻榻記也蓋傳聞之異詞耳然據臺灣外紀佳鼎後歸成功東明聞見錄亦有佳鼎不知所在或曰與四敷同死云云是佳鼎之死亦似未確今仍據史書之俟攷

丁亥 大清兵克廣州明唐王聿錞死之先是蘇觀生敗肇慶之師意自得務粉飾為太平事而委任關捷先及梁朝鍾捷先小有才便筆札朝鍾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有潮州人楊明競者好為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即特授惠潮巡撫又有梁鑒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為吏科都給事中與明鏡大納賄賂前後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畧兼總內外任益昏瞶招海盜資捍禦其眾白日殺人懸肺腸于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時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大兵自福建趨潮州惠州皆下之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是日唐王聿錞方視學百僚咸集或報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矣言惑眾斬之如是者三我軍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卒不能集觀生走梁鑒問計鑒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鑒入西房各拒戶自經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鑒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為死遂自縊明日鑒獻其屍出降朝鍾聞變赴池遇救出復自經死唐王方事閱射亟易

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絕城走為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繯而絕明益王周王等皆遇害原無再覽周益遠等凡二十四王皆遇害何吾騶王應華等悉降惟故袁州知府霍子衡一門死之子衡南海人唐王立召為太僕卿至是聞廣州不守乃召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之曰禮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中堂易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死妾從之應蘭偕妻梁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氏區氏又繼之惟三孫得存有小婢見之亦

明通鑑附編卷三

完

投井死未幾龍門破里居故新城知縣廖翰標以二幼子託從父從容自經死番禺破行人梁萬爵曰此志士盡節之秋也赴水死 丁酉明桂王復奔梧州改異丁酉是月二十五日也南畧及諸書皆同惟輯覽目中作二十二日時司禮王坤用事銓政軍務任意傾倒數以內批授官諸臣爭之不聽給事中劉蕘疏劾坤幾得罪大學士瞿式耜力救乃免及是聞廣州破肇慶大震式耜請駐峽口禦之坤不從以肇慶知府朱治憫為兩廣總督守肇慶王遂駕輕舟西上駐梧州 是月 大清兵至順慶張獻忠伏誅初獻忠謀走川北是春明

參將楊展等盡取上川南地屯嘉定與洪雅松茂諸軍相為聲援而督師王應熊在遵義巡撫馬乾在重慶部將王祥會英皆宿重兵賊勢日蹙惟保甯順慶為賊將劉進忠所守進忠又數敗獻忠怒遣孫可望劉文秀王尙禮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郡縣應熊與巡撫樊一衛急令展及副將侯天錫游擊馬應試等連營健為敘州以禦之賊連戰不利英及祥乘間趨成都獻忠立召可望等還會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大清兵入蜀境獻忠將北走欲盡殺川中兵于是進忠懼遂奔我軍于漢中請降乞為鄉導是秋獻忠棄成都走順慶入西充之鳳皇山進忠偵得之導入山至鹽亭界天大霧獻忠曉行猝遇大兵于山坡中進忠與善射者俱指示之以一矢中其額墜馬蒲伏積薪下于是我兵禽獻忠出斬之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偽平東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撫南將軍劉文秀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俱潰走川南時故明川中諸將自王應熊以下競擁兵自固重慶會英兵最強可望等率殘兵驟至英出不意戰敗沈江死賊遂陷綦江應熊退走永甯山中尋卒于畢節衛明桂王乃以大學士呂大

器盡督西南諸軍代應熊賜劍便宜從事

明通鑑附編卷三

三

明通鑑附編卷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四

起疆圍大淵獻盡著雍困敦凡二年

大清順治四年春正月癸卯朔明大學士瞿式耜聞桂王在梧州趨赴之而是時王聞

大兵方西取肇慶復越梧州而西遂走平樂未幾

大兵克肇慶明總督朱治澗棄城走復遣別將徇高雷

二府進逼梧州時王欲幸楚依何騰蛟而王化澄走潯

州丁魁楚走岑溪皆棄王去惟式耜及兵部尙書吳貞

毓侍郎吳炳從焉癸亥王由平樂奔桂林辛未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一

大兵克梧州廣西巡撫曹煜降蒼梧知縣巫如衡死之

如衡故南海丞廣州之陷如衡奔肇慶告急因扈桂王

至梧州尋命署蒼梧縣事至是梧屬官吏悉上印綬及

尺籍如衡獨持印不予曰朝廷以此屬我身當殉之再

三諭不屈遂遇害時明湖廣總督何騰蛟遣湖南道副

使陳象明徵餉廣西至則廣東地盡失象明乃徵調土

兵與陳邦傳連營東至梧州溶樹潭遇

大兵戰敗死之攷異梧州之破釋史系之正月己丑諸

見殉節錄有懷印不納語與寒支集丞丞傳同證之東

明聞見錄是時蒼梧知縣爲萬思夔後遁去意巫衡時

以思夔適因兼攝縣事也今據傳書之是月明魯王在長垣以熊汝霖

爲東閣大學士張煌言右僉都御史禡牙誓師時故提督楊耿總兵鄭聯以兵來會進鄭彩建國公張名振定西侯耿同安伯聯定遠伯故將周瑞閩安伯周鶴芝平糞伯阮進蕩湖伯又以前僉都御史劉中藻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初中藻奉唐王命頒詔浙東還至金華朱大典薦其才遂命巡撫金衢閩事敗中藻入括蒼攻慶元壽甯泰順福安甯德古田羅源七縣守之至是率眾歸魯遂有是命 獻賊餘黨孫可望等陷遵義入貴州境時

大清兵追至重慶明故巡撫馬乾敗死遂入遵義以餉

明通鑑附編卷四

二

乏旋師于是明故將王祥等復取保甯二郡故明總督樊一蘅再駐江上爲復窺全蜀計乃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于桂王王拜一蘅戶兵二部尙書加太子太傅祥及侯天錫等俱進爵有差時王應熊已卒而明故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並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弘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蘆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勛仍據故地而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等十三家亦在夔巫間一蘅令

不行保叙州一郡而已 二月壬申朔明魯王圍海澄

癸酉攻漳州不克總兵陳國祚戰沒明日我

大清兵復海澄魯王退入于海知縣洪有文死之

文見明史朱繼祚傳野史又作洪有楨釋史言魯王克漳浦授有文漳浦知縣四月城破死之證之殉節錄有與明史合今從正史 丙戌明桂王自桂林奔全州

先是王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大學士同瞿式耜入

開辦事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

堡等爲給事中遣使勞何騰蛟趣兵入衛會

大兵已自梧州西向平樂而明武岡鎮將劉承允方以

兵至全州王坤以桂林之急請赴之式耜極陳桂林形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勢可守且言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

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則

拱手授人矣不聽式耜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吏兵二部尙書賜劍便宜從事以麾下焦璉爲總

兵官陳邦傳封思恩侯守昭平王遂入全州初王爲張

獻忠所執璉率眾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璉負以行得

免王以是德之遂見擢用 是月明桂王總督丁魁楚

被殺于大藤江魁楚之走岑溪也輜重累多舳舻相屬

聞李成棟導

大兵自廣州而西復懷觀望成棟貽書誘之降遂移四

十艘順流東下成棟欵之舟中旋以計殺之遂盡取其

帑賄惟魁楚一妾過船投水死

明史陳邦彥傳但大兵克梧州殺

丁魁楚而諸書所記謂魁楚敗死于大藤峽皆以其死

因事而諱之也南畧所引粵事記本末頗詳然亦似怨

家語惟魁楚擁重貨在岑溪觀望進退李成棟誘誘

之降而殺之此實錄也今據粵事記節而書之

川賊黨孫可望等入貴州故明布政使張耀亟言于巡

撫米壽圖請發兵民守禦壽圖以眾寡不敵難之俄賊

眾突至貴陽耀帥家丁乘城拒守與甯知縣吳子騏戶

部主事劉瑄同知楊元瀛等亦以鄉兵扼賊賊來益眾

子騏等戰敗被執死城遂陷賊帥與耀皆素人說之曰

公若降當以為相耀怒誓不屈賊執其妾媵恠之曰降

則免一家死耀誓益甚遂迎其家屬十三人皆遇害壽

圖出奔沅州賊尋陷安平僉事曾益集眾拒守死陷平

壩衛戶部郎中譚先哲與里人甯前兵備參議石聲和

俱闔門殉難寇定番州知州陳新第都司陳徵死之威

遠守備陶世顯血戰没于陣鄉官顧人龍率士民拒守

殺賊甚眾城破大罵而死賊既陷貴州將長驅入雲南

永甯知州曾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

勳謀曰州據盤江天險控扼滇黔棄之不守事不可為

矣遂集眾登陴守城陷自焚死 三月壬子 大兵攻桂林明桂王既奔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瀆

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瀾副使

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等俱遁惟瞿式耜與通判鄭

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桂

王在全令兵部右侍郎于元煜代盛瀾御史魯可藻代

延泰元煜故明大學士慎行子也未至

煜平觀察云凡史中人名作煜者大半 庸諱火華之代字也

大兵已薄城下以騎數十直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

公署時明總兵焦璉在黃沙鎮聞警率騎三百人赴援

值山水泛溢水及馬腹至江得漁舟二艇先後渡以初

十日即壬子前一日薄暮抵留守府式耜拊背勞之是日方運

糧入城而

大師數萬猝至式耜令璉拒戰璉袒背控弦發數矢皆

應弦而倒自寅至午斬獲甚眾

大兵已退復合圍凡戰守三月璉功最多式耜身立矢

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

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

邵捐簪珥佐之時劉承允遣援桂兵五千人至與璉兵

主客不和擊傷璉大掠城中去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

城幾破者數矣會明陳邦彥襲廣州

大兵東還桂林遂獲全

明史諸書皆系文昌門之役及劉承允焦璉相擊傷事于五月

明通鑑附編卷四

四

明通鑑附編卷四

五

證之瞿式耜奏稱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至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中遇清變者二週兵變者一週而明史式耜傳亦言戰守三月則五月解圍之語是然文昌門之戰則大兵甫至而焦璉先一日入城明史傳中所載具有日分則三月初十一日也劉燾兵變疑亦三月事若五月則王已在武岡而焦璉仍守桂林諸書蓋牽連記之不免前後 癸亥明劉承允以牙盾今仍據明史統系之三月下 桂林之急挾桂王走武岡 是月

大清兵克長沙及湘陰初明總督何騰蛟聞閩破唐王遇害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會桂王立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至是闖賊降將王進才故守益陽

大軍漸逼走長沙揚言乏餉大掠竝及湘陰比我軍至

明通鑑附編卷四

六

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奔衡州湖南巡撫章曠奔寶慶于是長沙湘陰皆相繼下致異長沙之陷據王滿大壯死之野史所載有長沙僉事趙廷璧率妻古氏子燦子婦馬氏俱自盡 是春明桂王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起兵于高明僉都御史張家王起兵于東莞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等皆以兵應之初邦彥以廣州爭立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比廣東列城悉下乃潛謀起兵有余龍等千餘人本萬元吉所募未行而贛州已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澗招降之既而謀歸會大兵下平樂將攻桂林邦彥乃說龍等乘間襲廣州而

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貽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為然遂與同里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城知縣鄭霖降乃籍前尙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甫三日

大兵至家玉敗走如璜戰死家玉居西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鄉人殲焉西鄉大豪陳文豹復奉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于赤岡未幾大兵大至攻數日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焉而邦彥所統龍卒故無紀律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七

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彥亦却歸既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無何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踰月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沒會家玉亦敗于新安邦彥乃棄高明收餘眾伺下江門據之或異邦彥家玉之起兵諸書或系之正月攻桂林時事攻桂林不克東還蓋以廣州被襲也明史邦彥傳書于四年之春並系黃連江之敗于四月而邦彥家玉之敗皆與陳子壯同在是年之冬今分書之 四川賊孫可望等入雲南初沙定洲逐黔國公沐天波踞會城分兵掠滇中諸郡縣惟楚雄以金滄副使楊畏知堅守不能下事見二年定洲乃築長圍困之至是可望聞滇亂兼程赴滇聲言

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滇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定
洲解楚雄圍去禦可望于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
遂破曲靖明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璫方按部曲靖與知
府焦潤生俱被執可望欲降之國璫不屈擊至昆明自
焚死潤生亦不屈死曲靖推官署道事夏衍虞貽書國
璫約共討賊事泄闔門死之都司經歷徐道興方署師
宗州事集士民固守及賊入署道興大罵賊令出迎其
將道興擲酒盃擊之罵不絕口遂被殺賊屠曲靖及交
水遂由陸涼宜良入雲南會城僉都御史朱壽琳方奉
桂王命募兵于滇賊至知不免張應蓋往見之行三揖

明通鑑附編卷四

水

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論之降不從繫他所
使人誘以官亦不從從容題詩于壁或以詩報可望遂
遇害可望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自與劉文秀率
兵西出畏知禦于啟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
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為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
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睦月視之曰給我爾可望曰不
信當折矢誓畏知因要以三事不用獻忠偽號不殺百
姓不擄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諸郡
使文秀至永昌迎沐天波歸時永昌推官王運開攝監
司事通判劉廷標攝府事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已降

可望論兩人以印往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
屠慘泣請納款紓禍兩人慰遣之既去兩人相謂曰衆
情如此吾輩唯一死自靖耳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聞
之曰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邪遂沐浴賦詩三章亦
自經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開弟運閱對
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異趣耶吾死若
收吾骨與兄合葬乃躍入江死時李定國東徇臨安與
沙賊部目李阿楚力戰破其城殺城中官民七萬八千
餘人盡掠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河西陷里居故僉
都御史耿廷籙赴水死妻楊被執亦不屈死姚安陷姚

明通鑑附編卷四

九

州知州何思舉人席上珍不屈死舉人金世鼎自殺晉
甯陷知府冷陽春死之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
哲助陽春城守亦殉焉呈貢陷知縣夏祖訓死之富民
陷貢生李開方率妻子同死其友諸生王朝賀掩埋訖
即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偽職為賊杖死兵科給
事中廖履亨楚雄舉人杜天禎亦先後死迤東之殺與
獻忠同慘而迤西八府以畏知在軍得保全于是可望
遂據雲南 夏四月乙亥明桂王駐武岡時劉承允挾
王自重跋扈不可制還司禮王坤于永州又矯王命晉
己爵為安國公總督戎政賜上方劍封其弟承永武岡

伯錦衣指揮馬吉翔文安伯郭承昊太和伯嚴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疑出編修劉湘客指乃激承允劾王杖壽登及湘客吳德藻萬六吉于牙門外承允又力為申救得免皆奪職六部九卿科道頌承允功德者章無虛日至是復揚言桂林已下瞿式耜降王乃定居武岡改曰奉天府時何騰蛟敗副將張先璧大掠衡永間欲與承允為難伏兵邀于路王至武岡甫渡河浮橋斷獲免先璧遂大掠新甯承允請敕諭解久之始去自是桂王政事皆決于承允矣時桂王遣降將李亦心即李錦自成等攻荊州月餘

明通鑑附編卷四

十

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承允在武岡懼其偏謂非堵允錫不能禦乃加允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行事允錫疏請給空敕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云 己卯

大軍克興安明守將孫守法死之守法故陝西副總兵乙酉之夏

大清兵徇秦地守法奉明秦藩起兵復鳳翔謀攻西安不克是年三月復甯州拔興安之蕎麥山據之陝督孟喬芳降將也潛引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執鐵鞭格

殺百十人乃死傳首西安 乙酉松江提督吳勝兆叛我

大清降于魯初勝兆以遼人納款從征游擢開府而與巡撫土國寶不相能會以濫收降卒被劾奉

嚴旨切責有長洲諸生戴之儁者故給事中楊廷樞門人也在勝兆幕中因以危詞動之令通款于舟山黃斌卿約合力取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張名振力勸之時明故侍郎沈廷揚總督海師名振請以為鄉導遂泛海由崇明抵福山以覘變舟泊鹿苑颶風大作軍士溺死者過半會

明通鑑附編卷四

十一

大兵在岸上大呼降者不死名振與監軍御史張煌言侍郎馮京第皆裸降卒中逸去名振之弟名遠被執死之廷揚嘆曰風波如此其天意邪吾當以一死報國然死此無名乃呼謂游騎曰吾都御史也遂解至江甯總督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廷揚有舊遣人說之降廷揚曰承疇以松山之徇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尚存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廷揚不可屈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游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廷揚從子甲皆死之麾下親兵六百人斬于婁門無一降者

而勝兆太湖起事之謀與水師約以十五六日至松江及期寂然于是勝兆中軍張世勳都司高永義中變以兵劫勝兆矯其令箭召勝兆所親信者之雋及標將李魁吳著喬世忠王興邦黃國楨孟學孝等凡二十七人皆誅之執勝兆送江甯窮治其獄詞連故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等遂下大索之令取豐沈廷揚被執事見明史本傳而諸書所載與松江吳勝兆事絕不相涉陳忠裕公年譜亦不涉沈廷揚一字以時事攸之實一事也年譜引明季忠烈紀實子龍傳言勝兆通款舟山約水師于丁亥四月十五六兩日至松江為謀不密遣其將張世勳高永義偵海師至而海師已于十四夜為風所沒世勳等因中變劫勝兆云云證之全氏外編沈尚書傳廷揚之覆舟被執即年四月十四日事也勝兆之通款舟山及舟山之起師相應全氏傳中紀其本末甚詳而年月亦屬合是月王中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朔十四日即乙酉也子龍之遇害在五月攻其先後皆在太湖一獄中溫氏釋史系廷揚舟師之敗于壬辰誤也今月日悉據陳五月明魯王師敗于海口總兵趙汝參謀林箴舞死之取異據輯覽所載即是月克崇明即覆舟後事

大清兵靖太湖時吳勝兆事發巡撫土國寶謀乘此盡除三吳名士以陳子龍為首次則楊廷樞也廷樞遭國變隱居鄧尉山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至是以戴之雋林連被逮慨然曰予自幼慕文信國之為人今日之事素志也舟中書血衣並詩以見志是月之朔大帥會鞠于泗洲寺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遂

遇害臨刑首已墜聲從頂中出罵益厲門人送紹原購其尸葬焉廷樞妻費氏女觀慧適張氏皆先死之子龍亡命與諸生夏之旭故考功允彛兄也同奔嘉定匿于太學生侯岐曾家岐曾故通政使峒曾弟也恐事不密以屬其義僕劉馴居數日捕者益急展轉匿于故廼安推官顧咸正家咸正者故錢唐知縣咸建之兄其子天達子龍婿也居崑山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大兵縱跡之遂遣兵圍天達家獲子龍械之舟中癸丑子龍乘間過跨塘橋躍入水中死子龍母韓氏聞變亦自沈死一時以匿子龍死者岐曾及咸正天達天達弟天麟皆先後就逮死而之旭從子完瀆允彛子也時方拜表謀入闕從魯王亦以子龍事捕得下獄年方十七賦絕命詞慷慨臨刑之旭亦縊死文庶顏子位旁官生徐爾毅故尚書石麒長子也嘉善職方主事錢梅棟之從兄也與松江中書殷之輅金山張寬妻縣徐開祚等凡數十人皆以獄詞連及被執先後死而爾毅妻孫氏稱妻徐氏竝殉焉時又有故南昌知縣劉曙者蘇州破亦避居鄧尉山有通款舟山之諸生疏吳中忠義士三十三人廷樞及曙名最先為游騎所獲上其事會廷樞被逮乃及曙曙至膝不屈詰曰反乎曙荅曰誠有之愧

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與謀也下獄八旬與戚正完瀆等
同就僂而太湖自吳易以來先後阻兵者有鎮南伯金
公王安撫許耕奇徐明道參將李世忠總兵王元震史
宏弼田希成毛濟宇同知吳任蘭藩鎮汪碩德參謀陸
美初副將施子昭及朱大定曹辰沈君晦等俱次第被
獲死蓋閱三年而後靖云夜黑陳子龍之死以吳勝兆
連及而二人尤名重一時故獨居首然廷棍被逮先至
據其舟中血書言其年丁亥之歲其月孟夏之終是四
月時日龍筆野史記其被殺于五月之朔者為得其實
若子龍展轉于侯顧兩家南畝記其投水于五月二十
四日證之忠裕年譜特書云五月十三日蓋得之日擊
者而子龍以未正大辟一時守者皆被刑復取子龍尸
梟于松江之西門其本末具見年譜注中南畝云二十
四日者蓋梟首日分也一時同難之人皆據年譜書之

明通鑑附編卷四

五

而太湖先後阻兵十五人參輯覽書之年譜引堯峯文
鈔侯岐曾之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五人皆從死
是月

大清兵克衡州先是明何騰蛟退駐衡州總兵盧鼎從
之未幾張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
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
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嚴起恒走
白牙市取黑永麻賈錄衡州之役
臨武知縣李興璋死之

大兵遂克衡州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而先璧及
黃朝宣劉承允李赤心之等大氏李自成餘黨及左良
玉舊將也十三鎮姓名見上
卷二年九月中及是以湖南不守皆自為

盜賊朝宣守衡州遂降于

大清大帥稔其貪殘因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尋進
克永州以一知府守之故明副將周金湯知城內虛夜
鼓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遂復取永州 六月庚午朔
明督師何騰蛟朝桂王于武岡初騰蛟薦劉承允由小
校擢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允
大怒言先調黃朝宣張先璧軍皆巡撫章曠親行今乃
折筮使我送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
蛟乃遣曠行承允始至騰蛟為請于王得封伯且與為
姻承允益驕至是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為戶

明通鑑附編卷四

五

部尚書專領餉務王不許而承允專甚王懼其偏欲召
騰蛟圖之于是騰蛟自白牙市入謁王及太妃皆召見
然騰蛟亦無如承允何也騰蛟無兵王命以雲南援將
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仍遣還白牙陞辭賜銀幣命廷
臣郊餞承允伏于騎襲騰蛟印選力戰盡殲之遂退駐
白牙章曠以騰蛟入朝代理兵事移駐永州見諸大將
擁兵聞警輒走遂抑鬱而卒 是月明魯王攻漳州不
克以前兵部侍郎錢肅樂為兵部尚書初肅樂在翁洲
聞中復召之未赴而閩已破遂隱于福清海壇山采薯
為食比聞魯王入閩肅樂入覲琅江王大喜進尚書肅

樂自陳無功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因疏請申軍令嚴賞罰停止一切封拜鑄掛印將軍印以待有功者皆從之兵威為之一振又疏薦故太僕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鍾巒皆召之沂春進右副都御史鍾巒進通政使王之初至閩也鄭成功修頒詔之怨仍稱隆武三年至是肅樂請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麻自是海上遂有二朔秋七月甲辰明故給事中陳邦彥謀再襲廣州初廣州之圍

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其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為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皆唯命身

明通鑑附編卷四 六

為忠臣義不復顧妻子也故禮部尚書南海陳子壯以粵東爭立沮之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桂王立授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

大兵入廣州聿鏗被執死子壯止不行至是邦彥以書密約復攻廣州未幾皆敗 明桂王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先是

大兵解桂林圍去而粵東義師四起大學士瞿式耜遂乘間遣總兵官焦璉連取陽朔及平樂陳邦傳由賓州取潯台兵攻梧州復之于是粵西全省地復歸于明王

以功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請王返全州又請遷桂林皆為劉承允所脅不果行 是月明桂王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于九江村兵多蟹戶番鬼善戰乃與陳邦彥約共襲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為內應子壯先至駐五羊驛事洩可觀等死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我軍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我軍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

大兵也陣動我軍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陣沒邦彥奔三水 明魯王次長垣親帥鄭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七

彩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 八月己巳朔明桂王以戶部侍郎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起恒謁王于武岡王奇其狀貌與語悅之遂有是命 丙戌明魯王襲連江壬辰

大清兵克武岡先是衡州既下遂攻寶慶常德明大學士堵允錫走永順衛至是我軍突入武岡薄城外太監馬吉翔擁桂王倉卒走靖州劉承允以武岡降兵部尚書傅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力勸之降不從遂就僂其妾鄭有殊色亦就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王之出奔也命大學士吳炳護世子走城步比至城已為

大兵所破遂被執送至衡州炳不食自盡于湘山寺吏部主事侯偉時從炳扈行亦死之致異吳炳殉難見明史本傳粵事記言其頭踏莽卒于道而王氏永麻實錄書其降蓋炳被執至衡州故一時誤傳以為降也輯覽據明史且賜諡忠節今從九月明桂王復自靖州奔柳州道出古泥關降將劉承允導

大兵追及之參將謝復榮趣馬吉翔等扈王疾馳身自斷後力戰與總兵王景熙俱死之會明總兵侯性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王天雨官眷內豎狼藉泥淖中饑餓無人色性供帳儲峙皆備王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壽掌司禮監時從官皆失王所在從行者惟吉翔各部諸司

明通鑑附編卷四 六

事皆吉翔一人掌之尋進吉翔爵為侯時故兵部侍郎李若星寓居貴州桂王召為吏部尚書以武岡之破遇亂兵死之致異謝復榮之死輯覽系之武岡陷目中證力戰敗沒于王家堡五百人破焉輯覽因吳炳傳作霖之死牽連並記耳今分書之大清兵盡定湖南地分兵趨廣西貴州 故明大學士陳子壯故給事中陳邦彥兵敗死之先是子壯敗還九江村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蓮攝縣事實蓮子壯邑子也至是大兵克高明實蓮戰死子壯而炫俱被執邦彥至三水會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

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強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及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慘踰月子壯而炫執至廣州不降亦被僇子壯母朱氏自縊 冬十月丁丑明桂王復自柳州奔象州初土司覃遇春釋史覃作單今據明史統狼兵肆淫掠大學士瞿式耜召至桂林誅之王至柳州遇春妻子迎訴王復以其子鳴珂為總兵領父部曲至是鳴珂聲言復仇與柳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鳴珂大掠城中矢及王舟王遂南走 癸未

明通鑑附編卷四 九

大清兵再克永州分兵下黎平明總兵蕭曠本武昌諸生為劉承允偏裨何騰蛟推授總兵仍管黎平參將事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城破曠力戰死之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武岡之敗騰蛟及趙印選胡一青奔還桂林嚴起恒劉湘客等亦至時城中止焦璉一軍至是騰蛟率諸將助守而十三鎮郝永忠盧鼎兵亦先後至永忠擁兵萬餘與璉兵欲鬥騰蛟謂劑桂林以安乃與留守瞿式耜議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甯義甯諸州縣遂合疏言柳州猛

僅謀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地鄰黔蜀南甯地逼
交夷未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桂林為杓樞諸
臣聞關重跡率以此為拯救之聲援請亟返桂林以圖
恢復不聽 是月明桂王兵部尚書張家玉敗績于增
城死之初家玉敗走里人故尚書李覺斯以籍家之怨
發家玉先壘毀其家廬及村族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
道得眾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甯遂攻惠州克歸善
還屯博羅比

大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家玉好擊劍任
俠多與草澤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眾為龍虎犀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象四營攻據增城至是

大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高崖
深谿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
出家玉嘆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
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徧拜諸將自投
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事聞桂王嗟悼贈少保大學
士增城侯謚文烈其父兆龍猶在以子爵封之致興家
玉以會
降國賊故 木刺賜諡不及焉 明魯王遣兵復福
今據明史本傳書其死事之烈 甯州初唐王在關以涂登華守福甯比魯王徇閩地遣
天學士劉中藻諭之登華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

中豈有國公兵部尚書錢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
宋之末二帝竝在海上張陸竝在舟中乎登華遂以城
附焉王復遣其兵部侍郎林汝翥文選員外郎林塗以
鄉兵犯福清戰敗塗沒于陣汝翥被執諭降不從繫之
吞金屑而死時明中書舍人陳世亨與鄧藩理以一旅
復瑞安援兵不繼被執不屈亦死之厥異世亨藩理二
人見釋史惟藩理
夫其官原文復安固徐氏言晉置
安固後更名瑞安是也今據書之 十一月戊戌戊戌
戊戌朔 大清曆是月丁酉朔蓋
明桂王在象州王
子王自象州返桂林時

大兵攻全州灌陽何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胡一青五將合力拒守大戰全州城下會

大兵解圍去王乃敘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與璉竝進
爵為侯封印選新甯伯一青興甯伯未幾
大兵再逼梧州時陳邦傳在梧遣舟師將犯肇慶遇我
軍游騎至輒驚潰遂泝流追擊薄梧城邦傳急遁還潯
州遂入之桂王初欲自象州走南甯瞿式耜再疏爭之
乃遣司禮龐天壽閣臣王化澄等扈三宮入南甯王泝
流而上馬吉翔左右王遇淺水輒力挽之王為之揮淚
是月

大清兵克沅州明偏沅巡撫傅上瑞降時貴州巡撫米

壽圖在沅州死之 十二月己巳明桂王還桂林大學

士瞿式耜與王化澄嚴起恒竝入直何騰蛟仍出督師

攻圍諸書皆作初三日王還桂林行在陽秋時馬吉翔

以扈駕功方用事瞿式耜勸王攬大權明賞罰親正人

納正言以圖興復時不能用騰蛟出師全州未至而

大清兵已抵州城時郝永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傳將襲

其輜重之在會城者永忠即撤兵馳還桂林盧鼎從之

焦璉不知其故亦倉卒走平樂人情震駭守全諸將議

遣使請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眾怒曳出斬之州

人孟泰仰藥死于是全州鎮道遂以城降 是月浙東

明通鑑增編卷四

三

山寨之獄起初江上之潰浙東士大夫之樹義旗踞山

寨者故御史李長祥軍于上虞之東山都御史張煌言

軍于上虞之平岡故職方主事王翊副都御史王江軍

于四明之大蘭山故都督章欽臣軍于會稽之南鎮其

他則故御史張夢錫之大蛟寨蛟全氏傳 中作蛟諸生杜懋俊

施邦炳之管江寨皆在鄞江時則職方主事華夏佐長

祥推官楊文琦佐翊大理評事王家勤主施杜軍事而

評事董志甯奔走聯絡諸寨間故主事屠獻宸推官董

德欽招兵甯波遇降將海道中營游擊陳天寵仲謨二

人故史閣部麾下也與之盟請効死為內應會錢肅樂

謁魯王于長垣以兵部尙書部署海上諸軍連復閩海

州縣且逼福州于是

大兵之在浙者撤以備閩志甯語夏曰此可乘之隙也

將以舟山之師會大蘭王翊軍下甯波而已以天寵等

之師翻城應之復連東山李長祥軍下紹興則監國故

璽可復乃入舟山乞師于黃斌卿不應憤而歸會夏以

與故御史馮京第書往來海上事洩為慈谿大俠所告

捕之入獄家勤為營救得出再詣舟山極陳山寨諸軍

刻期竝集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斌卿為之心動許之于

是夏與文琦家勤飛書發使諸寨響應而斌卿卒猶豫

不發遂為降紳謝三賓所告

明通鑑增編卷四

三

大兵捕之急志甯脫走夏等俱被執初志甯擁錢肅樂

起兵于鄞同豫議者家勤夢錫夏及陸宇燦毛聚奎時

所稱六狂生者也三賓已降復貽書王之仁請斬肅樂

及六狂生而之仁旋歸于魯洩其謀志甯等縛三賓夾

長刀而下三賓哀號請輸餉萬金乃得免至是三賓以

計賺取夏貽大蘭帛書告之大府密調慈谿兵襲大蘭

劫走避四明山中冀東山長祥走奉化前軍章有功死

之乃下令大索先是翊與黃宗義招山寨兵為

大兵所覺捕之急囚其弟翊令以書招翊翊不顧遂殺

初之年月也證之全氏華氏忠烈合狀其就刑在戊子
五月初二日而王家勤之死遲一月然其起兵謀襲甯
波則在 大兵入福州之前後事故黃氏行朝錄繫
之是年十二月而全氏大蘭王公墓碑記其事亦云丁
亥十二月華氏狀中再勸斌卿出師有今十一月十四
日直指使者之天台之語則其事發于丁亥之冬刑于
戊子之夏叙次分明自甲申以來蘇州太湖及浙東山
寒為殘明殿頭之兩大獄明史
于山寨事獨遺之今據全集增

順治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明桂王在桂林魯王自閩安
鎮移次壺江瓊琦嶼 癸丑明魯王將鄭彩潛害其大
學士熊汝霖時王竄居海島彩專政與汝霖有隙會彩
部下兵與定遠伯周瑞兵鬪送汝霖治汝霖笞而逐之
彩遂激眾怒夜攻破門入執汝霖沈之海竝其幼子翼

明通鑑附編卷四

西

全氏謂熊僅一子在北未 義興伯鄭遵謙不平彩復遣
歸今仍據輯覽不書名 人殺之亦投尸于海中竝其愛妾金氏 諸書皆云望後
二日航海遺聞作十七日蓋癸 丑也金氏見釋史或云自盡 癸亥降將金聲桓叛
以江西附明桂王聲桓以左良玉部將歸附乙酉之夏
與降將王體忠合兵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黨王
得仁代之得仁亦闖部裨將所稱王雜毛者也江西既
平授聲桓總兵恃眾驕恣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
仁心怏怏初明萬元吉曾識聲桓于楊嗣昌軍中及守
贛貽聲桓書勸之納欵于唐聲桓對眾撻其使夜深親
解其縛而遣之未幾桂王立聲桓潛遣其客雷德復通

欵粵中以其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聲桓陰事告
巡按御史董學成者竝及得仁適聲桓之孥亦自京師
至二人叛志遂決先一夕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
署殺之竝及副使成大業比明遂執巡撫章于天子江
中迎故明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表桂
王王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聲桓遂以反正為名
仍用永曆二年正朔 是月故明宗室朱容藩僭稱監
國于夔州初容藩受桂王總制駐蜀與巡撫李乾德等
不相下川中諸將李占春附容藩表韜附乾德互相爭
殺會廣西危迫相傳桂王已沒容藩遂偽稱監國天下

明通鑑附編卷四

五

兵馬副元帥建行臺于夔州稱制封拜明御史錢邦芑
傳檄討之堵允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見
容藩賁以大義曉譬利害其黨頗散占春與韜戰不勝
退至涪州時明大學士呂大器督師四川至涪州過占
春營具言桂王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為
然乾德乃檄諸鎮討之 容藩僭號諸書皆系之去
長至之日而韜與占春相爭殺則今 年正月事也今據輯覽年月書之 二月庚午叛將
金聲桓遣王得仁統兵陷南康饒州遂攻九江揚言將
窺江甯或說聲桓曰昔宸濠反江西武宗擇王守仁而
任之居上游之贛州宸濠不備遽下潯陽攻安慶而守

仁順流疾趨會城遂搃其吭而拊其背卒禽之今文武督皆在贛州宜先攻之不然且伺我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光守南昌己與得仁出師遂圍贛州 丁亥明桂王犇南甯初郝永忠駐師桂林與城外團練兵圍大掠水東十八村與瞿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兵乃移駐興安至是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桂林請王即夕西走式耜力持不可時何騰蛟方出師在外式耜言督師警報未至無大恐若播遷不已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聽王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言俟督

明通鑑附編卷四

庚

師還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言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為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日當議之迨夜半王已駕行甫出城永忠即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騰蛟令箭乃得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桂林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甯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時大兵進克興安破巖關興安總兵三人史佚其名及副參游以下死者四百人 是月故明崇陽王龔黎平為降將

陳友龍所敗諸營俱潰降獨興化土司迎奉國將軍暉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復為友龍所破暉奎死之 明魯王拜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三辭不許鄭彩既害熊鄭二人逆節大著諸鎮皆惡之肅樂辭相位不得請每

日繫船于王舟之次票擬章奏封進即解維別去其所票擬不過上疏乞官循故事而已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肅樂每入見即流涕不止日朝衣拭泪昔人所譏臣不能禁王亦為之潸然 三月乙巳明桂王入南甯隨駕者自馬吉翔外惟內閣嚴起恒兵部尚書蕭琦科臣許兆進吳其靈尹三聘洪士彭等數人而

明通鑑附編卷四

壬

已王意欲進土州琦上疏言十不便乃止起恒以首揆兼吏部時君臣資斧空乏乃懸示通衢廣為開選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布諸賈及土樂戶皆註仕籍流品益消襍矣 戊申

大清兵入順慶 丁巳

大兵攻桂林時桂林空虛我軍直薄北門明督師何騰蛟分三面出胡一青以滇兵出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樹門騰蛟偕焦璉出北門璉左右衝擊一青繼之我軍合而復散者再遂解圍退駐全州桂王在南甯瞿式耜遣使問王及太妃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

為之泣下王至南甯故少詹事朱天麟寓居安平土州
先是王在武岡以禮部侍郎召辭不赴至是復召擢禮
部尚書天麟請率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謁王尋拜東
閣大學士 是月

大兵克興化明魯王大學士朱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
中林眉知縣都廷諫竝死之王自監國二年正月至長
垣至是年正月連克建甯邵武興化三府福甯一州漳
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及是得者復
失

大兵尋克永福里居給事中鄧正畿御史林逢經俱投

明通鑑附編卷四 元

水死克長樂里居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殉焉克

建甯守將王祁巷戰不勝自焚死政異此據明史朱繼

年正月至今年正月凡克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而諸書

以魯王取興化系之是年正月按王以正月克興化復仍

若是在時興化已復軍威尚振似不至此疑興化之復仍

澄在去年今據輶覽 大兵克興化年有文死之故轉

覽所記在克興化 夏四月丙寅朔 政異黃氏行朝錄

之後今據書之 皆書閏三月而以乙未為四月之朔是用明曆也然

時柱魯二王所頒之麻亦各不同南畧據粵事記是年

閏六月疑閏三月者海上之麻而閏六月者粵中麻也

魯監國麻進自黃宗義義蕭樂在閩復請頒戊子監國

三年麻亦即宗義本也南雷自書之閏三月必非傳聞

之誤且與賜姓本末同而粵中事係在粵者所寄亦見

南畧中其為身歷之月日亦屬可信若夫野史所載或

據魯王歷或據桂王歷所謂傳聞異詞不能辨也今謹

依大清麻閏在四月而所記明事明 明留守
史式相傳亦書閏三月今附識之以資攻證 明留守
瞿式相以王在南甯經筵無講官乃撰八箴以進王嘉
納之 乙亥降將李成棟叛我

大清以廣東歸附明桂王初成棟本高傑部將乙酉之
夏以徐州總兵來降從

王師平粵擢提督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節制常懷
異謀及是金聲桓叛于江西誘之同反計益決先一日

令其兵集教場聲言索餉越日成棟請養甲出城撫輯
眾兵呼噪劫之以叛成棟遂脅養甲傳檄各屬遣使通

欵于王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舉梧州叛降 癸巳

明通鑑附編卷四 元

大兵克九江分徇南康饒州皆下之進薄南昌 閏月

乙未朔明桂王遣吏部侍郎吳貞毓符侯侯性勞李

成棟軍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襄平伯耿獻忠為兵部

尚書廣東布政使袁彭年與成棟養子元允實主歸附

之謀進彭年左都御史元允錦衣指揮使成棟尋遣明

舊臣洪天擢擢一作推潘曾緯李綺齋奏敦駕蹕端州一時

明故官之家居者或以反正為名或以彈冠相慶于是

晏清至自田州授吏部尚書張鳳翽以兵科兼翰林院

修撰張佐辰自貴州來管文選司初

大兵之克廉州也推官張孝起以兵拒被執不屈羈之

軍中至是脫歸入謁授吏科給事中 是月降將劉承允傳上瑞以謀叛爲

大兵所覺皆伏誅 五月辛未

大清兵圍南昌先遣別將搜麥源清嵐諸道薄西山未下營已血刃數百里方合圍金聲桓兄成功密約來降宋奎光謀知殺之癸酉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時聲桓等圍贛州不克聞報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亡其大半至南昌中伏大敗于七里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其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按吳尊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周乞師于粵尊周盡匪敗狀盛稱其捷桂王喜以尊周爲總督

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濠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王得仁自軍敗後不復親督師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繡旆親迎金鼓喧闐我軍方大駭徐偵之則皆曰王雜毛娶婦也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城中情實盡爲我軍所得因以餘暇略定諸郡縣而是時明故僉都御史揭重熙奉桂王拜兵部尚書總督江西兵故檢討傅鼎銓以贛州破退隱山中亦起爲兵部侍

是月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重熙召募萬餘人薄邵武敗還鼎銓往援贛州亦敗焉聲桓外援盡絕但守空城而已
大清兵以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旋師應援在全州者先退至是在湖南者亦退明桂王督師何騰蛟乘間復取全州復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甯侯趙印選攻永州而荆江侯張先壁亦克靖州遂克沅州光化伯堵允錫亦遣馬進忠王進才等取常德桃源澧州道州臨武藍山荆門宜城諸州縣一時楚南響應 明浙東山寨之獄其爲首者故職方主事華夏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次則主事屠獻宸推官楊文琦董德欽評事王家勤時所稱五君子者也夏入獄直指使者令甯波知府大陳刑具究黨與夏慷慨曰心腹腎腸吾同謀也三拷之終不承有勸獻宸德欽等孫詞以避禍者文琦獨不可竝論死而謝三賀再揭獻宸德欽遂以是月初二日同就刑于鄞市家勤主管江軍事

大兵搃大蘭東山二寨遂及管江明都督施邦炳茂才杜懋俊據寨拒捕力戰三日矢石如雨夷傷殆盡寨陷懋俊猶率家丁巷戰中矢如蝟傷重倚牆而斃屍不仆者三日懋俊之仲父兆菡亦力竭被執斫其首十二刀

而後踏邦焮焚其營尋拔其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死時家勤至翁洲招海師入援中途被執繫之錢唐獄中累訊墮目無一語遂以越月見殺謝三賓之告變也列文琦名竝及其弟故御史文瓚都事文球方事之殷文琦以其父在謀獨承之而遣文瓚文球入閩文瓚不可獨遣文球變服走比就訊文琦慷慨無他詞但言文瓚不預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求速死于是當事亦議坐文琦而釋文瓚文瓚卒不可遂繼五人死之文瓚妻張氏負其尸初其首斂之尋飲藥以殉毒不即發復投繯而絕文琦妻沈氏聞之噉然而哭曰吾妣烈矣吾後之哉

明通鑑增編卷四

三

亦自經而夏妻陸氏聞變絕粒七日或以有姑在勸之乃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徙諸家妻子入都陸氏託其子于夏之故交評事林時躍變姓名匿之遂自經獻宸之妻朱氏亦殉焉時以為四明忠烈之盛事云先是獄未成詞連故都御史高斗樞禮部主事李柎大訊于杭里中諸義士捐數萬金救之得解柎出獄嘆曰吾前此不欲隕黑阱耳今得見白日而死可矣遂絕粒數日卒此據全氏楊氏四忠雙烈狀及屠董二君子事狀書之而殉節錄所載遺去楊文琦妻沈氏今據增至其月日之先後據諸書皆在戊子而全氏事狀記五君子事則華楊屠董之死在五月家勤死在六月而御史楊文瓚之死亦同在五月時又稱六君子者是也李柎之死亦具見全氏阡表據書就訊于是年正月柎以二月死竝

六月戊戌明魯王大學士錢肅樂卒肅樂自再謁魯王兼吏兵二部事閩中郡縣連復皆其功也嗣聞連失守肅樂素有血疾遂劇熊鄭二人之死憂憤益增以頭觸牀卒年四十三王震悼輟朝賜祭贈太保諡忠介沒後六年故相葉向高曾孫尚寶承進晟始葬之福清黃檗山中致異忠介之卒釋史系之六月戊戌全氏神道碑以為初五日者是也至其卒在現舟披難入山卒于福清則誤以江上海道聞謂其遇風覆忘其再出也今 癸卯明桂王自南甯至潯州先是李成棟請王入廣州王將赴之瞿式耜請還桂林疏言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

明通鑑增編卷四

三

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檢討蔡之俊往迎又令給事中蒙正發敦蹕俱不報遂至潯州封潯帥陳邦傳為慶國公邦傳請世守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尙方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會瞿式耜持疏劾之廷臣亦多爭之者邦傳乃止列對天麟沮邦傳世守事據明史本去終執不允四字並載式耜之秋七月甲子朔明桂劫以著世守之終廢乃式耜也 王次梧州謁興陵即桂端 李成棟遣其將羅成耀率甲士五千趣駕入廣州瞿式耜慮成棟將挾王如劉承允故事復上疏力爭廷臣重違成棟意乃議肇慶本監國

舊駐地居兩省之中遂定計移蹕趨肇慶八月癸巳
明桂王至肇慶拜成棟大將軍子元允亦封南陽伯成
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願留
桂林終不入然聞政有闕失必具疏力爭嘗曰臣與主
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它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
王雖褒納不能盡從也時諸臣各樹黨援從成棟至者
王煜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降附功
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王至者嚴起恒朱天麟王化澄吳
貞毓吳其濡晏清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皆自
恃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孝起貞毓化澄及李用楫堵允錫萬勦程源郭之奇皆
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及少詹事劉
湘容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
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依爲心腹攬權殖貨勢
甚張時人目爲五虎彭年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
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尙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
而西君臣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
邦傳權可獨擅也令堡疏陳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吉翔
及中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焉起恒化澄乞去
天麟奏留之堡與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不

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論嚴
責堡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
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黨益固不能解甲
辰叛將李成棟爲明桂王提兵下南雄謀度嶺犯贛以
援南昌也冬十月辛丑明桂王殺降將佟養甲養甲
爲李成棟所忌密請王除之至是王命養甲至梧州祭
桂端王陵遂遣盜殺之白沙洲丁巳李成棟大敗于
贛州成棟駐南雄率部衆及峒蠻土寇共二十萬號稱
百萬犯贛州營柵未立成棟忽夢中驚聞城上呼董大
哥者三以爲董大成已降蓋大成乃成棟中軍也成棟

明通鑑附編卷四

三

軍中大亂我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等乘機出擊大
敗之成棟單騎走十大營皆潰我軍斬首萬餘級俘獲
無算成棟退屯南康十一月辛酉朔明桂王督師何
騰蛟克永州騰蛟遣曹志建等圍永州三月大小三十
六戰至是遂克之時寶慶衡永諸郡縣大半復入于明
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
出楚之計不納攷粵東明聞見錄行在陽秋皆系騰蛟
系圍永州于十月皆傳聞之異詞也明史騰蛟傳言圍
城三月疑九月爲圍城之始而十一月朔始克之正與
圍城三月之十二月明桂王督師堵允錫招忠貞營
李赤心軍自夔州至時馬進忠取常德駐其地允錫惡

進忠令讓常德以與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而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潰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檄允錫率赤心等入湘潭而已自衡州與之會 降將姜瓖叛我

大清據大同號稱反正易明冠服諸在籍鄉官萬練劉遷王永強等舉兵應之遂畧偏關雁門及代州繁峙五臺等縣 是歲明魯王故職方主事王翊復自四明入大南山遂以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復嘯聚而小寨支軍亦以百數于是

明通鑑附編卷四

美

大兵欲靖山寨以大南最強乃合甯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翊合諸寨軍屯于丁山以待之久而弛

大兵猝至翊敗喪其卒四百人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翊翊得免而說中流矢死我軍不能久駐山中翊得復振與明故侍郎馮京第合軍守杜壘

大清復調浙西兵選四明山民團練兵為鄉導遂破杜壘關口長驅而入翊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途招集流亡一月間復得萬餘人間道入杜壘擊破圍練山民復據之

明通鑑附編卷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五 起屠維赤奮若盡重光單閼凡三年

大清順治六年春正月庚申朔明桂王在肇慶魯王次福甯之沙垵 辛未明桂王給事中金堡再疏攻陳邦傳邦傳許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為己監軍曰以觀臣十萬鐵騎也閣臣朱天麟因票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語堡大恚其黨丁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是日早朝詣閣詆天麟徑入桂王所居殿大譟乘官擲印而出王方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頓于

明通鑑附編卷五

十

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越日天麟遂辭位王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去予益孤矣初時魁等疑嚴起恒在閣同預票擬欲入署殿之會起恒不至

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遂之去國明史天麟傳言丁時魁等以所擬出起恒意疑失實也票擬出自天麟證之起恒本傳起恒不預其事而丁時魁等之欲嚴起恒即有其事亦疑其在閣同預票擬耳觀起恒之周旋于五虎間可立見也今刪去疑出起恒意語而但以爲同預票擬云竝逐其弟爲行人兩子爲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

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乃召何吾驥入閣國明史何吾驥傳吾驥入閣尋罷士俊與起恒仍在閣又證之全氏跋行朝錄摺周順德所記粵事吾驥既罷始以士俊代之庚寅士俊

亦去據此則吾騶之龍士俊之

戊寅我

大清兵克南昌叛將金聲桓伏誅先是聲桓困守城中以待李成棟之援比成棟敗諸將益無固志會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遣人約降為內應

大兵因佯攻德勝門礮聲震三百里聲桓等悉眾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水死生禽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等皆誅之故明大學士姜曰廣投倭家池死初曰廣赴聲桓之召謀之處士徐世溥不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以天

明通鑑附編卷五

二

下者非左與閩邪金則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授之哉且二人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授笈刑權不待明主之命而自為之僭與偽春秋之所不許而公與之同事後世且以公為何如人曰廣沈吟無以答在圍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國圖此語具載釋史曰廣本傳證之全氏題人而預事則此語即出江變紀畧今所傳非完本而佚史亦不著世溥姓名但云隱士漢儒裔漢儒即指徐孺子其為巨源無疑也又紀畧末言金王二將始為貳臣終為叛逆始終一賊而已矣此論甚正則其沮姜公宜也今增 庚辰

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大學士何騰蛟死之先是騰蛟

謀復長沙撤馬進忠由益陽出師而親詣忠貞營邀李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攜更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

大軍知騰蛟入空城遣降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粒七日乃殺之國圖王氏承麻實錄湘潭之明桂王聞之哀悼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謚文烈官其子文瑞僉都御史國圖騰蛟被執在正月二十一日死在二月故被湘潭在正月明史以為二月朔者近之然輯覽皆同今據書之 是月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大清兵克階州明將趙榮貴宗室朱森金死之國圖此錄諸書作龍安 二月庚寅朔明桂王將張先璧攻辰州不克 乙卯李成棟兵潰于信豐先是

大兵克南昌分徇撫州建昌遂泝流入贛直趨信豐成棟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馬俱沈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潰

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還是時何騰蛟金聲桓及成棟敗聞連至粵中大驚桂王乃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

廣州代成棟閣可義守南雄尋死以羅成耀代之李赤心等走廣西王命堵允錫與胡一青守衡州瞿式耜以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是月明兵部尚書揚重熙侍郎傅鼎銓往救江西甫出粵遇

大兵于程鄉大敗監軍桂洪戰沒重熙僅以身免 三月明桂王復拜黃士俊為大學士以何吾驥尋罷也

大清兵克衡州堵允錫胡一青戰敗一青退屯東安允錫走桂陽未幾克寶慶馬進忠王進才退屯武岡

俱系允錫等守衡州于三月 大清克衡州于四月 惟王氏承麻實錄系之三月 輯覽連守衡州並入之三月 月中是其在騰蛟既死之後蓋承 是春明桂王大上起下之書法也今據輯覽月分

學士呂大器率蜀中諸將李占春等討朱容藩誅之初大器至涪州獨與占春深相結而楊展于大海胡雲鳳

明通鑑附編卷五 四

亥韜武大定及譚宏譚詣譚文之等皆受約束遂合兵敗容藩于夔州走死雲陽已大器見蜀中諸鎮謂監軍

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疏宏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可為乎行至思南鬱鬱得疾次都勻而卒

大清兵討英霍及潛山太湖之山寨平之初戊子之春

廬州馮宏圖譎言史可法未死假其名號遠近信之攻

英霍六安旬日皆下未幾敗沒而是時英霍間山寨四

起有明故饒州推官周損故泗州教諭傅夢鼎故潛山典史傅謙之鄱陽諸生桂瞻又有故公安貢生為僧稱義堂和尚皆奉故明宗室石城王統錡起事未幾事敗俱伏誅又霍山侯應龍張圖容楊國士等有眾萬餘與故羅田舉人王燧合攻霍山不下返取舒城潛山攻太湖

大兵征討兩年至是始靖 國圍此據溫氏釋史其時山言己亥鎮江蕪湖之敗義士魏耕說之入英霍山寨招集義旅相去十年猶懷觀望此可見矣諸書于浙中事詳而皖事畧今彙記之據釋 夏四月甲午蜀賊孫可望遣使求封于明桂王初可望既得雲南桂王已稱號

明通鑑附編卷五 五

于肇慶而詔令不至故明在籍御史任僕議尊可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為下一日赴演武場定國

先至放礮升旗可望怒曰欲我為主必杖定國不則軍令不能行何以約束諸將定國不服眾將抱持之勉受杖責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不得已率所部兵馳至普

洱禽定洲及其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剝其皮市中萬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先為阿迷土官普名聲妻後改嫁定洲者也定國既并定洲之地勢益強可望不能

制益有隙可望聞桂王在肇慶李赤心等竝加封爵念

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議遣使奉表巡撫楊畏知亦
素以尊主為言至是乃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
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大學士嚴起恒給事中龔
堡等皆持不可畏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
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
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為使加畏知兵
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行 辛丑

明通鑑附編卷五

六

大清兵破甯德遂圍福安城陷中藻冠帶坐堂上為文
自祭吞金屑死兵科給事中錢肅範忠介公肅樂之第
五弟也賦絕命詞投繯兵至被執不屈死僕張貴從焉
國朝錢肅範殉福安之難明史劉中藻傳中遺之推釋
史紀略具焉證之全氏箕仲此詞蓋是月十三日辛丑
也辭覽系破福安于三月據攻城月分耳又福甯時鄭
府志載中藻子諸生思沛殉之具見徐氏紀年中 鄭
彩專權見事勢日蹙遽棄王去方王之入閩也定西侯
張名振請歸浙中招石浦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
已入
大清乃之翁洲依黃斌卿丁亥吳勝兆之役名振出師
崇明敗歸斌卿以其無軍頗侮之名振乃招故部營于

南田復與故部將阮進合至是以閩地盡失乃奉王入
南田 五月明桂王以兵部侍郎張同敞總督軍務同
敞故大學士居正曾孫也以崇禎間授中書舍人唐王
在閩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蔭授同敞指揮僉事尋奉
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于武岡桂王用廷臣薦授
同敞侍讀學士為劉承允所惡言同敞非甲科乃改尚
寶卿至是以瞿式耜薦遂有是命仍兼翰林侍讀學士
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為諸將先或
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
之 李赤心之入廣西也緣道掠衡永郴桂龍虎關守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七

將曹志建惡之竝惡堵允錫允錫不知也或說志建允
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夜發兵圍允錫殺從卒千
餘允錫及子逃入富川猶峒志建索之急猶潛送允錫
于監軍僉事何圖復聞關達梧州會明桂王遣大臣嚴
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竄橫二
州乃載允錫謁王子肇慶志建遷怒于圖復誘殺之閩
門俱盡然志建銳卒亦盡喪不能抗
王師惟守道州所屬縣而已志建尋悔之 明故滇將
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初隸何騰蛟部下事見四騰蛟
死印選等相謂曰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則我

輩無封疆責將降則當日之出漁者謂何留留守慈仁
好士可與共當一面乃收殘卒萬餘宵走桂林式耜大
喜遣使郊迎乃請封印選開國公一青與甯侯永祚甯
遠伯 六月己丑朔明桂王都御史袁彭年免彭年以
母喪不去官為人所許王太妃亦惡之宣敕詰丁艱不
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窘甚乃請罷許之其後五虎之
敗彭年竟以丁艱獲免 是月明桂王命光化伯堵允
錫督師于梧州允錫至肇慶時馬吉翔及李元允等專
柄各樹黨允錫乃結歡于吉翔激李赤心等東來與元
允為難移書瞿式耜言王有密敕令已與式耜圖元允

明通鑑附編卷五

八

王頗不悅元允黨丁時魁金堡又論允錫喪師失地乃
令總統兵馬仍駐梧州取選諸書皆系堵允錫晉大學士封光化伯于是月誤也允錫之進官加封乃四年桂王在武岡時明史本傳言藉以胡李赤心等是也若是時允錫失衡州狼狽走梧州達肇慶又為李元允丁時魁等所忌督師梧州外之也允錫以十一月卒大學士光化伯乃其前所進封但不奪之耳今據明史書進官加封于四年下此則但書督師梧州 明晉王定西侯張名振以南田之兵復健跳所遣使迎王 秋七月壬戌明魯王復入浙次健跳從王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都御史張煌言副都御史黃宗羲兵部職方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王御舟中每日朝于水殿壬午

大清兵圍健跳會明蕩湖伯阮進以樓船至遂解去明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翁洲人驍勇善戰初從張國柱入海黃斌卿招之朝先以二艦渡橫水洋斌卿標將朱玖陸偉以偽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妻子死焉既見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鬱鬱不得志張名振解衣衣之贈千金朝先遂歸心焉請于斌卿劄奉化之鹿頭鎮有眾數千名振遣阮進招之來遂有是封王之次健跳也斌卿獨不至及被圍名振遣人告羅于斌卿又不應乃結進與朝先圖之 是月明桂王遣兵度嶺犯南安別分兵兩路窺信豐逼崇義

明通鑑附編卷五

九

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遂敗走 獨賊孫可望之
求封于明桂王也聲言不得王封即提兵入粵陳邦傳聞之大懼其部將胡執恭者時為邦傳中軍守泗城州與雲南接壤欲結可望言于邦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請滇可望大喜郊迎遂假其名號以威眾未幾趙昱奉景國公敕與楊畏知往知可望必不受過梧州謀于堵允錫允錫私念赤心等不足恃亦欲結可望為強援允錫會賜空敕許便宜行事四年見 四年乃矯命封可望平遠王易敕書以往然邦傳之封一

李王此則三字也豈至可望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
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所封寶景國公敕印
故在可望益怒辭敕使 畏知及執恭獄 明桂王封
鄭成功爲延平公初成功據南澳仍奉唐王正朔連寇
海澄同安泉州皆不克比聞桂王立奉表稱賀久之遂
有是命初黑三藩紀事作廣平 公今據貳臣傳作延平 八月戊子明桂王將
焦璉遣兵出全州敗績先是留守瞿式耜聞

大兵漸近檄趙印選及璉分兵堵禦璉行至陽朔病部
將劉起蛟張明綱請先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璉按
軍法斬起蛟式耜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宥但今兵

明通鑑附編卷五

十

驕將悍獨起蛟等能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忠義之氣有
足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之致墨東明開見錄全州 之敗璉部將白貴戰死
是月明故偏沅巡撫李乾德殺蜀將楊展先是展駐嘉
定與遵義守將王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戰敗而歸乾
德之督師于蜀也任用袁韜武大定等取重慶大會諸
將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並及乾德欲襲取之
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
船取其帑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韜與大定久駐重
慶士卒饑乾德說展與合兵因其餉而所求輒不遂意
又見展資占春以銀萬兩米萬石益不悅會展兵敗歸

乾德利展富說韜大定殺展而分其貨展智勇冠諸將
川東西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占春率兵
爲展報仇不勝總督樊一蘅貽書責之自是蜀事大壞
叛將姜瓖伏誅瓖之叛也

大兵薄大同遣人諭降許自新而瓖託言軍民脅之起
事欲以自解請免罪會我豫親王多鐸薨于軍瓖益負
固堅守萬練劉遷復分犯太原皆敗練自焚死遷伏誅
大同城中食盡死傷枕藉至是僞總兵楊震威及僞官
裴季中等斬瓖並其兄琳弟有光首出降遂復大同瓖
之起兵也明故甯夏巡撫李虞夔與其子宏聚兵于平

明通鑑附編卷五

十一

陸山寨
大兵既克大同山寨不守宏投崖死虞夔匿于其壻家
尋被獲伏誅明故大學士李建泰以甲申明亡降于
大清亦授大學士未幾以事罷歸家居曲沃會瓖叛山
西土寇亦起建泰遂合賊將李大猷房箕尾等馬步千
餘據太平遙應之越二月
大兵圍太平建泰勢迫請降踰年正月逮至京師誅之
九月丁丑明魯王定西侯張名振等擊殺舟山總兵
黃斌卿先是名振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
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與阮進王

朝先等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而明故大學士張肯堂時在翁洲亦勸斌卿奉迎且為之上章待罪王許之而朝先蓄憾于斌卿名振復從中怨怒之乃厲兵誓師以王命命阮進會朝先水陸並進名振復陽救之請王手赦斌卿是日斌卿得救方著冠服跣聽宣讀而朝先密飭其部下尹明許見斌卿遂揮刀殺之舟中沈之于海斌卿頗能以小惠得士心其死也多惜之者且以為名振之奪其地而誘殺之也又異魯戊之冬入翁洲因斌卿不納去而之閩至是以閩中盡失再入翁洲而斌卿仍不納名振始傳檄討之全氏定西碑所謂斌卿一拒監國于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監國于己丑微公合軍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是也三藩紀事乃入殺斌卿事于丁亥蓋忘却魯王入閩一段而誤以丙戌入舟山之事當之誤矣汪氏航海遺聞亦漏却入閩一段而于殺斌卿書之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者恰不誤丁丑即二十一日釋史書之丁酉而九月無丁酉蓋酉字即丑字之誤也按名振之殺斌卿假公濟私始藉手于王朝先繼又殺朝先以擅翁洲之柄全氏定西傳中頗曲為之諱然我朝賜諡節諸臣於明之降賊在前殉難在後者俱不予諡而斌卿得賜諡節愍然則斌卿之于明固非叛臣之比而名振此舉亦非問罪是秋

大清兵定湖南先是衡州寶慶既下分兵徇沅州靖州守將皆望風棄城走至永州明桂王將周金湯熊兆佐等立柵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從縣

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冬十月乙巳或異釋史作己巳蓋乙之誤明魯王次翁洲大學士沈宸荃以疾請罷以張肯堂耆德宿望請為首揆從之即日拜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晉名振太師時黃斌卿死國事遂盡歸名振肯堂居相位不得有所豫每飛書發使不如意者十九嘗憤恨不食咄咄終日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是月明大蘭山寨故職方主事王翊遣使奔問魯王附貢方物張名振以表貢不由己達銜之以監國命授翊河南道御史副都御史黃宗羲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最強品級懸殊非所以待有功也會翊來朝授右僉都御史時故僉都御史李長祥東山師敗遁至奉化依王朝先至是亦朝王于舟山晉兵部左侍郎故兵科給事中徐孚遠亦至擢左僉都御史十一月丙辰朔

大清兵克延平之將軍蔡明德化王慈煜死之時福建盡復惟延漳汀三郡界連江西而延平所屬又在萬山中王師退慈煜據將軍寨連陷大田龍溪順昌將樂等縣至是大兵至破其寨慈煜伏誅 辛未

大兵靖永州分遣別將敗明兵于燕子窩桂王巡撫鄭
愛設于陣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玉等戰于白虎關被
獲俱死之 辛巳明桂王督師大學士堵允錫卒于潯
州允錫以五虎用事憂憤成疾遺疏請簡任老成以圖
恢復卒贈潯國公謚文忠 十二月戊申明桂王始開
科取士時史館乏員詔敕多出中書王欲歸其職于翰
林乃臨軒試士取劉蒞錢秉鐙楊在李來年吳龍楨姚
子壯涂宏猷楊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 甲寅
大清兵克南雄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率
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明桂王守將江起龍倉皇

明通鑑附編卷五

古

棄城去敗異時聞可義守南雄諸書多言其病卒東明
聞見錄言可義力戰而死韓覽亦不載附議之
韶州守將羅成耀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是冬明魯
王遣使乞師于日本初平彘伯周鶴芝以明季為海盜
往來日本與其國之薩摩島王善日本三十六島島各
一王其最強者主國事與其國之大將軍相左右國王
居東京擁虛位而已乙酉之冬鶴芝以水軍都督駐舟
山遣人至日本言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之師如齊之存
衛秦之復楚薩摩王慨然許之約以明年四月出師而
是時黃斌卿在翁洲沮之不果行鶴芝怒而入閩戊子
魯王在閩御史馮京第復謀于斌卿乃遣其弟孝卿偕

京第及副都御史黃宗義以行會日本方以逐大西洋
天主教構兵島中戒嚴京第遂不得請乃效申包胥乞
秦師故事拜哭不已薩摩王聞之言于國王議發各島
罪人出師竝致中外古錢數十萬京第等還而日本之
師卒不出至是有僧湛微自日本來言其國最敬佛經
誠得普陀山藏經為贄事必詣時斌卿已誅張名振疏
請再乞師日本乃遣澄波將軍阮美為使偕湛微行美
蕩湖伯進從子也湛微前在日本自署金獅子尊者妄
自高大有譖于大將軍者以為西洋之天主教遂逐之
比美至日本長琦島述以焚篋乞師其國王聞之大喜

明通鑑附編卷五

圭

已知舟中有湛微則大駭將發兵攻之美始悟湛微之
賣己也廢然載經而返事遂不行取異事見黃氏行朝
言是年王自健跳至翁洲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
抵長琦不得請公為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據此則日
丑之冬也行朝錄但書京第乞師不自言其副行蓋亦
追悔此舉而自諱之耳然龍之錄中所云則與京第同
行者乃戊子之冬己丑再乞師則阮美為使而全氏碑
中又注云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似是兩使日本馮黃
二公皆預焉然行朝錄係其自記乃己丑前一年若己
丑之行並無京第但有阮美恐謝山偶誤記或別據其
末狀云云今仍據行朝錄中言日本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
于下。又按黃氏錄中言日本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
古錢故所致皆洪武錢也此似不然 先名宦公嘗言
今市中所行之竟承古錢寬永乃日本國王年號故老
拒傳以為當日魯王乞師時所致遂流行于江浙間然
則是時日本所致之錢凡數十萬亦不盡洪武年號而
波國之有洪武亦猶中國之有寬永
也今但云致中外古錢數十萬而已

順治七年春正月乙卯朔明桂王在肇慶魯王在翁洲

庚申

大清兵克韶州明總兵吳六奇降先一日桂王聞南雄失庾關不守召羣臣議移蹕西幸給事中金堡爭之不得太監馬吉翔趣王登舟南陽伯李元允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邪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于此隕命于此主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守肇慶與杜永和相為聲援此元允職也王手敕元允留守督理各營軍務遂行時上下奔潰尚書晏清吏科丁時魁權厚貴者中途悉被劫掠督師瞿式耜疏言粵東自成棟反正

明通鑑附編卷五

六

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十倍粵西且肇慶去韶千里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內可自強外可備敵強弩乘城連營堅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朝聞警而夕登舟將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王已移德慶抵梧州界矣總督杜永和甫聞梅嶺之變倉卒棄城登舟入海口元允檄責之乃還廣州 庚辰明桂王至梧州駐舟江干黃士俊以疾罷復召朱天麟入閣天麟以五虎在朝上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不圖進步而責票擬以為主持政本則

今日政本安在王不能從但趣天麟入再進官而已

是月故明岐陽王李文忠裔孫錫祚錫貢航海入翁洲魯王命佐阮進守螺頭門 二月甲申朔明桂王駐梧州慶國公陳邦傳來謁王以其將茅守憲率兵入衛丁亥明桂王下金堡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于獄堡等連逐三相勢益橫戶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允為援不敢發會王走梧州元允留肇慶邦傳復至貞毓及侍郎萬翔程源郭之奇合諸給事御史劾袁彭年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恒跪王舟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七

力救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復七疏請宥堡等皆不納下法司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賊 戊戌

大清兵破武岡明奉天總督劉祿監軍御史毛壽登死之馬進忠走靖州 己酉

大清兵圍廣州分兵克惠州明惠州總兵黃應杰分巡道李士璉知府林宗京執明趙王由棧及郡王十三人以叛降于我

大清 三月丁丑

大清兵克永州之龍虎關明總兵官向明高姚得仁戰

沒曹志建走灌陽推官唐誼被執不屈死之誼明故御
史紹堯之子以忤魏忠賢下獄者也。是月明桂王罷
其大學士嚴起恒先是起恒力救金堡等吳貞毓等竝
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
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去
王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夏五月明桂王遣慶國公
陳邦傳鄧國公高必正援廣州時李赤心走死南甯養
子來亨代領其眾推必正主之至是率來亨東援邦傳
故與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惡必正等之屢擾其境
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

明通鑑附編卷五

六

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
不敢進廣州被圍久不能救惟元允弟建捷拒戰甚力
王封爲安肅伯又進杜永和爲侯五虎既敗吳貞毓等
欲結援于勳鎮乃晉焦璉宣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
建保國公時諸帥喪師失地桂王不能問惟寬假之而
已。六月明桂王復召嚴起恒入閣起恒之罷也會高
必正入朝貞毓等憾未已欲藉必正力以傾起恒言朝
事壞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
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
而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奸必正見王乃力

言起恒虛公可任遂手敕召之還時明故祭酒文安之
謁王于梧州初安之爲明故相薛國觀所構削籍歸福
王時起爲詹事唐王復召拜禮部尙書安之方轉側兵
戈間皆不赴桂王立以瞿式耜薦與王錫袞竝拜東閣
大學士亦不赴至是見國勢日危慨然欲起扶之乃就
職起恒以安之宿德讓爲首輔而自處其下。孫可望
欲真得秦封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瞿式
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激江王使
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文安之皆持不可
兵部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等助之且請却所獻

明通鑑附編卷五

九

白金玉帶時高必正向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
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
據一隅可望爲張獻忠養子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
我同心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
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
得封益怒。是夏

大清兵平江閩界金王潰卒張自盛等掠邵武山中伏
誅有畫網巾者里居姓氏不可攷迹邵武光澤山中
仍故明衣冠防將捕得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鳴鳳訊無
反狀但搃其網巾叱之去乃令二僕畫網巾于頭上至

是自盛之亂竝俘鳴鳳以獻閩督遂誅于泰甯之杉津
二僕殉之閩人收其遺骸葬之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
致異事見李世熊寒支集張自盛卽四營潰卒之一也見後 秋八月丙申明桂王
以中秋節朝賀水殿時廷臣嚴起恒王化澄侍王與三
宮置酒瓊龍洲爲樂起恒書水殿二字以進時以爲清
人之續云 是月明鄭成功取廈門金門初成功歸自
南澳而廈門金門爲同安之雙島鄭彩鄭聯實據之是
年成功寇潮州爲我總兵王邦俊所敗還自揭陽遂入
兩島襲聯而殺之彩度不敵遂遁去成功既據兩島威
震海上先是成功遣其部將施琅何宸樞等寇詔安屯

明通鑑附編卷五

壬

分水關爲

大軍所擊敗于盤陀宸樞死焉 九月己未

大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被執死之曹志建走恭

城馬進忠復敗于瓜里走武岡山中桂林大震粵西民

苦諸鎮鈔掠競爲鄉導以迎

王師遂長驅入全州克之 是月孫可望自雲南東襲

貴州初可望棄黔入滇明總兵皮熊遂報復殺封匡

國公至是聞可望至走清浪衛可望追執之奪其兵又

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守將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

萬十三鎮之舊將多歸之勢益強又聞楊展死欲圖蜀

乃託爲展訟寃遣其將王士奇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
秀渡金沙江出黎州趨嘉定袁翰武大定方拒士奇于
川南撤師還救士奇尾擊之翰大定大敗悉被禽遂降
尋陷印州知州胡恒死之總制李乾德以其父之死于
獻忠也曰吾不可以再辱驅其家人與弟御史升德俱
赴水死文秀復引兵而東譚宏譚詣譚文悉降乃遣別
將盧名臣下涪州李占春敗走于大海在忠州引兵出
夔入楚與占春來降于我

明通鑑附編卷五

壬

大清文秀遂據蜀蜀中大亂明總督樊一蘅勢益孤謝
事避山中明年正月邁疾卒 致異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

盡室自焚死陷黎州土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戰死指揮
丁應選以年老沒于陣同時起兵之姜黃李奈蔡包張
七姓子弟俱戰死無一降者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又
文秀屯兵天生城余飛單騎出戰殺數十人死陣中又
陷越嶲指揮王自敏妻周氏挽所親唐氏合室自焚死
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未嫁女以上事
見蜀碧皆在 孫可望之再入貴州也下教令所屬文
是年竝識之

武呈繳監劄各署銜名以聽除授明巡撫僉都御史郭
承汾威清道黃應運及總兵姚劉等六人 姚劉二總兵
姓名各失其名餘竝
佚之 詬賊求死可望怒曰爾等願死不與爾良死縛六
人于地驅劣馬數十蹴踏之陳尸四門以怖不順己者
應運初授平越知府已復攝分巡道事按行安順可望
聞其遠出遣李定國襲安順據之應運聞報徑詣定國

說以中山開平之業毋為不王不霸令人以寇盜疑之
定國欣然受教與之歎血定約可望聞之不善也應運
家在平越可望遣馮雙禮襲而執之送之貴陽應運見
可望不拜下之獄遣人說降不屈遂與承汾等同遇害
致墨郭黃等六人殉難諸書皆不載殉節錄入之謚節
愍中此據李世熊寒支集黃際飛傳增入際飛應運字
也傳言其事在是年之九月朔 明魯王定西侯張名
正孫可望入貴州之先後事 振襲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以預平翁洲功又殺黃斌
卿而并其兵勢益強遂為名振所忌以計誅之朝先驍
勇翁洲人倚以捍禦名振一殺黃斌卿再殺朝先而朝
先本斌卿舊將于是諸部之散者多降于我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大清請為鄉導而翁洲勢益蹙按異名振殺朝先釋史
紀畧系之辛卯二月乙
卯按汪氏航海遺聞在庚寅九月證之全氏定西碑亦
以殺朝先為庚寅事且辛卯二月亦無乙卯日分而黃
氏所據魯歷亦與粵西歷不同徐氏
以為 大清之閏二月者亦非 冬十月壬辰明
留守大學士瞿式耜遣其孫昌文詣行在告警癸巳集
諸鎮議搜括懸賞而是時所恃者自宣國公焦璉外惟
滇營三將而已時于元煜見來督軍務有女許嫁王永
祚子而趙印選為其子強委禽焉又與胡一青爭總統
大開一青出守榕江而印選居城內老營擁姬妾自娛
樂諸帥心不平璉兵在平樂猝不能至式耜知事不可
為惟以忠義相激勸而已 是月

大清兵破大蛟山寨明魯王御史張夢錫死之初夢錫
以翻城之獄得免事見順
治四年仍誓守山寨與都御史張煌
言平岡之軍相望夢錫善弓矢戈矛諸營呼煌言為大
張軍夢錫為小張軍先是明故僉都御史王翊據杜魯
破新昌拔虎山諸山寨復起應之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大兵乃定計下翁洲以為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分
兵一出奉化一由餘姚會于大蘭連營三十里游騎四
出仍用團練兵為鄉導諸寨望風請降或四竄明故侍
郎馮京第為叛將王昇所殺翊累戰不能抗煌言自平
岡航海入衛翊亦以兵走翁洲是時夢錫孤軍五百餘
人
大兵猝至挾長矛出門眾寡不敵五百餘人皆殲焉其
中突圍而出者三人異日有負夢錫尸葬之大蛟之南
麓者則前突圍而出之三人也按異此據全氏王僉都
錫之死在十月而大蘭之克又在其前蓋
昔是年秋冬間事也為明年下翁洲張本 十一月辛
亥
大清兵克廣州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
翼附于城外為礮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總督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
應決礮臺之水我軍藉薪徑渡遂奪礮臺梯城而入克

之承恩來降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癸丑

大清兵自全州進甲寅克興安遂入嚴關時胡一青王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明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檄趙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甯侯楊國棟綏甯伯蒲縵甯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桂林城中遂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吾為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為君子公願不許我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

明通鑑附編卷五

五

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擁至靖江王府見我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踞地坐有德不怒自言不殺忠臣勸之降不從乃幽之民舍與同敞各一所而聲聞相通日賦詩唱和得百餘首曰浩然吟凡在獄四十餘日已未明桂王奔潯州

大清兵自灌陽至平樂明征西將軍朱旻如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勿死焦璉走梧州致異桂王自梧州出奔釋史紀畧系是月乙卯初六日也据所知錄及瞿昌文始安事畧移蹕在初十日為己未今從之 十二月

丙申致異西曆是年閏十一月明桂王所頒曆也南辛卯元日蓋大清歷明年辛卯二月置閏故不同耳黃氏行朝錄謂瞿式耜被殺在十一月而釋史南畧及昌文始安事畧所載月日詳明明史亦据之今依大清歷仍書十二月而附識明歷于此丙申為十二月十七日若粵西歷則明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兵部侍郎張同敞就刑于桂林式耜同敞久在繫中求死不獲孔有德數遣人諭降不從勸之雜髮為僧亦不從會式耜以檄趣焦璉赴援桂林為降人所得獻之有德是日有數騎至繫所式耜書絕命詞畢蕭衣冠南向拜遂出門遇同敞曰吾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行至獨秀峯岩式耜曰吾生平愛山水願死此遂與同

明通鑑附編卷五

五

敞並遇害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有頃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亦三遠近稱異同死者旗鼓陳希賢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雲而齋印之中軍徐高行至陽朔山中被獲亦死之明光祿少卿汪暉時在城中投水死靖江王亨歿弃城遁其世子及長史李某自經于宮中三人亦佚其名時明故大學士方以智故給事中金堡已棄家為僧並請收葬式耜同敞會吳江義士楊藝自陽朔山中來號泣軍門請收故主屍有德許之遂合同敞權厝于桂林門風洞山之麓 明桂王之走潯州也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時陳邦傳在清遠聞廣州破飛帆

先歸謀劫王以降王亟解維衝兩而去不及發乃劫從
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童一作董許玉鳳等王踴蹙
奔南甯王化澄晏清等俱走北流惟嚴起恒馬吉翔追
扈及之至南甯百官稍稍集皆飢凍無人色乃括行囊
並吉翔所獻四千金散給焉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
州 孫可望索秦封不得及廣州破明桂王走南甯事
急遣編修劉蒞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兵部尚書楊
畏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
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從之於八年二月證之明史楊
畏知傳蓋以十一月封可望明年二月可望使至秦沮
秦封者遂殺嚴起恒等據此則正廣州桂林連失時也

明通鑑附編卷五

天

為明年發
起恒張本

順治八年春正月己酉朔明桂王在南甯曾王在翁洲

是月明桂王大學士文安之總督川湖時

大兵日迫雲南又為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安之念川中
諸鎮兵尚強欲結之共獎明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
爵王從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劍便
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
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諱譚宏譚文黨
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資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
二月

大清兵連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分兵徇羅定州
南陽伯李元允安南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甯尋請出
靈山收高雷兵復擾廣東郡縣 孫可望知明桂王播
遷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王至
南甯遂索沮秦封者九儀直上大學士嚴起恒舟怒目
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
廷自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
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追
殺兵部尚書楊鼎和于崑崙關皆以沮封議故也起恒
既死屍流十餘里泊沙渚間虎負之登崖葬于山麓初

明通鑑附編卷五

老

起恒持可望封朱天麟及王化澄獨謂宜許至是可望
使至天麟力請從之而廷臣以起恒被殺故皆不可乃
命天麟經畧左右兩江土司而真封可望為秦王兵部
尚書楊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王因留畏知
為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
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
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為立祠祀焉 明鄭成功師次
平海衛謀援廣州時鄭芝莞守廈門成功慮單弱復屬
鄭鴻逵回師助守未至而我
大清巡撫張學聖偵成功遠出檄總兵馬得功取廈門

芝莞遁得功以島嶼孤懸不敢留出賃管港而鴻達部將楊村素吳渤已至截諸港渤戰死得功遂逸去初明故大學士曾櫻以福州不守櫻留守福州事見順治三年避居廈門

至是廈門陷家人趣之登舟櫻曰此一塊乾淨土吾死所也

是以月之晦自縊死其門人陳泰負其屍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殯欽歸不食三日卒致異明史櫻傳言福州破櫻挈家避海外

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按廈門即明之中左所也福州以三年不守至是越五年諸書系之是年二月正福州大兵入廈門時也徐氏紀年據久陽寮存稿以為死于月晦日者近之惟徐氏以粵西之閩在

去年十一月故于本年二月事皆系之閩二月非也時粵西之朔閩與浙中未必同而況海上亦有二朔鄭成功雖已改奉桂王而據三藩紀事及賜姓本末皆無去年閏十一月之語且是時大清一統即明季諸

人所載亦多循用我朝正朔粵西之閩十一月以明通鑑增編卷五 天

大清兵克嘉定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初張獻忠之亂蜀也明故監軍副使范文光偕邛州舉人劉道貞等起義兵黎州參將曹

勳為副總兵統諸將故松茂僉事詹天顏亦應之既克雅州文光等入居之獻忠死文光保境如故明桂王擢

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而天顏時任安縣道遂擢巡撫川北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故屯雅州與揚展為聲援

展屯嘉定展死助勢益孤遂為劉文秀所取仍居雅州事見六年文選鎮國既敗挾助走文光以李乾德殺展惡之遂入山不視事

大兵至嘉定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天顏兵敗于石泉被執不屈與松潘副將朱化龍俱死之致異明史櫻傳言福州破櫻挈家避海外

取嘉定在七年秋大兵克嘉定在八年三月事相一年三藩紀事則又以二事同入之七年皆夏四月丁未明鄭成功

復踞廈門大會文武誓師斬鄭芝莞以徇鴻達懼以所部付成功退居白沙甲寅明故兵部侍郎傅鼎銓招

兵至廣信為守將所執送之南昌初金聲桓起兵江西

明桂王命鼎銓及兵部尚書揭重熙往應未至而聲桓之潰卒張洪曹李四營入竄閩粵間敗于程鄉諸營潰

散惟張自盛有眾數萬走保閩界曹大鎬駐軍廣信相為聲援鼎銓重熙往依之自盛既敗鼎銓復入廣信行

至張村為守將所執繫之南昌獄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越三月從容受刑鼎銓以甲申陷賊中

為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人更賢之明史鼎銓傳書其就刑于是年八月朔而其絕命詞則以浴佛日蓋被執之月日也今據之是月

明鄭成功部將施琅降于我大清授水師提督琅有標兵會德犯法當死匿成功所

琅就執之成功馳令勿殺不從成功怒遣部將蘇茂收琅茂陰以小舟逸之去歸詣軍門待罪成功雖不殺茂而頗惜琅之去以爲恐貽後患云致異施琅之降三藩細事系之是月蓋卽誓師廈門殺鄭芝莞前後事也書此爲後文取臺澎張本五月明鄭成功寇南澳

秋七月

大清兵分道取舟山遣降將張天祿出崇安分水關馬進寶出台州海門陳錦總督全師出定海時明魯王御史沈履祥大學士宸荃族子也督餉台州城陷被執不屈死舟山聞警定西侯張名振請以蕩湖伯阮進守橫水洋大學士張肯堂留守舟山而已奉魯王督舟師泛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海親擣吳淞以牽制之有議其藉此避敵者名振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心哉時名振之弟左都督名揚偕安洋將軍劉世勳任城守事也議定遂與都御史張煌言扈王以行八月己未明兵部侍郎王翊被殺于定海先是翊聞

大兵三道下翁洲請復入山招集散亡以爲援及回山中諸將潰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有勸翊招兵于榆林曰溪間乃出奉化將由天台至北溪中途爲團練兵所執同行者參軍蔣士銓也時我大師皆在定海械劫至總督陳錦諷之翊據地坐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

是日行刑部卒憤其積年咽強聚而射之中肩中頰洞胸者三如貫植木不稍動判額截耳不仆斧其首而下之始仆從死者二人一日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知餘姚人皆跪向翊死其旁見者爲之雨泣士銓先翊十日受刑全氏傳在初五日賦絕命詞翊時在獄爲文祭之翊死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副都御史黃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勲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勿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時以翊首梟示甯波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宇燾謀之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故都督江漢以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柜中越十二年宇燾之弟宇燦乃束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事見全氏王侍郎本傳其梟首一節卽本之黃氏陸周明墓志銘周明卽宇燦字也明史于山寨諸公皆無傳雖張蒼水亦遺之今悉据全氏傳中並月日記之丙寅

大兵渡橫水洋明蕩湖伯阮進以火毬擲敵舟反風自焚全師燬焉九月乙亥朔明左都督張名揚安洋將軍劉世勳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丙子大兵乘霧集螺頭門時明大學士張肯堂率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凡堅守十餘日至是城中食盡力竭大兵掘地道破之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姬及子婦

女孫各自盡于是姬方氏周氏畢氏姜氏投水死冢婦
沈氏文孫茂漪投縶死肯堂乃從容賦絕命詩自經一
時奴婢之從死者又二十人肯堂所居邸中有雪交亭
即其所自築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謂幕
府中書舍人蘇兆人及都督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至
是縊于亭下

大兵入見遺骸二十有七庶下之死者則兆人及諸部
將亦有浮尸水面者皆驚愕嘆息而返命局其門時先
後同殉城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聞召不赴發兵捕
之以衰經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耳遂死之禮部尚書吳鍾巒
往來普陀山中

大兵至甯波鍾巒慷慨語人曰昔仲達死瑯琊吾以諸
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
乃亟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庶積薪左庶下抱先聖木主
自焚死仲達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
奇也左都督張名揚奉其母范氏及名振妻馬氏以下
數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
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
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

年顧珍李開國工部主事顧中堯工部所正王正兵戴
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瑛錦衣指揮王朝
相內官監太監劉朝凡二十人其最著者也肯堂之以
死自誓也蘇兆人嘗曰公死某必不獨生及城破肯堂
投縶梁塵甫動家人報蘇舍人縊庶下矣肯堂亟呼酒
往醉之乃復入縶魯王之出也欲攜其世子行名振不
可至是被獲不知其所終王元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
王妃杜氏皆投井死王朝相護從入井以巨石覆之自
勿其旁諸臣則自名振一門外向中長子善毓從死有
義士匿其母妻及次子得免而永祐家屬亦多死者開

明通鑑附編卷五

三

國之母及林瑛顧明楫之妻皆殉之其姓氏蓋不可攷
云志甯死其妻羅氏聞赴仰藥而卒攷異明史張肯堂
傳言李向中以下
同死者二十一人自蘇兆人從肯堂死外則二十人也
此與三藩紀事同韓覽亦據之而在氏航海遺聞所載
有吏部文選主事楊鼎臣與董元李開國俱驅妻子入
井亦投井死定西監軍御史榮隆吉手刃全家自勿死
中書舍人顧玠江中沈陳所學顧行翁健副使馬世昌
俱合門自焚死他本所載又有御史董廣生太醫副使
章有期及名振妻馬氏之姪馬呈國馬貢國同時焚死
又全氏董志甯傳言與志甯同死者有吏部楊思任工
部戴仲謀疑思任即戴臣或名或字傳聞各不同而工
部戴仲謀即仲明也又顧覽所載肯堂子婦二人而全
氏及諸書則家婦沈氏一人蓋奏報之異詞耳又全氏
舟山宮井碑言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司吳公之
家死者不一又證之朱永祐李向中事狀即此二人兵
曹李公即開國也惟都司吳公其本人之死皆不可
攷附識于此○又按阮進橫水洋之敗諸書皆言其死
惟航海遺聞言其墮水被禽我督師命其緹城招撫守

城將士不從亦無被殺之事是進退未死也幸卯申山既克大兵再下舟山之役而遺聞待記進之敗死在丙申之八月尤可證辛卯之實未嘗死也進釋史作駿而遺聞所載進有姪俊授英義將軍疑即駿字之誤蓋阮進之姪有阮駢阮駢則俊即駿而進與駿確為二人徐氏紀年因疑辛卯之死為阮駢伯阮進其丙申之死者為英義伯阮駢而證之遺聞則進以辛卯被禽得脫至丙申始戰敗而死前後實是一人況是時文武之進三藩紀事及明史張肯堂傳所載二十一人獨無阮進姓名其為丙申之死無疑也今但記初閩部張肯堂故將汝應元自吳淞敗歸攜肯堂幼孫茂滋泛海入浙及明魯王再入翁洲肯堂為首揆見國勢日蹙誓以死報嘗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子應元曰諾遂棄官赴普陀為僧至是舟山陷肯堂一門死

明通鑑附編卷五

書

之獨命茂滋出以存宗祀遂俘入鄭應元自山中聞變馳入城謁帥府乞葬故主諸大將怒曰汝主久抗天師敢求葬邪命驅出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葬故主當歸就僂提督金礪曰是出家人姑贖之應元乃昇肯堂尸出城與鄭之諸生聞性道募鄉民昇其眷屬及賓從等出而倉卒無所得棺乃火化貯以三大甕其一貯肯堂骨其一貯四姬一婦一女孫及諸婢骨其一貯兆人以下骨葬于補陀之茶山應元築寶佛菴以奉春秋祀而茂滋亦以鄭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千餘口保之踰年得放歸未幾茂滋亦卒應元遂守墓

補陀終其身 是月

大清兵克潯州分路畧定廣西郡縣陳邦傳時在潯州宣國公焦璉兵敗走武靖邦傳邀與俱降不從邦傳遂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降于我大清 冬十月明桂王自南甯出奔先是孫可望請王移蹕雲南吳貞毓等持不可議遂寢至是可望移駐貴陽議移王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以恭貞毓言不可移黔而廣西地盡失南甯危迫王乃召諸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

明通鑑附編卷五

書

堅主赴黔貞毓入延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不決會聞潯州破倉皇出走次新甯 十一月丁丑故明兵部尚書揭重熙被執不屈死之初重熙依張自盛掠邵武戰敗自盛死重熙走依廣信曹大鎬至百丈際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眾就營炊食會大兵偵得之率眾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甯下之獄重熙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是昂首就刃顏色不改同時都昌故督師余應桂亦自里中起兵相應戰敗死之大鎬亦相繼伏誅自是江右兵遂盡

攷異明史書重熙就刑于是年十一月

月蓋其被執在傅鼎銓後殺在十一月三藩紀事在是月初三日惟輯覽書八年被執九年五月伏誅疑別有

十二月甲辰朔

大清兵下賓州庚戌克南甯 明桂王將趙印選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王速行時王在舟中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

大兵逼近相距止百里從官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去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將入廣南歲已暮矣會孫可望已受秦封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等率兵三千來迎請駐蹕安隆從之攷異甯行朝錄作是月初七日即庚戌也釋史書之庚午爲二十七日與奔廣南歲暮之語不合今據行朝錄

明通鑑附編卷五

美

是月明鄭成功寇漳浦

明通鑑附編卷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附記六

起元或執徐盡閱達執徐凡十三年

大清順治九年春正月戊子明桂王次廣南二月戊申至安隆州改爲安龍遂居之孫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爲供從官皆取給焉官室庠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承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王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俱諂事可望惡大學士吳貞毓不附已令其黨冷孟鉅吳象元方祈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鉅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啟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

明通鑑附編卷六

十

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王事胡士瑞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它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于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于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員外郎林青陽蔡縝主事張鐸連章發其奸謀王大怒兩人力求救于太妃乃得免 是月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以

大兵駐柳州自率輕騎七百由廣西出河池向貴州謀征孫可望也 是春明魯王航海再入閩定西侯張名

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等扈王次廈門時
鄭成功軍甚盛而已奉永麻正朔乃調王以千金爲贖
諸宗室從官皆致餽焉方舟山不守宸荃咎名振恃險
輕出致敗至是扈王至不數月航舟南日山遭風失維
遂沒于海時有疑名振殺之以弭謗者取異名振殺宸荃一事全謝山
定西傳辨之然于他傳頗有微詞夏四月
明史本傳亦不載今增爲疑案復行在陽秋作
大清兵取敘州明守將王復臣復行在陽秋作白文選
走保甯明提學道任佩弦降 明鄭成功寇長泰不克
遂圍漳州 五月孫可望聞

明通鑑附編卷六

二

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于武岡以圖桂
林又遣劉文秀張先璧由永甯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
出重慶會于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于桂王封定國西
甯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我定南
王孔有德還守桂林 六月
大清兵連克高雷廉瓊四府明桂王將李元允自肇慶
之敗走入高廉一帶駐欽州
天兵自雷州進抵廉州分徇欽州靈山元允爲土兵執
送軍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繫之獄遂下瓊州明總督
杜永和降永和之降也元允在獄聞之慟哭三日夜孔

有德怒遂殺其兄弟投屍江中時明僉都御史張孝起
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城破走避龍門島島陷被執絕粒
不食七日卒 秋七月癸酉明李定國陷桂林我定南
王孔有德死之定國既連陷沅靖武岡分兵下寶慶偵
知桂林空虛遂率諸將由西延大埠疾趨廣西西延在全州之
西爲武岡入廣西之間道
大兵遇于全州不利戰于嚴關定國驅象陣來攻我師
潰定國遂營城北山上攻城陷焉有德自經妻妾白氏
李氏及家屬皆自焚定國執降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
送之貴州孫可望數其劫駕害從官及誘殺焦璉罪活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剝其皮而慘之曾禹亦伏誅有德遺一子庭訓亦被獲
尋遇害于安隆惟一女四貞奔歸京師 可望之殺邦
傳也傳首至安隆明桂王御史李如月劾可望不請旨
擅殺助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謚以懲不忠王知
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
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
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
大罵其人遂剔其皮斷其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
于通衢 劉文秀復取敘州及重慶 是月明李定國
分兵犯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陷又遣白文選攻陷

長州總兵徐勇戰沒 八月丁巳明桂王大學士朱天麟卒于廣西之西坂村桂王自南甯出奔天麟扶病追扈是年四月抵廣南王已先駐安隆天麟病劇不能入覲至是遂卒 九月

大清兵復梧州 冬十月川賊孫可望遣劉文秀襲我大兵于保甯敗績初文秀取重慶遂薄成都我軍退守保甯至是文秀悉眾來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我軍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文秀解圍去 明鄭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我金衢總兵馬逢知入城固守出戰屢敗奔陣奔回

明通鑑附編卷六

四

外援遂絕至是我都督金礪督騎兵分三隊進成功以火軍迎敵忽西北風起反風自焚成功大敗遂帥師退屯海澄漳州圍解存者才一二百人相傳有士人素慷慨率妻子一慟而絕鄰舍兒竊煮食之見腹中皆故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廢箸而絕論者以為析骸易子之慘不是過也 十一月辛卯攷異釋史紀畧作辛未行在陽秋言十九日 大兵抵湘潭二十三日復衡州與東華錄奏報月日合二十三日即辛卯也今從之大清兵擊破李定國于衡州時楚粵郡縣連失詔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率師南征次湘潭明將馬進忠等遁去

大兵遂進去衡州三十里擊退其眾兼程趨衡州會李定國兵至我軍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沒于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十二月

大清兵復取藤縣遂克平樂明總兵羅超守將彭俊死之 是冬明桂王在安隆塗葦薄自蔽日食脫粟米益窮困而孫可望擁兵勢愈橫初可望欲設六部翰林官慮人議其僭乃以其黨范鑛馬兆義任僕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請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故主事方于宣屢勸可望僭號可望令待王

明通鑑附編卷六

五

入黔議之及王久駐安隆僕等屢勸進于可望至是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為八疊盡易其舊王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為國曰聞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縝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王即令告之五人許諾陰以告閣臣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伴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于定國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受命遂于歲盡馳至定國軍中攷

林青陽使于李定國諸書皆系于是年之冬正定國陷
廣西後事也輯覽書于十年之秋蓋連兩次奉使之事
茲書之九年之使乃林青陽而十年之使則周官也此
事則云此六年十一月詳明其書青陽奉使詣李定國
壬辰下文記十年事則云癸巳六月以上以青陽去久不
回欲差官往催吳貞毓請遣翰林孔目周官行因有
遣馬吉翔往祭興陵之事蓋恐吉翔在安陸為可望入
目也釋史紀畧并兩事為一事遂誤以林青陽之使入
青陽及遣馬吉翔祭興陵合為一事統系之十年癸巳
而反以可望襲定國及定國走廣西事入之九年則尤
誤矣今分書 初明桂王大學士文安之之督師于川
湖也可望銜前阻封事遣兵伺于都勻邀止之追奪所
賫敕印留數月乃令人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將
謁王于安隆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久之遂走川東

明通鑑附編卷六

六

順治十年春二月乙丑致異此據東華錄奏報日分
行在陽秋同蓋二十八日也我
大清兵克永州時敬謹親王沒以副將軍貝勒屯齊代
領兵眾明李定國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強不復稟孫
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召之
赴沅州議事將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
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我貝勒帥師自衡州進擊
未至定國已遁出龍虎關入廣西時我軍已克復桂林
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辛巳孫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
由靖州進次寶慶遇
大兵自永州迎擊可望與馮傑禮等拒戰于周家坡雙

禮營山頂據地險可望率前軍乘夜至與之合明日率
眾下山來犯我軍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眾可望
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時我軍盡衡州之失
亦不追以武寶之間為界定國仍據廣西 是月明魯
王以鄭成功禮遇漸疎乃自去監國號時舊臣從者兵
部侍郎張煌言時時激發諸鎮使為王致貢且以成功
始終為唐推其忠王始稍稍安之定西侯張名振以軍
入長江直抵金焦而還 夏四月降將郝尚文文一以
作久以
潮州叛我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七

大清降于明挾諸鄉紳入城殺我所署惠潮道沈時知
府薛信辰自稱復明將軍
大清圍其城閱五月克之尙文父子投井死 五月
大清兵攻明海澄不克 六月明桂王以林青陽久不
還欲遣使往趣之青陽之詣定國也定國奉敕感泣許
以奉迎而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致異輯覽于此下
注云事在順治九
年前之雀證 至是王將擇使閣臣吳貞毓以翰林孔
目周官對都督鄭允元曰馬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
之外庶有濟王乃令吉翔奉使祭興陵及太妃墓于梧
州南甯而遣周官詣定國時青陽亦已還至南甯為守
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

論貞毓再撰救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閏月明李定國犯廣東時孫可望憾定國益甚而以其將兵在外未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于滇中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我軍自廣州來援敗之四會河口定國走又與書夏無月分今秋七月明李定國復分兵取化州吳川信宜石城遂犯廣西丙午陷賀縣及平樂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甲寅攻桂林圍七晝夜合我

明通鑑附編卷六

八

大清援兵至遂解圍去 冬十月大兵復吳川石城 十二月乙酉明桂王親行考選先是馬吉翔奉命祭陵聞有密敕至李定國營遣人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密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啟報孫可望王見吉翔黨與布列孤立自危乃臨軒親策從臣授蔣乾昌李元開檢討張鐫給事中李順胡士瑞御史蔡縝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以久次皆予加秩于是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方謀陷之而鍾縝極鐫士瑞等亦知事泄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為奸王見事急下廷臣議罪天

壽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十八人之獄起矣考選一獄事見明史吳貞毓傳安隆紀事以是月為十二月二十四日即乙酉也今據書之 是月大清兵復郴州桂東明巡撫朱俊臣死之 明魯王定西侯張名振兵部侍郎張煌言等師次崇明遇大兵于平陽沙洲上明將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卓及煌言等左右衝擊我軍失利退入海塘于是名振等勢復張又與張名振航海遺聞在是年十二月證之全氏張尚因有明年再入長江之役今據書之

明通鑑附編卷六

九

送祭孝陵題詩慟哭遂掠瓜儀抵江甯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約為內應失期不至遂沿江東下復屯軍南田又與張名振以癸巳甲午兩入長江而甲午入長江南田又與張名振以癸巳甲午兩入長江而甲午入長江氏定西碑及張倚書碑似題詩在癸巳不在甲午亦傳聞之異詞耳今據其自題年月分書于是年正月下是月明鄭成功敗績于崇明明平原將軍姚志卓定南伯徐仁爵死之又與事見東華錄航海遺聞亦記崇二月明李定國寇高州 三月丙申川賊孫可望遣人脅明桂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先是馬吉翔以密敕事報可望可望大怒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甯遣之國遂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毓謝不

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御所迫王索主謀者王懼不敢
質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爲之國遂怒自出與龐天壽至
朝房械貞毓並刑科給事中張鏞中軍左都督鄭允元
大理寺丞林鍾太僕少卿趙廣禹檢討蔣乾昌李元開
吏科給事中徐極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廣西道御史朱
議泥福建道御史胡士瑞兵部郎中朱東旦工部郎中
蔡縝內閣中書易士佳吏部員外直話救房事任斗墟
十四人繫之私室又以用寶出自中官張福祿全爲國
二人手二人求救于太妃天壽直入坤甯宮曳之出逆
黨冷孟銚朱企鏗蒲縷宋德亮等逼王速具主名王悲

明通鑑附編卷六

十

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
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續厲聲曰今日直承此
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
知不續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矯詔
爲罪報可望可望奏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諸臣議吏
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鉅企鏗蔣御曦等謂國曰
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爲後患于是御曦執筆佐
辰擬旨以鏞及福祿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王
以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絞諸臣就刑顏色不變各賦
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于安隆北關之馬場給事中

林青陽時奉使未還尋逮至亦被殺惟周官走免是獄
慘死者凡十八人其後定國奉王入雲南始疏請褒卹
有差及異據南畧三藩紀事諸書有李順而十八人不
數林青陽以青陽之殺在後也平觀晉云順宜與
人宜與有三忠祠謂順與其族人用楫來年先後死難
見國朝人文集中據此則連青陽爲十九人不知明史
何以遺之夏四月明李定國兵至雷廉遣將攻陷羅
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六月明李定國遣
將攻梧州不克 冬十月明李定國陷高明進圍新城
城中糧盡殺馬爲食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
率師往援次三水靖南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
大敗之定國走新會據險以拒 十一月明桂王改安

明通鑑附編卷六

十一

隆州爲府 十二月
大兵克新會李定國大敗遁去 明鄭成功寇漳州守
將劉國軒降于成功十邑皆下遂畧泉州不克而還是
秋
大清遣人招撫成功其弟芝豹請降成功卒不受命
是歲明桂王復遣其兵部侍郎蕭尹齋血詔命李定國
迎駕定國感泣奉命遣人約鄭成功會師以圖興復成
功乃遣兵由海道赴粵
順治十二年春正月明鄭成功寇仙遊半月陷之時成
功雄視海上改所部爲七十二鎮自置官屬稱桂王敕

授之又改中左所為思明府 二月明李定國自新會遁走

大兵追擊及于興業縣境又蹙之橫州江屢敗之定國焚橋走我軍追躡之乃率殘兵自賓州走南甯于是廣東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梧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五月孫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眾六萬船千餘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兵攻常德

大兵設伏邀擊大敗之獲其戰艦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還貴州 明鄭成功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遣其戎政司馬陳六御寇舟山陷之初定西侯張名振卒于南田遺言以所部歸兵部侍郎張煌言至是復取

舟山以六御為總制守之張名振以八月或者以五月行朝錄及三藩紀事俱同航海遺聞作八月或者以五月行朝錄及三藩紀事俱同航海遺聞作八月或者以五月行朝錄及三藩紀事俱同航海遺聞作八月或者以五月行朝錄及三藩紀事俱同

大清以舟山之叛速降將馬信張宏德等命都統宜爾

冬十月

德為甯海大將軍率師討鄭成功 是歲明魯王移居

金門

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明李定國奉桂王奔雲南先是定國敗于南甯將由安隆奉王入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趣王移黔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王曰始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至是定國由開道達安隆文選歸之遂扈王西行三月王至雲南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送定國共扈王入滇居可望署中改雲南為滇都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昌王尙禮等皆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于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馬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與王為難也 明桂王復命中官馬吉翔入閣辦事先是李定國至滇即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將斬統武收聚將殺之吉翔日媚統武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于定國而微為辨定國召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日詔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已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光祿少卿高

劾御史鄔昌期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
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
入朝吉翔激王怒命杖鄔昌期各一百五十除名定國
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勦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
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夏五月明鄭成功援
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六月成功部將黃梧以海澄
叛成功降于我

大清初成功以施琅之去憾茂至是因援粵敗歸殺之
梧亦以敗罰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于死有後言
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為文祭之擬之漢武之殺王恢

明通鑑附編卷六

西

諸葛武侯之殺馬謖時梧守海澄受罰不平遂叛降我

大清封梧為海澄公 秋七月

大兵再下舟山八月戊戌渡橫水洋明總督陳六御蕩

湖伯阮進迎戰不利辛丑進以舟師扼橫水洋忽南風

大發

王師張兩翼薄之進大舟膠淺不得脫與部將劉永錫

赴水死永錫明誠意伯之裔孫時所稱郁離公子者也

六御及降將張宏德往救不及自刎死或阮進進諸

姓本末直作英義伯阮駿然語之航海紀聞進以辛卯

得脫丙申之敗始赴水死而全氏亦言阮進再下舟山
是前後實一人也駿為進之從子而諸書進駿二字多
以同音淆誤然不云英義伯也今仍據阮氏遺聞書之

平觀管云賜姓本末有陳雪之者疑即六御字也諸書
稱總督或稱總制則以代張名振守舟山擢之耳今據
之書城遂陷明總兵張晉爵大戰兩日力竭自刎死太常
卿陳允徵副使俞師範被執不屈死初大蘭山寨王翊
之敗明副都御史王江逃入海江與翊同起師山寨中

來謁張名振請為監軍甲午長江之役江預焉踰年鄭
成功復取舟山有鄞人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江赴
之至是

大兵再下舟山慮其據寨相聲援急攻之江中流矢卒
調倫被執死或異據釋史時有休甯趙立言者亦以餘

明通鑑附編卷六

五

明年元白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極失期不至

大兵至立言獨戰力竭馬蹙墮水死其子頑恨國極詣

其家欲刃之官兵掩至乃與國極同受執伏法又據東

華錄將軍宜爾德奏清大蘭山寨明總兵王良樹毛光

祜沈爾序等皆敗斬之蓋與 是冬明鄭成功寇閩安

鎮陷之復犯福州轉掠浙江温台等郡

順治十四年春正月明鄭成功遣其將甘輝周全斌犯

甯德我梅勒章京阿克襄力戰墜馬手刃數人沒于陣

是春明桂王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子于貴州可望遂

謀叛王其黨方于宣趣可望僭號犯關而是時部下諸

雲南可望親行留馮雙禮守貴州 秋八月明鄭成功寇台州 九月孫可望帥兵犯滇都明李定國劉文秀率師禦之次于曲靖戊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陣白文選以輕騎奔定國可望師潰遣其將張勝馬寶由間道襲滇都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可望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禽而殺之勝約王尙禮為內應至是聞勝敗懼而自經馬寶自歸于定國得免勝之襲滇也桂王中書朱斗垣奉敕至曲靖中途遇勝被執不屈死斗垣故大學士天麟子

明通鑑附編卷六

六

也定國還師王遂削可望封爵 冬十月川賊孫可望降于我

大清可望敗奔貴州馮雙禮給言追兵將至可望見人心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詣我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明總兵楊武追襲幾殆賴我軍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女玉帛與劉文秀同歸雲南桂王封雙禮慶陽王而馬進忠首發是謀亦封漢陽王馬惟興等以先歸功俱進爵為公及異孫可望之降年十一月十五日蓋據其抵長沙之日可望既降明年入京師

詔封義王越三年可望竟以病死

順治十五年春正月明桂王自滇都遣漳平伯周金湯中官劉國封齋敕印航海至廈門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晉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為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于是成功謀北伐規取江南部署諸將以煌言監其軍時

大兵遷舟山之民煌言復還軍翁洲我江南總督郎廷佐數以書招之不從 夏四月孫可望舊將王士奇關有才叛明李定國討平之時內難方靖而

大兵已入貴州矣初定國既敗可望兵自以無它患武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七

備漸弛光祿少卿高勳郎中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葵薪之上能旦夕安邪二王老于兵事何泄泄若此定國愬之桂王王欲杖二臣以解之諸臣皆爭不可移時未決而敗問踵至定國始遂巡引罪二臣獲免劉文秀之追可望于貴陽也收潰卒三萬人屯守邊陲定國聞而伎之召之還竝召諸將之在邊者文秀在滇鬱鬱而卒定國又以平土奇等不及外援遂及于敗 五月

大清兵克貴州時我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吳三桂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

西分兵三路入黔明李定國遣部將劉正國揚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我楚師自鎮遠入粵遂盡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于貴陽援兵不至進忠遂棄會城遁貴州平 六月我軍克遵義明劉正國敗于三坡自水西奔回雲南 秋七月丙申朔明桂王拜李定國爲招討大將軍賜黃鉞戒師期初明故大學士文安之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時十三鎮之兵潰散食盡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乃令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克 明鄭成功張煌言會師大舉北上甲辰次羊山山

明通鑑附編卷六

六

故多羊相傳其下有龍官犯之則風濤立至至是軍士不戒殺羊烹之方熟而颶風大作碎船百餘明故義陽王溺焉乃還治軍于翁洲不果行文異羊山之失風諸書或系之辛卯或系之乙未此据賜姓本末及全氏張尙書碑在是年七月 冬十月 詔安遠大將軍信郡王鐸尼統楚粵蜀三路之師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明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聲言攻遵義以牽制蜀師 十二月我蜀師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奔關走霑益州粵兵至盤江敵據險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州岑繼祿獻策從下流潛

師宵濟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

大兵擊破其象陣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丁丑敗問至桂王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獨請死守王集諸臣議定國是國璽言不敢執乃曰前途尙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王遂走永昌

順治十六年春正月乙未

大清兵自普安州入雲南省城克之永昌警報日至二月丙子桂王走騰越先是永昌之行白文選自霑益追

明通鑑附編卷六

九

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關至是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由右甸遁走木邦 大兵遂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于磨盤山我軍覺之分精甲先襲其伏明總兵王璽死之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王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多恐遭劫奪趣王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辛巳桂王復自騰越出奔統武奔王仍歸定國丁亥王入緬甸之囊木河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越日次蠻莫緬人以四舟迎王從官皆自貢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

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于緬甸致異是年桂王歷閏正月即大
清二月也明史桂王傳所記正月日分證之諸書似皆在明之閏正月又參攷諸書月日 大清歷二月壬戌朔明歷似是癸亥朔相差一日時昆明諸生薛大觀聞日今悉據我大清歷月日 王入緬甸太息曰不能背城一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即謂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妻楊氏之翰妻孟氏相謂曰彼父子能死忠孝我兩人顧不能死節義那侍女瑣兒方抱幼子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于是五人同赴黑龍潭死其僕亦殉之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同日赴火死致異見輯覽參之殉節錄妻則楊氏媳則孟氏也而其次女同日殉難事殉節錄亦遺之
 三月己酉明桂王次緬甸之井巨巨或作梗明故黔國公沐天波等從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從會緬人邀大臣過河面議以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之天波出黔國公印比對同乃信仍請王敕關上毋納漢兵致異明史作二月十八日似沿諸書系之三月 李定國之敗于潞江也踰險求王知王已至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定國欲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王左右無重兵請身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由孟定府過耿馬抵

猛緬孟良不附定國發兵滅之據其地文選率兵由間道迎王行至阿瓦不得耗時去王所在僅六十里寂無知者文選遂去 桂王之入緬也從臣之陸行者求王不得中途遇緬人疑其有陰謀發兵圍之明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將高陞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等俱及于難其餘多被掠為奴有自殺者惟岷王子十八人流入暹羅國 夏五月甲子緬人復以舟迎明桂王明日王發井巨行三日至阿瓦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徑緬人置草屋居王以竹為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及異行在陽秋二月十日王至井巨蓋用明
歷連閏月計之 大清歷則三月也 大清歷閏三月則自五月後與明歷同惟三藩紀事記桂王以三月初五日發井巨與明史桂王傳同并巨至阿瓦約三日程若據三藩紀事則當云發自阿瓦況阿瓦為緬城王至阿瓦即送之赭徑豈容王在緬城逗留一月餘耶
 今據 癸酉明鄭成功率率兵十萬大舉入寇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于天台戊寅次崇明煌言曰崇明為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先定之以為老營倘有疎虞進退可依也不聽六月丁酉次丹徒壬寅泊焦山張煌言請以所部為前軍向瓜洲時 大兵于江之上流設木城又于金焦兩山間以鐵鎖橫

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以西洋大礮守之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募善泗水者斷滾江龍遂以十七舟徑渡譚家洲洲守礮者亦走木城潰丙午成功督其將甘輝翁天祐等直搗瓜洲克之我操江朱衣祚被禽城守左雲龍沒于陣成功遂南渡攻鎮江而令煌言以偏師由水道薄觀音門癸丑成功克鎮江我漕督亢得時赴援兵敗死之丁巳煌言次觀音門而是時我江督卽廷佐嚴守江甯檄蘇松總兵梁化鳳入援會大兵征黔之師凱旋聞信倍道而至于城守益堅成功之克鎮江也中軍提督甘輝進計曰瓜鎮爲南北咽喉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吭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公第坐鎮此南都可不勞而定矣不聽遂率師薄金陵秋七月庚申朔明張煌言以哨卒七人襲江浦克之癸亥鄭成功水師至時蕪湖以降書聞成功語煌言曰蕪湖爲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煌言慮成功年少恃勇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甯而後發辭之不得乃率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勢議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出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規采石一軍入甯國以通東道一時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甯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

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潛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攷異明史地理志江南二省並無甯甯縣全氏所記二十四縣與賜姓本末同俟攷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甯之敗問至 癸未明鄭成功兵敗于江甯先是成功以累捷見瓜鎮勢如破竹謂金陵可旦夕下遣水師提督羅蘊章招撫三吳而自率中軍甘輝余新等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凡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樹木柵輝以城中守禦固恐難猝拔不聽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先一日爲成功生辰諸將卸甲飲宴我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大兵偵得之總兵梁化鳳先以千騎來薄爲新所敗不設備其夜五鼓化鳳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疾趨突襲新營新敗爲我所禽成功亟令翁天祐馳援不及我軍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營各潰走不相顧乃麾軍急退輝且戰且走力竭死之方成功在山上聞敗使其參軍潘庚鍾立己蓋下指麾而自下山催水師爲援比至江心諸軍悉潰成功駕舟出海庚鍾督戰至死不去其蓋卒中矢沒部下陳魁林勝藍衍萬禮等皆戰沒是役也成功煌言所過城邑士民迎降倒戈相應比捷聞

奉

旨悉免屠戮東南遂定及吳江甯之役三藩紀事系之

八月據奏報月日也東華錄載

郎廷佐奏捷疏云自六月二十六日鄭逆犯江甯七

月二十日登陸二十三日我軍出勦次日五鼓出師大

敗之二十三日壬午次日則癸未也此與賜

姓本末及全氏張煌言傳月日相符今據之

八月張

煌言在蕪湖聞敗猶欲持久以觀變會我江督郎廷佐

復以書招煌言煌言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煌

言歸路煌言以下流已梗議由九江直趨鄱陽招集故

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乙未次銅陵遇

大軍奮擊相持忽礮聲遠震煌言軍潰有勸之入焦湖

者而慈溪義士魏耕以入冬水涸不如舍舟趨英霍山

寨招集義旅以為後圖煌言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

尚數百人比至英霍皆已受撫不納甫次英山度東溪

嶺而追兵至煌言以賂解散始得脫至安慶由樅陽出

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至休

甯買棹入嚴陵又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達天台成

功聞煌言至資以兵使駐天台遣人告敗于滇中仍進

煌言兵部尚書 癸卯明桂王在藉硯緬人以中秋日

大會羣蠻其首欲誇示諸國請明黔國公沐天波過河

明通鑑附編卷六

五

天行人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劾天波屈節于夷疏

留中不發時太監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為司禮與馬

吉翔表裏為奸奏言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吉

翔國泰復以語激王王怒乃擲御寶令碎之典璽李國

用叩頭不敢奉詔吉翔等竟鑿之散給諸臣國璽乃集

宋末大臣賢好事為一書以進吉翔銜之王覽止一日

國泰即竊去國璽又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然

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憤然

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邪 是月

大清兵克四川初明大學士文安之襲重慶會川將譚

宏譚詣殺譚文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于我

大清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我軍進取川南克敘州

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以成都降全川底定于獻忠

餘孽之擾蜀者亦盡矣是役也明宗室朱聿鎔死之

九月明鄭成功還師攻崇明不克鎮將王起鳳中炮死

冬十月還島吳甘輝而後入曰我早從輝言不及此立

厝祀之 十一月

大清兵克沅江初明桂王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

府那嵩與其子肅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

罷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比王走緬

明通鑑附編卷六

五

向李定國據孟良是年三月事見上遣使號召諸土司嵩亦于

沅江起兵應之至是城破嵩登樓自焚合門死之其土

民亦多巷戰死是歲明桂王大學士郭之奇以雲南

陷走入交趾交夷縛送廣西諭降不屈與明總兵楊祥

俱死之致異行在陽秋尚有光澤王儼鐵同時被執死

順治十七年夏五月甲子我

大清兵攻廈門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等以大船出漳

州小船出同安而檄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等

會師島上討鄭成功時成功令其右虎衛陳鵬守高埕

過同安之師鄭泰出浯嶼過廣東之師自勒諸部過海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門以禦漳州之師至是

大兵之入漳者乘風出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筴傳令

諸將碇海中流候中軍號礮迎敵令甫下漳船猝至諸

將莫敢先發明閩安侯周瑞為我軍所乘與堯筴俱死

之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我軍

失利退其出同安趨高埕者陳鵬密投降約為內應我

軍涉水爭先而鵬裨將陳蟒不預謀見事急麾部下迎

擊士卒皆以為鵬令也鼓譟乘之我兵退陷于淖而潰

成功殺鵬擢蟒為右虎衛代之許龍蘇利後二日始至

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九月明桂王

將白文選自木邦至錫箔進攻阿瓦索桂王不得阿瓦

有新舊二城新城為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為

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守禦復固反為所敗文選乃

引兵就李定國于孟良謀合兵赴阿瓦是歲明兵部

尚書張煌言移師林門尋軍于桃渚見

大軍兩道之師皆失利勸鄭成功乘此以收桑榆之捷

而成功謀取臺灣以休士煌言氣益沮

順治十八年春正月丁巳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崩于養心殿遺詔以皇三子為皇太子是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為我

聖祖仁皇帝己未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康熙元年三

月明桂王外居藉徑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

王世子以出為馬吉翔等所沮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

王俱不達白文選密遣人告王言不敢速進者恐有他

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王即以書荅之文選乃陰造

浮橋將迎王為緬人所覺事不果致異白文選遣人資奏迎桂王諸書皆系

之三月行在陽秋以為三月明鄭成功取臺灣臺灣本

海中一荒島自古不通上國明崇禎間成功之父芝龍

為海盜嘗屯聚招饑民數萬人開墾遂成沃土以其衣

食之餘納租鄭氏厥後芝龍就撫遂弄之尋為大西洋
荷蘭所據至是成功自江甯敗歸有說之取臺灣者曰
臺灣城堅其門戶為澎湖澎湖地勢低下海船至此必
易舟入故險而易守且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餘皆鄭
氏所遷居民也成功乃定計取之以為老巢行至澎湖
山鹿耳門進而鹿耳門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
必易舟而後可入成功至突遇水漲徑以海船直薄城
下城堅不受礮臺民復獻計曰城外高山有水貫城濠
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若塞其水源城不攻而自
潰矣從之紅夷遂遁成功遷居據其地以自王時成功

明通鑑增編卷六

三

雖東下而

大兵慮其招煽沿海之民于是有遷界之役徙同安海
澄一帶沿海居民八十八萬于內地張煌言方入閩
曰奔此數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復以書遣幕客羅子
木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
并不能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煌言遂白閩歸 夏
五月明李定國自文選復會師阿友使人入緬求明桂
王緬人不許以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
引兵橫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終不肯出王定國
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于上流造船為緬人所焚

移兵洞島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
月明桂王從官黔國公沐天波等遇害于緬甸時緬酋
弟殺兄自立欲盡殺桂王從臣乃遣人告王謂緬俗貴
誑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
往至則緬人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于
是天波吉翔國泰及華亭侯王維恭綏甯伯蒲繆將軍
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
史鄔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高勣兵部郎中金簡等凡
四十二人皆被殺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
緬人復以兵圍王所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

明通鑑增編卷六

完

數惟存王與其官眷二十五人而已 殺從臣事于陽秋書
六月十九日而也是錄怡作七月十九日鄧凱身預其
殺以足疾獲免其所記似得其實故輯覽亦摺之然其
年大以清歷閏七月或明歷閏七月在六月十九日者
亦以別有所據今但據 木朝歷書之七月不系日
。從臣遇害者四十二人 據釋史所記尚有王啟隆王
自京翼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
宗宰劉廣寅宋國柱丁調鼎鄧君詔王祖望裴廷謨楊
生芳潘璜齊應異郭璘張宗伯中官尙有李茂芳楊宗
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由龍周其盧某曹某等合輯覽所
記正得四十二人之數與行在陽秋大畧相同而陽秋
則云三十餘人蓋沐天波魏豹王啟隆等又別書也此
外又有松滋王吉王及其妃皇親姚文相黃華宇熊惟
寶馬某秦某趙明鋒王其維王國相與承允朱文魁鄭
文遠李既白凌雲尹秋朱謙漆吳某嚴某承允朱文魁鄭
人內官陳國遠等則所云左右被殺及自縊之等也又
三藩紀事所載有姜承德之妻楊氏馬吉翔女俱自縊
死吳承爵妻某氏先縊于女乃自縊王啟隆妻吳氏
妾周氏俱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附識于此

冬十一月癸未

大清逆臣吳三桂與我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帥師征緬初明桂王竄入緬甸三桂欲因之以為功因有渠魁不剪三患將生之疏言李定國白文選等引潰卒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聞警生心患在腠理惟勦盡根株斯一勞永逸乃命率勁旅並頒敕印于雲南諸土司檄緬人禽王自效至是會師于木邦明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錫箔憑江為險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奔茶山我總兵馬甯等率偏師追之及于孟養文選遂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桂王由榔不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 十二月丙午朔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戊申遣數十人至桂王所連坐擁之去竝其眷屬送軍前

大清兵遂奏凱班師

大清康熙元年夏四月明桂王由榔至雲南奉

旨免俘獻逆臣吳三桂以帛進王及世子遂遇害或曰

三桂以弓弦縊之是日天晦冥風霾大作王太妃王氏

先不食卒王妃公主皆送京師

詔禮部贍之別室竝撥宮女二人隨侍明統遂絕遇害野史所載有以為三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者有以為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五日者明史本傳則但書四月亦以傳聞之異闕其日分也證之逆臣傳事在四月即三桂所奏報者則三月蓋至滇之月也今不書日

明桂王被執明沅江總兵皮熊聞之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吳三桂遣人執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瘖越日乃絕修其屍熊女夫趙默被執令具供書絕命詞以進竝見殺明都督鄧凱請薙髮為僧許之遂入昆陽普照寺以終 六月明故晉王李定國走猛臘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暹羅諸國乞兵圖興復事未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集聞桂王遇害慟哭所死至是遂卒子嗣興降于我大清 明鄭成功既據臺灣以是年五月卒子經嗣

冬十一月故明監國魯王以海卒于臺灣王既去監國號己亥之秋奉桂王手敕復之鄭成功遷之澎湖已復

迎還金門又展轉于南澳及成功取臺灣將往依之是年閩南遺臣聞滇中之變謀復奉王監國而成功已先

數月卒至是王亦卒明之諸舊臣禮葬之南澳鄭成功使人沈之海中此蓋據奏報之文得之傳聞者故輯覽亦據之而明野史所記魯事皆書魯王之卒于是年十一月辛卯全氏張煌言碑文言成功死閩中遺老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喜擬上詔書一通又以書約成功子經云是成功之卒魯王固無恙也又言閩中問久不至公悒悒日甚壬寅十一月魯王

蕘于臺公哭之云云全氏之族母即張尚書之女從問監國故事宜得其詳必非徒據野史也今據書之

康熙二年冬十月
大清兵克金門廈門先是鄭成功卒經在廈門守將黃昭等奉成功弟襲理臺事及經聞計自稱招討大將軍將入臺昭等謀奉襲拒經經將周全斌率兵力戰射殺昭眾始解甲退經送入又搜其伯父泰與昭交通書復以計殺之于是諸將離心泰之子續緒弟鳴駿及部下蔡鳴雷陳輝等皆先後投誠于我

大清而紅毛亦修臺灣之怨紅毛即荷蘭願為前鋒時

大師方銳意南征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率投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誠諸軍合荷蘭之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成功遣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于島上没于陣已而我軍大集全斌師潰退守銅山我軍遂取兩島全斌降 十二月
大清兵克川東十三鎮舊將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皆先後敗死總督洪清鼈及明宗室東安王盛潰皆死之

康熙三年秋七月丙午明兵部尚書張煌言被執于南田之懸壘方煌言自閩還復軍林門所如不得志泊聞魯王卒遣使祭告遂散其軍懸壘在海中荒瘠無人山

南有以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為峭壁乃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煌言在浙浙督趙廷臣及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煌言皆不從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能盡室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我

世祖以煌言有父宥勿籍而令其父以書諭煌言煌言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兒它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其父亦弗強也壬辰煌言父以天年終大吏又強煌言之妻及子以招煌言煌言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其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其妻子弗繫也至

明通鑑附編卷六

三

是浙提督張杰懼煌言終為後患期必得之乃募得煌言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為僧以蹤跡之得其所居在峭壁山上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煌言竝子木冠玉舟子三人越二日送之甯波杰遣肩輿迓之待以客禮居數日送之杭州將渡江得無名氏詩于舟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嘆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繫之獄中勸之降卒不屈九月乙未赴市遙望鳳皇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煌言妻董氏子萬祺先三日僂于鎮江鄞人萬斯大等經紀煌言喪葬之南屏之

麓子木等三人附焉。鄭成功張煌言之死也。浙閩已定而鄭經以二島既失遁入臺灣慮紅夷外闕不遑內渡時朝廷方授施琅為靖海將軍以降將周全斌楊富副之進討會阻風罷兵六年琅入京復陳進兵事宜朝議寢之七年

詔大臣明珠蔡毓榮赴漳招諭經請如海外琉球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吳三桂據滇黔蜀以叛十三年耿精忠據福建執我總督范承謨以叛精忠即耿仲明之孫繼茂之子與三桂及尙之信皆封王時所稱三藩者也既叛攻閩欲求援于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給之與之合

明通鑑附編卷六

從經大喜亟遣將渡海而西精忠旋背盟而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于是海澄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降于經經遂自取漳泉潮三郡我海澄公黃芳度死之芳度梧子也精忠及在粵之尙之信皆訴于三桂三桂令之信割惠州與經盟申畫疆界然不獲成十四年五月經復汀州九月
大師入閩精忠降導我康親王及貝子之師攻鄭氏是時鄭氏奄有泉潮漳詔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大兵復邵武十五年正月復興化趙得勝死之遂以次復惠潮十六年復漳泉于是經八郡之地盡失遁入厦

門我貝子傅拉塔卒于軍以貝子賴塔代之十七年經復出是春復擾沿海連下城堡十餘我師屢失利退入海澄經將劉國軒圍之三匝城中糧盡遂陷官軍三萬餘馬萬匹我提督段應舉總兵黃藍等皆死焉六月

詔罷總督郎廷相擢福建布政使姚啟聖為兵部右侍郎代之以按察使吳興祚為巡撫總兵楊捷為提督時劉國軒下漳平長泰分兵略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諸邑勢張甚七月圍泉州號稱十萬啟聖乃請盡復前徙之沿海居民開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大布方畧分道出師復平和漳平等縣而總兵林賢等復敗

明通鑑附編卷六

經水軍于定海九月國軒解泉州圍并力攻漳州我師連破其十六營誅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斬首四千級生禽一千二百餘人國軒泅水遁奔海澄十八年國軒據海澄負險與厦門金門海壇相首尾官軍持久不得下啟聖請復設水師提督以總兵萬正色為之令攻二島十九年正月正色以舟師攻島逼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以所部樓船三百卒來降遂復海壇啟聖厚拊天貴以為親將連破其十九寨國軒奔海澄入厦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乃弃厦門金門奉經走臺灣是年八月我貝子賴塔復以書招經許如琉球朝鮮故事經

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為互市公廨啟聖力持之議遂格二十年正月經死于臺灣其長子克壘曾監國應嗣有譖以為乳婢出者經母董氏遂襲殺之以經次子克塽嗣為延平王幼弱不能蒞事事皆決于侍衛馮錫範鄭氏遂哀啟聖上書言鄭氏子少國亂時不可失以施琅習海道請用為提督初琅之降也即任以提督水師有言其貳于鄭氏者遂不復用水師亦罷至是啟聖復設水師請改萬正色為陸路提督琅統水師以圖大舉二十二年六月將出師啟聖欲候北風直取臺灣琅欲乘南風先取澎湖奏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

明通鑑附編卷六

美

失則臺灣不攻自潰請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獨任討賊而督臣留廈門濟師從之時國軒嚴守澎湖師駐港口舟不得泊我軍次七罩灣水駛石惡適潮漲石沒舟乘以進國軒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立礮會颶風夜發我師失利時國軒自率眾二萬泊牛心灣而別屯萬兵于雞籠嶼相犄角琅乃分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五十艘出雞籠嶼以分敵勢而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又于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將戰黑雲四起諸軍懲前失不敢進忽雷鳴風定七艘突入縱火焚敵舟遂大敗之國軒突

圍逸官軍乘勝進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潮不至忽大霧潮漲水高丈餘舟師浮而入臺人皆駭曰鄭氏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八月錫範國軒等以鄭克塽詣軍門降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金印敕書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臺灣平鄭氏自成功傳三世凡割據三十有八年臺灣既定朝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致賊欲弃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為天下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為患有形海之數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弃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于荷蘭恃其戈矛火器又據

明通鑑附編卷六

美

形勝膏沃為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聖祖仁皇帝獨是其言乃收其地設總兵置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西為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彰化為縣又北為淡水廳初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澎湖副將水師二千其後復增兵額萬有四千稱重鎮焉

論曰招討始終為唐此亦蒼水面譽之詞以釋頒詔之怨而已其始奉隆武正朔繼奉永曆正朔而卒不奉魯王者以魯王之近在閩浙耳其意實欲雄據一

方觀望以爲進退若使徼幸事成其心固不可測度也若煌言者其始終爲魯之純臣歟自奉迎監國後支持十九年委蛇于幹弱尾大之側轉徙于孺灘龍背之間中歷黃王之交鬪熊鄭之強死屠董諸君子之大獄零丁皇恐有人所不能堪者卒也以張名振之跋扈而能使之委心任事兩入長江以鄭成功之桀驁而能使之悔過迎王共圖大舉泊乎金陵敗歸漏刃破膽而百折不回之志猶復徘徊閩浙以冀收效桑榆聞鄭氏之將入臺灣則苦口挽之聞閩中之復奉監國則引領企之直至魯王旣死灰心奪氣始

明通鑑附編卷六

表

散其軍其亦可爲流涕者矣若夫南田被執在甯有肩輿之迂入浙無桎梏之加其可以求死者亦自易易而恐委命荒郊志節不白故煌言之授命杭城與文信國之就刑西市先後同揆而明史不爲之立傳甯毋貽劉道原失之瞠眼之譏乎殘明自福王以後遺臣之死事者楚粵則何騰蛟瞿式耜浙閩則錢肅樂張肯堂而煌言殿其後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厓水殘山之局其所繫豈淺鮮哉